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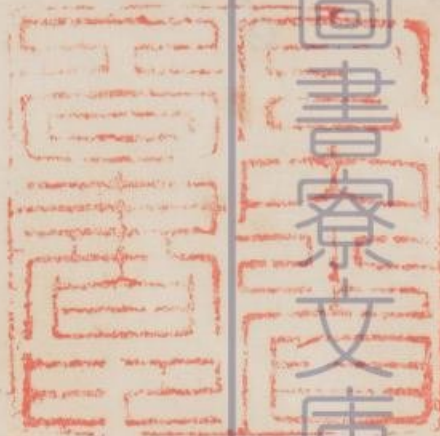
宋板三蘇文粹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目錄上

第一卷

六經論

易

禮

樂

詩

書

春秋

第二卷

五經論

易

易說附

書

東坡先生

老泉先生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詩

禮

春秋

第三卷

五經論

易說一

易說二

易說三

詩

春秋

第四卷

書解十篇

乃言底可績舜典

聖謨說殄行

頴濱先生

東坡先生

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大甲  
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三省惟歲洪範

作周恭先作周孚先洛誥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多方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官

庶言同則繹石渠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畢命

第五卷

洪範論三首

洪範論上并序

洪範論中并圖

洪範論下并後序

洪範五事說

老泉先生

頴濱先生



中庸論三首

東坡先生

中庸論上

中庸論中

中庸論下

第六卷

春秋論十篇

東坡先生

鄭伯克段于鄢

隱元年

鄭伯以璧假許田

桓元年

取郕大鼎于宋

桓二年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桓三年

柝于太廟用致夫人

僖八年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文六年

用郊

成十七年

會于澶淵宋災故

襄三十年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第七卷

南省講三傳十事

東坡先生

左氏三事

小雅周之衰

襄二十九年

君子能補過

昭七年

供養三德為善

昭十二年

公羊三事

大夫無遂事

莊十九年 又僖三十年

初稅畝

宣十五年

定何以無正月

定元年

穀梁四事

侵不土地分民何以明正

僖四年



猶三望 僖三十一年 又宣三年 成十七

作丘甲 成元年

零月何以爲正 經之書零者二十一傳之發例者六十三其略見於僖十一年成七年其詳則見於定元年

第八卷

論語解二章

東坡先生

君使臣以禮 八佾

觀過知仁 里仁

論語拾遺二十七章 井序

穎濱先生

巧言令色鮮矣仁 學而

告諸往而知來

思無邪 為政

志學至于縱心

信如軌軌

處約處樂 里仁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無惡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朝聞道夕死可矣

無所取材 公冶長

未知焉得仁

子見南子 雍也

泰伯至德 泰伯

三年學不至於穀

亂臣十人

彼哉彼哉 憲問

貧而無怨難

請討陳常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明日遂行 衛靈



好行小慧

人能弘道

六言六蔽陽貨

女爲周南召南

子欲無言

孔子行微子

切問近思子張

第九卷

孟子解一章

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盡心上

孟子解二十三章

何必曰利梁惠王上

文王之囿梁惠王下

樂天畏天

東坡先生

頴濱先生

畜君何尤

浩然之氣公孫丑上

我知言

仁者如射

莫不善於貢滕文公上

陳仲子之廉滕文公下

君子欲自得離婁下

性故之辨

巧力之辨萬章下

性善之說告子上

不爲苟去告子下

惡乎執

事天立命盡心上

順受其正



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

竊負而逃

形色天性

其進銳者其退速

不仁而得天下盡心下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

第十卷

太玄論

老泉先生

太玄論上

太玄論中

太玄論下

太玄摠例引

四位

九曆

第十一卷

八十一首并圖

揲法

占法

推玄筭

求表之贊

曆法

帝王君論九首說一首附

堯古史

堯不誅四凶說附

東坡先生

舜古史

堯舜

穎濱先生

夏古史

自此以後諸卷內凡號權書者皆老泉先生號志林者皆東坡先生號古史者皆穎濱先生凡此三者不復着先生之號其餘則各着之



商 古史

三宗

周 古史

武王 志林

平王 志林

第十二卷

帝王臣論五首 說一首附

伊尹

伊尹五就桀說 附

周公一

周公二

周公三

伯夷叔齊 古史

第十三卷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聖賢論十四首 說二首附

孔子一 古史

孔子二 志林

顏子 古史

冉雍 古史

宰我 古史

宰我不叛說 附

子貢一 權書

子貢二 古史

冉求仲由 古史

卜商 古史

曾參 古史

曾參曰唯說 附

曾點 古史

穎濱先生

東坡先生

全

穎濱先生

全

東坡先生

東坡先生



樊須 古史

有若 古史

子思

東坡先生

第十四卷

聖賢論十一首 說二首附

老子一

老子二

老子三 古史

列子 古史

莊子 古史

孟子一

孟子二 古史

荀卿一

荀卿二 古史

東坡先生

東坡先生

揚雄

揚雄言許由說 附

東坡先生

韓愈

韓愈優於揚雄說 附

全

全

第十五卷

列國君論十二首

吳 古史

齊 古史

五伯

魯隱公一 志林

魯隱公二 志林

魯 古史

燕 古史

蔡 古史

穎濱先生

全

穎濱先生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曹 古史

陳 古史

杞 古史

衛 古史

第十六卷

列國君論十二首

宋 古史

宋襄公 志林

晉 古史

楚 古史

鄭 古史

越 古史

趙 古史

魏 古史

韓 古史

田敬仲 古史

六國一 權書

六國二

顧濱先生

第十七卷

列國君論七首

秦一 志林 滅六國

秦二 志林 不封建

秦三

秦四 古史

始皇一

始皇二 志林

始皇三 古史

顧濱先生

東坡先生

第十八卷



列國臣論十三首 說三首附

管仲一

老泉先生

管仲二

東坡先生

管仲三 志林

管仲分君謗說 附

東坡先生

管仲無後說 附

全

管仲四

穎濱先生

管仲五 古史

晏平仲 古史

柳下惠 古史

曹子臧吳季扎 古史

范文子一 志林

范文子二 古史

知瑩 趙武

穎濱先生

叔向 古史

鄭子產 古史

楚子玉以多兵敗說 附

東坡先生

第十九卷

列國臣論十一首 說一首附

申不害韓非 古史

韓非

東坡先生

伍子胥一 志林

伍子胥二 古史

孫武一 權書

孫武二

東坡先生

孫武三

全

孫武吳起 古史

穰苴說 附



范蠡一 志林

范蠡二 古史

葉公 古史

第二十卷

列國臣論二十七首 說六首附

商君一 志林

商君功罪說 附

商君二 古史

蘇秦 古史

張儀 古史

張儀爲秦欺楚說 附

樗里子甘茂 古史

穰侯 古史

白起 古史

東坡先生

東坡先生

王翦 古史

王翦用兵說 附

孟嘗君 古史

孟嘗君賓禮狗盜說 附

平原君 古史

魏公子 古史

春申君 古史

范雎蔡澤 古史

樂毅一

樂毅二 古史

廉頗藺相如 古史

田單 古史

田單火牛說 附

屈原 古史

東坡先生

東坡先生

東坡先生

東坡先生



虞卿 古史

魯仲連 古史

顏蠅巧於安貧說附

東坡先生

呂不韋 古史

李斯 古史

蒙恬 古史

扁鵲 古史

刺客 古史

滑稽 古史

戰國任俠 志林

第二十一卷

歷代君論

漢六篇

漢

穎濱先生

高帝一 權書

高帝二

東坡先生

高帝三

穎濱先生

文帝

全

景帝

全

第二十二卷

歷代君論

漢五篇

穎濱先生

武帝

昭帝

哀帝

光武上

光武下

第二十三卷



宮內廳書

吏部

歷代君論

三國四篇

三國

魏武帝

劉玄德

孫仲謀

晉三篇

晉

宣帝

武帝

第二十四卷

歷代君論

南北朝四篇

七代

穎濱先生

東坡先生

穎濱先生

全

穎濱先生

圖書寮文庫藏

宋武帝

宋文帝

梁武帝

隋一篇

隋

第二十五卷

歷代君論

唐四篇

唐

高祖

太宗

玄宗憲宗

五代一篇

五代

穎濱先生

穎濱先生

穎濱先生



宮內廳書

校部 三國魏三篇

穎濱先生

第二十七卷

歷代臣論

陳蕃

李固

鄧禹

後漢三篇

霍光

鼂錯

賈誼

留侯

前漢四篇

東坡先生

第二十六卷

歷代臣論

前漢四篇

東坡先生

圖書寮文庫藏

荀彧

賈詡上

賈詡下

蜀一篇

諸葛亮

晉四篇

羊祜

王衍

王導

祖逖

第二十八卷

歷代臣論

唐五篇

狄仁傑

穎濱先生

穎濱先生

東坡先生

穎濱先生



宮內廳書

卷第三十卷

姚崇

字文融

陸贄

牛李

五代二篇

郭崇韜

馮道

第二十九卷

歷代論四篇

項籍權書

范增志林

隗囂

苻堅

全  
穎濱先生

圖書寮文庫藏

歷代土風論三篇

穎濱先生

蜀

燕趙

燕薊

歷代夷狄論三篇

穎濱先生

西南夷

西戎

北狄

第三十一卷

權書十篇并引

老泉先生

內除五篇分見以前諸卷子貢十三卷六國十六卷孫武十九卷高祖二十一卷項籍二十九卷餘五篇即列于本卷

心術

法制

攻守



強弱

用間

第三十二卷

衡論十篇 并引

老泉先生

遠慮

御將

任相

廣士

養才

重遠

申法

議法

兵制

田制

第三十三卷

史論四篇

老泉先生

史論上 并引

史論中

史論下

史記載譽妃論

第三十四卷

謚法論四篇

老泉先生

摠論一

辨論二

辨論三

辨論四

第三十五卷

論五篇

老泉先生



諫論上

諫論下

明論

辨姦論

制敵論

第三十六卷

論三篇

思治論

大臣論上

大臣論下

第三十七卷

論五篇

續楚語論

續歐陽子朋黨論

東坡先生

東坡先生

後正統論上

後正統論中

後正統論下

第三十八卷

論四篇

新論上

新論中

新論下

兵民論

第三十九卷

論二首

三子知聖人汗

利者義之和

論四首

老泉先生

東坡先生

穎濱先生



刑賞忠厚之至 省試

重巽以申命 御試

孔子從先進 學士院試

春秋定天下邪正 學士院試

第四十卷

論三首

東坡先生

儒者可與守成

物不可以苟合

好德錫之福

論三首

穎濱先生

刑賞忠厚之至 省試

觀會通以行典禮

史官助賞罰

第四十一卷

秘閣試論六首

東坡先生

王者不治夷狄

形勢不如德

既醉備五福

劉愷丁鴻孰賢

禮以養人為本

禮義足以成德

第四十二卷

秘閣試論六首

穎濱先生

王者不治夷狄

形勢不如德

既醉備五福

劉愷丁鴻孰賢

禮以養人為本



禮義足以成德

第四十三卷

幾策二篇

老泉先生

審勢

審敵

第四十四卷

策略五篇

東坡先生

策略一

策略二

策略三

策略四

策略五

第四十五卷

策別一十七篇

東坡先生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庫藏

課百官別六

厲法禁

抑僥倖

決壅蔽

專任使

無責難

無沮善

第四十六卷

安萬民別六

敦教化

勸親睦

均戶口

較賦役

教戰守



去茲民

第四十七卷

厚貨財別二

省費用

定軍制

訓兵旅別三

蓄財用

練軍實

倡勇敢

第四十八卷

策斷三篇

東坡先生

策斷上

策斷中

策斷下

第四十九卷

進策五篇

穎濱先生

君術一

君術二

君術三

君術四

君術五

第五十卷

進策五篇

穎濱先生

臣事一

臣事二

臣事三

臣事四

臣事五



宮內廳書  
吏部

第五十一卷

進策三篇

穎濱先生

臣事六

臣事七

臣事八

臣事九

臣事十

第五十二卷

進策五篇

穎濱先生

民政一

民政二

民政三

民政四

民政五

圖書寮文  
庫藏

第五十三卷

進策五篇

穎濱先生

民政六

民政七

民政八

民政九

民政十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目錄上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目錄下

第五十四卷

策五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脩廢官舉逸民

天子六軍之制

休兵久矣而國用益困

關隴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為盜之由

策八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脩廢官舉逸民

天子六軍之制

休兵久矣而國用益困

關隴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為盜之由

東坡先生

穎濱先生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擇郡守

任子

復成均之法

第五十五卷

御試制科策

東坡先生

第五十六卷

御試制科策

穎濱先生

第五十七卷

進擬進士對御試策

并引狀

東坡先生

第五十八卷

策問三首

老泉先生

追三代之德紹六經之教

井牧之制溝澮之法

荆湖之民不務力田

私試策問十一首

東坡先生

孔子贊易有申文辭而無損益者

王弼引論語之文以解易當否

韓子論荀揚荀卿譏六子班固論子長范曄論班固

漢之禍凡六變

關中戰守古今不同與夫用兵之難易

職官令錄郡守而用弃材

取人用人之法

賞功罰罪之疑

引經斷獄

廟欲有主祭欲有尸

禁遊手

程試策問十一首

東坡先生

漢唐不變秦隋之法近世乃欲以新易舊

永興軍秋試



勤而或治或亂斷而或興或衰信而或安或危國學秋

隋文帝戶口之蕃倉廩府庫之盛國學秋試二

漢文帝之行事有可疑者三省試一

宰相不當以選舉為嫌省試二

省冗官裁奉給省試三

漢唐宗子之盛與本朝教養選舉之法宗室省試

師仁宗之忠厚法神考之勵精館閣試一

兩漢政俗館閣試二

冗官之弊水旱之災河決之患館閣試三

擬殿試一首

第五十九卷

私試策問二十八首

穎濱先生

周禮之疑

古之禮以費少而備今之禮以費多而闕

六經惟樂不傳

樂不可廢

堯用鯀武王立武庚

舜禹郊宗之異

孔子去就之微意

孔子相定公墮三都請哀公計陳常

孔子問禮於老子而韓孟力排異端

孔孟稱管仲子路夷齊下惠不同

韓孟稱顏子子路

子路宰我之與亂

韓非學老子李斯學荀卿

三代春秋戰國漢唐之治

齊威晉文

三代忠質文與今世之所尚



三代養民之政文景賜民之惠  
兩漢用儒

祖宗與漢唐之治

漢武帝唐太宗征伐之功儒者不以爲善

拓國安邊求漢唐之良策

今世因革隋唐之制

法唐爲治而國用不及唐

九官六官

分建六官之制

後世建官何以復三代之舊

古之君子終身守一官

欲官不至於冗而人不至於乏

第六十卷

私試策問十八首

頴濱先生

宮內廳書院

圖書寮文庫藏

學者欲其久而自得

取士之法

取士用財治邊

諸侯井田肉刑

士民吏兵賦歛赦宥之六事

兵民之制

人之好生貴位欲財

兵財多少之弊

錢有輕重之弊

損折十泉

茶有推有稅

祀五時封泰山禮汾陰

廢佛老之教

修河渠



河朔橋

赦天下

兵有正有奇武學

淮陰侯攻齊趙之計武學

程試策問七首

頴濱先生

六經傳疏之學河南府秋試一

禮樂刑政河南府秋試二

孟子言王道之始河南府秋試三

方田鄉兵考課省試

擬殿試二首

殿試武舉一首

第六十一卷

上 仁宗皇帝書

老泉先生

宮內廳書院第六十二卷

圖書寮文庫藏

上 神宗皇帝書

東坡先生

第六十三卷

上 神宗皇帝書

頴濱先生

第六十四卷

奏議一首

老泉先生

議修禮書狀

奏議九首

東坡先生

議學校貢舉狀

諫買燈狀

論時政書

議富弼配享狀

乞加張方平恩禮劄子

辨試館職策問劄子二首

因擒獲鬼章論西夏事宜劄子



第六十五卷

奏議十首

東坡先生

乞 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論周種擅議配享自劾劄子

論邊將隱匿敗亡監司體量不實劄子

進何去非備論狀

薦宗室令時狀

上圓丘合祭六議劄子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朝辭赴定州議事狀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代滕甫論西夏書

代滕甫辨謗乞郡書

奏議十首

穎濱先生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爲兄軾下獄上書

論臺諫封事留中不行狀

乞選用執政狀

乞誅竄呂惠卿狀

論青苗狀

論蘭州等地狀

論西邊警備狀

因旱乞 許羣臣面對言事劄子

論西事狀

第六十七卷

奏議十一首

論陰雪劄子



論開孫村河劄子

乞裁損浮費劄子

乞舉御史劄子

乞分別邪正劄子

論執政生事劄子

論言事不當乞明行黜降劄子

論所言不行劄子

論用臺諫劄子

薦王鞏劄子

陳州爲張安道論時事書

第六十八卷

表狀二十八首

東坡先生

密州謝上表

徐州謝上表

徐州謝獎諭表

徐州賀河平表

湖州謝上表

到黃州謝表

謝失覺察妖賊放罪表

謝量移汝州表

乞常州居住表

到常州謝表二首

登州上謝表二首

辭免起居舍人第一狀

辭免起居舍人第二狀

辭免中書舍人狀

辭免中書舍人表二首

辭免翰林學士第一狀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辭免翰林學士第二狀

謝宣召入院表二首

謝翰林學士表二首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笏表二首

第六十九卷

表狀三十首

東坡先生

辭免侍讀狀

謝除侍讀表二首

謝賜御書詩表

謝三伏早出院表

謝除龍圖閣學士表二首

杭州謝上表二首

杭州謝放罪表二首

賀明堂赦書表二首

謝賜曆日詔書表二首

賀龍興節表

賀坤成節表

辭免翰林學士承旨狀三首

乞候坤成節上壽訖復遂前請狀

謝宣召入學士院表二首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笏表二首

辭免兼侍讀劄子

謝兼侍讀表二首

第七十卷

表狀二十五首

東坡先生

謝除龍圖閣學士知穎州表二首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潁州到任謝表二首

賀德音表二首

賀駕幸大學表二首

揚州到任謝表二首

謝賜恤刑詔書表二首

謝除兵部尚書賜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謝兼侍讀表二首

任兵部尚書乞外任劄子

辭兩職并乞郡劄子二首

謝除兩職守禮部尚書表二首

定州謝到任表

到惠州謝表

到昌化軍謝表

提舉玉局觀表

第七十一卷

表狀二十五首

潁濱先生

謝講徹論語賜燕狀二首

編神宗御集乞御製集叙狀

進御集表

辭起居郎狀二首

辭召試起居舍人狀二首

謝除中書舍人表二首

辭戶部侍郎劄子

謝除戶部侍郎表二首

辭吏部侍郎劄子

辭翰林學士劄子

謝翰林學士宣召表二首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表二首



謝 敕設表二首  
笏表二首

謝除龍圖閣學士御史中丞表

第七十二卷

表狀二十五首

穎濱先生

辭免尚書右丞劄子四首

免尚書右丞表二首

謝除尚書右丞表二首

兄除翰林學士承旨乞外任劄子四首

辭門下侍郎劄子

免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

謝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

汝州謝上表

分司南京到筠州謝表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庫藏

明堂賀表

雷州謝表

移岳州謝表

復官宮觀謝表

南郊賀表

降授朝請大夫謝表

第七十三卷

書八首

老泉先生

上韓樞密書

上歐陽內翰第一書

上歐陽內翰第二書

上歐陽內翰第三書

上歐陽內翰第四書

上歐陽內翰第五書



上富丞相書  
上文丞相書

第七十四卷

書十首

老泉先生

上田樞密書

上余青州書

上王長安書

上張侍郎書

再上張侍郎書

上韓舍人書

上韓丞相書

上韓丞相論山陵書

荅雷太簡書

謝趙司諫書

第七十五卷

書八首

東坡先生

應制舉上兩制書

上梅直講書

上韓太尉書

上富丞相書

上曾丞相書

上劉侍讀書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黃州上文潞公書

第七十六卷

書八首

東坡先生

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上文侍中論推鹽書

上文侍中論強盜賞錢書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

荅黃魯直書

荅宋寺丞書

荅李端叔書

第七十七卷

書八首

荅李琮書

荅李廌書

荅章文潛書

荅毛滂書

荅俞括書

荅王庠書

東坡先生

荅謝舉廉書

荅劉沔書

第七十八卷

書七首

上兩制諸公書

上樞密韓太尉書

上昭文富丞相書

上曾參政書

上劉長安書

荅黃庭堅書

荅徐州教授李昭玘書

第七十九卷

啓十首

謝秋賦試官啓

東坡先生

穎濱先生



宮內廳書院部

謝南省主文啓五首

歐陽內翰

王內翰

梅龍圖

韓舍人

范舍人

謝制科啓

謝館職啓

密州到任謝執政啓

謝監司薦舉啓

第八十卷

啓十二首

徐州謝兩府啓

登州謝兩府啓

東坡先生

圖書寮文庫藏

謝中書舍人啓

謝翰林學士啓

謝賈朝奉啓

杭州謝執政啓

荅杭州交代啓

穎州謝執政啓

穎州謝運使啓

定州謝執政啓

謝本路監司啓

又

第八十一卷

啓十首

賀楊龍圖啓

賀吳副樞啓

東坡先生



賀韓丞相啓

賀韓丞相再入啓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賀趙大資致仕啓

賀呂副樞啓

賀文太尉啓

賀范端明啓

荅范端明啓

第八十二卷

記三首

老泉先生

蘇氏族譜序記

張益州畫像記

木假山記

記七首

東坡先生

莊子祠堂記

蓋公堂記

喜雨亭記

錢塘六井記

凌虛臺記

超然臺記

雪泉記

第八十三卷

記八首

東坡先生

仁宗皇帝御書記

南安軍學記

韓魏公醉白堂記

眉州遠景樓記

李君藏書房記



張君墨實堂記

王君寶繪堂記

李太白碑陰記

第八十卷

記八首

筠州聖祖殿記

閔子廟記

上高縣學記

王氏清虛堂記

吳氏浩然堂記

黃州使哉亭記

南康直節堂記

藏書室記

宮內廳書陵

第八十五卷

圖書寮文庫藏

叙十二首

東坡先生

六一居士集叙

范文正公文集叙

樂全先生文集叙

鳧繹先生詩集叙

錢塘勤上人詩集叙

送錢塘聰上人師聞復歸孤山叙

王定國詩叙

送章子平叙

邵茂誠詩集叙

田表聖奏議叙

杭州送進士詩叙

南行前集叙

第八十六卷



叙六首

穎濱先生

元祐會計錄叙

收支叙

民賦叙

古今家誠叙

古史叙

歷代論叙

第八十七卷

引二首

老泉先生

大樂十二鈞圖引

送石昌言使北引

字說四首

仲兄字文甫說

老泉先生  
東坡先生

文與可字說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張厚之忠甫字說

全

趙德麟字說

全

雜書十首

東坡先生

書王與所藏太宗御書後

書王子思詩集後

書六一居士傳後

書鮮于子駭楚詞後

書樂毅論後

書篆隸後

書唐氏六家書後

書韓魏公黃州詩後

書遊湯泉詩後

書吳道子畫後

第八十八卷



雜說十首

東坡先生

仁說

剛說

稼說

日喻

明正

太息

罪言

論文

愼改竄

記講筵

邇英進讀八首

東坡先生

宮內廳書

漢高祖赦季布唐屈突通不降高祖  
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

圖書寮文庫藏

叔孫通不能致二生

狄山論匈奴和親

唐太宗夢虞世南

文宗訪鄭公後得魏謩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

顏真卿守平原以抗安祿山

第八十九卷

評史三十四首

東坡先生

歷代世變

五星聚東井

秦穆公漢武帝

漢武帝巫蠱事

穆生去楚王戊

酈生幸免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相如創開西南夷路

相如之諂死而不已

竇嬰田蚡

王韓論兵

霍光疏昌邑王之罪

趙充國用心可重

直不疑買金償亡

西漢風俗諂媚

兩漢用刑輕重不同

邳彤漢之元臣

朱暉非張林均輸

曹袁興亡

周瑜雅量

管幼安賢於荀孔

唐彬

衛瓘欲廢太子

阮籍

孟嘉與謝安石相若

庾亮不從孔坦陶回言

郗方回郗嘉賓父子

晉宋之君與臣下爭善

齊高帝欲等金土之價

王景文

唐太宗借隋以殺兄弟

褚遂良以飛雉入宮為祥

李靖李勣為唐腹心之病

白樂天不欲伐蔡

劉禹錫文過不悛



評文選四首

東坡先生

文選去取失當

劉子玄辨文選

李善注文選

五臣注文選

第九十卷

頌一首

東坡先生

仁宗皇帝御書頌并叙

贊十四首

東坡先生

延州來季子贊并引

孔北海贊并叙

王元之贊并叙

王仲儀贊并叙

王定國真贊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庫藏

秦少游真贊

參寥子真贊

文與可畫墨竹屏風贊

李伯時畫李端叔真贊

顧愔之畫黃初平牧羊圖贊

二疎圖贊

偃松屏贊并引

三馬圖贊并引

石菖蒲贊并叙

第九十一卷

碑三首

東坡先生

潮州韓文公廟碑

伏波將軍廟碑

表忠觀碑



銘五首

東坡先生

漢鼎銘

三槐堂銘

德威堂銘

九成臺銘

六一泉銘

傳二首

東坡先生

陳公弼傳

方子山傳

第九十二卷

祭文一首

老泉先生

祭史彥輔文

祭文十三首

東坡先生

祭歐陽文忠公文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祭魏國韓令公文

祭韓忠獻公文

祭張文定公文三首

祭文與可文

黃州再祭文與可文

祭司馬君實文

祭范蜀公文

祭歐陽仲純父文

祭張子野文

祭徐君獻文

祭文九首

穎濱先生

祭歐陽太師文

祭忠獻韓公文

祭文與可學士文



祭文與可文

祭范蜀公景仁文

祭張宮保文

再祭張宮保文

祭亡兄端明文

再祭亡兄端明文

第九十三卷

行狀一首

司馬溫公行狀

神道碑一首

司馬溫公神道碑

第九十四卷

神道碑二首

趙康靖公神道碑

宮內廳書陵部

東坡先生

東坡先生

東坡先生

圖書寮文庫藏

第九十五卷

神道碑一首

富鄭公神道碑

第九十六卷

神道碑一首

歐陽文忠公神道碑

第九十七卷

墓誌銘一首

張文定公墓誌銘

第九十八卷

墓誌銘二首

范景仁墓誌銘

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銘

東坡先生

東坡先生

東坡先生

東坡先生



第九十九卷

墓誌銘一首

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

頴濱先生

第一百卷

頴濱遺老傳

畫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目錄下



宮內廳

圖書寮文庫藏





宮内廳書陵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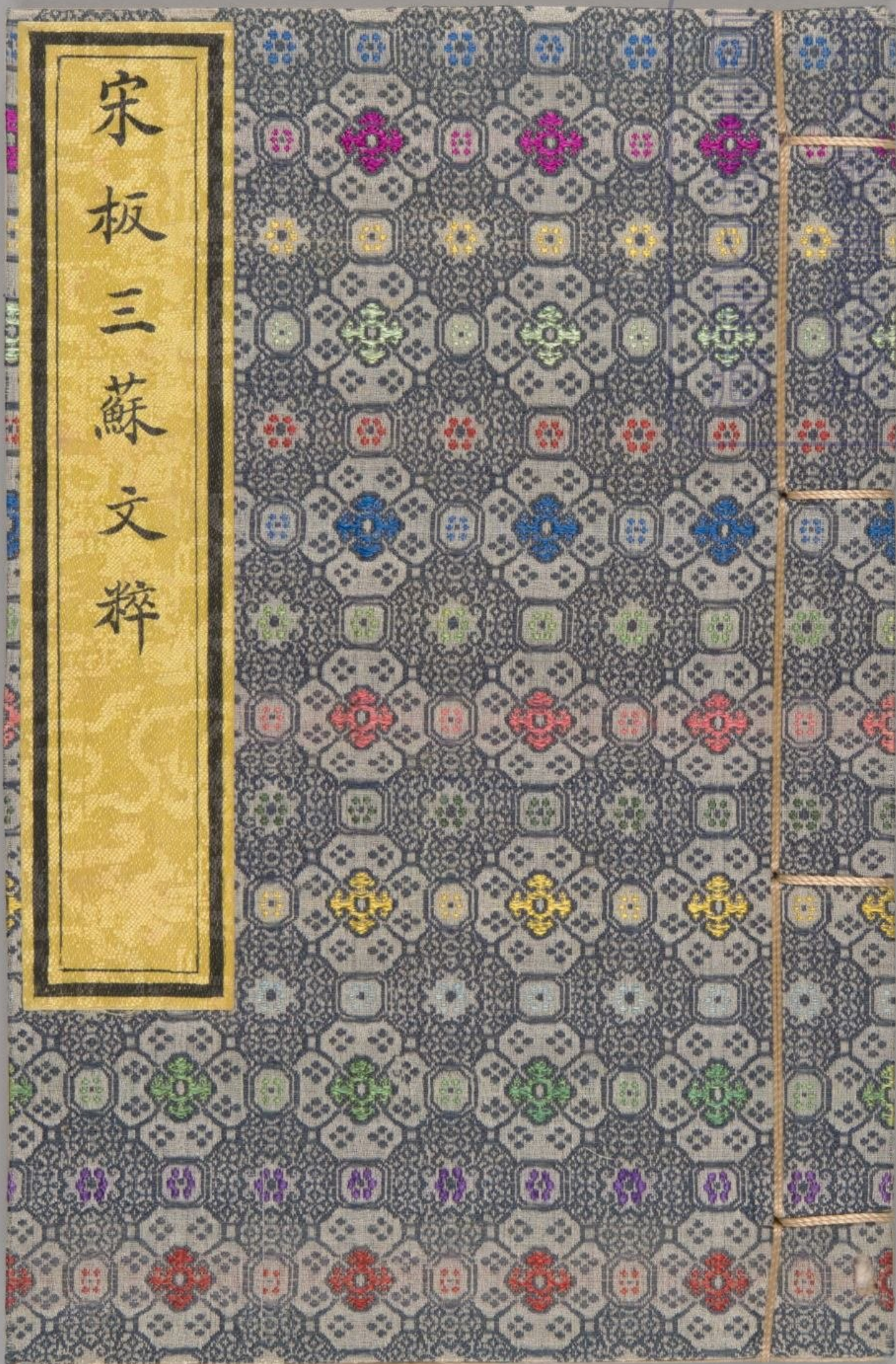
圖書寮文庫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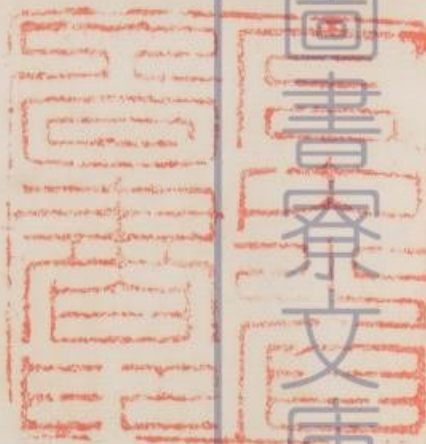
宋板三蘇文粹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一

六經論

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飢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奔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



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藝藝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秘怪以夸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

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扚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禮論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爲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取厭服其心



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曰彼爲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已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爲禮而謂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爲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爲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恥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于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挺

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爲吾儕也何則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爲逸而立且拜者之爲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挺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爲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爲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爲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恥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于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



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旣而其法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旣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董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爲諱去其鴆徹其董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

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兩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絃絃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震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震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

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



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  
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  
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  
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歐諸其  
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  
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  
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  
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  
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  
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  
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邪將不能  
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則吾法將遂大弃而不顧吾法既已  
大弃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  
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

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  
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  
至于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  
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  
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  
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  
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  
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  
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  
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弃  
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  
然後忍弃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  
以爲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  
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



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強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天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庫藏

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已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偕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



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為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為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夫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春秋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

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邪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為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



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而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

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邪僭邪散邪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

五經論

易論

東坡先生

易者卜筮之書也挾策布卦以分陰陽而明吉凶此日者之事而非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存乎其爻之辭而不在其數數非聖人之所盡心也然易始於八卦至於六十四此其爲書未離乎用數也而世之人皆耻其言易之數或者言而不得其要紛紜迂闊而不可解此高論之士所以不言歟夫易本於卜筮而聖人開言於其間以盡天下之人情使其爲數紛亂而不可考則聖人豈肯以其有用之言而託之無用之數哉今夫易之所謂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也九爲老陽而七爲少陽六爲老陰而八爲少陰此四數者天下莫知其所爲如此者也或者以爲陽之數極於九而其次極於七故七爲少而九爲老至於老陰苟以爲以極者而言也則老陰當十而少陰當八今少陰八而



老陰反當其下之六則又爲之說曰陰不可以有加於陽故抑而處之於下使陰果不可以有加於陽也而曷不曰老陰八而少陰六且夫陰陽之數此天地之所爲也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此其尤不可者也夫陰陽之有老少此未嘗見於它書也而見於易易之所以或爲老或爲少者爲夫揲著之故也故夫說者宜於其揲著焉而求之揲著之法曰掛一歸奇三揲之餘而以四數之得九而以爲老陽得八而以爲少陰得七而以爲少陽得六而以爲老陰然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乎七八九六也七八九六徒以爲識焉耳老者陰陽之純也少者陰陽之雜而不純者也陽數皆奇而陰數皆偶故乾以一爲之爻而坤以二天下之物以少爲主故乾之子皆二陰而坤之女皆二陽老陽老陰者乾坤是也少陰少陽者乾坤之子是也揲著者其一揲也少者五而多者九其二其三少者四而多者八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一爻而三揲著譬如一卦而三

爻也陰陽之老少於卦見之於爻而於爻見之於揲使其果有取於七八九六則夫此三揲者區區焉分其多少而各爲處果何以爲也今夫三揲而皆少此無以異於乾之三爻而皆奇也三揲而皆多此無以異於坤之三爻而皆偶也三揲而少者一此無以異於震坎艮之一奇而二偶也三揲而多者一此無以異於巽離兌之一偶而二奇也若夫七八九六此乃取以爲識而非其義之所在不可以強爲之說也

易說附

四營而一變三變而一爻六爻爲十八變也三變之餘而四數之得九爲老陽得六爲老陰得七爲少陽得八爲少陰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取老而言也九六者爲老七八者爲少其說未之聞也或曰陽極於九其次則七也極者爲老其次爲少則陰當老於十而少於八也曰陰不可以加於陽故十不用十不用猶當老於八而少於六也則又曰陽



順而上其成數極於九陰逆而下其成數極於六自下而上陰陽均也推於子午而壯於巳亥始於復姤而終於乾坤者陰猶陽也易嘗有進陽而退陰與逆順之別乎且此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子奪哉惟李唐一行之學則不然以為易固已言之矣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則十八變之間有八卦焉人莫之思也變之初也有多少其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二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為多五與四為少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為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為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為少陽而四數其餘得七故以七名之三變而多者一則巽離兌之象也巽離兌所以為少陰而四數其餘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為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

此唐一行之學也

書論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易令變更秦國之風俗誅秦民之議令者以數千人黥太子之師殺太子之傳而後法令大行蓋未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曰嗟夫世俗之人不可以慮始而可樂成終使天下之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子之事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觀三代之書至其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則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亶亶而不倦務使天下盡知其君之心而又從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為如此而後從事其言回曲宛轉譬如平人自相議論而詰其是非愚始讀而疑之以為近於濡滯迂遠而無決然其使天下樂從而無黽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發而無紛紜異同之論此則王者之意也故常以為當堯舜之時其君臣相得之心歡然樂而無間相與吁俞嗟嘆唯諾於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



之親雖其有所相是非論辯以求曲直之際當亦無足怪者及至湯武征伐之際周旋反覆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此又其勢然也惟其天下既安君民之勢闊遠而不同天子有所欲爲而其匹夫匹婦私有異論於天下以齟齬其上之畫策令之而莫肯聽當此之時刑驅而勢脅之天下夫誰敢不聽從而上之人優游而徐譬之使之信之而後從此非王者之心誰能處而待之而不倦歟蓋盤庚之遷天下皆咨嗟而不悅盤庚爲之稱其先王盛德明聖而猶五遷以至於今今不承於古恐天之斷弃汝命不救汝死既又恐其不從也則又曰汝罔暨余同心我先后將降爾罪暨乃祖先父亦將告我高后曰作大戮于朕孫蓋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諭之以其所以當然者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以爲要使汝獲其利而何卹乎吾之所爲故無所求於衆人之論而亦無以告訓天下然其事亦終於有成是以後世之論以爲三代之治柔懦不決然此乃王霸

之所以爲異也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議及於百姓以觀其意之所嚮及其不可聽也則又反覆而諭之以窮極其說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霸之所爲不同也哉

詩論

自仲尼之亡六經之道遂散而不可解蓋其患在於責其義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經之道惟其近於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乃皆曲爲之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強牽合以爲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也夫聖人之爲經惟其禮與春秋合然後無一言之虛而莫不可考然猶未嘗不近於人情至於書出於一時言語之間而易之文爲卜筮而作故時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說此其於法度已不如春秋之嚴矣而況詩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婦羈臣賤隸悲憂愉佚之所爲作也夫天下之人自傷其貧賤困苦之憂而自述其豐美盛大之樂上



及於君臣父子天下興亡治亂之迹而下及於飲食牀第昆蟲草木之類蓋其中無所不具而尚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諸其間哉此亦足以見其志之無不通矣夫聖人之於詩以為其終要入於仁義而不責其一言之無當是以其意可觀而其言可通也今之詩傳曰隱其雷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隱隱楊之水白石鑿鑿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此者皆興也而至於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荒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嘒嘒草蟲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興也其意以為興者有所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為此而作其言有及於是物者則必強為是物之說以求合其事蓋其為學亦已勞矣且彼不知夫詩之體固有比也而皆合之以為興夫興之為言猶曰其意云爾意有所觸乎當時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隱其雷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乎雷也蓋必其當時之

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為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比興若夫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其摯而有別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而無強為之說以求合其當時之事則夫詩之意庶乎可以意曉而無勞矣

禮論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為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簋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於下禮行於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於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於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其廉耻退讓之節粹然見於面而盎然發



於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於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于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僂僂拳曲勞苦於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強使焉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常有巢居穴處汗樽杯飲燔黍捭豚實桴土鼓而以為是足以養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為不足以大利於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鼎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爛之以為是不忘本而非以為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豆且鉶羹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於上古之說選悞而不決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黻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為而天下之

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於其有以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卹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為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禮坐於床而食於床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於今而用之亦將以為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尚可依倣以為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葦簫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闊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



以處此故夫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愚實有罪焉唯其近於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從之是則有取焉耳

春秋論

事有以拂乎吾心則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順適乎吾意則吾言優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樂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豈可以爲怒之言邪此天下之人皆能辨之而至於聖人其言丁寧反覆布於方冊者甚多而其喜怒哀惡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爲聖人之文章非復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過是以聖人之言更爲深遠而不可曉且天下何不以已推之也將以喜夫其人而加之以怒之之言則天下且以爲病狂而聖人豈有以異乎人哉不知其好惡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哀惡是所謂大惑也昔者仲尼刪詩於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下至於幽厲失道之際而下訖於陳靈自詩人以來至於仲

尼之世蓋已數百餘年矣愚嘗怪大雅小雅之詩當幽厲之時而猶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中篇又不見幽厲之暴虐此誰知其爲幽厲之詩而非文武成康之詩者蓋察其辭氣有幽憂不樂之意是以系之幽厲而無疑也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天下之是非雜然而觸乎其心見惡而怒見善而喜則求其是非之際又可以求諸其言之喜怒哀惡之間矣今夫人之於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有喜而言之則其言和而無傷怒而言之則其言厲而不溫怨而言之則其言深而不洩此其大凡也春秋之於仲孫湫之來曰齊仲孫來於季友之歸曰季子來歸此所謂喜之之言也於魯鄭之易田曰鄭伯以辭假許田於晉文之召王曰天王狩于河陽此所謂怒之之言也於叔牙之殺曰公子牙卒於慶父之奔曰公子慶父如齊此所謂怨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怨之而深此三者無以加矣至於公羊穀梁之傳則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爲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

訓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爲喜而何足以爲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書曰戎伐凡伯于楚丘而以爲衛伐凡伯春秋書曰齊仲孫來而爲吳仲孫怒而至於變人之國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觀其辭氣之所嚮而已矣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

五經論

易說一

穎濱先生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何謂道何謂性請以子思之言明之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者性之異名也性者道之所寓也道無所不在其在人爲性性之未接物也寂然不得其朕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可以樂特未有以發耳及其與物接而後喜怒哀樂更出而迭用出而不失節者皆善也所謂一陰一陽者猶曰一喜一怒云爾言陰陽喜怒皆自是出也散而爲天地斂而爲人言其散而爲天地則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言其斂而爲人則曰成之者性其實一也得之於心近自四支八骸遠至天地萬物皆吾有也一陰一陽自其遠者言之耳



易說二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此何數也曰一氣判而為天地分而為五行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十者天地五行自然之數雖聖人不能加損也及文王重易將以揲著則取其數以為著數曰大衍之數五十太衍云者大衍五行之數而取其五十云爾用於揲著則可而非天地五行之全數也故繼之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明此天地五行之全數古之聖人知之所以配天地參陰陽其用有不可得而知者非著數之所及也及子瞻論易乃以著數之故而損天地五行之全數以合之為之說曰大衍之數五十者五不特數以為在六七八九之中也言十則一二三四在其中言六七八九則五在其中矣一二三四在十中然而特見者何也水火木金特見於四時而土不特見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庫

故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夫五行迭用於四時其不特見者均也謂土不特見此野人之說也今謂五行之數止於五十是天五為虛語天數不得二十有五天地之數不得五十有五而可乎且土之生數既不得特見而其成數又以水火木金當之是士卒無生成數也使土無生成數則天地之數四十而已尚何五十之有且天地五行之數人之所不與也今也欲取則取欲去則去是以意命五行也蓋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行既生矣而未及成地安於下天運於上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地以五合一而水成天以五合二而火成地以五合三而木成天以五合四而金成地以五合五而土成天之所生不得地五則不成地之所生不得天五亦不成此陰陽之至情而古今之定論非臆說也且土之在天地四行之所賴以成而土之賴於四行者少其實可視而知不可誣也今將求合著數而黜土其為說疏矣



易說三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乾之健坤之順皆其材之自然也譬如鳥之能飛魚之能游非有使之者也乾以其健濟天下之險坤以其順濟天下之阻皆有餘矣然而或亦不濟如鳥之能飛而困於弋魚之能游而斃於網健順之不可恃者亦若是矣且天下之險阻果安在乎物固有強弱有遠近有高下有好惡有向背有取舍此爭之端而險阻之所出也方其不爭乘之以至健和之以至順無不濟也遇其方爭健能勝之順能說之尚可也不能勝不能說而險阻作矣然則何爲而可易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健而無心者其德易其形確然順而無心者其德簡其形隤然易簡積於中而確然隤然者著於外吾信矣此則易簡之功而非健順之所及也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庫藏

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物得其理則吾何爲哉亦位於其中而已矣

詩論

詩序非詩人所作亦非一人作之蓋自國史明變太師達雅其所作之義必相授於作詩之時況聖人刪定之後凡在孔門居七十子之列類能言之而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漢興得遺文於煨燼之餘諸儒相與傳授講說而作爲之序其義必有所授之也於是詁訓傳注起焉相與祖述而爲之說使後之學者繹經之旨而不得即以序爲證殊不知序之作亦未爲得詩之旨此不可不辨夫魯之有頌詞過於實閔宮之詩有曰居嘗與許復周公之字以春秋考之許即魯朝宿之邑也自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至僖公時許已非魯所有嘗地無所經見而先儒以爲嘗即魯許地若難考據而詩稱居嘗與許爲能復周公之字何也蓋此詩之作自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臧已下



至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嘗與許復周公之宇皆國人祝之之辭望其君之能如此也序詩者徒得其言而未得其意乃爲之言曰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以爲僖公果復嘗許若未可信也魚藻言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言魚何在在藻爾或頌首或莘尾或依蒲自以爲得所也然特在藻在蒲而已焉足恃以爲得所猶之幽王何在在鎬爾或豈樂而後飲酒或飲酒而後樂豈若無事而邪居自以爲至樂也然徒在鎬飲酒湛於耽樂而不恤危亡之至亦焉足恃以爲至樂此詩人所刺也序詩者徒見詩每以魚言物之多故於此亦曰萬物失其性以鎬爲武王所都故於此曰思武王恐非詩之旨也清廟之序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位冢宰正百官而已未嘗居攝也漢儒惑於荀卿與夫禮記之說遂以謂周公實居攝然荀卿之言

好妄而禮所記雜出於二戴之論於此附會其說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然則成洛邑者周公也至於朝諸侯率以祀文王使周公爲之不幾於僭乎將仲子之序曰小不忍以至大亂以春秋左傳考之祭仲之諫莊公以不如早爲之所莊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又曰無庸將自及又曰不義不暱厚將崩終至於伐諸鄆莊公之志不早爲之所而待其自斃蓋欲養成其惡而終害之故也故春秋譏之而左氏謂之鄭志以鄭伯之志在於殺也將仲子之刺亦惡乎養成其惡而終害之序詩者曰小不忍以致大亂蓋不知此觀莊公誓母姜氏于城賴則莊公之用心豈小不忍者乎召旻所刺刺幽王大壞也始曰旻天疾威而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闢國百里思召公之闢國特其一事爾而序詩者遂以旻爲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焉足以盡一詩之義淇奥所美美武公之德也武公之德如詩所賦無施不可序詩者徒見詩言曰有匪君子



即稱其有文章武公所以爲君子非止文章而已見詩言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即稱其又能聽其規諫武公所以切磋琢磨非止聽規諫而已是言也又似非能文者所爲即此觀之詩之序非漢諸儒相與論譔者歟不然何其誤詩人之旨尚如此至如載馳抑詩稱作詩者謚絲衣引高子及靈星以證其說若此之類序非詩人作明矣如江有汜言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辭意並足矣又曰文王之時江汜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能自悔也如式微言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而旄丘曰責衛伯因前篇以見意足矣又曰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云云何其辭意重複如此若此之類序非一人作明矣或者謂如江有汜之爲美媵賚之爲錫予邦之祀成湯商武之祀高宗疑非後人所能知而序之者曰不然自詩作已來必相授於作之之時況聖人刪定之後乎

春秋論

名分立禮義明使斯民皆直道而行則聖人之褒貶未始作也名分不立禮義不明然導以名分而或知戒諭以禮義而或知畏猶有先王之澤在則聖人之褒貶因是而作也名分不足以導之使戒禮義不足以諭之使畏而先王之遺意已不復見則聖人雖欲褒貶亦末如之何矣愚於仲尼作春秋見之周之盛時賞罰一於主斷好惡公於人心賞其所可賞皆天下之同好也罰其所可罰皆天下之同惡也雖鄙夫賤隸猶知名分禮義之所在而不敢犯者不幸雖幽厲失道天下版蕩然天子之權未嘗倒持而名分禮義在天下者亦不敢踰也當是時王迹不熄而雅道存雅道存而春秋不作則褒貶安所著哉奈何東遷之後勢已陵替賞罰之柄不足令天下而雅道息則名分踰而禮義喪矣然尚有可救者五霸起而合諸侯尊天子葵丘之會伐原之信大蒐之禮有足多者至如魯未可動亦以能秉周禮



使先王綱紀之遺意綿綿有存者又幸而一時卿士大夫事君行己忠義之節間有三代人才之遺風聖人於此知夫導以名分或使知戒諭以禮義或使知畏故與之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而責備致嚴則春秋之作亦其人可得而褒貶歟逮五霸既沒之後春秋之末陵遲愈甚吳越始入中國干戈縱橫則中國幾為夷狄矣當時諸侯皆五霸罪人而先王紀綱遺意與夫人才遺風掃地蕩盡終於田常篡齊六卿分晉聖人於此知夫名分不足以導之使戒禮義不足以諭之使畏雖欲褒貶亦未如之何矣故絕筆獲麟止於二百四十二年獲麟之後書陳恒弑其君之事已非聖人所筆噫春秋不復作亦其人不足與褒貶歟然自詩亡而春秋作孟軻以為王者之迹熄至於春秋不復作則又先王之澤竭焉可勝歎哉

書解十篇

乃言底可績舜典

東坡先生

巧言今色帝之所畏也故以言取人自孔子不能無失然聖賢之在下也其道不效於民其才不見於行事非言無自出之故以言取人者聖人之所不能免也納之以言試之以功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堯將禪舜也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底之為言極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可謂極矣君子之於事物也原其始不要其終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偏不得其全則利害相奪華實相亂烏能得事之真見物之情也哉故言可聽而不可行事可行而功不可成功可成而民不可安是功未始成也舜禹皋陶之言皆功成而民安之者也嗚呼極之為至德也久矣箕子謂之皇極子思謂之中庸極則非中也中則非極也此昧者之論也故世俗之學以中庸為處可否之間無過與不



及之病而已是近於鄉原也若夫達者之論則不然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非舜禹皋陶之成功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愚以謂窮理盡性然後得事之真見物之情以之事天則天成以之事地則地平以之治人則人安此舜禹皋陶之言可以底績者也

聖讒說殄行 舜典

書曰朕聖讒說殄行傳曰君子之所為為可傳為可繼也凡行之不可傳繼者皆殄行也堯舜之所聖也世衰道喪士貴苟難而賤中庸故邪慝者進焉齊桓公欲用賢刀易牙開方三子管仲曰三子者自刑以近君去親殺子以求合皆非人情難近桓公不聽卒以亂齊齊桓公死而管仲信臣也夫以賢主而不用信臣之言豈非三子者似忠而難知也歟甚矣似之亂真也故曰惡紫為其奪朱也惡莠為其亂苗也惡鄉原為其亂德也孟子憂之故曰君子反經而已矣君子之所貴必其可傳可繼者

也是以謂之經經者常也君子苟常之為貴則彼苟難殄行無為為之矣苟難者無所獲殄行者無所利則庶民並與巧者不能獨進拙者可以自效吾虛心而察之賢者可事能者可使而天下治矣

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太甲

甚矣耳目之為天下禍福也洪範五事為皇極之用治亂之所由出狂聖之所由分風雨之所由作五福六極之所由致故顏淵問仁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視聽期於聰明而已何與於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禮也何與於仁曰視聽不以禮則聰明之害物也甚於龍聾何以言之明之過也則無所不視掩人之私求人之所不及聰之過也則無所不聽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或行焉此其害豈特龍聾而已哉故聖人一之於禮君臣上下各視其所當視各聽其所當聽而仁不可勝用也太甲之復辟也伊尹戒之曰視遠惟明聽德惟



聰何謂遠何謂德孔子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  
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惟小之為知又烏能及遠哉探夜光  
於東海者不為鯢鮓而回網羅求合抱於鄧林者不以徑寸而  
枉斧斤苟志於遠必略近矣故子張問明孔子既告之以明又  
告之以遠由此觀之視不及遠者不足為明也梁惠王問利於  
孟子孟子告以仁義曰王何必曰利夫言利者其言未必不中  
也然君子不聽曰言利者必小人也聽其言必行其事行其事  
必近其人小人日近君子日疎求國無危不可得也凡言苟出  
於利雖中小人也況不中乎苟出於德雖失猶君子也況不失  
乎由此觀之聽不主於德者非聰也

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咸有一德

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夫動者不安者也夫惟不安故求  
安者而託焉惟一者為能安天地惟能一故萬物資生焉日月  
惟能一故天下資明焉天一於覆地一於載日月一於照聖人

一於仁非有二事也晝夜之代謝寒暑之往來風雨之作止未  
嘗一日不變也變而不失其常晦而不失其明殺而不害其生  
豈非所謂一者常存而不變故邪聖人亦然以一為內以變為  
外或曰聖人固多變也歟不知其一也惟能一故能變伊尹戒  
太甲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新與  
一二者疑若相反然請言其辨物之無心者必一水與鑑是也  
水鑑惟無心故應萬物之變物之有心者必二目與手是也目  
手惟有心故不自信而託於度量權衡已且不自信又安能應  
物無方日新其德也哉齊人為夾谷之會曰孔丘儒者也可劫  
以兵不知其戮齊優如殺犬豕此豈有二道哉一於仁而已矣  
孟子曰天下一於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愚故曰聖人一  
於仁

王省惟歲 洪範

論堯舜之德者必曰無為考之於經質之於史堯舜之所為卓



然有見於世者蓋不可勝計也其曰無為何哉古人有言曰除日無歲又曰日一日勞考載曰功若堯舜者可謂功矣歲者月之積也月者日之積也舉歲則兼月舉月則兼日矣日別而數之則月不見月別而數之則歲不見此豈日月之外復有歲哉日月之各一人臣之勞也歲之并考人君之功也故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此上下之分煩簡之宜也禹為之平水土稷為之殖百穀契為之敷五教伯夷為之典三禮皋陶為之平五刑義和為之歷日月堯舜果何為哉今天三百有六旬分之以四時配之以六甲伍之以十二子散之以二十四氣裂之以七十二候晝不可以并夜寒不可以兼暑則氣果安在哉惟其無在而不可名寄之於人而已不有比所以為王省之功也日不立則月不建月不建則歲不成師尹不官則卿士不治卿士不治則王功廢矣故曰庶民惟星星者日月之所舍所因為寒暑風雨者也民者上之所託所因為號令賞罰者也日

月不自為風雨寒暑因星而為節君不自為號令賞罰因民而為節上執其要下治其詳所謂歲月日時無易也文王不兼庶獄陳平不治錢穀邴吉不問關傷此所謂不易者也秦皇衡石程書光武以吏事責三公此易歲月而亂日時者也治亂之效亦可以槩見矣

作周恭先作周孚先

洛誥

周之將興必有繼天之王建都邑立藩輔以定天命而宅民心為子孫之師亦必有命世之臣考禮樂修法令以定國是而正風俗為卿大夫之宗然後可以出此垂拱仰成雖有中主弱輔而不至於亂故曰孺子來相宅其大博典商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國之所恃者法與人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故周公以謂博典而用賢可以定國後之言恭者必稽焉博傳說有言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今不師古後不師今故周公以謂



我當與卿大夫士篤前人成烈以荅衆心則後之言信者必師焉夫以成王之賢周公之信其所以爲後世先者不過於恭與信而已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閔馬父曰古之稱恭者曰自古曰在昔曰先民其嚴如是愚以是知恭之大者蓋堯之允恭孔子之溫恭非獨恭世子之恭楚共王之恭也成王以是爲後世先也不亦宜乎大有上九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之爲德也重於兵而急於食周公以是爲後世先也不亦宜乎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多方

毫末之木有合抱之資濫觴之水有滔天之勢不可謂無是理也理固有是而物未必然此衆人之所以不信也子思有言君子之道始於夫婦之所能其至也雖聖人有不能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人之能爲堯舜歷千載而無有故孟子之言世

未必信也衆人以迹求之故未必信君子以理推之故知其有必然者矣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而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此二言者古今所不能一而學者之所深疑也請試論之濫觴可以滔天東海可以桑田理有或然者此狂聖念否之說也江湖不可以徒涉尺水不可以舟行事有必然者此愚智必然之辨也夫言各有當也達者不以夫一害一此之謂也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使太甲粗可以不亂者伊尹不廢也至於廢則其狂也審矣然卒於爲商宗周公曰茲四人迪哲蓋太甲與文王均焉明皇開元之治至於刑措與夫三代何遠林甫之專祿山之亂民在塗炭豈特狂者而已哉由此觀之聖狂之相去殆不容髮矣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

周官

天下之事古略而今詳天下之官古寡而今衆聖人非有意於其間勢則然也火化之始燔黍捭豚以爲靡矣至周而醯醢之



屬至百二十甕棟宇之始萌芽采椽以爲泰矣至周九尺之室  
山節藻梲聖人隨世而爲之節文豈得已哉周書曰唐虞稽古  
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聖人不以官之衆寡論治亂者  
以爲治亂在德而不在官之衆寡也禮曰夏后氏官五十商二  
百周三百與周官異學者蓋不取焉夫唐虞建官百簡之至也  
夏后氏安能減半而辦此理之必不然也孔安國曰禹湯建官  
二百不及唐虞之清要榮古而陋今學者之病也自夏商觀之  
則以官百爲清要自唐虞而上雲鳥紀官之世而觀之則官百  
爲陋矣夫豈然哉愚聞之叔向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  
故子產鑄刑書而叔向非之夫子產之刑書末世之先務也然  
且得罪於叔向是以知先王之法亦簡矣先王任人而不任法  
勞於擇人而佚於任使故法可以簡法可以簡故官可以省古  
人有言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至矣

書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虞之爲言度也出納之際庶  
言之所在也必得我師焉夫言有異同則聽者有所考言其利  
也必有爲利之道言其害也必有致害之理反復論辯廷議而  
衆決之長者必伸短者必屈焉真者必遂僞者必窒焉故邪正  
之相攻是非之相稽非君子之所患者庶言同而已考同者莫  
若繹古者謂紬繹紬絲者必求其端究其所終太甲曰有言逆  
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君陳之所謂繹  
者太甲之所謂求也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說  
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王導輔政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  
責之曰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歛衽謝之古之君子其  
畏同也如此同而不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 畢命

武王克商武庚祿父不誅也而列爲諸侯周公相成王武庚祿  
父叛殷之頑民相率爲亂不誅也而遷之洛邑武王周公其可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

謂至德也已矣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商之  
工臣乃湏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非至德能如是乎是以商  
之臣子心服而日化至康王之世三十餘年矣世變風移士君  
子出焉故命畢公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始則遷其頑者而教之終則擇其善者而用之周之於商人也  
可謂無負矣夫道何常之有應物而已矣物隆則與之偕升物  
汙則與之偕降夫政何常之有因俗而已矣俗善則養之以寬  
俗頑則齊之以猛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故齊太公因俗設  
教則三月而治魯伯禽易俗變禮則五月而定三月之與五月  
未足爲遲速也而後世之盛衰出焉以伯禽之賢用周公之訓  
而猶若是苟不述伯禽者其變易之患可勝言哉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

洪範論三篇并序

東坡先生

洪範其不可行歟何者說者之多而行者之寡也曰諸儒使然  
也譬諸律令其始作者非不欲人之難犯而易避矣及吏胥舞  
之則千機百弄吁可畏也夫洪範亦猶是耳吾病其然因作三  
論大抵斥末而歸本援經而擊傳刻磨瑕垢以見聖祕復列二  
圖一以指其謬一以形吾意噫人吾知乎不吾知其謂吾求異  
夫先儒而以為新奇也

洪範論上

洪範之原出于天而畀之禹禹傳之箕子箕子死後世有孔安  
國爲之注劉向父子爲之傳孔穎達爲之疏是一聖五賢之心  
未始不欲人君審其法從其道矣禹與箕子之言經也幽微宏  
深不可以俄而曉者經之常也然而所審當得其統所從當得  
其端是故宜責孔劉輩今求之於其所謂注與傳與疏者而不



獲政明其統舉其端而欲人君審從之易也夫致至治總乎大法樹大法本乎五行理五行資乎五事正五事賴乎皇極五行合羅九疇者也五事檢御五行者也皇極裁節五事者也儻終其身驗於氣則終始常道之次靡有不順焉然則含羅者其統也裁節者其端也執其端而御其統古之聖人正如是耳今夫皇極之建也貌必恭恭作肅言必從從作乂視必明明作哲聽必聰聰作謀思必睿睿作聖如此則五行得其性雨暘燠寒風皆時而五福應矣若夫皇極之不建也貌不恭厥咎狂言不從厥咎僭視不明厥咎豫聽不聰厥咎急思不睿厥咎蒙如此則五行失其性雨暘燠寒風皆常而六極應矣噫曰得曰時曰福人君孰不欲趨之曰失曰常曰極人君孰不欲逃之然而罕能者諸儒之過也夫禹之疇分之則幾五十矣諸儒不求所謂統與端者顧爲之傳則嚮之五十又將百焉人之心一固不能兼百難之而不行也欲行之莫若歸之易百歸之五十五歸之

九九歸之三三五行也五事也皇極也而又以皇極裁節五事五事得而五行從是三卒歸之一也然則所守不亦約而易乎所守約而易則人君孰欲棄得取失棄時取常棄福取極哉以一治三以三治九以九治五十以五十治百天意也禹意也箕意也

洪範論中 并圖

或曰古人言洪範莫深於歆向之傳吾嘗學而得之矣今觀子之論子其未之學耶何遽反之也子之論曰皇極裁節五事其建不建事之得失傳則擬五事而言之其咎其罰其極與五事比非所以裁節五事也子又曰皇極建則五福應皇極不建則六極應傳則條福極而配之貌與言與視與聽與思與皇極又非皇極兼獲福極也然則劉之傳子之論孰得乎曰爾以箕子之知洪範與歆向之知孰愈必曰箕子之知愈也則吾從之彼歆向拂箕意矣吾復何取哉雖然彼豈不知求從箕乎求之過



深而惑之愈甚矣歆向之惑始於福極分應五事遂強為之說故其失寔廣而有五焉今其傳以極之惡福之攸好德歸諸貌極之憂福之康寧歸諸言極之疾福之壽歸諸視極之貧福之富歸諸聽極之凶短折福之考終命歸諸思所謂福止此而已所謂極則未盡其弱焉遂曲引皇極以足之皇極非五事匹其不建之咎止一極之弱哉其失一也且逆而極順而福傳之例也至皇之不極則其極既弱矣吾不識皇之極則天將以何福應之哉若曰五福皆應則皇之不極惡憂疾貧凶短折曷不偕應哉此乃自廢其例其失二也箕謂咎曰狂僭豫急蒙而已罰曰雨暘燠寒風而已今傳又增咎以眚增罰以陰此其擾聖人之言以就固謬況眚與蒙無異而陰可兼之而別名之得乎其六三也經之首五行而次五事者徒以五行天而五事人人不可以先天耳然五行之逆順必視五事之得失使吾為傳必以五事先五行借如傳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則木不曲直

厥罰常雨其餘亦如之察劉之心非不欲爾蓋五行盡於思無以周皇極苟如庶驗增之則雖蠢亦恠駭矣故離五行五事而為解以蔽其累其失四也傳之於木其說以為貌矣及火土金水則思言視聽殊不及焉自相駁亂其失五也夫九疇之於五行可以條而入者惟二箕子陳之蓋有深旨矣五事一也庶驗二也驗之肅又哲謀聖一出於五事事之貌言視聽思一出於五行此理之自然可不條而入之乎其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其大歸雖無越於五行五事非可條而入之者也條而入之非理之自然故其傳必鉤牽拔援文致而強附之然後可以僅知此福此極之所以應此事者立言如此其亦勞矣且傳於福極既爾則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亦當耳而今又不爾何也經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此言皇極建而五福備使經去皇極之不建則必以六極易五福矣焉在其條而入之乎且皇極九疇之尤貴者故聖人位之於中以貫



上下譬若廢驗然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時於雨暘燠寒風各冠其上耳又可列之為一驗乎若是則劉之傳惑且強明矣噫傳之法二劉唱之班固志之後之史志五行者孰不師而效之世之讀者又孰不從而然之是以膠為一論莫有老正吾得無言哉

一圖指傳之謬

田獵不宿飲食不事出入木不貌之不恭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說曰順不節奪民農時及有茲謀曲直是謂不肅之其福攸好德

棄法律逐功臣殺火不言之不從厥咎僭厥罰常暘厥極憂說曰順太子以妾為妻炎上是謂不父之其福康寧

治宮室飾臺榭內淫務穡穡視之不明厥咎豫厥罰常煖厥極疾說曰亂犯親戚侮父兄不成是謂不哲

宮內廳書陸

好戰攻輕百姓金不聽之不聰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說曰飾城郭侵邊境從革是謂不謀

簡宗廟不禱祠水不思之不著厥咎蒙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說曰廢祭祀逆天時潤下是謂不聖

皇之不極 厥咎眊厥罰常陰 厥極弱

一圖形今之意

皇極 貌恭肅 言從父 木曲直 時雨  
之建 視明也 聽聰謀 金從革 時暘  
思養聖 火炎土 時燠  
土稼穡 水潤下 時寒  
時風

五福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庫藏

皇極

貌不恭狂  
言不從僭  
視不明豫  
聽不聰急  
思不睿蒙

木不曲直  
金不從革  
火不炎上  
水不潤下  
土不稼穡

常雨  
常暘  
常燠  
常寒  
常風

六極

洪範論下

吾既剔去傳疵以粹經猶有秘奧而先儒不白其意或解失其旨者非一今辯正以中之經曰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夫五行一疇耳一汨而九不畀蓋五行綱九疇綱壞而自發也然則五行之汨非五事之失乎五事之失非皇極之不建乎蓋箕子微見其統與端矣經之次第五行也以生數至於五事也求之五行則相剋何也從五常斯與相剋合矣死民之論五行也水性智而事聽火性禮而事視木性仁而事貌金性義而事言土性信而事思及其論五常也以爲德莫

大於仁或失於弱故以義斷之義或失於剛故以禮節之禮或失於拘故以智通之智或失於詐故以信正之此五常次第所以然也五事從之所以亦然也三八政曰食曰貨曰祀曰賓曰師五者不以官名之鄭康成以食爲稷以貨爲司貨賄以賓爲大行人是三百六十官箕子於九疇中區區焉錯舉其八耳孔穎達則曰司貨賄大行人皆事主非復民政夫事雖非民亦未害爲政孔矢之滋甚焉吾以爲不然箕子言國家之政無越是八者周公制禮酌而用之故建六官以主八政食與貨則天官祀與賓則春官師則夏官司空則又官司司徒則地官司寇則秋官此得其政矣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孔安國謂知卜筮人而立之夫知卜筮人天下不爲鮮矣孜孜然以擇此爲事則委瑣不亦甚乎吾意卜筮至神人所諒而從者導之善人必諒而從之蜀莊是矣導之惡人亦諒而從之丘子明是也聖人懼後人輕其職使有如丘子明輩故曰擇建立卜筮人謂擇賢也不然



司空司徒司寇其擇之又當其於此云者彼天子之卿不若卜筮之官為後世所輕雖婦人孺子知其不可不擇故也嗚呼聖人之言枝分派別不得其源紛莫可曉譬之日月五星十二次二十八舍使昧者觀之固憤憤如也不知晷度躔次的不可紊差之眇忽寒暑乖逆吾故於洪範明其統舉其端削劉之惑繩孔之失使經意炳然如從幾衡中窺天文矣

洪範論後序

吾論洪範以五福六極系皇極之建與不建而且不與二劉之增貶與陰或者猶以劉向夏侯勝之說為惑劉向之言皇極之建總為五福皇極之不建不能主五事下與五事齒而均獲一極猶平王之詩降而為國風夏侯勝之言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將謀上者已而果然以劉向之說則皇極之不建不可系以六極以夏侯勝之說則貶與陰不可廢是皆不然夫福極之於五事非若廢也陰陽而推之律曆而求之人事而揆之庶驗之通

於五事可指而言也且聖人之所可知也今指人而謂之曰爾為某事明日必有某福爾為某事明日必有某極是巫覡卜相之事也而聖人何由知之故吾以為皇極之建五事皆得而五福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福也皇極不建五事皆失而六極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極也五事之間得與失參焉則亦不曰必某福必某極應也亦曰福與極參焉耳今劉以為皇極建而為五事主故加之五福及其不建也加之六極而以平王之詩為說其意以為不建則不能為五事主故不加之六極以為貶也今有人有九命之爵及其有罪而曰削其爵使至一命以貶之曰貶可也此猶平王之詩降而為國風曰降可也若夫有罪人當具五刑而曰是人也罪大不當加之以五刑姑以墨辟論以重其責是得為重其責耶今欲重不建之罪不曰六極皆應而曰獨弱之極應乃別平王之詩以為說平王之詩固不然也且彼聖人者豈以天下之福與極止於五與六而已哉美惡亦舉



其大槩耳夫天地之間非人力所為而可以為驗者多矣聖人取其尤大而可以有所兼者五而使其餘者可以遂見焉今也力分其一端以為二而必曰陰為陰雨為雨且經之廢驗有曰陽矣而豈獨遺陰哉蓋陰之極盛於雨而聖人舉其極者言也吾觀二劉之傳金不從革與傳常雨也言雷電雨雪皆在而獨於此別雨與陰何也然則夏侯勝之言何以必應曰事固有幸而中者公孫臣以漢為土德而黃龍當見黃龍則見矣而漢乃火德也可以一黃龍而必謂漢為土德邪必不可也其所謂眊者蒙矣胡復多言哉

洪範五事說

顧濱先生

昔禹觀洛書而得九疇之次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二者天之道而九疇之源本也漢劉向父子始采諸儒之說而作五行傳其論五事失其實者過半後世因之予以為不然乃為之說曰五行天事也五事人事也五行之先後以天事言之

五事之先後以人事言之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此五行之所以為先後也人之生也形色具而聲氣繼之形氣具而視聽繼之形氣視聽具而喜怒哀樂之變至喜怒哀樂既至而思生焉喜怒哀樂之未至則無思也無為也無思無為則性也性非五事而五事之所依也故形色為貌聲氣為言目為視耳為聽心為思此五事之所以為先後也畜為五藏發為五事以應五行故脾之發為貌而主土肺之發為言而主金肝之發為視而主木腎之發為聽而主水心之發為思而主火自黃帝以來知醫者言之詳矣捨此則無以治病無以生殺人也漢儒之說以言為金以聽為水則亦既得之矣至其以貌為木以視為火以思為土則不可何以言之土之為物形色先具而水火木金附焉故形色之著者莫如土土實為脾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土之屬而脾之餘也此佛氏所謂地大者也其於人為貌貌之德恭恭之至肅肅則土得其性



土得其性則能勝水故其休徵時雨肅之反為狂狂則土失其性土失其性則不能勝水故其咎徵常雨肺之於人氣之所從出入也方其有氣而未聲則無以接物而物亦莫之喻也氣至於有聲聲成言言出而物從之矣故言之德從從之至又語曰出辭氣斯遠鄙悖矣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慤矣民之莫矣言之能又如暘之能晞出而物莫之違也物之有聲者莫如金故言主金又則金得其性金得其性故其休徵時暘又之反為僭僭則金失其性金失其性故其咎徵常暘物之能視者有待於日日入則視無以致其用及其升於東方然後視者皆明木位於東而日之所從見也故視主於木而木為肝視之德明明之至哲哲則木得其性木得其性故其休徵時燠哲之反為豫豫則木失其性木失其性故其咎徵常燠目施明於外者為耳納聰於內者也明施於外則為燠聰納於內則為寒燠之性也受天下之言而無所不容故其德聰聰之至則謀謀則水

得其性水得其性故其休徵時寒謀之反為急急則水失其性水失其性故其咎徵常寒心虛而應物者也火無形而難於物者也二者其德同同故無所不照心之用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及其至也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由思而至於無思則復於性矣復於性則出於五事之表此聖人所以參天地通鬼神而不可知者也故思之德睿睿之至聖其功行於萬物無所不入而不知其所以入惟風亦然易曰風自火出家人聖則火得其性火得其性故其休徵時風聖之反為蒙蒙則火失其性火失其性故其咎徵常風此五者洛書之本說與黃帝之遺書合醫者由之至于今不變而漢之諸儒反之此智者之所太息也

貌

木

雨

失

言

金

暘

得

視

火

燠

失

舊說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庫藏

聽

水

寒

得

脾

發為貌

土

雨

肺

發為言

金

暘

肝

發為視

木

燠

今說

腎

發為聽

水

寒

心

發為思

火

風

中庸論三首

東坡先生

中庸論上

甚矣道之難明也論其著者鄙滯而不通論其微者汙漫而不可考其弊始於昔之儒者求為聖人之道而無所得於是務為不可知之文庶幾乎後世之以我為深知之也後之儒者見其難知而不知其空虛無有以為將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耻其

不能則從而和之曰然相欺以為高相習以為深而聖人之道日以遠矣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為性命之說嗟夫子思者豈亦斯人之徒歟蓋嘗試論之夫中庸者孔氏之遺書而不字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三者是周公孔子之所從以為聖人而其虛詞蔓延是儒者之所以為文也是故去其虛詞而取其三其始論誠明之所入其次論聖人之道所從始推而至於其所終極而其卒乃始內之於中庸蓋以為聖人之道略見於此矣記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夫誠者何也樂之之謂也樂之則自信故曰誠夫明者何也知之之謂也知之則達故曰明夫惟聖人知之者未至而樂之者先入先入者為主而待其餘則是樂之者為主也若夫賢人樂之者未至而知之者先入先入者為主而待其餘則是知之者為主也樂之者為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行知之者為主是故雖無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



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者與樂之者是賢人聖人之辨也好之者是賢人之所由以求誠者也君子之為學慎乎其始何則其所先入者重也知之多而未能樂焉則是不如不知之愈也人之好惡莫如好色而惡臭是人之性也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是聖人之誠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孔子蓋長而好學適周觀禮問於老聃師襄之徒而後明於禮樂五十而後讀易蓋亦有晚而後知者然其所先得於聖人者是樂之而已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問於子路子貢二子不悅而子貢又欲少貶焉是二子者非不知也其所以樂之者未至也且夫子路能死於衛而不能不慍於陳蔡是豈其知之罪邪故夫子子之所為從孔子游者非專以求聞其所未聞蓋將以求樂其所有也明而不誠雖按其所有俛張乎不知所安之苟不知所以安之則是可與居安而未可與居憂患也夫惟憂患之至而後誠明之辨乃可以見由此觀之君子安可以不誠哉

君子之欲誠也莫若以明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觀之於其末則以為聖人有所勉強力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夫如是則雖欲誠之其道無由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曉然知其當然而求其樂今夫五常之教惟禮為若強人者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磬折百拜以為禮人情莫不樂富貴而羞貧賤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卑讓退抑以為禮用器之為便而祭器之為貴熟衣之為便而衮冕之為貴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禮之所以為強人而觀之於其末者之過也蓋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為磬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為裸袒而不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獨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病之也苟為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磬折而百拜由此言之則是磬折而百拜者



生於不欲裸袒之間而已也夫豈惟磬折百拜將天下之所謂強人者其皆必有所從生也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極是之謂明故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推其所從生而言之則其言約約則明推其逆而觀之故其言費費則隱君子欲其不隱是故起於夫婦之有餘而推之至於聖人之所不及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於至難使天下之安其至難者與其至易無以異也孟子曰簞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嗟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而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朋友妻妾之奉而為之此之謂失其本心且萬鍾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難而以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較其輕重是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之所能行通而至於聖人之所不及故凡為此說者皆以求安其

至難而務欲誠之者也天下之人莫不欲誠而不得其說故凡此者誠之說也

中庸論下

夫君子雖能樂之而不知中庸則其道必窮記曰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非其信道之不篤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偏而忘其中不得終日安行乎通塗夫雖欲不廢其可得邪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為過者之難歟復之中者之難歟宜若過者之難也然天下有能過而未有能中則是復之中者之難也記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既不可過又不可不及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孟子曰執中為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又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而記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皇極者有所不極而會于極時中者有所不中而歸于中吾見中庸之至於此



宮內



蘇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



而尤難也。是有小人之中庸焉。有所不中而歸於中，是道也。君子之所以為時中，而小人之所以為無忌憚，記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嗟夫！道之難言也。有小人焉，因其近似而竊其名，聖人憂思恐懼，是故反覆而言之，不厭。何則是道也？固小人之所竊以自便者也。君子見危則能死，勉而不死以求合於中庸，見利則能辭，勉而不辭以求合於中庸，小人貪利而苟免，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中」。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善斯可矣。以古之人為迂，而以今世之所善為足，以已矣，則是不亦近似於中庸邪？故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莠恐其亂苗也。」何則？惡其似也。信矣，中庸之難言也。君子之欲從事乎此，無循其迹而求其味，則幾矣。詭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圖書寮文庫藏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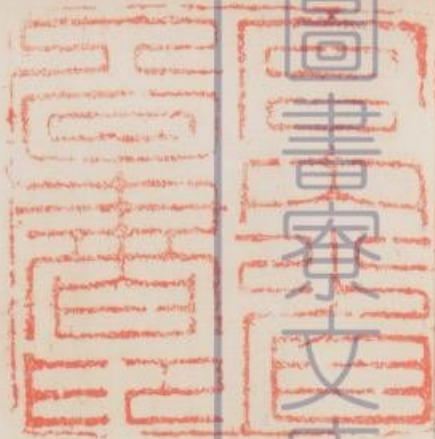
宋板三蘇文粹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

春秋論十篇

鄭伯克段于鄆

隱元年

東坡先生

春秋之所深譏聖人之所哀傷而不忍言者三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而父子之恩絕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夫婦之道喪鄭伯克段于鄆而兄弟之義亡此三者天下之大戚也夫子傷之而思其所以至此之由故其言尤為深且遠也且夫蒯聵之得罪於靈公逐之可也逐之而立其子是召亂之道也使輒上之不得從王父之言下之不得從父之令者靈公也故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蒯聵之不去世子者是靈公不得乎逐之之道靈公何以不得乎逐之之道逐之而立其子也魯桓公千乘之君而陷於一婦人之手夫子以為文姜之不足譏而傷乎桓公制之以漸也故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言其禍自公作也段之



禍生於愛鄭莊公之愛其弟也足以殺之耳子季子曰舜封象於有庳使之源源而來不及以政孰知夫舜之愛其弟之深而鄭莊公賊之也當太叔之據京城取廩延以爲己邑雖舜復生不能全兄弟之好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鄢而不曰鄭伯殺其弟段以爲當斯時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夫婦父子兄弟之親天下之至情也而相殘之禍至如此夫豈一日之故哉穀梁曰克能也能殺也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不稱弟不稱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也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嗚呼以兄弟之親至交兵而戰固親親之道絕已久矣雖緩追逸賊而其存者幾何故曰於斯時也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然而聖人固不使至此也公羊傳曰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而又區區於當國内外之言是何思之不遠也左氏以爲段不弟故不稱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求聖人之意若左氏可以有

取焉

鄭伯以璧假許田 相元年

鄭伯以璧假許田先儒之論多矣而未得其正也先儒皆知夫春秋立法之嚴而不知其甚寬且恕也皆知其譏不義而不知其譏不義之所由起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譏隱而不譏相也始其謀以周公之許田而易泰山之祊者誰也受泰山之祊而入之者誰也隱既已與人謀而易之又受泰山之祊而入之然則爲相公者不亦難乎夫子知相公之無以辭於鄭也故譏隱而不譏相何以言之隱八年書曰鄭伯使宛來歸祊又曰庚寅我入祊入祊云者見魯之果入泰山之祊也則是隱公之罪旣成而不可變矣故相元年書曰鄭伯以璧假許田而已夫許田之入鄭猶祊之入魯也書魯之入祊而不書鄭之入許田是不可以不求其說也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見鄭之來歸而魯之入之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見鄭之來請不見魯之與



之也見鄭之來請而不見魯之與之者見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嗚呼作而不義使後世無以辭焉則夫子之罪隱深矣夫善觀春秋者觀其意之所嚮而得之故雖夫子之復生而無以易之也公羊曰曷為繫之許近許也諱取周田也穀梁曰假不言以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春秋之所為諱者三為尊者諱敵為親者諱敗為賢者諱過魯親者也非敗之為諱而取易之為諱是夫子之私魯也

取郕大鼎于宋 桓二年

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舉三代全盛之法以治僥倖苟且之風而歸之於至正而已矣三代之盛時天子秉至公之義而制諸侯之予奪故勇者無所加乎怯弱者無所畏乎強匹夫懷璧而千乘之君莫之敢取焉此王道之所由興也周衰諸侯相并而強有力者制其予奪邾莒滕薛之君惴惴焉保其首領之不暇而齊晉秦楚有吞諸侯之心孔子慨然嘆曰久矣諸侯之恣行

也後世將有王者作而不遇焉命也故春秋之法皆所以待後世王者之作而舉行之也鍾鼎龜玉天子之所以分諸侯使諸侯以而世守也桓二年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且夫鼎也不幸使齊挈而有之是齊鼎也是百傳而百易未可知也仲尼曰不然是鼎也何為而在魯之太廟曰取之宋宋安得之曰取之郕故書曰郕鼎郕之得是鼎也得之天子宋以不義取之而又以與魯也後世有王者作舉春秋之法而行之魯將歸之宋宋將歸之郕而後已也昔者子路問孔子所以為政之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故春秋之法尤謹於正名至於一鼎之微而不敢忽焉聖人之用意蓋深如此夫以區區之魯無故而得器是召天下之爭也楚

王求鼎於周

王曰周不受鼎恐

天下以器讎楚也鼎入宋而為宋入魯而為魯安知夫秦晉齊楚之不動其心哉故書曰郕鼎明魯之不得有以塞天下之爭也穀梁傳曰納者內弗受也以為周公不受也又曰號從中國



名從主人而左氏記臧哀伯之諫愚於公羊有取焉曰器從名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郕鼎至於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為其有矣善乎斯言吾有取之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相三年

荀卿有言曰春秋善胥命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敢試論之謹按相三年書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說春秋者鈞曰近正所謂近正者以其近古之正也古者相命而信約言而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今二國之君誠信協同約言為會可謂近古之正者已何以言之春秋之時諸侯競騖爭奪日尋拂違王命糜爛生聚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曾何正之尚也觀二國之君胥命于蒲自時厥後不相侵伐豈與夫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者班也故聖人於春秋止一書胥命而已荀卿為之善者取諸此也然則齊也衛也聖人果善之乎曰非善也直譏爾易譏爾譏其非正也周禮大宗伯掌六禮以諸侯見王為文乃有春朝夏宗秋

宮內廳書陳部

圖書寮文庫藏

觀冬遇時會眾同之法言諸侯非此六禮罔得踰境而出矣不識齊衛之君以春朝相命而出邪以夏宗相命而出邪或以秋觀相命而出邪以冬遇相命而出邪抑以時會相命而出邪眾同相命而出邪非春朝夏宗秋觀冬遇時會眾同而出則私相為會耳私相為會匹夫之舉也以匹夫之舉而謂之正其可得乎宜乎聖人大一王之法而誅之也然而聖人之意豈獨誅齊衛之君而已哉所以正萬世也荀卿不原聖人書經之法而徒信傳者之說以謂春秋善胥命失之遠矣且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諸侯之賢者固亦鮮矣奚待於齊衛之君而善其胥命邪信斯言也則姦人得以勸也未嘗聞聖人作春秋而勸姦人也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僖八年

甚哉去聖之久遠三傳紛紛之不同而莫或折之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姜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曰夫人何以不氏譏



以妾爲妻也蓋聘于楚而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穀梁曰成風也言夫人而不言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詞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乎夫人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非夫人而見正焉三家之說左氏踈矣夫人與公一體也有曰公曰夫人既葬公以謚配公夫人以謚配氏此其不易之例也蓋有既葬稱謚而不稱夫人者矣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而未有不稱謚而稱人也公羊之說又非人情無以信於後世以齊楚之強齊能脅魯便以其媵女爲夫人而楚乃肯安然使其女降爲妾哉此甚可怪也且夫成風之爲夫人非正也春秋以爲非正而不可以廢焉故與之不足之文而已矣方其存也不可

用致夫人非禮也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文六年

春秋之文同其所以爲文異者君子觀其意之所在而已矣先儒之論閏月不告朔者牽乎猶朝于廟之說而莫能以自解也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不郊猶三望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是也夫子傷周道之殘缺而禮樂文章之壞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爲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書曰猶朝于廟者傷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夫子之時告朔之禮亡矣而有饌羊者存焉夫子猶不忍去以志周公之典則其朝于廟者乃不如饌羊之足存歟公羊傳曰曷爲不言告朔天無是月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而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是其以幸之之詞而爲甚之之詞宜



其爲此異端之說也且夫天子諸侯之所爲告朔聽政者以爲爲天歟爲民歟天無是月而民無是月歟彼其孝子之心不欲因閏月以廢喪紀而人君乃欲假此以廢政事歟夫周禮樂之衰豈一日之故有人焉開其端而莫之禁故其漸遂至於掃地而不可救文十六年夏六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故夫有疾而不視朔者無疾而不視朔之原也閏月而不告朔者常月而不告朔之端也聖人憂焉故謹而書之所以記禮之所由廢也左氏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而杜預以爲雖朝于廟則如勿朝以釋經之所書猶之意是亦曲而不通矣

用郊 成十七年

先儒之論或曰魯郊僭也春秋譏焉非也魯郊僭也而春秋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

樂者伯禽也春秋之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於春秋而夫子無所致其譏也無所致其譏而不譏者春秋之所以求信於天下也夫以魯而僭天子之郊其罪惡如此之著也夫子以爲無所致其譏而不譏焉則其譏之者固天下之所用而信之也郊之書於春秋者其類有三書卜郊不從乃免牲者譏卜常祀而不譏郊也鼯鼠食郊牛角郊牛之口傷改卜牛者譏養牲之不謹而不譏郊也書四月五月九月郊者譏郊之不時而不譏郊也非卜常祀非養牲之不謹非郊之不時則不書不書則不譏也禘于太廟者爲致夫人而書也有事于太廟者爲仲遂卒而書也春秋之書郊者猶此而已故曰不譏郊也郊記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有天子之禮樂而記郊之變焉耳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傳曰夏之始猶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且夫郊未



有至九月者也曰用者著其不時之甚也杜預以為用郊從史文或說用然後郊者皆無取焉

會于澶淵宋災故襄三十年

春秋之時忠信之道缺大國無厭而小國屢叛朝戰而夕盟朝盟而夕會夫子蓋厭之矣觀周之盛時大宗伯所制朝覲會同之禮各有遠近之差遠不至於踈而相忘近不至於數而相瀆春秋之際何其亂也故曰春秋之盟無信盟也春秋之會無義會也雖然紛紛者天下皆是也夫子將譏之而以爲不可以勝譏之也故擇其甚者而譏焉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襄三十年會于澶淵宋災故皆以深譏而切責之也春秋之書會多矣書其所會而不書其所以會書其所以會桓之稷襄之澶淵而已矣宋督之亂諸侯將討之桓公平之不義孰甚焉宋之災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其財既而無歸不信孰甚焉非不義不信之甚春秋之譏不至於此也左氏之論得其正矣皆諸侯之大

宮內廳書院

圖書寮文庫藏

夫而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且夫見鄰國之災匍匐而救之者仁人君子之心也既言而忘之既約而背之委巷小人之事也故書其始之爲君子仁人之心而後可以見後之爲委巷小人之事春秋之意蓋明白如此而公羊傳曰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其所爲何錄伯姬也且春秋爲女子之不得其所而死區區焉爲人之死錄之是何夫子之志不廣也穀梁曰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爲善澶淵之會中國不侵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如穀梁之說宋之盟可謂善矣其不曰息兵故何也嗚呼左氏得其正矣

黑肱以濫來奔

昭三十一年

諸侯之義守先君之封土而不敢有失也守天子之疆界而不敢有過也故夫以力而相奪以兵而相侵者春秋之所謂暴君也侵之雖不以兵奪之雖不以力而得之不義者春秋之所謂



汙君也鄭伯以璧假許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齊此諸侯之以不義而取魯田者也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莒牟夷以防茲來奔黑肱以濫來奔此魯之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者也諸侯以不義而取魯田魯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皆不容於春秋者也夫子之於庶其牟夷黑肱也責之薄而於魯也罪之深彼其竊邑叛君爲穿窬之事市人屠沽且羞言之而安足以重辱君子之譏哉夫魯周公之後守天子之東藩招聚小國叛亡之臣與之爲盜竊之事孔子悲傷而悼痛之故於三叛之人具文直書而無隱諱之詞蓋其罪魯之深也先儒之說區區於叛人之過惡其論固已狹矣且夫春秋豈爲穿窬盜竊之人而作哉使天下之諸侯皆莫肯容夫如此之人而穿窬盜竊之事將不禁而自絕此春秋之所以用意於其本也左氏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書齊豹盜三叛人名而公羊之說最爲踈謬以爲叔術之後而通濫於天下故不繫黑肱於邾鳴

呼誰謂孔子而叔術賢邪蓋嘗論之黑肱之不繫邾也意其若樂盈之不繫于晉歟樂盈既奔齊而還入曲沃以叛故書曰樂盈入于晉黑肱或者既絕于邾而歸竊兵邑以叛歟當時之簡牘既亡其詳不可得而聞矣然以類而求之或亦然歟穀梁曰不言邾別乎邾也不言濫子非天子之所封也此尤迂闊而不可用矣

春秋變周之文 何休解

三家之傳迂誕奇恠之說公羊爲多而何休又從而附成之後之言春秋者黜周王魯之學與夫識緯之書者皆祖公羊公羊無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愚以爲何休公羊之罪人也凡所謂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者皆出於何氏愚未嘗觀焉滕侯薛侯來朝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何休曰質家親親故先滕侯而加錄齊侯之母弟且夫親親者周道也先宗盟而後異姓者周制也鄭忽出奔衛公羊傳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



詞無所貶何休曰商爵三等春秋變周五等之爵而從焉記曰諸侯失地名而文十二年邾伯來奔公羊亦曰何以不名兄弟詞也忽之出奔其為失國豈不甚明而春秋獨無貶哉雖然公羊何為而為此說也春秋未踰年之君皆稱子而忽獨不然此公羊之所以為此說也且春秋之書夫豈一槩衛宣未葬而嗣子稱侯以出會書曰及宋公衛侯燕人戰鄭忽外之無援內之無黨一夫作難奔走無告鄭人賤之故赴以名書曰鄭忽出奔衛衛侯未踰年之君也鄭忽亦未踰年之君也因其自侯而侯之因其自名而名之皆所以變常而示譏也且夫以例而求春秋者是愚儒之事也孔子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服周之冕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由此觀之夫子皆有取於三代而周居多焉況乎采周公之集以作春秋而曰變周之文者吾不信也

南省講三傳十事

東坡先生

左氏三事

小雅周之衰

襄二十九年

對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為詳蓋其道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衰愈削而至夷于諸侯者在乎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幽厲雖失道文武之業未墜而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於國風者以為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札



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之衰而不覩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子以爲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謹對

君子能補過

昭七年

對甚哉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爲盜跖暮而爲伯夷聖人不弃也孟僖子之過也其悔亦晚矣雖然聖人不弃也曰猶愈乎卒而不知悔者也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爲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鄉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闊而不可用況夫三桓之間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賢哉僖子之如楚也病不能相禮將死告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

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三命益共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歟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用於魯三月而齊人懼其霸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爲聖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子始懿子學乎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車使適周而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雖不能用之於未亡之前而猶救之於已沒之後左丘明懼後世不知其功之如此故丁寧而稱之以爲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爲能而稱其改過之爲善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歟孟僖子者聖人之徒也謹對

供養三德爲善

昭十二年

對易者聖人所以盡人情之變而非所以求神於卜筮也自孔子沒學者惑乎異端之說而左丘明之論尤爲可怪使夫伏羲



文王孔子之所盡心焉者流而入於卜筮之書甚可閔也若夫  
季友豎牛之事若親見而指言之固君子之所不取矣雖然南  
蒯之說頗爲近正其卦遇坤之比而其繇曰黃裳元吉黃者中  
之色也裳者下之飾也元者善之長也夫以中庸之道守之以  
謙抑之心而行之以體仁之德以爲文王之兆無以過此矣雖  
然君子視其人觀其德而吉凶生焉故南蒯之筮也遇坤之比  
而不祥莫大焉且夫負販之夫朝而作暮而息其望不過一金  
之儲使之無故而得千金則狂惑而喪志夫以南蒯而遇文王  
之兆安得不狂惑而喪志哉故曰供養三德爲善又曰參成可  
筮而南蒯無以當之所以使後世知夫卜筮之不可恃也穆姜  
筮于東宮遇艮之八穆姜事在襄九年史曰是謂艮之隨其繇曰元亨  
利正而穆姜亦知其無以當之故左氏之論易唯南蒯穆姜之  
事爲近正而其餘者君子之所不取也杜預之論得之矣以爲  
洪範稽疑之說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學者觀夫左氏之書而

正之以杜氏之說庶乎其可也謹對

公羊三事

大夫無遂事

莊十九年

又僖三十年

對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  
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  
以爲固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  
當此之時而遂君子以爲專尊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譏也  
故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  
已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媵  
不書此何以書以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  
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京師遂如  
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也其書遂  
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  
以學爲臣之法也謂遂之不譏則愚恐後之爲臣者流而爲專



謂遂之皆譏則愚恐後之爲臣者執而爲固故曰觀乎當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制之罪而當時之名臣皆引此以爲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飢民陳湯發兵以誅郅支若此者專之可也不然獲罪於春秋矣謹對

初稅畝 宣十五年

對古者公田曰籍籍借也言其借民力以治此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民之必先公田也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更公田稼不善則非民言上之必卹私田也民先其公而上卹其私故民不勞而上足用也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按行擇其善畝而稅之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夫民不盡力於公田者上之過也宣公不責己悔過擇其善畝而稅之宜其民之謗讟而災異之作也稅畝之明年冬蜧生公羊傳曰蜧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猶曰受之云爾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何休以爲宣公懼而復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庫藏

古故其後大有年愚以爲非也按春秋書作三軍後又書舍中軍書躋僖公後又書從祀先公事之復正未嘗不書宣公而果復古也春秋當有不稅畝之書故何休之說愚不信也謹對

定何以無正月 定元年

對始終受授之際春秋之所甚謹也無事而書首時事在二月而書王二月事在三月而書王三月者例也至於公之始年雖有二月三月之書而又特書正月隱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莊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所以揭天子之正朔而正諸侯之始也公羊傳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故諸侯皆踰年即位而書正月定公元年書曰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先儒疑焉而未得其當也嘗試論之春秋十有二公其得終始之正而備即位之禮者四文公成公襄公哀公也攝而立不得備即位之禮者一隱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已不得備即位



之禮者六桓公莊公閔公僖公宣公昭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又在外者二莊公定公也在外踰年而後至者一定公也且夫先君雖在外不以其道終而未嘗有踰年而後至者則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嘗一日無君而定公之元年魯之統絕者自正月至于六月而後續也正月者正其君也昭公未至定公未立季氏當國而天子之正朔將誰正耶此定之所以無正月也公羊傳曰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定哀多微辭而何休以為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辭嗚呼昭公絕而定公又不得立是魯遂無君矣穀梁以為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觀莊公元年書正則不言而可知其妄矣謹對

穀梁四事

侵不土地分民何以明正 僖四年

對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左氏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公羊傳曰

侵精曰伐穀梁包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愚以謂有隙曰侵有辭曰伐齊桓公侵蔡隙也蔡潰遂伐楚辭也司馬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然則負固不服者近乎隙賊賢害民者近乎辭周之衰也諸侯相吞而先王之疆理城郭蓋壞矣故侵伐之間夫子尤謹而書之蓋古者有分土而無分民諸侯之侵地者猶不容於春秋而況包人民驅牛馬哉桓公侵蔡不書所侵之地者侵之無辭也楚子入陳鄉取一人謂之夏州春秋略而不書以謂驅民之非正也嗚呼春秋之際非獨諸侯之相侵也晉侯取汶陽之田而陽樊之人不服愚又知春秋之不忍書乎此也謹對

魯猶三望

僖三十一年

宣三年

成七年

對先儒論書猶之義者可以已也愚以為不然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辭也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也曰



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辭也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不郊猶三望是也夫子傷周道之衰禮樂文章之壞而莫或救之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爲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者閏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不郊猶三望者傷其不郊而幸其猶三望也夫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親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行郊祀之禮而備言之焉耳春秋之書三望者皆爲不郊而書也或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或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或麋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麋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猶三望穀梁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且夫魯雖不郊而猶有三望者存焉此夫子之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若曰可以已則是周之遺典絕矣或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何存焉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不譏夫子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而譏魯郊

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于經而夫子何譏焉故曰猶三望者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范甯以三望爲海岱淮公羊以爲泰山河海而杜預之說最備曰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皆因郊而望祭之此說宜可用謹對

魯作丘甲 成元年

對先王之爲天下也不求民以其所不爲不強民以其所不能故其民優游而樂易周之盛時其所以賦取於民者莫不有法故民不告勞而上不闕用及其衰也諸侯恣行其所以賦取於民者唯其所欲而刑罰隨之故其民至於窮而無告夫民之爲農而責之以工也是猶居山者而責之以舟楫也魯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譏焉穀梁傳曰古者農工各有職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而杜預以爲古者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魯使丘出之也夫四丘而後爲甸魯雖重祿安至於四倍而取之哉哀公



用田賦曰二吾猶不足而夫子譏其殘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者也且夫變古易常者春秋之所譏也故書作三軍舍中軍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者皆所以譏政令之所由變也而穀梁杜氏之說如此之相戾安得不辨其失而歸之正哉故愚曰穀梁之說是謹對

雩月何以爲正

經之書雩者二十一年傳之發例者有三其略見於僖十一年成七年其詳則見於定元年

對雩者先王所以存夫愛民之心而已也天之應乎人君者以其德不以其言也人君修其德使之無愧乎其中而又何禱也雖然當歲之旱也聖王不忍安坐而視民之無告故爲之雩雩者先王之所以存夫愛人之心而已也爲傳者不達乎此而爲是非紛紛之論亦可笑矣穀梁傳曰月雩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月雩之爲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請也古之人重請以爲非讓也嗚呼爲民之父母安視其急而曰毛澤未盡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庫藏

人力未竭以行其區區之讓哉愚以爲凡書雩者記旱也一月之旱故雩書月一時之旱故雩書時書雩之例時月而不日唯昭公之末年八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而昭公之雩非旱雩也公羊以爲又雩者聚衆以逐李氏然則旱雩之例亦可見矣傳例曰凡災異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加日又雩記旱也旱記災也故愚以此爲例謹對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七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八

論語解二章

君使臣以禮八節

東坡先生

君以利使臣則其臣皆小人也幸而得其人亦不過健於才而薄於德者也君以禮使臣則其臣皆君子也不幸而非其人猶不失廉恥之士也其臣皆君子則事治而民安士有廉恥則臨難不失其守小人反是故先王謹於禮禮以欽為主宜若近於弱然而服暴者莫若禮也禮以文為飾宜若近於偽然而得情者莫若禮也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不有爵祿刑罰也乎何為其專以禮使臣也以爵祿而至者貪利之人也利盡則逝矣以刑罰而用之者畏威之人也威之所不及則解矣故莫若以禮禮者君臣之大義也無時而已也漢高祖以神武取天下其得人可謂至矣然忿慢而侮人洗足箕踞溺冠踰項可謂無禮矣故陳平論其臣皆嗜



利無恥者以是進取可也至於守成則殆矣高帝晚節不用叔孫通陸賈其禍豈可勝言哉呂后之世平勃皆約而王諸呂幾危劉氏以廉恥不足故也武帝踞廁而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黯青雖富貴不改奴僕之姿而黯社稷臣也武帝能禮之而不能

用可以太息矣

觀過斯知仁矣

里仁

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自孔安國以下解者未有得其本指者也禮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聞之於師曰此論語之義疏也請得以論其詳人之難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險浮雲不足以比其變楊雄有言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夫苟見其作而不見其輟雖盜跖為伯夷可也然古有名知人者其效如影響其信如著龜此何道也故彼其觀人也亦多術矣委之以利以觀其節棄之以粹以觀其量伺之以獨以觀其守懼之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庫藏

以敵以觀其氣故晉文公以壺飧得趙衰郭林宗以破甕得孟敏是豈一道也哉夫與仁同功而謂之仁則公孫之布被與子路之緼袍何異陳仲子之糟李與顏淵之簞瓢何辨何則功者人所趨也過者人所避也審其趨避而真偽見矣古人有言曰鉅鹿違命也推其仁可以託國斯其為觀過知仁也歟

論語拾遺二十章

并序

賴濱先生

予少時為論語略解子瞻謫居黃州為論語說盡取以往今見於其書者十二三也大觀丁亥閑居潁川為孫籀簡筠講論語子瞻之說意有所未安時為籀等言之凡二十有七章謂之論語拾遺恨不得質之子瞻也

巧言今色鮮矣仁

學而

巧言今色世之所說也剛毅木訥世之所惡也惡之斯以為不仁矣仁者直道而行無求於人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而何巧言今色之有彼為是皆將以濟其不仁耳故曰巧言



令色鮮矣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

告諸往而知來者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夫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亦可謂賢矣然貧而樂雖欲諂不可得也富而好禮雖欲驕亦不可得也子貢聞之而悟曰士之至於此者抑其切磋琢磨之功至也歟孔子善之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舉其成功而告之而知其所從來者所謂聞一以知二也歟

思無邪為政

易曰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詩曰思無邪孔子取之二者非異也惟無思然後思無邪有思則邪矣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不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為此所謂無思無為而思之正也若夫以物役思皆

其邪矣如使寂然不動與木石為偶而以為無思無為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也哉故曰思無邪思馬斯徂苟思馬而馬應則凡思之所及無不應也此所以為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

志學至于縱心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致力於思徒思而無益是以知思之不如學也故十有五而志于學則所由適道者順矣由是以適道知道而未能安則不能行不能行則未可與立惟能安能行乃可與立故三十而立可與立矣遇變而感則雖立而不固故四十而不惑則可與權矣物莫能惑人不能遷則行止與天同吾不違天而天亦莫吾違也故五十而知天命人之至於此也其所以施於物而行於人者至矣然猶未也心之所安耳目接於物而有不順焉以心御之而後順則其應必疑故六十而耳順耳目所遇不思而順矣然猶有心存焉以心御心乃能中法惟無心然後縱心而不踰矩故七十而縱心所欲不踰矩



信如輓輓

我與物爲二君子之欲交於物也非信無自入矣譬如車輪輿既具牛馬既設然而判然二物也夫將何以行之惟爲之輓輓以交之而後輪輿得藉於牛馬也輓輓輓輓持輓者也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輓其何以行之哉車與馬得輓輓而交我與物得信而交金石之堅天地之遠苟有誠信無所不通吾然後知信之爲輓輓也

處約處樂

里仁

不仁而久約則怨而思亂久樂則驕而忘患故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然則何所處之而可曰仁人在上則不仁者約而不怨樂而不驕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與豎刁易牙俱事桓公終仲之世二子皆不敢動而況管仲之上哉

無惡也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仁者無所不愛人之至於無所不愛也其蔽盡矣有蔽者必有所愛有所不愛無蔽者無不愛矣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以其無蔽也夫然猶有惡也無所不愛則無所惡矣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其於不仁也亦哀之而已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性之必仁如水之必清火之必明然方土之未去也水必有泥方薪之未盡也火必有煙土去則水無不清薪盡則火無不明矣人而至於不仁則物有以害之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非不違仁也外物之害既盡性一而不雜未嘗不仁也若顏子者性亦治矣然而土未盡去薪未盡化力有所未逮也是以能三月不違仁矣而未能遂以終身也其餘則土盛而薪強水火不能勝是以日月至焉而已矣故顏子之心仁人之心也不幸而死學未及究其功不見於世孔子以其心許之矣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仁人之功也



孔子以其功許之矣然而三歸反坫其心猶累於物此孔顏之所不爲也使顏子而無死切而磋之琢而磨之將造次顛沛於是荷三月不違而止哉如管仲生不由禮死而五公子之禍起齊遂大亂君子之爲仁將取其心乎將取其功乎二者不可得兼使天相人以顏子之心收管仲之功庶幾無後患也夫

朝聞道夕死可矣

孔氏之門人其聞道者亦寡耳顏子曾子孔門之知道者也故孔子歎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苟未聞道雖多學而識之至於生死之際未有不失也苟一日聞道雖死可以不亂矣死而不亂而後可謂學矣

無所取材 公治長

孔子歷試而不用慨然而歎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數此非孔子之誠言蓋其一時之歎云爾子路聞之而喜子路曰宜誠欲入海者邪亦喜孔子之知其勇耳子曰由也好勇

過我無所取材蓋曰無所取材以爲是桴也亦戲之云爾雖聖人其與人言亦未免有戲也

未知焉得仁

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孔子以忠許之而不與其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孔子以清許之而不與其仁此二人者皆春秋之賢大夫也而孔子不以仁與之孔子之以仁與人也固難殫之三仁孤竹君之二子至於近世惟齊管仲然後以仁許之如今尹子文陳文子雖賢未可以列於仁人之目故冉有子路之政事公西華之應對與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一也臧文仲魯之君子也其言行載於魯而孔子少之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智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智也捨是六者其餘皆仁且智也歟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君子而不仁則臧文仲之類歟



子見南子雍也

孔子居魯陽貨欲見而不往陽貨時其亡也而饋之豚孔子亦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與孔子三言孔子答之無違孔子豈順陽貨者哉不與之較耳孟子曰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大先之而必答禮之而必報孔子亦有不得已矣孔子之見南子如見陽貨必有不得已焉子路疑之而孔子不辨也故曰子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以爲世莫吾知而自信於天云爾

泰伯至德泰伯

泰伯以國授王季逃之荆蠻天下知王季文武之賢而不知泰伯之德所以成之者遠矣故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子瞻曰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有讓國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作彼宋宣魯隱皆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皆被其禍予以爲不然人患不誠誠無爭心苟非豺狼孰不順之魯之禍始於攝而宋之禍

成於好戰皆非讓之過也漢東海王彊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兄弟終身無間言焉豈亦斷髮文身子貢曰泰伯端委以治吳仲雍繼之斷髮文身孰謂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者太史公以意言之爾

三年學不至於穀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穀善也善之成而可用如苗之實而可食也盡其心力於學三年而不見其成功者世無有也

亂臣十人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婦人者太姒也然則武王蓋臣其母乎古者婦人既嫁從大夫死從子故春秋書魯僖公之母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祔太姒雖母以九人故謂之臣焉可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憲問



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鄭公孫夏無足言者蓋非所問也  
楚令尹子西相昭王楚以復國而孔子非之何也昭王欲用孔  
子子西知孔子之賢而疑其不利楚國使聖人之功不見於世  
所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疾其知  
我而疑我爾

貧而無怨難

有道者不知貧富之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一也然而飢寒切  
於身而心不動非忘身者不能故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請討陳恒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  
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  
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也孔子為魯大夫鄰國有弑君之禍而恬不以為言則是計之  
也公三桓之不足與有立也孔子既知之矣知而猶告以為

雖無益於今日而君臣之義猶有備於後世也子瞻曰哀公患  
三桓之偏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以越伐魯豈若從孔子而伐  
齊既克田氏則魯公室自張三桓將不治而自服此孔子之志  
也予以為不然古之君子將有立於世必先擇其君齊桓雖中  
主然其所以任管仲者世無有也然後九合之功可得而成今  
哀公之妄非可以望桓公也使孔子誠克田氏而返將誰與保  
其功然則孔子之憂顧在克齊之後此則孔子之所不為也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古之教人必以學學必教之以道道有上下其形而上者道也  
其形而下者器也君子上達知其道也小人下達得其器也上  
達者不私於我不役於物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下達者知義  
之不可犯禮之不可過故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如使人而不  
知道雖至於君子有不仁者矣小人則無所不至也故曰君子  
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明日遂行

衛靈公

孔子以禮樂游於諸侯世知其篤於學而已不知其他也犂彌謂齊景公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曾侯必得志焉衛靈公之所以待孔子者始亦至矣然其所以知之者猶犂彌也久而厭之將傲之以其所不知蓋問陳焉孔子知其決不用也故明日而行使誠用之雖及軍旅之事可也

好行小慧

群居終日言不及義此里巷之鄙夫直情而恣行者也而孔子何難焉蓋知不義之可惡而欲以小慧徼譽於世世必以是取之此孔子之所難也

人能弘道

道之大充塞天地瞻足萬物誠得其人而用之無所不至也苟非其人道雖存七尺之軀有不能充矣而況其餘乎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六言六蔽

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孝悌忠信汎愛而親仁皆其質也有其質矣而無學以文之皆未免於有過也故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此六者皆美質也而無學以文之則其病至此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質如孔子而不知學皆六蔽之所害蓋無足怪也

女爲周南召南

人生於欲不知道者未有不爲欲所蔽也故曰人之少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始學者未可以語道也故古之教者必始於周南召南周南召南知欲之不可已也而道之以禮以禮濟欲夫是以樂而不淫始學者安焉由是免於蔽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面也歟言欲



之蔽也

予欲無言

古之傳道者必以言達者得意而忘言則言可尚也小人以言害意因言以失道則言可畏也故曰予欲無言聖人之教人亦多術矣行止語默無非教者子貢習於聽言而未知其餘也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豈無以感而通之乎

孔子行微子

衛靈公以南子自汙孔子去魯從之不疑季相子以女樂之故三日不朝孔子去之如避寇讎子瞻曰衛靈公未受命者故可季相子受命者故不可予以爲不然孔子之世諸侯之過如衛靈公者多矣而可盡去乎齊人以女樂間孔子魯君大夫既食其饋矣使孔子安而不去則坐待其禍無可爲矣非衛南子之比也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庫藏

切問而近思子張

君子無所不學然而不可勝志也志必有所一而後可志無所一雖博猶雜學也故曰博學而篤志將有問也必切其極退而思之必自其近者始不然疑而不信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自夫婦之所能而思之可以知聖人之所不能也故曰切問而近思君子爲此二者雖不爲仁而仁可得也故曰仁在其中矣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八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文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九

孟子解一章

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

盡心上

東坡先生

使民爲農民曰是食我之道也使民爲兵民曰是衛我之道也使民爲城郭溝池民曰是域我之道也雖勞而不怨也曰盤庚之民何以怨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蓋終於不怨也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可謂勞矣然民豈不思之曰上之人果誰爲也哉若夫田獵之娛宴好之奉上之人所自爲爲之者君子蓋不以勞民也古者水衡少府天子之私藏大司農錢不以給共養勞費共養勞費一出少府爲是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勞而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以佚道使民可也以生道殺民君子蓋難言之易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季康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夫殺無道就有道先王之所不免也孔子諱之然



則殺者君子之所難言也

孟子解二十三章

顧濱先生

何必曰利 梁惠王上

梁惠王問利國於孟子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先王之所以爲其國未有非利也孟子則有爲言之耳曰是不然聖人躬行仁義而利存非爲利也惟不爲利故利存小人以爲不求則弗獲也故求利而民爭民爭則反以失之荀卿子曰君子兩得之者也小人兩失之者也此之謂也

文王之囿 梁惠王下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周雖大國未有以七十里爲囿而不害於民者也意者山林藪澤與民共之而以囿名焉是芻蕘雉兔者無不獲往不然七十里之囿文王之所不爲也

宮內廳書

校部

樂天畏天

圖書寮文庫藏

孟子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小大之相形貴賤之相臨其命無不出於天者畏天者知其不可違不得已而從之樂天者非有所畏非不得已中心誠樂而爲之也堯禪舜舜禪禹湯事葛文王事昆夷皆樂天也

畜君何尤

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君有逸德而能止之是謂畜君以臣畜君君之所尤也然其心則無罪非好其君不能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浩然之氣 公孫丑上

孟子學於子思子思言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言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子思言至誠無敵於天下而子孟子言不動心與浩然之氣凡孟子之說皆所以貫通於子思



而已故不動心與浩然之氣誠之異名也誠之爲言心之所謂誠然也心以爲誠然則其行之也安是故心不動而其氣浩然無屈於天下此子思孟子之所以爲師弟子也子思舉其端而言之故曰誠孟子從其終而言之故謂之浩然之氣一章而三說具焉其一論養心以致浩然之氣其次論心之所以不動其三論君子之所以達於義達於義所以不動心也不動心所以致浩然之氣也三者相須而不可廢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是何氣也天下之人莫不有氣氣者心之發而已行道之人一朝之忿而鬪焉以亡其身是亦氣也方其鬪也不知其身之爲小也不知天地之大禍福之可畏也然而其氣之不養者也不養之氣橫行於中則無所不爲而不自知於是有進而爲勇有退而爲怯其進而爲勇也非吾欲勇也不養之氣盛而莫禁也其退而爲怯也非吾欲怯也不養之氣衰而不敢也孔子曰人之少

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一人之身而氣三變之故孟子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夫志意既修志盛奪氣則氣無能爲而惟志之從志意不修氣盛奪志則志無能爲而惟氣之聽故氣易致也而難在於養心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而告子先我不動心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何謂也告子以爲有人於此不得之於其言勿復求其有此心不得之於其心勿復求其有此氣夫言之不然而心則然者有矣未有心不然而氣則然者也故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由是言之氣者心之使也心所欲爲則其氣勃然而應之心所不欲而強爲之則其氣索然而不應人必先有是心也而後有是氣故君子養其義心以致其氣使氣與心相狎而不相難然後臨事而其氣不屈故曰志至焉氣次焉志之所至而氣從之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庫藏

之謂也昔之君子以其眇然之身而臨天下言未發而衆先諭功未見而志先信力不及而勢與之者以有是氣而已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養志以致氣盛氣以充體體充而物莫敢逆然後其氣塞于天地雖然心之所以不動者何也博學而識之強力而行之卒然而遇之有自失焉故心必有所守而後能不動心之所守不可多也多學而兼守之事至而有不應也是以落其枝葉損之又損以至於不可損也而後能應故孔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北宮黝之養勇也曰吾無辱於爾也孟施舍之養勇也曰吾無懼於爾也無辱勇矣而未見所以必勇也無懼而後能必勇故曰北宮黝之守氣不如孟施舍之守約北宮黝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曾子之所以自守者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夫縮入也入受也自反而心受之以爲可爲者無憾於吾心也則吾心囂然爲之

而吾氣勃然應之矣孟子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夫餒不充之謂也有行於此而義不受則心不慊心不慊則氣不能充體氣不能充體謂之餒矣故心不能不動也而有待於義君子之所由達於義者何也勉強而行之則勞苦而失其真放而不求則終身而不獲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夫君子之於道朝夕從事於其閒待其自直而勿強正也中心勿忘待其自生而勿助長也而後獲其真強之而求其正助之而望其長是非誠正而誠長也迫於外也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待其至而不強是學道之要也

我知言

孟子曰我知言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何謂也曰是諸子之病也孟子之於諸子非辯過之知其病而已病於寒者得火而喜以爲萬物莫火若也病



於熱者得水而喜以爲萬物莫水若也一惑於水火以爲不可失矣誠得其病未有不覺而自泣也彼其爲是險詖之辭者必有以蔽之而不能自達也爲是淫放之辭者必有以陷之而不能自出也爲是邪僻之辭者必有以附之而不能自解也苟能知之發其蔽平其陷解其離未有不**服者**也**不服**則遁遁必有**所窮**要之於所窮而執之此孟子之所以服諸子也

仁者如射

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反求諸己夫射之中否在的而所以中否在我善射者治其在我正立而審操之的雖在左右上下無不中者矣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居於人上而一爲非禮則害之及於物者衆矣誠必由禮雖不爲仁而仁不可勝用矣此仁者如射也謂也

莫不善於貢

滕文公上

龍子曰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故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夏后氏之法也而其不善如此何也曰何特貢也作法者必始於粗終於精篆之不若隸也簡策之不若紙也車之不若騎也席之不若牀也俎豆之不若槃盂也諸侯之不若郡縣也皮刑之不若徒流杖笞也古之不爲此非不智也勢未及也寢於泥塗者寘之於陸而安矣自陸而後有藁結自藁結而後有莞簞捨其不安而獲其所安足矣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爲善矣及其既貢而後知貢之未善也法非聖人之所爲世之所安也聖人者善因世而已今世之所安聖人何易焉此夏之所以貢也

陳仲子之廉

滕文公上

陳仲子處於陵齊人以其爲廉孟子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



所築歟抑亦盜跖之所築歟所食之粟伯夷之所種歟抑亦盜跖之所種歟人安能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若是則孟子之責人也已難曰否居於於陵而食其食非孟子之所謂不可而仲子之所謂不可也仲子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天下無伯夷仲子之義為不居且不食也天下不可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然則非其居於於陵食於辟廬之果汙也而不食於母避兄之室之不可繼也故曰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能充其類也乎君子之行為可充也為可繼也然後行有類若仲子將何以繼之故曰禦人於國門之外而餽以道則不受以不義取之於民而餽以道則受於孔子以不義取之於民者猶禦也其受於孔子何也曰以其非禦也非禦而謂之禦充類至義之盡也君子充其類而極其義則仲子之兄猶盜也仲子猶盜也則天下之人皆猶盜也以天下之人皆猶盜而無

所答則誰與立乎天下故君子不受於盜而猶盜者有所不問而後可以立於世若仲子者明而後充其操也孔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蓋謂是也

君子欲自得離婁下

學者皆學聖人學聖人者不如學道聖人之所是而吾是之其所非而吾非之是以貌從聖人也以貌從聖人名近而實非有不察焉故不如學道之必信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是以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性故之辨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所謂天下之言性者不知性者也不知性而言性是以言其故而已故非性也無所待之謂性有所因之謂故物起於外而性作以應之此豈所謂性哉性之所有事也性之所有事之謂故方其無事也無可而無不



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

巧力之辨萬章下

可及其有事未有不就利而避害者也知就利而避害則性滅而故盛矣故曰故者以利爲本夫人之方無事也物未有以入之有性而無物故可以謂之人之性及其有事則物入之矣或利而誘之或害而止之而人失其性矣譬如水方其無事也物未有以參之有水而無物故可以謂之水之性及其有事則物之所參也或傾而下之或激而升之而水失其性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水行於無事則平性行於無事則靜方其靜也非天下之至明無以窺之及其既動而見於外則天下之人能知之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吾將何以推之惟其有事於運行是以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此性故深淺之辨

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者也金聲也者始調理也玉振之也者終調理也始調理者智之事也終調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以巧諭智以力諭聖何也巧之所能有或不能力之所嘗至無不至也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行人之一方也而以終身焉故有不可得而充至於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仕而仕可以處而處然後終身行之而不匱故曰由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是可常也其中非爾力也是巧也是不可常也巧亦能爲一中矣然而時亦不中是不如力之必至也

性善之說

孟子嘗知性矣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知故之非性則孟子嘗知性矣然猶以故爲性何也孟子道性善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



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信有是四端矣然而有惻隱之心而已乎蓋亦有忍人之心矣有羞惡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無恥之心矣有辭讓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爭奪之心矣有是非之心而已乎蓋亦有蔽惑之心矣忍人之心不仁之端也無恥之心不義之端也爭奪之心不禮之端也蔽惑之心不智之端也是八者未知其孰為主也均出於性而已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今孟子則別之曰此四者性也彼四者非性也以告於人而欲其信之難矣夫性之於人也可得而知之不可得而言也遇物而後形應物而後動方其無物也性也及其有物則物之報也惟其與物相遇而物不能奪則行其所安而廢其所不安則謂之善與物相遇而物奪之則置其所可而從其所不可則謂之惡皆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譬如水火能下者水也能上者亦水也能熟物者火也能焚物者亦火也天下者水也能上者亦水也能熟物者火也能焚物者亦火也而人以好其能下而惡其能上利其能熟而害其能焚也而以

能下能熟者謂之水火能上能焚者為非水火也可乎夫是四者非水火也水火之所有事也奈何或以為是或以為非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雖堯桀而均有是性是謂相近及其與物相遇而堯以為善桀以為惡是謂相遠習者性之所有事也自是而後相遠則善惡果非性也孔子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故有性善有性不善以堯為父而有丹朱以瞽叟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安在其為性相近也曰此非性也故也天下之水未有不可飲者也然而或以為清冷之淵或以為塗泥今將指塗泥而告人曰雖是亦有可飲之實信矣今將指塗泥而告人曰吾將飲之可乎此上智下愚之不可移也非性也故也

不為苟去

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曰不朝孔子行孟子曰孔子從而祭膳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二者非相反也孔子之去魯為



女樂之故也去於膳肉之不至為者也於其君之有大惡也孔子有不忍行焉於其君之無罪也孔子有不安行焉曰上以求免吾君下以免我是以去於膳肉之不至曰是可以辭於天下也故曰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惡乎執

孟子曰君子不亮於乎執必信之謂亮孔子曰君子貞而不亮要止於貞而不必信而後無所執否則執一而廢百矣

事天立命 盡心上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天者莫之使而自然者也命者莫之致而自至者也天畀我以是心而不能存付我以是性而不能養是天之所以授我者有所不事也壽則為之夭則廢之夭壽非人所為也而命實力焉是命有所未立也修身於此知夭壽之無可為也而命

立於彼矣

順受其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何謂也天之所以受我者盡於是矣君子修其在我以全其在天人與天不相害焉而得之是故謂之正忠信孝弟所以為順也人道盡矣而有不幸以至於大故而後得為命嚴牆之下是必壓之道也桎梏之中是必困之道也必壓必困而我蹈之以受其禍是豈命哉吾所處者然也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

人之為不善也皆有愧恥不安之心小人惟奮而行之君子惟從而已之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

竊負而逃

孟子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叟殺人皋陶則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於海濱吾以為此野人之言非君子之論也舜之事親承承受父不格姦何姪殺人而負之以逃哉且天子之親有罪議之



孰謂天子之父殺人而不免於死哉

形色天性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踐形形色者所強於外也中雖無有而猶知強之孟子以是爲天性也

其進銳者其退速

有人於此其進之銳也則天下以爲不速退矣是不然勉強而力行之則其進也必銳不勝而怠厭之則其退也必速曷不取而覆觀之於其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其所厚者薄無不薄也故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烏可哉亡親戚君臣上下而可是所謂不可已而已者也能居於於陵食於辟廬而不顧而不能以不義不受齊國是所謂進銳而退速者也

不仁而得天下 盡心下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庫藏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孟子之爲是言也則未見司馬懿楊堅也不仁而得天下也何損於仁仁而不得於天下也何益於不仁得國之與得天下也何以爲異君子之所恃以勝不仁者上不愧乎天下不愧乎人而得失非吾之所知也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

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無欲害人之心與無穿窬之心人皆有之然苟將充之則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猶未免乎穿窬也此所謂造端乎夫婦而其至也察乎天地也歟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九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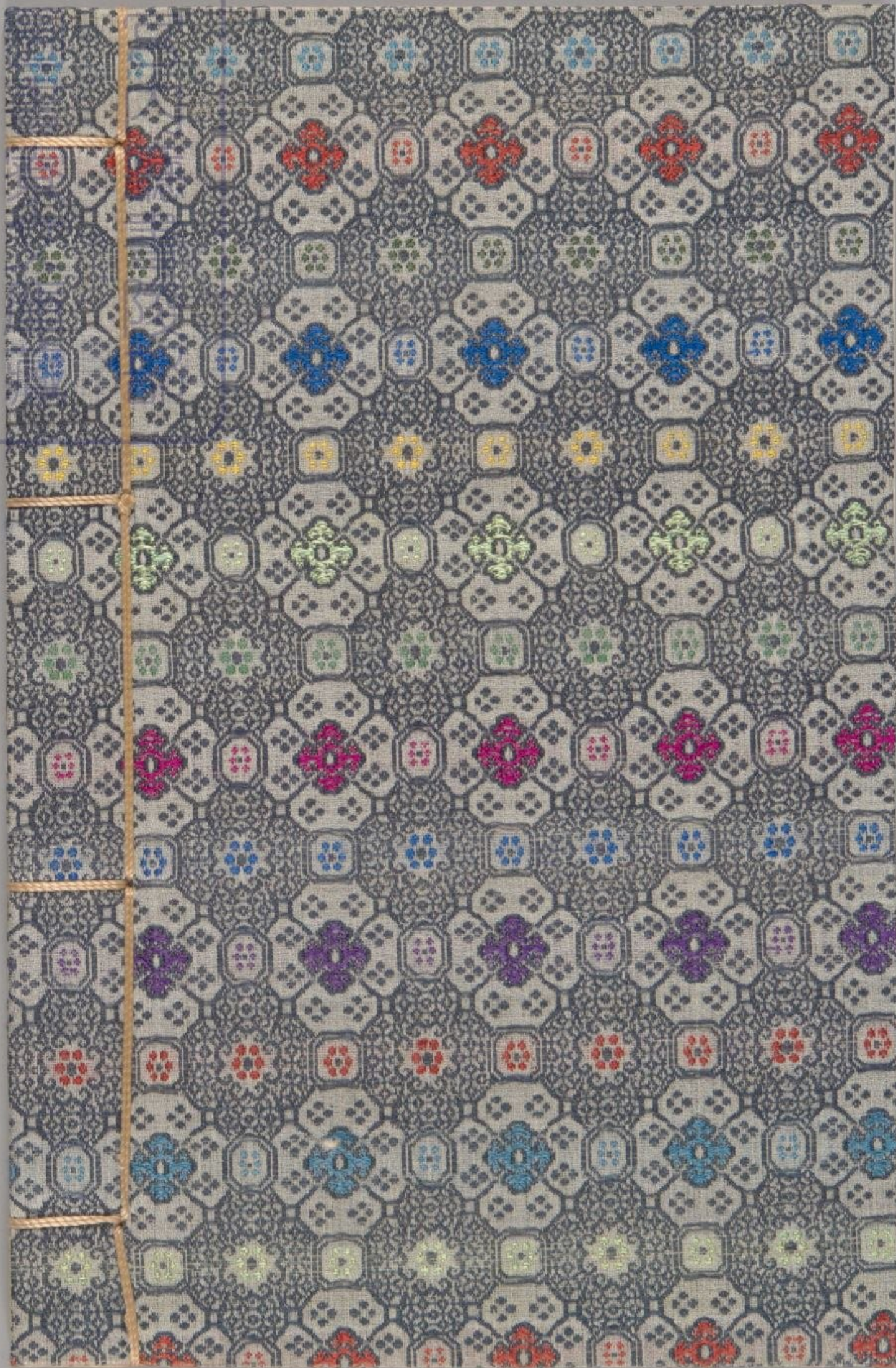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宋板三蘇文粹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

太玄論

太玄論上

老泉先生

蘇子曰言無有善惡也苟有得乎吾心而言也則其辭不索而獲夫子之於易吾見其思焉而得之者也於春秋吾見其感焉而得之者也於論語吾見其觸焉而得之者也思焉而得故其言深感焉而得故其言切觸焉而得故其言易聖人之言得之天而不以人參焉故夫後之學者可以天遇而不可以人得也方其為書也猶其為言也方其為言也猶其為心也書有以加乎其言言有以加乎其心聖人以為自欺後之不得乎其心而為言不得乎其言而為書吾於揚雄見之矣疑而問問而辯問辯之道也揚雄之法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聞於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耳太玄者雄之所以自附於夫子而無得於心者也使雄有得於心吾知太玄之不作



何則瘍醫之不為疾醫樂其有得於瘍也疾醫之不能為而喪其所以為瘍此瘍醫之所懼也若夫妄人礪鍼磨砭乃欲為俞附扁鵲之事彼誠無得於心而侈於外也使雄有孟軻之書而肯以為太玄邪惟其所得之不足樂故大為之名以僥倖於聖人而已且夫易之所為作者雄不知也以為數邪以為道邪惟其為道也故六十卦而無加六十四卦而無損及其以為數而後有六日七分之說生焉聖人之意曰六十四卦者易也六日七分者吾以為歷也在歷以數勝在易以道勝然則易之所為作其亦可知矣蓋自漢以來六經始有異論夫聖人之言無所不通而其用意固有所在也惟其求而不可得於是乃始雜取天下奇怪可喜之說而納諸其中而天下之工乎曲學小數者亦欲自附於六經以求信於天下然而君子不取也太玄者雄所以擬易也觀其始於一而終於八十一是四乘之極而不可加也從三方之筭而九之并夜於晝為二百四十有三日三分

其方而一以為三州三分其州而一以為三部二分其部而一以為三家此猶六十之不可加而六十四之不可損也雄以為未也從而加之曰躋又曰羸曰吾以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者也曰躋也曰羸也是何為者或曰以象四分之一在羸而不在躋躋者斗之二十六也或曰以象閏閏之積也起於難之七而於此加焉是強為之辭也且其言曰譬諸人增則贅而割則虧今也重不足於歷而輕以其書加焉是不為太玄也為太初歷也聖人之所略揚雄之所詳聖人之所重揚雄之所忽是其為道不足取也道之不足取也吾乃今求其數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者固雄意也贊之七百三十有一是日之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二也後之學者曰吾不知夫二十八宿之次與夫日行之度也而於太玄焉求之則吾懼夫積日之無以處也歷者天下之至微要之千載而可行者也四分而加一是四歲而加一日也率四歲而加之千載



之後吾恐大冬之爲大夏也且夫四分其日而贊得二焉故贊者可以爲偶而不可以爲奇其勢然也雄之所欲加者四分之三而所加者四是其爲數不足考也君子之爲書猶工人之作器也見其形以知其用有鼎而加柄焉是無問其工之材不材與其金之良苦而其不可以爲鼎者固已明矣況乎加蹻與羸而不合乎二十八宿之度是柄而不任操吾無取也已

太玄論中

四分日之一或曰一百分日之二十五在四以爲一在百以爲二十五惟其所在而加之豈有常數哉六日七分者以八十言者也苟有以適於用吾斯從而加之矣坎離震兌各守其方而六十卦之爻分散於三百六十日聖人不以五日分之日之一者害其爲易而以七分者加焉此非有所法乎日月星辰之度天地五行之數也以爲上之不可以八而下之不可以六故以七分者加之使夫易者亦不爲無用於歷而已矣夫八十分與

夫七分者皆非其所以爲易也上下而爲卦九六而爲爻此其所以爲易也聖人不於其所以爲勸加之故加焉而不害其爲易若夫四位而爲首九行而爲贊此正其所以爲太玄者也而雄於此加焉故吾不知其爲太玄也始於中之一而訖於養之九闕焉而未見者四分日之三而已矣以一百八分而爲日以一分而加之一首之外盡八十一首而四分日之三者可以見矣觀周之一知晝夜之不在乎奇偶而在其所承觀中之九知休咎之不在乎晝夜而在其所處故積其分至於養之九而可以無患蓋易之本六日以爲卦太玄之初四日有半以爲首而皆以四百八十七分求合乎二十八宿之度加分而其數定去蹻羸而其道勝吾無憾焉耳

太玄論下

太玄之策三十有六虛三而三十有三用焉曰其說出於易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雄之所以爲虛三之說也



夫大衍之數是數之宗而萬物之所取用也。今天著亦用者之一而已矣。或用其千萬或用其一二唯其所用而著也用其四十有九焉。五者生之終也。十者成之極也。生之終成之極則天下又何以過之。故曰五十五十者五十有五云也。非四十有九而益一云也。天下之數於是宗焉。則玄無乃亦將取之。且夫四十有九者豈有佗哉。極其所當用之數而取之於大衍。吾將以老陽之九而明之。則夫七八六者可以從而見焉。今夫一爻而三變一變而掛一。是三用也。四四揲之歸奇於扚。是十用也。既扚而數其餘。是三十有六用也。三與十與三十六而四十九之數成焉。增之則贏損之則虧。四十有九足以成爻而未始有虛一之道。吾不知先儒何從而得之也。聖人之所為當然而然耳。區區於天地五行之數而牽合於其間者。亦見其勞而無取矣。聖人觀乎三才之體而取諸其象。故八卦皆以三畫及其欲推之於六十四也。則從而六之。吾又不知先儒之何以配乎六也。

聖人之意直曰非六無以變。非六無以變。是非四十九無以揲也。太玄之筭極於三。以三而計之。掛其一。再扚其五。而數其餘之二十七。是亦三十三之數。不可以有加也。今其說曰三六又曰二九。又曰倍天之數。又曰地虛三。以扮天三。皆求易之過也。夫卜筮者聖人所以探吉凶之自然。故為是不可逆知之數。而寓諸其無心之物。故雖折草毀瓦而皆有以前禍福之兆。聖人懼無以自神其心。而交於冥莫恍惚之間也。故擇時日登龜取著而廟藏焉。聖人之視著龜也。若或依之以自神其心。而非著龜之能靈也。況乎區區牽合於天地五行之數。其說固已迂矣。卜筮者為不可逆知者也。且筮用三經皆奇。夕筮用三緯。日中夜中用二經一緯皆奇。偶雜則是吉凶之純駁不在其逢而在其時。使夫旦筮者不為大休則為大咎。而日中夜中與夫夕筮者大休大咎終不可得而遇也。中之九曰顛。靈氣形反當晝而凶。蓋有之矣。占從其詞不從其數。其誰曰不可。吾欲去其躋與其



羸加其首之一分損其著之三策不從其數之可以逆知而從其詞之不可以前定庶乎其無罪也

太玄揔例并引

吾既作太玄論或者讀揚子之書未知其詳而以意詰吾說病辭之不給也為作此例凡雄之法與夫先儒之論其可取者皆在有未盡傳之己意曰姑觀是焉蓋雄者好奇而務深故辭多夸大而可觀者鮮始之以十八策中之以三十六終之以七十二積之以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張而不已誰不能然蓋揔例之外無觀焉

四位

九贊

八十一首 揲法

占法

推玄筭

求表之贊 曆法

四位

玄首之數在乎方州部家推玄筭初揲而得之為家逆而次之極於方凡所以謂之方州部家者義不在乎其數也取天下有

宮內廳書陸部

圖書寮文庫藏

別之名而加之耳夫六下之大所以略別之者謂之方方之中分之稍詳者謂之州舉一類而為之所者謂之部舉一人而為之別者謂之家蓋方者別之大而加者其小別者也故玄家一而轉而有八十一家部三三而轉而有七十七部州九九而轉而有九州方二十七而轉而有三方四者旋相為配而無所不遇故有八十一首

九贊

方州部家之於玄一首而加一筭故四位皆及於三而其筭止於八十一率一筭而九贊系之贊者所以為首之日而筭者所以為首之家也故二者並行而其用各異非如易之六畫有以應乎六爻之詞也玄之大體以二贊而當一日贊之音偶或以為畫或以為夜奇首之畫在乎贊之音偶首之畫在乎贊之偶率十有八贊而後九日備一首而九贊其勢然也故於九贊之間三三相附以當天之始中終地之下中上與人之思禍福三



郭謂中羨從更醉城流成也

八十一首

備玄論  
矣夫方

玄以太初曆作故  
節候星度皆據焉

三方

中一牛	二冬至	二賢一	二少一	二上一	二姤一	二差一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室		虛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大危 大寒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童	周	庚	干	美	童	童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小寒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女						



圖書寮文庫藏

[illegible]



二養	二難	二馴	二失	二成	二止	二窮	二勝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九勤	九勤	九勤	九勤	九勤	九勤	九勤	九勤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揲法

三十有六而策視焉天以三分終於六成故十八策別數是為  
 三六之相乘是為十八策天不施地不成因而倍之地則虛  
 以扮天故著之數三十有六而揲用三十二別一以挂于左

手之小指中分其餘以三數之并餘於扚再扚之後而三數其  
 餘七為一八為二九為三八扚而四位成雄之說曰一扚之後  
 而數其餘夫一挂一扚之多不過乎六既六而其餘二十七者  
 可以為九而不可以為八九況夫不至於六哉太玄雄作其揲  
 法宜不謬意者傳之失也王涯之說一扚之後而三三數之三  
 七之餘而一一數之及八以為二及九以為三不及八不及九  
 從三三之數而以三七為一是苟以牽合乎一扚之言而不知  
 夫八者須挂一扚三而後成而扚終不可以三也易之三揲也  
 每分輒挂而列乎三指之間玄之再扚也再扚不挂而歸於初  
 扚之指吾於其挂而後分也見焉易分而後挂故每分輒挂挂  
 必異處故列乎三指之間玄挂而後分故再扚不挂再扚不挂  
 故歸於初扚之指指者視其挂者也然則不再扚吾知雄之不  
 先挂也

占法



占有四曰星曰時曰數曰辭星者二十八宿與五行之從違也  
如中水牛北方宿時者所筮之時與所遇之首之從違也至冬  
則星從否則違時者所筮之時與所遇之首之從違也至冬  
後星是而反遇應以下之數者首替奇偶之從違也陽家三五  
首則星是而反遇應以下之數者首替奇偶之從違也陽家三五  
家因經緯二四六八分三表陽家北為陰家西為書緯一六  
玄因經緯二四六八分三表陽家北為陰家西為書緯一六  
在南五土九為緯取三經以六為緯一六在東四九金在西  
緯以三為夕筮六九一表是也今夫旦筮而遇二經一表緯  
是謂大休遇偶六九一表是也今夫旦筮而遇二經一表緯  
而遇偶六九一表是也今夫旦筮而遇二經一表緯  
違三從偶始中終則曰夕筮而遇二經一表緯  
中終各遇偶始中終則曰夕筮而遇二經一表緯  
者辭之從違也觀始中決從終

推玄筭

家一置一二置二三置三部一勿增二增三三增六州一勿增  
二增九三增十八方一勿增二增二十七三增五十四四位之  
積筭則是其首去中之策數也

求表之贊

置首去中策數准其所遇之首而置之如意減一而九之如應  
十一則減一為四十六以增贊一則其所求之贊而增之半之則得  
九乘四十得三百六十增贊一則其所求之贊而增之半之則得  
贊去冬至日數矣如應首九之得三百六十若求應一贊則得  
之一去冬至日數矣如應首九之得三百六十若求應一贊則得  
八十日有半也偶為所得日之夜奇為所明日之畫此非一為  
奇而二為偶者也半之法首日之夜增一則奇乃偶謂之偶若  
一為百八十日則法是法首日之夜增一則奇乃偶謂之偶若  
畫九之者為贊也九贊減一者為增贊也贊故減而後增其九半  
之者為日也二贊為求星從牽牛始除筭盡則其日也如應  
去冬至百八十筭有半即有半以二十八宿之度自牛以下除之  
盡百八十筭有半即有半以二十八宿之度自牛以下除之  
盡則其日也者星之度日之日也日行一度而斗振而進日違  
天而退復於北斗建異日自北而東東而南南而西而復於北  
書斗書而求星之法逆而曰不書速月行

歷法

十九歲為一章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三會八十一  
章千五百二十九歲為一統三統九會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



重廣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

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一章閏分盡一會月蝕盡一統朔分盡一元六甲盡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是為三元冠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蝕俱沒此雄之自述云爾夫盡者生於不齊者也不齊之積而至於齊是以有盡也斗與天而東日違天而西終日而成度盡度而成晷故不齊者非出於斗與日出於月也日舒而月速於是其晦朔弦望進退之不齊惟其不齊故要之於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而後四者皆盡又從而三之萬有三千八百五十一歲冬至朔旦復得甲子而十二辰盡也此五盡者歷之所以有法也今玄告曰玄日書斗書而月不書夫七百三十一贊二贊而為一日固其勢不得書月也苟月而不書則夫歷法之可見於玄者止於一晷而此五盡也雄之所強存而已是故列其一晷之法於前而存其五盡之數於後蓋不詳云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一

自此以後諸卷內凡號權書者皆老泉先生號志林者皆東坡先生號古史者皆穎濱先生凡此三者不復著先生之號其餘則各著之

帝王君論

堯論 古史

四岳薦鯀於堯堯知鯀之不可用而屈於四岳民被其害者九年後世疑之知其不可而用之不仁屈於四岳而不能信不知予嘗論之水之為害不可一日不治而人之知治水者雖聖賢有不能也是以堯舜皆不自治得禹而後濟方禹之未見也天下言治水者莫如鯀奔鯀而不試有不仁焉斯堯之所以用鯀也歟

堯不誅四凶說 附

東坡先生

史記本紀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以正自漢已來



儒者失之四族者若皆窮姦極惡則必見誅於堯之世不待舜而後誅明矣屈原有云鯀倖直以亡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者誠皆小人也則安能用之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此觀之則四族之誅皆非誅死亦不廢奔但遷之遠方為要荒之君耳如左氏之所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之世有大姦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為堯矣

舜論 古史

學者言堯舜之事有三妄焉太史公得其一不得其二莊子稱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莊子蓋寓言焉而後世信之太史公曰舜禹之間岳牧咸薦試之於佾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而許由何以稱焉孟子曰堯將舉舜妻以二女瞽叟不順不告而娶既而猶欲殺舜而分其室然舜終不以為怨余考之於書孟

身盡失之矣世豈有不能順其父母而能治天下者哉四岳之

薦舜曰烝烝乂不格姦姦之稱舜曰夔夔齊栗鼓鼗亦允若則舜之為庶人既已能順其親使不至於姦矣父母兄弟之際智力之所不施也有頑父嚚母傲弟而能和之以不失其親惟至仁能之此堯之所以用舜而不疑者也父子相賊姦之大也豈其既已用之而猶欲殺之哉孟子又言堯舜禹之終皆薦人於天堯崩舜避堯子於南河之南舜崩禹避舜子於陽城天下皆往歸之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禹崩益避禹子於箕山之陰朝觀獄訟者皆不之益而之啓故益不得為天子以書觀之此亦非君子之言也舜禹之攝格于祖考郊祀天地朝見諸侯巡守方岳行天子之事矣及其終而又辟之何哉使舜禹辟之天下歸之而其子不順將從天下而廢其子歟將奉其子而違天下歟此事之至逆由辟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於禹辟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為匹夫猶且恥之而謂益為之哉

堯舜

穎濱先生



堯之世洪水爲害以意言之堯之爲國當日夜不忘水耳今考之於書觀其爲政先後命羲和正四時務農事其所先也未乃命鯀以治水鯀九年無成功乃命四岳舉賢以遜位四岳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以爲然而用之君臣皆無一言及於水者舜既攝事黜鯀而用禹治水以平天下以安堯舜之治其緩急先後於此可見矣使五教不明父子不親兄弟相賊雖無水患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使五教既修父子相安兄弟相友水雖未除要必有能治之者昔孔子論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古之聖人其憂深慮遠如此世之君子凡有志於治皆曰富國而強兵患國之不富而侵奪細民患兵之不強而陵虐鄰國富強之利終不可得而謂堯舜孔子爲不切事精於乎殆哉

夏論 古史

聖人之於天下苟可以安民不求爲異也堯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後世以爲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之其子孫此以好異期聖人也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爲天下而湯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誠以爲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無事乎授之佗人而以爲異也而天下何獨疑禹哉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以予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聖人以是爲不可易故因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堯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舉天下而授之人此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爲之豈以爲異哉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爲異而震之則天下皆將喜其名而失其真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



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爲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爲不足受也使天下復有禹予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啓足爲天下故也啓爲天下而益爲之佐是益不失爲伊尹周公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魯人之法贖人者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賞夫子歎曰嗟夫使魯之不復贖人者賜也夫贖人而不以爲功此君子之異於衆人者而其弊乃至於不贖是故聖人不喜夫異以其有時而窮也閔子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援琴而歌戚戚而不樂子夏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取琴而鼓之其樂侃侃然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而夫子皆以爲賢由此觀之禹益之事傳者之過也

記有之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舜禹皆有所從受天下者其所從受矣邠者不可忘也故舜宗堯而置瞽叟此天下之大義也至禹不獨廢堯而且忘舜鯀雖得罪以父故得祭於郊從舜之義則禹爲忘其君從禹之義則舜爲忘其親二者皆聖人之所不爲也予聞之禮之所行義之所許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舜禹之有天下則先王之所未有也故堯雖非父而其德載於後世不可以不宗瞽雖其親而無功於人不可以私享二者皆義也至夏后氏郊鯀而宗禹此禹之子孫之禮也孰謂禹之不宗舜哉柳下惠稱有虞氏郊堯而宗舜先儒以爲此虞氏子孫之禮也以虞推禹則禹其有不宗舜乎雖然夏之子孫所以不宗舜者以有鯀也鯀雖得罪於舜而從事於水者九年非瞽叟之比也故卒爲夏郊而三代祀之三代猶以其功祀之而其子孫顧可以佗人廢之乎故夫虞夏之祀皆義之所予也

商論古史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蓋商之多賢君



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事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發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為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

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浸衰矣夫尊賢上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書稱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蓋伊尹耕於莘野既以處士從湯矣及其適夏非其私行也湯必與知之其君臣之心以為從湯也桀以濟斯世不若使伊尹事桀以止其亂雖使夏不亡商不興無憾也及其不可復輔於是捨而歸耳其後文王事紂亦身為之三公至將囚而殺之然後棄之而西蓋湯之於桀文王之於紂其不欲遽奪之者如此此其所以為湯文王而後世之所不及也



黃帝堯舜壽比百年享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言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受命中身其國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君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三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與無逸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無以大相過也至其享國長久如秦始皇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玄宗皆以臨御久遠循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於人者千萬也膳服之厚聲色之靡所以賊其躬者多矣朝夕於其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天死者勢也幸而壽考用物多而害民久殄己自聖輕蔑臣下至於失國宜矣古之賢君必志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傳說之詔高宗

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求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黷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於乎傳說其知此矣

周論 古史

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余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夏商以爲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爲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鬪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不寧於中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於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飯土瑤啜



土鋤土培三尺茅茨不翦至於周而後大備其粗始於父子之際其精布於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謂文於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爲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饗豆列其鼎俎備其醪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見以爲神之縮之也體魄降於地魂氣升於天恍惚誕謾而不知其所由歔歔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於是終祭於屋漏繹祭於祊以爲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肖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恐之祖之不吾安也於是先黍稷而飯稻粱先大羹而飽庶羞以爲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復以爲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於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於毫釐纖悉蓋以爲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

焉耶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凌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爲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昏喪祭而不爲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求周之文而未至非所以爲法也

武王

志林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爲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



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與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爲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改過否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

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爲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今尹子南子南之子弃疾爲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而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武庚蓋亦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俗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顧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復勢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

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群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版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郢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



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一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二

帝王臣論六首

伊尹論

東坡先生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



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於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為希闊之行則天

下群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伊尹五就桀說附

全

聖人之所能有絕人者不可以常情疑其有無孔子為魯司寇墮郈墮費三桓不疑其害已非孔子能之乎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伊尹為政於商既貳於夏矣桀之暴戾處其執政而不疑往來兩國之間而商人父師之非聖人能如是乎是以廢太甲太甲不怨復其位太甲不疑皆不可以常情斷其有無也後世惟諸葛亮近之元德將死之言乃真實語也使孔明據劉禪位蜀人豈有異詞哉讀柳宗元五就桀贊終篇皆言伊尹往來兩國之間豈其有意教誨桀而全其國耶不然湯之當王也久矣伊尹何疑焉桀改過而免於誅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得志於天下雖至愚知其不然宗元意欲以此自解其從王叔文之罪也



周公一

全

論周公者多異說何也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宜乎說者之異也凡周公之所為亦不得已而已矣若不得已而不已則周公安得而為之成王幼不能為政周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已今儒者曰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則是豈不可以已耶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又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又曰周公曰王若曰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成王宜何稱將亦稱王耶將不稱耶不稱則是廢也稱王則是二王也而周公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之患患在於名實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為稱王者是聖人為後世之儆君急於為王者邪天下雖亂有王者在而已自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辭以不德惟陳勝吳廣乃囂囂乎急於自王

而謂文王亦為之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於牧野其所以稱先君之命命於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于武成既以柴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于周而後稱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由此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況於文王之自王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是亦追稱而已矣史記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夫田常之時安知其為成子而稱之故凡以文王周公為稱王者皆過也是資後世之篡君而為之藉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使管蔡監商管蔡以商叛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是不智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從孟子之說則是周公未免於有過也夫管蔡之叛非逆也是其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誅非疾之也其勢不得不誅也故管蔡非所謂大惡也兄弟之親而非有大惡則其道不得不封管蔡之封在武王之世也武王之世未知有周公成王之事苟無周公成王之事則管蔡何從而叛周公何



從而誅之故曰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也

周公二

頴濱先生

伊尹既立太甲不明而放諸桐天下不以爲不義武王既沒成王幼周公攝天子之位朝諸侯於明堂而召公不說管叔蔡叔咸叛天下幾至於不可救二者其故何也太甲既立矣而不足以治天下則夫伊尹猶有以辭於後世也蓋周公之事無以異於伊尹然天下皆疑而不信無足怪也何者天下未知夫成王之不明而周公攝則是周公未有信服天下之心而強攝焉以爲之上也且夫伊尹之攝其事有不得已而然耳太甲雖廢而伊尹未敢有所復立以召天下之亂故以已攝焉而待夫太甲之自悔是以天下無疑乎其心今夫周公之際其勢未至於不得已使成王拱手以居天下之上而周公爲佐以成王名號於天下而輔之以周公此所謂其勢之未至於不得已者矣而周公不居則天下之謗是周公之所自取也然愚以爲不然挾天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庫

子以令天下此諸葛孔明之事耳而周公豈不足以知之蓋人臣惟無執天子之權人臣而執天子之權則必有忠於其心然後可以自免於難何者人臣之用天子之事此天子所忌也以一人之身上爲天子所忌而下爲左右之大臣從而媒蘖其隙此古之忠臣所以盡心而不免於禍而世之姦雄之士所以動其無君之心而不顧者也使成王用事於天下而周公制其子奪之柄則愚恐成王有所不平於其心而管蔡之徒乘其隙而間之以至於亂也使成王有天子之虛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則愚以周公有所不忍於其志赧然有所不安之心也是以寧取而攝之使成王無與乎其間以破天下讒慝之謀而絕其爭權之心是以其後雖有管蔡之憂而天下不搖使其當時列於群臣之間方其疑惑擾攘而未決也則恐周公之禍非居東之所能免而管蔡得志於天下成王將遂不立也嗚呼其思之遠哉

周公三

全



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基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爲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斤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國一作賦自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

國無以受之吾竊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徙者十有六封數大國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爲也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爲方百里萬乘之家爲方數圻矣古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爲小然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強家猶有不及五十里者矣韓氏羊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內公邑爲井田鄉遂爲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爲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



之利者遂溝洫滄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為地少而用力博此  
亦有國者之所不為也楚蔣掩為司馬町原防井衍沃蓋平川  
廣澤可以為井者井之原阜隄防之間狹不可井則町之社預以町為小  
頃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  
為井田而鄉遂必為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既不  
可信則凡周禮之詭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  
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強人者也立法以強人此  
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伯夷叔齊 古史

全

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兩立而  
孔子與之何哉夫文武之王非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雖欲免  
而不得紂之存亡不復為損益矣文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  
先也武王之伐之知天命之不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為慙而孔  
子謂武王未盡善則伯夷之義豈可廢哉宋昭公以無道殺春秋  
叙明君臣之義不以無道而廢之也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二

雖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然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

楚伐宋以不討賊稱人晉靈公為之會諸侯于扈以不討賊不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三

聖賢論十四首 說三首附

孔子一古史

孔子一用於魯不成功矣而魯定公季桓子皆庸人一爲女樂所娛視弃孔子如脫弊屣孔子去魯而游諸侯有意於擇君矣乎當是時諸侯無可言者衛靈公雖無道而善用人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以無失其國孔子疑可輔焉是以去魯三年而往反於衛者四及知其不用然後適陳適蔡皆再孔子之於陳蔡無取焉耳陳蔡近於楚而楚昭王葉公諸梁一時賢君巨也盤桓以俟焉前後六年見葉公不合卒見昭王將用之矣而子西間之昭王亦死知諸侯無復可與共事者然後浩然有歸老之意然猶反於衛五年以須魯人之招也蓋用而後集故毀孔子於衛見南子於魯欲從公山弗狃於晉欲從佛肸弟子或疑之而後世亦未免焉昔柳下惠嫗不逮門之



女魯人不以為淫魯有男子與婦人皆獨居婦人有急將從之拒而弗納婦人曰子何不為柳下惠男子曰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孔子聞之曰學柳下惠者未有若此人者也然則此亦孔子之所獨歟

孔子二志林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歛廋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為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案內不以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為哉操以為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己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于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克伎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庫藏

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為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夫孔子蓋姑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為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子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朞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信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為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



宮內廳書

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為齊弱久矣予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子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偏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臯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顏子 古史

孔子於諸弟子獨稱顏子之好學弟子之賢者眾矣而孔子不以好學許之豈妄言哉吾嘗論之弟子之知孔子者獨顏子耳

圖書寮文庫藏

孔子之道如天然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顏子識其大者也故仰之而知其有高者存焉鑽之而知其有堅者存焉故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此孔子獨稱其好學也人誠有見於此譬如為山雖覆一簣未有能止之者也苟誠無見矣雖既九仞不復能進也此顏子與眾弟子之辨也

冉雍 古史

古者七介以相見三辭三讓而後至無所不致其文所謂敬也不敬則確確則易易則民慢故古之君子其躬無所不敬其於人也則不然平易近民而後民安之太公之所以治齊則居敬而行簡者也伯禽之所以治魯則居敬而行敬者也雖周公亦憂魯之不競則仲弓之言周孔之所許也

宰予 古史

太史公言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恥之余以為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為不善



不至於從畔逆弑君父也宰我不幸平居有晝寢短喪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蓋田恒之亂本與闕止爭政闕止亦曰子我也田恒既殺闕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闕止弑簡公則尚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夫使宰我陷於逆亂猶不足惜也而使孔子門人之高第至於如此豈不為孔氏惜哉李斯言田恒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是宰子不從田常亂而滅其族太史公載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知其實弟子傳之妄也

此豈不為孔氏惜哉李斯言田恒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是宰子不從田常亂而滅其族太史公載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知其實弟子傳之妄也

宰我不叛說附

東坡先生

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略曰田常為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是宰子不從田常亂而滅其族太史公載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知其實弟子傳之妄也

叛臣焉天下通祀者容叛臣其間豈非千載不蠲之惑也邪近令兒子邁考閱舊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其驗甚明太史公固陋承疑使宰我負冤千載而吾師與蒙其詬自茲一洗亦古今之一快也

子貢一權書

老萊先生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弃乎信吾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悲之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為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疆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吾以為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矣可無滅



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為賜計者莫若抵高國鮑晏弔之彼必愕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股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懼肘股之捍也今子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為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為齊人計之彼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齊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粟以俟齊魯誅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吾觀仲尼以為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眾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輟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哀王舉兵誅呂氏呂氏以灌嬰為將拒之至滎陽嬰使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

變共謀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為齊有高國鮑晏以為灌嬰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子貢二古史

東坡先生

大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伯越子觀春秋左氏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恒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吳齊之戰陳乞猶在而恒未任事凡太史公之所記皆非也蓋戰國說客設為子貢之辭以自託於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孔子有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孔子之門所謂言語者初止於此至於子貢加之以巧辯可以解紛紜救患難如今所載而已若如公孫衍張儀騁其詭辯傾覆諸侯以使意一時此則孔氏所諱也

冉求 仲由古史

冉有季路皆以政事稱於孔氏冉有才有餘而志不足其於季氏委曲從之不能有所立也至於季路志厲而識闇事衛出公



雖父子爭國而不知其危也方其攻莊公於臺上使幸而莊公  
舍孔悝季路與悝皆出猶可言也莊公方質孔悝以取衛其不  
釋悝明矣孔悝不出遂攻而勝之則為臣弑君季路雖生將安  
所容身乎嗚呼學於孔子而其慮害曾不若召獲悲夫

卜商古史

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其來  
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  
子學以致其道譬如農夫之殖草木既為之區別耨種而時耨  
之風雨既至小大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孔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者之  
力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  
出於口雖禮樂刑政有所不言矣而況於洒掃應對進退也哉  
教者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務為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偽自是  
而起此子夏所謂誣也

曾參古史

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禪禹  
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欲以道  
相詔者至於一與中盡矣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  
而未嘗及此也蓋嘗與子貢言之矣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  
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雖與子貢言之而孔  
子之言之也難而子貢之受之也未信至於曾子不然孔子曰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曾子出門人問曾子曰夫子之  
道忠恕而已矣蓋孔子之告之也不疑而曾子之受之也不惑  
則與子貢異矣然曾子以一為忠恕則知門人之不足告也夫  
及孔子既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  
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和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  
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既出而  
天下始知一與中之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子孟子孟子又推之以



為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嗚呼孔子之所以不告諸弟子者蓋謂是歟

曾參曰唯說附

東坡先生

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問人問曰何謂也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師弟子答問未嘗不唯而曾子之唯獨記於論語一唯之外口耳俱喪而門人方欲問其所謂此繫風捕影之流何足實告哉

曾點古史

四子之言皆其志也夫子之哂由也以其不讓而其與點也以其自知之明歟如曾皙之狂其必有不可施於世者矣苟不自知而強從事焉禍必隨之其欲從弟子風乎舞雩樂以忘老則其處已也審矣不然孔子豈以不仕為貴者哉

樊須古史

樊遲之學為農圃蓋將與民並耕而食歟此孟子所謂許行之

學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此孔子所謂樊遲小人也

有若古史

苟至於君子未有無恥者也孟子稱禹崩益辟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獄訟者皆不之益而之啓然後益不敢踐天子位太史公稱孔子既沒弟子以有若貌類孔子師之如孔子時及問而不能答乃斥去之夫以益有若之賢而其無恥至此極歟且月宿于畢而雨不應商瞿四十而生五子此卜祝之事而鄙儒所以謂孔子聖人者也戰國雜說類此者多矣孟子猶不能擇而況太史公乎

子思

東坡先生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為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



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為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為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為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為文汲汲乎唯恐其汨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于荀卿揚雄皆務為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紜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其所適從奈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眾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揚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揚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為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為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為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為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為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為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為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為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



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為論也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三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宋板三蘇文粹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四

聖賢論

老子一

穎濱先生

善為言者因其人之言而與之言則天下之辯者服矣與其里  
人言曰吾父以為不然則誰肯信以為爾父之是是故不若與  
之論曲直雖楚人可以与秦人言之而無害故夫天下之所為  
多言以排夫異端終以不明者唯不務辯其是非利害而以其  
父屈人也夫聖人之所為尊於天下為其知夫理之所在也而  
周公仲尼所以為信於天下以其子弟而知之也故非其子弟  
則天下有不知周公為周公而仲尼之為仲尼也是故老聃莊  
周其為說不可以周孔辯也何者彼且以為周孔之不足信也  
夫聖人之於事譬如規矩之於方圓爾天下之人信規矩之於  
方圓而以規矩辯天下之不方不圓則不若求其至方至圓以  
陰合於規矩使規而不圓矩而不方則無害於吾說若此則其



勢易以折天下之異論昔者天下之士其論老聃莊周與佛之道皆未嘗得其要也老聃之說曰去仁義絕禮樂而後天下安吾之說曰仁義禮樂天下之所恃以治者佛之說曰弃父絕子不爲夫婦放雞豚食菜茹而後萬物遂而吾之說曰父子夫婦食雞豚而遂萬物之性夫彼且以其說而吾亦以其說彼且不吾信如吾之不彼信也蓋天下之不從莫急於朱信而強劫之故夫仁以安人而行之以義節之以禮而播之以樂守之以君臣而維之以父子兄弟食肉而飲酒此明於孔子者之所知也而欲以諭其所不知之人而曰孔子則然嗟夫難哉愚則不然曰天下之道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爲道果孔子而有窮也亦將捨而佗之惟其無窮是以知其爲道而無疑蓋天下有能平其心而觀焉而不牽夫仲尼老聃之名而後可與語此也

老子二

全

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不足以爲道昔者六國之際處士橫議以榮惑天下楊氏爲我而墨氏兼愛凡天下之人有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顧者皆歸於楊氏而道塗之人皆可以爲父子兄弟者舉皆歸於墨氏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以絕其天屬之親而合其無故之懽此其勢然也故老聃莊周知天下之不正也起而承之以爲兼愛爲我之不足以收天下是以不爲爲我不爲兼愛而處乎兼愛爲我之外此其意以爲不兼愛則天下議其無親不爲我則天下譏其爲人故兩無所適處而泛泛焉浮游於其間而曰我皆無所爲以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天下之人惟其是所是非所非是以其說可得而考其終今以老莊無所是非而其終歸於無有此其思之亦詳矣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此其爲道莫不有所執也故爲我者爲兼愛之所詆而兼愛者爲爲我之所毀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然而得其間而固守之



則可以杜天下之異端而絕其口蓋古之聖人惟其得而居之  
是以天下大服而其道遂傳於後世今老聃莊周不得由大道  
而見其隙竊入於其間而執其機是以其論縱橫堅固而不可  
破也且夫天下之事安可一說治也而彼二子者欲之以兼愛  
斷之以爲我故其說有時焉而遂窮夫聖人能處於其間而制  
其當然兼愛爲我亦莫齊也而能用之以無失乎道處天下之  
紛紜而不失其當故曰伯夷叔齊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  
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無可無不可此老聃莊周  
之所爲辯也而仲尼亦云則夫老聃莊周其思之不可以爲不  
詳矣蓋嘗聞聖人之道處於不可可之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  
其說萬變而不可窮老聃莊周從而虛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  
可詰今將以求夫仲尼老聃之是非者惟能知夫虛實之可用  
與否也已蓋夫天下固有物也有物而相遭則固亦有事矣是  
故聖人從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以治其有實之事則於天下

天亦何事之不可爲至區區焉求其有以納之於無則其爲用  
不勝勞矣夫老聃莊周則未嘗知其窮矣夫其窮者何也不若  
從其有而有之之爲易也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而又曰常有  
欲以觀其微既曰無之以爲用又曰有之以爲利而至於佛者  
則曰斷滅而又曰無斷無滅既曰無矣而又恐無之反以窮既  
斷滅矣又恐斷滅之爲累則夫其情可見矣仲尼有言曰君子  
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老  
聃莊周其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哉

老子三  
古史

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禮樂治天下仁義禮樂之變無窮而其  
稱曰吾道一以貫之苟無以貫之則因變而行義必有支離而  
不合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曰君子  
上達小人下達而孔子自謂下學而上達者洒掃應對詩書禮  
樂皆其所從學也而君子由是以達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



達其道故萬變而致一得其器故有守而不蕩此孔子之所以  
兩得之也蓋孔子之爲人也周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達者  
有見而未達者不眩也老子之自爲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  
器使達者易入而不恤其未達也要之其實皆至於道而所從  
施之有先後耳三代之後釋氏與孔老並行於世其所以異者  
體道愈遠而立於世之表指天下之所不見以示人而不憂其  
不悟曰要將有悟者其說又老氏之眇也老子八十一章予嘗  
爲之解其說如此

列子 古史

劉向論列子書穆王湯問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今觀穆王與  
化人游若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而夏革所言四海之  
外天地之表無極無盡此固後世僊佛之常言理之當然而漢  
之儒者未聞焉耳孟子稱楊氏爲我其害至於無君楊朱之說  
不見於世而列子時取之蓋其所以爲我者必有聞於大道而

失於偏故列子莊子時取其合者載焉若揚朱之篇以愛身故  
至於遺禮義毀名節無所復顧此則孟子所謂無君者矣雖列  
子亦無取焉耳列子之徒不知其師之詳以爲未之言皆不可  
棄而并錄之過矣

莊子 古史

予聞之子兄子瞻曰太史公言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  
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予以爲莊子蓋助  
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  
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  
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  
文予而實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也蓋無幾至於詆訾孔  
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  
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  
尊之也至矣予嘗疑漁父盜跖則真若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



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覆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游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擲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說耳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也

孟子一

東坡先生

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終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爾以吾為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天下苦其難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貫之也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百氏之書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

夷八蠻之事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乎胷中而有卓然不可亂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而不亂深思而不惑辨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蓋嘗求之於六經至於詩與春秋之際而後知聖人之道始終本末各有條理夫王化之本始於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為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奪而足以為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勤苦而難行者也故詩之為教也使人歌舞佚樂無所不至要在於不失正焉而已矣雖然聖人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君臣之相攘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於此道是故春秋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截然其有所必不可為也不觀於詩無以見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無以知王政之難自孔子沒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矣其道始



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其無欲爲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唯其不爲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唯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不可勝用故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爲孟子歟後之觀孟子者無觀之佗亦觀諸此而已矣

孟子二 古史

孟子生於戰國知仁義可以化服彊暴以此游說諸侯諄諄言之冀其或信而諸侯皆習於鄙詐莫以爲然者梁襄王問孟子天下烏乎定孟子對曰定于一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當是之時諸侯皆將以多殺人一天下誠有不嗜殺人之

君招而撫之天下必將歸之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也然不深原其意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戰國之後更始皇項籍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及漢高祖雖以兵取天下而心不在殺人然後乃定子孫享國二百餘年王莽之亂盜賊蜂起光武復以不嗜殺人收之及相靈之禍曹公孫劉皆有蓋世之略而以喜怒殺人故天下卒於三分司馬父子力能一之而殺心益熾故旣一復散裂爲五胡離爲南北隋文帝又能合之矣而好殺不已至子而敗及唐太宗始復不嗜殺人天下乃定其後五代之君出於盜賊夷虜屠戮生靈如恐不及數十年之間天下五禪皆不能有天下之半及宋受命藝祖皇帝雖以神武誅鋤僭僞而不嗜殺人之心神民信之未及十年而削平之功比於漢唐天下旣定輕刑厲禁凡所誅戮一附於法匹夫匹婦無冤死之獄其仁過於前代是以百有餘年兵革不試戶口充溢有死於癘疫而無死於兵亂蓋自孟子以來能一天下者



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由此觀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荀卿一

東坡先生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眾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

宮內廳書陳部

圖書寮文庫藏

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眾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身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



孔子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荀卿二古史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陰一陽陰陽之未形也猶喜怒哀樂之未發也陰陽之未形也謂之道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謂之中中則道也其在人為性及其發而中節仁義禮智之用見於物則所謂善亦所謂和也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聖人之言性止於是而已矣孟子學於子思得其說而漸失之則指善以為性至於荀卿自任而好異因孟子而反之則曰人性惡夫善惡皆習也指習以為性而不知其非二子之失一也然而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譬如火之能熟與其能焚也子思子之所謂善則火之能熟者是也是火之得其性者荀卿之所謂惡則火之能焚者也是火之失其性者也荀卿之失則遠矣

宮內廳書院

圖書寮文庫藏

揚雄

東坡先生

昔之為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為善而荀子以為惡揚子以為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為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為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遺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於愈之說多焉嗟夫是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不啻若白黑之異也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天木得土而後生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是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於堅者為穀柔者為輪大者為楹小者為桷桷之不可以為楹輪之不可以為穀是豈其性之罪邪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之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



甚者離性以爲情而合才以爲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彼以爲性者果泊然而無爲邪則不當復有善惡之說苟性而有善惡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飢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飢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爲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爲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惡爲哉雖然湯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此其所以爲異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爲善惡之皆出乎性也而已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爲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爲惡天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聖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

而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爲聖人之私說不已踈乎而韓愈又欲以書傳之所聞一人之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論區區乎以后稷之岐疑文王之不勤瞽瞍管蔡之迹而明之聖人之論性也將以盡萬物之理與衆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雜乎佛老愈之說以爲性之無與乎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入於佛老而不自知也

揚雄言許由說附

全

巢由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爲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害爲至仁故孔子不廢是說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揚雄者獨何人乃敢廢此曰允哲堯禪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陋哉斯言使夷齊不經孔子雄亦且廢之矣世主誠知揖遜之水尚汙牛腹則干戈之粟豈可溷夷齊之口哉於此知聖人以位爲械以天下爲牢庶乎其不驕士矣



韓愈

全

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珠璣象犀天下莫不好奔走出力爭鬪奪取其好之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實至於粟米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內之於口而知其所以為美被之於身而知其所以為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也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為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拒揚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昔者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為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為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之汙而已矣若夫顏淵豈亦云爾哉蓋亦曰夫子循循焉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之道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韓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樂其實者也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庫藏

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之所為異乎墨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薄其禮而致其情不責其去而厚其來是待夷狄之仁也殺之有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髮宜乎愈之以為一也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仁者之為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為如其存焉則是孔子不明鬼也儒者之患患在於論性以為喜怒哀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為仁義禮樂皆出於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嬌嬰兒乎喜怒哀樂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則是相率而為老子之嬰兒也



儒者或曰老易夫易豈老子之徒歟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說易則是離性以為情者其弊固至此也嗟夫君子之為學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其弊豈可謂善學邪

韓愈優於揚雄說附

全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疵病然自孟子之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自亦難得觀其斷曰孟子醇乎醇荀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佗有見識豈千餘年後便斷得如此分明如揚雄謂老子之言道德則有取焉爾至於提提仁義絕滅禮學為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而民不爭聖人不起為救時反本之言為無取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則有取揚子亦自不見此其與韓愈相去遠矣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四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五

列國君論

吳古史



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九世不通中國壽夢以下始與諸侯盟會七世而亡然孔子作春秋終以蠻夷書之謂之吳而不人蓋禮義不足故也春秋諸侯國而不人者三楚始稱荆而已僖元年書楚人伐鄭文九年書楚子使椒來聘自是遂與諸侯齒而吳越終春秋不人此其禮義存亡之實也故子因春秋所書而推考三國得失之効以為吳越皆戰勝攻取能服人矣而無禮義以自將吳欲以乘陵諸夏而不知止故闔閭之後覆亡而不救越能自安於蠻夷無意於王伯故勾踐之後固陋而無聞至於楚禮義雖不足道而亦無媿於齊晉故其後遂與戰國相終始由是觀之禮義之於為國豈誣也哉

齊古史



三代得天下其所以異於後世者惟不求而得之耳世之論伊尹太公多以陰謀奇計歸之其說乃與漢陳平魏賈誦無異夫陳平賈誦之事張子房荀文若之所不為也而謂伊尹太公為之乎太公蓋善用兵老而不衰與文王治岐而司馬兵法出焉要之皆仁人豈以詭詐為之而傾人以自立者哉管仲相相公霸諸侯一匡天下使人免左衽之禍孔子以仁許之然死不旋踵適庶爭立桓公不得葬幸而不亡以管仲之知而不免於此蓋物有以蔽之歟古者將治天下必先治家以為其道當自是往管仲為齊大夫塞門反坫身備三歸而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其行甚穢管仲以為不害霸不禁也夫古之聖人為君臣父子夫婦之禮皆有本末不徒設也故以舊坊為無用而毀之者必有水患以舊禮為無益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古之君子身修而家治安而行之不知其難而亂自去今管仲媮取一時之欲而僥倖於長久難哉桓公季年將立世子管仲知其將有

適庶之禍遂與桓公屬孝公於宋襄公夫使桓公妻妾適庶之分素明家事素定則太子一言立矣而佗人何與哉蓋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於是窮矣

五伯

穎濱先生

五伯桓文為盛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桓公帥諸侯以伐楚次於陘而不進以待楚人之變楚使屈完如師桓公陳諸侯之師與之乘而觀之屈完見齊之盛懼而求盟諸侯之師成列而未試也桓公退舍召陵與之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於克敵故以不戰服楚而不吝也晉文公以諸侯遇楚於城濮楚人請戰文公思楚人之惠退而避之三舍軍吏皆諫咎犯曰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咎犯曰彼矣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殺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楚亦與齊桓等無戰勝之功矣故桓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此其所以全師



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至宋襄公國小德薄而求諸侯陵虐邾鄆之君爭鄭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暇雖竊伯者之名而實非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西伐諸戎楚莊克陳入鄭得而不取皆有伯者之風矣然穆公聽杞子之計違蹇叔而用孟明千里襲鄭覆師於穀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而不能東征諸夏以終成伯業莊王使申舟聘齊命無假道於宋舟知必死而王不聽宋人殺之王聞其死投袂而起以兵伐宋圍之九月與之盟而去之雖號能服宋然君子以為此不假道之師也齊靈公焚靈王之所為王亦為之而尚何以為伯乎於乎此二君者皆賢君也兵一不義而幾至於狼狽不能與桓文齒而況其下者哉

魯隱公一志林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然莒來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而使賊殺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果攝則春秋不書為公春秋

書為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弑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更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以當立者為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為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夫人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而以母居攝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



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二允之

志林

不可曰牝雞之晨唯家之索而況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  
為政而國安唯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  
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吕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  
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是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  
母后而可信則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  
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而百官總  
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  
憂而未出令則以禮攝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  
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  
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之陋者也其傳  
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  
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  
后之攝也而以為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大宰隱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  
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殺之蘇子曰盜以  
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  
與盜非仇也以為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  
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為非嫡與桓均爾而  
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  
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  
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  
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  
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為  
世戒君子之為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為義利常  
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  
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  
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為而具五刑於市非



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醢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醉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汙敦果照視之見允之卧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嗟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魯古史

魯自宣公殺其世子而自立公室遂卑三桓分有其民而竊咻之民知有大夫而不知有君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公還自楚不敢入歸而不敢問蓋魯君之失國也久矣至昭公不忍其偏作辭未能收民而舉兵攻之遂以失國哀公孤弱甚於昭

公又欲以越人攻之終亦出死於越嗟夫棄民五世而欲一朝收之宜其難哉昔齊晏子嘗告景公以田氏之禍公問所以救之者晏子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而大夫不收公利景公稱善而不能用齊卒以亡語稱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枏人以柏周人以栗使民戰栗孔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子嘗攷之以爲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者戮人於社其託於社者有意於誅也宰我知其意而亦以隱荅焉其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孔子知其不可曰此先君之所爲植根固矣不可以誅戮齊也蓋亦有意於禮乎不然何咎予之深也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自隱至昭而遂於季氏凡十世自宣至定而制於陽虎凡五世虎不逾世而敗自是三桓微散沒不復見而魯公室雖微不絕遂與戰國相終始蓋以臣僭君不義而得民要以其力自斃君雖



失衆而其實無罪久則民將哀之其勢固當然哉

燕古史

燕召公之後然國於蠻貊之間禮樂微矣春秋之際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縱橫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亡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七世不通諸侯自巫臣入吳教吳乘車戰射與晉楚力爭七世而亡燕吳雖南北絕遠而興亡之迹大略相似彼說客策士借人之國以自快於一時可矣而爲國者因而徇之狂猖恣行以速滅亡何哉夫起於僻陋之中而奮於諸侯之上如商周先王以德服人則可不然皆禍也至太子丹不聽鞠武而用田光欲以一匕首斃秦雖使荆軻能害秦王亦何救秦之滅燕而況不能哉此又蘇秦之所不取也

蔡古史

宮內廳書院

圖書寮文庫

世俗之說曰舜囚堯不得其死禹逐舜終於蒼梧之野周公將篡成王二叔譏之乃免於亂彼以小人之情度君子之心亦何所不至哉今夫聖人雖與世同處而其中浩然與天地同量彼其食粟衣帛蓋有不得已耳而況與人爭利哉諸葛孔明受託昭烈以相孺子雖使取而代之蜀人安焉然君臣之義沒身不替孔明尚然而況於聖人乎彼小人何足以知之

曹古史

孟子有言王不待大而伯必有大國王者以德伯者以力以德服人凡有知者莫與之較以力服人力之所不勝則殆故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齊桓晉文皆因大國之資而後有成齊襄公楚靈王奮齊楚之力無德而求諸侯國未可亡而身死之曹伯陽宋王偃國小德劣而圖伯者之事身死而國隨以滅夫惟樂天者可以保天下畏天者可以保其國未能畏天而求樂天之功難矣哉



陳古史

楚方北征諸夏而陳蔡許鄭適當其衝其為國也難矣吳季子  
札見鄭子產曰子為國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子產以區區  
之鄭立於晉楚之間敬而不懼卒免大國之患非禮何以當之  
若陳蔡許顛沛隕越之不暇卒先鄭以滅善哉鄭渾罕之論之  
也曰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  
無法作丘賦鑄刑書皆廢法以使事故曰無法夫無禮則不能自立無以止大國之暴無  
法則不能字人民將不懷大國不予不折必仆民不予將以其  
力自斃此其所以為亡之先後也

杞古史

杞宋皆天子之事守也蓋禮樂車服在焉故孔子曰夏禮吾能  
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  
宋雖不足徵然春秋之際晉楚大國有所不知未嘗不問焉悼  
公過宋觀蔡林之舞楚靈王將會諸侯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云如杞遂至於用夷無足言者昔孔子

學官名於鄉子鄉至微矣而其先王之遺文於諸侯為詳孔子  
之於夏禮猶有考於杞歟而國無君子不能自列悲夫

衛古史

衛之大亂者再皆起於父子夫婦之際宣公靈公專欲以興禍  
固無足言者伋子壽子爭相為死而莊公出公父子相攻出入  
二十餘年不以為恥賢愚之不同至此哉然伋壽勇於義惜其  
不為吳太伯而蹈申生之禍以重父之過可以為廉矣未得為  
仁也昔者孔子之門人季路高柴皆事出公孔子自陳反於衛  
子路問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  
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  
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  
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嗚呼衛之名  
於是可謂不正矣靈公黜其子而子其孫出公不父其父而禰  
其祖人道絕矣孔子於是焉而欲正之何為而可靈公之死也



衛人立公子郢郢不可則衛人立輒使輒而知禮必辭辭而不獲必逃輒逃而郢立則名正矣雖以拒蒯聵可也雖然孔子爲政豈將廢輒而立郢耶其亦將教輒避位而納蒯聵耳蒯聵得罪於父生不養死不喪然於其入也春秋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非世子而以世子名之以其子得立於衛成其爲世子也若輒避位而納其父是世子爲君也而名有不正乎名正而衛定矣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五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六

列國君論十二首

宋古史

宋襄公欲求諸侯與楚人戰于泓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以此兵敗身死而公羊嘉之以爲文王之戰不過於此余竊笑之夫襄公凌虐小國至使邾人用鄆子于次睢之社雖桀紂有不爲矣乃欲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求爲文王不亦過甚矣哉夫堯舜文武其所以自爲者至矣始於其身而至於其室家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夫是以干羽可以格三苗因壘可以服有崇不然將敗折自救之不暇而況以服人哉嗚呼儒者不原本末而惑於虛名將以盪水勝輿薪之災悲夫

宋襄公志林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若此之嚴而盡也蘇子曰宋公天子之



上公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于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而公羊傳以爲文王之戰不過是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辯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齊宣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觥若無罪而就死地夫捨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者而孟子予之以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鄆子用於次睢之社君子殺一牛之不忍而宋公戕一國若犬豕然此而忍爲之天下孰有不忍者邪泓之役身敗國弔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終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飢於壺殮者天下知其不情也桓文之師存亡繼絕猶不齒於仲尼之門況用夷鬼以求霸而謂之王諸之師可乎使鄆子有罪而討之雖聲之諸侯而戮於社天

下不以爲過若以喜怒興師則秦繆公獲晉侯且猶釋之而況敢用諸淫昏之鬼乎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諸侯爲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爲可以文取也其得喪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損襄公之虐其抱孺子以泣不能蓋王莽之篡使莽無成則宋襄公襄公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師猶足以當桓文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爾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以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晉古史

晉文公辟驪姬之難處狄十有二年奚齊卓子相繼戮死秦晉之人歸心焉文公深信咎犯靖而待之若將終焉者至於惠公起而赴之如恐不及於是秦人責報於外而里不要功於內不



能相忍繼以敗滅內外絕望屬於文公然後文公徐起而收之無尺土之賂一金之費而晉人戴之遂霸諸侯彼其處利害之計誠審哉夏商之衰湯文王皆起於諸侯積德深厚天下歸之不得已而後應故雖取天下而無取天下之患其後皆數十世若晉文公德雖未足而待其自至則庶幾王者之事也是以主盟中夏幾二百年其功業與齊相等而子孫過之遠甚夫豈非其積之有厚薄故邪晉悼公之復霸也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未嘗一與楚戰卒以敝楚而服鄭蓋古之善用兵者皆以不戰屈人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方鄭之未服也中行偃驪廬皆欲以戰勝楚惟智瑩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遷延稽故而楚人自敝不較而去不然二子將為先穀而瑩將為林父如瑩可謂知兵矣

楚  
古史

楚靈王因陳公子招之亂而滅陳追討蔡侯般之弑君而滅蔡

假大義以濟私欲晉政已亂莫之能較沛然自以為得計矣不十年而有乾谿之禍秦惠王使張儀說楚懷王欺而賣之如劫嬰兒昭王又誘而執之咸陽加之以兵遂分楚之半此其惡甚於楚靈王然傳子孫累世其禍乃應夫國於天地有與立矣一日為惡禍未即報也本弱者速斃根深者徐拔彼方以得為幸而不知天網之不失也是故楚雖已滅而楚之父老知秦之禍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卒之滅秦者皆楚人也楚莊王討陳夏徵舒圍鄭及宋力皆足以取之棄而不有夫豈不欲畏天故也莊王既霸諸侯而楚遂以興天命之不僭如此而可誣也哉

鄭  
古史

鄭之諸公相武之後惟莊公為賢然其為人喜權而任數相武之風衰焉叔段之亂諸大夫皆欲早為之所莊公之明足以制之然釋而不問俟其惡成而後加之以大戮此非不忍於弟蓋忍之至也孔子深探其心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而丘明謂之



鄭志蓋謂此也周平王相王貳於虢公莊公既質王子取麥未  
矣則又率齊而朝之伐宋而說之政不可行一作得於是兵交中  
原射王中肩鳴呼其伎心發於中卒不可得蓋如此鄭自莊公  
始畏楚穆襄之後無歲不被晉楚之兵子駟子展爲政不知所  
出惟其來者與之鄭幾於亡及晉悼公三帥諸侯以獎楚師楚  
不能爭而子產受之以禮自固雖晉楚之暴不能加焉詩曰誰  
能執執逝不以濯又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吳季札過鄭謂  
子產政將及子子爲政必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子產用之鄭  
以復安如季子可謂知務矣哉

越古史

吳以蠻夷爭盟上國凌蔑齊晉結怨楚越再世而亡何者地遠  
而民勞勢不順也越王勾踐既克夫差雖號伯王而實斂兵自  
守無大征伐分吳故土以畀楚宋魯遂以保國傳世彼親見其  
害知所以自監矣哉至王無疆無闔閭之知而有夫差之愚其

殘國宜矣昔楚莊王克陳宋鄭力能取之而不有諸侯安之而  
楚遂以興靈王大城陳蔡不羹經營中夏貪而不止則身受其  
咎蓋東南之常勢於是可見矣自東晉以來至於陳皆國於吳  
越之墟成敗之迹無不然者雖相溫劉裕善用兵或能一勝而  
民以罷弊訖於無成至彭浩庾亮蓋不足數也如謝安之賢猶  
勉強北征失策而死亦眩於其名而未安其實故邪嗟夫謀國  
如蔡謨吾有取焉

趙古史

趙於戰國強國也非大失計未遽亡也孝成王貪上黨之利不  
聽趙豹而聽趙勝以致秦怒一失矣使廉頗拒秦長平聽秦之  
間而使趙括代頗再失矣趙括既敗邯鄲被圍虞卿請以重寶  
附楚魏以援國示秦則秦媾可合王不能用而聽趙豹使鄭朱  
入秦求媾諸侯由此莫肯救趙三失矣積此三失以致大敗僅  
能自存由此觀之非秦獨能敗趙而趙之所以自敗者多矣故



善爲國者必先定計慮計慮既定雖有禍敗不至亡國也

魏 古史

魏文侯非戰國之君也內師事卜子夏友田子方段干木被儒服者身無失德用吳起西門豹李悝盡力耕戰民賴以富而敵不敢犯外以禮與信交接諸侯與韓趙無怨終其身魏人不知戰國之患雖非盛德之主使當平世得行其志雖西漢文帝不能遠過也一時諸侯無足言者矣至于武侯稍已侵暴鄰國至孫惠王藉父祖之業結怨韓趙齊乘其弊殺龐涓虜太子申秦人因之遂取西河地魏由此衰不然以全魏之力據山河之利秦豈能動之哉

韓 古史

韓之先獻子厥最賢然春秋之際諸侯之賢大夫如獻子者多矣而子孫莫與太史公以獻子存趙氏之孤爲天下之陰德故宜有後予以謂不然韓之先與晉同祖皆周武王之後也史伯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

謂鄭桓公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晉自文公伯諸侯至平公八世猶未足以究武之烈而繼之以韓此天意也獻子何足以當之然周衰姬姓復興者三國燕與韓魏皆據地千里后稷播種百穀以濟饑饉其報固當然哉

田敬仲 古史

蘇秦欲連諸侯以拒秦此一時良筭也公孫衍一說齊魏而蘇秦之約不能期年以壞衆志之不一其勢固難成哉然天方相秦人謀雖善將有不能支者彼韓魏趙楚與秦壤地相接雖欲勉強抗秦而干戈日至勢不可矣如燕齊負海前有四國之限燕弱不足言如齊之強使與四國合從推其有餘以補不足時出而拯其亟雖秦之暴亦安能遂滅諸侯乎然威宣方以其力攻伐諸侯諸侯不親晉王取宋破燕求逞其欲不暇及遠而王建媿安自守僥倖秦之見容與五國相隨而亡豈非天哉然吾



觀六國之亡其君無一人可以守國者楚考烈王死李園專國  
負芻與王猶爭立僅能自定而秦兵至趙王遷信讒以誅李牧  
魏景湣王用秦間以廢信陵韓王安制於韓玳燕丹私怨始皇  
欲以刺客斃秦雖使秦寇不作其勢亦不能久安矣而況秦乘  
其弊乎

六國權書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  
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邪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  
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  
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  
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  
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  
舉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  
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

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于顛覆  
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  
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  
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  
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効也至丹以荆卿為計始  
速禍焉趙嘗五戰于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  
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  
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  
愛其地三國謂楚魏韓也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  
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末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  
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  
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  
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  
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庫藏  
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六國二

頴濱先生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綱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不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

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敵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夫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七

列國君論十首

秦一志林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蘇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為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烏乎秦之巧亦創智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不伐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大慰齊人之心而解三晉之交



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齧齒也必以漸故齧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為是齧齒也可拔遂拔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為三軍迭出以肆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眾為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況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

始皇幸而堅不幸耳

秦二志林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填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之靈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強家世卿者



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為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為為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為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封建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

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為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卷三

穎濱先生

秦人居諸侯之地而有萬乘之志侵辱六國斬伐天下不數十年之間而得志於海內而其後世再傳而遂亡劉季起於匹夫斬艾豪傑蹙秦誅楚以有天下而其傳子孫數十世而不絕蓋秦漢之事其所以起者不同而其所以取之者無以相遠也然劉項奮臂於閭閻之中率天下蠭起之兵西嚮以攻秦無一城之聚一夫之眾驅罷弊適戍之人以求所非望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以匹夫而圖天下其勢不得不疾戰以趨利是以冒萬死求一生而不顧今秦擁千里之地而秉累世之業雖閉關而守之高威養兵拊循士民而諸侯誰敢謀秦觀天下之釁而後出兵以乘其弊天下夫誰敢抗而惠文武昭之君乃以萬乘之資



而用匹夫所以圖天下之勢疾戰而不顧其後此宜其能以取天下而亦能以亡之也夫劉項之勢天下皆非吾有起於草莽之中因亂而爭之故雖驅天下之人以爭一旦之命而民猶有待於戡定以息肩於此故以疾戰定天下天下既安而下無背叛之志若夫六國之際諸侯各有分地而秦乃欲以力征強服四海不愛先王之遺黎以為子孫之謀而竭其力以爭鄰國之利六國雖滅而秦民之心已散矣故秦之所以謀天下者匹夫特起之勢而非所以承祖宗之業以求其不失者也昔者嘗聞之周人之興數百年而後至於文武文武之際三分天下而有二然商之諸侯猶有所未服紂之衆未可以不擊而自解也故以文武之賢退而修德以待其自潰誠以為后穆公劉太王王季勤勞不懈而後能至於此故其發之不可輕而用之有時也嗟夫秦人舉累世之資一用而不復惜其先王之澤已竭於取天下而尚欲求以為國亦已惑矣

秦四 古史

三代聖人以道御天下動容貌出辭氣逡巡廟堂之上而諸侯承德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稍衰相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以征伐既已卑矣然春秋之後吳越放恣繼之以田常三晉之亂天下遂為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不用相與為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雖相文之事且不試矣而況於文武成康之舊與秦起於西陲與戎狄雜居本以強兵富國為上其先襄公最賢詩人稱之然其所以為國者亦猶是耳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夫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強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為霜然後堅成可施於人今夫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盛哉然而君子以為未成故其後世徂於為利而不知義至於商君厲之以法風俗日惡鄙詐猛暴甚於六國卒以此勝天下秦之君臣以為非是無足以服人矣當是時諸侯大者連地數千



里帶甲數十萬雖使齊桓晉文假仁義挾天子以令之其勢將不能行惟得至誠之君子自修而不爭如商周之先君庶幾可以服之孟子游於齊梁以此干其君皆不能信以為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之仁義何足以致此然魏文侯當時之弱國也君王后齊之一婦人也魏文侯行仁義禮下賢者用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秦人不敢加兵君王后用齊四十餘年事秦謹與諸侯信而齊亦未嘗受兵而況於力行仁義中心慘怛終身不解而有不能勝者哉夫衣冠佩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却猛獸虛心寡欲可以懷鬼神孟子曰仁不可以為眾誠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修德以來天下彼將襁負其子而至而誰與共亡惜乎其明不足以知之竭力以勝敵敵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始皇一

東坡先生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

之命惴惴然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為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為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藟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為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豈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



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恥於無禮泯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爲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爲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僞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若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始皇二志林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入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蟲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傲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



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烏乎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孰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

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弃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始皇三 古史

諸侯之興自生民始矣至始皇滅六國而五帝三代之諸侯掃



地無復遺者非秦能滅諸侯而勢之隆汙極於此矣昔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傳商及周文武之間止千七百餘國夫人之必爭強弱之必相吞滅此勢之必至者也彼非諸侯獨能自存聖賢之君時出而齊之是以強者不敢肆弱者有以自立蓋自禹五世而得少康自少康十二世而得湯自湯八世而得大戊自大戊十三世而得武丁自武丁八世而得周文武當是時雖有強暴諸侯不得以力加小弱然虞夏諸侯亡者已十八九矣自文武成康以來三十有三世獨一宣王能紀綱諸夏幽平以後諸侯放恣春秋之際存者百七十餘國而已雖齊桓晉文迭興以會盟征伐持之而道德不足其身所攻滅蓋已多矣陵遲至於六國獨有宋衛中山泗上諸侯在耳地大兵強皆務以詐力相傾雖使桓文復生號令將有所不行非有盛德之君不足以懷之矣是以至於蕩滅無餘而後止秦雖欲復立諸侯豈可得哉而議者乃追咎李斯不師古始使秦孤立無援二

世而亡蓋未之思歟夫商周之初雖封建功臣子弟而上古諸侯基布天下植根深固是以新故相維勢如犬牙數世之後皆為故國不可復動今秦已削平諸侯蕩然無復立錐之國雖使並建子弟而君民不親譬如措舟滄海之上大風一作漂卷而去與秦之郡縣何異且獨不見漢高晉武之事乎割裂海內以封諸子大者連城數十舉無根之人寄之萬民之上十數年之間即散滅不獲其用豈非惑於其名而未察其勢也哉古之聖人立法以御天下必觀其勢勢之所去不可強反今秦之郡縣豈非勢之自至也歟然秦得勢而不免於滅亡蓋治天下在德不在勢誠能因勢以立法務德以扶勢未有不安且治者也使秦既一天下與民休息寬徭賦省刑罰黜奢淫崇儉約選任忠良放遠法吏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七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宋板三蘇文粹





宮内廳書陵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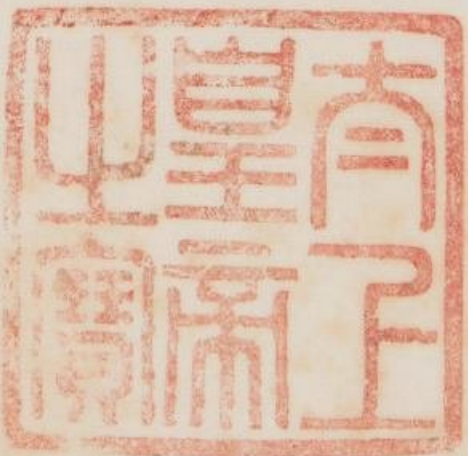
圖書寮文庫藏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八

列國臣論十三首 說三首附

管仲一

老泉先生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起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為人矣乎桓公聲不絕乎耳色



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繫相公之手足邪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相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皆悉數而去之邪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相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相文文公之才不過相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相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相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

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鮒以不能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有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管仲二

東坡先生

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相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敏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唯其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為繁見簡也今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



皆可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曆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爲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法曰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二百五十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踞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爲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爲不可敗而非以逐利爭勝者邪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五人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爲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棊局踈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

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爲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鵠鶴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相桓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而其軍壘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略速勝之兵是以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雒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陣百人爲行百行爲陣陣皆徹行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謹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此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管仲三志林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爲內臣公將許之管



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搃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心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嬖之禍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子之也亦至矣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蓋過矣吾讀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為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為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也篡弑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廢之乃欲以為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謂楚成王知

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符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為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晁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符堅不貪江左雖有慕容垂不能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為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而言之則不免為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者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既乎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而殺孔融晉文帝以卧龍而殺



穆康晉景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琰  
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武后亦  
以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為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  
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敗為是非也故  
夫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為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  
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為天下愛  
國如養生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  
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疾而先服烏  
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  
病而服藥者也

管仲分君謗說附

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其過也子罕釋相  
而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相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  
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公此戰國策之言也蘇子曰

管仲仁人也戰國策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為然者也雖  
然管仲之愛其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分謗焉或曰管仲不  
可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諫而不聽不用而已矣故  
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無後說附

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子之後不復見  
於齊者余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耳余然後知管子所以無  
後於齊者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微管仲吾  
其被髮左衽矣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  
其仁如其仁夫以孔子稱其仁丘明稱其有禮然不救其無後  
利之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洪羊滅族韋堅王鉞楊慎矜王涯  
之徒皆不免於禍孔循誅死有以也夫

管仲四

穎濱先生

先君嘗言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以桓公伯孔子稱其仁而



不能止五公子之亂使桓公死不得葬曰管仲蓋有以致此也哉管仲身有三歸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而不以為非此固適庶爭奪之禍所從起也然桓公之老也管仲與桓公為身後之計知諸子之必爭乃屬世子於宋襄公夫父子之間至使佗人與焉智者蓋至此乎於乎三歸六嬖之害溺於淫欲而不能自克無已則人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四方且猶順之而況於家人乎傳曰管仲病且死桓公問誰可使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曰倍親以近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桓公不用其言卒近三子二年而禍作夫世未嘗無小人也君子以閑之則小人不能奮其智語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豈必人人而誅之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而無以禦之何益於事內既不能治身外復不能用人舉易

世之憂而屬之宋襄公使禍既已成而後宋人以干戈正之於乎殆哉昔先君之論云爾

管仲五古史

孔子稱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民至于今受其賜以仁許之至於子路稱其果而已曰仁則吾不知也然孟子以為子路曾子之所畏而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何哉夫管仲之所以為其國者至矣然其所以不若三代者蓋求而後得之非其有餘而自及之也孟子有言居下位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弗悅於親矣故人必先自信自信之餘而後親信之親信之餘而後友信之友信之餘而後君信之君信之餘而後能治民皆以其有餘及之未有不能誠身而能治民者也雖或能之民之報之也必粗夫子路自誠其身而為之矣而其功未嘗及民管仲其功足以及民矣而其身未



嘗自信也故三歸反坫子路之所不爲而九合諸侯子路之所不能也由子路之道惟其不成成則堯舜是也由管仲之道止於是而已矣此孔子之所以取之而孟子之所不予也

晏平仲古史

管子以桓公伯然其家淫侈不能身蹈禮義晏子之爲人勇於義篤於禮管子蓋有愧焉然晏子事靈莊景公皆庸君功業不足道使晏子而得君如管仲之於桓公其所成就當與鄭子產比耳至於糾合諸侯攘却戎狄未必能若管仲也唐姚元崇宋璟皆中興賢相然元崇好權利事武后立於群枉之中未嘗有一言犯之及事明皇帝時亦有所縱弛太廟棟毀巡遊東都爲無害至於宋璟介潔特立於武后世排斥權倖身危者數矣其於明皇帝亦未嘗有取容之言故世常以元崇比管仲璟比晏子或庶幾焉

柳下惠古史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義不事武王而柳下惠降志辱身三黜於魯而不去行若冰炭之異而聖人皆取之者其心一也心苟不然則伯夷必陷於狷柳下惠必陷於鄉原而孔子奚取焉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夫君子平治其心外累既盡至於不可加損人莫得而見也惟其出處語默應於外者不一而其中未嘗違仁然後知其爲同耳然孔子之論此三人或謂之賢人或謂之仁人未嘗以聖人許之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歟蓋孔子之稱夷齊以爲賢於當世之君子至於當世諸侯大夫則不能望其垣墻耳非以爲堯舜等比也故其叙逸民亦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人而不能無可無不可而尚足以爲聖人乎至孟子始謂伊尹伯



夷柳下惠皆古之聖人與孔子異而世俗又從而廣其說曰此三人者皆聖人之趨時者也伊尹之後士多進而寡退故伯夷出而矯之伯夷之後士多退而寡進故柳下惠出而矯之夫三代之風今世不得見矣春秋之際士方以功利為急孰謂其多退而寡進也哉此皆妄意古人耳湯之稱伊尹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伊尹之自稱亦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及孔子叙書皆不以為過謂之聖人或庶幾焉如伯夷柳下惠吾從孔子而已

曹子臧 吳季札 古史

春秋之際世不知義而以權利為貴雖齊桓晉文皆以爭國成名者也如子臧之於曹季子之於吳皆有可取之義棄而不顧而況於爭乎子高子之義欲考其行事而子臧反國而致邑事不復見季子事吳九十餘年觀其掛劍於墓不以死背其心葬子臧博不以恩累其志引兵避楚不以名害其德蓋其所以

養心者至矣雖祿之天下將有所不受而況於吳乎彼其所養者誠重故也

范文子 志林

鄢陵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陣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蘇子曰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率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卻誅厲公弑晉童死樂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其懼也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無因而至至則天猶或按劍而況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其知其所悔天欲亡之則必



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讎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略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足以爲國之強弱而國之強弱足以爲治亂之兆蓋有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樓而勾踐以伯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號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

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彼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於趙宣子遠矣

范文子二 古史

欒武子始用智范韓所至有功一不用文子幾不免死雖免死卒蒙弑君之惡嗚呼死生之於人亦大矣文子以死易亂而欒武子恥失諸侯不知兵之加其頸也其愚智蓋已遠矣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原論晉大夫之賢者稱范武子遺文子夫武子文子吾未知其孰賢彼以死生取之是以遺文子歟

知瑩趙武

頴濱先生

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其義多於晉文然桓公沒而齊亂其後不能復伯文公子孫世爲盟主二百餘年與春秋相終始其故何也雖襄公悼公之賢齊所無有然其所以保伯業而失者則有在也伯者之感非能用兵以服諸侯之難而能不用



兵以服諸侯之為難耳文公之後前有知瑩後有趙武皆能用兵以服諸侯此晉之所以不失伯也悼公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其勢足以舉鄭而卻楚晉之群臣中行偃欒黶之徒欲一戰以服楚者衆矣惟知瑩為中軍將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三與楚遇皆遷延稽故不與之戰卒以敝楚而服鄭此則知瑩不用兵之功也悼公死平公立平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屬任趙武武嘗與楚屈建合諸侯之大夫于宋以求弭兵趙武於此有仁人之心二焉方其未盟也屈建衷甲將以襲武武與叔向謀之叔向曰以信召人而以信濟之人誰與之安能害我武從其言卒事而楚不敢動將盟晉楚爭先叔向又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武亦從而先之此二者非仁人不能何也人將衷甲以襲我我亦衷甲以待之此勢之所必至也不幸不勝無可言者雖幸而勝晉楚之禍必自是始晉為盟主常先諸侯矣晉未失諸侯而楚求先之若與之爭楚

必不聽晉楚之禍亦必自是始然此二者皆人情之所不能忍也忍之近於弱不忍近於強而武能忍之晉楚不爭而諸侯賴之故吾以為武有仁人之心二焉凡晉之所以不失諸侯而趙氏之所以卒興於晉者由此故也春秋書宋之盟實先晉而後楚孔子亦許之歟

叔向 古史

樂王鮒言於君無不從欲為叔向請以其同也棄而不應祁大夫老矣無位於朝以其覺也知其必為己言何其明哉不然晉楚之際亦多故矣同盟有衷甲之變交聘有司宮之禍苟明不足以及應之身受其辱而國被其患可勝言哉然平丘之會齊人不服叔向詰之以禮威之以衆攘臂而仍之僅乃得之嗚呼殆哉彼不幸而仕於衰晉蓋不得已而然歟

鄭子產 古史

子產為鄭不以禮法假人凜乎其不可犯也將死戚子太叔曰



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火烈人望而畏之則鮮死水溺人狎而翫之則多死故寬難子太叔爲政不忍猛鄭國多盜然後悔之由此言之子產豈徒寬惠者哉然孔子之稱子產曰惠人又以爲古之遺愛儒者由此意之故孟子言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以爲惠而不知爲政甚者又曰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教也此皆非子產之實蓋惠而愛人無禮法以將之則有所不行若子產則以禮法行惠者也孔子之說云爾

楚子玉以兵多而敗說附

東坡先生

爲賈論子玉過三百乘必敗而卻克自謂不如先大夫請八百乘將以用寡爲勝抑以將多爲賢也如淮陰侯言多益辦是用衆亦不易古人以兵多敗者不可勝數如王尋符堅哥舒翰者多矣子玉剛而無禮少與之兵或能戒懼而不敗邪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八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九

列國臣論十一首

說一首附

申不害 韓非 古史

商鞅以法治秦而申不害以術治韓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罰加乎姦令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者君之所執也及韓非之學並取申商而兼任法術法之所止雖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入君據法術之自然而無所復爲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彼申商各行其說耳然秦韓之治行於一時而其害見於久遠使非不幸獲用於世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太史公悲韓非知說之難而卒以說死故載其說難於篇然古之君子循理而言言之利害不存乎心故言出而必合雖有不合要已無媿於中矣豈復立法而求其必售邪今非先立法而後說入既已不知說矣



而泥非之所以說秦蓋求禍之道乎太史公以李陵之事不合於漢武終身廢辱是以深悲之歟

韓非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御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志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

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思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非編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伍子胥一志林  
楚平王既殺伍奢伍尚而伍子胥亡入吳事吳王闔閭及楚平王卒子昭王立後子胥與孫武興兵及唐蔡伐楚夾漢水而陣楚大敗於是吳王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楚昭王出亡吳兵入郢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以報父兄之讎蘇子曰子胥種蠶皆人傑而楊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瑕玼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藉館為子胥之罪以不強諫句踐而栖之會稽為種蠶之過雄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即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為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之奇洩冶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藉館闔廬與群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句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

強諫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為一言

伍子胥二古史

伍員以父兄之怨破楚入郢鞭平王之墓世皆憐其志多其才然士不幸至此不足以言功名矣而員至鞭舊君以逞逆天而傷義卒以盡忠而喪其軀豈非天哉

孫武一權書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為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為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為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



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家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以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戊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讎吳也勾踐不類舊塚而吳服田單譎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功蓋亦鮮耳夫以武自為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北況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曾破齊及入魏又能

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為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眾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眾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眾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眾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而已矣

孫武二

東坡先生

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為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為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就利雜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於用而難於擇擇之為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東見其



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以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急於有功也變詐滑其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爲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爲能貪惟天下之至靜爲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爲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閑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而自居於廉故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於此而即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

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正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紛乎如鳥獸之相搏嬰兒之相擊強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孫武三

全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爲吳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蓋亦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爲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竊以爲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



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彊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愈彊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爲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爲君之讎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於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德宗收洛博幾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於孤窮之中至於憲宗天下略平矣而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所以屢興而終莫之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烏喙蝮蝮皆得自効於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爲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旌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

旌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爲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已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囂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若夫王者之兵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讎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爲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其民不志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孫武 吳起 古史

太史公爲司馬穰苴傳言齊景公時晉伐阿鄆燕侵河上齊師



敗績晏子薦穰苴景公拔以為將使寵臣莊賈監軍穰苴因其後期戮之三軍畏之為之用命遂以成功歸為大司馬大夫高國害之譖而殺之其言甚美世皆信之予以春秋左氏考之景公九年北燕伯款奔齊十二年公朝于晉請伐燕而納款十三年伐燕取賂而還十八年使高偃以兵納款于陽是歲公朝于晉投壺有言明年晉侯會諸侯于平丘齊不欲盟晉人怒自是始貳于晉而未絕也四十五年公盟鄭伯于鹹盟衛侯于沙始叛晉自是凡四伐晉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也湣王殺之故大臣不附意者穰苴湣王之臣嘗為湣王却燕晉而戰國雜說妄以為景公時耶事既不信故刪去穰苴而獨為孫武吳起立傳

穰苴說附

全

史記司馬穰苴齊景公時人也其事至偉而左氏不載予嘗疑之戰國策司馬穰苴為政者也閔王殺之大臣不親則其去景公也遠矣太史公取戰國策作史記當以戰國策為信凡史記所書大事而左氏無有者皆可疑如程嬰杵臼之類是也穰苴之事不可誣抑不在春秋之世當更徐考之

范蠡一志林

越既滅吳范蠡以為句踐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實者何至耕于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為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淨無為以老於越者也吾故曰蠡亦鳥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為壽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去終身不復



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捨進  
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

范蠡蠡二 古史

天下未嘗無智者也而難於擇君田曲陳宮其智皆足以制曹  
公而豐事袁紹宮事呂布紹布不用其言而君臣皆亡此固無  
足言者如陸遜之於孫權高穎之於隋文言聽計從致君於王  
伯矣而忤心一起二臣不得其死可不哀哉范蠡知句踐可與  
共患難則為之滅吳以致其功知其不可與同安樂則棄之浮  
江湖如去仇讎是以君臣免於惡名可不謂賢哉

葉公 古史

孔子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  
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  
禮未善也春秋之末諸侯之事智者多矣而未見其仁也葉公

子高於白公之未亂也知其不可近及其既亂也舉兵而入罪  
人斯得而楚國以定可以言知矣使葉公因惠王之復而身為  
令尹以行楚國之政楚豈有間言者哉然葉公追念子西子期  
之功以其子為令尹司馬而身老於葉有存國之勞而不享存  
國之利於是可以言仁矣昔孔子去衛盤桓陳蔡之間六年陳  
蔡之君無足取也意在楚葉耳當是之時葉公未有白公之功  
也而孔子知其仁可謂明矣然葉公終不能用孔子使聖人之  
効不見於當世豈仁雖能守而未暇由禮歟傳曰葉公好龍室  
屋雕文無非龍者天龍下之懼而還走喪其魂魄此言蓋謂孔  
子非謂龍也昔楚昭王將用孔子矣令尹子西知孔子聖人畏  
其害楚而沮之或問子西於孔子孔子曰彼哉彼哉夫諸侯大  
夫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子西知孔子矣而獨以為  
害楚疑之此其罪甚於不知故孔子深疾之歟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九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

列國臣論二十七首 說六首附

商君一 志林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游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聞於大道取以為史吾常以為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畋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



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筭之末察窮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落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勤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為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者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鐘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為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為效之世之服寒食散

痾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商君功罪說附

東坡先生

商君之法使民務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食足兵強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尊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蓋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之功饗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為之懼矣元豐三年九月十五日讀戰國策書

商君二 古史

解牛之技取於屠狗禦人之盜取於穿窬衛鞅有帝王之術而肯以強國之事說孝公乎蓋鞅之志本於強國而已恐孝公之不能用是以極言其主以要之耳鄭子華欲以鄭為市於齊管



仲不受而諸侯歸之鞅欺公子卬以取魏河西利之所在無所復顧鞅而知帝王之術其肯為此哉古之制刑輕重必與事麗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故人雖死而無憾今鞅使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賦事末利及怠而貧者墾為收斂刑之輕重豈復與事麗哉其後始皇之世有子而嫁者有刑夫為寄殺者殺之無罪妻為逃嫁者子不得母法皆與情不應至於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其端皆自鞅發之然鞅之死至於車裂而李斯之死至具五刑皆被赤族之禍天之報人豈誣也哉

蘇秦 古史

秦強而諸侯弱游談之士為橫者易為功為從者難為力然而從成則諸侯利而秦病橫成則秦帝而諸侯虜要之二者皆出於權譎而從為愈歟蘇秦本說秦為橫不合而激於燕趙甘心於其所難為之期年歃血於洹水之上可不謂能乎然口血未

乾犀首一出而齊趙背盟從約皆破蓋諸侯異心譬如連雞不能俱棲勢固然矣而太史公以為約書入秦秦人之閉函谷十五年此說客之浮語而太史公信之過矣

張儀 古史

戰國之為從橫者皆傾危反覆之士也然而汙賤無恥莫如張儀而其成功莫如儀之多儀之未信於楚也辭而之晉謂懷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楚產也吾何求於晉儀曰王獨不好色耳周鄭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間不知而見者以為神也王獨不好色耳王悅資之珠玉而遣之南后鄭袖聞而憂之奉之以千金儀將行謂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觴臣中飲儀請王召所便習王召鄭袖儀見之詭請罪曰儀行天下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與后太喜而儀言得行儀之所以求用者其術至此此所以言必信而功多也可不悲乎



張儀為秦欺楚說附

東坡先生

張儀欺楚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既而曰臣有奉邑六里此皆兒戲無異天子莫不疾張子之詐而笑楚王之愚也夫六百里豈足道哉而張儀又非楚之臣為秦謀耳何足深過若後世之臣欺其君者曰行吾言天下與安四夷畢服禮樂興而刑罰措其君之所欲得者非特六百里也而卒無絲毫之獲豈惟無獲其所喪已不勝言矣則其所以事君者乃不如張儀之事楚也悲夫

樗里子

甘茂 古史

蘇秦為諸侯弱秦而張儀為秦弱諸侯其說猶可言也如樗里疾公孫奭黨於韓甘茂黨於魏向壽黨於楚皆借秦之強以搖動諸侯而成其私民生其間其受害可勝言乎今世雖無戰國相傾之勢然士居其間其以喜怒成敗天下事者多矣人主誠能得其情其罪可勝誅乎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庫藏

穰侯 古史

秦誅商君逐穰侯君臣皆失之矣彼二子者知得而不知喪雖智能伯秦而不能免其身蓋無足言者而惠王以怨誅歎至誣以畔逆昭王以逼遷冉至出老母逐弱弟而不顧甚矣其少恩也彼公子虔方欲報怨固不暇為國慮矣而范雎欲毀人以自成而至於是可畏也哉

白起 古史

予嘗讀太史公白起傳秦之再攻邯鄲也起與范雎有怨稱病不行以亡其軀慨然歎曰起以武夫無所屈言而困於游談之士使起勉強一行兵未必敗而免於死矣及讀戰國策觀起自陳成敗之蹟乃知邯鄲決不可再攻而起非特以怨不行蓋為之流涕也趙充國征西羌守便宜不肯奉詔出兵辛武賢雖兵出有功充國竟為漢宣明其非是武賢怨之至骨雖不能害充國而卒陷其子叩嗚呼循道而不阿自古難之歟



王翦 古史

王翦與始皇議滅楚非六十萬不行予始疑其過及觀田單與趙奢論兵乃知老將之言不妄也趙以齊田單為相單語趙奢曰非吾不說將軍之兵法所不服者將軍之用眾也帝王之兵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而後用之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奢曰君非徒不達兵又不明時勢矣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之柱上而擊之則絕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眾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劍之為用無脊之厚則鋒不入無髀之薄則刃不斷無鈞罕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今君無十萬二十萬之眾以為鈞罕鐔蒙須之便焉能以三萬行於天下乎古者四海萬國城大不過三百丈人雖多無過三千家則以三萬拒之足矣今取古萬國分為戰國七其能具數十萬食能支數歲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

君奈何以三萬之眾攻之田單喟然歎息曰單未至也由此觀之攻千里之城毀百年之業不乘大隙非大眾不可彼決機兩陳之間為一日成敗之計乃可以少擊眾耳

王翦用兵說附

東坡先生

善用兵者破敵國當如小兒毀齒以漸搖撼而後取之雖小痛而能堪也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取齒適足以殺兒王翦以六十萬人取荆此一拔取齒之道也秦亦憊矣二世而敗坐此也夫

孟嘗君 古史

戰國以詐力相侵伐二百餘年兵出未嘗有名秦昭王欺楚懷王而囚之要之以割地諸侯孰視無敢以一言問秦者惟田文免相於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乃借楚為名與韓魏伐秦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以與韓魏僅乃得免自山東難秦未有若此其壯者也夫兵直為壯曲為老有名之兵誰能禦之使田文



能奮其威則是役也齊可以伯惜其聽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  
攻以求楚東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  
卒死於秦由此觀之秦惟不遇桓文是以橫行而莫之制耳豈  
有大義而屈於不義者哉

孟嘗君賓禮狗盜說附

東坡先生

孟嘗君所賓禮者至於狗盜皆以客禮食之其取士亦陋矣然  
微此二人幾不脫於死當是時雖道德禮義之士無所用之然  
道德禮義之士當救之於未危亦無用此士也

平原君 古史

趙勝傾身下士以竊一時之聲可耳至於為國計慮勝不知也  
趙欲拒燕有廉頗趙奢不能用而割地與齊以借田單知單之  
賢而不知其不為趙用也及韓馮亭以上黨嫁禍於趙趙豹明  
其不可而勝貪取之長平之禍成於勝一言此皆貴公子不知  
務之禍也乃欲使之相危國拒強秦難矣哉

魏公子 古史

魏公子始用侯嬴之計盜兵符殺晉鄙而奪其軍擊秦以全趙  
成桓文之功矣然兄弟自是相失十年不敢還魏幾無以安其  
身殆哉其後秦兵攻魏無忌無還魏之心毛薛其之翻然而歸  
合諸侯破秦軍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明目以立於世  
蓋無忌之名發於侯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  
不可而正之所全者多矣

春申君 古史

黃歇相楚王患王無子而以己子盜為其後雖使聽朱英殺李  
園終擅楚國亦將不免太咎何以言之秦楚立國僅千歲矣無  
功於民而獲罪於天天以不韋歇陰亂其嗣而與之俱斃豈區  
區朱英所能為哉不然以黃歇之智而朱英之言獨無槩於中乎

范雎 蔡澤 古史

范雎相秦其所以利秦者少而害秦者多以魏冉之專忘其舊



勲而遂之可也而并逐宣太后使昭王以子絕母不已甚乎宣太后之於秦非有鄭武姜莊襄后之惡也鄭武姜莊襄后猶不可絕而雖勇絕之獨不媿賴考叔茅焦乎及雖任秦事殺白起而用王稽鄭安平使民怨於內兵折於外曾不若魏冉之一二以予觀之范雎蔡澤自爲身謀取卿相可耳未見有益於秦也

樂毅一

東坡先生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所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以爲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勾踐勾踐

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爲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爲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爲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湣三之彊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鬪志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奈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爲之謀也當戰國時兵



疆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壓其城而急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爲天下笑也

樂毅二 古史

梁惠王拔趙邯鄲而齊宣王敗之馬陵虜其太子申齊湣王伐宋而五國伐齊湣王出死於莒何者無德而有功諸侯之所共疾兵之招也故非有功之難而有以保其功之難耳樂毅爲燕合諸侯破齊殺湣王舉全齊之富而歸之燕徇齊五年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服兵久於外燕人無怨心諸侯無異議其所以鎮撫內外必有道矣湣王之暴神人之所共棄而伐齊之利諸侯之所共有此固毅之本意歟至與莒即墨相持田單拒之五年而不決此非戰之罪勇智相敵勢固然矣廉頗拒王鮪於長平司馬懿拒諸葛亮於岐山智均力敵雖有小負莫肯先使而要之以久使毅不遭惠王之隙以燕齊之衆而臨二城磨

以歲月雖田單之智將何能爲乎其勢如燕將之守聊愈久而愈困耳至夏侯玄不達兵勢以謂毅不下二城將以成王者之業此書生之論非其實也

廉頗 藺相如 古史

藺相如非戰國之士也以死行義不屈於強秦以禮爲國不較於廉頗其處剛柔進退之際頗類學道者使居平世可以爲大巨矣非戰國之士也廉頗李牧皆以將亡之趙抗方興之秦其爲力艱矣卒以用捨爲趙之存亡趙能用之而不能終悲夫

田單 古史

樂毅以全燕之兵兼強齊之衆棲田單於即墨諸侯之救不至使天胙燕昭王不死樂毅不亡田單雖智要之歲月兵殘食盡齊之亡可立而待也然單兵不滿萬人堅守一城以抗百萬之師持五年而無可乘之隙遷延稽故以須天命之復可不謂智過人哉



田單火牛說附

東坡先生

田單使人食必祭以致烏鳶又設為神師皆近兒戲無益於事蓋先以疑似置齊人心中則夜見火牛龍文足以駭動取一時之勝此其本意也

屈原 古史

漢賈誼為長沙傳過汨羅為賦以吊屈原曰歷九州而相君何必懷此故都誼之言或一道也而非原志原楚同姓不忍棄其君而之四方而誼教之以孔子孟軻歷聘諸侯以求行道勢必不從矣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知道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惜乎屈原廉直而不知道徇節以死然後為使此所以未合於聖人耳使原知柳下惠用之則行捨之則藏終身於楚優游以卒歲庶幾乎其志也哉

虞卿 古史

游說之士皆歷詆諸侯以左右網其利獨虞卿終始事趙專持

宮內廳書

從說其言前後可考無翻覆之病觀其赴魏齊之急捐相印棄萬戶侯而不顧此固義俠之士非說客也哉然太史公記虞卿與趙謀事皆秦破長平後而卿為魏齊棄相印走大梁則前此矣意者魏齊死卿自梁還復相趙而太史公失不言之耳

魯仲連 古史

戰國游說之士非從則橫說行交合而寵祿附之故士不厭詭詐爭走於利魯仲連辯過秦儀氣陵髡衍而從橫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決潰隄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已來一人而已矣

顏蠋巧於安貧說附

東坡先生

顏蠋與齊王游食必大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蠋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



有如魯連顏蠅之賢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意於肉與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於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為哉雖然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飢而食雖八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唯晚食為然蠅固巧矣然非我之久於貧不能知蠅之巧也

呂不韋 古史

戰國惟秦楚燕為故國取之非逆而守之則暴矣若三晉及齊皆以篡奪得之所以取守者皆非義也天方厭喪亂欲假手於秦而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輿納妾於子楚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已先亡矣及至二世屠戮諸公子殆盡而後受首於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

李斯 古史

宮內廳書

始皇以許力兼天下志得意滿諱聞過失李斯燔詩書誦功德

圖書寮文庫

以成其氣至其晚節不可告語君老太子在外復危亂之機而莫敢以一言合其父子之親者雖始皇之暴非斯養之不至此也及其事二世知趙高之姦復偷合取容使高勢已成天下已亂乃欲力諫不亦晚乎至於國破家滅非不幸也

蒙恬 古史

蒙氏為秦吞滅諸侯其所殘暴多矣子孫以無罪戮死此天意也恬以長城之役竭民力斷地脉自知當死而毅以忠信事上自許無罪死而不厭夫偷合取容咎亞李斯此其所以不免者哉然始皇病於琅琊使毅還禱山川至于沙丘而崩使毅尚從則趙高李斯發適之謀殆不能發嗚呼天之所廢人謀固無所復施耶

扁鵲 古史

子於趙世家削簡子之夢黜扁鵲之說以為為國不可以語怪及扁鵲列傳則具載其說曰世或有是不足怪也蓋孔子作春



秋非人事不書左氏所記鬼神變怪世所共傳者錄之無疑世有達者當辨此耳扁鵲見趙簡子齊桓侯而中有魏公之事齊桓侯復其後或疑其說之妄然戰國之際薛公者哉

刺客古史

專諸 豫讓 聶政 荆軻

周衰禮義不明而小人奮身以犯上相夸以為賢孔子疾之齊豹以衛司寇殺衛侯之兄繫蔡公孫翻以大夫弑其君申春秋皆以盜書而不名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太史公傳刺客凡五人皆豹翻之類耳而其稱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矣獨豫讓為舊君報趙襄子有古復讎之義如荆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強暴失天下心聞者決之要以盜賊乘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也至曹沫之事予以左氏考之魯莊公十年沫始以謀干莊公公用之敗齊於長勺自是魯未嘗敗十三年而會齊侯于柯安得所謂三敗沫以匕首劫齊桓求侵功者哉始公羊高采異說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庫藏

載沫事於春秋其後戰國游士多稱沫以為口實而實非也莊公之禦齊沫問所以戰以小惠小信不足恃惟忠為可以一戰沫蓋知義者也而肯以其身為刺客之用乎春秋宋楚盟於城下齊魯盟于夾谷皆以要盟不書書平及會而已使沫信以匕首劫桓公得非要盟乎而春秋書公會齊侯盟于柯足以知其非要盟也是以削去曹沫而錄其四人然亦非所謂賢也

滑稽古史

優孟 西門豹 淳于髡 優旃

太史公傳滑稽三人褚先生一人皆以優笑有益於事故并錄之然西門豹古循吏非滑稽者也特以止河伯娶婦事發於俳故巧而捷是以載之滑稽而實非也

戰國任俠志林

春秋之末至于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



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鷙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生因俗設法使出於十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

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狶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



不能盡摩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烏乎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一

歷代君論

漢六篇

漢

穎濱先生

古之聖人制為君臣之分天子以其一身立乎天下之上安受天下之奉己而不辭天下之人奇才壯士爭出其力以自盡於天子之下而無所逃遁此二者何為如此也天下之事固其賢者為之也仁人君子盡其心以制天下之事而無所不成武夫猛士竭其力以翦天下之暴亂而無所不定此其類非不智且勇也然而不得其君則其心常鯁鯁然曠四海而不能以自安功成事立缺然反顧而莫之能受是以天下之賢才其才雖足以取之而常喜天下之有賢君者利其有以受之也蓋古之人君收天下之英雄而不失其心故天下皆爭歸之而英雄之士因其君之資以用力於天下功成求得而不敢為背叛之操故



上下相守而可以至於無窮惟其君臣相戾而不能以相用君以爲無事乎其臣臣以爲無事乎其君君無所用以至於天下之不親臣無以用之以至於惛惛而無所底麗而天下始大亂矣且彼不知夫天下之意也天下之人皆人臣也而誰能以相從惟其因天子之權而用之是以雖其比肩之人而莫敢抗彼見天下之莫吾抗也則以爲天下之畏我而不知己之戴君之威而行也故或狃天下之畏己而反以求去其君其君既去而天下之人孰畏而不爲變哉昔者西漢之衰王莽竊取其人君之權而執之以求取其天下方其執之而未取也天下不知其將取之是以俛首而奉其所爲何者天下之心猶以爲漢役之也至於天下在莽而其英雄之士遂起而共攻之不數年而莽以大敗何者天下不服無漢之王莽也其後東漢之亂獻帝奔走於草莽之中曹操出之以爲帝王當是之時天下已無漢矣而唯曹氏之爲聽然天下之英雄猶以爲名皆起而爭之終曹

公之身而不能以自安猶幸其當時之人皆知漢之天下已去而操收之也是以心服曹氏而安爲之臣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蓋天下之情居下而干其上之政者以爲己之享其利也而不知天下之爭心皆將戢然而不平是以其素所服者愈叛則其失之也愈速何則其不平者衆故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在大夫四世矣而三相之子孫微矣嗚呼公室既微則三相之子孫天下之所謂宜盛者也而終以衰弱而不振則夫君臣之分可知也已

高帝一傳書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擢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



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  
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  
於此而後見也帝常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  
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邪故吾之意  
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  
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  
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  
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后佐帝定天下爲大  
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  
后者爲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  
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  
彼豈獨於噲不仁邪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爲少矣方  
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  
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斬之夫噲之罪未

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  
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卹  
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  
呂后也猶醫者之視重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  
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  
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  
彼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  
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  
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末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  
之後推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邪  
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高帝二

東坡先生

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爲之說則用力寡矣人唯好善  
而求名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不義可以劫而退若漢高帝起



於草莽之中徒手奮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安知所謂仁義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仁義者而不喜仁義之說此如小人終日為不義而至以不義說之則亦佛然而然故當時之善說者未嘗敢言仁義與三代禮樂之教亦惟曰如此而為利如此而為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擇其利與可者而從之蓋亦未嘗遲疑天下既平以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僅得之蓋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太息以為高帝最易曉者苟有以當其心彼無所不從蓋亦告之以呂后太子從帝起於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為君雖不肖而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愛之者祇以禍之嗟夫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為高帝言者歟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獨有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之所經為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為天子惠帝為臣絳灌之徒固

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與其全安而不失為王之利也如意之為王而不免於死則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呂后不平之氣而又厚封焉其為計不已踈乎或曰呂后彊悍高帝恐其為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子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以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勢不得不從是以猶欲區區為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猶未悟以為一強項之周昌足以抗呂氏而捍趙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高帝三

顧濱先生

高帝之入秦一戰於武關兵不血刃而至咸陽此天也非人也



秦之亡也諸侯並起爭先入關秦遣章邯出兵擊之秦雖無道而其兵方強諸侯雖銳而皆烏合之衆其不敵秦明矣然諸侯皆起於群盜不習兵勢陵藉郡縣狃於亟勝不知秦之未可攻也於是章邯一出而殺周章破陳涉降魏咎斃田儉兵鋒所至如獵狐兔皆不勞而定後乃與項梁遇苦戰再三然後破之梁雖死而秦之銳鋒亦略盡矣然邯以爲楚地諸將不足復慮乃渡河北擊趙邯旣北而秦國內空至是秦始可擊而高帝乘之此正兵法所謂避實而擊虛者蓋天命非人謀也項梁之死也楚懷王遣宋義項羽救趙羽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慄悍禍賊嘗攻襄城無唯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喻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平不許項羽而遣沛公沛公方入關而項羽已至河北與章邯相持項羽欲還兵救秦勢不得矣懷王之遣沛公固當然非邯羽相

持於河北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此天命非人謀也

文帝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強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強者皆乘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敖陵駕中國帝屈體遣書厚以繒絮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鼂錯之計削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強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疾而禍小不削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爲信吾以爲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爲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而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爲害亟矣鼂錯之



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墻深其陷穽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爲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於乎爲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文夫制之其不爲鼯錯者鮮矣

景帝

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寬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帝忌克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實非文帝以也帝之爲太子也吳王濞世子來朝與帝博而爭道帝怒以博局提殺之鼻之叛逆勢激於此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斥死淮南鄧通文帝之倖臣也以咋雍之怨困迫至死鼯錯始與帝謀削諸侯帝違衆而用之及七國反袁盎一說諂而斬之東市曾不之卹周亞夫爲大將折吳楚之銳鋒不數月而平大難及其爲相守正不阿惡其倖倖不屈遂以無罪殺之梁王武母弟也驕而從之幾致其死臨江王榮太子也以母失愛至使酷吏殺之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背理而傷道者一至如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國與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庫藏

文帝俱稱賢君者惟不改其恭儉故耳春秋之法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陳侯平國蔡侯般皆以無道弑而弑皆稱臣以爲罪不及民故也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而猶稱賢君豈非躬行恭儉罪不及民故耶此可以爲不恭儉者戒也

重刊分門二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一

而祿  
瑞璽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宋板三蘇文粹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二

歷代君論

漢五篇

武帝

穎濱先生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為名所眩下不為利所怵者類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宮其間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二不達其二見其利不觀其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意則利害之實亂矣漢武帝即位三年年未二十聞越舉兵東甌東甌告急帝問太尉田蚡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帝使嚴助難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弁之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何所期帝蚡議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伐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匈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



馬邑事畢壹因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恢往反議甚苦帝從恢議使聶壹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去兵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而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實而遽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黔首耗散內則骨肉相賊殺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以交通淮南張湯論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弃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赦故耶

昭帝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都郎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爾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為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

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為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致治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年甫及冠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夫壽雖出於天然人事常參焉故吾以為成王之壽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宥國之大臣受其寵祿而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左右前後皆賢臣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足怪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文陰不雨之言而貴夏侯勝威蒯瞶之事



而賢雋不疑然終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衆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復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讒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爲此霍光之過也

哀帝

漢哀帝自諸侯爲天子方其在國好禮節儉知成帝優容舅家

權奪於王氏及即位收攬威柄朝廷疎然庶幾於治既而傳太后侵侮王后僭竊名號始失天下心帝復寵任倖臣董賢位至三公富擬帝室雖欲貶損王氏而身既失德朝無名臣所以資之者多矣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二者帝皆失之其若王氏何方帝之崩也王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助君賢頓首幸甚莽既至使尚書劾免賢賢即日自殺王氏代漢之禍實成於此昔高帝寢疾有呂氏之憂呂后問以後事帝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王陵少戇可以助之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及產祿之變王陵爭之於前平勃定之於後皆如高帝所慮文帝末年有七國之憂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兵及吳楚之變亞夫爲大將破之數月之間亦如文帝所慮今王氏之亂與呂氏七國等耳而哀帝無其人漢遂



以亡非特天命蓋人謀也

光武上

人王之德在於知人其病在於多才知人而善用之若己有焉雖至於堯舜可也多才而自用雖有賢者無所後施則亦僅自立耳漢高帝謀事不如張良用兵不如韓信治國不如蕭何知此三人而用之不疑西破強秦東伏項羽曾莫與抗者及天下既平政事一出於何法令講若畫一民安其生天下遂以無事又繼之以曹參終之以平勃至文景之際中外晏然凡此皆高帝知人之餘功也東漢光武才備文武破尋邑取趙魏鞭笞群盜筭無遺策計其武功若優於高帝然使當高帝之世與項羽為敵必有不能辦者及既履大位懲王莽篡奪之禍雖置三公而不付以事專任尚書以督文書繩姦詐為賢政事察察下不能欺一時稱治然而異已者斥非讖者弃專以一身任天下其智之所不見力之所不舉者多矣至於明帝任察愈甚故東漢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之治寬厚樂易之風遠不及西漢賢士大夫立於其朝志不獲申雖號稱治安皆其父子才志之所止君子不尚也

光武下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實力焉誅產祿立文帝若反覆壬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朝晁錯而文景不以為悟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克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蓋寬饒害趙廣漢韓延壽悍然無惻怛之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故莽以斗筭之才濟之以欺罔而士無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略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



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少竇后擅朝竇憲兄弟悉橫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樹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幸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日以衰及其誅閹顯立順帝功出於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極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禍勢極於此夫人君不能皆賢君有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觀古今大臣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佗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於乎殆哉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二

歷代君論

三國四篇

三國

鍾濱先生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三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鋒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搏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有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吒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



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冒推魯是以為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安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遂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敗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推魯而不能純欲

為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弃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之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為不可及也夫

魏武帝

東坡先生

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立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為智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為之唯其害而不為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



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者晉  
荀息知公必不能用宮之奇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  
薛公知黥布必不出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  
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不可以冒害而就利自  
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  
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呂爭為強暴而孫  
權劉備又以區區於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  
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其言試論之魏武長於料事  
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為而至於敗  
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  
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後遂至於不敢加  
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  
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  
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

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  
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  
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於權  
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  
劉備而喪其功輕為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  
長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  
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負爭為雄強而未見  
其一能也

劉玄德

顧濱先生

事固有當作而不可作者矣智者論其公私權其輕重而可否  
可決也蜀先主之於關羽名雖君臣而義則父子也先主入蜀  
而羽攻曹仁張於荊州吳乘其敵羽以敗死先主欲為羽報讎  
義不可已也然吳蜀之於魏國小而兵弱本以季漢君臣之分  
締交相親與魏為敵則報讎之義其公且重者在魏也釋魏而



事羽之怨則為失所先後矣先主之在白帝也吳之君臣懼而乞和若以讎魏之重俛而從之義無不可也先主念羽之厚托而不許君臣之義則至矣至於奮不慮害丘殷而繼之以死忘兩國之大計而徇一夫之遺忿則未為得矣諸葛孔明有言法孝直若在必能止君此行雖行亦必不至於敗然則孔明亦自以伐吳為失計矣哉

孫仲謀

全

任人莫難於託國漢武帝因文景富庶之後虐用其民厚自奉養征伐四夷幾喪天下逮其晚歲託國於霍光光知用兵之害罷均輸摧酷與民休息而天下復安凡武帝之所以得稱賢君者惟用霍光故也蜀先主知嗣子之暗弱舉國而付之諸葛孔明孔明又廢李嚴楊儀援蔣琬費禕而授之雖後主之不明而守國三十餘年君臣相安蜀人免於塗炭之患過於魏吳遠甚吳大帝方其屬任賢將抗衡中原曹公憚之及其老也賢臣死

亡略盡喜諸葛恪之勁悍越衆而付以後事恪秉其用兵勞民之後繼起大役兵折於外既歸而不能自克將復肆志於僚友恪既以喪其軀而孫氏因之三世絕統吳越之民陷於炮烙之地國隨以亡彼以進取之資用進取之臣以徼一時之功可耳至於託六尺之孤寄千里之命而亦屬之斯人其勢必至是哉

晉三篇

全

晉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勤逸處而能憂其君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射御以自致其力平居習為勉強而去其惰傲厲精而日堅勞苦而日彊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為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蓋常起於上之所憚而不敢為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為則有以乘其間而致其上之所難夫上之所難者其亦死傷戰鬪



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耶彼以死傷戰鬪之患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乎天下之至於亂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避而勞苦有所不憚昔者晉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讓泊然冲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雪霜飢饉之所勞苦其勸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姦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且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

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治蓋古之君子其治天下爲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弃其糲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爲君子至於後世爲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復而爲秦之彊食其甚美而無以自實而爲晉之敗夫甚勞者固非所以爲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之故也哉

宣帝

世之說者曰司馬仲達之於魏則曹孟德之於漢也是不然二人智勇權略則同而所處則異漢自董卓之後內潰外畔獻帝奔走困踣之不暇帝王之勢盡矣獨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號以服天下據而植之許昌建都邑征畔逆皆曹公也雖使終身奉獻帝率天下而朝之天下不歸漢而歸魏者十室而九矣曹公誠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何以加之惜其爲義不終使獻帝不安於上義士憤怨於下



雖荀文若猶不得其死此則曹公之過矣如司馬仲達則不然明帝之末曹氏之業固矣雖明帝以滔虐失衆曹爽以驕縱得罪而顛覆之形未見天下未畔魏也仲達因其隙而乘之拊其背而奪其成業事與曹公異矣漢武帝之老也託昭帝於霍光昭帝尚幼燕王蓋主有篡取之心上官桀桑弘羊助之此其禍急於曹爽霍光內斃燕王蓋外誅桀羊擁護昭帝訖無驕君之色及昭帝早喪國空無主迎立昌邑昌邑不令又援立宣帝柄在其手者屢矣然退就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無一人有異議者以仲達擬光孰為得之耶然元猶不足道蜀先主將亡召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吾可自取復語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後主之暗弱孔明之賢智蜀人知之矣使孔明有異志一搖手而定矣然亦平微外繼漢內廢李平廖立旁禦魏吳功成業定又付之蔣琬費禕奉一昏主三才餘年而無纖芥之隙此又霍光之所不能望也故人患

不誠苟誠忠孝舜之於父母伊尹之於太甲終無間然者自仲達之後人臣受六尺之寄因即取之者多矣皆以地勢迫切置而不取則身必危國必亂至自比騎虎不可復下此亦白欺而已哉

武帝

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古今之正義也然堯廢丹朱用舜而天下安帝乙廢微子立紂而商以亡古之人蓋有不得已而行之者矣不得已而巳之二者皆亂也子非朱紂而廢天下之正義君子不忍也子如朱紂而守天下之正義君子不為也漢高帝始謂惠帝仁弱欲廢之而立如意既而知人心之在大子也則寢廢立之議而用平勃平勃皆賢而權任均故惠帝雖沒產祿雖橫而援立文帝漢室不病也武帝既老知燕王旦廢陵王胥之不可用也廢之而立少子任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以後事當是時昭帝之賢否未可知而四



人枉真相半也幸而昭帝明哲霍光忠良桀羊雖欲為亂而不遂其後復廢昌邑立宣帝而朝廷晏然無患蓋人君不幸而立幼主當如二帝屬任賢臣乃免於亂此必然之勢也魏明帝疾篤而無子并遠宗子而立齊王始欲輔以曹宇曹肇而倖臣劉放孫資不便宇肇之正勸帝易以司馬仲達曹爽齊王既非天下之望而爽又以庸才與仲達英雄為對數年之間遂成篡弑之禍晉武帝親見此敗矣惠帝之不肖群臣舉知之而牽制不忍思齊王攸之賢而恃愍懷之小惠以為可以消未然之憂獨有一汝南王亮而不早用舉社稷之重而付之楊駿至於一敗塗地無足怪也帝之出齊王也王渾言於帝曰攸之於晉有姻且之親若預聞朝政則腹心不貳之臣也國家之事若用后妃外親則有呂氏王氏之虞付之同姓至親又有吳楚七國之慮事任輕重所在未有不為害者也惟當任正道求忠良不可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也若以智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

亦安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為安之理此最國家之深患也渾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帝不能用而用王佑之計使太子母弟秦王東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強帝之威晉室之亂實成於八王吾嘗籌之如攸之親賢奪嫡之禍非其志也不幸至此天下所宗宗社之計猶有賴也如佑之計使子弟據兵以捍外患如梁孝王之禦吳楚尚可若變從中起而使人握兵以救內難此與何進袁紹召丁原董卓以除宦官何異古人有言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如武帝之擇禍福可謂不審矣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四

歷代君論

南北朝四篇

七代

蔡瀆先生

英雄之士能因天下之隙而遂成天下之勢天下之勢未有可  
以必成者也而英雄之士常因其隙而入於其間堅忍而不變  
是以天下之勢遂成而不可解自晉以下者天下何其紛紛也  
彊者不能以相吞滅天下大亂離而為南北北又自離而為東  
西其君臣又自相篡取而為七代至於隋而後合而為一蓋其  
間百有餘年之中其賢君名臣累累而出者不為少矣然而南  
不能渡河以有北之民而北不能過江以侵南之地豈其百年  
之間南無間之足乘而北無隙之可入哉蓋亦其勢之有所不  
可者也七代之際天下常有變矣宋取之晉齊取之宋梁取之  
齊陳取之梁而周齊取之後魏此五霸者兵交而不解內亂而



無救其間非小也而其四鄰拱手遠望而莫敢入蓋其取之者誠有以待之而不可以乘其倉卒也嗟夫北方之人其力不足以并南而南方之勢又固不可以爭衡於中國則七代之際天下將合之際也姚興既死而秦地大亂武帝舉江南之兵長驅以攻秦兵不勞而關中定此天下之一時也夫劉穆之死關中不安席不及煖兵不及息而奔走以防江南之亂留孺子孱將以抗四方彊悍之虜則夫天下之勢亦隨去之而已矣且夫孫權曹操之事足以見矣曹操之不能過江以攻孫權力有所未足也而孫權終莫肯求逞於中國蓋其志將以僥倖乎北方大亂然後奮而乘其弊而非以為其地之足以抗衡於中原也嗟夫使武帝既入關因而居之以鎮撫其人民南漕江淮之資西引巴漢之粟而內因關中之盛厲兵秣馬以同四方之罪戾當此之時天下可以指麾而遂定矣而何江南之足以芥蒂夫吾心哉然而其事則不可不察也其心將有所取乎晉而恐夫人

之反之於南是以其心憂懼顛倒而不見天下之勢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故夫有可以取天下之勢而不顧以求移其君而遂失之者宋武之罪也

宋武帝

東漢之衰曹公始踐五伯之迹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志本欲盡掃群雄而後取漢耳既滅二袁呂布劉表欲遂取江東而不克既破馬超韓遂欲并舉巴蜀而不果再屈於吳蜀而公亦老矣於是董昭進九錫之議番然聽之而桓文之業至此盡矣然方是時公在河朔而漢都許昌雖使士盟中夏而不發舊君上可以為周文王下亦不失為桓文公不能忍而甘心王莽九錫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為恨也至司馬仲達父子其勢蓋與公異矣擁兵天子之側固已不順既殺王凌害諸葛誕非人臣矣又降劉禪服曹氏之所不能服非貪其土地而利其人民也志亦在九錫耳雖欲復為桓文尚可乎宋武既誅桓氏收遺晉而



封植之又克讎縱執慕容超逐盧循擒姚泓立四大功天下莫能抗然其志不在桓文而在九錫亦已卑矣方帝之克長安也中原震恐元魏雖姚氏之昏姻而不敢救羌氏雖關中之唇齒而不敢爭此其智力有餘足以有爲之時也若能因其兵勢據秦隴之形勝引吳越之饒富以經略中夏成曹公河朔之勢則王伯之功可冀顧所以用之何如耳然其兵未入秦而使傅亮南走建業發九錫之議劉穆之死南方無復可託雖已入秦而無留秦之意舉千里之地付一孺子而去赫連勃勃乘之兵將死者過半狼狽而反僅乃得脫以帝之明非不知諸將之不足以保秦而志有所在不暇佗慮矣悲夫以目前之利而弃百世之功有曹公削平之業而俯從司馬父子攘竊之陋此君子之所追恨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古之爲國必具此四者而後能成大功如

武帝之用兵無敵於天下可以言知矣至其弃秦而歸以求九錫之謚名尚可以爲仁乎惟其仁智不具故其功業止於是也

宋文帝

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齊國人不順其大夫里克殺奚齊卓子而納惠公春秋皆以弑君書之矣惠公既立而殺里克以弑君之罪罪之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稱國以殺殺無罪也里克弑君而以無罪書此春秋之微意也奚齊卓子之立以淫破義雖已爲君而晉人不君也既已爲君則君臣之名正故里克爲弑君而國人之所不君則勢必不免里克因國人之所欲廢而廢之因國人之所欲立而立之則里克之罪與宋華督齊崔杼異矣雖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里克之罪猶可議也惠公以弑得立而歸罪於克以自說於諸侯其義有不可矣然惠公殺克而背内外之賂國人惡之敵人怨之兵敗於秦身死而子滅至其謀臣吕甥卻稱異內皆



以兵死蓋背理而傷義非獨人之所不予而天亦不予也宋武帝之亡也託國於徐羨之傅亮謝晦少帝失德三人議將廢之而其弟義真亦以輕動不任社稷乃先廢義真而後廢帝兄弟皆不得其死乃迎立文帝文帝既立三人疑懼羨之亮內秉朝政晦出鎮上流爲自安之計自謂廢狂亂以安社稷不以賊遺君父無負於國矣然文帝藩國舊人王華孔安子王曇首皆陵上好進之人也惡羨之亮據其徑路每以弑逆之禍激怒文帝帝遂決意誅之三人既死君臣自謂不世之功也是時竈子已死華與曇首皆受不次封賞文帝在位三十年其治江左稱首然元嘉三年始誅三人是歲皇子劭生劭既壯而爲商臣之亂華竈之子孫無聞於世而曇首之子僧綽以才能任事亦并死於劭於乎天之報人不遠如此不然晉惠公宋文帝禍發若合符契何哉謝晦將之荊州自疑不免以問蔡廓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發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北面挾

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耳善矣蔡廓之言不學春秋而意與之合太史公有言爲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守經事而不知其且遭難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其意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宋之君臣誠略通春秋則文帝必無惠公之禍徐傅謝三人必不受里克之誅悲夫

梁武帝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五帝三王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莫知也文武之後雖召公畢公之賢君子不以爲知道者至春秋之際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徒以仁義忠信成功於天下然其於道則已遠矣孔子出於周末收文武之遺而得堯舜之極其稱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嘗自謂我下學而上達者於其門人惟顏子



曾子庶幾以道許之一時賢者若老子之明道其所以尊之者至矣夫稱孔子既見老子退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綯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雲氣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體道而不嬰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然卒不予共斯世也捨禮樂政刑而欲行道於世孔子固知其難哉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略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於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興區區一隅招延緇素譯經談妙至者凡數千人而姚氏之亡曾不旋踵梁武繼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嘗有至捨身為奴隸郊廟之祭不薦毛血父子皆陷於侯景而國隨以亡議者觀秦梁之敗則以佛法為不足賴矣後魏太武深信崔浩浩不信佛

法勸帝斥去僧徒毀經壞寺既滅佛法而浩亦以非罪赤族唐武宗欲求長生徇道士之私夷佛滅僧不期年而以弑崩議者觀魏唐之禍則以佛法為不可悟矣二者皆一其偏于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古之君子以之治氣養心其高不可嬰其絮不可濶天地神人皆將望而敬之聖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一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絕侯王無以貞高將恐蹙道之於物無所不在而尚可非乎雖然蔑君臣廢父子而以行道於世其弊必有不可勝言者誠以形器治天下道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不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泯然不見其際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遺意也哉



隋一篇

穎濱先生

隋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權在君而不為之權在民而不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脅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

宮內廳書陳部

圖書寮文庫藏

掉其東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為一秦見其取天下共此其難也而以為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為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囚民之不服長叱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皝堅亮興武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并吞滅取略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為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遼滅陳而後天下為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眾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嘗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為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為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略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



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人修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為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其為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周之興大王避狄於岐幽之人民扶老攜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為是寬緩不速之行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四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五

歷代君論

唐四篇

唐

顏濱先生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與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疆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之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更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兵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以大臣有所畏忌而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繇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



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  
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  
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孰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  
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為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  
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  
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  
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  
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  
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  
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  
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  
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為內憂在外  
則為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  
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

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  
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六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允始故夫  
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  
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  
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彊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  
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  
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而范  
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一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  
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日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  
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  
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  
至於乘隙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  
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  
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



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懼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目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可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彊兵之將皆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失此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彊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三涯殺賈餗自以為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懼自斂不敢後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

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以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高祖

唐高祖起太原其謀發於太宗諸子不與也及克長安誅鋤群盜天下為一其功亦出於太宗蓋其心之所付予人心之所歸向其在大宗者審矣至立太子高祖以長立建成建成當之不辭於是兄弟疑間卒至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其後武氏之亂廢中宗立睿宗以睿宗長子憲為太子矣及中宗之復睿宗父子皆以王就第韋氏之亂臨淄以兵入討睿宗踐阼而唐室復安又將以長立憲憲辭曰時平先長嫡國亂先有功不如此必且有難敢以死請睿宗從之而後臨淄之位定以太宗之賢而不免於爭奪玄宗之賢不逮太宗而晏然受命則憲之讓賢於人遠矣吾嘗論之高祖睿宗皆中主也其欲立長非專其私也以為立嫡以長古今之正義也謂之正義而不敢



違胡不考之前世乎太王捨太伯仲雍而立季歷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而周以之興誠天命之所在而吾無心焉亂何自生雖然太伯奔吳以避王季亦畏亂故爾廢長而立少雖聖賢猶難之憲與玄宗兄弟相安終身無間言焉蓋古今一人而已乎

### 太宗

唐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莫非其人恭儉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三代已下未見其比也然傳子至孫遭武氏之亂子孫爲戮不絕如綫後世推原其故而不得以吾觀之惜乎其未聞大道也哉昔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沔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及將死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王使問周文史曰其咎王身乎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亦弗祭孔子

### 宮內廳書陵部

### 圖書寮文庫藏

聞之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吾觀太宗所爲其不知道者衆矣其能免乎貞觀之間天下旣平征伐四夷滅突厥夷高昌殘吐谷渾兵出四克務勝而不知止最後親征高麗大呂力爭不從僅而克之其賢於隋氏者幸一勝耳而帝安爲之保其意亦欲夸當世高後世耳太子承乾旣立十餘年復寵魏王泰使兄弟相傾承乾旣廢晉王嫡子也欲立泰而使異日傳位晉王疑不能決至引佩刀自刺大臣救之而止父子之間以愛故輕予奪至於如此帝嘗得祕讖言唐後必中微有女武代王以問李淳風欲求而殺之淳風曰其兆旣已成在宮中矣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自今已往四十年其人已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必不能絕李氏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逞則子孫無遺類矣帝用其言而止然猶以疑似殺李君羨夫天命之不可易惟修德或能已之而帝欲以殺人弭之難哉帝之老也將擇大臣以輔少主李勣起於布衣忠



力勁果有節俠之氣嘗事李密友單雄信密敗不忍以其地求利密死不廢舊君之禮雄信將戮以股肉啗之使與俱死帝以是爲可用疾革謂高宗爾於勳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即授以僕射高宗從之及廢王后立武昭儀召勳與長孫無忌褚遂良計之勳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遂良等不可作曰勳見帝曰將立昭儀而顧命大臣皆以爲不可今止矣勳曰此陛下家事不須問外人由此廢立之議遂定勳匹夫之使也以死徇人不以爲難至於禮義之重社稷所由安危勳不知也而帝以爲可以屬幼孤寄天下過矣且使勳信賢託國於父竭忠力以報其子可矣何至父逐之子復之而後可哉挾數以待臣下於義旣已薄矣凡此皆不知道之過也苟不知道則凡所施於世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故堯昭王惟知大道雖失國而必復大舜惟不知道雖天下旣安且治而幾至於絕滅孔子之所以觀國者如此

玄宗憲宗

唐玄宗憲宗皆中興之主也玄宗繼中睿之亂政紊於內而外無藩鎮分裂之患約已任賢而貞觀之治可復也憲宗承代德之弊政憤於朝不畿甸之外皆爲畔國將以求治則其勢尤難雖然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終所以失之者一道也齊桓公用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首及管仲死用豎刁易牙身死不得葬五公子爭立伯業隨毀蓋中人可以上下此三君者皆中主耳方其起於憂患厄困之中知賢人之可任以排難則勉強而從之然非其所安也及其禍難旣平國家無事則其心之所安者佚樂所悅者諛佞也故旣發皆不旋踵若合符節昔太宗旣平天下始任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終用長孫無忌岑文本褚遂良帝亦恭儉節用去冗官節浮費內無宮掖侈靡之奉旁無近幸賜予之失貞觀之治斯已過半矣持書御史權萬紀嘗言宜饒部中鑿山冶銀歲可取數百萬緡以佐國用



帝怒罵曰吾所乏忠言嘉謨有益於民者耳汝爲御史不能進賢退不肖而詆吾以利豈謂我漢相靈耶斥去不用於是士莫敢以利言者故房杜諸人得效其忠力以致貞觀之盛又玄宗初斥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後用張說源乾曜張九齡憲宗初用杜黃裳李吉甫裴垍裴度李絳後用韋貫之崔群雖未足以方駕房杜然皆一時名臣也故開元元和之初其治庶幾於貞觀然玄宗方用宋璟而宇文融以括田幸遽至宰相後雖以公議罷去而思之不已謂宰相曰公等暴融惡朕已罪之矣然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庭等不能言融既死而言利者爭進韋堅楊慎矜王鉷日以益甚至楊國忠而聚斂極矣故王寶之亂海內分裂不可復合憲宗方平淮蔡裴度未及還朝而程異皇甫鎛皆以利進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臺池宮觀以自娛樂異鎛揣知其意數貢羨財以順所欲故度卒逐去而異鎛皆相不三年而禍發於宦官蓋玄宗在位歲久聚斂

之害遍於天下故天下遂分憲宗之世其害未究故禍止於其身然方鎮之強宦官之橫遂與唐相終始可不哀哉嗚呼太宗之恭儉所忍無幾耳而禍至於不可勝盡玄宗之溺佚所獲無幾耳而禍至於不可勝言而世主終莫之悟覆車相尋不絕於世蓋未之思歟

五代一篇

穎濱先生

五代

昔者商周之興始於稷禹而至於湯武凡數百年之間而後得志於天下其成功其難而享天下之利至緩也然桀紂既滅收天下朝諸侯自處於天子之尊而下無不服之志誅一匹夫而天下遂定蓋其用力亦甚易而無勞也至於秦漢之際其英雄豪傑之士逐天下之利惟恐不及而聞天下之譽惟恐其後之也奮臂於大澤而天下之士雲合響應轉戰終日而辟地千里其取天下若此其無難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既明分裂海



內以王諸將將以傳之無窮百世而不變而數歲之間功臣大國反者蠟毛而起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難也若夫五代干戈之際其事雖不足道然觀其帝王起於匹夫鞭笞海內戰勝攻取而自梁以來不及百年天下五擅遠者不過數十歲其智慮曾不足以及其後世此亦甚可怪也蓋常聞之梁之亡其父子兄弟自相屠滅虐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適遭聖人之興而不能以自立此二者君子之所疑於其間也而後唐之莊宗明宗與晉漢之高祖皆以英武特異之姿據天下太半之地及其子孫材力智勇亦皆有以過人者然終以敗亂而不可解此其勢必有以自取之也蓋漢唐之亂始於功臣而晉之亂始於戎狄皆以其易取天下之過也莊宗之亂晉高以兵趨夷門而後天下定於明宗後唐之亡匈奴破張達之兵而後天下定於晉匈奴之禍周高祖發兩征之議而後天下定於漢故唐滅於晉晉亂於匈奴而漢亡於周蓋功臣負其創業之勲而匈奴

奴恃其驅除之勞以要天子聽之則不可以久安而誅之則足以召天下之亂戮一功臣天下遂並起而軋之矣故高祖奪晉高祖之權而亡晉絕匈奴之和親而滅漢誅楊師史肇而人人不服以及於禍彼其初無功臣無匈奴則不與功臣匈奴卒起而滅之故古之聖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勢而不顧撫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為苟仁而已矣誠以為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於易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無所不為也無所不為而就天下天下既安而不之改則非長久之計也改之而不顧此必有以忤天下之心者矣昔者晉獻公既沒公子重耳在翟里克殺奚齊卓子召重耳不敢入秦伯使公子繫往弔且告以晉國之亂將有所立於公子重耳再拜而辟亦不敢當也至於夷吾聞召而起以汾陽之田百萬命里克以有蔡之田七十萬命不鄭而奉秦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既入而背內外之賂殺里克不鄭而發兵以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絕秦兵敗身虜不復其國而後文公徐起而收之大臣援之於內而秦楚推之於外既反而霸於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入之無賂於內外而其勢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國而無後憂也其後劉季起於豐沛之間從天下武勇之士入關以誅暴秦降子嬰當此之時功冠諸侯其勢遂可以至於帝王此皆沛公之所自為而諸將不與也然至追項籍於口陵兵敗諸將不至乃捐數千里之地以與韓信彭越而此兩人卒負其功背叛而不可制故夫取天下不可以僥倖於一時之利僥倖於一時之利則必將有百歲不已之患此所謂不及遠也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五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六

歷代臣論

前漢四篇

留侯

不坡先生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扶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言戒之義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



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勸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悅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爲而項籍之所不能忍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雖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

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公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賈誼

全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西伯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捨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



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  
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之  
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  
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  
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  
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  
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  
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  
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超然  
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  
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  
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  
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  
能全其用古今稱符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

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  
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員諠之臣則知其有猶介之操一  
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鼂錯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乎  
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徂  
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  
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暮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  
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  
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佗人任其責則天  
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  
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爲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  
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  
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



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彊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己爲難首擇其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厲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世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不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故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霍光

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歷博學之士以至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絕域者莫不獲盡其才而各當其處然猶有所試其功效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於霍光尤無尺寸之功而才氣數術又非有以大過於群臣而武帝寵之於親人之中付以天下後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幼主趣於廢立之際其舉措甚閑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於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見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捍社稷託幼子此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天下固有能辦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僥倖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節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天下亦有忠義之士可託以死生之間而不忍負者矣然猶介廉潔不爲不義則輕死而無謀



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失之者晉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氣節有餘此武帝之所爲取也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而有佗技則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樂天下之彥聖不思不克若自己出哉才者爭之端也夫惟聖人在上驅天下之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長苟以人臣之勢而居於廊廟之上以捍衛幼冲之君而以其區區之才與天下爭能則姦臣小人必以乘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臣之微而操生殺之柄威蓋人主而貴震於天下其所以歷事三主而終其身天下莫與爭者以其無佗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歟

後漢三篇

鄧禹

顧濱先生

鄧禹初以兵入關乘勝獨克關輔響震是時赤眉方入長安諸將豪傑皆勸禹徑垂其亂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司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兵銳未易當也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希饒穀多畜畜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變乃可圖也於是引兵北之枸邑光武聞之敕禹以時進討禹固執前意磐桓不進明年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入長安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然卒不能定關中無功而歸蓋赤眉之亂光武欲急攻之禹欲緩取之議者見禹之敗因以禹爲失計吾以爲不然赤眉方強急之實難緩之爲得逮其自敗西走扶風而禹乘之猶能還兵敗禹而況其未走也哉如光武之計蓋不知赤眉方強而禹兵力不足若審知如此聽禹堅守北道時出撓之而使別將挾持其東東西感之磨以歲月而赤眉成擒矣禹之敗而西歸也與馮異相遇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



相遇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陂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全計也禹又不從而敗由此觀之禹本計不失而帝不能用禹亦迫於君命不能自固耳

李固

孔子謂顏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用而不行則何以利人舍而不藏則何以保身聖人之於天下理極於是而已陳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宣淫於朝洩冶強諫以死春秋書之曰陳殺其大夫洩冶君雖無道而洩冶亦名以爲無益於事而害其身君子不爲也李固立於順桓之間內無愧於其心外無負於其人東漢名臣如固一二人耳然事有可恨者冲帝之亡也固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不從而立質帝質帝之亡也固復以清河爲諱與胡廣趙戒同謀廣戒懼而中變固獨與杜喬爭之冀積怒憤發策免固而立桓帝其後歲餘劉文劉鮪

謀立清河冀遂誣固與文鮪通謀殺之吾竊怪固爲二公再欲立蒜而不克冀如豺狼疾之如仇讎獨一梁太后知其賢欲有之而不能固雖貪立賢君存漢社稷勢必無成矣一舉不中奉身而去得免於禍斯已幸矣再更大變固守前議遲遲不去以陷於大戮則固之死僅自取也不然如固之賢吾何間然哉

陳蕃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故摯鳥將擊必匿其形非以知御物而事不得不爾謀未發而使人知之未有不殆者也陳蕃將與竇武共誅宦官蕃自謂外從人望內有德於竇后事無不克乃先事露章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群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忍欺天今道路訕訕皆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璉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若不急誅必生變亂傾覆社稷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令諸姦知臣疾之太后



不從聞者莫不震恐謀未及發曹節等矯詔殺之時蕃七十餘  
矣聞難將官屬門生八十餘人拔刃入承明門攘臂大呼適遇  
王甫甫收殺之於乎天之將亡漢耶蕃一朝老臣名重天下而  
倡狂寡慮乃與未嘗更事者比幾乎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斯  
豈孔子所謂賢哉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六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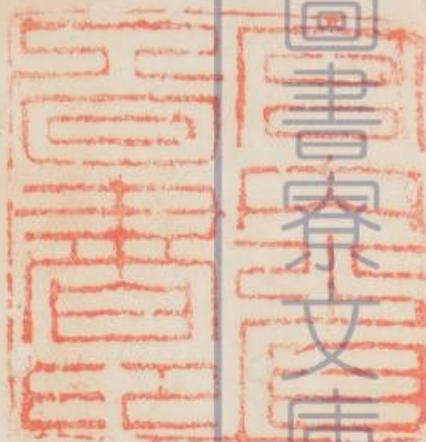
宋板三蘇文粹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二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七

歷代臣論

三國魏三篇

荀彧

潁濱先生



荀文若之於曹公則漢高帝之子房也董昭建九錫之議文若不欲曹公心不能平以致其死君子惜之或以爲文若先識之未究或以爲文若欲終致節於漢氏二者皆非文若之心也文若始從曹公於東郡致其算略以摧滅群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晚節復疑而不予哉方是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於曹公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安往文若之意以爲劫而取之則我有力爭之嫌人懷不忍之志徐而竢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憾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惜乎曹公志於速得不忍數年之頃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事至子乃遂此則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過也



賈詡上

曹公入荊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衆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於赤壁夫詡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矣國險而民附賢才爲用諸葛孔明以爲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而下之難哉使公誠用詡言端坐荊州使辯士持尺書結好於吳吳知公無并吞之心雖未即降而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劉玄德方窮客借兵於吳吳既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因可蹙矣惜乎謀之不善荊州旣不能守而孫劉皆奮孰謂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旣降張魯下漢中劉曄勸公乘勝取蜀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人震駭因其震而厭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善治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人旣定馮險守要不可犯也公不從而反天下皆惜曄計之不用夫玄德之賢過於仲謀賈詡欲以文告懷仲謀而曄欲以虛聲下玄德其愚智蓋已遠矣彼曹公不用曄計豈非以詡言爲戒也哉春秋之際楚子重伐邲晉欒武子救之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師救蔡晉群帥皆欲戰智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謂武子曰吾來救鄭楚師不戰吾遂至於此旣遷戮矣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若不能克爲辱已甚不如還也遂全師而歸夫兵久於外狃於一勝而輕與敵遇我怠彼奮敗常十九古之習於兵者蓋知之矣

賈詡下

用兵之難蓋有休於外而動者矣力之所及而義不可君子不爲也義之所可而力不及君子不強也魏文帝始受漢禪欲用



兵吳蜀以問賈詡詡曰吳蜀雖最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丹江湖皆卒難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群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帝不能用遂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是時帝始受禪欲以武功夸示四方貪得幸勝未暇慮兵敗勢屈之辱也魏多謀臣蓋必有知之者矣然皆莫敢言詡能言之可謂不怵於外矣晉末苻堅擁百萬之衆恥吳會之未服欲一舉下之而不知晉之無覺謝安乘苻堅之敗知中原之蕩析而不知江南之微弱勢必不能成大功故苻堅至於失國而謝安至於喪師二人者皆恥不若人怵於外之患也

蜀一篇

東坡先生

諸葛亮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

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姦孔明恥之欲信大義於天下當此時曹公威震四海東據許兗南牧荆豫孔明之所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節槩慷慨死義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劫而彊臣之聞孔明之風宜其千里之外有響應者如此則雖無措足之地而天下固爲之用矣且夫殺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爲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爲之死劉表之喪先主在荊州孔明欲龍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其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遷劉璋旣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爲仁義之師東嚮長驅而欲天下響應蓋已難矣曹操旣死子不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代立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終召丕而屬之植未嘗不以譚尚為戒也而不與植終於相殘如此此其父子兄弟且為寇讎而況能以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有間之勢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以絕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却哉故夫敵有可間之勢而不間者湯武行之為大義非湯武而行之為失機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呂溫以為孔明承相靈之後不可彊民以忠漢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誅之不知蜀之與魏果有以大過之乎苟無以大過之而又決不能事魏則天下安肯以空言疎動哉嗚呼此書生之論可言而不可用也

晉四篇

羊祜

顧濱先生

善為國者必度其基石可與共患難可與同安樂而後有為故功成而無後憂晉厲公與楚共王爭鄭晉人知楚有可乘之隙欒武子為政欲出兵擊之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范文子不欲請釋楚以為外懼武子不能用夫文子非苟自安者也厲公侈而多嬖寵諸大夫富而陵上國有大功則君臣不相安亂之所自生也既謀之不從出而遇楚猶欲避楚而歸既勝反國曰亂將作矣吾不可以俟使其祝宗祈死逾年而厲公殺三卻立胥童欒書殺胥童弑厲公文子雖死而免於大難子孫與晉國相終始范蠡事越王勾踐反自會稽撫人民厲甲兵七年而殺吳王夫差歸未及國知越王之難與同安樂也扁舟去之卒免文種之戮若二子者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范文子至於自殺范蠡至於逃亡而不顧何則所全者大也晉武帝既受魏禪中原富強群臣用命吳孫皓以淫虐失眾有亡國之憂晉人習於長江之險以為未可取也羊祜為襄陽守知其不能久陳可取之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計武帝納之祐又進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  
吾嘗論祐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為人好善  
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雖賢人滿朝而賈充荀勗之流以為  
腹心使吳尚在相持而不敢肆雖為賢君可也吳亡之後荒於  
女色蔽於庸子疎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藩國所以北亡國之  
禍者不可勝數此則滅吳之所從致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  
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故人常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  
祐不慮此而銳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或曰吳滅而晉亂  
出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祐何罪焉吾應之曰為國當論人事使  
祐不為滅吳之計孫皓窮凶而死吳更立君則長江未可起也  
吳既不亡則晉之君臣厲精不解是吳不滅而晉不亂也不猶  
愈於吳滅而晉亂乎祐之將死也武帝欲使卧護諸將祐曰滅  
吳不須臣自行但吳平之後當勞聖慮耳推祐此言蓋亦憂在  
平吳分憂在平吳而勇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

王衍

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刑三也易曰形而上者  
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刑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內與  
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  
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  
道以無為體而入於群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  
禮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見耳不可以  
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無方而不失其正則  
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輒相理而徇欲則  
所謂無忌憚也故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  
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由禮以達其道而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道則自  
得而不眩由禮以達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  
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具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三代已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始慕通遠而天下賤守節相乘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晏鄧颺導其源阮籍父子漲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佞成淫欲惡禮法之繩其姦也故蔑弃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小人便之若臣奢縱於上男女淫佚於下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為墟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期喪而不受教則廢禮慕道之俗然矣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而為南北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大道而形器之說備矣上自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昏喪祭之法何所不取於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捨之而求道冥冥而不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為道

之極然反而察其所以施於世者內則讒諛以求進外則聚斂以索售發端良聚苟合杜忠言之門闢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偽要之與王衍無異嗚呼世無孔孟使楊墨塞路而莫之闢吾則罪人爾矣

王導

西晉之士借通遠以濟淫欲風俗既敗夷狄乘之遂喪中國相隨渡江而此風不改賢者知厭之矣而不勝其衆俗亂於下政弊於上而莫能正也東晉之不競由此故耳是時王導為相達於為國之體性本寬厚容衆衆人安之然生於行澄之間不能免習俗之累喜通而疾介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計也更二大變幾至亡國元帝之世王敦擁兵上流有無君之心劉隗刁協剛介狷淺見信於帝專以法繩公卿而深疾王氏恣橫敦遂起兵以誅君側為詞兵再犯闕幸而敦死元明既沒成帝幼弱庾亮輔政任法以裁物復失人心蘇峻擅兵歷陽多



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亂以大司農召之衆人皆知不可而亮不聽遂與祖約連兵內向塗炭京邑此二豐者皆導之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速其變以隗亮爲是耶敦峻之禍發不旋踵以導爲是耶使人主終身含垢何以爲國魯宣公以在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將攻之子家羈曰捨民數世求以克事不可必也公不從而出隗亮之敗則昭公之舉也齊景公以貪暴失民田氏以寬惠得衆公問於晏嬰求所以救之嬰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歎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嬰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晏子知之而景公不能用田氏遂代呂氏蓋大家世族爲患於其國常若心腹之疾必與人命相持爲一攻之以毒藥劫之以鍼石病若不去令輒隨盡非良醫賢臣未易處也子產爲鄭國小而偏族大多寵子產患之有事伯石賂以其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何獨

賂焉子產曰無欲寧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以兵在人乎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以子之又使爲卿以次己位鄭乃少安及其久而政成大人之忠儉者從而予之泰侈者因而斃之逐豐卷戮子皙鄭乃大治如導所爲知賂伯石以全其始矣未知子忠儉斃泰侈以成其終也以爲賢於隗亮則可以論晏子子產則遠矣

祖述

敵國相圖必審於彼己將彊敵弱則利於進取將弱敵彊則利於自守違此二者而求成功難矣東晉渡江以江淮爲境中原雖屢有變而南兵不出出亦無功皆夷狄自相屠滅而已石勒之死也庾亮爲北伐之計石虎之老也庾翼爲從鎮之役皆無成而死及符堅之敗謝安父子乘戰勝之威有席卷之意終以



兵將犇潰無尺寸之得其後宋文自謂富強以兵挑元魏梁武志於并吞失信於高氏陳宣乘高氏之衰攘取淮南皆繼之以敗亡何者東西地薄兵脆將非命世之雄其勢固如此也方石虎之斃中原大亂晉人皆謂北方不足復平而蔡謨獨以為憂或問其故謨曰夫能順天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今諸人皆不辦此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才不副意徒使財單力竭終將何所至哉吾見韓盧東郭俱斃而已矣至哉此言實當時好事者之病也自江南建國惟桓溫東討慕容西征符健兵鋒所及敵人震動及宋武破廣固陷長安所至蕩定有弔伐之風此二人者誠非常將也然桓溫終以敗衄不能成大功宋武志在禪代未能定秦狼狽而反而況其下者乎惟晉元帝初定江南未遑北伐祖逖言於帝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豐毒流中原耳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誠能奮威命將使若逖等

為之統主郡國豪傑必有應者沉溺之士喜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也帝以逖為豫州刺史使進屯淮陰逖兵力甚弱乃鑄造兵器招合離散稍誅鋹叛換復進據譙然未嘗為深入計也石勒遣兵攻逖逖輒就破其衆每於兵間勤身節用禮下賢俊懷撫初附專以恩信接人不尚詐力故人爭為之用自黃河以南盡為晉土雖石勒之強不敢以兵窺其境逖母葬成皐勒使人修其墓復遣使通好且求互市逖不荅其使而許其市通南北之貨多獲其利方將經略河北而帝使戴若思擁節直據其上逖怏怏不得志死蓋敵強將弱能知自守之為利者惟逖一人夫惟知自守之為進取而後可以言進取也哉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八

歷代臣論

唐五篇

狄仁傑

潁濱先生

母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之常患不克漢呂后欲王諸呂王陵以高帝舊約爭之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背之不可言雖直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發不用唐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豫王雖在位未嘗省天下事徐敬業爲之起兵於外裴炎爭之於內皆不旋踵爲戮何者位尊權重臣下所無奈何勢必至此也惠帝之亡也陳平聽張辟疆計封王諸呂呂后安之故平與周勃得執將相之柄以伺其間後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故周勃得入北軍左袒一呼而呂氏以亡豫王旣立武后革命稱帝追尊祖考封王子弟戕殺天下豪俊志得氣滿以爲武氏有太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爲宰



相而未嘗一言及后欲以三思為太子訪之大臣佗傑乃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頃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廬陵王不旬浹得五萬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復召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河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意者天以此儆陛下耶文皇帝身蹈鋒刃百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餘年矣又欲以三思為後且母子與姑姪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於大廟三思立廟無祔姑之禮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於房州而立之蓋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發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惟吕后無子親止於姪故沒身而後變武后有子母子之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之陳狄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緩得之也然廬陵既立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傑猶置之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俟其惡稔而後取禍亂之根生於母子之

間不如是必至於毀傷故耶老氏有言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姚崇

唐史官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斯言固二人之所長也然應變者要不失正而後可孟子有言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唐玄宗夢後之君也而崇復以憂後事之方其君臣遇合天下事迎刃而解若無足為者雖然以水濟水後將有不可食者開元四年天下大蝗民祭且拜之坐視食苗而不敢捕崇奏遣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群臣多不以為然帝亦疑之而崇行之愈力蝗亦為息捕蝗雖古之遺法然遇災而懼修德以答



天變古之正道也崇置之不言而專以捕為事已可疑矣既而  
崇所親吏趙誨以賊死崇懼還政時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壞  
宰相宋璟蘇頌皆言三年喪未終不可巡幸壞厭之變天戒也  
請罷東巡修德以答至譴帝以問崇崇曰此符堅故殿也山有  
朽壤而崩木蠹而折理無足怪但壞與行會非緣行而壞也今  
關中無年餽餉勞弊出幸東都所以為人非為己也百司已戒  
供擬已具請車駕即東而遷神主太極殿更作新廟此大孝也  
帝用其言崇由此復相開元末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  
言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李林甫獨曰二都本東西宮耳  
車駕往來何用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  
駕而西崇建東幸之計林甫獻西還之議其意同耳孰謂崇獨  
賢乎從崇之議使人君上不畏天戒中不虧宗廟下不卹人言  
三者皆忠臣之所諱而崇居之不疑何哉其後崇璟既沒玄宗  
愈老愈輕蔑群臣方任張九齡而廢太子瑛用牛仙客則聽李

林甫方嬖楊國忠而縱安祿山則用輔璆琳專以適己為悅類  
崇有以啓之也故吾謂開元之治雖出於崇而天寶之亂亦崇  
之所自致此人臣之至戒也

宇文融

開元之初天下始脫中睿之亂玄宗厲精政事姚崇宋璟彌縫  
其闕而損其過庶幾貞觀之治矣在易天下雷行物與無妄開  
元之初無妄之世也無妄之為言無一不正之謂也君子之處  
此也亦全其大正而略其小不正而已蓋詳其小必廢其大古  
語有之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丈必過石稱丈  
量徑而寡失故無妄之二曰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其二  
曰無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其五曰無妄之疾  
勿藥有喜夫必耕而後穫必菑而後畲小人之所謂無妄也而  
君子不然於義可獲不必其所耕也於道可畲不必其所菑也  
然後無所不行今有失牛於此得之者行人也而責得於邑人



其意亦以求無妄也而邑人罹其橫故無妄之疾雖勿藥可也藥之其損或有甚於病者開元之初雖號富庶而戶口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得其隙而論之請治籍外羨田逃戶命攝御史分行括實玄宗喜之朝臣莫敢言其非者惟陽翟尉皇甫憬戶部侍郎楊瑒以為籍外取稅百姓困弊得不償失而二人皆坐左遷諸道所括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然州縣希旨多張虛數以正田為羨編戶為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其名似是而實失民心淺言之則失在求詳深言之則失在貪利時帝方以耳目之奉責得於人行之不疑於是群臣爭為聚斂以迎侈心天寶之亂實始於此吾觀近世士大夫多有此病賢者不忍天下有小不平而欲平之小人僥倖其利以為進取之計故天下每每多弊宰相李沆近世之賢相也嘗言吾在朝廷十有餘年無功可紀惟四方之言利者未嘗有一施行持此聊以報國古之善言醫者患醫之難以為有病不服藥常得中醫蓋

良醫不可必得而愚醫舉目皆是愚醫類能殺人而不服藥者未必死李公之言蓋類此也

陸贄

昔吾先君博觀古今議論而以陸贄為賢吾幼而讀其書其賢比漢賈誼而詳練過之贄始以從官事唐德宗老而為宰相從之出奔而與之反國彌縫其闕而濟其危亡比其老也功業定矣而卒斃於裴延齡之手其故何也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贄以有常之德而事德宗之無常以巫醫之明而治無常之疾是以承其羞耳帝即位之初好名而貪功河朔三畔父子相襲三十年矣帝將以天下之力勝之田悅驚疑而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使馬燧李抱真李元三將往迎其鋒勝負之勢未決也帝急於成功復使李晟出禁衛之兵李懷光舉朔方之眾五將萃於魏郊而淮西李希烈乘間而起兵連既結常賦所不能贍於是為之抽貫



筭間假貸商賈空內以事外關中已亂而帝不知也贊曰今兩河淮西爲禍亂之首者獨四五凶人而已臣料其間必有旁遭誑誤內畜危疑而計不能止者未必能處心積慮果於僭逆也而況脅從之黨乎陛下若能招懷以禮悔旤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人知獲免則誰願復爲惡者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從化者必過半矣帝猶意西師可以必克忽其言不用未幾而涇原畔卒之變起倉皇避寇半年而歸帝亦老而厭兵矣於是行一切之政專以姑息涵養藩鎮凡節度使死將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留後雖以篡奪請命者亦如之宣武劉士寧以暴慢失衆其將李萬榮因其出畋閉門逐之帝將命以其位贊曰如士寧之惡萬榮弃而違之可也討而逐之可也惟伺隙而篡取其位則不可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無詞者若使傾奪之徒輒得其處則四方諸將無復安者矣且萬榮構亂之日諸郡守將固非其同謀也一城士衆亦未必皆其黨也方成

敗逆順之勢交戰於中其肯捐軀與之同惡乎今若選命賢將降詔軍中獎萬榮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輯睦之義例賜恩賞使衆知保安則誰肯復助其亂萬榮縱欲跋扈勢亦無所至矣帝方苟安無事竟亦不許由此觀之帝常持無常之心故前勇而後怯贊常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當然其君臣之間異同至此雖欲上下相保不可得矣會昌中盧龍諸將連害帥臣最後張絳殺陳行泰宰相李德裕以爲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稍緩之必且有變旣而回鶻烏介可汗擾天德塞軍使張仲武請以本軍擊之德裕問知仲武可用言之武宗舉以爲帥張絳旣爲其下所殺而武仲遂以功名終德裕之謀則贊之故智也然帝之出也以陳京趙贊而贊之逐也以程異裴延齡其禍皆出於聚斂之臣贊之賢非不知也帝歸自興元贊因事言曰齊桓公自莒入齊伯業旣成而管仲以不忘在莒爲戒衛獻公自齊還衛諸大夫逆諸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



逆於門者領之而已戒心之易忘而驕心之易生齊衛之君陛下之著龜也贅言雖切而帝終不改吾以為使贅反國而為鴟夷子皮浮舟而去則其君臣之間超然無後患然後可以言智也哉

### 牛李

唐自憲宗以來士大夫黨附牛李好惡不本於義而從人以喜愠雖一時公卿將相未有傑然自立者也牛黨出於僧孺李黨出於德裕二人雖黨人之首然其實則當世之偉人也蓋僧孺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氣勝德與才不同雖古人鮮能兼之者使二人各任其所長而不為黨則唐末之賢相也僧孺相文宗幽州楊志誠逐其將李載義帝召問計策僧孺曰是不足為朝廷憂也范陽自安史後不復係國家休戚前日劉總納土朝廷縻貲且百萬終不能得斗粟尺布以實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猶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捍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

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撫之及武宗世陳行泰敘史元忠張絳復殺行泰以求帥德裕以為河朔命帥失在太連使姦臣得計遷延久之擢用張仲武而絳自斃僧孺以無事為安而德裕以制勝為得此固二人之所以異較之德裕則優矣德裕節度劍南西川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維州西南要地也是時方與吐蕃和親僧孺不可曰吐蕃綿地萬里失一維州不害其強方今議和好而自違之中國禦戎守信為上應變次之彼若來責失信替晉牧馬蔚茹川東龍哀汧隴不三日至咸陽雖得百維州何益帝從之使德裕反降者吐蕃族誅之德裕深以為恨雖議者亦不直僧孺然吐蕃自是不為邊患幾終唐世則僧孺之言非為私也帝方用李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謂宰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侵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強家上不墮蔽下不怨讟雖未及全盛亦足為治矣



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謂諸宰相上責成如此吾可久處此耶既罷未久李訓為甘露之事幾至亡國帝初欲以訓為諫官德裕固爭言訓小人咎惡已著決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罷去二人所趣不同及其臨訓注事所守若出於一人吾以是知其皆偉人也然德裕代僧孺於淮南許其乾沒府錢四十萬緡質之非實及在朱崖作窮愁志論周秦行紀言僧孺有僭逆意悻然小丈夫之心老而不衰也始僧孺南遷於循老而獲歸二子蔚蒙後皆為名卿德裕沒於朱崖子孫無聞後世深悲其窮豈德不足而才有餘固天之所不予耶

五代二篇

穎濱先生

郭崇韜

國無豐而後可以伐人冒豐以伐人敵無豐則已受其災敵有豐則我與敵皆斃楚靈王殘民以逞舉思亂之民以伐吳吳不可動而弃疾攻之若升虛邑靈王遂死於外齊湣王貪而好勝

不知宋之不可攻而忘齊國之既病燕師乘之遂以失國自古冒豐以攻人其禍如此矣唐莊宗勇而善戰與梁人夾河相攻十戰九勝涉河取鄆不十日而克梁威震諸國五代用兵未有神速若此者也然其克敵之後幸一日之安沉湎聲色之虞官官伶人交亂其政府庫之積罄於耳目之奉民怨兵怒國有土崩之勢而不知也一時功臣皆武夫崛起未有識安危之機者惟樞密使郭崇韜智勇兼人知其不可力言而不見聽求去而不見許中外佞倖視之側目崇韜深病之矣時方欲伐蜀崇韜欲立大功為自安之計議以魏王繼岌為元帥而已為之副將兵六萬以出兵不逾時而克成都降王衍料敵制勝之工可謂盛矣然崇韜知蜀之易與而不知唐之已亂挈其良將勁兵西行數千里雖立大功而不免讒死于蜀征蜀之兵未還而趙在禮為亂河朔明宗北征遂與在禮皆反帥兵南向克汴入洛遂無一人能禦之者向使西師不出蜀雖未下而京師有重兵崇韜



不死河朔叛臣心有所畏不敢妄動則莊宗不亡崇韜不死禍福未可知也嗟乎崇韜冒豐以伐人蹈齊滑之禍而以為安惜其有智而未始學也

馮道

馮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議者譏其反君事讎無士君子之操大義既虧雖有善不錄也吾覽其行事而竊悲之求之古人猶有可得言者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從而相之子貢以為不仁問之孔子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管仲之相桓公孔子既許之矣道之所以不得附於管子者無其功耳晏嬰與崔杼俱事齊莊公杼弑公而立景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

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卒事景公雖無管子之功而從容風議有補於齊君子以名臣許之使道自附於晏子庶幾無甚愧也蓋道事唐明宗始為宰相其後歷事八君方其發興之際或在內或在外雖為宰相而權不在己禍變之發皆非其過也明宗雖出於夷狄而性本寬厚道每以恭儉勸之在位十年民以少安契丹滅晉耶律德光見道問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顧夷狄不可曉以莊語乃曰今時雖使佛出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德光喜乃罷殺戮中國之人賴焉周太祖以兵犯京師隱帝已沒太祖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道道待之如平日太祖常拜道是日亦拜道受之不辭太祖意沮知漢未可代乃立湘陰公為漢嗣而使道逆之於徐道曰是事信否吾平生不妄語公母使我為妄語人大祖為誓



甚苦道行未返而周代漢篡奪之際雖貴育無所致其勇而道以拜跪談笑却之非盛德何以致此而議者黜之曾不少借甚矣士生於五代立於梟君驕將之間日與虎兇爲伍奔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而與自經於溝瀆何異不幸而仕於朝如馮道猶無以自免議者誠少恕哉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八

宮內廳書陳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九

歷代論四篇

項籍權書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弃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憾也吾觀其戰於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日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難



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故曰北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得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罷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罷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也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五霸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

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弃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劔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劔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范增志林

漢用陳平計間踈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



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論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

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焉乎增亦人傑也哉

隗囂

賴濱先生

智者為國知所去就大義既定雖有得失不為害也隗囂初據壠坻謙恭下士豪傑歸之刑政修舉兵甲富盛一時竊據之中有賢將之風矣然聖公乘王莽之敗擁眾入關君臣貪暴不改盜賊之舊敗亡之勢匹夫匹婦皆知之矣而囂舉大眾束手稱臣違方望之言陷諸父於死地僅以身免及光武自河北入洛政修民附賢士蒲朝群盜去六七而囂懲既往之禍方擁兵自固為六國之計謀臣去之義士笑之而囂與王元王捷一二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疑終背光武而不悔去就之計無



一得者至於殺身亡國蓋不足怪也劉表專制荊州土廣民衆勢重於天下曹公與袁紹相距於官渡二人皆求助於表表方晏然自守一無所與韓嵩說曰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果欲有爲起乘其弊可也如其不然則將擇其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救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表猶豫不能用卒爲曹公所并隗囂劉表雍容風義皆有長者之譽於其敗也皆以去就不明失之不知張魯之庸敗亡之餘知所歸往猶能保其後嗣兵法有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而不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輒殆夫惟知彼知己而後知所去就哉

苻堅

苻堅王猛君臣相得以成伯功雖齊桓管仲不能過也猛之將死也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然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讎終爲

人患宜漸除之以寧社稷言終而死堅不能用卒大舉伐晉敗于淝上歸未及國而慕容垂叛之既反國而姚萇叛之地分身死終斃於二人之手故後世皆多猛之賢而咎堅之不明吾嘗論之堅雖有霸者之略而懷無厭之心以天下不一爲深恥雖滅燕定蜀并秦涼下西域而其貪未已兵革歲克而不知懼也晉雖微弱謝安相冲爲之將相君臣相安民未患晉而欲以力取之稽之天道論之人情雖內無垂萇之豐而堅之敗必不免矣然堅以夷狄之餘而有帝王之度其威慕容姚萇及二姓之子弟錄其才能而官使之布滿中外凡其舊臣無不疑者若以世俗言之則以漸除之如猛之計得矣若以帝王之事言之則堅之意未必過也大雅之稱文王曰殷之子孫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躬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皐文王用人其廣如此而堅何尤焉德雖不若文王而竊慕焉顧其所以處之如何耳文王既沒周公成王之際



殷之遺孽猶與管蔡間周之隙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故周公克  
殷改封微子于宋而遷其頑民于洛邑保釐東郊作多士而撫  
寧之所以慮其變者至矣至君陳畢公皆迭居成周而董帥之  
故康王之命畢公曰周公茲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  
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然猶曰邦之  
安危惟茲殷士由此觀之文王之用殷人豈苟然而已哉今堅  
畜養材虎予其腹心而貪心務勝不顧其後宜其斃於垂葢也  
哉使堅信猛之策南結鄰好戢兵保境與民休息雖有垂葢百  
人安能動之文王雖未可覲然亦非王猛之所及矣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九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

歷代風土論三篇

蜀

賴濱先生

匹夫匹婦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俠天下之所畏也天下之人  
知夫至剛之不可屈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犯也是以天下之  
亂常至於漸深而莫之能止蓋其所畏者愈驕而不可制而其  
所易者不得志而思以為亂也秦晉之勇蜀漢之怯怯者重犯  
禁而勇者輕為姦天下之所知也當戰國之時秦晉之兵彎弓  
而帶劍馳騁上下咄嗟叱咤蜀漢之士所不能當也然而天下  
既安秦晉之間豪民殺人以報仇讎椎埋發冢以快其意而終  
不敢為大變也蜀人畏吏奉法俯首聽命而其匹夫小人意有  
所不適輒起而為亂其故何也觀其平居無事盜入其室惟傷  
而不敢殺此非有好亂難制之氣也然其弊常至於大亂而不  
可救則亦何憂乎不決之俗有以啓之耳今夫秦晉之民個儻而



無所顧者乃而傲其更更有不善而不能以有容也呼號紛訟奔走告訴以爭其曲直之際而其甚者至有懷刃以賊其長吏以極其忿怒之節如是而已矣故夫秦晉之際有一朝不測之怒而無終身戚戚不報之怨也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競犯之而不能報循循而無言忍詬而不敢發也至於其心有所不可復忍然後聚而為群盜散而為大亂以發其憤憾不洩之氣故雖秦晉之勇而其為亂也志近而禍淺蜀人之怯而其為變也怨深而禍大此其勇怯之勢必至於此而無足怪也是以天下之民惟無怨於其心怨而得償以使其怒則其為毒也猶可以少解其怨而無所洩則其為志也遠而其毒深故必有大亂以發其怒而後息古者君子之治天下強者有所不憚而弱者有所不侮蓋為是也書曰無虐憚獨而畏高明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此言天下之匹夫匹婦其力不足以與敵而其智不足以與辯勝之不足以為武而徒使之怨以為亂故也嗟

夫安得斯人者而與之論天下哉

燕趙

昔者三代之法使天下立學校而教民行鄉射飲酒之禮於歲之終田事既畢而會其黨之耆老設其饔豆酒食之薦而天子之大夫親為之行禮蓋以為田野之民裸裎其股肱而勞苦其筋力長幼雜作以趨一時之利習於鄙野之俗而不知孝悌之節頑翬無恥不可告語而易與為亂是以因其休息而教之以禮使之有所不忘於其心故三代之民雖耕田荷任之賤其所為者甚鄙而不足教而其民亦喜於為善也至於後世之衰天下之民愚者不知君臣父子之美而天下之風俗日已敗亂今夫輕揚而剽悍好利而多變者吳楚之俗也勁勇而沉靜推鈍而少文者燕趙之俗也以輕揚剽悍之人而有好利多變之心無三代王者之化宜其起而為亂矣若夫北方燕趙之國其勁勇沉靜者可以義動而推魯少文者可以信結也然而燕趙之



間其民常至於自負其勇以爲盜賊無以異於吳楚者何也其  
勁勇近於好亂而其椎魯近於無知上失其道而燕趙之不復  
見於當世而其暴戾之夫每每亂天子之治仲尼曰君子好勇  
而無義則爲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爲盜故古之聖人止亂以義  
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爲亂哉昔  
者唐室之衰燕趙之人八十年之間百戰以奉賊臣竭力致死  
不顧敗亡以抗天下之兵而以爲忠臣義士之所當然當此之  
時燕趙之士唯無義也故舉其忠誠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  
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順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  
心者唯士爲能若夫民無常產因無常心倣倣邪侈無不爲已  
故夫燕趙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

燕薊

何謂割燕薊之利石晉始以燕薊之地賂契丹高祖思援兵之  
患屈體以奉之雖號爲創業而日不遑給出帝不勝其詬未有

以待之而輕犯其怒遂以亡國是時割地之害深矣至於本  
朝乃見其利真宗皇帝親御六師勝虜於澶淵知其有厭兵  
之心稍以金帛啗之虜欣然聽命歲遣使介修鄰國之好逮今  
百數十年而北邊之民不識干戈此漢唐之盛所未有也古者  
戎狄迭盛迭衰常有一族爲中國之敵漢文帝待之以和親而  
匈奴日驕武帝御之以征伐而中原日病謂之天之驕子非一  
日也今朝廷之所以厚之者不過於漢文帝而虜強耳馴服  
則石氏之割燕薊利見於此夫熊虎之搏人得牛而止契丹據  
有全燕擅桑麻棗栗之饒兼玉帛子女之富重斂其人利盡北  
海而又益之以朝廷給予之厚賈生所謂三表五餌兼用之  
矣彼僞僞乳之俗而身服錦繡之華口甘麴蘖之美至於茗藥  
橘柚無一不享犬羊之心醺然而足俛首奉約習爲禮義吾無  
割地之恥而獨享其利此則天意非人事也昔唐天寶之亂朔  
方河隴之兵起而東征吐蕃乘虛襲據郡縣唐內苦藩鎮背叛



置而不問百年之間獸心猖狂無復顧忌理極而變部族內潰而唐土遺黎解辦內嚮中原未嘗血刃而壤土自復吾今不忍塗炭生民以皮幣犬馬結異類之驩推之天理儻亦有唐李吐蕃之變乎

歷代夷狄論三篇

穎濱先生

西南夷

古者九夷八蠻無大君長紛紛籍籍不相統制惟北狄之種常為大國以抗中夏然蠻夷之俗種姓分別千人為部百家為黨見利則聚輕合易散族類不一其心終莫相愛故其兵利於疾戰而不利於遲久北狄之人綿地千里控弦百萬佐王君長通為一家人畜富庶蔓延山谷之間其心常有所愛重而不忍去故其兵利於持久而不利於疾戰此二者其大小之勢各有所便宜乎中國之所以待之者各有道也今夫北狄之人伏於陰

其心以為戰而勝人猶不若不戰而屈人之兵戰而不勝民之死者未可知也故常太言虛喝而不進以謀弊中國蓋其所愛者愈大故其謀之愈深而發之愈緩以求其不失也若夫西戎南蠻西南夷之民悉其衆庶尚不能當狄人之半而其酋長每為亂不能自禁此誠無愛於其心而僥倖於一戰以用其烏合之衆而已故夫蠻夷之人擾邊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類皆可以謀來也愚嘗觀於西南徼外以臨蠻夷之衆求其所以為變之始而遂至於攻城郭殺人民縱橫放肆而不可救者其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寧絕而不通今邊鄙之上利其貨財而納之於市使邊民陵侮欺謾而奪其利長吏又以為優民而不之禁窮乏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於解仇結盟攻剽蹂踐殘之於鋒鏑之間而後其志得伸也嗟夫為吏如此又見其不知本矣通關市戢吏民待之如中國之民彼尚誰所激怒而為此哉然事不患乎不知而患乎人之不能用昔班超處西



域數十年西破龜茲北伐匈奴及將東歸或以爲必有奇謀乃就問其計然其言止曰察見淵中魚不祥屯戍之士皆非忠臣孝子不可盡繼以法當是時莫不皆笑以爲不足用然及西域之亂終亦如此故夫謀非必奇而後可用而在乎當否而已古者四夷皆置校尉而益州有蠻夷騎都尉以治其事使其強者不能內侵而弱者不爲中國之所侮蓋爲是也

西戎

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強則臣狄狄強則臣戎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強而後侵略之患不至於中國蓋一強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以戰是以爭附強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而後無所懼強者并將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復反顧之憂然後乃敢專力於中國而不去此二者以勢相從而不可間是以中國之士常不解甲而息也昔者冒頓老上之盛惟西戎之無強國也故匈奴之人得以盡力

而苦吾中國使西戎有武力戰勝之君則中國之禍將有所分而不專何者彼畏西戎之乘其後也故北狄強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託於中國然而西戎非有強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將折而入於匈奴惟其國大而好勇其君之意欲區區自立於一隅而不畏北狄之衆而後中國可得而用也然天下之人皆以北方有強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之以西戎之大國則中國不勝其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烽火之人惟其愚陋而多怨是故可與其憂也惟其強很而好勝是故可以激而壯也使自相攻擊而不相下則其勢必走於中國中國因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圖也然天下之議又將以爲戎狄之俗不喜自相攻闕而喜擊中國之衆此其勢固不可得而合也愚亦以爲不然夫四夷之所以喜攻中國者爲夫吾兵之不能苦戰而錦繡金玉之所交會也今使吾兵精而食足據險阻明烽燧吏士練習而不敢懈彼雖有壯騎無所施設則



其利不在於攻中國堅坐而相守不出十年彼外無所掠虜將不忍而熱中將反而求以相詬以為起兵之名彼兵交於匈奴而怨結於中國則何以自固故中國舉而收之必將得其懽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彊而莫或收之而使為北狄之用此何其不識戎狄之情也

北狄

北狄之民其性譬如禽獸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斥鹵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飢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坂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蓋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種裘之民亦以此恐惕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絕幕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壞

人畜疲弊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逐雖匈奴之衆亦終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非鄰國之所深憂也要在休兵養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憚而已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惰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為計轉輸天下甘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孰所聞目習所見以為生民之命寄於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蓋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帥其罷散之兵合從以擊秦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合餘燼北摧棄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觀其上之



所爲日進而不可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發憤深以爲不可蓋夫天下之士所爲奮不顧身以抗強虎狼之秦者爲非其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尚誰能出身以拒其君哉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尊奉夷狄無知之人交歡納幣以爲兄弟之國奉之如驕子不敢一觸其意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豪橫之勢耳愚以爲養兵而自重卓然特立不聽夷狄之妄求以爲民望而全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壯而北狄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一

權書并引

老泉先生

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使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也則武王何用乎太公而牧野之戰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又何用也權書兵言也而所以用仁濟義之術也吾疾夫世之人不究本末而妄以我爲孫武之徒也夫孫氏之言兵爲常言也而我以此書爲不得已而言之書也故仁義不得已而後言權書用焉然則權者爲仁義之窮而作也

心術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太山覆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我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候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



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  
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心故士嘗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  
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  
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  
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  
命夫安得不愚夫唯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  
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峻鄧文綏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  
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在嘗敵  
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  
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  
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  
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  
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二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  
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而吾奈何曰

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  
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  
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  
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  
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  
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法制

將戰必審知其將之賢愚與賢將戰則持之與愚將戰則乘之  
持之則容有所伺而為之謀乘之則一舉而奪其氣雖然非愚將  
勿乘乘之不動其禍在我分兵而迭進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戰  
所以乘之也古之善軍者以刑使人以賞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  
必有以義附者焉不以戰不以掠而以脩急難故越有君子六千  
人韓之戰秦之鬪士倍於晉而出穆公於渚者赦食馬者也兵或  
寡而易危或衆而易叛莫難於用衆莫危於用寡治衆者法欲繁



繁則士難以動治軍者法欲簡簡則士易以察不然則士不任戰矣惟衆而繁雖勞不害爲強以衆入嶮阻必分軍而踈行夫嶮阻必有伏伏必有約軍分則伏不知所擊而其約攜矣嶮阻懼蹕踈行以紓士氣兵莫危於攻莫難於守客主之勢然也故城有二不可守兵少不足以實城城小不足以容兵夫惟精能以寡爲衆以小爲大當敵之衝人莫不守我以疑兵彼聘不進雖告之曰此無人彼不信也度彼所襲潛兵以備彼不我測謂我有餘夫何患兵少偃旗什鼓寂若無氣嚴嚴兵士敢譁者斬時令老弱登堦示怯乘懈突擊其衆可走夫何患城小背城而戰陣欲方欲踞欲密欲緩夫方而踞密而緩則士心固固則不懼背城而戰欲其不懼面城而戰陣欲直欲銳欲踈欲速夫直而銳踈而速則志危危則致死面城而戰欲其致死夫能靜而自觀者可以用人矣吾何爲則怒吾何爲則喜吾何爲則勇吾何爲則怯夫人豈異於我天下之人孰不能自觀其身是以知此理者塗之人皆可以將平居與人言一語不循故

猶且瞞而忌敵以形形我活而不恠亦已固矣是故智者視敵有無故之形必謹察之勿動疑形二可疑於心則疑而爲之謀心固得其實也可疑於目勿疑彼敵疑我也是故心疑以謀應目疑以靜應彼誠欲有所爲耶不使吾得之目矣

攻守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龍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擣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



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是也守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挾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扃鍵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墻址而入者有焉扶門斬關而主人不之察幾希矣他戶之不扃鍵而主人不之察大半矣乘壞垣坎墻址而主人不之察皆是矣為主人者宜無曰門之固而他戶之隙之不卹焉夫正道之兵挾門之盜也奇道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走之鍾會嘗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為之守備者素也劉渾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渾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泝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自文成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

半到蔡壘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李靖發夜郎兵浮舩牂牁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田景公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油江而降馬邈至縣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今攻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况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繫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強弱

知有所甚愛知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將者以其所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皆銳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處之而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孫臏有言曰以君下驢與彼上驢取君上驢與彼中驢取君中驢與彼下驢此兵說也非馬說也下之不足以與其上也吾既知之矣吾既棄之矣中之不足以與其吾上下之不足以與其吾中吾不既再



勝矣乎得之多於棄也吾斯從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獨完即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三權也者以一而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漢高帝之憂在項籍耳雖然親以其兵而與之角者蓋無幾也隋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取項籍夫不汲汲於其憂之所在而彷徨乎其不足卹之地彼蓋所以孤項氏也秦之憂在六國也蜀韓最先取楚最強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三軍也取天下取一國取一陣皆如是也范蠡曰九陣之道益左以爲牡設右以爲牝春秋時楚伐隋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携蓋一陣之間必有牝牡左右要當以吾強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陣形勢每戰視敵強其左吾亦強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

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既不能處其強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銳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強兵而全吾之銳鋒其敗可族故智者輕奔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強忘其小喪而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矣

用間

孫武既言五間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按書伊尹適夏醜夏歸亳史太公嘗事紂去之歸周所謂在夏在商誠矣然以爲間何也湯文王固使人間夏商耶伊呂固爲人間耶桀紂固待間而後可伐耶是雖其庸亦知不然矣然則吾意天下存亡在於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桀雖暴一日能用伊尹則民心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安視民病遂與天下共亡之呂牙之在商也



文王必曰紂雖虐一旦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歸周也文王必曰紂得呂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久渴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共亡之然則夏商之存亡待伊呂用否而決今夫問將之賢者必曰能逆知敵國之勝敗問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不愛千金故能使人爲之出萬死以間敵國或曰能因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伊呂一歸而夏商之國爲決亡使湯武無用間之名與間之勞而得用間之實自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詭道而本於正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用其歸於詐成則爲利敗則爲禍且與人爲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爲敵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偽示者以爲信二敗也愛吾財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偽告我三敗也夫用心出於正一振而群綱舉用心期於詐百補而千穴敗智於此不足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將之所上明君賢將之所上者上智之間也是以淮陰曲逆義不事楚而高祖擒籍之計定左車周叔

不用於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嗚呼是亦間也

重廣分門二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一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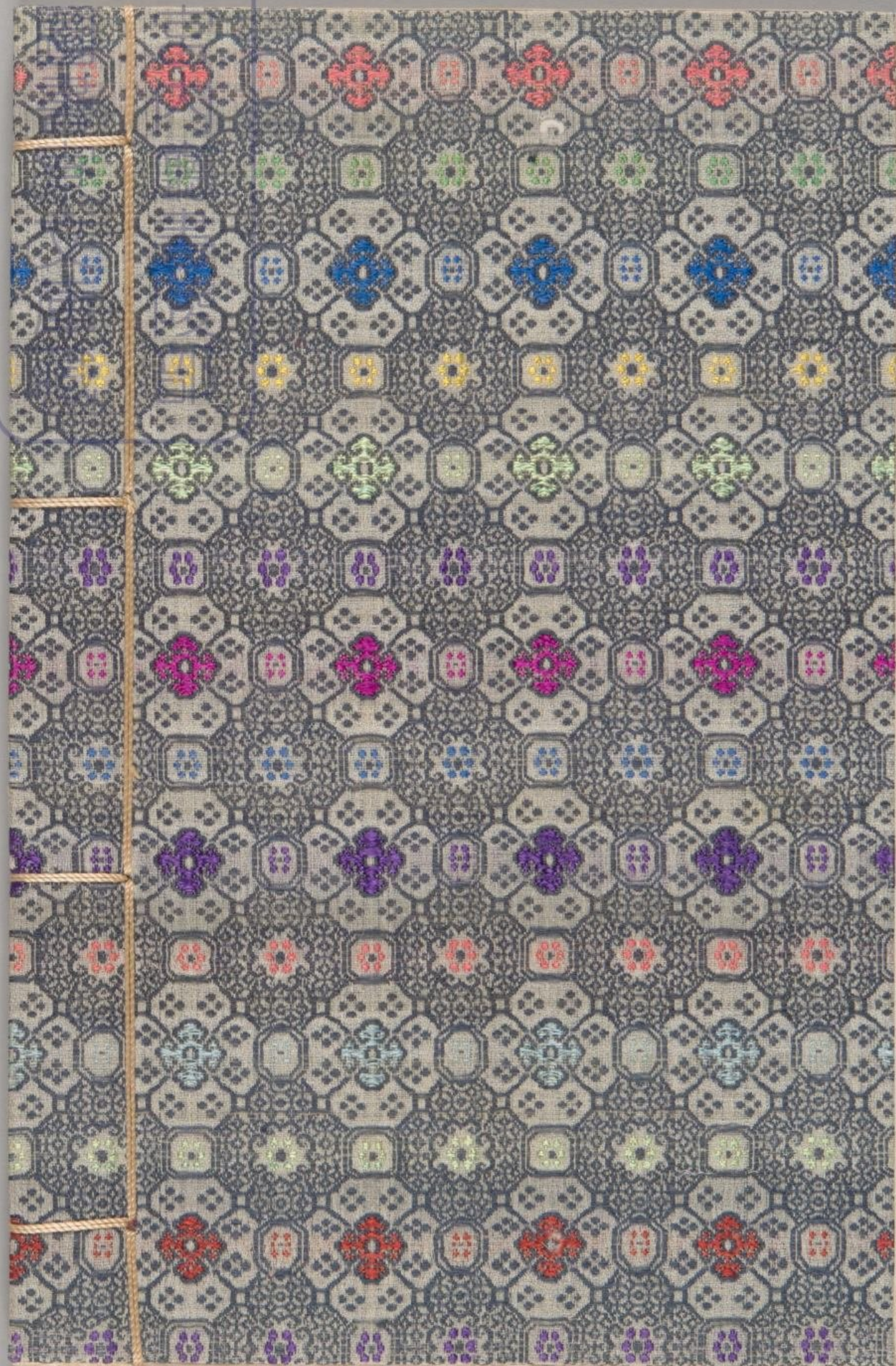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宋板三蘇文粹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二

衡論十篇 并引

老泉先生

事有可以盡告人者有可以告人以其端而不可盡告者盡告人其難在聽告人以其端其難在用今夫衡之有刻也於此為鉅於此為石求之而不得曰是非 善衡焉可也曰權罪者非也始吾作權書以為其用可至於無窮而亦可至於無用於是又作衡論十篇焉 從吾說而不見其成乃可以罪我焉耳

遠慮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群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矣群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群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群臣所不得聞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失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計故後世不得見其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群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万世之功下而至於相文有管仲狐偃為之謀王闔廬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諸侯任酈生陸賈縱公至於奇機密謀群臣所不與者惟留侯陳平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大君子為善之心與小人為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初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為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藉無機也有機而無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

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無妄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為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聖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為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置疑於其間耶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耶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肯以濟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助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遠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愛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為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為



為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與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汎汎於下而天子惇惇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卧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疎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太祖之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御將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一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為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繼觸者可拘以攝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材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材以適於用況為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李愬皆帥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慕賞耳為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為我用是皆偏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大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入君當觀其才之大小而為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



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驥驥者豈其芻粒枲絮其羈終居之新闢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驥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為我用才大者驥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驥驥者飢之而責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鷹也先賞之是養鷹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弊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

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為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二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任相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作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豈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群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作也在相之道與在將不同為將者大槩多才而或頑鈍無恥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體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制



何則豪縱不超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為也又非豪縱不超約束者為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為之離席起立在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為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為相者莫不盡忠焉於朝廷而不卹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當及更復讀不能已以為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為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二反堅乎皆知其為聖人而猶有伊尹

太公者蓋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以此責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為此亦不過然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執也夫既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于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為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我夫人不我誅而安忍弃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為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多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恠焉然則必其待之加禮而後可以責其加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



士之為利寧相利其君之不責而曹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  
祿位成其功名之為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廣士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古之人非以盜賊夷狄之士可為  
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  
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所取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  
不以為忤而繩趨尺步華言而華服者往往反擯棄不用何則天下  
之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  
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然而其才果可用  
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國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  
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魯也而舉二盜焉魯公霸秦賢也而  
舉田余焉是其能果於是非而不牽於衆人之議也未聞有  
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盜賊非夷狄而猶不獲用豈不  
知其故何也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公卿之

宮內廳書院部

圖書寮文庫藏

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  
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病剽  
竊之文而至耳方鍾之祿卿大夫之子弟飽食於家一出而驅高  
車駕大馬以為民上武夫健卒有洒掃之力奔走之舊乃又領藩  
郡執兵柄巫醫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為吏若此者皆非賢  
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塗多於古也而胥史賤吏獨奔而  
不錄使老死於敵榜趨走而賢與功者不獲一施吾甚惑也不知  
胥史之賢優而養之則儒生武士或所不若昔者漢有天下平津  
侯樂安侯輩皆號為儒富卒不能為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絕俊  
偉震耀四海者乃其賢人之出於吏胥中者耳夫趙廣漢河間之  
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大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  
之書佐也是皆雄俊明博出之可以為將而內之可以為相者也  
皆出於吏胥中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  
老嫗大豪畏憚攝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



豪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上之人擇之以才過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矜得自奮於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買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爲之而其間有縱於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則不然始而入之不擇也終而遇之以大戾也長吏一怒不問罪否袒而笞之喜而接之乃反與交手爲市其公常曰長吏待我以大戾我何望而不爲大戾哉是以平民不能自弃爲大戾之行不肯爲吏矣況士君子而肯僂首爲之乎然欲使之謹飭可用如兩漢亦不過擇之以才待之以禮恕其小過而奔絕其大惡之不可肯忍者然後察其賢有功而爵之祿之貴之勿弃之於冗流之間則彼有異於功名自尊其身不敢苟奪而奇才絕智出矣夫人固有才智奇絕而不 能爲章句名數聲律之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爲者苟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奇才絕智有時而窮也使吏胥之人得出爲長吏是使一介之才無所逃也進士制策網之於

上此又網之於下而曰天下有遺才者臣不信也

養才

夫人之所爲有可勉強者有不可勉強者煦煦然而爲仁孑孑然而爲義不食片言以爲信不見小利以爲廉雖古之所謂仁與義信與廉者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非義人是非信人非廉人此則無諸己而可勉強以到者也朝廷而百官肅在邊鄙而四夷懼坐之於繁劇紛擾之中而不亂投之於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爲吏而吏爲將而將如是者豈非天之所與性之所有不可勉強而能也道與德可勉以進也才不可強擥以進也今有二人焉一人善騎射一人善揖讓則人未有不以揖讓賢於騎射矣然而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捨其弓以揖讓於其間則未必失容何哉才難強而道易勉也吾觀世之用人好以可勉強之道與德而加之不可勉強之才之上而曰我貴賢賤能是以道與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遺焉然而爲此者亦有由矣



有才者而不能為衆人所勉強者耳何則奇傑之士常好自負踈雋  
傲誕不事繩檢往往冒法律觸刑禁叫號驩呼以發其一時之樂  
而不顧其禍嗜利酣酒使氣傲物志氣一發則倜然遠去不可羈  
束以禮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節而不為此以留意於嚮所  
謂道與德可勉強者則何病不至奈何以撲檄小道加諸其上哉  
夫其不肯規規以事禮法而必自縱以為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  
古之養奇傑也任之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責之以  
措置天下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聲色耳目之欲又已極  
於外故不待放恣而後為樂今則不然奇傑無尺寸之柄位一命  
之爵食斗升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不越法逾禮而自快耶我又  
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縱耶今我繩之以法亦已急矣急  
之而不已而隨之以刑則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無事之時既  
不能養及其不幸一旦有邊境之患繫亂難治之事而後優詔以  
召之豐爵重祿以結之則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純忠者也又安肯

默然於窮困無用之地而已耶周公之時天下號為至治四夷已  
臣服卿大夫士已稱職當是時雖有奇傑無所復用而其礼法風  
俗尤復細密舉朝廷舉四海之人無不遵蹈而其八議之中猶有  
曰議能者况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盡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稱  
職禮法風俗又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奇傑之士復有困於簿書  
米鹽間者則反可不議其能而恕之乎所宜養其才而賞其過無  
使為刀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或曰奇傑之士有過得免則  
天下之人孰不自謂奇傑而欲免其過者是終亦潰法亂教耳曰  
是則然矣然而奇傑之所為必挺然出於衆人之上苟指其已成  
之功以曉天下俾得以贖其過而其未有功者則委之以難治之  
事而責其成績則天下之人不敢自謂奇傑而真奇傑出矣

重遠

武王不泄不忘遠仁矣乎非仁也勢也天下之勢猶一身一身  
之中手足病於外則腹心為之深思靜慮於內而求其所以療之



之術腹心病於內則手足爲之奔掉於外而求其所療之之物腹  
心手足之相救非待仁而後然吾故曰武王之不泄迹不忘遠非  
仁也勢也勢如此其急而古之君獨武王然者何也人皆知一身  
之勢而武王知天下之勢也夫不知一身之勢者一身危而不知  
天下之勢者天下不危乎哉秦之保關中且以爲子孫帝王万世  
之業而陳勝吳廣乃楚人也由此觀之天下之勢遠近如一然以  
吾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近之官吏賢耶民與之  
歌之不賢耶譏之謗之譽歌譏謗者衆則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  
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問則舉糧走  
京師緩不過旬月過鼓叫號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冤易訴  
也吏之賢否易知而民之冤易訴亂何從始耶遠方之民雖使盜  
蹠爲之郡守禱祀號爲之縣令郡縣之民群朝而聚罵者雖十  
百爲輩朝廷不知也白日執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聞  
之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彼見郡

守縣令據案執筆更卒傍列筆械滿前駭然而喪膽矣則其謂  
京師天子所居者當優如何而又行數千里費且百万富者尚或  
難之而貧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動吾故曰近之可憂  
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國家分十七路河朔陝右廣南川峽實爲要  
區河朔陝右二虜之防而中國之所恃以安廣南川峽貨財之源而河  
朔陝右之所恃以全其勢之輕重何如哉曩者北胡驕恣西寇勃叛河朔  
陝右尤所加卹郡守縣令不實不擇至於廣南川峽則例以爲遠官  
審官差除取其臨時竄謫量移往往而至凡朝廷稍所優異者不  
復官之廣南與川峽而其入亦以廣南川峽之官爲失職庸人無  
所歸故常聚於此嗚呼徒知河朔陝右之可重而不知河朔陝右  
之所恃以全之地不可輕是欲富其倉而蕪其田倉不可得  
而富也矧其地控制南夷武蟲最爲要害所產又極富夥明珠  
大貝紬錦布帛皆極精好陸負水載出境而其利百倍然而關譏  
之征餽雇之費非百姓私力所能辦故貪官專其利而齊民受其



病不招權不鬻獄者世俗遂指以為廉吏矣而招權鬻獄者又豈盡無鳴呼更不能皆廉而廉者又止如此是斯民不得一日安也方今賦取日重科歛日煩罷弊之民不任官吏復有所規求於其間矣淳化中李順竊發於蜀州郡數望風奔潰近者智高亂廣南乘勝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也養士卒蓄器械儲米粟以為戰守備而凶豎一起若涉無人之境者吏不肖也今以一身任一方之責者莫若漕刑廣南川峽既為天下要區而其中之郡縣又有為廣南川峽之要區者其牧宰之賢否實一方所以安危幸而賢則已其戕民黷貨的然有罪可誅者漕刑固亦得以舉劾若夫庸陋異情不才而無過者漕刑雖賢明其勢不得易置此猶敝車蹇馬而求僕夫之善御也郡縣有敗事不以責漕刑則不可責之則彼必曰敗事者某所治某所者某人也吾將何所歸罪故莫若使漕刑得自舉其人而任之他日有敗事則謂之曰亦謂此人堪此職也今不堪此職是尔欺我也責有所任罪無所逃然而擇

之不得其人者蓋寡矣其餘郡縣雖非一方之所以安危者亦當詔審官俾勿輕授職吏冗流勿措其間則民雖在千里外如處畿甸中矣

申法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耶而罪亦然則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能皆如其罪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幸而哀其無辜故法舉其略而吏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于法使民皆知天子之法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今則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媮矣不若古之淳吏姦則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或至於誣執民媮則吏雖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為辭故今之法纖悉委備不執于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



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槩而增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己意今之法若鬻蘭屨既為其大者又為其次者又為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無弊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倫雖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間有習於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恠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為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為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為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寔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縷石以為之富商豪賈內以大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為斗孰為斛持東家之尺而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恠者一也先王惡奇貨之蕩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採珠貝惡夫物之偽而假真且重費也故禁民鑠金以為塗飾今也採珠貝之民溢於海濱鑠金之工摩於列肆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

嘗恠者二也先王患賤之陵貴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為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統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恠者三也先王懼天下之吏負縣官之勢以侵劫齊民也故使而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錄之旬輒以上百以百聞于以千聞以待官吏之私債十則損三三則損一備縣官之公糴今也吏之私債而從縣官公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歛怨于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恠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罰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罰又從而征資之以縣官公糴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譏津梁不可然則為吏而商誠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足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恠者五也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為當然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



括而不掩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議者皆以為今之弊不過吏胥翫法以為姦而臣以為吏胥之姦由此五者始今有盜白晝持挺入室而主人不禁則踰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肆行於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姦可也

### 議法

古者以仁義行法律後世以法律行仁義三代之盛王其教化之本出於學校蔓延於天下而形見於禮樂下之民習風化循循翼翼其務為仁義以求避法律之所禁故其法律雖不用而其所禁亦不致不行於其間下而至於漢唐其教化不足以動民而一於法律故其民聞法律之及其身亦或相勉為仁義唐之初大臣房杜輩為刑統重輕重明辨別白附以仁義無所阿曲不知周公之刑何以易此但不能先使民務為仁義使法律之所禁不用而自行如三代時然要其終亦能使民勉為仁義而其所以不若三

代者則有由矣政之失非法之罪也是以宋有天下因而循之變其節目而存其大幹比閭小吏奉之以公則老姦大猾束手請死不可漏略然而獄訟常病多盜賊常病眾者則亦有由矣法之公而吏之私也夫舉公法而寄之私吏猶且若此而況法律之間又不能無失其何以為治今夫天子之子弟卿大夫與其子弟皆天子之所優異者有罪而使與氓隸並笞而偕戮則大臣無耻而朝廷輕故有贖焉以全其肌膚而厲其節操故贖金者朝廷之弊也所以自尊也非與其有罪也夫刑者必痛之而後人畏焉罰者不能痛之必困之而後人懲焉今也大辟之誅輸一石之金而免貴人近戚之家一石之金不可勝數是雖使朝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暮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金不可盡身不可困況以其官而除其罪則一石之金又不皆輸焉是恣其殺人也且不斂不戮彼已幸矣而贖之人又輕是啓姦也夫罪固有疑今有人或誣以殺人而不能自明者有誠殺人而官不能折以實者皆是皆不可以誠殺人



之法坐由是有減罪之律當死而流使彼為不能自明者耶去死而得流刑已酷矣使彼為誠殺人者耶流而不死刑已寬矣是失實也故有啓姦之累則上之人常幸而下之人雖死而常無告有失實之弊則無辜者多怨而僥倖者易以免今欲刑不加重赦不加多獨於法律之間變其一端而能使不啓姦不失實其莫若重贖然則重贖之說何如曰古者五刑之尤輕者止於墨而墨之罰百鍰逆而數之極於大辟而大辟之罰千鍰此穆王之罰也周公之時則又重於此然千鍰之重亦已當今三百七十斤有奇矣方今大辟之贖不能當其三分之一古者以之赦疑罪而不及公族今也貴人近戚皆贖而疑罪不與記曰公族有死罪致刑于甸人雖君命宥不聽今欲貴人近戚之刑舉從于此則非所以自尊之道故莫若使得與疑罪皆重贖且彼雖號為富強苟數犯法而數重困於贖金之間則不能不斂手畏法彼罪疑者雖或非其辜而法亦不至殘潰其肌骸若其有罪則法雖不刑而彼固亦已困於

贖金矣夫使有罪者不免於困無辜者不至陷於笞戮一舉而兩利斯智者之為也

兵制

三代之時舉天下之民皆兵也兵民之分自秦漢始三代之時聞有諸侯抗天子之命者矣未聞有卒伍叫呼衡行者也秦漢以來諸侯之患不減於三代之兵耕而食蠶而衣故勞勞則善志生秦漢出其故何也三代之兵耕而食蠶而衣故勞勞則善志生秦漢以來所謂兵者皆坐而衣食於縣官故驕驕則無所不為三代之兵皆齊民老幼相養疾病相救出相禮讓入相慈孝有憂相弔有喜相賀其風俗優柔而和易故其兵畏法而自重秦漢以來號齊民者比之三代之民則既已薄矣況其所謂兵者乃其齊民之中尤為凶悍桀黠者也故常慢法而自奔夫民耕而食蠶而衣雖不幸而不給猶不我怨也今謂之曰尔毋耕尔毋蠶為我兵吾衣食尔他日一不充其欲被刑曰爾謂我毋耕毋蠶今而不我給也然則怨



從是起矣夫以有善心之民畏法自重而不我各欲其為亂不可得也既驕矣又慢法而自弃以怨其上欲其不為亂亦不可得也且夫天下之地不加於三代天下之民衣食乎其中者又不減於三代平居無事上占軍籍畜妻子而仰給於斯民者則徧天下不知其數奈何民之不日剝月割以至於流亡而無告也其患始於廢井田開阡陌一壞而不可復收故雖有明君賢臣焦思極慮而求以救其弊卒不過開屯田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耳嗚呼屯田府兵其利既不足以及天下而後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以至於廢陵夷及於五代無帥劉守光又從而為之黥面涅手之制天下遂以為常法後世不得與齊民齒故其久益復自弃視齊民如越人矣太祖既受命懲唐季五代之亂聚重立京師而邊境亦不曰無備損節度之權而藩鎮亦不曰無威周與漢唐邦鎮之兵強秦之郡縣之兵弱兵強故未大不掉兵弱故天下孤睽獨與漢唐則過而秦則不及得其中者惟吾宋也雖然置帥之

方則遠過於前代而制兵之術吾猶有疑焉何者自漢及唐或開屯田或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而民猶且不勝其弊今屯田蓋無幾而府兵亦已廢欲民之豐阜勢不可也國家治平日久民之趨於農者日益衆而天下無萊田矣以此觀之謂斯民宜如生三代之盛時而乃戚戚嗟嗟無終歲之畜者兵食奪之也三代井田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復雖然倣效古制漸而圖之則亦庶乎其可也方今天下之田在官者惟一職分也籍沒之職分之田募民耕之歛其租之半而歸諸吏籍沒則籍之否則募民耕之歛其租之半而歸諸公職分之田徧於天下自四京以降至於大藩鎮多至四千頃下及一縣亦能千畝籍沒之田不知其數今可勿復鬻然後量給其所募之民家三百畝以為率前之歛其半者今可損之三分而取一以歸諸吏與公使之家出一夫為兵其不欲者聽其歸田而他募謂之新軍母黥其面母涅其手出母拘之營三時縱之一時集之授之器械教之戰法而擇其殺之精者以為長在野督其耕在陣督其戰則其人皆良農也皆精兵也夫籍沒之田既



不復強則歲益多田益多則新軍益衆而嚮所謂仰給於斯民者雖有廢疾死不可勿復補如此數十年則天下之兵新軍居十九而皆力田不事他業則其入必純固朴厚無叫呼衡行之憂而斯民不復知有餽餉供億之勞矣或曰昔者歛其半今三分而取一其無乃薄於更與公乎曰古者公卿大夫之有田也以爲祿而其取之亦不過什一今更既祿矣給之田則已甚矣况三分而取一則不既優矣乎民之田不幸而籍沒非官之所待以爲富也三分而取一不猶愈於無乎且不如是則彼不勝爲丘故也或曰古者什一而稅取之薄故民勝爲兵今三分而取一可乎曰古者一家之中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田與追胥竭作今家止一夫爲兵况諸古則爲逸故雖取之差重而無害此與周制稍甸縣都役少輕而稅十二無異也夫民家出一夫而得安坐以食數百畝之田征繇科歛不及其門然則彼亦優爲之矣

田制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

遠郊二十而三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官無急征無橫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爲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樂常若擢筋剥膚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與貧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強之



利猶且不可而况富強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歎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全其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什一以其全力而供什一之稅也使以其半供什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况今之稅又非特止於什一而已則宜乎其怨歎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飢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飢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伏此必生亂如秦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永漢可為而不為以是為恨豈為不然今雖使富民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為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為縣四縣為

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為一同同間有澮其地方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為澮者一為洫者百為溝者方既為井田又必兼脩溝洫之制夫間有澮澮上有道方夫有川川上有路方夫之地蓋洫方夫有澮澮上有道方夫有川川上有路方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洫為涂者百為溝為澮者千為澮為徑者方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為也縱使能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駟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為井田夫為溝洫已而又為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由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為而其實便於



今今誠有能為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為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二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一人而無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三欲少為之限而不禁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限者散而於他人矣或若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為業不為人所侵為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歸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二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二

史論四首

史論上并序

老泉先生

史之難其久矣矣魏晉宋齊梁隋間觀其文則亦固當然也所可怪者唐三百年文章非三代兩漢無敵史之材宜有如丘明迂固輩而卒無一人可與范曄陳壽比肩巢子之書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俳狀使之紀事將復其平其貴所譏諷者唯子鍊例為差愈吁其難而然哉夫知其難故思之深思之深故有得因作史論三篇

史何為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而知之楚之史曰檇杌檇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入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經卒之論其効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入而作其義一也其義一其弊二故曰



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辭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無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万世之常法辭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懼後世以是為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修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為已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為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率其略辭則務於簡善吾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既曲詳辭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無幾吾故曰史以事辭勝使後人不

錄史之一紀

一世家一傳其間善惡得失固不可一二數則其論

贊數十百言之中不能事為之褒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執吾故曰史非万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則規無所効其圓矩無所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繩無所措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則經晦吾故曰辭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噫一規一矩一繩足以制万器後之人其務睇迂固實錄可也慎無若土通陸長源輩實器然允且僭則善矣

史論中

遷固雖以事辭勝然亦無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章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迂之傳兼頗也議抹闕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恥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統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



庶頗辯如鄼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若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迂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其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其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士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室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迂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不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郕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

書十四年於越敗吳於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迂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弃之將使後之人石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公賤之賢猶不免乎絕與弃則其賤矣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黜<sub>其</sub>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号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号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邪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邪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為二上則曰号謚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号謚姓名夫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偽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則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為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



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義之為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強臣  
專制之為惠用力實而成功博其能為春秋繼而使史無及焉  
者以是矣

史論下

或問子之論史詢挾仲尼迂固潛法隱義我善矣仲尼則非吾所可  
評吾推意迂固非聖人其能如仲尼無二可指之失乎曰迂喜雜  
說不顧道所可否固貴諛為賤死義六者此既陳議矣又欲寸量  
銖稱以摘其失則煩不可舉今始告尔其尤大彰明者焉迂之辭  
厚捷簡直是稱一家而乃采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汨亂  
其弊五帝三代紀多尚書之文齊魯晉楚宋衛陳鄭吳楚世家多  
左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多論語之文夫尚書左傳  
國語論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今夫綉繪錦縠衣服之  
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紉之以為服則絺繒之不若迂之書  
無以類是乎其自序曰談為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是與父無異稱

先儒反謂固沒彪之名不若遷讓美於談吾不知遷於紀於表  
於書於世家於列傳所謂太史公者果其父邪抑其身邪此遷  
之失也固贊漢自創業至麟趾之間襲蹈遷論以足其書者過  
半且褒賢貶不肖誠已意也盡已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言以足  
之彼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及其傳揚雄皆取其自叙屑屑然曲  
記其世系固於他載豈若是之備哉彼遷固自序可也已因之  
非也此固之失也或曰遷固之失既爾遷固之後為史者多矣  
范曄陳壽實巨擘焉然亦有失乎曰烏免哉曄之史之傳若酷吏  
吏官者列女獨行多失其人間尤甚者董宣以忠毅繫之酷吏  
鄭衆多強以廉明直諫繫之官者蔡琰以忍恥妻胡繫之烈女  
李善王忱深仁厚義繫之獨行與夫前書張湯不載於酷吏史  
記姚杜仇趙之徒不載於遊俠遠矣又其是非頗與聖人異論  
竇武何進則戒以宋襄之違天論西域則惜張騫班勇之遺佛  
書是欲將相苟免以為順天乎中國叛聖人以奉戎神乎此曄



之失也壽之志三國也紀魏而傳吳蜀夫三國鼎立稱帝魏之不能有吳蜀猶吳蜀之不能有魏也壽獨以帝當魏而以臣視吳蜀吳蜀於魏何有而然哉此壽之失也噫固譏遷失而固亦未為得曄譏固失而曄益甚至壽復爾史之才誠難矣後之史宜以是為監無徒譏之也

譽妃論

史記載帝譽元妃曰姜原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為商始祖姜原出野見巨人之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為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其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為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原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

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原為淫佚無法度之甚者帝譽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駟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惟姜原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惟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駟鳥降為祀郊禘之候履帝武為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粢至周而發之化為黿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原而踐跡則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契也或曰然則稷何以弃曰稷之生也無害無害或者姜原疑而弃之乎鄭莊公結生鷺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弃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墮豈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



不惡夫異也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三

宮內廳書院部

圖書寮文庫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四

謚法論四篇

摠論一

老泉先生

嘉祐六年秋七月始有 詔修太常禮書十月又有 詔古謚  
法有不可用者以屬修書之吏臣某實典其事臣謹按始論謚  
者起於今文周書謚法之篇今文既以鄙野不傳其謚法之上  
篇獨存又以簡略而不備而諸儒所傳又有周公謚法春秋謚  
法廣謚沈約賀琛扈蒙六家之書此其最著而可觀者也周公  
春秋其為名尤古而尊嚴然其條貫尤為雜亂而不精廣謚又  
疎略而不盡獨沈約賀琛紀綱粗備然賀琛特好加以已意其  
意務為多而無窮已扈蒙最後出於今世酌取諸家雖簡而亦  
能精也蓋六書之中其稍近古而可據者莫如沈約然亦非古  
之謚法約言之詳矣其最舊者見於世本大戴禮而沈約之時  
則已不見於其書沈約徒得劉熙乘輿之所增廣

沈約云吳興人乘輿作帝



王世紀其一篇是謚法今隋書唐書經籍志作帝王本紀隋書又作來與未知孰是與廣謚以為依據不聞有所謂周公春秋者也蓋自約之前謚法已盡見於約之書矣其後賀琛又因沈約而加之以其意此謚法之最近者也而今周公春秋之法往往反取琛之新法而載之其書以是知今世之謚法其名尤古者益非古之謚法也至於王彥威蘇冕之書蓋因前人之法而附以世人之謚非有佐也昔者孔子之時詩至千有餘篇而書自伏羲以來皆有之言易者有八索言九州者有九丘仲尼從而刪其不合者而合之於六經然後後世可得而觀也今謚自周以來世世益而不絕而無聖人為之斷焉宜其是非久而不齊也夫謚起於五帝之間而著於周非周公一朝而為之也自少昊顓頊堯舜皆天下為之名而號之矣堯者堯然而高大也舜者有以充之也苟有卓然見於人則人以其所見而名之而其無以見於人者乃以其自名通而已故夏商之祖宗為禹為湯為太為中為高而其子孫為乙丙癸甲而不

易也至周卒哭而諱既諱而後之數前者昭穆次第不足以為別則於是為謚以為別因其生之所為而命之而美惡見焉由此言之謚者出於人之所以號呼其人也夫周公之時其將以屬其後之君臣而使自為之歟其亦為之法而使之世守之歟皆不可得而知也蓋自周公以來至於蕭梁千數百年之間謚法微散及沈約之書成而後謚有成法於世當約書之未出雖兩漢之間文物之備以意觀之亦未得為有成法也何者賈山有言古者聖王作謚不過三四十世而蔡邕之書獨斷之所載謚法亦不過四十有六或者以為世本大戴之書詳之歟夫世本大戴之書至蔡邕宜尚矣世本大戴之書尚矣則邕宜無所不見邕無不見則其書宜無所不載以是知世本大戴之法亦無由而獨詳也故自漢以前周有赧王秦晉衛杞皆有出公曹蔡皆有宮公燕有鄭侯宋有辟公鄭有繻公齊有乙公癸公陳有申公相公漢有孝崇皇成安有郕侯刻侯廣陵有虎侯臨樂有敷



侯景虞有頌侯景會行侯牧丘有恬侯河陵有勝侯高宛有制侯樂成有式侯而老子為聃凡此皆未始著於謚法也而於義又或有所不通而以謚人則當此之時世之人猶有以其意自謚者也人以其意自謚則謚未始有成法矣意者自漢以來儒者乃始取而集之因天下之所宜謚而盡說以已意於是劉乘沈賀之書而謚法乃備故魏晉以來其謚乃皆出於法然則法始著於此則今世之所傳者非聖人之所為明矣然事有不幸而不經聖人之折衷後世欲有所去取則天下皆將疑而不信昔仲尼刪詩舉其不可者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寔是遠而夫仲尼以為是詩思賢而不能容者之詩也棠棣之華美矣而以其反也而莫之愛賢者足懷矣而以高舉遠引不可睨此而莫之用則是亦不好賢而已矣故曰未知思也夫何遠之有而說者以為為此詩者言權道反而後合且遠而難覓也夫孔子以為此可去之詩而說者乃以為善詩而逸者而

是區區之說如使詩非孔子之所去取則說者豈不以是詩為為妾去矣乎此今世之士所以難自明而說者之所以難服也然而為說於此使天下攻之而無窮講之而愈明則亦可以自信而無疑天下苟無仲尼則士可以此為斷蓋臣受詔之三年二月而謚法乃定凡一百六十有八

辨論二

古者聖人擇天下之言可以為名者而謚之天下之言不可以勝盡而莫不有說說必有善惡以天下之善惡不可勝盡而欲以不可勝盡之言應之則是天下之言盡為謚而後可也古之聖人舉天下之善而名之曰五常而天下之為善者不入於仁則入於義不入於義則入於禮不入於禮則入於智不入於智則入於信舉天下之為善者而無能逾焉舉天下之不善者因五常之名而反之以為之名而天下之為不善者不入於不仁則入於不義不入於不義則入於不禮不入於不禮則入於不智不



入於不智則入於不信舉天下之為不善者而亦無能逾焉然則天下之為善惡者安在多為之名而待之也昔之為謚者周漢之間法不立而所以謚人者無窮周漢以來法既立而法之所以與人者益廣夫惟廣則多雜於是取而約之取其適於道者去其不合於道者蓋去者半而無所不足然後知其法之為多也去其歷代之所以為尊卑之號者九曰皇曰帝曰王曰公曰侯曰君曰師曰長曰胥其說曰此世之所必不以謚者也去其義之不安者八曰黃曰殤曰嚴曰警曰貴曰遁曰逸曰利其說曰黃曰中之色也古者神農得火而號曰炎軒轅得土而號曰黃黃者非有取於其義也亦若炎也而已矣故去其黃殤者未成人而死者之稱也禮臣不殤君而古者五十而後爵既以為君又以為殤以為有寡弱其君之心焉既以為臣又以為殤以為未任而用之此春秋所以譏仍叔之子也仲尼之不殤童汪錡也以為能執干戈以衛社稷人而至於謚者亦可以勿殤矣

故去其殤嚴者莊之異名也是以古謚無嚴而有莊東漢顯宗諱莊故漢之學者謂莊曰嚴謂魯莊公曰魯嚴公而莊周莊忌莊助莊君平皆曰嚴而後之作謚者因以嚴焉而亦不去其莊有莊則可以無嚴矣故去其嚴警者妄毀之稱也而其所以為警者曰牧今述古曰警孟子之稱鄉原曰古之人何為蹢蹢涼涼居斯世也善斯可矣夫以徇今世為是而以古人為非者是君子所以疾夫鄉原也而以牧今述古之人為警此必古之淺人為是謚也夫故去其警貴者飾也而其所以為貴者聘於左園曰貴道逸者山林士之所樂也生無爵死無謚商士也有爵而無謚者周士也太夫而後有謚山林之士固謚之所不及也故去其貴去其適去其逸利者君子之所遠也而易曰元亨利貞利者義之和也是則利有善惡矣以小人受之則不任以君子受之則不欲以為無所施之故去其利去其子孫之所不忍稱者九十有四曰繆曰醜曰暴曰損曰惑曰詈曰頑曰嚚曰坑



曰昏曰亂曰虐曰廢曰復曰痛曰賊曰悖曰諂曰嬖曰劣曰危曰  
疵曰很曰妄曰偽曰佞曰忍曰驕曰酗曰讎曰逆曰誣曰慝曰貪  
曰蠱曰酒曰訐曰圯曰毒曰優曰恁曰獠曰懦曰腆曰僥曰恥曰  
惡曰殘曰撓曰詐曰譎曰溺曰贅曰闇曰狙曰鄙曰脅曰攘曰賴  
不悔前曰哿曰巧言曰拙曰逆曰訕曰侈曰嗜曰詭曰索曰姦  
曰盜曰怨曰凶曰折曰冒曰覆曰殃曰敗曰靡曰儼曰獲曰戮  
曰饕曰餐曰剝曰慢曰脫曰皆曰孽曰培曰索取牛雞之晨曰  
並取並后曰禍曰邪曰羞曰滅其說曰謚者行於法之所不及  
者也當世大亂盜賊並行公義毀廢則謚不得正行於天下雖  
盜賊也而曰堯舜君子之不較當此之時惡謚雖設而不可加  
及至天下已治盜賊不義之人大者尸之原野小者加之刀鋸  
誅戮之餘則謚所不及不幸而不誅以至於公卿死而有謚則  
君子於是原其生之所為而命之謚記其不善而亦有所不忍  
焉其意蓋將以使其子孫群臣天下後世皆得而通名之云耳

是以雖其能極天下之惡而不目之曰盜賊必有以迂曲而隱  
名之今夫夏桀商紂周之幽厲天下之所謂大惡也天下之人  
其欲加之以惡名與夫桀紂幽厲之足謚以天下之大惡者可  
謂至矣然而以桀易賊以紂易虐以幽易亂以厲易暴則亦恐  
夫其子孫群臣天下後世之有所不忍也是以寧有所假貸焉  
以不暴其實使其實寧過此而無減至於後世不達而深加之  
此其所以不可取也去其名不能舉其人之要者十有二曰退  
曰訥曰諄曰渴曰修曰治曰表曰終曰進修進及曰訓曰文曰  
則其說曰此後之為謚者不勝於人之異行之所作為者也其  
意曰世有退人焉有訥人焉有老耄諄諄之人焉有為人所渴  
望之人焉有能自修之人焉有能治人之人焉有可以為表則  
之人焉有終始如一之人焉進修也訓又治也則表也故不復舉以為是不可闕  
也蓋古之君子則不然其謚人也曰是退人也是訥人也是老  
耄諄諄之人也退而為義吾以義謚之退而為利吾以利謚之



訥而內辨吾以辨謚之訥而內闇吾以闇謚之老耄而諄諄吾以壯謚之未老而耄吾以其耄謚之退訥諄者其人之迹而非其人之實也此其所以不可用也其為人也為人之所渴望其為人也終始如一是一必為仁也為義也其為仁也吾從其仁而謚之其為義也吾從其義而謚之不從其仁不從其義而從其渴與修治表終是弁其實而取其華不求其容貌而求其聲音天下將有所不達是皆不能舉其要之罪也去其鄙陋而不足以訓者十有一曰耐曰憇曰嘔曰嬪曰娣曰媛曰述曰倩曰姝曰秦曰命有文在手曰命去其沉濫而不可以指明善惡之狀者七曰舉曰懋曰復曰宜曰遂曰措曰邁去其重複而無益於用者五十有七曰慮有思也曰浹有果也曰虔曰恪曰儼有莊也曰敦曰篤有厚也曰察有明也曰哲有智也曰誠曰洵曰允有信也曰作德曰休悅曰樂有凱也曰綽曰裕曰于曰容有寬也曰今

曰美有良也曰多曰捷曰戡有武也曰守曰固曰確曰恒曰一有介也曰續曰嗣有紹也曰通物至能應曰通有敏也曰宜有穆也曰著有昭也曰經有憲也曰弼有匡也曰寧有安也曰濟樹德成物曰濟曰華以德禁曰華曰偃德化如風曰偃有德也曰彬有文也曰庇執禮曰庇禮也曰熙曰洽有和也曰協曰從有順也曰端有直也曰戒有儆也曰奧有深也曰檢有攝也曰忽有輕也曰鮮有薄也曰肆曰縱曰擅有專也曰費多詞無信曰費曰浮有夸也其說曰此皆後世之所以其意私加之者也求其所以謚其之說者無以異於今法之所取而徒為多焉蓋謚法之務為多者自賀琛始故自賀琛以前去其古今之所以為尊卑之號去其義之不安去其子孫之所不忍稱去其名之不能舉其人之要去其鄙陋而不足以訓去其沉濫而無以指明善惡之狀而不去其重複以為是雖有重複而其義不能無毫釐之異也然以其有毫釐之異輒以從而加之無窮則其勢將有不勝載故斷自賀琛以來始又



去其重複以為此賀琛之所私加者所以杜夫無窮也然至於賀琛之所得而沈約之所失則亦從而易之故以敏易通以寬易容以為此賀得其廣而沈得其狹也凡諸家之謚無慮三百六十有七去其一百九十有八而又存其舊法之可疑而不敢去者一曰四行勞重曰揚不知是古之妄人為之歟其亦不佞而傳者失之也其說則不可知矣使能強通而知之亦不合於其所以謚某之義其所以謚某之義又無以遠今之法故特存於此蓋不敢去亦不敢用也如此而謚法煥然可觀矣

辨論三

謚之去取既定然後正其所以謚某之說昔之為是說者或不得其要而妄增之以務為多而無窮是以紛紜雜亂不可勝舉使天下之小人有以扳援而竊其善謚而世之君子或亦為人之所文意於惡謚而不能自脫凡以其說多而不一且隱忍不期也故從而正之有舉而更為之者有增其不足者有損其重

複而無益者有去其雜引傳記而非其意者有易其義之不當其者有辯其善惡雜揉而不明者是六者其類不可徧舉也蓋舉其一二曰舊法曰一民無為曰神應變無方曰神以為不足故易之曰聖不可知曰神舊法曰祭祀享禮曰聖通達先知曰聖以為不盡故易之曰行道化民曰聖此所謂舉而更為之者也舊法之所以為文者備矣而不及施而中理所以為孝者備矣而不及幹蠱用與言此所以增其不足者也舊法曰道德博聞曰文又曰博聞多見曰文克定禍亂曰武又曰為民除害曰武其意一也而再見於其書此所謂去其重複而無益者也舊法曰乃聖乃神曰武闢于四門曰穆此古人之意不在于武穆此所謂去其雜引傳記而非其意者矣舊法曰擇善而從曰比尊履恭德曰儉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又曰奢則不遜儉則固此非君子之公行而儉非聖人之中制也故易之曰事君有黨曰比非薄廢禮曰儉此所謂易其人之不當其名



辨論四

者也舊法曰布綱治紀曰平又曰治而無背曰平執義揚善曰懷又曰慈仁短折曰懷其為謚一也其為善惡異懼夫得其善者有所不服而得其惡者有所僥倖也乃取夫衆人之所同許者而存之曰為治而無背為平推慈仁而短折為懷天下之人安有肯以平正之行而為平懷來之德而為懷者此所謂去其善惡雜揉而不明者也如此而所以謚某者乃得其正故凡謚之說不過於一過於一而至於二至於二以至於六七十者則皆有故也非其有大有次有小則其有正有反若有異義也謚法曰經緯天地曰文又曰忠信接禮曰文又曰敏而好學曰文此其有大有次有小者也能養能恭曰孝又曰秉德不回曰孝此其有正有反者也體仁長民曰元又曰始建國都曰元此其有異義者也非此三者則不過於一此所以使天下不可泳游附依而求之者也如此而謚法成矣



賀琛之法有君謚臣謚婦人謚離而為三今取而合之曰有是德者為是謚也無是德者無是謚也仲尼匹夫也而可以與堯舜禹湯文武之謚桀紂幽厲君也而其謚乃匹夫之所不欲周有亂臣十人而婦人焉然則為之謚者惟其德而已矣婦人之有謚自周景王之穆后始也匹夫之有謚自東漢之隱者始也官者之有謚自東漢之孫程始也蠻夷之有謚自東漢之莎車始也故自周公已來籍而記之為三十五卷善者可以勸惡者可以懼善惡之失其當者可以長歎息也曰此為法之所不及也蓋以付之後人天下惟有爵而及謚者而後可以謚天子慎其爵有司慎其謚則天下無幸臣矣漢魏之間惟有封爵者乃則死而無謚晉尚書左僕射劉毅卒而不得謚雖為卿相而無爵封官為之謚曰曰切以春秋之義求之謚法主於行而左相而無爵封不為之謚承爵非列侯則雖高行而不加之謚主於行而左相而無爵封表如戰之將巨願舉春秋之遠制改列爵之舊限武帝出其謚所以考行著述而須有爵乃謚非聖賢本意內外其議之爵而謚蓋始於此然未有不任而謚者不任而謚起於處士之侈心也今法至三品而後謚蓋得之矣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四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内廳書陵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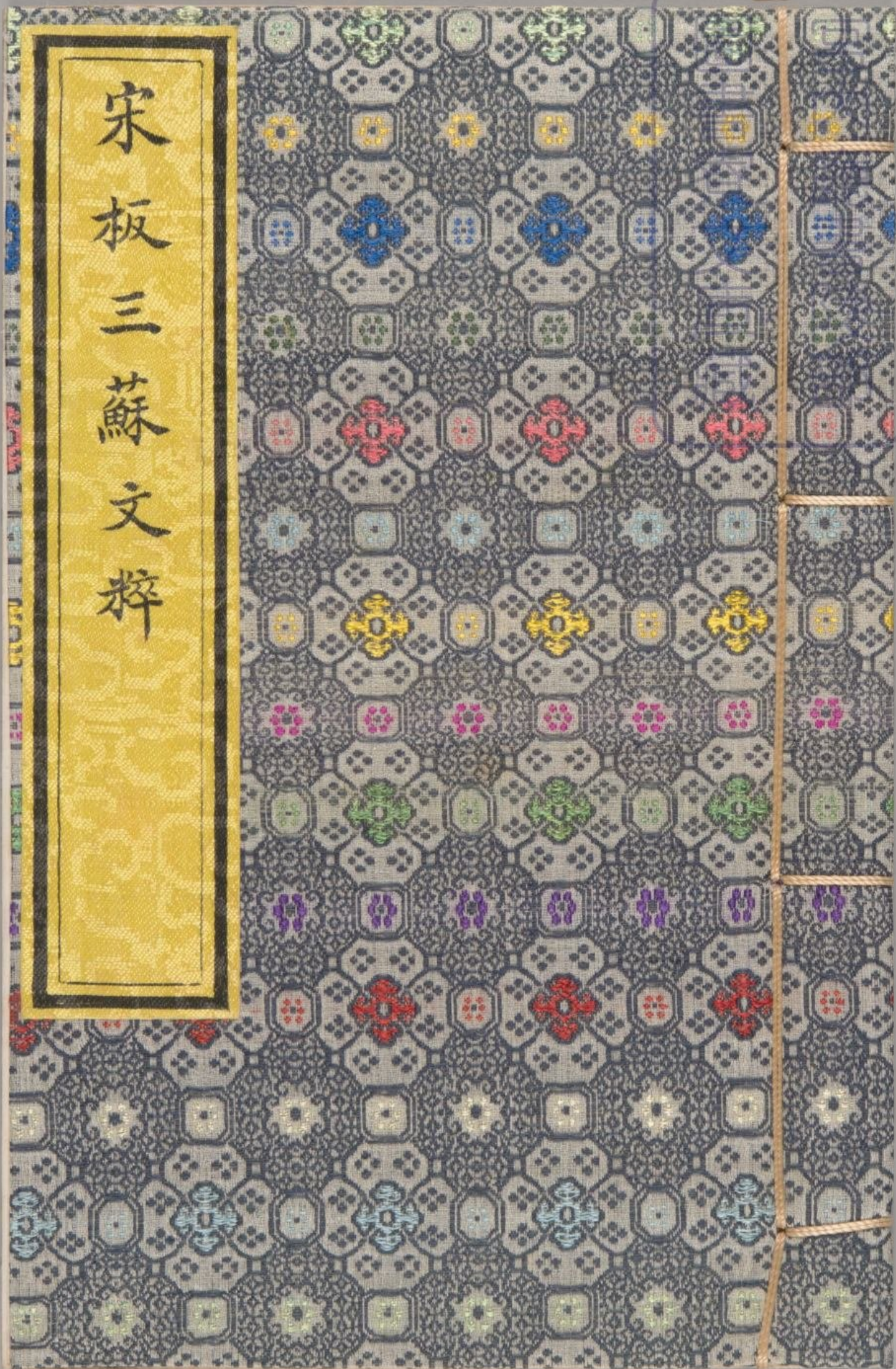
圖書寮文庫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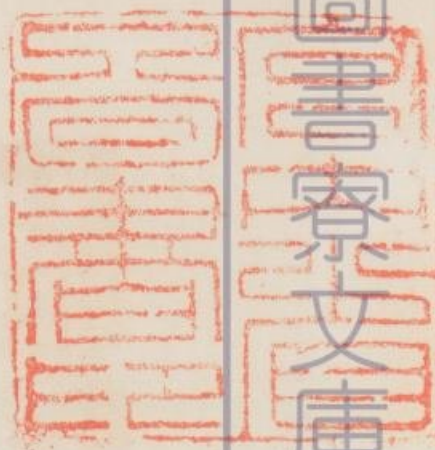
宋板三蘇文粹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五

論五篇

諫論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古以為諷直一也  
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  
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  
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  
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  
諫而百聽矣況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  
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  
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  
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  
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  
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





必乎諷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閼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謂士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諛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

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如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諫論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且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栗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



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  
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  
越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  
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  
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  
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  
哉要者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  
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  
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  
常得故以賞為千金以刑為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  
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  
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  
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  
乎此無從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

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  
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倖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  
而不獲吾不信也

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  
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  
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  
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  
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  
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  
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  
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  
以至于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  
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



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襲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襲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邪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辨姦論

張文定公撰蘇先生墓表云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爲幾於聖人歐陽脩亦善之勸先生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之矣是夫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往弔先生獨不往作辨姦一篇其文曰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之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踈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有賢者而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也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攸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原雖衍百子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



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招收好名之士  
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  
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  
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  
巨虜之衣食犬彘之肉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  
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堅刀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  
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  
之則其為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  
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之言為過而斯  
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  
獲知言之名悲夫

制敵論

兵何難曰難乎制敵曷難乎制敵曰古者六師之中士不能皆  
銳馬不能皆良器械不能皆利故其兵必有上中下輩力扼虎  
射命中捕敵敢前攻壘敢先乘上兵也習行陣曉擊刺進而進  
退而退中兵也奔則蹶負則喘迎刃而殪望敵而走下兵也凡  
為將者不以計用之而曰敵以上兵來吾無上兵乎以中兵來  
吾無中兵乎以下兵來吾無下兵乎然則勝負何時而決也夫  
勝負久而不決不能無老師費財吾故曰難乎制敵也若其善  
兵者則不然堂然而陣填然而鼓視敵之兵有挺刃大呼而爭  
奮者此其上兵也以吾下兵委之吾進亦進吾退亦退者此其  
中兵也以吾上兵乘之滿鏃而向之其色動介馬而馳之其轍  
亂者此其下兵也以吾中兵襲之夫如此敵之上兵樂吾下兵  
之易攻也必盡銳不顧而擊之吾得以上兵臨其中中兵臨其  
下此皆以一克十以十克百之兵也焉往而不勝哉是則敵三  
克吾一而吾三克敵二況其上兵雖勝而中兵下兵即既為吾  
克其勢不能獨完亦終為吾所并耳噫一失而三得與三失而



一得為將者宜何取耶昔田忌與齊諸公子逐射孫臏見其馬有上中下因教之曰以君下馬與彼上馬取君上馬與彼中馬取君中馬與彼下馬忌從之一不勝而再勝卒獲千金夫臏之說乃吾向之說也徒施之射是以知其能獲千金而止耳苟取而施之兵雖穰苴吳起何以易此哉范蠡曰九陣之道益左以為牡設右以為牝春秋時楚代隋季梁曰楚人尚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携蓋一陣之間必有牝牝左右要當以吾強攻其弱耳近世用兵而能必勝者莫如唐太宗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陣形勢每戰視敵強其左吾亦強其左弱其右吾亦弱其右吾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既不能觀其強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銳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強兵而全吾之銳鋒敗可俟矣故智者輕

弃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強非夫通才莫能忘其小喪而志其大得者孰能然哉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五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六

思治 嘉祐八年作

東坡先生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勸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爲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苟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十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十年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澶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強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強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



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一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吏之不可擇是豈真不可邪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模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爲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爲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爲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營宮室也必先料其貲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既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爲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葺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

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當則規模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爲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媮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爲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其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模不先定也用捨係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万全之利以小不便而發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此猶適千里不資糧而假丐於途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強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



為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各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為未可及其以為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孰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強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模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模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模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從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強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未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劍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為吾劍天下莫敵也劍成而很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

之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瞶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難而圖其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櫻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為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為同聯六姓之疎以為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取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為落落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疎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為既已許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為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餘年於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無所



收歟故爲之說曰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況於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爲者不從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爲福非也彼富人者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爲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事不可以力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也衆多之口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於吾爲衆於天下爲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之口舉不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

者衆矣古之人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歛怨而不可行者莫若臧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爲之說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苟知此三者非獨爲吾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大臣論二篇

東坡先生

大臣論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



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癰今之癰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相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為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發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為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繫然者癰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

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為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為袁為崔敗則為何竇實為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為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為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迫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眾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救也則將日夜為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愈矣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



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眾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眾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為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偏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言及用陸賈計以千

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夫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七

續楚語論

東坡先生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齊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弃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美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



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嘗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蓍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箒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童子願禮之末易箒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曰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疾之美子木之違父命爲

藥石也哉

續歐陽子朋黨論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唯子言而莫子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木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并息譬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弑昭哀失國小人之



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  
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  
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  
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  
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爲  
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  
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爲唐名臣矣昔樂懷子得罪於晉其黨  
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煇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  
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樂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  
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謂治  
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  
以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  
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既足矣豈有不能返農  
桑而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

誘以富貴之道使隨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爲所噬  
者曹叅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  
於善治矣姦曰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  
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  
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人之禍也女媭臣復熾忠義益衰  
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  
之戒

正統論三首 至和二年作

正統總論上

正統者何耶名耶實耶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  
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  
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  
決矣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尔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  
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



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  
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  
賤而曰吾貴者矣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貴  
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從而貴之恃  
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  
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  
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  
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天下之實貴於  
是乎名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其  
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為  
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之  
者亦無以為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正統辨論中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為霸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之論吾與歐

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之說歐陽子之說全而吾  
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曰進秦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  
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尔正統  
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它章  
子以為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而天下  
亦無有如魏之強者吳雖存非兩立之勢亦何不與之統章子之  
不絕五代也亦徒以為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魏安  
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  
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  
臣焉可也今也天下不幸而不合於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  
肯臣乎強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  
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耻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吾  
將曰是鄉人與是為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  
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恥耶



聖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恥耶吾將以聖人取乎篡君而篡君又烏能取聖人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為正耶以天下有君為正耶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既沒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為壽漢與晉雖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為有統吾將曰其兄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為壽弟為壽乎其兄魏為有統乎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辟姪妻為姑吾將曰舅則以為妻而婦獨奈何不以為姑乎以妾為妻者舅之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罪也舉天下而授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陽子之所以與之者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

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為名甚尊而重也嗚呼吾不喜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耶且其重之則其施於篡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有以啓其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為重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為聖人之盛即則得之為無益得之為無益故雖舉而加之篡君而不為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正統辨論下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耶亦或不以其道得之耶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



意以霸統重其實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過乎實則吾以章子為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為正如魏受之於漢晉受之於魏不如至公大義之為正也哉若輩亦有所不得已焉耳如章子之說吾將來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弒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弒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九更四不如而後至于晉梁焉而章子以為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純乎名故不知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雖晉梁弒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過乎霸統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尔霸者也夫以弒君得天而不失為霸則章子之說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豈曰弒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蓋已舉其實而著其名雖欲復加之

罪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為在漢唐為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奈何其舉而加之弒君之人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父少不若堯而降為兄則瞽瞍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恠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統而其弒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為之商量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為其霸統之說夫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曰孔子刪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為五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天何名之傷若章子之所謂霸統者傷乎名



而喪乎實者也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七

宮內廳書院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八

論四首

新論上

穎濱先生

古之君子因天下之治以安其成功因天下之亂以濟其所不足  
不誣治以為亂不援亂以為治援亂以為治是愚其君也誣治以  
為亂是脅其君也愚君脅君是君子之所不忍而世俗之所徼幸  
也故莫若言天下之誠勢請言當今之勢當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  
於亂安而不至於危紀綱粗立而不舉無急變而有緩病此天下  
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然而世之言事者為大則曰無亂為異  
則曰有變以為無亂則可以無所復為以為有變則其勢常至於  
更制是二者皆非今世之忠言至計也今世之弊患在欲治天下  
而不立為治之地夫有意於為治而無其地譬猶欲耕而無其田  
欲賈而無其財雖有鉏耨重馬精心強力而無所施之故古之聖  
人將治天下常先為其所無有而補其所不足使天下凡可以無



患而後猖狂翺翔惟其所欲爲而无所不可此所謂爲治之地也爲治之地既立然後從其所有而施之植之以禾而生禾播之以菽而生菽藝之以松柏梧櫟叢莽樸橄無不盛茂而如意是故施之以仁義動之以禮樂安而受之而爲王齊之以刑法作之以信義安而受之而爲霸督之以勤儉厲之以勇力安而受之而爲強國其下有其地而無以施之而猶得以安存最下者抱其有所張張然無地而施之撫左而右動鎮前而後起不得以安全而救患之不给故天王霸之略富強之利是爲治之具而非爲治之地也有其地而無其具其弊不過於無功有其具而無其地吾不知其所以用之昔之君子惟其才之不同故其成功不齊然其能有立於世未始不先爲其地也古者伏羲神農黃帝既有天下則建其父子立其君臣正其夫婦聯其兄弟殖之五種服牛乘馬作爲宮室衣服器械以利天下天下之人生有以養死有以葬歡樂有以相愛哀感有以相弔而後伏羲神農黃帝之道得行於其間凡今世之

所謂長幼之節生養之道者是上古爲治之地也至於堯舜三代之君皆因其所闢而時補之故堯命羲和曆日月以授民時舜命禹平水土以定民居命益驅鳥獸以安民生命棄播百穀以濟民飢三代之間治其井田溝洫步畝之法比閭族黨州鄉之制夫家卒乘車馬之數冠昏喪祭之節歲時交會之禮養生除害之術所以利安其人者凡皆已定而後施其聖人之德是故施之而無所齟齬舉今周官三百六十人之所治者皆其所以爲治之地而聖人之德不與也故周之衰也其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由此言之幽厲之際天下亂矣而文武之法猶在也文武之法猶在而天下不免於亂則幽厲之所以施之者不仁也施之者不仁而遺法尚在故天下雖亂而不至於遂亡及其甚也法度大壞欲爲治者無容足之地之乎如乘舟無楫而浮乎江湖幸而無振風之憂則悠然唯水之所漂東西南北非吾心也不幸而遇風則覆沒而不能止故三季之極棄之以暴君加之以虐政則天下塗地而



莫之救然世之賢人起於亂亡之中將以治其國家亦必於此焉  
先之齊桓用管仲辨四方之業連五家之兵卒伍整於里軍旅整  
於郊相地而征川澤各致其時陵阜陸墜各均其宜邑鄉縣屬各  
立其正舉齊國之地如畫一之可數於是北伐山戎南伐楚九合  
諸侯存邢衛定魯之社稷西尊周室施義於天下天下稱伯晉文  
反國厲其百官賦職任功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財  
足用利器明德舉善拔能政平民阜財用不匱然後入定襄王救宋  
衛大敗荆人於城濮追齊桓之列天下稱之曰二伯其後子產用  
之於鄭大夫神用之於越商鞅用之於秦諸葛孔明用之於蜀王  
猛用之於苻堅而其國皆以富強是數人者雖其所施之不同而  
其所以為地者一也夫惟其所以為地者一故其國皆以安存惟  
其所施之不同故王霸之不齊長短之不一是二者不可不察也  
當今之世無惑乎天下之不躋於大治而亦不陷於大亂也祖宗  
之法具存而不舉百姓之患略備而未極賢人君子不知尤其地

之不立而罪其所施之不當種之不生而不知其無容種之地也  
是亦太惑而已矣且夫其不躋於大治與不陷於大亂是在治亂  
之間也徘徊傍徨於治亂之間而不能自立雖授之以賢才無所  
為用不幸而加以不肖天下遂敗而不可治故曰莫若先立其  
地其地立而天下定矣

新論中

治國而為其地非聖人而後然也古之君子莫不皆然而其不然  
者則僅存之國也人之治其家也其最上者為虞舜其次為曾閔  
而其次猶得為天下良人其下者乃有不慈不孝置其不慈不孝  
蓋自其得為良人以上至於為舜其所以治其身上以事其父母  
下以化服其妻子者不同而其所以為生者子耕于田婦織于室  
養其鷄豚殖其菜茹無失其時以養生送死雖舜與天下之良人  
均也舜而不然不得以為舜天下之人不然不得以為良人何者  
是亦治家之地焉耳而至於為國而豈獨無之昔者文王之治岐



也耕者九一故周公因之建爲步畝溝洫之制何者其所因者治世之成法也孔子之治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何者其所因者衰世之餘制也當戰國之強諸侯無道然孟子亦以爲有王者起今之諸侯不可盡誅惟教之不改而後誅之故漢之興也因秦之故而不害爲漢唐之興也因隋之故而不害其爲唐由此觀之則夫享國之長短致化之薄厚其地能容之而不能使之長短薄厚然長不得地則無所効其長厚不得地則無所致其厚故夫有地而可以容有所爲者舉而就之可也當今之世祖宗之法或具存而不舉或簡略而不備具存而不舉是有地而不耕也簡略而不備是地有所發缺而不完也欲築室者先治其基基完以平而後加石木焉故其爲室也堅今之治天下則不然蓋嘗論之自五代以來強臣專國則天下震動而易亂自吾祖宗削而漸磨之則今世可以粗安凡今世之所恃以爲安者惟無強臣而已然恃其一之粗安也而盡忘其餘故嘗以爲當今天下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

百患並起而百善並廢何者天下之吏媮惰苟且不治其事事日已敗而上不知使是一不立也天下之兵驕脆無用召募日廣而臨事不獲其力是二不立也天下之財出之有限而用之無極爲國百年而不能以富是三不立也其未平也加之以其所欲爲是故興一事而百弊作動一役而天下困投足而遇陷甯側身而入河海平居猶懼有患而況求以馳騁於其上哉固不可矣今夫夷狄之患是中國之一病也吾欲拒之則有以爲拒之之具和之則有以爲和之之費以天下而待一國其爲有餘力也固亦宜矣而何至使天下皆被其患今也天下幸而無他患難而唯西北之爲畏然天下之力亦已困而不能支矣一歲之入不能供一歲之出是非特納賂之罪也三事不立之過也故三事立爲治之地既成賂之則爲漢文帝不賂則爲唐太宗賂與不賂非吾爲國治亂之所在也治亂之所在在乎其地之立與不立而已矣天下之事因循而維持之以至於漸不可舉猶曰是養之未至也乘舟中流釋



其概而聽水之所之旋於洄洑格於洲浦以為是固然也其為無  
具亦已甚矣以今之時天子仁恕士大夫好善天下之風俗不至  
於朋黨亂正誣罔君子也世之清議凜然在矣公卿之欲有為以  
濟斯世誰有言者而曰吾有所待是徒空言非事實也故為之說  
曰居之以強力發之以果敢而成之以無私夫惟有私者不可以  
果敢果於一不果於二天下將以為言不果者不可以強力力雖  
強而輒為多疑之所敗天下之人惟能為是三者則足以排天下  
之堅強而納之於柔懦擾天下之怨怒而投之於不敢惟不能為  
是三者則足以敗天下之賢才而卒之以不能有所建是故無私  
而果敢果敢而強力以是三者治天下之三不立以立為治之地  
為治之地既立然後擇其所以施之天下將無所不可治

新論下

天下之未治也患三事之不立苟其既立則患其無以施之蓋君  
子為國正其綱紀治其法度皆可得而知也惟其所以施之則不

可得而知周公之治周也修其井田封建百辟可得而知也其所  
以使天下歸周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之治魯也隨其三都誅其  
亂政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天下歸周者不可得而知也孟子之  
而知也孟子之所以治邾者正其疆界五口之家桑麻雞豚必具  
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之至於王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孟子之  
所汲汲以教人者在其不可得而知而其可得而知者不詳論也  
曰是有意於治者能之然而亦不可去也故其得為是國也必舉  
之以為先由是觀之治國之地聖人無之不得以施其聖然而聖  
人之道有所高遠而不可及者矣其於孔子之門所謂政事而冉  
有子路之所能者治國之地也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  
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為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有曰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是  
亦自以為能為其地而未有以施之云尔然夫子許其能之而不  
以為大賢則夫子之道深矣遠矣夫子平居朝夕孜孜以教人者



惟所以自修其身而其所以修其政事者未嘗言也蓋亦嘗言之矣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所重民食喪祭是九者凡所以為政而未足也故繼之曰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是四者所以成之焉耳其意以為既成而後以其平居自修之身施之故記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為此具也君子修其身無所施之則不立治其政事無以施之則不化當三代之治也天下之事無不畢舉雖後世之君猶得守其法度以為無過惟無暴君則天下可安故伊尹之訓太甲曰從諫弗拂先民時若以為如是而可以為治已矣古之人言治天下若甚易然今之人以為大言而不信不知其有此地也悲夫世之君子孜孜以修其身恭儉忠信欲以施之天下終身而不見其成則以為古之人欺我也夫苟以為古之人欺我雖有為之者蓋勉強而為之也夫苟不欲而強為之則其心益不自信而道日踈夫以不信之心行日踈之道以治無以為之地之國是以功不可成而

患日至故莫若退而立其為治之地為治之地既立則身修而天下可化也

兵民

事固有出於不得已而為後世之利者分兵民一也割燕薊二也何謂分兵民之利人生而天畀之才畀之才則付之祿隨其精粗適其高下使食其技而資其身是未有知其所由然者也故士大夫讀詩書執射御習書計高可以治人下可以為役而祿從之矣農工商賈服田疇通貨賄運機巧上可以雄里閭下可以養親戚而利從之矣有人於此才力過人操行亢鄙上不能為吏下不能為民天畀之才而無以資之嬰之以勞苦迫之以飢饉不群起為盜則無以求濟其欲此勢之所必至自秦漢以來天下未嘗無是患也唐衰而府衛之兵廢朝廷有禁兵藩鎮有衛兵兵民之分蓋漸於此及五代之際而黥涅之兵分布內外於是兵民判矣使民出其賦以養兵兵盡其力以衛民民



有耕耨之勤而兵有征戍之勞更相為用而不以相德此固分兵民之本意也至於山林之材武田里之凶悍放蕩無着之人一隸於伍符尺籍食其粟衣其帛俛首受笞而不敢肆居則學弓劍出則效首級積歲月以取祿位有其才必得其養氣類相從凡凶人勇夫皆萃於軍中然後人人各得其歸故雖凶旱水溢天下小小不寧而盜賊不起較之漢唐之間十不三四天下陰享其利而不知其故也然儒者方且攘臂而言民兵之便民力既盡於養兵而又較版圖數丁口使之執干戈習戰陣於其農時而齊之以鞭朴民有怨心而責其效死以報國求信其私說而不卹後害嗚呼其亦未之思歟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八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九

論二首

老泉先生

三子知聖人汙

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知足以知聖人汙吾為之說曰汙下也宰我子貢有若三子者其智不足以知聖人高深幽絕之境而徒得其下者焉耳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有若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之盛也是知夫子之大矣而未知夫子之所以大也宜乎謂其知足以知聖人汙而已也聖人之道一也大者見其大小者見其小高者見其高下者見其下而聖人不知也苟有形乎吾前者吾以為無不見也而離婁子必將有見吾之所不見焉是非物罪也太山之高百里有却走而不見者矣有見而不至其趾者矣有至其趾而不至其上者矣而太山未始有變也有高而已耳有大而已耳見之不逃不



見不求見至之不拒不至不求至而三子者至其趾也顏淵從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宰我子貢有若從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夫子之道一也而顏淵得之以為顏淵宰我子貢有若得之以為宰我子貢有若夫子不知也夫子之道有高而又有下猶太山之有趾也高則難知下則易從難知故夫子之道尊易從故夫子之道行非夫子下之而求行也道固有下者也太山非能有趾而不能無趾也子貢謂夫子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之焉夫子不悅夫有其大而後能安其大有其小焉則亦不狹乎其小夫子有其大而子貢有其小然則無惑乎子貢之不能安矣夫子之大也

利者義之和

義者所以宜天下而亦所以拂天下之心苟宜也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求宜乎小人邪求宜乎君子邪求宜乎君子也吾未

見其不以至正而能也抗至正而行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然則義者聖人戕天下之器也伯夷叔齊殉大義以餓于首陽之山天下之人安視其死而不悲也天下而果好義也伯夷叔齊其不以飢死矣雖然非義之罪也徒義之罪也武王以天命誅獨夫紂揭大義而行夫何卹天下之人而其發粟散財何如此之汲汲也意者雖武王亦不能以徒義加天下也乾文言曰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嗚呼盡之矣君子之恥言利亦恥言夫徒利而已聖人聚天下之剛以為義其支派分裂而四出者為直為斷為勇為怒於五行為金於五聲為商凡天下之言剛者皆義屬也是其為道決裂慘殺而難行者也雖然無之則天下將流蕩忘反而無以節制之也故君子欲行之必即於利即於利則其為力也易矣於利則其為力也艱利在則義存利亡則義喪故君子樂以趨徒義而小人悅懌以奔利義必也天下無小人而後吾之徒義始行矣嗚呼難哉聖人滅人國殺



人父刑人子而天下喜樂之有利義也與人以千乘之富而人不奢爵人以九命之貴而人不驕有義利也義利利義相為用而天下運諸掌矣五色必有丹而色和五味必有甘而味和義必有利而義和文言之所大雖以論天德而易之道本因天以言人事說易者不求之人故吾猶有言也

論四首

東坡先生

刑賞忠厚之至

省試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嘆之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弃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

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獄曰絲可用堯曰不可絲方命圯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獄之用絲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蒲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



異術哉時其喜怒哀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重巽以申命 御試

昔聖人之始畫卦也皆有以配乎物者也巽之配於風者以其發而有所動也配於木者以其仁且順也夫發而有所動者不仁則不可以久不順則不可以行故發而仁動而順而巽之道備矣聖人以為不重則不可以變故因而重之使之動而能變變而不窮故曰重巽以申命言天子之號令如此而後可也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者有不可以求而得之者今天日皆知其所以為燠雨皆知其所以為潤雷霆皆知其所以為震雪霜皆知其所以為殺至於風悠然而布於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入噓而炎吹而冷大而鼓乎大山喬嶽之上細而入乎窾空翫屋之下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為德摧敗草木而天下不以為怒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此聖人

之所法以令天下之術也聖人在上天下之民各得其職士者皆曰吾學而仕農者皆曰吾耕而食工者皆曰吾作而用賈者皆曰吾負而販不知聖人之制命令以鼓舞通變其道而使之安乎此也聖人之在上也天下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蓋得乎巽之道也易者聖人之動而卦者動之時也蠱之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巽之九五亦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而說者謂甲庚皆所以申命而先後者慎之至也聖人憫斯民之愚而不忍使之遽陷於罪戾也故先三日而令之後三日而申之不從而後誅蓋其用心之慎也以至神之化令天下使天下不測其端以至詳之法曉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天下不測其端而明知其所避故靡然相率而不敢議也上令而下不議下從而上不誅順之至也故重巽之道上下順也

孔子從先進 學士院試

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



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強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為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國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為堯舜之君而吾民為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為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己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罍函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戎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為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明知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其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忍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為高論以衛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為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

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為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為而為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為是君曰能之則安



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己所欲為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為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春秋定天下之邪正 學士院試

為穀梁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請因其說而極言之夫春秋者禮之見於事業者也孔子論三代之盛必歸於禮之大成而其表必本於禮之漸廢君臣父子上下莫不由禮而定其位至以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不治其佗以之出入周旋亂臣強君莫能加焉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條目以遺後世之君子則又以為不得親見於行事有其具而無其施設措置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

之方於是因魯史記為春秋一斷於禮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別嫌明疑定猶豫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為人君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夫禮義之失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意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是以彼之空言而不敢辭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凡為君子者皆如顏淵凡為小人者皆如桀跖雖微春秋天下其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間也其情則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為正而不知其義以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以丁寧反覆於其間也宋襄公疑於仁者也晉荀息疑於忠者也襄公不修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哉而獨至於戰則



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竊取其名以欺後世苟春秋不為正之則世之為仁者相率而為偽也故其書曰冬十一月乙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之書戰未有若此其詳也君子以為其敗固宜而無有隱諱不忍之辭焉苟息之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違沒又成其邪志而死焉苟息而為忠則凡忠於盜賊死於私暱者皆忠也而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苟息不然則苟息孔父之徒也而可名哉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九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

論三首

東坡先生

儒者可與守成

聖人之於天下也無意於取之也譬之江海百谷赴焉譬之麟鳳鳥獸萃焉雖欲辭之豈可得哉禹治洪水排萬世之患使溝壑之地疏為桑麻魚鼈之民化為衣冠契為司徒而行五教棄為后稷而然民粒食世濟其德至于湯武拯塗炭之民而置之於仁壽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聖人者蓋推之而不能去逃之而不能免者也於是益修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傳世數十而民不叛豈有佗道哉周室既衰諸侯並起力征爭奪者天下皆是也德既無以相過則智勝而已智既無以相傾則力爭而已至秦之亂天下蕩然無復知有仁義矣漢高祖以三尺劍起布衣五年而并天下雖稍輔以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於智勇所行之策常主於權謀是以



戰必勝攻必取天下既平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於無事以爲子孫無窮之計而武夫謀臣舉非其人莫與爲之者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乎而叔孫通亦曰儒者難於進取可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興禮樂之中取其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爲朝覲會同冠昏喪祭之法雖足以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莫若三代聖人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如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如穀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爭諸侯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以敗於泓身夷而國蹙此以五穀伐病也秦始皇燔詩書殺豪傑焚樂臨洮北屬遼水民不得休息傳之二世宗廟蕪滅此以藥石養生也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之不察直以攻守爲二道故悉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禹湯文武之盛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蓋儒術之粗也

物不可以苟合

昔者聖人將欲有爲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爲詳於其始者非爲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爲之衣飾是以至于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勸於遲久故其欲成也止於其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則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從出歟聖人之始制爲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爲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陵也於是爲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



著以嚴之名非不足聞也而見必以贊心非不相信也而入必  
以藉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為安飲食以為養此足以  
為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襲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為朝夕省問  
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為歡而異居以為別合食之為樂  
而異膳以為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襲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  
野此足以為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  
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為妾晝居於內而君  
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為黨急難以相救此  
足以為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群居  
嬉遊之樂而嚴其射鄉食飲之節及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  
詔禮口非不能言也而待介紹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  
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為而止則君臣之相陵父子之相怨  
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為之節易曰  
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

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闊也又曰嗑者合也物  
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盡矣

好德錫之福

昔聖人既陳五常之道而病天下不能萬世而常行也故為之  
大中之教曰賢者無所過愚者無所不及是之謂皇極極之於  
人也猶方之有矩也猶圓之有規也皆有以繩乎物者也聖人  
安焉而入乎其中賢者俛而就之愚者跂而及之聖人以為俛  
與跂者皆非其自然而猶有以彊之者故於皇極之中又為之  
言曰苟有過與不及而要其終可以歸皇極之道者是皇極而  
已矣故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  
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又悲天下有為善之心而不得為善之利  
也有求中之志而不知求中之道也故又為之言曰而康而色  
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聖人之待天下  
如此其廣也其誘天下之人不忍使之至於罪戾如此其勤且



備也天下未有好德之實而自言曰予攸好德聖人以爲是亦  
有好德之心矣故受而爵祿之天下之爲善而未協于中也則  
受而教誨又恐夫民之愚而不我從也故遜其言卑其色以下  
之如是而不從然後知其終不可以教誨矣故又爲之言曰凡  
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予其無  
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且夫其始也恐天下之人有可  
以至於皇極之道而上之人不誘而教誨之也故曰予攸好德  
汝則錫之福其終也恐天下之以虛言而取其爵祿也故曰予  
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蓋聖人之用心憂其始之  
不幸而懼其終之至於僥倖也故其言如此之詳備夫君子小  
人不可以一道待也故皇極之中有待小人之道不協于極而  
猶受之至於待君子之道何其責之深也曰無偏無黨無友無  
側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後可以合於皇極然則先王御天下  
之術蓋用此歟

論三首

刑賞忠厚之至省試

賴濱先生

古之君子立於天下非有求勝於斯民也爲刑以待天下之罪  
戾而唯恐民之入於其中以不能自出也爲賞以待天下之賢  
才而唯恐天下之無賢而其賞之無以加之也蓋以君子先天  
下之民而後有不得已焉夫不得已者非吾君子之所志也蓋  
民之自爲而召之也故罪疑者從輕功疑者從重以順民之所  
欲從且夫以君而臨民其強弱之勢上下之分固不待乎與之  
爭尋常之是非以勝之矣故寧委之於利以取其優而吾無求  
勝焉夫惟天下之罪戾暴露而不可掩別白而不可解不得已  
而後加之刑朝廷之無功鄉黨之無義不得已而後愛其賞如  
此而後知吾之用刑而非吾之好殺人也知吾之不賞而非吾  
之不欲富貴人也使夫其罪可以推而納之於刑其迹可以引  
而置之於無罪其功與之而至於可賞排之而至於不可賞若



是二者而不以與民則天軒以議我矣使天下而皆知其可刑與不可賞也則吾猶可以自解使天下而知其可以無刑可以有賞之說則將以我爲忍人而愛夫爵祿也聖人不然以爲天下之人不幸而有罪可以刑可以無刑刑之而傷於仁幸而有功可以賞可以無賞無賞而害於信與其不屈吾法孰若使民全其肌膚保其首領而無憾於其上與其名器之不僭孰若使民樂得爲善之利而無望望不足之意嗚呼知其有可以與之道而不與是亦志於殘民而已矣且彼君子之與也豈徒曰與之而已也與之而遂勸之焉耳故捨有罪而從無罪者是以恥勸之也去輕賞而就重賞者是以義勸之也蓋使之思而得之也故天堯舜三代之盛捨此而忠厚之化亦無以見於民矣

觀會通以行典禮

事物之變紛紜雜出若不可知然而有至理存焉禍福治亂之際傾側多故若不可處然而有夷路存焉世之人不知至理之

所在也迷而妄行於是有風波作於平地親戚化爲仇怨者矣聖人不然虛心以待物物至而情僞畢陳於前夫知所以御之是以遇繁而若一履險而若夷未嘗有所難者易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詞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文會通者理之所出也典禮者其所以接物也易有八卦重而爲六十四卦有六爻爻之多至於數百皆聖人指會通以示人陳典禮以教人者也今將言之其多不可勝舉姑以乾坤明之乾之初不潛則危其身四不躍則喪其功二不田則無以廣其德五不天則無以利於人至於坤之初警之以履霜其上戒之以龍戰其三教之以無成其四慎之以括囊凡易之談會通而陳典禮者可以類求矣舜之爲庶人也父頑母嚚象傲艱哉舜之處於其家也周公之爲冢宰也外則管蔡讒譏之以爲將不利於孺子內則成王疑之殆哉周公之立於其朝也然四岳之稱舜曰承烈又不格姦詩人之美周公曰狼跋其胡載震



其尾公孫碩膚亦爲凡几蓋舜與周公臨天下之至變復天下之大艱而泰然如拱揖於廟堂之上跪起於尊俎之間可不謂善觀會通以行典禮也哉昔庖丁之論解牛曰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惺惺乎其於游刃必  
有餘地矣蓋聖人之於事如庖丁之於牛知之明故處之暇處之

### 史官助賞罰

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權而後能壽夭禍福天下之人而使賢者無夭橫窮困之災不賢者無以享其富貴壽考之福然而季路原憲古所謂賢人者也伏於窮閭之下布衣饘粥之不给盜跖莊蹻橫行於天下食人之肝以爲糧而老死於牖下不見兵革之禍如此則是天之權有時而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

## 宮內廳書陵部

## 圖書寮文庫藏

其賞罰之權於天道所不及之間以助天爲治然而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而賞罰之於一時猶懼其不能明著其見於萬世之下故君舉而屬之於其臣而名之曰史官蓋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無遺天下之是非故荀悅曰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夫史官之興其來尚矣其最著者在周曰佚在魯曰克在齊曰南氏在晉曰董狐在楚曰倚相觀其爲人以度其當時之所書必有以助賞罰者然而不獲見其筆墨之所存以不能盡其助善之意獨仲尼因魯之史官左丘明而得其載籍以作爲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雖其名爲經而其實史之尤大章明者也故齊桓晉文有功於王室王賞之以侯伯之爵征伐四國之權而春秋又從而屢進之此所以助乎賞之當於其功也吳楚徐越之僭皆得罪於其君者也而春秋又從而加之以斥絕擯棄不齒之辭此所以助乎罰之當於其罪也若夫當時賞罰之所不能及則又爲之明言



其狀而使後世嗟嘆痛惜之不已嗚呼賢人君子之功烈與夫  
亂臣賊子罪惡之狀於此皆可以無憂其無聞焉是故古者聖  
人重史官當漢之時號曰太史令而其權在丞相上郡國計吏  
上計於太史而後以其副上於丞相御史夫惟知其權之可以  
助賞罰也故從而尊顯之然則後之史官其可以忽哉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

兼判  
書  
畫  
郎

宮內廳書陵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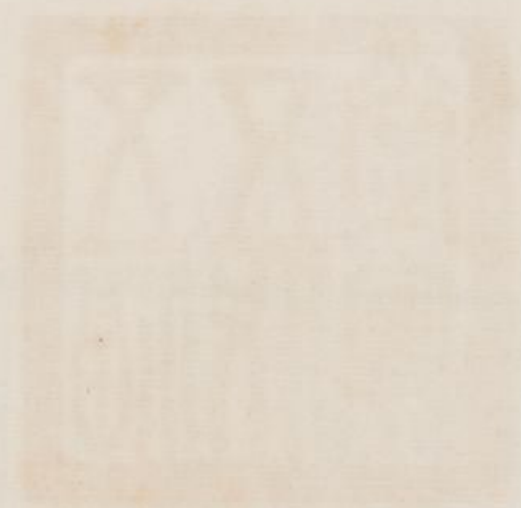
圖書寮文庫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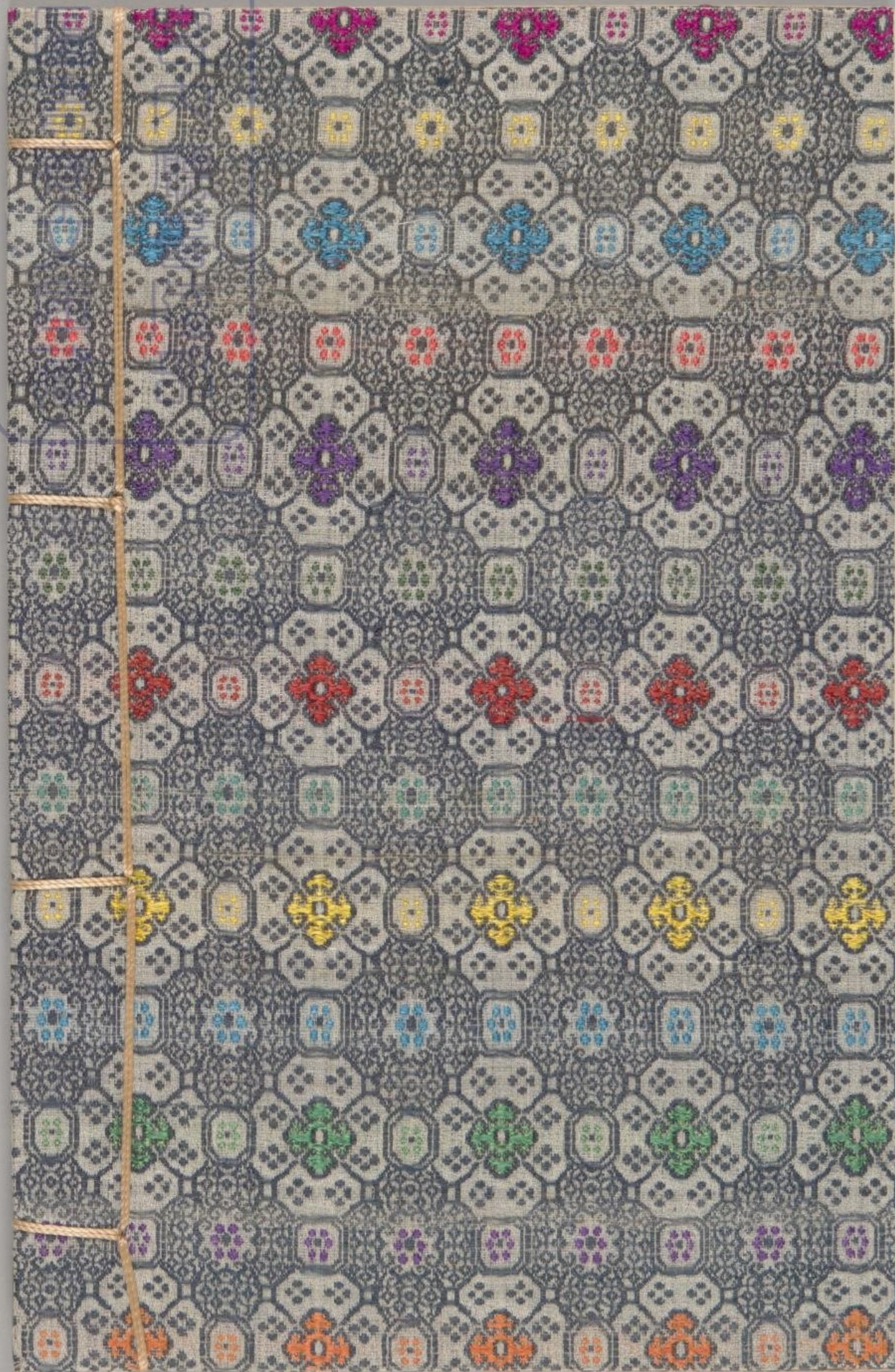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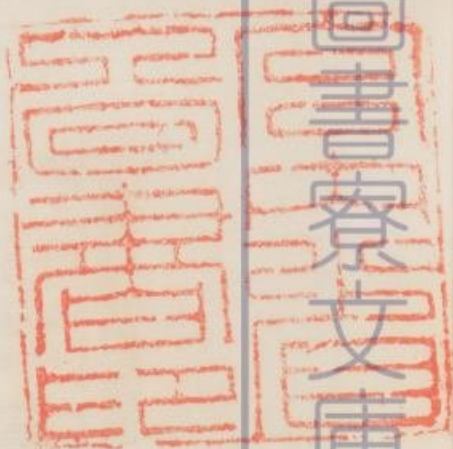
宋板三蘇文粹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一

秘閣論六首

王者不治夷狄

東坡先生

論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為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得為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許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為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為夷狄也齊晉



之君不能純為中國而春秋之所與者常嚮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為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為夷狄而春秋之所與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為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而戎為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憚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已幸矣又況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

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謹論

形勢不如德

論曰傳有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勢之不如德也而吳起亦云在德不在險太史公以為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為本儒者之言兵未嘗不以藉其口矣請拾其遺說而備論之凡形勢之說有二有以人為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繫於天下者至微且危也歡然而合合而不去則為君臣其善可得而賞其惡可得而罰其穀米可得而食其功力可得而役使當此之時君臣之勢甚固及其一旦潰然而去去而不返則為寇讎強者起而見攻智者起而見謀彷徨四顧而不知其所待當是之時君臣之勢甚危先王知其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忽也故大封諸侯錯置親賢以示天下形勢劉頌所謂善為國者任勢而不任人郡縣之弊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為邦近多違而遠慮固此



以人爲形勢者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無幾也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也有以地爲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非天下心服而臣之也較之以富博之以力而猶不服又以詐囚其君虜其將然後僅得之今之臣服而朝貢皆昔之暴骨於原野之子孫也則吾安得泰然而長有之漢之取天下雖不若秦之暴然要之皆不本於仁義也當此之時不大封諸侯則無以答功臣之望諸侯大而京師不安則其勢不得不以關中之固而臨之此雖堯舜湯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於天下荀卿所謂合其參者此以地爲形勢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內起而關中之形勢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救也夫三代秦漢之君慮其後世爲之備慮者不可謂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於其所不慮此豈形勢不如德之明效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存則德存德存則無諸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

既醉備五福

論曰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強能行之也以其功興而民樂與之同勞功成而民樂與之同樂如是而已矣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九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九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下爲已勞苦而不作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下之備色而民猶以爲未也相與禱祠而祈祝曰使吾君長有吾國也又相與詠歌而稱頌之被於金石溢於竹帛使其萬世而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修而得此於民哉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之以不懈與視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者是謂至誠行誠無近効要在於自信而不惑是謂不欲速不欲速則能久久則功成功成則易懈君子濟之以恭是謂



不解行此三者所以得此於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  
既醉者成王之詩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  
之行焉而說者以為是詩也實具五福其詩曰君子万年壽也介  
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高明有融者攸好德也高明令終  
考終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  
樂而天下安之以為當然也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  
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其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  
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師  
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其言其所為之善而言其冠佩  
之華容兒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也緇衣之宜兮黻子文政  
為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  
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眈眈焉疾視而不能平治安能獨樂乎是  
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作而獨言民之聞其作樂見其四獵而欣  
飲者此可謂知本矣

劉愷丁鴻孰賢

論曰君子之為善非特以適己自便而已其取於人也必度其人  
之可以與我也其子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受於我也我可以取  
之而其人不可以與我君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  
子不予既為已慮之又為人謀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已  
為君子而使人為小人是亦去小人無幾耳東漢劉愷讓其弟荆  
而詔聽之丁鴻亦以陽狂讓其弟而其友人鮑駿責之以義鴻乃  
就封其始自以為義而行之其終也知其不義而復之以其能復  
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詐也此范氏之所以賢鴻而下愷也其論稱  
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父及後世徇  
其名而昧其致於是詭激之行興矣若劉愷之徒讓其弟使弟受  
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何其後悟而從  
義也范氏之所賢者固已得之矣而其未盡者請得與其說夫先  
王之制立長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乱非有意私其長而沮其少



也天子與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有一國皆受之太祖而非己  
之所得專有也天子不敢以其太祖之天下與人諸侯不敢以其  
太祖之國與人天下之通義也夫劉愷丁鴻之國不知二子所自  
致耶將亦受之其先祖耶受之其先祖而傳之其所不當立之人  
雖其弟之親與塗人均耳夫吳太伯伯夷非所以為法也太伯將  
以成周之王業而伯夷將以訓天下之讓而為是詭時特異之行  
皆非所以為法也今劉愷舉國而讓其弟非獨使弟受非服之為  
過也將以壞先王防亂之法輕其先祖之國而獨為是非常之行  
考之以禮繩之以法而愷之罪大矣然漢世士大夫多以此為名者  
安順相靈之世士皆反道矯情以盜一時之名蓋其弊始於西漢  
之世韋元成以侯讓其弟而為世主所賢天下高之故漸以成俗  
履常而蹈易者世以為無耻而擯之則丁鴻之復於中道尤可以  
深嘉而屢歎也

論曰三代之衰至于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  
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相與咨嗟發憤而卒於無成  
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  
夫禮之初緣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為之節文凡人情之所安而  
有節者舉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情  
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為定論則塗之人皆  
可以為禮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為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  
之事最難成者也牽於繁文而拘於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身  
以為不可論明堂者惑於考工呂令之說議郊廟者泥於鄭氏王  
肅之學紛紜交錯者累歲而不決或因而遂罷未嘗有一人果斷  
而決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  
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也今不幸而聖人  
遠有如毫毛不合於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為明天下之分也所以  
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使禮廢而不修則



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弟不形仁義不顯反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於仲舒而至於劉向悼禮樂之不興故其言曰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殺傷今吏議法筆則筆削則削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而范曄以為樂非變襲而新晉代作律謝臯蘇而法令亟易而至於禮獨何難欤夫刑者末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為急禮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為緩如此而不治則又從元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其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宣故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過也無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為悍藥毒石以搏去其疾則皆為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斯說而通之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

禮義信足以成德

論曰有大人之事有少人之事愈大則身愈佚而責愈重愈小則身愈勞而責愈輕綦大而至天子綦小而至農夫各有其分

不可亂也責重者不可以不逸不逸則無任天下之重責輕者不可以不勞不勞則無以逸夫責重者二者譬如心之思慮於內而手足之動作步趨於外也是故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君子不以為愧者所職大也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後世學衰而道弛諸子之智不足以見其大而竊見其小者之一偏以為有國者皆當惡衣糲食與農夫並耕而治一人之身而自為百工蓋孔子之時則有是說矣夫樊遲親受業於聖人而猶惑於是說是以區區焉欲學稼於孔子孔子知其說之將蔓延於天下也故極言其失而深折其詞以為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欽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安用稼而解者以為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夫樊遲之所為汲汲於學稼者何也是非以穀食不足而民有苟且之心以慢其上為憂乎是非以人君獨享其安榮而使民勞苦獨賢為憂乎是非以人君不身親之則空言不足勸課百姓為憂乎是二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



宮內廳書院部

圖書寮文庫藏

計也君子以禮治天下之分使尊者習為尊卑者安為卑則夫民之慢上者非所憂也君子以義勸天下之宜使祿之一國者不自以為多抱關擊柝者不自以為寡則夫民之勞苦獨賢者又非所憂也君子以信一天下之惑使作於中者必形於外循其名者必得其實則夫空言足則以勸課者又非所憂也此三者足以成德矣故曰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一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二

祕閣論六首

王者不治夷狄

穎濱先生

論曰儒者必慎其所習習之不正終身病焉公羊之書好為異說而無統多作新意以惑天下之耳目是以漢之諸儒治公羊者比於他經最為迂闊至於何休而其用意又甚於公羊蓋其所習然也經書公及戎盟于潛公羊猶未有說也而休以為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公及戎盟于潛時有是事也時有是事而孔子書其事故春秋之書其辭有言有書以見褒貶者有書以記當時之事備史記之缺而其中非必有所褒貶予奪者公之及戎盟于潛是無褒貶予奪者也而休欲必為之說是以其說不得不妄也且王者豈有不治夷狄者哉王者不治夷狄是欲苟安於無事者說也古之所以治夷狄之道世之君子嘗論之矣有用武而征伐之者高宗文王之事是也有修文而和親之者漢之文景之事是



也有拒絕而不與交通者光武之謝西域却匈奴之事是也此三者或制之焉或不能制之焉然皆所以適吾中國之便而置夷狄於不便之地此所以治之之大要也今日來者必不可拒則是光武不當謝西域以息中國之民乎去者必不可追則是高宗文王凡有所征其不服而討其不庭者皆非也凡休之說施之於中國強盛夷狄暴橫之時則將養寇以遺子孫之憂施之於中國新定休息自養之際則為夷狄之所役使勞傷而不能自己凡此二者休之說無施而可也蓋愚聞之聖人之於夷狄吾欲其來則來之雖有欲去者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其去則拒之雖有欲來者亦不可得而來也夫如是故其申縮進退莫不在我而休欲聽其自來而自去也耶此不可之甚者也治休之學者曰孔子之於春秋託始以治天下當隱桓之際未暇遠略故先書晉滅夏陽未書楚滅穀鄧夫穀鄧之不書是楚之未通而不告也如使聖人未欲與夷狄交通則雖有至者其可得而至哉愚故曰春秋之書公及戎盟

于潛是記事之辭而何休之說也

形勢不如德

論曰觀國者觀其德而已三代之際刑寬而政簡所以隄防禁固其民而尊嚴其君者舉皆無有而所都之地又非有深山大河以為隔限然而歷世數十長久而無患者何耶秦之法令可謂峻而不可犯矣而其所都又關中天府之固古之所謂百二者也而不能以及遠二世而遂亡者何耶太史公曰權勢法制所以為治也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然而此二者猶不可恃故曰形勢雖強猶不如德也天下之形勢萬言論之矣蓋至於易之坎喟然而歎曰嗟夫聖人之所以教人者其詳矣夫坎之為言猶曰險也天之所以為險者以其不可升而地之所以為險者以其有山川丘陵也此天地之所以為險者愚聞之矣而人之險愚未之聞也或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所謂人之險而高城深池之謂也曰非也城池之險無以異於丘陵人之所以為險者法制之謂也且夫天下



之人其初蓋均焉尔而君至於君之尊民至於民之卑君上日享其樂而臣下日安其勞而不敢怨者何哉此法制之力也然猶未足恃也可以制小害而不可以制大害也百姓之心去則雖有地形險固不可執而留衆怒親叛則雖有權勢法制不能服而使故必有非勢之勢非形之形從容無爲而深服於人者故於坎六四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夫六四剛柔相得之時而乃用一樽二簋土缶瓦缶相與拳曲俯仰納約於戶牖之下而終獲無咎此非以城池之所不能防刑法之所不能制而聖人爲是優游退讓之德以深服其強很不逞之心而作其愧恥不忿之意故耶嗟夫秦人自負其強欲以斬刈齊斷天下之民欲以山河爲社稷之保障而不知英雄之士開而闢之刑不能繩險不能拒故聖人在上必有以深結於民使英雄不可得而間者則坎之六四是也

論曰善夫詩人之爲詩也當成王之時天下已平其君子優柔和易愷樂而無所怨怒天下之民各得其欲年穀時孰情性和平而無有勃逆暴慢之節父子之間親愛悅懌莫不相與作爲酒醴剥牛羊以祭以祀以相與宴樂而不厭詩人欲歌其事而以爲未足以見其盛也故又推而上之至於朝廷君臣之間見君臣相悅親戚相愛及其祭祀宗廟之禮既事而又與諸父昆弟皆宴於寢旅酬下至於無筭爵而君臣相與釋然皆醉故爲作既醉之詩以歌之而後之傳詩者又從而深思揔觀之以爲一篇之中而五福備焉愚觀於詩書至於抑與酒誥之篇其所以悲傷後世之君與其所以深懲切戒於後者莫不以飲酒無度沉迷荒亂號呼倨肆以敗亂其德蓋夏桀之殘商紂之亡未有不始於此故曰百禍之所由生百福之所以消耗而不享者莫急於酒周公之戒康叔曰酒之失婦人是用二者合并則五福不降而六極盡至愚請以小民之家而明之今夫養生之人深自覆護擁閉無戰鬪危亡之患



而卒至於不壽者何耶是酒奪之也力田之人倉廩富矣而俄至  
於飢寒者何耶是酒困之也服食之人乳藥餌石無風雨暴露之  
苦而常至於不寧者何耶是酒病之也修身之人帶鈞蹈矩不敢  
妄行而常至於失德者何耶是酒亂之也四者既備則雖欲考終  
天命而其道無由也由此觀之則是酒者五福之所由散敗而無  
不至而曰既醉備五福者何也愚固言之矣天下之民相與飲酒  
歡悅於下而後君臣相與偕醉於上醉而愈恭和而有禮謬戾  
之氣不作於心心神安而壽不可勝計也用時有節即已有度  
而富不可勝用也壽命長遠而財足為用則非安寧而何既壽而  
富且身安矣而無所用其心則非好德而何富壽而安且有德以  
不朽於後也則非考終命而何故夫世之君子能觀既醉之詩以  
和易其心而又觀抑與酒誥之篇以自戒也則五福可以坐致而  
六極可使遠去而孔子之說所以分而別之又何足以為君子一

劉愷丁鴻孰賢

論曰天下之讓三有不若之讓有相援之讓有無故之讓讓之為  
名天下之大功大善也然而至於無故之讓則聖人深疾而排之  
以為此姦人之所以盜名於暗世也昔者公族穆子之讓韓起范  
宣子之讓知伯宣子穆子之於彼二人者誠有愧於其心也是不  
若之讓也舜之命禹也讓於皋陶命益也讓於朱虎熊羆禹之事  
非皋陶之所能任而益之事非朱虎熊羆之所能辦亦明矣而猶  
讓焉其所謂相援之讓也故誠使夫天下之人皆讓其所不及則  
百職舉而無廢材讓以相援則賢者以類升而小人不能間此  
二者天下之大善也至於無故之讓天下之大不善也東漢之裴  
丁鴻鄧彪劉愷此三人者當襲父爵而以讓其弟非有先之命  
非有嫡庶之別而徒讓焉以取高於世俗世之君子疾而深譏之  
以為陷於無故之讓然三人者之中又有美惡焉劉鄧讓而不反  
以遂其非丁鴻讓而不終聽其友人鮑駿之言而卒就國此所以



為賢於劉鄧也且夫聞天下之讓而竊欲盜其名以高其身以邀望天下之大利是鄧彪劉曄之心也聞天下之讓而竊欲慕之而不知其不同者丁鴻之心也推此二心以斷天下之真偽則鴻在可恕而曄為可戮此優劣之辨也故范曄曰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若夫鄧彪劉曄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且君子之立言非以苟顯其美將以訓天下之未悟者立行非以苟顯其身將以教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乎丁鴻之心存乎忠愛故能悟而從義異乎數子之為異也嗚呼世之邪僻之人苟冒天下之美名以僥倖天下之大利自以為莫與爭也而不知君子之論有以見之故為天下不可以無君子之論也

禮以養人為本

論曰君子為政權其輕重而量其小大不以輕害重不以小妨大與天下之大利而小有不合焉者君子不顧也如以有小不善而廢其所大善則是天下無聖人大善終不可得而立也自三代之亡君臣父子冠昏喪祭之禮日以淪喪至於漢興賢君良臣比比而出皆知禮之有益於當世也然而拱手相視而不敢措非以禮為不善也以禮為不可復嗚呼是亦自輕而已至於元成之間劉向上書以為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者是過而養人也今法律之過或至於殺人然文吏請定法令筆則筆削則削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然而為是者則亦有焉故律令起於後世而禮出於聖人敢變後世之法而不敢變先聖之禮是亦畏聖人大過之弊也記曰禮之所生於義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故夫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則雖有不合焉者亦寡矣而何至於重難之耶今夫冠禮所以養人之始而歸之於正也昏禮所以養人之親而尊其祖也喪禮所以養人之孝而為之節也葬禮所以養人之終而塞其悲也祭禮所以養人之情而接之於無窮也賓客之禮所以養人之交而止其瀆也鄉禮所以養人之本而教之以孝



第也凡此數者皆待禮而後成者也而今者以小節不備之故而闕焉是以天下之人皇皇然無所折衷求其道而不得則不能不出其私意以自斷其礼私意用而天下之害起奢者極於奢以傷其生儉者極於儉以不得其所欲財用弊而飢寒起飢寒起而盜賊作民日趨於死亡地雖曰開倉廩發府庫以贍百姓猶不可得而養也古之養人者不用財不施惠立礼於天下而匹夫匹婦莫不自足於閭閻之下而無所乏絕夫此之謂知本者也謹論

禮義信足以成德

論曰周衰九所以教民之具既亡而戰攻侵伐之後交橫於天下民失其業咸弃本而爭事於末當世之君子思所以救其弊而不得其道取之太迫而導之無術故樊遲欲學為農而又欲學為圃孔子從而譏之曰小人哉樊遲須也上好礼則民莫敢不肅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穡釋之者曰礼義与信足以成德又安用稼

哉嗟夫仁人之言其殆常若迂闊而不可行然要其終其取利多而卒以無弊者終莫能易其說蓋孔子之於衛常欲正名而子路笑之矣冉子之於魯常欲徹而魯君非之矣何則衛之亂若非正名之所能安而魯之饑若非徹之所能救然而欲天下無饑與亂則非此二者莫之能濟故夫欲取其利而取之於遠則取利多而民不知欲圖其事而圖之於深則事有漸而後無弊今夫樊遲欲為農圃以富民而孔子答之以禮義信也天下疑之而愚以為不然若觀於孟子而求其所以辨許行之說則夫農圃之事乃有可以禮義取而可以信取之道何者許子欲使君臣並耕饗養而治此豈非樊子所願學者哉而孟子答之以堯舜無所用心於耕稼堯以不得舜為憂舜以不得禹為憂堯得舜禹得禹而禮義流行忠信洋溢則天下之民將不勸之耕而自為耕不督之圃而自為圃而何致於身服農圃之勞而憂農圃之憂哉且夫欲勸天下之農而至於親為之者亦足以見其無術矣古之聖人其御天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下也禮行而民恭則役使如意義行而民服則勞苦而不怨信  
行而民用情則上下相知而教化易行三德既成則民可使蹈白刃  
而無怨而況農圃之功哉故曰欲致其功而形之於遠則功可成欲  
力其事而為之於近則百弊起今欲君子小人而皆從事於農  
則夫天下之民尚誰使治之哉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二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三

幾策二篇

審勢

老泉先生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于万千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  
于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  
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此是蓋其子子孫孫得其祖  
宗之法而為據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  
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  
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為之制  
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  
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万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  
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家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  
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  
長遠而民不苟簡今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



猶有威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其而  
不已則折勢弱矣弱其而巳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于折與屈者  
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其者惠襲而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  
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  
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  
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  
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執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  
而後可與言用其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用惠者  
不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  
悼也譬之人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  
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  
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為陰與  
已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固死於陰而陽固死於陽  
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

強弱為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太盛當其盛大者已有地五百  
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  
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強然方其成康在  
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服弱之勢未見于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  
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亡之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  
道而望其能以制伏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  
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  
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以強政濟強勢故秦之天  
下卒斃于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  
審天下之勢也我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總小縣  
牽繩聯絡合于上雖其地在方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万而天子  
一呼于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  
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  
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



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者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強威陵厭中國而邀增補帛之恥不為怒也若此類者大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于不可救止者衆之矣然愚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興新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強秦之勢而弱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而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強國也而

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強國也一旦發怒裂方家封即墨大夫召耳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定請和而齊國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于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為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姦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強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



尚威者然孰知夫万世之間其政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為君也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弃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則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秉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刈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德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天下之民化之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于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任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而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然治亦未嘗以刑為本而號亦為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為不可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

審天下之勢力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審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憂敵外懼本既固矣去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為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道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道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此胡驕恣為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累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百万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將不止數十百万也夫賄益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斂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為息民而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為外憂而其憂實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耻之內憂而不為之計愚不知



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強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強固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瑋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強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入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蚺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陵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百千万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万而中國損數百千万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天生北狄謂之大戎投骨于地信然而爭者大之常也今

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興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邪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万万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為則其志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口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虜烏將擊乎必匿其形昔冒頓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詞卑者進也詞強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廬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邪曩者陝西有



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未足以徇其所大欲而奪郡殺掠數千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為辭則對曰尔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為害易賂之為利傾勢不可耳臣以為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藉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為變故太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強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為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

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多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于孝景之世有謀臣曰晁錯始議削諸侯之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晁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何也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為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強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于今方且以為無事而臣以為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浸浸乎將入于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



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為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晁錯所以為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為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為謀也然則謀之柰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為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方今也遠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為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于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前翦棘多為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

不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跟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跟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未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從自弊其力于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即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尔能越吾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虛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前翦棘宜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計窮迂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于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與鄰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帶方剛漢之傳相以病



而賜能當是之時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三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四

策略五篇并序

策總序

東坡先生

臣聞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蓋有以一言而興邦者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一言而興邦不以爲少而加之毫毛三日言而不輟不以爲多而損之一辭古之言者盡意而不求於言信已而不役乎人三代之衰學校廢缺聖人之道不明而其所以猶賢於後世者士未知有科舉之利故戰國之際其言語文章雖不能盡通於聖人而皆卓然近於可用出於其意之所謂誠然者自漢以來世之儒者忘口以徇人務爲射策決科之學其言雖不叛于聖人而皆汎濫於辭章不適於用臣常以爲晁董公孫之流皆有利舉之累言有浮於其實而意有不盡於其言今陛下承百王之弊立於極文之世而以空言取天下之士繩之以法度考之於有司臣愚不肖誠恐天下之士不獲自盡故常深思極慮率其



意之所欲言者為二十五篇曰略曰別曰斷雖無足取者而臣之區區以為自始而行之以次至于終篇既名其略而治其別然後斷之於終庶幾有益于當世

策略一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為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為不少矣然其所以為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者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立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

之弊而上下不交民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脉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為者今且有人悅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為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為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踈乎方今之勢苟不能將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執為虐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于晏安晝夜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于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万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



其光為日月其文為星辰其威為雷霆其澤為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万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健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制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群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為先而後論所以為立之要云

策略二

天下無事久矣以天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為子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為發而不中節則天下或受其病當寧而太息者幾年于此矣蓋自近歲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聽朝廷之所為然而數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虜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為也聞之師曰應敵不暇不可以自完自完不暇不可以有所立自古創業之君皆有敵國相持之憂命將出師兵交于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為國者故其

兵可敗而其國不可動其方可屈而其氣不可奪今天下一家二虜且未動也而吾君吾相終日皇皇焉應接之不暇亦且為執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議不為長久之計而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繒數十百萬以資其強虜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議者方將深罪當時之失而不求後日之計亦無益矣臣雖不肖竊論當今之弊蓋古之為國者不患有所費而患費之無名不患費之無名而患事之不立今一歲而費千萬是千萬而已事之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奚千萬之足云哉今者二虜不折一矢不遺一鏃走一介之使馳數乘之傳所過騷然居人為之不寧大抵皆有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以觀吾之所答於是朝廷澘然大臣會議既而去未數月邊陲且復告至矣由此觀之二虜之使未絕則中國未知息肩之所而況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虜之大憂未去則天下之治終不可為也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之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動是故古之聖人雖有大兵役大興作



百官奔走各執其職而中書之務不至於紛紜今者曾不得歲月之暇則夫禮樂刑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何時而議也千金之家久而不治使販夫豎子皆得執券以誅其所負苟一朝發憤傾困倒廩以償之然後更為之計則一簣之資亦足以富何遽至于皇皇哉臣嘗讀吳越世家觀公踐困于會稽之上而行成於吳允金玉女子所以為賂者不可勝計既反國而吳之百役無不從者使大夫女于大夫士女于士春秋貢獻不絕于吳府嘗竊恠其以蠻夷之國承敗亡之後救死扶傷之餘而賂遺費耗則不可勝計如此然卒以滅吳則為國之患果不在費也彼其內外不相擾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與大夫種二人分國而制之范蠡蠶曰四封之外種不如蠶使蠶主之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內蠶不如種使種主之凡四封之內所以強國富民者蠶不知也二人者各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滅吳其所以賂遺于吳者甚厚而有節也是以財不匱其所以聽役

于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搖然後勾踐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指掌中矣今以天下之大而中書常有蠻夷之憂宜其內治有不辦者故臣以為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事不足辦也今夫天下之財舉歸之司農天下之獄舉歸之廷尉天下之兵舉歸之樞密而宰相特持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夫此三者豈少於蠻夷哉誠以為不足以累中書也今之所以待二虜者在於過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賓客之政當周之盛時諸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來享故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讓之節牲芻委積之數而已至于周衰諸侯爭強而行人之職為難且重春秋時秦聘于晉叔向命召行人子貢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其後楚伍員奔吳為吳行人以謀楚而卒以入郢西蜀之興有典焉國賈誼曰陛下試以臣為屬國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所令今若



依行人屬國特建一官重任而後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舉其可用者而勿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餽於二虜者限其常數而豫為之備其餘者朝廷不與知也凡吾所以遣使于虜與吾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而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永難塞之請亦得以自荅使其議不及於朝廷而其間暇則收羅天下之俊才治其戰攻守禦之策兼聽博采以周知敵國之虛實凡事之關於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實不亦甚簡歟今自宰相以下百官汎汎焉莫任其責今舉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待二虜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安居靜慮求天下之大計唯所欲為將無不可者

策略三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乱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然後天子得優游無為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而非中國之患而每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為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之中國而安有不可為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請言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乱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于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于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宜足恠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為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嗟咎歎息以立法更制為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為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安有所變改以惑乱世主臣竊以為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為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惠天下之吏無



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為之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為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竊以為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效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謠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于害民而不可強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武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尹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讎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為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多人君顧忌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祇以速天下之亂耳是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

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為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屢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違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喧譁以至于遂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勢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為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符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為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為之



信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万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 策略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已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涌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衆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而有水患也而以爲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礪而不至于怠廢故其勇者相吞

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慘然無復往時之無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激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超超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父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其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



舉先民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卑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為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為之謀才者得為之用後之君子務為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為衆之所不能為斯以為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為蹢躅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獯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為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獯者皆取於鄉原是以此若

此靡靡不立若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獯者而與之然則淬勵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獯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

策略五

其次莫若深結天下之心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為太山危而為累卵其間不容毫髮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于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



宮內廳書陵部

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万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  
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歛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群臣相率為  
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  
之事聽其自為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  
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並用此術  
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  
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  
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  
故所為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  
畏何者懼其一旦至于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  
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為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  
朔致民讀法飲酒蜡獵以遂万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  
至于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為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于方岳  
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

圖書寮文庫藏

為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于扞格而難操也  
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  
務為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覓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  
為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為譏使其  
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偃  
偃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  
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  
之徒爭馳于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  
衆其勢足以為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  
于元成哀平而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  
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于  
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擢擢以知  
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  
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慮及其子孫生于深宮之中而狃於



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踈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為近憂而常為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九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為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効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綠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為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又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持以為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為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為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宦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

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正之為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為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于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鄙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為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吏更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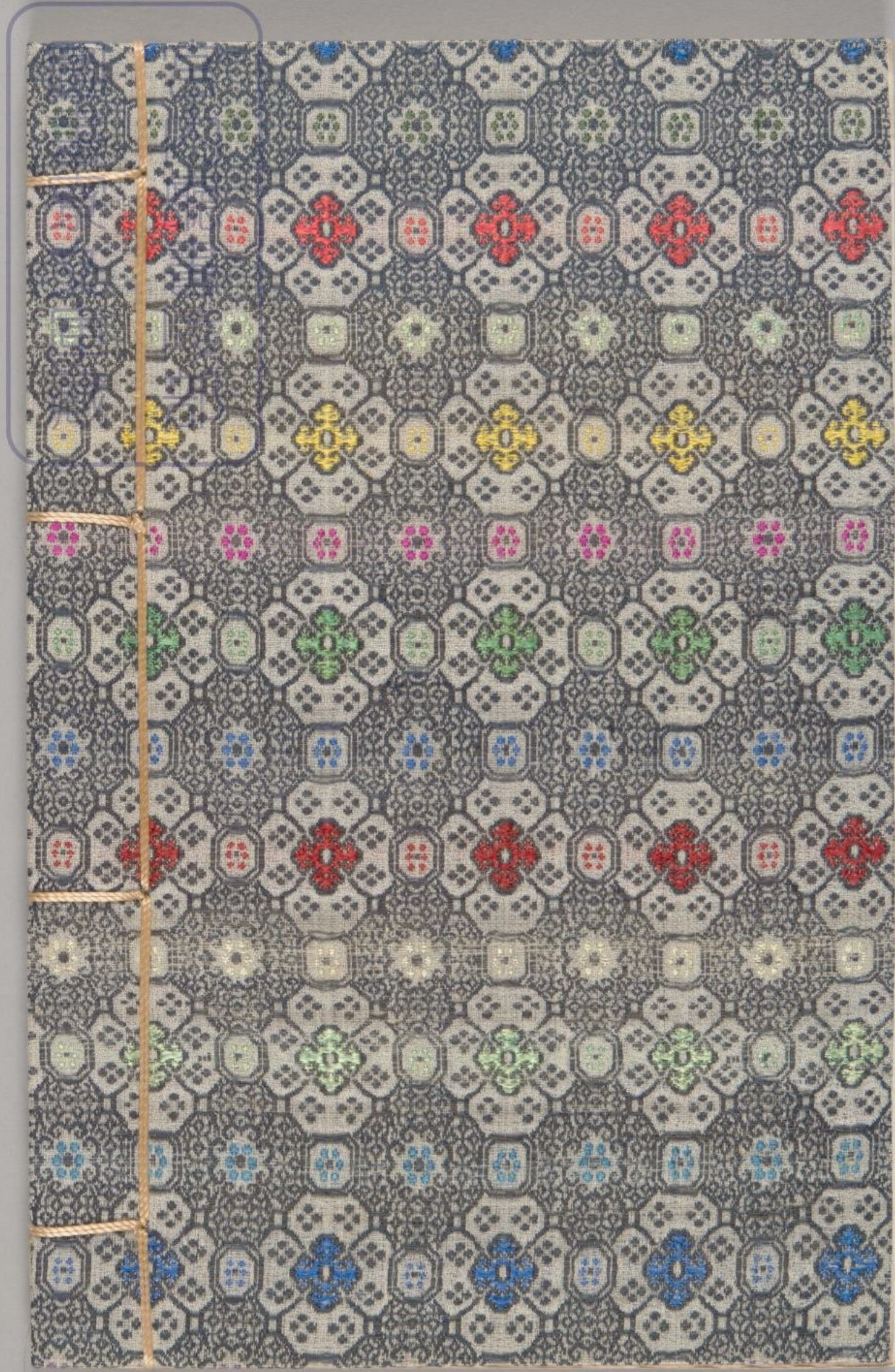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宋板三蘇文粹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五

策別一十七篇

課百官別六篇

策別序例

東坡先生



臣聞為治者有先後有本末嚮之所論者皆當今之所宜先而為治之大要也若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臣請列而言之蓋其摠有十七所謂其摠四者一曰課百官二曰安万民三曰厚貨財四曰訓兵旅此之謂其摠有四一曰課百官所謂課百官者其別又有六焉一曰厲法禁二曰抑僥倖三曰決壅蔽四曰專任使五曰無責難六曰無沮善者是也二曰安万民所謂安万民者其別又有六焉一曰敦教化二曰勸親睦三曰均戶口四曰較稅賦五曰較戰守六曰去姦民者是也三曰厚貨財所謂厚貨財者其別又有二焉一曰省費用二曰定軍制者是也四曰訓兵旅所謂訓兵旅者其別又有三焉一曰蓄財用二曰練軍實三曰倡勇



敢者是也別而言之十有七焉故謂之策別

屬法禁

昔者聖人制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上之為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下之為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為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于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所以為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于疎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弃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今夫州

宮內廳書陳部

圖書寮文庫藏

縣之吏受賂以彌南獄其罪至于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于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為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強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為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戚者至于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于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況木索笞箠哉方今法令至繁繫觀其所以防姦之具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于是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其不待約束而後



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為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其不疑而輕犯法則固以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鞫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為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蒞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歷者而至于館閣之臣出為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直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天下惟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今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以舉之而詔曰勿推此何為者也聖人為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小臣不犯矣

抑僥倖

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於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庫藏

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乎我者也我以為可予而予之我以為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有可畏者賦歛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此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賞愛名器而置器置器者以為不可是烏足卹哉國家自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蒞官之日淺而閑居之日長以其蒞官之所得而為閑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古之用人其取之至寬而用之至狹取之至寬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記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然則是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進士自二人以下者皆試官夫試之者豈一定之謂哉固將有



所廢置焉耳 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有  
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終身進退之訣在乎召見改官  
之日此尤不可以不愛惜慎重者也今之議者不過曰多其資考  
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強而已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亦  
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為輩莫敢不盡與臣切  
以為今之患正在於任人太過是以為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歲  
月必得其可惜也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于  
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  
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才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  
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或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  
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予奪亦雜出于賢不肖之間而  
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磨淬以求  
聞于時而嚮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亦不勞而自去然而議者必  
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為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啓也臣以

為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昔  
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群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  
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士而知其為人至於一日之試則  
固以不取矣唐之得人於斯為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不過  
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者蓋已寡矣  
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未  
知其果不可以為效也

決雍蔽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  
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  
謁而必見省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  
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  
癢動百骸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為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  
其一心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



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脉理相通為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為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為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為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為瑕所欲與者雖有所垂戾而可借法以為解故小人以法為姦今天下所為多事者宣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嚮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

辦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為煩蓋吏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以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于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為霸王兵強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為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嚮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為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屬精省事莫如任人屬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弊制于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于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折贏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則終日為之不給以少而言之而一日而廢



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也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于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于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為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雍蔽決矣

### 專任使

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操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才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為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成功又其三歲一遷吏不為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於苟簡此天下之士爭以為言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雖其病多而未有以處也是以擾擾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

## 宮內廳書

## 圖書寮文庫藏

而後遷則將有十年不得調者矣朝廷方將減任子清冗官則其行之當有所待而臣以為當今之弊有甚不可者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衝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珠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紉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故其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以書數為終身之能以府史賤吏為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儒學講習之賢夫是以獄訟繁滋而姦不可止為治者益以苟且而不暇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惡未始不由此也今夫京兆者戴星而出見燭而入案牘盈室交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躡乎其庭持詞而求訴者肩相摩乎其間僮僮焉不知其為誰一訊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無罪者亦不知其無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不悛獄訟之繁未有已也夫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贏虛外計之所從受命也其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橫變化足以為姦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而付之吏吏分職乎



其中者以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是以能者不過粗舉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賄賂交乎其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家天下之大弊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為今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于天下而欲為長遠之計者則其効不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闊而其終必將有所可觀今其月不報政則朝廷以為是無能為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翕然見稱于人者又以為有功而擢為兩府然則是為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朝廷既以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胥吏者皆老於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主之勢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為卑矣苟有能者而老于此不為不用矣古之用人者知其久處於位則時有

以賜予勸獎之以厲其心不聞其驟遷以奪其成效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槩久而不遷至于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吏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

無責難

無責難者將有所深責也昔者聖人之立法使人可以過而不可以不及何則其所求於人者衆人之所能也天下有能為衆人之所不能者固無以加矣而不能者不至於犯法天下如此而猶有犯者然後可以深懲而決去之由此而三則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不能者將以深責乎人之所能也後之立法者異於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不能者不深責也是以其法不行而其事不立夫事不可以兩立也聖人知其然是故有所取必有所捨有所禁必有所寬寬之則其禁必止捨之則其取必得今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



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罰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為善而明日為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強為善以求舉惟其既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而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為哉故曰今之法責人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也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實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有入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復以為牧人歟夫為長而屬之不知則此固可以罷免而無足惜者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即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為失察其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可恠也今之世所以重發賊吏者

也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者莫不愛其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者常六七人甚者至十餘人此如盜賊質劫良民以苟求免耳為法之弊至於此亦可變已乎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今使舉官與所舉之罪均縱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終不能逆知終身之廉者而後舉特進之於幸不幸而已苟以其罪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臣知貪吏小人無容足之地又何必於舉官焉難之

無沮謏

昔者先王之為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奔之意夫惟自奔之人則其為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為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拔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



宮內廳書

塞其門絕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其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爲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販賤人其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爲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効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爲術歟後之

圖書寮文庫藏

爲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人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太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弃府史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中雖有出群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執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去此二者苟不可以遂奔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



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之四十五

宮內廳書院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六

安萬民別六篇  
敦教化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為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為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為夫民知其所不為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飢可寒而不可以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偽變詐無所不為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常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鄉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耻也然世之儒者



宮內廳書

蓋亦嘗試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偷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為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耻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鄉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自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漢秦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于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耻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礼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傳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鍾鼓管磬希夷嘽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迁善遠罪不臣難乎臣愚以為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

圖書寮文庫藏

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貪往者西河用兵而家人子弟皆藉以為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又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為詞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為除去夫如是將何止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為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歛有常限而以先期為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為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為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



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 勸親睦

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為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調有喜相慶死喪相恤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乖其親愛欣歡之心而為鄰里告訐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乱而不相屬是以禮讓之風息而爭鬪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為欺詐相傾以自成天下有變則流徙流散相弃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者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受其身故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卹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

## 宮內廳書

## 圖書寮文庫藏

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此矣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太宗有小宗故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祚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祚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為太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為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祚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為後則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祚者親兄弟為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為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為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為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祚者與大宗為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為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為其庶子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庫藏

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為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昏必告喪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天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悌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為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于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於迂闊而行之暮月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怠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必

自小宗始矣

均戶口

夫中國之地足以食中國之民有餘也而民常病於不足何哉地無變遷而民有聚散聚則爭於不足之中而散則棄於有餘之外是故天下常有遺利而民用不足昔者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民各以其夫家之衆寡而受田于官一夫而百畝民不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之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餘當周之時四海之內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田百畝而為九百萬夫之地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為六百萬夫之地又以上中下田三等而通之以再易為率則王畿之內足以食三百萬之衆以九州言之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也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之地而食五人則是方有三千五百万人可

以仰給於其中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

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穀常有餘而地力不



耗何者均之有術也自井田廢而天下之民轉徙無常雖其所樂則聚以成市側有躡足以爭尋常挈妻負子以分升合雖有豐年而民無餘蓄一遇水旱則弱者轉於溝壑而強者聚為盜賊地非不足而民非加多也蓋亦不得均民之術而已夫民之不均其弊有二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忽故而重新則民不均夫民之為農者莫不重遷其墳墓廬舍桑麻果蔬牛羊耒耜皆為子孫百年之計惟其百工伎藝無事樹藝游手浮食之民然後可以懷輕資而極其所利是故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則農民捨其耒耜而游於四方擇其所利而居之其弊一也凡人之情怠於久安而謹於新集水旱之後盜賊之餘則必省刑罰薄稅歛輕力役以懷逋逃之民而其久安而無變者則不肯無故而加卹是故上之人忽故而重新則其民稍稍引去聚於其所重之地以至於衆多而不能容其弊二也臣欲去其二弊而開其二利以均斯民昔者聖人之興

遷徙安居之民分多而益寡免謗之門盜賊之端必起於此未享其利而先被其害臣愚以為民之情莫不懷土而重去惟士大夫出身而仕者狃於遷徙之樂而忘其鄉昔漢之制吏二千石皆徙諸陵為今之計可使天下之吏仕至某者皆徙荆襄唐鄧許汝陳蔡之間今士大夫無不樂居於此者故恐獨往而不能濟彼見其儕類等夷之人莫不在焉則其去惟恐後耳此其所謂因人之情夫天下不能歲歲而豐也則必有飢饉流亡之所民方其困急時父子且不能相顧又安知去鄉之為戚哉當此之時募其樂徙者而使所過廩之費不其厚而民樂行此所謂因時之勢然此二者皆授其田貸其耕耘之具而緩其租然後可以固其意夫如是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肩之漸也

較賦役

自兩稅之興因地之廣狹瘠腴而制賦因賦之多少而制役其初蓋甚均也責之厚賦則其財足以供署之重役則其力足以堪何



者其輕重厚薄一出於地而不可易也。戶無常賦視地以爲賦人無常役視賦以爲役。是故貧者鬻田則賦輕而富者加地則役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勝亦所以破兼并之門而塞僥倖之源也。及其後世歲月既久則小民稍稍爲姦度官吏耳目之所不及則雖有法禁公行而不忌。今夫一戶之賦官知其爲賦之多少而不知其爲地之幾何也。如此則增損出入惟其意之所爲。官吏雖明法禁雖嚴而其勢無由以止絕。且其爲姦常起於貿易之際夫鬻田者必窮迫之人而所從鬻者必富厚有餘之家富者恃其有餘而邀之貧者迫於飢寒而欲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賦。有田者方其窮困之中苟可以緩一時之急則不暇計其他日之利害。故富者地日以益而賦不加多貧者地日以削而賦不加少。又其姦民欲計免其賦役者割數畝之地加之以數倍之賦而收其少半之直。或者亦貪其直之微而取焉。是以數十年來天下之賦大抵淆亂有兼并之族而賦甚輕有貧弱之家而不免於重役。以至

於破敗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賦存而其入亡者天下皆是也。夫天下不可以有僥倖也。天下有一人焉僥倖而免則亦必有一人焉不幸而受其弊。今天下僥倖者如此之衆則其不幸而受弊者從可知矣。三代之賦以什一爲輕。今之法本不至於什一而取然天下嗷嗷然以賦歛爲病者豈其歲久而姦生偏重而不均以至於此歟。雖然天下皆知其爲患而不能去何者勢不可也。今欲按行其地之廣狹瘠腴而更制其賦之多寡則姦吏因緣爲賄賂之門其廣狹瘠腴亦將一切出於其意之喜怒而其患益深。是故士大夫畏之而不敢議而臣以爲此最易見者顧弗之察耳。夫易田者必有契契必有所直之數具所直之數必得其廣狹瘠腴之實而官必據其所直之數而取其易田之稅。是故欲知其地之廣狹瘠腴可以其稅推也。久遠者不可復知矣。其數年之間皆足以推較求之故府猶可得而見。苟其稅多者則知其直多其直多者則知其田多且美也。如此而其賦少其役輕夫人亡而賦存者可



以有均矣。粥田者皆以其直之多少而給其賦，重為之禁而使不敢以不實之直而書之契。則夫自今以往者，貿易之際為姦者其少息矣。要以知凡地之所直與凡賦之所宜多少而以稅參之如此，則一持籌之吏坐於帳中，足以周知四境之虛實，不過數月而民得以少蘇，不然十數年之後將不勝其弊。重者日以輕輕者日以重。一本作重者日以輕而未知其所終也。

教戰守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鍾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

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泰然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廢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為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晨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骨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為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龍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固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惑。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為生事擾民，漸



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者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為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為患必有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為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

其心以為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以破其姦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去姦民

自昔天下之亂必生於治平之日休養生息而姦民得容於其間蓄而不發以待天下之變至於時有所激勢有所乘則潰裂四出不終朝而毒流於天下聖人知其然是以嚴法禁督官吏以司察天下之姦民而去之夫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發也常至於亂天下今夫世人之所憂以為可畏者必曰豪俠大盜此不知變者之說也天下無小姦則豪俠大盜無以為資且其治平無事之時雖欲為大盜將安所容其身而其殘忍貪暴之心無所發洩則亦時出為盜賊聚為博奕群飲於市肆而叫号於郊野小者呼鷄逐狗大者椎牛發豕無所不至捐父母弃妻孥而相與遊戲凡此者舉非小盜也天下有豐鋤耕不務相率而剽奪者皆嚮之小盜也昔三代之聖王果斷而不疑誅除擊去無



有遺類所以擁護良民而使安其居及至後世刑法日以深嚴而去姦之法乃不及於三代何者待其敗露自入於刑而後去也夫為惡而入於刑者固已眾矣有終身為不義而其罪不可指名以附於法者有巧為規避持吏短長而不可詰者又有因緣幸會而免者如必待其自入於刑則其所去者無幾耳昔周之制民有罪惡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重罪役之耆以次輕之其下罪三月役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其化之不從威之不格患苦其鄉之民而未入於五刑者謂之罷民凡罷民不使冠帶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由是觀之則周之盛時日夜整齊其人民而鋤去其不善譬如獵人終日馳驅踐蹂於草茅之中搜求伏兔而搏之不待其自投於網羅而後取也夫然故小惡不容於鄉大惡不容於國禮樂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者由此之故也今天下久安天子以仁恕為心而士大夫一切以寬厚為稱上意而懦夫慵人又有所僥倖務出罪人外以邀雪

冤寃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天下頗有不誅之姦將為子孫憂宜明勅天下之吏使以歲時糾察凶民而徙其尤無良者不必待其自入於刑而間則命使出按郡縣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訟而數犯法者皆誅無赦誅一鄉之姦則一鄉之人悅誅一國之姦則一國之人悅要以誅寡而悅眾則雖舜亦如此而已矣天下有三患而蠻夷之憂不與焉有內大臣之變有外諸侯之叛有匹夫群起之禍此三者其勢常相持內大臣有權則外諸侯不叛外諸侯強則匹夫群起之禍不作今者內無權臣外無強諸侯而萬世之後其可憂者姦民也臣故曰去姦民以為安民之終云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七

進策別下

厚貨財別二篇

省費用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當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以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接己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蓄不過一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畜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



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為病者何以異此 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荊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喘喘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飢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嚮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于虐取其民而而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

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闕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權酒有課茶有筭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言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急則以為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為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大器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于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



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愚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九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徒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筮壽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旣長旣長立而馬益羶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廢乎少息也

### 定軍制

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爲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

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間田則足以牧馬千駒而不知其費聚千駒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唯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其兵雖聚于京師而天下亦不至于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京畿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于吳蜀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厚至于不可



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胄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夫自藩府而小至于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疊疊雖不過數百爲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方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鬪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爲李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群起而噪呼此何爲者也天下一

家且數百年矣民之戢君至于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妖賊與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爲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常有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嘗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常以抗衡于上國又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弃于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可以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于意外戴上之恩而願効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廩從擇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餽之勞費之省者又以過半矣

訓兵旅三篇

蓄材用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坎器械鈍弊而不足用坎抑為城郭不足守坎廩食不足給坎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于魼魼之所蟠牂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于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士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也而未以有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緣邊之民西顧而戰栗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為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

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為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為未必然而弃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為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于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為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



練軍實

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蓋賈觀之以爲剛而無礼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廢乎可得而用也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于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

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之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而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於官至于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弃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



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方則是五万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邪其弊悉皆起於分民而為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万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為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民舉籍平民以為兵加以明道宝元之間天下旱蝗以及近歲青祿之飢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為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歲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為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已上願復為

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為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為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為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為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為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為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弃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賊盜攻之而不能御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為兵兵得復還而為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獨有言者將以為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其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倡勇敢



臣聞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挺與楹至于三軍之勇怯則一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鍾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則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不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

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眾矣弓矢相及劍楯相搏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眾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一是勇者難得也指其妻子弃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于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亡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不已難乎私者



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為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志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為之倡哉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七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八

策斷三篇

東坡先生

策斷上

二虜為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為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為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紀綱脩明食足而兵強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強偏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二晉是也同馬氏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



門而塞之則至于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爲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勢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其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焉而日潰之其窺之甚難其取之甚密曠日持久然後可得而間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聖人必於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由亡之門蓋臣以爲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爲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於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

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爲媾者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小大兵無強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我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征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嘗欲和而秦常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橫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爲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爲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爲橫從



人之欲爲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醜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爲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旣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當時群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爲敵國無釁而我則發之夫爲國者使人備己則權在我而使己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狼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鯁鯁焉惡戰而我矣

策斷中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鬪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踈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



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爲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鬪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爲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爲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爲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爲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疆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

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恤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言之於物大而不<sub>用</sub>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鬪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



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兵之所以肄楚而隋之所以徂陳歟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策斷下

其次請論北狄之勢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紉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

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湟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脩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漸爲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候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弃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黻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黻冕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



宮內廳書院

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強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苻堅石勒慕容雋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下太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弃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邑觀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旣爲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

圖書寮文庫藏

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朴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其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間踈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



宮內廳書院

圖書寮文庫

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  
塵澤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  
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  
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為諸郡之民非其族類  
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為之  
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  
穴雀不處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  
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  
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  
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  
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  
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  
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思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憊也  
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  
者臣未敢言焉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八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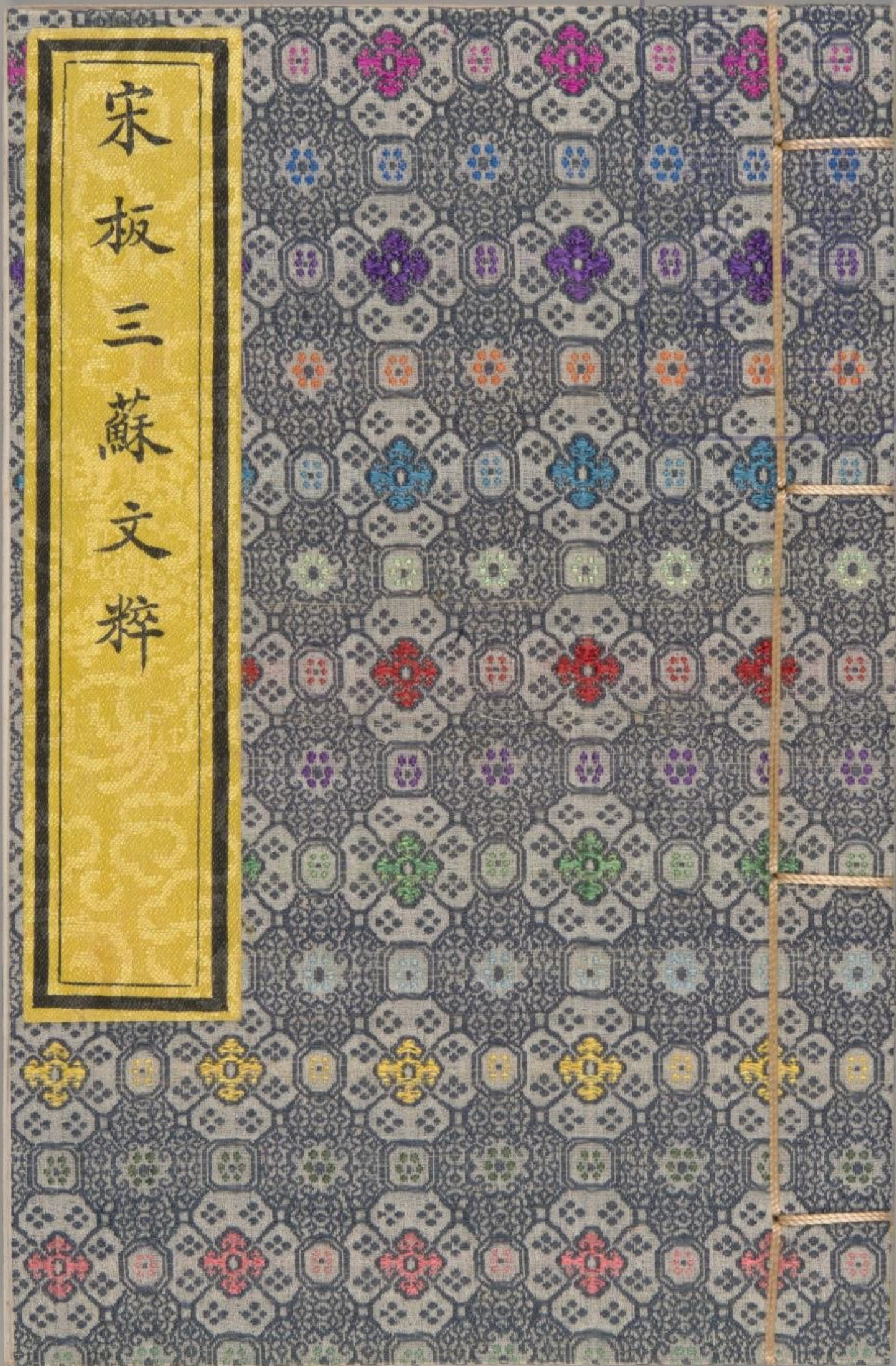








宋板三蘇文粹





宮内廳書陵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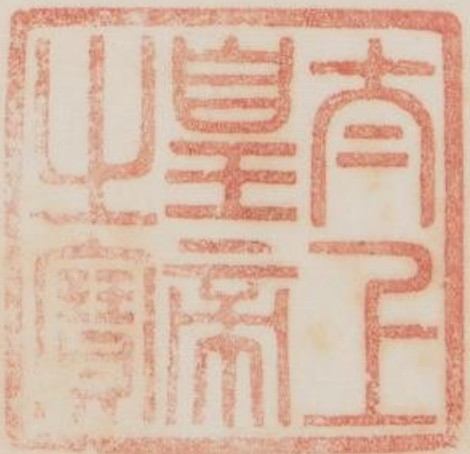
圖書寮文庫藏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九

進策五篇

君術一

穎濱先生



臣聞天下之事非宰相不可盡行非諫官不可盡言天下之人誰能必至於諫官宰臣者惟其少而學之長而欲行之終其身而不能當其位不可以侵官而求盡其意是故士大夫之間猶有不能自盡其才於天子者也今臣幸而生於天下無事之時每一間歲天子常訪制之大臣使舉天下之士上自登朝之吏而下至於山林之匹夫咸得竭其所懷以盡天下之利害非天子出納耳目之官而得以言萬民之情僞非天子黜陟賞罰之臣而得以論百官之長短非天子武力將帥之士而得議兵革之強弱非天子錢穀大農之吏而得以推財用之多少蓋天下之人非必為宰相諫官而後可盡行而盡言者使之一旦得以詳數而悉說之此有以見天子之意所以待之者甚重而不輕也而臣何敢以無說而處於此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臣常以爲天下之事雖其甚大而難辯者天下必有能辯之人蓋當今之所謂大患者不過曰四夷強盛而兵革不振百姓凋弊而官吏不飭重賦厚歛而用度不足嚴法峻令而女效尤不止此數四者所以使天子坐不安席中夜大息而不寐者也然臣皆以爲不足憂何者天下必有能爲天子出力而爲之者而臣之所憂在乎天下之所不能如之何者也臣聞善治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情而後得御天下之術術者所謂道也得其道而以智加焉是故謂之術古之聖人惟其知天下之情而以術制之也故萬物皆可得而役其生皆可得而制其死牛服於箱馬服於轅雁鳥隼服於韝牛不可以有所觸馬不可以有所踉鷹隼不可以有所擊此三者喜怒好惡之情發於其外而見於人也是以因其所忌而授之以其術至於終身制於人而不去且治天下何異於治馬也馬之性剛很而難制急之則弊而不勝緩之則惰而不進王良造父爲之先後而制其遲速驅之有方而制之有時則終日躡蹻而不知止

此術之至也古之聖人驅天下之人而盡用之仁者使効其仁勇者使効其勇智者使効其智力者使効其力天下之人雖雜然皆列於前安得仁人君子而後任之且雖有天下之善人與之處而不知其情御之而不中其病則雖有好善之心而不獲好善之利何者彼不徒爲吾用也而況乎天下之英雄欲收其功而不制其心哉昔者秦漢之際效尤猛悍之人所在而爲寇高祖發於豐沛之間行而收之黥布彭越之倫皆撫而納諸其中其所以制之者其備也玉帛子女牛羊犬馬以極其豪侈之心輕財好施敦厚長者以服其越趙之懷倨肆傲岸輕侮凌辱以折其彊很之氣其視天下之英雄不啻若匹夫孺子然皆得其歡心而用其死力至於元成之世天下又於太平士大夫生於其間無復英雄難制之風天下之士皆書生好儒其才氣勇力無足畏者俛首下氣求爲之用而不暇元成哀平亦欲得天下之賢才而用之然而不知其情不獲其術賢人君子避讓畏讖遠引而去而小人官豎縱橫放



肆而制其事此其可閔也夫人之平居朋友之間僕妾之際莫不有術以制其變蓋非有深遠難見之事也欲其用命而見其所害欲其樂從而見其所利欲其喜而致其所悅欲其懼而致其所忌欲其開心見誠而示之以無所恐欲其守死不去示之以無所往此天下之人皆能知之至於治天下則不能用且此過矣天下以爲天子之尊無所事術也而不知天下之事惟英雄而後能有大功而世之英雄常苦豪橫太過而難制由此觀之治天下愈不可無術也

### 君術二

臣聞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矣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略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爲姦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臣聞之人有好爲名高者臨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以爲歡進而不禮焉則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雖富之而不食其祿力爲廉恥之節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養之以厚利則其心赧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爲厚利者見祿而就之以優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強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悅於其中人惟其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忿鬪而不和人惟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爲少避之則事其私怒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折之也素畏則無強之也強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也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馭天下之姦雄蓋臣聞天下之姦雄其爲心也甚深而其爲迹也甚微將營其東而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翱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爲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其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爲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既獲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



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為之者亦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惡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為姦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為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謂之善彼知吾之欲為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有為之者石顯是也人之將欲為此豈易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姦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為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為古之人有為之者驪姬之說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王在上天下之小

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恥退縮而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君術三

臣聞天下之道可以理得而不可以名推其於天下不取其形而獨取其意其道可以為善而可以為不善何者其道無常其道無常者不善之所從生也夫天下之人惟知不忍殺人之為仁也是故不忍殺人以自聚不仁之名惟知果於殺人之為義也是故不敢不殺以自取不義之毀也是二名者其所以為仁者有形而其所以為義者有狀其進也有所執其規而其退也有所蹈其矩故其為人也不失為天下之善人而終不至於君子有所甚而不堪有所蔽而不見此其為人是鄉黨自全之人也今夫君子有所殺人以為仁而有所不殺以為義義不在於殺人而仁不在於不殺其



進也無所據依而其退也無所底麗故其成也天下將皆安之而其不成也將使天下至於大亂也是以天下惡其難明而畏其難就人臣以是戒其君而人君者亦以自戒曰姑爲無殺人以爲仁而姑爲果於殺人以爲義是其仁可以全身而其義可以無謗於天下斯足以爲無過也已矣孟子有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有禮而謂吾君不能者賊其君爲人臣而詔其君不曰必爲大人之仁義而曰姑爲其易者以苟避天下之謗此非恐其君之不能之故歟蓋臣聞之聖人之道惟其不可以名稱而迹求者其爲道也甚深而難成而其成也亦不若小道之淺而無功所御甚廣而所處其約握之甚微而播之無極故孔子曰吾非多學而識之吾一以貫之夫一者何也知天下萬物之理而制其所當處是爲一矣而能得吾二者甚難故夫天下之畏之者亦不足恠也古之聖人已將能知之則行之而無疑己不能知之則不敢以己之私意而破天下之公義使己而好殺人則天下安可盡殺以成

義之名使己而不好殺人則天下安可盡無殺以成仁之形蓋必有大臣救其已甚而補其不足使義不在於殺人而仁不在於不殺方今天下之治所不足者非仁也更聞有以入人之罪抵重罰而未聞有以失人之罪抵深法者民間有以赦除其罪而未聞有以不義得罪於法之外者此亦足以見天子之用心矣古者君臣之間和而不同上有寬厚之君則下有守法之臣上有急切之君則下有推恩之臣凡以交濟其所不足而弥縫其闕今也君臣之風上下如一而無以相濟是以天下苦於寬緩怠惰而不能自振此豈左右之大臣務以順從上意爲悅而豈亦天子自信以爲好仁之美而不喜臣下之有所矯拂哉方今之制易於行賞而重於用罰天下之以獄上者凡與死比則皆寢寢頽而不悅此其爲意夫豈不善然天下之姦人無以深懲而切戒之者此無乃爲仁而至於不仁歟臣愚以爲輔君之善而補其不足此誠大臣之事苟天子自信以爲善欲以一人之私好而破天下之公義則夫大臣者



猶不可爲也惟知天子之仁義而無務其迹以成匹夫之節使大臣得參於其間而救其所短此不亦近於天子之道歟

君術四

臣聞古者君臣之間相信如父子相愛如兄弟朝廷之中優游悅懌歡然相得而無間知無所不言言無所不盡開心平意表裏洞達終身而不見其隙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出身以事君委命於上而無所憂懼安神定氣以觀天下之政蕩然肆志有所欲爲而上不見忌其所據者其堅而無疑是以士大夫皆敢進而擅天下之大功至於後世君臣相虞皆有猜防之憂君不敢以其誠心致諸其臣而臣亦不敢直己以行事二者相與齟齬而不相信上下相顧鰥鰥然而不能以自安而尚何暇及於天下之利害故天下之事每每擾敗而無所成就臣竊傷之而以其弊在於防禁之太深而督責之太急夫古之聖人至嚴而有所至寬至易而有所至險使天下有所易信而有所不可側用之各當其處而不失

宮內廳書院部

圖書寮文庫藏

節是以天下畏其嚴而樂其寬至於後世之君徒知天下之不可以甚寬也而用之其君臣之際使其公卿大臣終日憂懼不得安意肆志以自盡於其上而以為畏威徒知天下之不可甚嚴也而用之其法律之事使其天下之官吏欺其長上得以苟免取容不畏天子之法而以為行惠蓋其所以用之之術甚悖而不順者至於如此夫天下之人上自百官而下至於庶民其為茲安可窮盡而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乎其中論其衆寡之勢則天下至衆而天子至寡論其智詐巧偽之術則天下之衆固必有過於天子者吾欲臨之以天子之威則彼有畏懼而不敢言多為之隄防以御其變詐則彼之智將有以出於隄防之所不能及是以古之聖人推之以至誠而御之以無威容之以至寬而待之以至易以君子長者之心待天下之士而不防其為詐談笑議論無所不及以開其歡心故天下士大夫皆欣然而入於其中有所愧恥而不忍為欺詐之行力行果斷而無憂懼不敢之意其所任用雖其兄弟朋



友之親而不顧徇私之名其所誅戮雖其仇怨眦睚之人而不卹報怨之嫌何者君臣相信之篤此所謂至嚴而有所至寬者也然至大吏縱橫放肆犯法而無忌天下之所指自律令之所當取則雖天子有所不可輒釋使之一入而不可解而後天下知有所畏此所謂至易而有所至險二者其事不同而相與為用夫是以至寬而天下無頽惰靡迤之風至險而君臣無猜防逼迫之慮夫惟能通其君臣之歡而盡行其刑法之所禁而後可以及此也

君術五

臣聞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幼而習之長而成之相咻而成風相比而成俗縱橫顛倒紛紛而不知以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而驅之則聽其勢若無能為者然及其為變常至於破壞而不可禦故夫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制其所向以定其所歸者也夫天下之人放而縱之拱手而視其所為則其勢無所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夜渾渾趨於下而

宮內廳書院

圖書寮文庫藏

不能止抵曲則激激而無所洩則咆勃潰亂蕩然而四出壞隄防包陵谷汗漫而無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導之則其勢不至於激怒空湧而不可收既激矣又能徐徐而洩之則其勢不至於破決蕩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狎其安流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為去其所激觀其激作相感潰亂未發之際而以為不至於大懼不能徐洩其怒是以遂至橫流於中原而不可卒治昔者天下既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為敦厚默默以為忠信忠臣義士之氣憤悶而不得發豪俊之士不忍其鬱鬱鬱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輕進喜氣而不懼者皆樂從而群和之直言忤世不顧直行犯君而不忘今之君子累累而從事於此矣然天下猶有所不從其餘風故俗猶衆而未去相與抗拒而勝負之數未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二者潰潰而不知其所終極蓋天下之勢已少激矣而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壅臣恐天下之賢人不勝其忿而自決之也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為而天下從



之今不為決之於上而聽其自決則天下之不同者將悻然而不服而天下之豪俊亦將奮踊不顧而力決之發而不中故大者傷小者死橫潰而不可救譬如東漢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黨慷慨議論本以矯拂世俗之弊而當時之君不為分別天下之邪正以決其氣而使天下之士發憤而自決之而卒遂以大亂由此觀之則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是以治水者惟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則雖有蛟龍鯨鯢之患亦將順流奔走奮迅悅豫而不暇及於為變苟其豬畜渾亂雍閉而不決則水之自恠皆將勃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禦故夫天下亦不可不為少決以順適其意也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九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

進策五篇

穎濱先生

臣事上

臣事一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名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為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為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為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



不然君有所為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之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為之蹶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為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為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而群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己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為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諱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為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

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為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為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為丞相至乃天子



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為恠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臣事二

臣聞仲尼之稱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又讀蜀志其言諸葛孔明迂李平極廖立及孔明既死而此二人皆哭泣有至死者臣母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嗟嘆古人之不可及而竊愍今世之不能也夫為天下國家惟剛者能守其法而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洪毅任重而道遠天下者天子之天下也賞罰之柄予奪之事其出於天子本無敢言者惟其不公故有一人焉受戮而去雖其當罪而亦勃然有不服之心而上之人雖其甚公於此而亦畏其不服而不敢顯然明斥其罪故夫天下之不公足以敗天下之至剛而天下之不剛亦足以破天下之至公二者相與並行然後可以深服天下之衆臣常竊悲唐

季五代之亂外有執兵強忍之臣威蓋天下而以其力內脅天子李不敢輒忤其意意有所不悅則其上下不能自保當此之時主務為安身之政不敢以其剛心而守其公事此其勢不得不然耳方今海內治安外無諸侯之虞而內無執政之患然臣切觀之施於政令刑賞之際常若有所畏而不敢自必者其故何也夫朝廷之臣無罪而留有罪而黜此為臣之常也故其有罪以為當黜則官必削以為不當黜則無故而置之外地猶為不可也今有罪而推之於外反從而增其爵秩是將以為賞耶為刑耶是不可得而知也蓋曰姑以鎮撫其耿耿之意彼其失為近臣而去也雖賜之千金而猶有所慊然於其心且天下之罪人而皆欲滿其所懷則為天子安可以有所刑戮哉然而事之所不平者又非特如此也黜之者一人則必有排而辨之者一人以為黜者之有所不悅乎其辨之者也而使與之皆黜夫此二人其罪果誰在乎以其言而黜人亦以其言而黜之是為黜者報仇耳是以天下雖無強臣



之災而臣下竊揣天子之心皆有所持而邀之此其弊始於執之不剛而成於守之不公夫朝廷之事臣安得知其有所不公者然竊惟每有所除吏民間莫不竊口語以為此誰人之親戚故舊而得之者每有所措置亦莫不以此誰人之所欲而行之者使上之人凡果如此則宜乎人之受罪而不服而吾亦不敢以加於人也詩云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唯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夫人唯能不侮鰥寡也而後能不畏強禦臣故曰惟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此其勢然也且夫古之為君者有所大樂而今世之不知也人君之樂非樂夫有天下而樂得與天下去惡而獎善以快吾志今使天下有不義之臣誅之不獲又從而尊之尊之不足以為悅而又從而黜其所怨以慰其盛怒此二事者豈為君之樂哉蓋事有所不可並從欲不可以皆得今夫人之有所私愛而不公者是亦人之所樂焉耳然其為樂有所害於為君之樂是以不若弃彼而全此也且事之利害有知之而患不

可為者有患不知之而知之則可行者今欲絜然無私而行吾法之所至有罪而黜黜而無所姑息使天下皆知賞之為賞罰之為罰此非有所勤苦而難成者而顧患不肯為夫管仲孔明惟其為之而已矣

臣事三

臣聞天下有無窮之才不叩則不鳴不觸則不發是以古之聖人因其好善之端而作其勉強之氣洗濯磨淬日夜不息凡此將以求盡天下之無窮也夫天下譬言如大器焉有器不用而實諸牖下久則蟲生其中故善用器者提挈不去時懼而漑之使之日親於人而獲盡其力以無速敗有小丈夫徒知愛其器而不知所以為愛也知措諸地之安而不知不釋吾手之為不壞也是以事不得成而其器速朽且夫天下之物人則皆用其形而不求其神也神者何也物之精華果銳之氣也精華果銳之氣在物也曄然而有光確然而能堅是氣也亡則皆枵然無所用之夫是氣也時叩而存之



則日長而不衰置而不知求則脫去而不居是氣也物莫不有也而人爲其甚孟子有言曰人之日夜之所息與平旦之氣晝日之所爲有以格亡之矣格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夫夜氣者所謂精華果銳之氣也天下亂則君子有以自養而金之而天下治則天子養之以求其用今夫朝廷之精明戰陣之勇力獄訟之所以能盡其情而錢穀之所以能治其要廼天下之紛紜而物莫能亂者皆是氣之所爲也蓋古者英雄之君唯能明天下之才而存之是以所求而必有所欲而必得漢武帝唐太宗國富而兵強所欲如意而天下之才用之不見其盡當其季年元臣宿將死者太半而新進之士亦自足以辯天下由此觀之則天下固有無窮之才而猶患乎上之不叩不觸而使其神弛放而不張也臣竊觀當今之人治文章習議論明會計聽獄訟所以爲治者其類莫不備具而天下之所少者獨將帥武力之臣往者天下旣安先世老將已死而西寇作難當此之時天子茫然反顧思得奇才良將以屬之兵

而終莫可得其後數年邊鄙日蹙兵勢日急士大夫始漸習兵而西夏臣服以至于今又將十有餘年而曩之所謂西邊之良將者亦已略盡矣而天下之人未知誰可任以爲將此甚可慮也夫天下之事莫難於用兵而今世之所畏莫甚於爲將責之以難事彊之以其所甚畏而不作其氣是以將帥之士若此不可得也蓋嘗聞之善用兵者雖匹夫之賤亦莫不養其氣而後求其用方其未戰也使之投石超距以致其勇故其後遇敵而不懼見難而効死何者氣盛故也今天下有大弊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冗官而廢天下之武舉彼其見天下之方然則摧沮退縮而無自喜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孫之家往往轉而從進士矣故臣欲復武舉重武臣而天子時亦親試之以騎射以觀其能否則而爲之賞罰如唐正觀之故事雖未足以盡天下之奇才要以使之上意之所悅有以自重而爭盡其力則夫將帥之士可以漸見矣



臣事四

臣聞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憂有淺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銳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救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為必起諸侯之太彊也然則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為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間朝廷之強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既平天下以為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強臣矣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大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酒則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其死也必有以啓之是以勞力而能為災飲酒而能為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死於此昔唐季五代之亂其亂果何在也海內之兵各隸其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美衣豐食同其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為子而授之以其姓故當是時甞旅之士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所為雖有大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為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勁兵徧於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上快天子鬱鬱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為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亂為戒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而不立素將將兵者無腹心親愛之人而士卒亦無所附著而欲為之効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仰視是禍之本也此其為禍非有脅從駢起之殃緩則畏而怨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為不然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



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利於世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為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為將者去其兵權而為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為足以變五代豪將之風而非以為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為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搖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欲人之成功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之苟誠知其忠雖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況數萬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為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而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而以為將者故夫將帥豈必盡疑其為變要以無畏其擇之之勞而遂以破天下之大利蓋天下之患豈憂在此也

臣事五

臣聞天下之勇士可使用兵而不可使主兵天下之智士可使主兵而不可使養兵養兵者君子之事也故用兵之難而養兵為尤難何者士氣之難伏也舉兵而征行三軍之士其心在號令而其氣在戰息兵而為營三軍之士其心在壘壁而其氣在禦陣兵而遇敵三軍之士其心在白刃而其氣在勝氣之所在者氣之所向也故兵在外士氣在敵而不在其上不在其上是故撫之而易悅予之而易足誅之而易定動之而易使其上之人御之以勇而駢之以智則百萬之眾以無足憂者及夫天下既安三軍之士各反其室家美衣甘食優游無為投石超距不足以洩其怒而各求其上之所短當此之時軍中壯士圍視四顧而始不可忍矣是故久於不用則其意不欲復戰久於不使則其意不欲復役夫惟不欲而強使之與之出戰則不樂而與之從役則為亂此必然之勢也夫古者兵出於農其欲動之元難然周之衰諸侯之強天下之民日起而操兵齊晉秦楚以其兵車倘佯天下萬里而後反而天下



之民不敢言病至於後世平居無事常竭天下以養士卒一旦有急當得其力乃反傲睨邀賞不肯即去夫其平時衣食其上有難而起起而鬪死有事而役役而盡力此其勢宜若愈於三代之農夫矣而當今方病其不然此豈非其養之之過歟臣觀天下之兵其數莫如京師之多士卒之赳赳難制亦莫如京師之甚何者天子在位以仁御兵士不知戰而狃於賞令之稍急則瞋目攘臂而言不遜此甚可惡也且京師宗廟禁衛之所在而使不義之徒周環布列於其左右而尚何以爲安臣聞養兵而兵驕矣其責在將方今京師之將所任者誰乎竊笑小人以次當遷而爲之什百之長此其爲名尚未離乎卒伍也而其上之所統獨有三太尉推而上之則至於樞密使如此四大臣者非在什伍部曲之間以日夕教誨之者也且夫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今使大臣獨制其上恩意不交而德澤不洽上下不相信特以勢相從而無以義附者則是未可以法治也使朝廷大臣而曲躬偃倮親閭

疾苦如異時出兵行陣之間此則其勢有所不給矣古者南北軍有監軍御史有護軍諸校各有軍正豈是以任安胡建之徒忠信守節之士得以出入軍中獲其歡心而後教之以禮繩之以法有以誅滅而士卒皆服如此而後兵可用也今奈何獨使狼戾之人自相臨御而天子獨以貪暴無知之匹夫爲左右之衛哉臣愚以爲略如漢制設爲諸校使常處軍中旣以撫之且漸誅戮其豪橫而訓之知禮傳曰晉悼公知栾糾之能御以和于政也以爲戎御使訓諸御知義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以爲戎右使訓勇力之時使故軍中之吏非其近之則不能得其歡心不得其心則雖有法而不能用有法不能用則士不可以勞苦而兵不可以應卒有兵不可以應卒而有將不能以使衆此最天下之大患也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一

臣事下

臣事六

臣聞聖人之於天下常使人有孜孜不已之意下自一介之民與  
凡百執事之人咸願竭其筋力以自附於上而上至公卿大夫雖  
其甚尊志得意滿無所求望而亦莫不勞苦其思慮日夜求進而  
不息至有一沐而三握一飯而三吐食不暇飽卧不暇暖汲汲於  
事常若有所未足是以天下之事小大畢舉無所廢敗而上之人  
可以不勞力而萬事皆理昔者世之隆替臣常已略觀之矣當堯  
舜之時洪水橫流民不粒食事變繁多災害並興而堯舜之身至  
於垂拱而無爲何者天下之人各爲之用力而不辭也至於末  
世海內又安四方無虞人生於其間其勢皆有荒怠之心各安其  
所而不願有所興作故天下漸以衰憊而不振詩曰周雖舊邦其  
命維新夫國之所以至於亡者惟其舊而無以新之歟天下舊而不



復新則其事業有所斷而不復續當此之時而不知與之相期於  
長久不已之道而特作其怠惰之氣則天下之事幾乎息矣今夫  
道路之人使之超十里而與之百錢則十里而止使之超百里而  
與之千錢則百里而止何者所與期者止於十里與百里而其利  
亦止於此而已方今世之士人何以異此出於布衣者其志不過  
一命之祿既命則忘其布衣之學仕於州縣者其志不過於改官  
之寵既改則喪其州縣之節自是以上因循遞遷十有餘年之間  
則其勢自至於郡守此不待有所修飾而至者其志極矣幸而其  
間有欲持自奮厲之心然後其意稍廣而不肯自棄於貪污之黨  
外自漕刑內自臺諫館閣而至於兩制亦又極矣又幸而有求為  
宰相者則其志於宰相而極矣蓋天子之所以使天下慕悅而樂  
為吾用者下自一命之臣而上至宰相其節級相次者有四而已  
彼其一命者或無望於改官郡守者或無望於兩制兩制者或無  
望於宰相而為宰相者無所復望或各安於其所而誰肯為天子

盡力者且夫世之士大夫如此其衆也仁人君子如此其不少也  
而臣何敢妄有以詆之哉蓋臣聞之方今之人其已改官者其廉  
隅節幹之効常不若其在州縣之時而為兩制者其慷慨勁挺之  
操常不若其為漕刑臺諫之日雖其奇才偉人卓然特立不為利  
變者固不在此而世之為此者亦已衆矣夫以爵祿而勸天下爵  
祿已極則人之怠心生以術使天下則天下之人終身奔走而不  
知止昔者漢之官吏自縣令而為刺史自刺史而為郡守自郡守  
而為九卿自九卿而為三公自下而上至於人臣之極者亦有四  
而已然當此之時吏久於官而不知厭方今朝廷郡縣之職列級  
分等不可勝數從其下而為之三歲而一遷至於終身可以無倦  
矣而人亦各自知其分之所止其清高顯榮者雖至老死而不可  
輒入是以在位者皆懈而不自奮何者彼能通其君臣之歡坦然  
其無高下峻絕不可拔援之勢而吾則不然今天下之小臣因其  
朝見而勞其勤苦丁寧訪問以開導其心志且時擇其尤勤勞者



有以賜予之使知朝廷之不甚遠而容有異於其間上之大吏時召而賜之問燕與之講論政事而勉之於功名相邀於後世不朽之際與夫子孫皆享其福之利時亦有以督責其荒怠弛廢之愆使之有所愧耻於天子之恩意而不倦於事此非臣所謂奔走天下之術歟

### 臣事七

臣聞聖人之於人不恃其必然而恃吾有以使之不恃其皆賢而恃吾有以驅之夫使天下之人皆有忠信正直之心則為天下安俟乎聖人唯其不然是以使人之有方而驅之有術不可一日而去也今夫天下之官莫不以為可任而後任之矣上自兩府之大臣而下至於九品之賤吏近自朝廷之中而遠至於千里之外上下相同而左右相覓不為不密也然又內為之御史而外為之轉運使之督察天下之姦人而糾其不法如此則天下何恃其皆賢而期之以必然哉然尚有所未盡者蓋天下之事任人不若任勢

而變更不如變法法行而勢立則天下之吏雖其非賢而皆欲勉強以求成功故天子可以不勞而得忠良之臣今世之弊任弊法而用不便之勢勞苦以求賢而不知為法之弊是以天下幸而得賢則可以僥倖於治安不幸而無賢焉則遂靡靡而不振且御史漕刑天子之所恃以知百官之能否者也今不為之立法而望其皆賢故臣所謂有所未盡者謂此事也夫此二官雖其內外之不同而其於擊搏群下權勢輕重本無以相遠也而自近歲以來為御史者莫不洗濯磨淬以自見其圭角慷慨論列不顧天下之怨是以朝廷之中上無容姦而下無宿詐正直之士莫不相慶以為庶幾可以大治臣愚以謂方今內肅而外不振千里之外貪吏晝日取人之金而莫之或禁遠人咨嗟無所告訴莫不飲泣太息仰而呼天者深惟國家所以設漕刑之意正以天下有此等不平之故耳今海內幸無變而遠方之民蹙然皆苦貪利之禍則所謂漕刑者尚何以為然人之性不甚相遠豈其為御史則皆有嫉惡之



心而至於漕刑則皆得莽鹵苟容之人蓋上之所以使之者未至也臣觀御史之職雖其屬官之中苟有能出身盡命排擊天下之姦邪則數年之間可以至於兩制而無難而其不能者退斥罷免不免為碌碌之更是以御史皆務為訐直之行而漕刑之官雖端坐默默無所發摘其終亦不失為兩制而其抗直不撓者亦不過如此而徒取天下之怨是以皆好為寬仁以收敦厚之名豈國家知用之御史而不知用之漕刑哉臣欲使兩府大臣詳察天下漕刑之官唯其有舉按不畏強禦者而後使得至於兩制而其不然者不免其為常吏變法而任勢與之更新使天下之官吏各從其勢之所便而為之而其上之人得賢而任之則固已大善如其不幸而無賢則亦不至於紛亂而不治雖夫庸人亦可使之自力而為政如此則天下將內嚴而外明姦吏求以自伏而不得其處天下庶乎可以為治矣

臣聞天下惟其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權者天下之所為去就也利者天下之所為奔走也能是非可否者之謂權能貧富貴賤者之謂利天子者收天下之權而自執之斂天下之利而親用之者也故天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之尊而下至於閭閻匹夫之賤府吏胥徒僮僕奴妾以次相屬而相役至於疲弊勞苦老死而不去緩急可以使之相救危難可以使之相死蹈白刃赴深谷可使用命而不敢辭何者彼利於人者固役於人也千金之家恃其贏餘以均貧鄰里之貧民薄息緩取而可以豪橫於鄉黨刺客武士為之効死而莫之能制此權利之所致也臣聞天子者執天下之權而擅四海九州之利爵祿慶賞金玉錢幣此其富非特千金之利也予奪可否刑戮誅滅此其勢非特千金之權也古之人君得天下之權利而專之是故所為而成所欲而就謀臣猛將為之盡力有死而無二社稷之臣可使死宗廟郡縣之臣可使死封疆文吏可使死其職武吏可使死其兵天下之人其存心積



慮皆以為當然是以寇至而不懼難生而無變方其平居無事之際天子衣食而養之以待天下之事故有事而死亦其勢然也然當今天下之人食天子之祿被天子之爵衣朱紫佩印綬從吏卒縱橫突布常徧天下一旦有急皆莫肯死者此甚可恠也往年廣南之亂大吏據城擁兵賊至而莫敢擊逃遁奔竄伏於草莽之間以避丘革之禍至使蠻夷之人得以橫行於中原人民流離方數千里幾為丘墟而無一死戰之吏國家每歲收天下之士士之發於飢寒取官而去者動以數百為輩六年之間考足而無過則又為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幸而有超辟拔類之才則公卿大臣又得薦之於天子而特寵貴之翺翔朝廷之間不出十年可以安坐談笑而為兩制此其為法何所負於天下而士大夫終莫肯奮而為之用何也夫明哲之君以其法邀天下今天下之人反以其法邀之故邀在我則奔走者人也邀在人則奔走者我也今世之法豈不欲以邀人哉泣官六七考求舉者五六人凡此皆備且而無所過

失然後為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夫此豈誠足以邀人哉為法而不足以邀人則人將反以吾法而相邀今之官吏考足而無過且有舉者則天子寧有以却之耶是不得不從而予之矣如此則是天子之爵祿非天子之惠而天下之勢也士大夫以勢取爵祿是以舉皆不德其上凡今天子之權反而入於下而天子之利變而為輕取易得之物矣蓋臣聞天下有二弊有法亂之弊有法弊之弊法亂則使人紛紛而無所執法弊則使人牽制而不自得古之聖人法亂則以立法救之而法弊則受之以無法夫無法者非縱橫放肆之謂也上之人投奔規矩而使天下無所執以邀其君是之謂無法今夫官吏之法其亦無自舉者與考而已使一二大臣得詳其才與不才舉者具而考足才者與之而不才者置之雖有考不足而舉者不具其可與者則亦與之也凡皆務與天下為所不可測使吏無所執吾法以邀我收天子之權利而歸之於上如此則議者將以為蕩然無法則大吏易以為姦臣聞人惟不為姦也



而後任以為大吏苟天下之廣而無一二大臣可信者則國非其國矣且自唐季以來世之設法者始皆務以防其大臣蓋唐之盛時其所以試天下之士與調天下之選人者皆無一定之法而惟有司之為聽夫是以下不得邀其上而上有以役其下臣故曰惟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眾此不可不深察也

臣事九

臣聞聖人之為天下不務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順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為惟其一人之所欲不可以施於天下不得已而後有所矯拂而不用蓋非以為天下之人皆不可以順適其意也昔生民之初生而有飢寒牝牡之患飲食男女之際天下之所同欲也而聖人不求絕其情又從而為之節文教之炮燔烹飪嫁娶生養之道使皆得其志是以天下安其法而不怨後世有小文夫不達其意之本末而以為禮義之教皆聖人之所作為以制天下之非僻徒見天下邪放之民皆不便於禮

義之法乃欲務矯天下之情置其所好而施其所惡此何其不思之甚也且雖聖人不能有所特設以驅天下蓋因天下之所安而遂成其法如此而已如使聖人而不與天下同心違眾矯世以自立其說則天下幾何其不叛而去也今之說者則不然以為天下之私欲必有害於國之公事而國之公事亦必有所拂於天下之私欲分而異之使天下公私之際譬如胡越之不可以相通不通人情之所不安而獨求見其所以為至公而無私者蓋事之不通莫不由此之故今夫人之情非其所樂而強使為之則皆有怏怏不快之心是故所為而無成所任而不稱其職臣聞方今之制吏之生於南者必置於北生於東者必授於西嶺南吳越之人而必使冒苦寒踐霜雪以治燕趙之事秦隴蜀漢之士而必使涉江湖衝霧露以守楊越之地雖其上之人逼而行之無所不從而行者望其所之怨嘆咨嗟不能以自安吏卒送迎於道路遠者涉數千里財用殫竭困弊於外既至而好惡不相通風俗不相習耳目之所見飲食之所便皆不得其當譬如僑居於他鄉其心常屑屑而不舒數日求去而不肯慮長久之計民不



喜其吏而吏不喜其俗二者相與齟齬而不合以不暇有所施設而吏之  
生於其地者莫不自以為天下之所不若而今之法為吏者不得還處其鄉  
里雖數百里之外亦輒不可而又以京師之所在而定天下遠近之次凡京  
師之人所謂近者皆四方之所謂至遠而京師之所謂遠者或四方之所謂近  
也今欲以近優累勞之吏而不知其有不樂者為此之故也且夫人生於鄉閭  
之中其親戚墳墓不過百里之間至於千里之內則譬如道路之人亦何所  
施其私而又風俗相安上下相信知其利害而詳其好惡近者安處其近  
遠者樂得其遠二者各獲其所求而無有求去之心耳目開明而心不乱  
可以容有所立凡此數者蓋亦無損於國矣而特守此區區無益之公此豈  
王者之意哉且三代之時九州之中建國千有八百大者不過百里而小者  
數十里數十里之間民之為士者有之為大夫者有之凡所以治其國人者亦其  
國人也安得異國之人而後用哉臣愚以謂如此之類可功革去以順天下  
之欲今使天下之吏皆同為姦則雖非其鄉里而亦不可有所優容苟以為  
可任則雖其父母之國豈必多置節目以防其姦而况處之數百千里之間哉

臣事十

臣聞大人之道行之而可名名之而可言布之天下而無疑施之  
後世而無愧堂堂乎立於四海雖一介之事而無所不安此其所  
以為大人之道歟今夫天下之人天子誰不役其力者而天下皆不  
敢以為非此誠得其可役之名而役之是以天子安坐於上而士  
大夫為之奔走於下大者為之運籌畫策治百官以濟其大事  
而小者為之按米鹽視鞭箠以奉其小職文吏為之簿書會計詳  
其出入取予之數而使天下不敢欺武吏為之環金被革習其戰  
陣攻鬪之事而使天下不敢犯勞苦其筋力而殫竭其思慮其者  
首領異骨肉於原野而不知避何者食其祿也至於田野之民耕  
田而食或生而不至市井然及其有稅而可役趨走於縣吏之前  
恭謹有禮不教而自習而其尤難者至使之斬捕盜賊挽弓巡徼  
疲弊而不敢求免此豈非食其地之故歟故夫天下之人凡天子  
之所得而使令者皆可得而名也而臣切忤府史胥徒古者皆有



祿以食其家而其不足者皆得計口而受田以補其不給夫是以能使之盡力於公事而不卹其私計蓋周之所謂官田者府史胥徒之田也而今世之法收市人而補以爲吏無祿以養其身而無田以畜其妻子又有鞭扑戮辱之患而天下之人皆喜爲之其所以責之者甚煩且難而其所以使之者無名而可言而其甚者又使之及入錢而後補雖得復役而其所免不足以償其終身之勞此獨何也天子以無名使之而天下之人亦肯以無名而爲之此豈可不求其情哉夫天子以四海而寄之其臣郡縣之官又舉而寄之其郡縣之小吏刑法之輕重財用之多少無所不在是以掌倉庫者得以爲盜而治獄訟者得以爲姦爲姦之利上足以養父母而下足以畜妻子其所以無故而安爲之者爲此之故也是以雖無爵祿之勸而可得而使雖有刑戮耻辱之患而不肯捨而去而其上之人驅其無祿之身而遇之有祿之法恬而不爲恠此乃公使之爲姦以當其所當得之祿而遂以爲可得而使也如此則

尚何宗天下臣愚以爲凡人之在官不可以無故而用其力或使以其稅而或使以其祿故夫府史胥吏不可以無祿使也然臣觀方今天下苦財用之不給而用度有所不足其勢必無以及此而古者周官之法民之爲訟者入束矢爲獄者入鈞金視其不直者而納其所入蓋自秦漢以來其法始廢而不用今臣亦欲使天下之至於獄者皆有所入於官以自見其直而其不直者亦皆沒其所入以爲胥吏之奉祿辨其等差而別其多少以時給之以足其衣食之用其所以取之於民者不苛而其所以爲利者甚薄蓋上之於民常患其好訟而不直以身試法而無所畏忌刑之而又使之有入於官此所以深懲其心而又其所得止以厚吏此有以見乎非貪民之財也而爲吏者可以無俟爲姦而有以自養名正而言順雖其爲姦從而戮之則亦無愧乎吾心嗚呼古之所謂正名者猶此類者矣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一

宮內廳書院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二

進策十篇

顏濱先生

民政上

民政一

臣聞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為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於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風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為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恥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恥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強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弃其孝悌廉恥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大勞



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強很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  
弃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狃於工商之利  
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於田畝而不  
去山林飢餓之民皆有盜跖趙趙之心而閭門之內父子交忿而  
不知反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逮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間  
莫不以爲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切觀三代之遺文至於詩而  
以爲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爲此  
之味也故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  
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粿粿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  
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饌伊黍其笠伊糾其饔斯趙  
以饔茶藋當此之時也民既勞矣故爲之言其室家來饁而慰勞  
之者以勉卒其事而其終章曰茶藋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桎桎積  
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  
博牡有捄其用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

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間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  
歲則夫勤者有以自立其勤耨勞者有以輕用其力而狼戾無親  
之人有所慕悅而自改其操此非獨於詩云爾導之使獲其利而  
教之使其樂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  
臣所以爲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  
其所與競今行於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  
難至者哉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頑民不悛  
夫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爲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  
法而袒皆受其言於其前不爲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  
可以及其隱隱此豈非其近而無所與競者耶惟其里巷親戚之  
間幼之所與同戲而壯之所與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謂  
古者郡縣有三老嗇夫今可使推擇民之孝悌無過力田不惰爲  
民之素所服者爲之無使治事而使譏誚教誨其民之急惰而無良者  
而歲時伏臘郡縣與實德焉以風天下使慕悅其事使民皆有



愧恥勉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為伍而何敢求望其萬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於下矣

民政二

臣聞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潔以求為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悌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耕耘戰鬪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為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不數十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不然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者臣竊知其故矣天下之人不能盡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實使之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

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二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役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為之而尚安知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未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為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為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來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為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為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



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為牧即將為樵耶為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為牧則無以得賞故其父舉皆為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為得此無足恠也今天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為聲病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唯此而人之所以由以有得者亦唯此是以若此不可却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尚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耻而不為者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臣以為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怠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間歲而取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報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爲所為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

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特獲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民政三

臣聞聖人將有以奪之必有以予之將有以正之必有以柔之納之於正而無傷其心去其邪僻而無絕其不忍之意有所矯拂天下大變其俗而天下不知其為變也釋然而順油然而化無所齟齬而天下遂至於大正矣蓋天下之民邪淫不法紛亂而至於不可告語者非今世而然也夫古者三代之民耕田而後食其粟蠶繅而後衣其帛欲尊其利而勤其力欲獲其報而厚其施欲求父子之親則盡心於孝慈之道欲求兄弟之和則致力於長悌之節欲求夫婦之相安朋友之相信亦莫不務其所以致之之術故民各



治其生無望於僥倖之福而力行於可信之事凡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如此其精也至其不幸而死其親戚子弟又爲之死喪祭祀歲時伏臘之制所以報其先祖之恩而可安卹孝子之意者甚具而有法遵豆簠簋飲食酒醴之薦而大者於廟而小者於寢薦新時祭春秋不闕故民終三年之憂而又有終身不絕之恩愛慘然若其父祖之居於其前而享其報也至於後世則不然民怠於自修而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皆歸於鬼神冥冥之間不知先王喪紀祭祀之禮而其所以追養其先祖之意皆入於佛老虛誕之說是以四夷之教交於中國縱橫放肆其尊貴富盛擬於王者而其徒黨遍於天下其宮室棟宇衣服飲食常侈於天下之民而中國之人明哲禮義之士亦未嘗以爲恠幸而其間有疑在不信之心則又安視而不能去此其故何也彼能執天下養生報死之權而吾無以當之是以豈此不可制也蓋天下之君子嘗欲去之而亦既去矣去之不久而還復其故其根之入於民者甚深而其道之悅於民者甚便

世之君子未有以解其所以入而易其所以悅是以終不能服天下之意天下之民爲養生報死皆出於此吾未有以易之而遂絕其教欲納之於正而傷其心欲去其邪僻而絕其不忍之意故民之從之也甚難聞之曰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作乎此者必有以動乎彼也夫天下之民非有所悅乎佛老之道而悅乎養生報死之術今能使之得其所以悅之之實而去其所以悅之之名則天下何病而不從蓋先王之教民養生有方而報死有禮凡國之賞罰黜陟各當其實貧富貴賤皆出於其人之所當然力田而多收畏法而無罪行立而名聲發德成而爵祿至天下之人皆知其所以獲福之因故無惑於鬼神而其祭祀之禮所以仁其祖宗而慰其子孫之意者非有莽鹵不詳之意也故孝子慈孫有所歸心而無事於佛老臣愚以爲嚴賞罰敕官吏明好惡慎取子不赦有罪使佛老之福不得苟且而惑其生因天下之爵秩建宗廟嚴祭祀吉祝有以大塞人子之意使佛老之報不得乘隙而制其死蓋漢唐之際嘗有



行此者矣而佛老之說未去而嘗有去者矣而賞罰不詳祭祀不謹是以其道牢固而不可去既去而復反其舊今者國家幸而欲減損其徒日暖月削將至於亡然臣愚恐天下尚猶有不忍之心天下有不忍之心則其勢不可以久去故臣欲奪之而有以予之

民改四

臣聞古者建都立邑相其丘陵原隰而利其水泉之道通其所無而導其所有使民日取而不盡安居於中而無慕於外利各安其土樂其業無去來遷徙之心膏腴之鄉民不加多而貧瘠之處民不加少天下之戶平均若一皆足以供其郡國之役使而無所乏困蓋今天下所謂通都大邑十里之城萬戶之郭其陰陽向背與其山林原隰之勢陂池泉水之利皆秦漢以來所為創置募畫使足以衣食其民而無乏絕者也臣嘗讀周詩公劉之篇其言自戎遷豳之際登高望遠以求其可居之地與其可用之物莫

不詳悉而盡其詩曰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原廼陟南岡乃觀于京篤公劉既溇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礪取鍛夫古之君子居於其邦其欲知民之所利與器用之所出蓋如此其詳也及觀史記貨殖列傳郡國之所有東方之桑麻魚鹽南方之竹木魚稻與西方之五穀畜牧北方之棗栗裘馬則凡一方之所有皆可以備養生送死之具導之有方而取之有法則其民豐樂饒足老死而無憾及行天下覽其山林藪澤之所生與其民之所有往往與古不類夫自大江以北自漢水之側三代之時列國數十楚人都於荊州其在戰國最爲疆大外抗群蠻內禦秦晉常以其兵橫於天下計其所都安肯用瘠鹵境埆之地而當今自楚之北至於唐鄧汝潁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敵不生五穀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澤之迹迤邐猶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爲意一遇水旱民之菜茹往者因其死喪流亡廢縣罷鎮者蓋往往是矣臣聞



善為政者不用田兵不斥疆界興利除害教民稼穡收斂倍稱而獲兼地之福合者與一里之地廢之為墟以養禽獸而不甚顧惜比與私割地以與人何異嘗聞之於野人自五代以來天下喪亂驅民為兵而唐鄧蔡汝之間故陂舊隄遂以堙廢而不治至於今日百有餘年其間猶未其遠也蓋修敗補缺或亦旬月之故耳而獨患為吏者莫以為為事若夫許州非有洪河大江之衝而每年盛夏衆水決溢無以救禦是以民常苦飢而不樂其俗夫許諸侯之故邦魏武之所都而唐節度之所治使歲輒被水而五穀不熟則其當時軍旅之費宗廟朝廷之用將何以供之此豈非亦近世之弊因循不治以至此哉然此乃特臣之所見而天下之廣又安能備知蓋嘗以為方今之患生於太怯而成於牽俗太怯則見利而不敢為牽俗則自顧而愛其身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不成而何獨在此臣欲破其牽俗之風而壯其太怯之氣意凡天下貧窶破散之郡縣使皆擇善事能幹之人而往為之長因其去也而天子親諭以此

民政五

使得稍久於其任而察其八民多田野闕者書以為課何者此非難辦之事是以不待非常之才而後能濟惟其弛放怠惰是以至此今誠少嚴其事使為吏者知上之屬意於此十歲之後臣以為此必為富壤之區而方今天下重征之歟亦可漸減而取諸此矣

臣聞近代以來天下之變備矣世之君子隨其破敗而為之立法補苴缺漏疏剔焚穢其為法亦已盡矣而後世之弊常不為之少息其法既立而旋亡其民暫享其利而不能久因循維持至於今世承百王之弊而獨受其責其病最為繁多而古人已行之遺策又莫不盡廢而不舉是以為國百有餘年而不至於治平者由此之故也蓋天下之多虞其始自井田之亡田制一敗而民事大壞紛紛而不可止其始也兼并之民衆而貧民失職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富者連阡陌以勢相役收大半之稅耕者窮餓而不耕者得食以為不便故從而為之法曰限民名田貴者無過若干而貧者足以自



養此董生之法也天下之人兼并而有餘則思以為驕奢驕奢之風行於天下則富者至有破其貲畜而貧者恥於不若以爭為盜而不知厭民皆有為盜之心則為之上者甚危而難安故為之立法曰立制而明等使多者不得過而少者無所慕也以平風俗此賈生之法也民之為性豐年則食之而無餘飢年則轉死於溝壑而莫之救富商大賈乘其不足而貴賣之以重其災因其有餘而賤取之以待其弊子奪之柄歸於豪民而上不知收粒米狼戾而不為斂藜藿不繼而不為發故為之法曰賤而官為糴之以無傷農貴而官為發之以無傷民小飢則發小熟之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斂此李悝之法也古者三代之兵出而為兵入而為農出兵臨敵則國有資糧之儲而兵罷役休則無復養兵之費及至後世海內多故而征伐不息以為害農故特為設兵以辦天下之武事其始若不傷農者而要其終衣食之奉農亦必受其困故為之法曰不戰則耕以自養而耕之閑暇則習為擊刺以

待寇至此趙充國之法也立古之遺制其可以施於今者甚多而臣不敢復以為說而此四者皆天下所共知而不行者也夫知之而不行此其故何歟臣聞事固有以無術而行者有時異事變無術而不可行者均民以名田齊眾以立制是無術而可以直行者也平糴以救災屯田以寬農是無術而不可行者也古者賢君在上用度足而財不竭損其有餘以備民之所不足而不害於歲計今者歲入不足以為出國之經費猶所不給而何暇及於未然之備古者將嚴而兵易使其兵安於劬勞故雖使為農而不敢辭今者天下之兵可使執勞者皆不知戰而可與戰者皆驕而不可使衣食豐溢而筋力疲備且其平居自處甚佚而安肯為農夫之事乎故屯田平糴之利舉世以為不可復者由此之故也蓋亦思其術矣臣聞之賈人之治產也樹穀有為而無以為資者不以其所以謀朝夕之利者為之也蓋取諸其不急之處而日蓄之徐而為之故其業不傷而事成天子之道食租衣稅其餘者亦



非其正矣茶鹽酒鐵之類此近世之所設耳夫古之時未嘗有此  
 四物者之用也而其為國亦無所乏絕臣愚以為可於其中擇取  
 一焉而置之用度之外歲以為平糴之資且其既已置之用度之  
 餘則不復有所不顧惜而發之也輕發之也輕而後民獲其利其  
 與今之所謂常平者亦已大異矣抑嘗聞之嘗以牧馬者不可使  
 之畜豚彘馬彘之相去未能幾也而猶且不可使今世之兵以為  
 兵募之而欲強之以為農此其不從固無足恠者今欲以兵屯田  
 蓋亦告之以將屯田而募焉人固有無田以為農而願耕者從其  
 願而使之則雖勞而無怨苟屯田之兵既多而可用則夫不耕而  
 食者可因其死亡而勿復補以待其自衰矣嗟夫古之人其制天  
 下之患其亦已略盡矣而其守法者常至於怠惰而不舉是以世  
 之弊常若近起於今者而不求古之遺法而依之以為治可不  
 悲矣哉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二

重刊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宋板三蘇文粹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三

民政下

民政六

臣聞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爲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歲之男子歲有三月之役故其兵強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能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襄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獨重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鬥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劬勞之民以爲大優故調其財以爲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使之果於官以爲田之租人入布帛以爲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得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爲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爲之而游惰末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帛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大苦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此其爲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然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爲之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始變法而爲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爲使故廣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陣之法而坐食天子之奉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此二者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游民無尺寸之庸調爲農者常使陰出古者游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興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爲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不息比其事出於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

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舩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廩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常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遊閑無職之徒常徧天下優游終日而無所役屬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爲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游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必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唯重乎苟廉而無所求唯其能緩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太幸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爲義今者雖能使游民無勞苦嗟歎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爲農之不便則相率而事於末末衆而農衰則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收游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夫之



困苟天下之游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之十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舉皆由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可以稍緩矣

民政七

臣聞古者天下皆天子之人田畝之利衣食之用凡所以養生之具皆賴於天子權出於一而利不分於強族民有奉上之憂而無復屬附麗之困是以民德其上而舉天下皆可使奉天子之役使至於末世而天子之地轉而歸於豪民而天下之游民飢寒朝多用卹天子不爲而以遺天下之富賈夫天子者豈與小民爭此尺寸之利也哉而其勢則有所不可者民之有田者非皆躬耕之也而無田者爲之耕無田者非有以屬於天子也而有田者拘之天子無田以予之而欲役其力也實難有田者授之以田視之以奴僕而可使無憾故夫今之農者舉非天子之農而富人之農也至於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天下之游民販夫販婦工尚技巧之族此雖無事乎田然日食其力而無以爲朝夕之用則此亦將待人而生者也而天子不恤其關乃使富民持其贏餘貸其所急以爲之父母故雖游民天子亦不可得而使而富者獨擅其利日役其力而不償其力之所直由此觀之則夫天下之民舉皆非天子之人而天子徒以位使之非皆得其歡心也夫天下之人獨有其田者乃始有以屬於天子此其爲衆豈足以當其下之仰給之民哉此亦足以見天子之所屬者已甚寡矣臣愚以爲當今之勢宜收天下之田而歸之於上以業無田之農夫卹小民之所急而奪豪民假貸之利以收游手之用故因其所便而爲之計以爲莫如收公田而貸民急夫陳蔡荆楚之地地廣而人少土皆公田而患無以耕之而吳越巴蜀之間拳肩側足以爭尋常尺寸之地安土重遷戀戀而不能去此非官爲之畫一策因其凶荒飢饉之歲乘其有願徙之心而遂徙之於不耕之公田則終不能以自去今欲待其已去而收其田畝籍其室廬田爲



公田室爲公室以授無田之民使天下雖富庶之邦亦常有天子之田而又因其籍沒積而勿復鬻募天下之丁男使分耕其中而無使富民端坐而欲收公田之遺利使天下之農夫稍可以免僕隸之辱而得上麗於天子而其新徙之民耕牛室屋飲食器皿之類有所不備又皆得以貸於國可以無失其所夫所謂貸者雖爲名近於商賈市井之事然其爲意不可以不察也天下之民無田以爲農而又無財以爲工商禁而勿貸則其勢不免轉死於溝壑而使富民爲貸則有相君臣之心用不仁之法而收大半之息其不然者亦不免於脫衣避屋以爲貧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徒使富民執予奪之權以豪役鄉里故其勢莫如官貸以周民之急周官之法使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其實賤而以國服爲息今可使郡縣盡貸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以防其逋逃竄伏之姦而一夫之貸無過若干春貸以歛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薄收其息而優之使之償之無難而又時免其急之所當入以收其心使民得自脫

於奴隸之中而獲自屬於天子如此則天下之游民可得而使而富民之貸可以不禁而自息然臣以爲收公田者其利遠非可以歲月之間而待其成也要之數十年則天下之農夫可使大半皆天子之農若夫所謂貸民急者則可以朝行而夕獲其利此最當今之急務也

民政八

臣聞管子治齊始變周法使兵民異處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而士鄉十五制鄙以爲五屬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國中之士爲兵鄙野之民爲農農不知戰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而食其力兵以衛農農以資兵發兵征行暴露戰鬪而農夫不知其勤深耕疾耨霑體塗足而士卒不知其勞當是之時桓公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文山北伐山戎制泠支斬孤竹西攘北狄逾太行渡卑耳之溪九合諸侯築夷儀城楚丘徜徉四方國無罷弊之



民而天下之諸侯往來應接之不暇及秦孝公欲并海內商鞅為之倡謀使秦人莫不執兵以事戰伐而不得反顧而為農陰誘六國之民使之專力以耕關中之田而無戰攻守禦之役二者更相為用而天下卒以不抗何者我能累累出兵不息而彼不能應我能外戰而內不乏食而彼必不戰而後食可足此二者管仲商鞅之深謀也自管仲死其遺謀舊策後世無復能用而獨其分兵與民之法遂至于今不廢何者其事誠有以便天下也今天使農夫竭力以闢天下之地醵其所得以衣食天下之武士而免其死亡戰鬪之患此人之情誰不可者然當今天下之事與管仲商鞅之時則已大異矣古者霸王在上倉廩豐實百姓富足地利以盡而民未之困當此之時謂之人有餘今天下之田疾耕不能徧而蓬蒿藜莠實盡置利人不得以為食而禽獸之所蕃息當此之時謂之地有餘古之聖人必有餘則務在於使人是以天下之人雖其

甚蕃而舉無廢功地有餘則務在於闢地是以天下之地雖其甚寬而舉無遺力今也海內之田病於有餘而上之人務在於使人不已過哉臣觀京師之兵不下數十百萬沿邊大郡不下數萬人天下郡縣千人為輩而江淮漕運之卒不可勝計此亦已侈於使人矣且夫人不足而使人之制不為少減是謂以天而違人昔齊桓之世人力可謂有餘矣而五十鄉之士不過三萬車不過八百乘何者懼不能久也方今天下之地所當厚兵之處不過京師與西北邊之郡耳昔者太祖太宗既平天下四方遠國或數千里以為遠人險設未可以盡知其情也故使關中之士往而屯焉以鎮服其亂心及天下既安四海一家因循久遠遂莫之變夫天下之兵莫如各居其鄉安其水土而習其險易而特病其不知戰故今世之患患在不教鄉兵而專任屯戍之士為抗賊之備且天下治平非沿邊之郡則山林匹夫之盜及其未集而誅之可以無事



於大兵苟其有大盜則其為變固亦非戍兵數百千人之所能制若其要塞之地不可無備之虞乃當厚其土兵以代之耳聞之古者良將之用兵不求其多而求其樂戰今之為兵之人夫豈皆樂乎為兵哉或者饑饉困躓不能以自存而或者年少無賴既入而不能以自脫蓋其間常有思歸者矣故臣欲罷其思歸之士以減屯戍之兵雖使去者大半臣以為處者猶可以足於事也蓋古者有餘則使之以寬而不足則使之以約苟必待其有餘而後能辦天下之事則無為貴智矣

民政九

臣聞天下有二病好戰則財竭而民貧畏戰則多辱而無威欲民之無貧則無疾夫無威欲君之無辱則無望乎財之不竭此二患者天下未嘗兼有也古之人君各從其所安而處其偏是以不獲全享其利而亦未嘗兼受其病者昔匈奴之於漢可以見矣

文景之世天下治安民至老死不知征役之勞府庫盈溢其賦於民者三十而取一可謂至盛矣然而匈奴傲慢侵侮至其不遜輸金繒納錦綉天子之至辱也而文景不以為意以求全其民至於武帝不忍數世之忿盡天下之銳而攻之闢地千里斬馘百萬匈奴之民死者大半洗除先帝之宿恥而誇大中國之氣得志滿意無以加矣而內自疲弊中民之家大抵皆破無復十金之戶此二者皆有所就其成功是以有所忍而不顧而智者之論以謂非中國之長筭矣今者中國之弊在於畏戰畏戰固多辱矣而民又不免於貧無所就其利而偏被其害重賦厚斂以為二邊之賂國辱而民困蓋今世之病已極矣賢人君子竭其智以求安其民民常為夷狄之所擾天子欲使其澤下布四海而海內常為夷狄之所困此其弊蓋有原矣二邊之賂不絕是以天下之賦斂雖知其重而不可輕天下之賦斂甚重而不可輕是以天下之民雖知其甚困而不可得而安也故臣於民政之終而特備論其要云蓋方今



天下之議莫不以爲二邊之賂決不可去也獨其勇者則曰寧戰而無賂戰未必敗而賂必至於之困臣竊以謂此古之漢武帝唐太宗堅忍而不顧者足以行之然亦有所犯天下之至危何者吾民之不戰久矣用不戰之民而待必戰之敵竊恐世俗之難之也夫古者霸王之臣因敗而成功轉禍而爲福若反覆手之間耳桓公見脅於曹沫欲背其盟管仲因而信之以自結於諸侯桓公龍葵本以誅少姬之罪管仲因而伐楚責苞茅而不入而諸侯大服臣竊賤之方今二虜之賂雖有所不得已而然者然其勢偶有似夫戰國之際以謀相傾而陰相潰者是故臣欲因而成之以潛破二虜之國古語有之曰將固取之必固予之昔者晉之取虞越之取吳冒頓之取東胡石勒之取王浚此四者皆予之力也夫鄰國之患唯其相忌而相伺以不敢相易是以其慮詳密而難圖今夫中國之不競亦已久矣彼其相視以爲無能爲者非一日也然猶未肯釋然而無疑而後其國可取今吾猶有所齟齬

於其間彼以吾爲猶有不服之心是以君臣相親而未敢懈蓋古之英雄能忍一朝之恥而全百世之利臣以當今之計禮之當加恭待之當加厚使者之往無求以言勝之而其使之來者亦無求以言犯之凡皆務以無逆其心而陰墮其志使之深樂於吾之賄賂而意不在我而吾亦自治於內蒐士揀馬擇其精銳而損其數以外見至弱之形而內收至強之實作內政以寓軍令凡皆務以自損吾強大之勢而見吾衰弱之狀使之安然無所顧忌而益以怠傲不過數年彼日以無備而吾日以充實彼猶將以吾爲不足與也而有無厭之求彼怠而吾奮彼驕而吾怒及此而與之戰此所謂敗中之勝而弱中之強也嗟乎方今之事其勢亦有二而已矣能奮一朝之勞而盡力以攻之則其後可以大安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勤能忍一朝之辱而自損以驕之則其後可以驟勝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恥此二策者皆足以謀人之國敗人之兵而有勝矣而臣竊謂今世之所安者必其予之而驕之者也嗟夫智



能攻之以洗天下之大慙不能攻之則驕之而圖其後未有不能  
攻之又不能驕之而拱手以望其成功者方今每歲委百萬之資  
以予人而不能使人無疑其有不服之心聲竭四海而其終不能以  
成事特幸其時之安而欲得其間隙之際以治天下天下安可得  
而治哉

民政十

臣聞禦戎有二道屯兵以待其來出兵以乘其虛方今二邊固常  
已屯重兵矣而天下之議以為中國之兵無由而出而臣以為不  
然何者歛天下之財以奉夷狄彼求之無厭則吾之應之將有所  
不稱其意大抵不過數十年之間用兵之費不發於彼之不悅則  
發於吾之不忍此亦其勢之不可逃者也方其無事之時中國既  
不得不畜兵於邊而及其有間又必將出兵而乘其弊此二者不  
可不素為之所也今每歲發郡縣之兵以戍邊此其未戰之謀  
也而臣未知其所以為戰之術臣聞古者三代之

籩之役六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國之險最被邊患而當其時西備秦東備齊南備楚內備韓魏  
千里之國而其四境莫不皆有所備其所以備胡者安得戍卒而  
用之計亦不過其公邊之民自為卒伍以制其侵略而已戍邊之  
謀始於秦漢內無敵國之虞而郡縣之兵材官蹶張皆出於民之  
為役其法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以次相承而迭相更代  
邊鄙之民不可使常為兵是以不得不驅中原之民而納之塞下  
以捍寇虜故其戍邊之兵歲初而來終歲而去寒暑不相安險易  
不相習勇怯不相程志氣不相企上無顧於墳墓而下無愛於妻  
子平居憂愁無聊無樂土之心而緩急苟免無死戰之意不可求  
得其用古之謀臣是錯陸贄之徒蓋常以為言矣而況乎今世之  
兵皆天子之所廩食以終其身秦則廩於秦在趙則廩於趙不  
可一日而闕非如漢之戍卒有休罷更代之期也然猶守此區區  
既往之陳迹豈不惑哉且舉中原之士而屯之於邊雖無死傷  
戰鬪之患而其心常自以為出征行役苦寒暴露為國勞苦凡



國家之所以美衣豐食以養我者止為此等事也故士卒百萬端坐而食不知行陣之勞不見鋒刃之危而皆已自負以為有勞於國其勢不可有所復使此其弊在於使之不得其道耳今夫陰伺二虜之急而出兵以逐利於塞外此誠今世之計也而臣切恐緩急之際士卒皆以自負而不可用且夫人之情嘗已用其力則其心自滿而不復求報其上士無求報之心則不可以與之犯大難而涉大勞推其飽食而無所試優游無為以觀夫人之成功而不得自効者則其氣剛銳而其心不倦古之善用兵者惟能及其心之未倦而用其銳氣是以其兵無敵於天下臣愚以為方今之計內郡之兵當常在內而不以成邊之兵當常以成邊而不待內郡之成卒募內郡之兵其樂從邊者而稍厚之不足則募民之樂為邊兵者以足之使二邊有一定不遷之兵而頗堪內郡之衆計其數相通如舊而止平居無事以此備邊而一旦欲有所攻奪掩龍衣則獨發內郡之卒使二者各思致其勇力以報其上

銳而用之墮而置之屯兵歷年而士無所怨其勞出兵千里而士無所憾其遠兵入則出者得以休息而無乘寒之苦兵出則守者閑暇而無行役之困交相為用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竭此其與今世之法竭天下以養兵守亦使此戰亦使此未戰而士卒皆怠者其亦少異矣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選卷第五十四

策五首

東坡先生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自禹而下至於秦千有餘年濱河之民班白而不識濡足之患  
自漢而下至於今數千年河之爲患縣縣而不絕豈聖人之功  
烈至漢而熄哉方戰國之用兵國于河之壩者三晉爲多而魏  
文侯時白圭治水最爲有功而孟子譏其以鄰國爲壑自是之  
後或決以攻或溝以守新坊交興而故道旋失然聖人之迹尚  
可以訪之於耆老秦不亟治而遺患於漢漢之法又不足守夫  
禹之時四瀆唯河最難治以難治之水而用不足守之法故歷  
數千年而莫能以止也聖人哀憐生民謀諸廊廟之上左右輔  
弼之臣又訪諸布衣之間苟有所懷孰敢不盡蓋陸人不能舟  
而没人未嘗見舟而便操之親被其患知之且詳當今莫若訪  
之海濱之老民而興天下之水學古者將有決塞之事必使通



知經術之臣計其利害又使水工行視地勢不得其工不可以濟也故夫三十餘年之間而無一人能興水利者其學亡也禹貢之說非其詳矣然而高下之勢先後之次水之大小與其蓄洩之宜而致力之多少亦可以槩見大抵先其高而後低下始於北之冀州而東至於青徐南至於荆揚而西訖於梁雍之間江河淮泗既平而衡漳泴水伊洛瀍澗之屬亦從而治濬畎澮導九川渚大野陂九澤而蓄洩之勢便兗州作十三載而嵎夷既略故其用力各有多少之宜此其凡也孟子曰禹之治水也水由地中行此禹之所以通其法也愚竊以為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雖亦其性然非隄防激而作之其勢不至如此古者河之側無居民棄其地以為水委今也堤之而廬民其上所謂愛尺寸而忘千里也故曰隄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

古者民群而歸君君擇臣而教其民其初蓋甚簡也唐虞以來頗可見矣歷夏商至周法令日滋而官亦隨益故其數二百六十蓋亦有不得已也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又曰夏商官倍亦克用又言其官雖多於古而天下亦以治也周之衰也宣王振之號為中興而重黎之後失其守而為司馬氏陵遲至孔子之時周公之典蓋壞矣卿世卿大夫世大夫而賢者無以進孔子慨然而歎欲修廢官舉逸民以歸天下之心行四方之政而春秋亦譏世祿之臣蓋傷時之至也自秦更三代之制官秩一變漢循其舊往往增置歷世公襲以至于今遂為大備愚恐冗局之耗民而未知廢官之可舉也然古之官其名存其實亡者多矣司農卿不責以金穀之虛贏尚書令不問以百官之殿最此豈非玉體之重歟國家自天聖中詔天下以經術古文為事自是博學之君子莫不群進於有司然所以待之之禮未盡故潔廉難合之士尚未盡出今優其禮而天下之逸民至矣且夫



山嵒林谷之士雖有豪傑之才固未知有簿書吏事也而剛毅  
訐直不識諱忌故先王置之拾遺補闕之間此其屬任之方也  
噫自孔子沒世之君子安其富貴而不復思念天下有廢而不  
脩之官逸而不舉之民今明策丁寧而求之以發孔子千載之  
長憂此天下之幸也

天子六軍之制

周禮之言田賦夫家車徒之數聖王之制也其言五等之君封  
國之大小非聖人之制也戰國所增之文也何以言之按鄭氏  
說武王之時周地狹小故諸侯之封及百里而止周公征伐不  
服斥大中國故大封諸侯而諸公之地至五百里不知武王之  
時何國不服而周公之所征伐者誰也東征之役見于詩書豈  
其廊地千里而史不載耶此其可疑也周之初諸侯八百春秋  
之世存者無數十鄭子產有言古者大國百里今晉楚千乘若  
無侵小何以至此子產之博物其言宜可信先儒或以周禮為

戰國陰謀之書亦有以也王制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里而孟子之說亦如此此三代之通法魯之車千乘僭也春秋  
大蒐大閱皆以譏書言其車之多徒之衆非魯之所宜有故曰  
大也夫周之制四丘為甸甸出長轂一乘魯之無千甸之封亦  
明矣然公車千乘之見于詩何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  
不以辭害意天子之馬止於十二閑而詩有駉牝三千美其富  
不譏其僭不害其為詩也夫千乘之積雖為七萬五千人而有  
羨卒處其半焉故三萬者公徒而已魯襄公之十一年初作三  
軍僖公之世未至於三萬愚又疑夫詩人張而大之也

休兵久矣而國用益困

中國之有夷狄之患猶人之有手足之疾也不忍藥石之苦針  
砭之傷一旦流而入於骨髓則愚恐其苦之不止於藥石而傷  
之不止於針砭也中國以禽獸視二虜故每歲啖以厚利使就  
羈紲聖人之愛中國而不欲殘民之心古未嘗有矣然夷狄貪



淋漸不可啓日富日驕久亦難制故自寶元以來賦斂日繁雖  
休兵十有餘年而民適以困者潛削而不知也昔先皇帝震  
怒舉大兵問罪匈奴師不踰時而醜虜就盟西夏之役邊臣治  
兵振旅不及數年旋亦解甲彼其時之費與今無已之賂不可  
以同日而語矣天子恭儉過於文景百官奉法無敢踰僭而  
二虜者實殘吾民此天下雄俊英偉之士所以搥腕而太息也  
且夫舉天下之大而誅數縣之虜故上下交足而內外莫不驩  
欣弃有限之財而塞無厭之心故取於民者愈多而藏於國者  
愈急此天下之所明知而易達之理惟上之人實圖之

關隴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爲盜之由

三代之所以養民者備矣農力耕而食工作器而用商賈資焉  
而通之於天下其食無不義之食也其器無不義之器也商賈  
通人而不以不義資之也夫以飲食器用之利而皆以義得焉  
使民之所以要利者非義無由也後之世賦取無度貨賂無法

義窮而詐勝夫三代之民非誠好義也使天下之利皆出於義  
而民莫不好也後之所以使民要利者非詐無由也是故法令  
日滋而弊益煩刑禁甚嚴而姦不可止嗚呼久矣其如此也治  
其本朝今而夕從救其末百世不改也私冶之弊始於錢輕使  
錢之直若金之直雖賞之不爲也今秦蜀之中又裂紙以爲幣  
符信一加化土芥以爲金玉奈何其使民不奔而效之也夫樂  
死而惡生者天下之至情也我且以死徇之然猶相繼而赴於  
市者飢寒驅其中而無以自生也曰等死耳而或免焉漕卒之  
愆生於窮乏而無告家乎舟楫之上長子孫乎江淮之間布褐  
不宇藜藿不給大冬積雪水之至涸而龜手爛足者累歲不得  
代不爲盜賊無所逞志若稍優其給而代其勞宜亦衰息且夫  
見利而不動者伯夷叔齊之事也窮困而不爲不義者顏淵之  
事也以伯夷叔齊顏回之事而求之無知之民亦已過矣故夫  
廷尉大農之所患者非民之罪也非兵之罪也上之人之過也



策八首

穎濱先生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天下之有五材猶人之有五臟六腑也生而壽夭疾病之變皆其所爲也故一人之身養之有道而無飲食喜怒之傷則無憂乎壽命之不長養之而不得其道治之而不得其法則反以爲害於吾身蓋古者五材之用於天下莫不有患幸而皆得聖人以治之故至于今而無傷今之天下知夫江淮之所以溢流山川之所以安草木之所以生兵刃之所以割人之所以茹毛飲血者何也安知夫聖人脩其教以治五行五材之難也五材之中其至柔者易洩狎而不畏之者好以敗壞天下故堯之時水猶逆行汎濫於天下得禹而後能止方禹之治水也而治河尤難以爲河之所從來者高下分其勢以殺其怒而欲專以一河受其勢使後世而能守禹之所爲則何患於水之爲災唯聖人爲之其勞而後世敗之甚易故至於今河水歲溢而莫之或救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庫藏

蓋欲決而注之於匈奴者近乎危築隄而守之者近乎固多穿大渠而分其流則勞民而成功遲求之禹貢之遺跡而治之今之一河又非若堯之天下皆水也然欲知夫九州之高下與禹用功之先後則禹之行始於北方之冀揚自南而還入於天下之中循豫而訖於雍凡十餘載而後功乃成使禹之治水不先治之於崇高之地而汲汲於卑濕之處則水之居於高者必反傾而赴於下是卑濕之地未可以一用功而已天下之大川不過江河淮濟而其小者不可勝數也不流而入於四瀆之中至於海者蓋寡矣九江之相合伊洛瀍澗之入于河其勢便也若夫蓄之而不決如大野之九澤者則又其勢也嗚呼人之於事幸其易成而倦其難治則無以及遠故以嵎夷之略而較之於兖州雖十三載而不厭也其書之於禹貢而可見者大略如此而方今之世已不可復用矣蓋古者謀之朝廷之中而其所以使之甚親者皆有其職故上古有五官以治五材而水潤下秦



漢之間天下猶有水工鄭國之屬以鄭當時之謀不能為遂之而責成於齊之水工徐伯九今世之議其尤便者不過曰繕舊堤而勿復築踈其壅塞而使無決溢之患若以求其不世之謀則必有為水工者焉古之所以能知治水之法者能因其性而導之水工者亦善知水之性者然世之患又不患乎無水工而患乎上之不求之也

### 脩廢官舉逸民

竊聞古者脩廢官舉逸民無異道也視其所廢而脩之視其逸而舉之而已耳今明策乃退自貶損如不之知而問之諸生竊以為過矣蓋古者之為天下審名實而已矣名之存而實之亡其與存者有幾唯聖人為能變其名而不廢其實故上古之官炎帝以火紀黃帝以雲紀少昊以鳳紀二帝三王紀以其事而天下皆無廢官歷秦而至於漢以訖於唐其名雖殊而其事一也

吾宋有天下因其名而參用之求之於古而以為無廢

## 圖書寮文庫藏

官之名則可而其實已差矣蓋屯田者古之屯於邊而田者也職方者總四勝之地而識之也變名者今以其事而復其事若夫舉逸民之說則優其禮而重其爵祿用其言而信其道使之無懷其山林之樂盡力於其位而後可也

### 天子六軍之制

古者為井田以網羅天下之人而歸之於農故天下無游民雖天子之兵衛猶不可特設而取之於農使之家出一夫以為兵而以其餘者為餘夫羨卒蓋使其為兵者止於一人而其餘夫羨卒得以優游於壠畝之中而不知其勞至於田與追胥然後使之竭作而又累其田至於四丘之廣而後出兵車一乘蓋古者之優民其制如此而其軍徒之衆天子至於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一軍之士萬二千有五百人其有士萬二千五百人者有地五十里者也至於周衰諸侯相并吞滅取以自廣其地而大國兵車或數千乘惡周之害已而猶未能顯然



以違之也故因周之經禮而增損其文使若大國之制固有千乘矣千乘非諸侯之所宜有而魯實有之故春秋傳曰大蒐于紅草車千乘一乘之車其士之衣甲而射御與爲右者二人從而翼之者七十二人公車千乘而其士乃當六軍之數夫魯以諸侯而爲天子之制詩人又從而歌詠之者將以美其盛而已非與之言制度既如此矣又曰公徒三萬何也夫三軍之士三萬七千有五百人則所謂三萬者又非指三軍而言之也是二者皆指其實而言之者也非禮也非禮而頌之者何也詩非所以定制度之書也玩其情而聲其窮困樂其盛大而詩之道盡矣古者天子之馬十二閑以應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而方其美衛文公也則曰駉牝三千此豈其貶之之辭耶非也故求詩者不責其合於典禮而求其情之所在而已

休兵久矣而國用益困

天下之弊莫大乎不知其端故匹夫之家有穿窬之盜而亡其

百金之費則不足以爲憂無故而日費一金之財其弊可以立待何者其爲盜之所奪者止於百金也無故而用之者亦可以量也故景祐寶元之間契丹靈夏之難相乘而作兵役並起而當其時財用給而上下足者以其用之道止於此也天下既安四境之患不至水旱之災不足以疲弊四海天子躬慈儉之德以令百官取之至饒而用之有節而反騷然有不足之憂者有以洩之而不知止也夫中國之所以求和於西者將以息民也息之於鋒鏑之間而奪其衣食之用以厚異域是非所以息之也今者輸金繒出幣帛歲以百萬計而匈奴之驕不爲少屈西邊之士不得解甲其勢非可以久遠而無變乃恬然而不爲改亦過矣故爲今之計莫若絕不爲交拒而不爲賂下以休吾民上以無遺子孫之患使之顯然爲叛逆之臣於外如此而後勝負之數乃可以決夫匈奴之國其實不能當中國之半以倍人之地選懦而不決故彼得以邀我誠能奮而不顧何患不



勝如此難者將以為構怨於匈奴兵連禍結而不可遽解財用之數將復益缺竊以為不然興兵之弊止於數年之困而求和之費蔓延以及於後世不忍數年之不足而不慮後世之患者智之下也

關隴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為盜之由

穀者天下之所恃以為命也金者所以轉而通之者也居貨千萬積錢盈屋是非有益乎飢寒之用也而舉天下皆愛之者為飢寒之權出於錢也是以錢太重則穀甚賤穀甚賤則利於商而害於農錢太輕則穀甚貴穀甚貴則利於農而傷於商二者交病而飢寒之患至故觀其勢之極而權之以輕重使之皆不至於病者聖人之法也今者患在錢太輕惟其錢太輕是以穀甚貴而吏民因緣以為姦況夫秦隴勇擊之臣吳楚窮煙之卒固宜其起而犯之矣且夫錢甚輕而不私鑄則難以易夫衣食之用穀甚貴則非殺人無以求夫口腹之利故秦隴之鑄錢而竄乎西羌吳

楚之殺人而往來乎江湖之上其勢誠不能不然也方今遠方耆老之民自言其生而至於今養生之物其價十倍誠當更之時也

擇郡守

天下一體也畿內之重海隅之遠其重一也雖然畿內之事皆上之所親見郡縣之政遠而無以知其詳是以舉郡縣之政而屬之吏民之休戚喜怒皆吏之告而吾不與知故凡擇郡縣之吏者尤難於畿內吾宋分別天下之地以為十七道郡縣之數充滿圖籍聖人憂夫民之衆生於遠方不獲蒙被王澤故置官設吏而為之長而使之宣導盛德於無知之民以懷其心使之無獨不獲其所蓋聖人愛民之心如此其切然而明策之中猶以為有司考上循定格外臺會課卒登第一此謂蓋漕刑之過而非守之罪也何者天下之吏孰能皆賢不能皆賢故舉而歸之漕刑漕刑不嚴故吏情而不恭及其不恭然後計其課之殿



最宜乎其無成功也昔者漢武之世吏之賢者有汲黯之持重鄭莊之喜士倪寬之廉平董生之文雅公孫之恭儉文翁之好儒若是其盛而所謂居官可紀者二人參列於其間今誠振漕刑之職以繩天下之吏夫何患第一之課不聞而三人者之才不復生於今哉

任子

甚哉儒者之言事也詆任子而進寒士者嘗有言曰官人以世而商亂其反者亦嘗有言曰仕者世祿而周興且夫人之賢不肖之分非有常所而生也當商之亂其所用者不賢者也是雖出於布衣無益也周之興也其所用者賢者也是又不可捨而求諸其下者也蓋知其才而已也不知其世也故臯陶出於微陋伊尹起於畎畝而舜湯任之以公卿之事入既為公卿而益與陟亦不遂廢夫舉其父於貧賤之地而用其子於富貴之中而皆無疑者彼皆賢也孟子曰國君舉賢不得已將使踈踰親

賤踰貴蓋親與貴者不足於用不得已而後取於踈賤之人也而曰固不用者未也今宋有天下取人之道出於進士出於制策出於任子三者並用天下之人在官者不可知數夫朝廷郡縣之位一定而不增補廢進用之士日益而不已是以冗官紛紜充溢於局外而刻削之議興然刻削之議可以為一時之便而非所以羅天下賢俊之術何則賢俊固有出於任子者也古者聖人患乎公卿之世侈於耳目之欲不知民之疾苦而不可用也則幼而教之以禮使之長而不變故書教胥子以九德而命后夔使掌其樂以和其剛柔寬猛之性商人命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於五學之中以明其國子之得失而其不率教者至有屏之棘

寄之法以震懼其心故當時卿大夫之世雍

容禮讓無異於閭閻蔬食之士蓋非待天性之賢而後用之也教之而至於可用斯亦可用也及周之衰其遺風流俗猶未甚遠故諸侯之卿皆世其位而鄭僑吳札晏嬰范燮之徒時出於



其間當此之時仲尼作春秋譏世卿然至於季札則以為有天子之君子子產則與之為友由此觀之烏在其必排之哉然則方今之便教而觀其可用以用之而已矣

復成均之法

三代之教一出於學校學校之制多則民勸蓋民常就於近而易見者觀之以知孝悌忠信之美故國中有太學四郊皆有庠庠至於一鄉一遂一黨之衆亦莫不有所以廣其聞見而便其來學之子弟至于周興其制度最盛故兼立五帝之學而謂之成均成均法掌之於司樂而副之以樂師教之以六德六行中和孝友之道又於四時示以詩書禮樂之法而六代之樂尤著於此周衰學廢故青衿之詩作秦氏變三代之正而學校與儒者同滅於灰燼漢興稍稍葺治至孝武元光之間始有轅生公孫生明王道以風天子於是太常始議定其制擇民年十八已

藝者則以為文學掌故不能者則退不復用此其法制雖不若三代之詳備然亦頗為當時之便是以漢之學者經明行修可以為天子左右顧問之大臣者相望而出國家開設科選以延天下之豪俊其意亦欲得三代兩漢之賢才以與共治然卒不能深言切論以補益時政者蓋亦有說周官成均之制德行禮樂之事遠而不可詳見不復言矣近觀太常之議使人有常師執經據古不忽其道以隨世上下此最為近古者今世之俗病於無師無師是以教不尊教不尊是以持之不堅故儒者汎汎不足以屬大事今誠能用太常之議而敦獎勸之風則天下儒者之幸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五

御試制科策一道

策問

東坡先生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  
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  
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輶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  
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  
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偕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  
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  
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縲繫者衆愁歎者多仍  
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蝕于朔淫雨過節煥氣不效江河  
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  
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  
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採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



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摘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彖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園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暇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不盡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

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享柳伋之賤且踈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鄉風動容變色而悔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謂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偽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无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歎則是陛下未知



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肌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耶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為耶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竊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強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為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為奮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讀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可人也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蹕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

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降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鷄鳴而起曰吾今日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為某事其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声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鑿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借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縲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為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不敢為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



之數十條爲己憂者則是 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 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勝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 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有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 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爲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之否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 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 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 陛下未

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臣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政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繇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飢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若無以相群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徙飢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徹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之爲障也



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為絕域異方冒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為事勢有不可不取者夫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朽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為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為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之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制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暇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豈竊以

不得已之二虜內有得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減敵國金

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以相新王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令其為費豈勝計哉今夫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為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政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為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為差而以難易為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為其難而不才者常為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遲然而為此者固有待也使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惟為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為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



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為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借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拉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為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煩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為市也叙法不為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而論交近也繆戢者眾愁歎者多危以此也夫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為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日月之二十是為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天二人並行而化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也其不疾者

必其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為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亢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為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為免咎臣以為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為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為噏噏之氣溫然而為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為噏噏之氣冷然而為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噏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為淫雨大水猶人之噏而不能噏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為咻响溫煖之政萬事惰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噏而不能噏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伏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昌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挾變其合



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而論囚報重其致於古乎此 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望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為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為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家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脩矣以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禁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抑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為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 制策有京師諸夏之根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 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

羅紱為羞大臣有脫粟之

則四方以膏梁為汗鮮無

禁令

又何憂乎伏惟 制策有治富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摘姦或曰不可撓獄市而此皆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偏而輒舉以為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為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為摘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且為摘姦則夫曹參者為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操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矣不同臣竊以為不然孝文之所以為得者是儒 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而其所以為失者則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于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其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其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為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為儒者之罪



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徹去禁防而為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幽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為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幽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躬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躬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二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為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虛贏贏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來既眾得書蓋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鎛皆以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無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

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為賤臣不當議今臣常以為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園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發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五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為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未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



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為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為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訖訖乎難入為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宮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臣謹對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五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六

策一道

御試制科策

問同前

穎濱先生



臣謹對曰臣不佞陛下過聽策臣於廷得竭愚衷以奉大對臣性狂愚不識忌諱伏讀陛下制策九所以問臣之事數十條者臣已詳聞之矣然臣內有愚誠欲先以聞而後答陛下以所問伏惟陛下承先帝之業即位以來四十餘年四方又安陛下守此太平之成基平日無事端居靖慮亦豈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陛下策臣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又曰志勤道遠治不加進風阻夜寐三紀此陛下憂懼之言也然臣以為陛下未有憂懼之誠耳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羌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當此之時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而自西方解兵陛下



并置憂懼之心而不復思者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矣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為陛下失所憂矣故臣願陛下雖天下無事而不忘憂懼之心陛下誠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臣者雖不言可得而舉也苟未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臣雖言之無益也制策曰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關政尚多和氣或繇陛下思慮至此此則聖人之用心也臣請為陛下推其本原而極言其故臣聞之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昔者夏之衰也有太康商之微也有祖甲周之敗也有穆王漢之卑也有成帝唐之亂也有穆宗恭宗此六帝王者皆以天下之治安朝夕不戒沈湎于酒荒耽于色耽耽早罷早寢晏起大臣不得盡言小臣不得極諫左右前後惟婦人是侍法度正直之言不留于心而惟婦言是聽謁行於內勢橫於外心氣荒亂邪僻而無所主賞罰失次万事無紀以至於天下大亂而其心不之知也是以三代

之季詩人疾而悲傷之曰匪教匪戒時惟婦寺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又曰乱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蓋傷其不可告教而至於敗也臣竦賤之臣竊聞之道路陛下自近歲以來宮中貴姬以至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謚謾便殿無所顧問夫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其所以召乱之由陛下已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蠱將由之而出內則將為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代性外則將為請謁之所乱以敗政害事婦人之情無有厭足迭相誇尚爭為侈靡賜予不足以自給則不憚於受賂賄賂既至則不憚於私謁私謁既行則內外將乱陛下無謂好色於內而不害外事也且臣聞之欲極必厭樂其必反方其極其之時一陷於其中而不能以自出然及其覺悟之後未始不以自悔也陛下何不試於清閑之時上思宗廟社稷之可憂內思疾病恙之可惡下思庶人百姓之可畏則夫嬪御滿前適足以為陛下憂而未足以為陛下樂也伏惟聖心未之思焉是以遲遲而不去詩云



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太實先撥方今承祖宗之基四方無虞  
法令修明百官繕完而陛下奈何先自撥其本哉臣恐如此德  
教日以陵遲關政將<sub>至</sub>敗戾氣將至於災而不可救也制策曰  
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臣  
以為地有所未闢是以民不得安其生邊境雖安而非誠安是以  
兵不得而徹其備浮費日廣是以利入浚而不能休何者自京以  
西近自許鄭而遠至唐鄧凡數千里列郡數十土皆膏腴古之賦  
輸大半多出於此自兩漢以來名臣賢守所以為民興利除害溝  
洫畎澮之迹往往猶在而荆棘成林無尺寸之耕狐狸豺狼之所  
嗥跳而逃兵罷士之所竄伏陛下所使守此地者終無一人為  
陛下深思極慮招徠流亡以墾花其地賢才良士以為此僻遠之  
處而不肯往陛下何不使大臣舉人而守之親召而勉勵其志  
屬以此事而以此為毀最之課不及十年此將皆為天下之沃壤  
臣故曰地有所未闢是以天下之民不得安其生也臣又聞古

之制邊備者外有亭障內有屯兵亭障欲繁屯兵欲簡繁則耳  
目明簡則氣勢合今者邊境之患患在亭障之地而皆屯兵以待  
寇至屯兵之處兵分力弱而不足以備禦夫屯兵於亭障之地者  
兵必不能甚多也兵不能甚多則寇至必不能抗而徒弃甲兵於  
無用此拙守者之計也然今之人又患夫屯之不密而歲益增焉  
小屯不過百人大屯不過數百城壘之廣狹弱弓之矢可以越而  
過者往往是也然而前守之所成後守不敢徹非不知徹也恐後  
之有敗事而以是為過也兵法曰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  
不知所攻夫敵不知所攻非連臂而守之也雖連臂而守之敵尚  
可得攻而絕也古之善守者置兵於要害之地則敵人不敢過而  
為盜何者畏吾之乘其背也過人之城而又遇城焉則腹背而受  
敵此用兵之深忌也今國家不料敵之不敢過吾城以深入吾  
地而懼敵之敢入深也夫敵之過吾城以深入吾地是吾利也而  
又何患乎臣故欲收諸小屯無益之兵而聚之大屯諸故小屯皆廢



以為亭障嚴斥候謹烽燧以為大屯之耳目置大屯於要害之地以形制狄高城深池精為守備使可以對敵逾月而不陷制為諸屯使其相去之遠近可以輕兵十日而相救臣讀古兵書戰國策未嘗見有敵人敢越大城深入而為寇者臣故曰邊境雖安而非誠安是以兵不得徹其備也臣又聞人君之於天下本非有情愛相屬如父子兄弟之親也上以其勢臨下則下以其勢奉上二者相待而行不相悅則解不相合則叛譬如草木之託土而生判然二物也有根而網繆之交橫相入而至於不可拔及其不相入也大槁於上而根不下屬地確於下而氣不上接一夫之力可拔而取也飄風暴雨可拔而離也是以古之聖人於其無事之時必深結百姓之心使之歡欣交通分義積厚而不刃相棄於緩急之際昔漢之文景優裕天下使薄賦歛寬田租宥罪戾當此之時雖天下和平猶未見其利及至末世賊臣竊命國統已絕而天

志也

國家自祖宗以來至於陛下四世矣陛下之所以深

結於民者何也民之所好者生也所惜者財也陛下擇吏不精百姓受害於下無所告訴則是陛下未得以生結民也陛下賦歛煩重百姓日以貧困衣不蓋體則是陛下未得以財結民也吏之不仁尚可以為吏之過賦歛之不仁誰當任其咎且陛下凡所以用財者果何事乎上有官吏之俸下有士卒之廩外有夷狄之賂此三者陛下未得省之之術臣亦未敢以為言也臣獨惟陛下內有宮中賜予玩好無極之費此何為者也凡今百姓所為一物以上莫不有稅茶鹽酒鐵關市之征古之所無者莫不並行疲民咨嗟不安其生而宮中無益之用不為限極所欲則給不問無有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勅迅若兵火陛下外有北狄西戎歲邀金繒而又內自為一府以耗其所遺餘臣恐陛下以此獲謗而失民心之歸也故臣願陛下日夜自損以礪左右痛為節儉以寬百姓捐錦綉弃金玉以質為貴賦



稅之入獨以供不得已之費使天下知戴陛下之德一旦有緩急則民尚可以使之無叛言故曰浮費日廣是以利入浚而不能休者此之謂也 制策曰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夫軍冗未練則為無兵官冗未澄則為無吏古者民多則兵衆兵衆則國強今兵衆而至於以為冗者則是不耕而食之過也然而屯田之利是當今之至計也然而屯田之不用則亦有說兵之不可使耕一也天下須兵之地無官田而閑田之鄉不須兵二也此二患者臣嘗慮之蓋亦以為無難也有兵而不可使耕臣亦不敢強使也計今天下之兵一歲死亡幾何而以其數募民為兵且屯田民自將有應此選者則今不耕之兵十數歲之後其存者將有幾此非屯田之所當畏者一也天下郡縣未嘗無官田郡縣之無官田者嘗有之而官鬻鬻之也籍沒之田歲歲不絕舉而積之而田皆在官矣閑田之鄉不過京師之西雖差遠於京畿然而車馳卒奔可必不過旬日而至有欲用之可以緩急而召雖禁衛之兵亦可以循

漢之故發郡縣之兵充之青年而見京師可獨置 天子腹心之軍數萬人以制四方之客軍使之獨得不耕而食如周之環入漢之羽林飲飛之類此又非屯田之所當畏者二也如此而兵冗之弊可以去矣臣又聞力今用人之弊有二吏多也吏雜也吏多之弊輕吏雜之弊重吏多而不雜則賢不肖猶有辨也多而不免於雜既費廩祿又不得賢也費廩祿則國貧不得賢則事不舉均之二弊事不舉者所當先治也如臣之意且可使審官銓曹密院三班分別天下之官其事之為天下之要而其地之為一方之急者別之以為一等而使諸道之職司各第其吏之顯明善事最異者而上之於審官銓曹密院三班而審官銓曹密院三班即任之以此至於其餘不急之官則又為一等使碌碌之吏以今先後之法占之此法既行要以世之庸吏必將辟議而聚怨然臣以為聖人之為天下不憚人之有怨心而問其怨之當否今世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而下之人持上太過上以其法御下而下乃以法



攻上之安是以在上者不敢有所興利除害而惟法之聽法者上之所當用耳而豈亦使天下之人以繩上哉此太甚也臣讀後魏書觀其始時天下用兵武夫悍卒皆得為吏而當此之時吏道不雜何者其所用者多賢而不賢者未嘗用也及其後世患夫不用者之多怨也是以崔亮從而更之不問士之賢愚而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沉滯者皆稱其能而魏之失人自是而始故臣欲分而別之以為賢不肖之辨如此而官冗之弊可除矣陛下與庠序於久亡悼禮樂之未備思繼可封之俗欲隆借讓之節而訟未息刑夫措深求其故歸咎在位以為教化不足而法律有餘是以民不知避吏不知懼咨嗟怨讟並興而不止思所以治之而不得其道臣聞善治天下者不必有美名而有疊疊之實效不善治天下者其名未必不美而其實空虛無益於事陛下自即位以來登庸俊良力興美政以教化天下者於今凡幾矣慶曆之中勸農桑興學校當此之時天下以為三代之風可以漸復然而學校既興

農桑既勸而天下之風俗卒何以異以慶曆之始今者陛下又發德音分遣使者巡行天下或以寬恤或以減省或以均移名號紛紜而出天下又皆翕然知陛下之欲速於為治也然臣以為陛下惑於虛名而未知為政之綱也且陛下以為此數事者皆足以致治耶不足以致治耶陛下設官置吏其職亦有治此等事者耶臣以為凡陛下之所以分裂海內以為郡縣其中上有守令下有丞尉大有會府統有職司者凡所以治此數事耳今陛下欲寬恤百姓而至於特命使者則是此等常為暴也陛下欲減省均稅而至於特命使者則是此等皆不可使也臣觀陛下之意欲使史官書之以邀美名於後世耳故臣以為此陛下惑於虛名也今夫諸道之職司是天下之綱維然尚非陛下之所當擇陛下當擇宰相而宰相當擇職司耳天下諸道凡十有七一道之職司少者二人而多者不過四人均之十七道者其替換迭代不過四五十人也以士大夫之多其擇四五十人



而用之宜其甚足今乃不擇賢否而用之至於有事則更命使者  
故臣以謂陛下未知為政之綱也夫綱雖大不知舉而何教化  
之能興故臣願陛下興教化自擇職司而天下可以漸治矣  
陛下戒慎天災震懼日食淫雨燠氣之失節江河百川之失度而  
思聞告戒消伏之理推劉向之傳考呂氏之紀夫劉向之說五行  
各以類感滯於一方而不得相通呂氏之書噫其時月而指其必  
降之災異其言皆逆怪而難信安足為陛下道哉臣聞災異之  
說有二有可得而推知其所從來者有不可得而推知其所從來  
者可得而推知者人之所為也不可得而推知者天之所為也人之所  
為者不過盜賊竊發於山林戰敗兵破而不得復盜賊竊發是  
衣食不足政暴吏苛之罪也戰敗兵破是任人不明將不為用之  
過也至於天之所為凶旱水溢蟲蝗霜雹日食地震星辰隕墜  
是安知其所由來哉譬如人之將病也五藏失據於中而變見動  
於四肢發於百體醫者切其脉而觀其色曰是心病也肺病也是

皆可也至於鬼嘯於其梁相瓦於其室而動之曰是心也是肺也  
則可乎要以人之神明精爽消散而不充是以邪物得而干之尚  
何擇乎心肺之間哉古之儒者其論災異則皆有此弊也今使  
國家治強人民乂安和氣充塞於天地之間則天為之明地為之  
靜三辰為之光及其少衰則天地三辰皆將虧缺而不寧頃者水  
冒京城日食季夏江河淮汴破溢為害地震生毛水變赤色此數  
事者使董仲舒劉向之徒出而論之必將指國政之一二以為其  
驗而臣以為不然蓋臣非以為不為災也以為天地之遠而至於  
為之變動此非一事之所能致蓋天下之政皆失其中是以其氣  
衰弱挫沮而不振以至於是為陛下歷數天下之弊而使  
陛下盡修為云耳非正陽之月而伐鼓揅變說者以為非經然而  
要以脅陰助陽則雖非正陽而不為失當盛夏之月而論囚報重  
說者以為非古然而要以使犯法者無以繫之殃而民觀為惡之  
速及則雖當盛夏而亦不為非也陛下愍四方之未治而推其



源於京師知淫巧僭差之失度而欲各為之節然而未獲所以禁之法是以欲先治內則惑於何以為京師之言欲先擿姦則惑於不撓獄市之說今陛下任人使為京兆如得趙廣漢則安可不撓獄市而拘其才如得黃霸則安可以不擿姦而責其效各隨其才而用之則可以至於治矣然臣以為莫若生之以猛而終之以寬頃者陛下之所任其猛矣而不能寬皆得其始矣而不知所以為繼之術是以京兆之政大則斬戮小則笞箠歷歲百餘而終無有一人能以仁恕為治者故其民狃於刑戮而不知懼然而不先之以猛臣又恐仁恕之不能折夫強暴也陛下深探儒老之是非而至於漢文漢武治亂之際臣聞老子之所以為得者清淨寡欲而其失也弃仁義絕禮樂儒者之得也尊君卑臣而其失也崇虛文而無實用然而道之可以長行而無弊者莫過於儒術其所以有弊者治之過也漢文取老子之所長而行之是以行之而天下無漢武取儒者之失而用之是以用之而天下因此儒老得失之辨

也昔者周公遭變而作嘯言雖言王莽之本而要以自明其身之無罪是以謂之國風宣王北伐其事雖大而其詩非大雅之體是以謂之小雅故夫寬柔敦厚者大雅之風也慷慨勁正者小雅之文也以此推之則可以辨矣三代之時財賦之用有司掌之而冢宰特因其歲之凶豐上下而制其用度多少之節蓋亦如此而已至於有唐正觀開元之際猶委之郎官其後四方用兵而財用之間亦遂有權時應變之事郎官有所不能辦故立使以王之及其末世使又不能辦則又舉而歸之宰相是以李德裕之徒皆治其事以一有司之職而累天下之宰由此言之則夫陳平韋賢之論有不安矣若夫泉貨之輕重始於周景王而後有二品之差命秩之虛實始於魏武帝而後有六等之號水旱菑積之備莫如李愔之平糴邊陲守禦之方莫如張仁愿之築城圍法九府之名自天府太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歲職幣皆列職於周官樂語五均之義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則市不二價其說見於河



間獻王之禮此數事者皆非有益於當世之務是以不足深論也  
伏惟陛下諮謨國事丁寧反覆終而復始不忍捨去於制策  
之終則又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  
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乎悼後害夫陛下  
憂思天下若此其至而其功不就者豈非無其人之故耶臣聞求  
賢不如變俗俗所不悅雖有賢者將不能自立俗苟好之雖天下之  
人將從風而靡昔太祖好武略則天下之猛士出而為之兵  
太宗好奇謀則天下計畫之士出而為之慮真宗好賢則天下  
豪傑之士出而為之佐陛下好文而愛儒則海內無有不學以  
待上之所使今陛下公卿滿朝進趨揖讓文學言語上可以不  
愧於古人下可以遠過於近世者以陛下誠好之也然陛下  
中夜不寐起坐而思之天下之事所未能舉者凡有幾何府庫空  
虛公不支出而不能均兵禁怠惰驕不為用而不能制閑田滿野

民食不足而不能闢河水歲決北人受害而不能救戎狄放肆邀  
取金幣而不能服陛下治天下而至使不察有如此者得非  
陛下所好非所當用耶狄仁傑有言文士中所為不足快意要得  
奇才之士與共天下乃進張柬之以代李嶠蘇味道而臣亦以為  
治天下當得渾剛質直不忌不克不擇剝易之人而任之如漢之  
終侯條侯魏之賈逵鄧艾晉之溫嶠周訪唐之婁師德郝處俊得  
此數人唯陛下所欲用之致之朝廷之上則賢人益親置之邊  
境之上則惡言不至如此人者陛下豈不欲用之故臣願  
陛下改易所好以變天下之俗則當今之文人皆可使為朴直之  
士陛下何憚而久不為也臣本布衣書生陛下授之以爵祿  
而又親策之於廷陛下罄竭所疑以問之於臣而臣何敢不盡  
其中之所懷以輸之陛下凡制策之所以問臣者謹已直率愚  
意竊揣而妄論之矣才智淺短不足以上塞明詔無補於  
聖明之万一謹俯伏待罪然臣之微意所欲丁寧而致之陛下



者終欲為陛下畢盡其說臣聞聖人欲有其富則保之以儉欲  
 久其尊則守之以謙欲安其佚則行之以勞欲得其欲則濟之以  
 无欲此四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之利而人不以為貪極天下之  
 樂而不為人之所厭者也老子曰聖人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由  
 是觀之則夫欲樂其富而用之以奢者其富必亡欲大其尊而用  
 之以倨者其尊必替欲享其佚而用之以惰者其佚必窮欲獲其  
 欲而用之以肆者其欲必廢是以聖人處衆人之所惡而使天下  
 無與爭然後全享天下之利而無所失故夫斥棄金玉不貴錦綉  
 不食非以為集事也去聲色放犬馬非以為美名也凡所以深服天下  
 而消其爭心焉耳伏惟陛下覽策之始以無忘憂懼之心則又覽  
 其終去其太甚而天下幸甚意者既行則大臣之所言者舉可以漸用  
 而無弊矣惟陛下慎思之力行之無以臣言為妄蓋臣之所見當今天下  
 之事未有急於此者陛下幸而留意不勝幸甚臣謹對

終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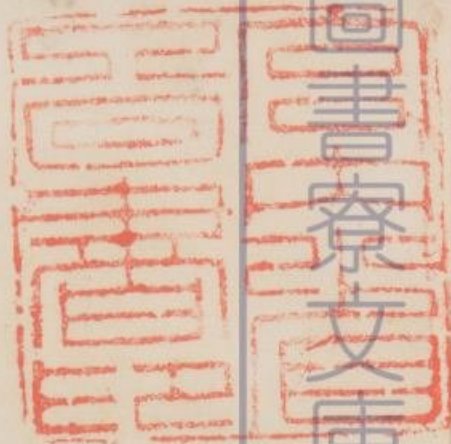
宋板三蘇文粹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七

進策一道

擬進士對御試策

引狀

東坡先生



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陛下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猷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朴直之論聖聽廣大中外歡喜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聖意皆以得失為慮不敢指陳開政而阿諛順旨者又卒據上第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天下之報上者如此臣切深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為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為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詩賦之士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為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科甲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已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



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御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直載所聞上將以推廣聖言庶有補於万一下將以開示四方使知 陛下卒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干冒 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策問

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万方黎獻之求詳延于廷諷以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万事得其序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由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龜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礼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

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擬進士庭試策

臣伏見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 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今臣觀 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皋陶益稷之謀亦無自而入矣而况於踈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 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万事得其序臣以為 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為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主人人而督責之万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主事事而整齊之哉亦因能而任職因職以任事



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  
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  
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  
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  
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万事可謂失其序  
矣然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  
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矣昔邴吉為丞  
相蕭望之為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為  
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詰流傳都邑以為口實使  
天下何觀焉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万事之序  
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無  
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  
而為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  
之所在以為則成以勢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

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為政不循理而欲  
以入主之勢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  
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  
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  
哉可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陛下苟誠  
乎為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乎為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  
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財枉法人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  
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三分之二息而不謂  
之放傾取利可乎凡人為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為堯舜自毀而人  
毀之如使為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  
以為利陛下以為義天下以為害陛下以為仁天下以為貪  
陛下以為廉不勝其紛紛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其旱  
万人之口附會經典作為文書以曉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  
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天未成而為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為



未服而革之則其勢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為墜傷而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固然也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而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自不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意宣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眾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廼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者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二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三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為之歟為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矣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蹙終亦垂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

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憚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乃世一時也而群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其後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已無為而物莫不盡其天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屑為之又況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燔晷孰棄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劉向曰眾賢和於朝万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各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不能勝眾也又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



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盡逐異議之臣而更用取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必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厲樂豈不踈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群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吾爲異論至以人性爲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而說者又以爲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群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竊異端邪說誤陛下至於如此且夫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群飲者意其非獨群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

詳而徒聞其語九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事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任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効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爲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骨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



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秩開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為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為知人歟為不知人歟乃者擢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為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切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改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無體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藥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以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木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其稱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雖未盡善然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為此不可

以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以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符堅用王猛而機世仇滕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此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用求之於今主猛豈嘗設官而謀計利魏鄭公豈常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恐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說況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忠盡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 什卷第五十七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八

策問二首

老泉先生

追三代之德紹六經之教

問學者皆稱三代之德而鄙秦漢崇六經之教而賤刑名自周  
室下衰風俗薄惡禮樂亡魏晉而下固無足考 有宋受命與  
民圖新聖王之治何嘗不本於用儒儒者之流又欲爭言於復  
古先代之法昭然具存今欲開井田而破兼井則民心或因以  
生亂用肉刑而去鞭朴則天下必以為少恩建家廟則公卿而  
下世數何以為差修古樂則鍾律之間長短莫得其當諸侯之  
制固不可復什一之稅又難卒行將何以革秦漢之澆風而追  
三代之盛軌黜刑名之末學而紹六經之餘風哉豈古制之不  
可行將行之不得其術豈近弊之不可去抑去之不得其原竚  
聞至言以解所惑

井牧之制溝澮之法



問聖人之制天下所要用力少而成大功然後有以服天下之志設素繁而無累效則適足以勞天下之民蓋井牧之制其所以便於農事者簡而易行溝洫之法其所以多於井田者繁而無益夫井牧百里之地謂之一同而自溝及澮者惟三溝洫三十三里之田止於萬夫而加遂及川以爲五然至於百畝而稅之什一五口而役其一人利害無以相逼勞逸不至絕異而井田甚簡溝洫其繁將學者未之深思豈聖人或有異見宜詳其說悉著于篇

荆湖之民不務力田

問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一年耕則有三年之蓄今荆湖之間地寬澤近土沃人逸游惰之民樵漁爲樂一遇水旱則穀價翔貴稅租不給下中之家至於逋散逮非古人力田務農之本如之何教之育之使斯民安且逸富而壽乎

私試策問十一首

東坡先生

孔子贊易有申爻辭而無損益者

問易之爲書要以不可爲必然可指之論也其始有畫而無文後世聖人始爲之辭蓋亦微見其端而其或爲仁或爲義或大或則付之後世學者之分然世益久遠則學者或入於邪說故凡孔子之所爲贊易者特以防閑其邪說使之縱橫旁要而不失正而非以爲必然可指之論也是故其用意廣而其辭約竊嘗深觀之孔子蓋有因爻辭而申言之若無所損益於其辭之義者其衆比之初六有孚比之無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作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作吉也小畜之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損之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大有之上九自天佑之吉無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佑也夫既已言之矣而孔子又申言之使無所損益於其辭之義則孔子固多言也乃孔子則有不勝言者故願諸君論之

王弼引論語之文以解易當否



問聖人之言各有方也苟爲不達執其一方而輒以爲常則天下之惑者不可以勝原矣昔者孔子以爲喪欲速貧死欲速朽而有子以爲非君子之言乃孔子則有所由發也善乎有子之知孔子也語曰禘自既盟而往者吾不欲觀之易曰觀盥而不薦語曰吾豈匏瓜也哉安能繫而不食易曰以杞匏瓜有隕自天是二者其言則同而其所以言者可得而同歟王弼之於易可以爲深矣然因其言之適同遂以爲訓使學者不得不惑亦不可不辯

韓子論荀揚荀卿譏六子班固論子長范曄論班固

問古之作者苟非聖人皆有所偏循其偏則已流廢其長則已苛二者皆非所謂善學也君子以其身之正知人之不正以人之不正知其身之有所未正也既以正人又反以正己此所以寡過而成名也昔者韓子論荀揚之疵而韓子之疵有甚於荀揚荀卿譏六子之蔽而荀卿之蔽不下於六子班固之論子長

也以爲是非謬於聖人而范曄之論班固也以爲見毫毛而不見睫自今而觀之不知范氏之書其果逃於目睫之論也歟其未也而莫或正之故願聞數子之得失非務以相高而求勝蓋亦樂夫儒者之以道相正也

漢之禍凡六變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惜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什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由異姓也呂氏既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三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爲變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文景之世以爲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難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爲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



侯王既已無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爲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官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搯腕而遊談者以爲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而內脅其君宦官既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與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爲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而爲之謀則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教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將朝文而暮質勿寬而驟猛歟意者亦可以長守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卹者歟願因論漢而極言其所以然

關中戰守古今不同與夫用兵之難易

問古者師出受成於學兵固學者之所宜知也今關中之事又諸君之所親履而目見者昔者六國之勢秦盡有今關中之地地不加廣也而東備齊南備楚近則備韓魏遠則備燕趙有敵國之憂而無中原之助然而當是時也攘却西戎至千餘里今也天下爲一獨以關中之地西備羌戎三方無敵國之憂而又內引百郡以爲助惴惴焉自固之不暇以百倍之勢而無昔人分毫之功此不可不論也古之爲兵者戍其地則用其地之民戰其野則食其野之粟守其國則乘其國之馬是以外被兵而內不知此所以百戰而不殆也今則不然戍邊用東北之人糴糧用內郡之錢騎戰用西羗之馬是以一郡用兵而百郡騷然此又不可不論也昔者衛爲狄所滅齊桓公以車三十乘封文公於楚丘及其末年至三百乘故其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騷牡三千以爲資之四夷則衛之所近者莫若狄當是時也狄



與衛爲仇讎其勢必不以馬與衛然則衛獨以何術而能致馬如此之多耶今欲使被兵之郡自用其民自食其粟自乘其馬而不得其術故願聞其詳

職官令錄郡守而用弃材

問昔三代之際公卿有生而爲之者士有至老而不遷者官有常人而人有常心故爲周之公卿者非周召毛原則王之子弟也發於畎畝起於匹夫而至於公相則蓋亦無幾人而已士之勤苦終身於學講肄道藝而脩其廉隅以邀鄉里之名者不過以望鄉大夫賢能之書其選舉而上不過以爲一命之士其祿異者至於大夫極矣夫周之世諸侯爲政之卿皆其世臣之子孫則夫布衣之士其進蓋亦有所止也當是之時士皆安其習而樂其分不倦於小官而力爲之故其民事修而世務舉及其後世不然使天下旅進而更爲之雖布衣之賢得以驟進於朝廷而士始有無厭之心矣官事之不修民事之不緝非其不能

不屑爲之也先王之用人欲其人人自喜終老而不勸是以能盡其才今以凡人之才而又加之以旣倦之意其爲弊可勝言乎今夫州縣之吏有故而不得改官者盤桓於州縣而不能去舉者不過以爲職官令錄仕而達者自縣宰爲郡之通守自郡之通守以至郡守爲郡守而無佗才能則盤桓於太守而不得去由此觀之是職官令錄與郡守四者爲國家弃材之委而仕不達者之所盤桓而無聊也夫以太守之重職官令錄之近於民而用弃材焉使不達者盤桓於其職此豈先王所以使人不勸之意歟嗟夫蓋亦有不得已也居今之勢何以使天下之士各安其分而無輕於小官何以使此四者流徙不勸而無不自聊賴之意其悉書于篇

西人用人之法

問任人而不任法則法簡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則法繁而人輕法簡而人重其弊也請謁公行而威勢下移法繁而人輕其



弊也人得苟免而賢不肖均此古今之通患也夫欲人法並用輕重相持當安所折衷使近古而宜今有益而無損乎今舉於禮部者皆用糊名易書之法選於吏部者皆用長守不易之格六卿之長不得一用其意而胥吏姦人皆出沒其間此豈治世之法哉如使有司皆若唐以前得自以其意進退天下士大夫官吏恣擅流言紛紜之害將何以止之夫古之人何修而免於此夫豈無術不講故也願聞其詳

賞功罰罪之疑

問古之為爵賞所以待有功也以為有功而後爵天下必有遺善是故有無功而爵者六德六行以興賢人是也古之為刑罰所以待有罪也以為有罪而後罰則天下必有遺惡是故有無罪而罰者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是也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惟幸其有功故有以為賞之名惟因其有罪故有以為罰之之狀而天下不爭今使無功之人

引經斷獄

問古者禮刑相為表裏禮之所去刑之所取詩曰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而漢之盛時儒者皆以春秋斷獄今世因人以立事因事以立法事無窮而法日新則唐之律令有失其本矣而況禮與春秋儒者之論乎夫欲追世俗而忘反則教化日微泥經術而為斷則人情不安願聞所以折衷於斯二者

廟欲有主祭欲有尸

問三代之祭禮其有者幾希矣其今固不可以一日而復然今天下郡縣通祀社稷孔子風伯雨師與凡山川古聖賢之廟此其禮尤急而不可闕者也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有宗廟有將舟



將舟社主在焉則是社稷有主也古者師行載遷廟之主無遷廟則以弊玉為廟不可一日虛主也一日虛主猶不可若無主而為廟可乎是凡廟皆當有主也今郡縣所祀未嘗有主而皆有土木之像夫像安出哉古者祭莫不有尸詩有靈星之尸則祭無所不用尸也祭而不用者是始死之奠也不然則是祭殤也今也舉不用尸則如勿祭而已矣儒者治禮至其變尤謹嚴而詳今之變主為像與祭而無尸者果誰始也古者坐於席故簠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以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鬼神不能諄諄與人接也故使尸殿主人今也無尸而受胙於虛位不亦鄙野可笑矣夫今欲使廟皆有主祭皆有尸不知何道而可願從諸君講求其遺制合於古而便於今者

禁游手

問古者有勸農之官力田之科與否同而自漢以來率用尸

口登耗黜陟守宰今民去南畝而遊市井者官不禁載耒耜而適四方者關不譏也戶口盈縮無復賞罰此豈治世所當然耶今欲依古義而為農桑之政計戶口而為考課之法而議者或以為母益有擾有司惑焉當何施而可

程試策問十一首

東坡先生

漢唐不變秦隋之法近世乃欲以新易舊永興軍秋試

問昔漢受天下於秦因秦之制而不害為漢唐受天下於隋因隋之制而不害為唐漢之與秦唐之與隋其治亂安危至相遠也然而今無所改易又況於積安久治其道固不事變也世之君子以為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病其說之不效急於有功而歸咎於法制是以頻年遣使冠蓋相望於道以求民之所患苦罷去茶禁歸之於民不以刑獄委任武吏至於考功取士皆有所損益行之數年卒未見其成而紛紜之議爭以為不便嗟乎此特其小者事之可變將復有大於此者今欲盡易



天下之驕卒以為府兵盡驅天下之異教以為齊民盡激天下之情吏以為考課盡率天下之游手以為農桑其為拂世厲俗非特如今之所行也行其小者且不能辦則其大者又安敢議然則是終不可變歟抑將變之不得其術歟將已得其術而紛紜之議不足卹歟無乃其道可變而不在其迹歟所謂勝殘去殺者其卒無效歟願條其說

勤而或治或亂斷而或興或衰信而或安或危國學秋試一

問所貴乎學士大夫者以其通古今而考成敗也昔之人嘗有以是成者我必襲之嘗有以是敗者我必反之如是其可乎昔之為人君者患不能勤然而或勤以治亦或以亂文王之日具漢宣之厲精始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其為勤一也昔之為人君者患不能斷然而或斷以興亦或以衰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征蔡符堅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為斷一也昔之為人君者患不信其臣然而或信以安亦或以危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

霍光燕會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為信一也此三者皆人君之所難有志之士所常咨嗟慕望曠世而不獲者也然考此數君者治亂興衰安危之效相反如此豈可不求其故歟夫貪慕其成功而為之與懲其敗而不為此二者皆過也學者將何取焉按其已然之迹而誡之者易推其未然之理而辨之也難是以未及見其成功則文王之勤無以異於始皇而方其未敗也符堅之斷與晉武何辨請舉此數君者得失之源所以相反之故將詳觀焉

隋文帝戶口之蕃倉廩府庫之盛國學秋試二

問古者以民之多寡為國之貧富故管仲以陰謀傾魯梁之民而商鞅亦招三晉之人以并諸侯當周之盛時其民物之數登於王府者蓋拜而受之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其貢賦輸籍之法必有可觀者然學者以其得天下不以道也不過世而亡是以鄙之而無傳焉孔子曰不以人



廢言而泥可以廢一代之良法乎文帝之初有戶三百六十餘萬平陳所得又五十萬至大業之始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餘萬者何也方是時布帛之積至於無所容資儲之在天者至不可勝數及其敗亡塗地而各口諸倉猶足以致百萬之衆其法豈可少哉國家承平百年戶口之衆有過於隋然以今之法觀之特便於徭役而已國之貧富何與焉非徒無益於富今且以爲患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是以公私枵然而百弊並生夫立法創制將以遠追三代而曾隋氏之不及此豈可不論其故哉

漢文帝之行事有可疑者三省試一

問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君子之至於斯也亦可謂用力省而成功博矣陛下嗣位于今四年未言而民信之無爲而天助之雖群臣有司不足以識知盛德之所在然竊意其萬一殆專以仁孝禮義好生納諫

治天下也子大夫生於此時而又以德行道藝膺興于庭將必有意於孟子之言正君而國定願聞所謂一言而興邦修身而天下服者夫堯舜尚矣學者無所復議自漢以來道德純備未有如文帝者也今考其行事而可疑者三上林令吏之不才而虎圈畜夫才之過人者也才者遺而不錄不才者置而不問則事之不發壞者有幾然則兵偃刑措何從而致之南越不臣寵以使者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自立以邀旄鉞者何異不幾於姑息苟簡之政歟傳曰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文帝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既見不如也文帝豈霸者歟帝自以爲不如而魏文帝乃以爲過之此又何也抑過之爲賢歟將自謂不如爲賢歟漢文之所以爲文殆以是三者而可疑如此故願舉子太夫論之以待上問而發焉

宰相不當以選舉爲嫌省試二

問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文武



之功未有不以得人而成者也仲尼旅人也而門人可使南面重耳亡公子也而從者足以相國漢之得人盛於武宣皆拔之芻牧之中而表之公卿之上世主不以為疑士大夫不以為嫌者風俗厚而論議正也宋蔡廓為吏部尚書黃敞以下皆得自用而廓以為薄己今自宰相不得專選舉一命以上皆得付之定法此何道也昔常袞當國雖盡公守法而賢愚同滯天下非之及崔貽孫相不及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號稱得人故建中之政幾同正觀夫使宰相守法如常袞則不免於賢愚同滯之譏用人如貽孫則必有威福下移之謗欲望得人於微陋之中而成功於繩墨之外豈不難哉子大夫學優而求用者也當何施於今而免於斯二者願極言之

省冗官裁奉給省試三

問歷觀前世天下初定民始休息下既厭亂而思靜上亦虛心而無作是以公私富溢刑罰清省及其久安無變則夸者喜名

智者貪功生事以為樂猶無病而自灸則天下騷然財屈力殫而民始病矣自漢以來鮮不由此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之化幾致刑措及唐中葉列三百州為千四百縣而政益繁荒是時宿兵八十餘萬民去為商賈度為佛老雜入科役率常十五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流弊之極至元和中乃命段平仲韋貴之許士彥李絳一切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民以少紓而上下相安無刻核之怨今朝廷無事百有餘年雖六聖相授求治如不及而吏惰民勞蓋不勝弊今者驕兵冗官之費宗室貴戚之奉邊鄙將吏之給蓋十倍於往日矣安視而不卹歟則有民窮無告之憂以義而裁之歟則有拂逆人情之患夫元和之世彼四子者何獨能之子大夫雖未仕其詳有所不知而救此之道當講其要願悉著于篇

漢唐宗子之盛與本朝教養選舉之法宗室省試

問昔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



也至兩漢間有若輩向世不乏人而唐之宗室最近而易考武略如道宗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宰相進者有九人焉嗚呼何其盛也建隆以來不以吏事責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先帝獨見遠覽恩義並用增修教養之法肇開選舉之路蓋十有餘年矣罷朝請而走郡縣釋膏粱而治簿書者固不爲少然名字暴著可以追配古人者蓋未之見焉意者謙畏慎默而不自獻歟將教養選舉之法有所缺而未明歟其悉著于篇以俟採擇

師 仁宗之忠厚法 神考之勵精 館閣試一

問傳曰秦失之彊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浸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皆不免於衰亂其故何哉 國家承平百年 六聖相授爲治不

同同歸於仁今朝廷欲師

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

其職或至於媮欲法 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寬仁長者至於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責過甚之失何脩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所以然之故而條具所當行之事悉著于篇以備採擇

兩漢之政俗 館閣試二

問古之君子見禮而知俗聞樂而知政於以論興亡之先後考古以詔今蓋學士大夫之職而人主與群臣之所欲聞也請借漢而論之西漢十二世而有道之君六雖成哀失德禍不及民宜其立國之勢彊固不拔而王莽以斗筭穿窬之才談笑而取之東漢自安順以降日趨於衰亂而相靈之虐甚於三季其勢宜易動而董呂二袁皆以絕人之姿欲取而不敢曹操功蓋天下其才百倍王莽盡其智力終身莫能得夫治亂相絕而安危



之效相反如此願考其政察其俗采陳其所以然者

冗官之弊水旱之災河決之患館職試一

問國家及閑暇無事時闢三館以儲士既命丞弼之臣各舉其所知又詔有司發策而訪焉非獨以觀子大夫之能抑欲聞天下之要務決當今之滯論也官冗之弊久矣而近歲尤甚文武之吏待次於都下者幾數千人坐視而不救歟則下有食貧失職之歎裁損入流減削任子以救之歟則上有傷恩失士之憂河朔之民不安其居久矣一遇水旱則扶老攜幼轉徙而南下令而禁之歟則民違死而趨生令必不行聽其南而不禁歟則河朔漸空而流民聚於南方有足憂者河自近歲屢決而西聽其西而不塞歟則汎濫千里農民失業塞而歸之故道歟則水未必聽或至於齧壤都是此三者皆安危之所係利害相持而未決者也子大夫講之熟矣願聞其說

擬殿試一首

宮內廳書院

圖書寮文庫藏

問皇帝若曰嗚呼維天佑民實賴天后錫以多士咸造在廷願朕不德何以致此永惟大夫釋賦以之安輕千里之遠而從朕遊者夫豈爲利祿哉聞之於師而欲獻之於君修之於家而欲刑之於國者大夫之本意也朕願聞之朕即位改元于今三年縱未及孔子之有成猶當庶幾於子路之言有勇且知方者而風俗未厚刑政未清陰陽未和歷咎安在朕虛心忘已以來衆言而朝廷闕失之政斯民利害之實有所未聞舍垢藏疾以待四夷而羗戎未叙兵不得解施全邑責捐利與民而農民未安商賈不行此三者朕之所疑日夜以思而未獲者也其悉言之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八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九

私試策問二十八首

顧濱先生

周禮之疑

問學者之論周禮或以爲周公之書或以爲戰國陰謀之書二者孰爲得之今觀其書亦有所不知者二焉夫公邑爲井田而鄉遂爲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爲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以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爲地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夫利害同而法制異爲地少而用力博此其所以未知者一也五家爲比比有比長五比爲閭閭有閭胥四閭爲族族有族師五族爲黨黨有黨正五黨爲州州有州長五州爲鄉鄉有一正鄉及有軍旅之事則以比長爲伍長閭胥爲兩司馬族師爲卒長黨正爲旅師州長爲師帥鄉爲軍將故凡官之在鄉者軍一起而皆



在軍矣起軍之法自五口以上家以一人爲兵一人爲役而家之處者甚衆而官吏舉皆在外將誰使治之此其不可知者二也故願與學者究之

古之禮以費少而備今之禮以費多而缺

問古者禮備而費少今者費愈多而禮愈缺古者七世之廟分而爲七今者七世之廟合而爲一古者一歲大祭天者四五歲大祭宗廟者再今者歲迭用其一而略其餘古者命士以上皆有廟今至於公卿大夫而無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守遠者十二年一巡守今者非郊祀校獵不出於郊以今之至簡省而財至於不給則古之甚煩者宜不可勝而無以供之然以古之甚煩而不至於大費則今之簡省而至於不給何也凡今之人皆以費故廢先王之禮是以禮日益壞而不知止以爲今之世有周公仲尼其將以畏費而止歟其將亦略備其禮而不至於大費歟然而今之所以至於大費而不可省者或亦有故也其思所

以省之無害之說而著于篇

六經惟樂不傳

問秦滅經籍漢興易詩書禮春秋復存而樂遂喪然自孔子弟子喪亡天下學者爭立異說各尊所聞以相攻而聖人之道日以湮沒頃者朝廷患之掃除傳疏而著以新說天下庶幾由此以識聖人之遺意然易詩書禮皆立學官春秋雖不用而其書亦不廢惟大樂淪弃漫滅無文無所考信嗚呼士生於今去聖又遠師法不傳幸明天子慨然深愍遺墜而興之而六經不備豈不闕甚矣哉意者求之佗書推其端而究其末引而信之猶可得而觀也請誦其所取焉

樂不可廢

問古之言治者必曰禮樂禮樂之於人譬如飲食未有一日而不相從者故士之閑居無故不去琴瑟行則有佩玉之音登車則有和鸞之節身蹈於禮而耳屬於樂如此而後邪辟不至蓋



自秦漢以來士大夫不師古始然其朝廷鄉黨之間起居飲食之際亦未嘗無禮而樂獨盡廢士有終年未嘗聞樂而不知其非者於是有所以疑樂之可去而以古人爲非矣不然請言樂之不立而士之所以不如古者安在

堯用絲武王立武庚

問堯憂洛水之害朝多賢者不用而用絲絲九年無成功民被其患者多矣武王克商微子帝乙之元子其賢聞於天下不立而立武庚武庚卒與三監叛幾爲周室大患此二聖人者知其不可用而用之邪抑亦未之知邪宜有以辨之

舜禹郊宗之異

問舜受天下於堯故郊學宗堯不敢廢堯之祀禹受天下於舜而其郊宗皆其祖考夫推舜之心以及於禹則禹必將兼祀堯舜而後可今也不然不獨廢堯而且忘舜何也夫受其成業而黜其祀雖少恩者不爲而謂禹行之乎其故安在

孔子去就之微意

問學者莫不求學孔子今考於傳記而觀其行事蓋有所不通者焉語曰佛盼召子欲往又曰子見南子之路不悅學者以爲孔子急於行道而爲此夫孔子於衛靈公語及兵事不說而去於陽貨時其亡而見之蓋亦不欲見也而孟子亦云惡枉尺而直尋者然則彼二事者獨何歟至於仕魯爲司寇從而祭膾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且夫仕而至於司寇君臣之義不爲淺矣膾肉不至而行何爲輕君臣之義而重區區之微禮哉此明於輕重者之所不爲也或曰膾肉不至仲尼以爲禮將從此而大壞此所謂知幾者夫爲大臣知禮之將亡不救而去則又安用夫大臣者此固將有微眇難見之意而世或未之思焉學者所宜辨之

孔子相定公墮三都請哀公討陳常

問魯自宣公失政三桓竊撫其民至昭公五世不競將逐季氏



遂以失國然孔子相定公將墮三都費人不順丘父公側僅而勝之成人拒命伐之不克幾至於亂孔子之爲是何也及其自衛及魯雖爲大夫不任其事矣季氏將用田賦使冉有訪焉默而不荅然齊有田氏之禍則沐浴而朝請舉兵討之夫哀公君臣非能正鄰國之亂者孔子之爲是亦何也

孔子問禮於老子而韓孟力排異端

問孔子與老子同時孔子以禮樂教人而老子以清淨無爲爲宗孔子蓋嘗問禮於老子未有一言非之者夫孔老豈同道者哉後世孟軻韓愈皆學於孔子然孟子之於楊朱墨翟韓子之於浮屠氏皆訟言攻之嫉之如仇讎夫韓孟之賢不過於孔子而楊朱浮屠之害無異於老子或釋而不問或排而不置其說安在

孔孟稱管仲子路與夷齊下惠不同

問學者皆宗孔孟今考之於書猶有異同之說姑論其二孔

子之於管仲雖以爲小器而許其九合之仁其於子路雖稱其有折獄之明無緼袍之恥而知其不得其死至於孟子則高子路下管仲孔子之於伯夷叔齊以爲古之賢人稱柳下惠言中倫行中慮而譏其降志辱身至於孟子則皆以爲聖人然則學者今將從孔子歟從孟子歟其明言之

韓孟稱顏子子路

問孔子稱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一時門弟子莫及之者而韓子以此爲哲人之細事子路稱千乘之國師旅飢饉之餘可使有勇而知方孔子目之以政事不以仁許之而孟子以爲賢於管仲孟子韓子之言果得孔子之意矣乎

子路宰我之與亂

問賢不肖之不能相及雖父子兄弟之間有不免焉堯舜之朱均周公之管蔡蓋無足疑者至於孔子門弟子三千餘人其所謂賢者十人而已此十人者與孔子周旋於天下久者數十年



其歷試而詳觀之者審矣然子路事衛出公莊公自晉反衛劫孔悝而盟之子路為孔悝攻莊公於臺上不知父子爭國之不可也田常亂齊宰我助田氏以陷於大戮此二人者亦何為立於孔氏之門乎

韓非學老子李斯學荀卿

問韓非明老子而以刑名游說諸侯李斯師荀卿而以詐力事秦至於焚詩書殺儒士其終皆陷於大戮原其所學皆本於聖人而其所施設則鄉黨之士所不忍為夫豈其學有以致之歟蓋老子荀卿其教之善雖弊不至於敗亂天下然則二子之學其所以失之而至此者何也學之不詳毫釐之差或致千里學士大夫可不辨之乎

三代春秋戰國漢唐之治

問三代聖人以禮樂治天下動容貌出詞氣逡巡廟堂之上而諸侯承德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稍衰桓文迭興而維

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以征伐既已卑矣然春秋之後吳越放恣繼之以田常三晉之亂天下遂為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不用相與為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雖相文之事且不行矣而況於文武成康之舊歟及秦并天下風俗日惡不可復改雖漢唐之隆格之以商周之盛蓋已愧矣夫三代之間其民更桀紂之禍與戰國何異然聖人一出禮義復興天下和洽不若後世寂寥無聞獨何故歟豈帝王之道古今一變遂不可復反乎不然何漢唐之陋如此

齊威晉文

問桓文五伯之盛也方是時楚以諸侯而僭稱王乃陵之會桓公責包茅之不入而不及其僭柯之盟曹沫兵劫桓公以求侵地而桓公不以為罪城濮之戰文公以君避臣而不以為恥圍鄭之役秦伯私與鄭盟引兵先歸而文公不討其貳敢問伯者之盛固若是而可乎



三代忠質文與今世之所尚

問古之爲國者必有所尚夏忠商質而周文儒者以爲此三者如循環百世而無窮然則今世之所尚者何邪夫不必聖人而後有所尚然則今世之所尚者其以爲忠邪則小民多詐而爭訟並起非所以爲忠也以爲質邪則金玉錦繡不爲之節而文詞熾於天下非所爲質也以爲文邪則禮樂不備冠昏喪祭之義至爲淺薄非所以爲文也然則今世其無所尚邪蓋亦有之而未見之邪其果有之也則亦可用邪不可用邪其明著其說

三代養民之政文景賜民之惠

問三代以田養民而取之以什一其民盡力於耕則足以自養上之人以時平其政令而民受其賜既已厚矣自戰國之禍田制既壞賦法隨弊天下之民仰困於租稅而俯困於兼并其害不可言矣是以漢自文景以來賜民田租孝悌力田鰥寡孤獨金帛布絮之奉歲時不絕考之於古則所謂惠而不知爲政者

也然自漢氏絕而復興其民思之而不忘其恩澤之結於民豈不至哉惟三代仁政其紀綱法度既不可遽復而漢室賜予之惠府庫之積力有所不逮然則將以厚民其術安在

兩漢用儒

問西漢自孝武之後崇尚儒術至於哀平百餘年間士之以儒生進用功業志氣可紀於世者不過三四而武夫文吏皆著節當世其業與儒者遠甚及至東漢雖光武兵革之後而儒者遂顯其後世道陵遲其所以扶危持顛皆出於學者而佗人不與夫兩漢之用儒其實無以相過而仕之優劣相遠如此何也

祖宗與漢唐之治

問祖宗承五代之餘禮樂未完學校未立其所以爲天下者皆漢唐之遺事也然自今觀之其削平僭亂攘却夷狄戰必勝攻必取及天下已平祥符景德之間百姓家給人足相賢將勇中外無事朝廷有諍臣州郡有循吏至於文章之盛至與漢唐



相若敢問其所以致此者何也今自十有餘年禮樂學校之政  
幾一新矣其將追繼祖宗而止邪漢唐不足言其於三代其  
亦庶幾矣乎

漢武帝唐太宗征伐之功儒者不以為善

問漢武帝攘却四夷拓地千里後世賴以為疆唐太宗誅滅胡  
虜兵不折北民不告病用兵之利前世無與為比然而武帝之  
治安不若文景之多而太宗之功無補中國之治亂是以儒者  
終莫之善也夫儒者之說勝則帝王之武功沒世而無聞不世  
之功成則中國先受其害二者不可合并然高宗之伐鬼方文  
王之伐玁狁聖人有所不免則武帝太宗之功業其終不善於  
儒者何也

拓國安邊求漢唐之良策

問漢收河南地兵不再駕唐復河隴未嘗用兵今朝廷兵甲  
之精卒伍之練蓋近世所未有也是以收泚岷略蘭會大功既

遂四夷震疊有志之士蓋已心馳於燕薊之北矣夫能稼而能  
糴所以為良農也能獲而能烹所以為善獵也故夫拓國而安  
邊漢唐之間必有良策焉其試言之

今世因革隋唐之制

問堯舜之德盛矣然孔子稱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何者世  
相近事相若而人情未遠也儒者常稱二帝三代雖其道德之  
隆世世師之至於禮樂刑政將以施之今世亦已難矣今自五  
代以上其文物政事之備未有若隋唐之善者自祖宗以來采  
前世之舊而施之於時亦未有若隋唐之多者也然其或因或  
革而當否存焉蓋亦有時異事異久遠而不可復者歟其亦有  
因習俗而重改作可復而未暇者歟其相與講習而著其宜焉  
法唐為治而國用不及唐

問今世法唐以為治上自百官刑法禮儀下至州郡兵民賦役  
要之以唐為準譬如商之於夏周之於商事無不考焉者然天



下之廣方制萬里夷狄不作兵革不用四方之貢不絕於道路而國用常苦於不足唐自天寶以來府衛之兵廢租庸之法壞收茶鹽權酒酤其法與今略等然而天下分裂天子之地至少征伐相繼而起而憲文武宣之世方鎮稍定財用未嘗有所匱乏與今世無異至於齊蔡三晉各以數州之地養數萬之兵內以抗衡京師外以備禦鄰敵綽然有餘亦不如今之將帥仰給於大農也夫法與唐類地多於唐費用不若唐之多而府庫之蓄無以大相過者何也其必有能辨之

### 九官六官

問舜命九官凡為國之政無一不舉歷夏商至周而六官之典備至于今循之然以今之官考舜之舊而虞稷二官獨廢而不修蓋耕耨稼穡草木鳥獸皆民之所賴以生而國用之所由以足者而獨無以專治其事豈后稷伯益之官昔為虛設而舜之所命亦有不切於事者歟可詳論之

## 宮內廳書

## 圖書寮文庫藏

### 分建六官之制

問古者建國設官分職以為政本近代因循雜亂無復統紀朝廷深惟其弊推本宗周旁撫宇文氏以易其制惟周官分建六職各帥其屬以治百事仰以奉天地鬼神外以御諸侯四夷下以治士農工商至於草木鳥獸無不咸在可謂備矣宇文氏雖參考其舊以命庶工而典籍亡逸不可究知其兵戎之官多設於六卿之外今將遠法宗周則宇文之遺法固將在所去取然則凡官之以武事設者當領於六官耶其亦將特設而後可也

### 後世建官何以復三代之舊

問周官三百六十所以治王之畿內也其畿外諸侯國自有官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亦皆有屬以治其事是以六官之屬足以治畿內而止矣今四方郡縣自一介之吏皆命於朝廷則六官之外當得差吏以典其職以階易官蓋出於此然而設階之法始於散官而散官之興近自魏晉因魏晉之遺俗以



間三代之舊典以為未盡也其將何脩而後可以復三代之故也哉

古之君子終身守一官

問君子能盡人之情不能盡物之變能盡物之變惟精者能之古之君子專一而無侈心是以益治鳥獸棄治稼穡憂治鍾磬義和治曆皆以聰明睿智之才而盡力於一物終其身而不去至於後世官者或以為氏故當此之時天下之事無不畢舉今者四方既平非有勤勞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有所欲行每每廢墜而不理蓋鍾律之不和河之不循道此一二事者經百有餘年而莫能辦之者是豈非心意侈大務於速進而恥以一物自盡其力之過歟夫古之君子往往老於一官而終身不厭則上之所以使之者誠得其道也安得斯道而伸之以使斯人之復如古也哉

欲官不至於冗而人不至於乏

問昔者承五代之亂天下學者凋喪而仕者益寡雖有美材良士猶溺於耕田養生之樂不肯棄其鄉閭而效力於官事當此之時至調富民而為官夫豈不甚病之矣哉及天下大定學者漸已尊顯勤勞勸誘數十年之間而後士人彷彿繼起則天下之官為之盡滿而無所置之是以頃者立任子之限減進士之額繩以苛法抑以細過使之久而不調然後官吏歲以盡減凡今一歲之調蓋不足以償其休老物故者然則數十歲之後無乃將復有向者乏人之患歟夫古之聖人惟能於其未然而預防之故無後憂昔者惟不能於其至少之時而為其過多之慮是以惟務進之而有今日之弊夫民惟其誘而進之則進而不知休抑而排之則無聊而引去天下要亦有不潔不屑之士不可恃爵祿之利以為可以必致也故願於其未然而求其所以進之而可以使今無冗員之弊退之而可以使後無乏人之患者此亦天下之深慮也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九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

私試策問十八首

學者欲其久而自得

穎濱先生

問古之學者其爲學必遲而信道必篤蓋非其遲則不能至於篤也故子夏之門人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孟子亦云君子之於道欲其自得自得之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夫待其自得也非久而何昔者孔子五十而後學易方今薄才下士之所謂甚遲而可怪者也故夫當今之世無惑乎其無信道之士也古之養士者莫善於太學而今太學之教一日之所爲必若干取方冊之難知者而悉論之不待其問而先告之無先後無少長無賢愚其問同而其功等其上者無以優游翱翔以寬綽其心而其下者勉強困躓不暇於爲善故其學也必速而守道必不篤何者非其自得之也夫人之才譬如草木焉雨以濡之風以動之則其長也可立而待有宋人焉握之而自以



為喜此孟子所以太息其不知學也然而寬以待之則太學之法將必有所大變而後可變法者不可不預立其說也

### 取士之法

問古者取士於鄉而養之於學觀其德行道藝而進之以官故其得人也全今也雖鄉取而學養之然其試之也獨取其藝而德行之舉不復並立凡今之士雖有內懷德義而無藝以自將則不免廢於有司故其得人也偏今將略其藝文而取其行義凡科舉之法所以杜請謁而絕情故者一切盡廢則奔競朋黨之風必扇於下豈古之學校遂不可復邪其具論之于篇

### 取士用財治邊

問善為國者惟其稱耳其取士也因官而取人故士無溢貢其用財也量入以為出故財無不足其治邊也量力而關士故邊無不守今也取士日廣則官不能容用財無藝則常賦不足開邊日遠則見兵愈勞將以救此蓋有舉意而辦者亦有改途易

向雖久而不能辦者試詳論之

### 諸侯井田肉刑

問三代聖人其所以治天下大者諸侯其次井田其次肉刑自三代之衰疆弱相吞而諸侯自滅貧富相并而井田自壞剗削傷人而肉刑自廢漢唐之間儒者咨嗟太息欲復三代之故而不能者多矣請詳論之此三者誠非邪三代聖人以此治天下凡千有餘年而未嘗變當時亦莫以為非者誠是邪自漢至今亦數千載時用時舍迨今掃蕩無餘而天下未嘗不治學者宜知其故不可不論也

### 士民吏兵賦斂赦宥之六事

問士大夫居閭閻間習知民病其多不可盡言也姑問其六曰何以使民習於孝弟而無邪僻何以使士安於實行而無矯偽何以使吏食其祿而無妄取何以使文符希少而賦斂時辦何以使兵安其戍而無逃散何以使囹圄空虛而無數赦



兵民之制

問古者兵出於民而兵戰以車馬介冑皆民力也民之於兵可謂勞矣三時務農一時講武鋤耨錢鏹之人而驅之以干戈之事民之於兵可謂踈矣然而古者以甚勞之民用至踈之兵而民以爲安四夷賓服其故何也近世兵民既分凡兵之器用皆給於官旦暮教戰不擇四時民可謂逸而兵可謂習矣然其所以安萬民而威四夷者亦何以遠過於古若夫正兵既練而又兼連伍保之兵民兵既設而不試以征伐之事此又今世之新意其所以勤兵裕民者可謂至矣至於異同得失之辨其詳著于篇

人之好生貴位欲財

問人之所同好者生也所同貴者位也所同欲者財也天下之大情盡於此矣然此三者常相爲用生者人之本也無財則無以生無位則無以養生而理財作易者蓋知此矣既言三者而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庫藏

參之以仁義其首安在

兵財多少之弊

問方今天下患於兵多故銷兵之說人人知之然獨未覩夫兵少之爲患也方今天下患於財少故求財之術人人講之然獨未覩夫多財之爲累也夫銷兵之患有甚於兵多而多財之累有甚於財少衆人知目前之利而不爲歲月之計故儒者非之儒者操根本之論而不救急切之害故衆人遲之今將救目前之病使兵多財少之患去全歲月之計使兵少財多之弊不見其將何道而可

錢有輕重之弊

問古者爲貨泉以權物之輕重今所在鑄錢數日益多制日益小可謂錢輕矣然而金帛米粟賈日益賤而錢之行於市者日益少有錢重之弊夫當重者反輕而當輕者反重其說安在將救其失其術何以



損直十泉

問大泉直十行於世僅十年矣物重而泉輕私鑄如雲百物踴貴民病之久矣朝廷知之凡官府之積以數千萬計而民間之畜不可勝數以民之不易也弃而不惜十損其七聖人仁民之意可謂深矣然竊意舊泉耗於盜鑄新泉在者十三而公私百用大率如故求所以善其後者不可不預講也願著之于篇有司將有採焉

茶有權有稅

問茶之有權與稅非古也特就其便於今者言之有以權爲便曰凡所以備邊養兵者皆出於權然江淮之間以私茶死者不勝計此則仁人之所不忍爲也而何便於權以稅爲便則夫邊鄙兵革之用將何以共之且夫稅之入其不足以當權之利亦易見矣而特以不忍驅民而納之陷穽是以去權而爲稅今欲復反其舊冒行殺人之害而就夫區區養兵之利則何以爲

仁求以生民而國用至於乏困則何以爲智蓋將以生民而富國兼收仁智之實而並享之者必將有說也

祀五時封泰山禮汾陰

問郊祀天地見於詩書固有國之常禮也三代既衰禮失其舊秦漢之間祀五時封泰山禮汾陰雜出於郊祀之外儒者以爲此禮之大者然五時廢於漢元封禪止於晉武當時自以爲賢於秦漢今將考論其實此三者於唐虞三代抑嘗行之乎所謂封禪七十二君亦可信乎秦不足言漢之諸儒初不言封禪封禪之端發於相如相如之言抑可信乎

廢佛老之教

問堯舜周孔之道行於天下無一物而不由無一日而不用而老佛之教常與之抗行於世世主之欲舉而廢之者屢矣而終莫能此豈無故而能然哉諸生皆學道者也請推言其所以然辯其不可去之理與雖不去而無害於世者詳著之于篇



修河渠

問河之爲害遠矣自漢已來東決則盡泰山之麓西決則盡西山之趾凡二山之間數千里之地丘陵險阻河皆堙而平之存者無幾矣蓋禹之治水也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自二渠之廢而河乃恣行不可備禦夫河決不東則西豫以二渠待之則雖決者有以受之乃不爲害此乃聖人之遺跡也今將訪而復之以待河之暴其可否何說

河朔橋

問河朔有橋非古也河流於澶而橋始成南北通行契丹來和百有餘年夫豈偶然也哉今河出於滑古所謂白馬之津也白馬之津是謂官渡渡則可橋則否橋屢成矣而河漲輒敗以虜使之歲至也而不能已朝廷睦鄰之意厚矣而河朔之人或以爲病方今之計其便安在

救天下

問古者有罪不免於刑失誤有贖親賢有議貴災有赦未聞有赦天下者也自漢以來赦始及天下而言政者病之蓋成周之隆成康之際刑措不用而漢孝文唐太宗之盛天下斷獄歲不過數十當此之時雖有赦何所施之後世法令滋章而姦宄不禁刑之不能止而赦之不能救數赦則民玩於法而不赦則上所不忍其將何施而可

兵有正有奇

武學一

問古之善戰者必以兩擊一旣爲之正又爲之奇故我之受敵者一而敵之受我者二我一而敵二則我佚而敵勞以佚擊勞故曰三軍之衆可以使之必受敵而無敗自唐季以來古之陣法遺散而不講今世用兵之將置陣而不知奇正夫置陣而不知奇正猶作樂而不用五聲雖食而不用五味宮竭而商不繼甘窮而酸不輔一變而盡矣不可復用也今將推古法求奇正



之意而施之行陣其亦可得歟兵法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又曰奇亦為正之正而正亦為奇之奇所謂奇正者將合為一陣歟將離為異陣歟學者所宜辨之

淮陰侯攻齊趙之計武學二

問古稱淮陰侯善用兵然觀其所以勝者亦若有天幸焉淮陰之攻趙也廣武君請以輕兵絕其糧道而堅壁以老其師其攻齊也人或說龍苴以相持不戰而陰招齊之亡城此二計者淮陰實難之幸其計之不用是以能克然而使此計誠行淮陰豈受縛者耶其必有以待之請言其說

程試策問七首

穎濱先生

六經傳疏之學河南府秋試一

問法立於上則俗成於下故兩漢之間經各有師師各有說異師殊說相攻如仇讎異己者雖善不從同己者雖惡不棄下逮魏晉爭者少止然後學者相與推究眾說從其所長至唐而傳

疏之學具由是學者始會于一數百年之間凡所以經世之用君臣父子之義禮樂刑政之本何所不取於此然而窮理不深而講道不切學者因其成文而師之以為足矣是以間者立取士之法使人通一經而說不必舊法既立矣俗必自此而變蓋將人自為說而守之耶則兩漢之俗是矣將舉天下而宗一說耶則自唐以來傳疏之學是矣夫上能立法以救弊而已成其俗者必在於士將使二弊不作其將何處而可哉

禮樂刑政河南府秋試二

問三代之治以禮樂為本刑政為末後世反之儒者言禮樂之效與刑政之弊其相去遠甚然較其治亂盛衰其比後世若無以大相過者蓋夏后氏自禹再傳而失國亂者三世商人再衰而復興周人一遷而不振其賢於唐漢其實無幾至於漢文帝唐太宗克己裕人海內安樂雖三代之盛王何以加之夫禮樂刑政其功之異豈特如此而已今自祖宗創業百有餘年法



令脩明上下相維四方無虞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今之久者  
然而儒者論其禮樂常以為不若三代此為誠不若邪為習其  
名而未稽其實也不然世之治安則不在禮樂歟宜一有以斷之  
孟子言王道之始河南府秋試三  
問孟子言五畝之宅植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雞豚狗彘  
無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數畝不入洿池則魚鼈不可勝  
食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材木不可勝用誠哉是言也雖然孟子  
將何以行之豈將立法設禁以驅之歟夫立法設禁而無刑以  
待之則令而不行有刑以待之則彼亦何罪請言孟子將何以  
行此

方田鄉兵考課省試

問三代漢唐之法行於前世而施之於今輒以不效何也昔者  
蓋嘗取經界之舊法以為方田采府衛之遺意以為鄉兵舉黜  
陟之隆典以為考課矣然而為方田則民擾而不安為鄉兵則

民勞而無益為考課則吏欺而難信三者適所以為患不若其  
已也孟子有言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必因先王  
之道凡今世之法駸駸近古矣政之近古天下之所以治也然  
而如彼三者獨何哉豈古之法遂不可施之於今歟抑亦救之  
不自其本為之不得其道以至於此也

擬殿試元祐中準備

皇帝若曰朕奉承祖宗丕緒上觀三王下覽漢唐考其為治  
之實商周之際其政成於禮樂而以法令輔之至於漢唐其術  
一出於政刑禮樂雖設而非其所以為治矣是以三代之盛教  
化明於上習俗成於下後世有不能繼者然其治亂盛衰朕蓋  
有疑焉自三代聖賢之君沒而子孫陵替亦與漢唐無異豈禮  
樂刑政之效遂無以大相過耶今自祖宗創業積之百餘年  
間律令明具公卿奉法郡縣循理兵民安業大盜不作四夷馴  
服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此其久也其所以度越三代而超絕



漢唐者祖宗何術而臻此哉雖然朕夙夜東朝祇服明訓居安慮危若蹈泉谷永惟近歲之治雖散利施惠以調窮困而民日益貧雖勤身節用以阜財賦而官日益置役民之力將以厚其財也而民或告病馭吏以寬將以責其恥也而吏滋不肅河決而西導之使東費不貲矣而功不就羌弱不振招之使來謀既久矣而約不定此六者皆今日之所當慮也子大夫明於古今其講之詳矣特祖宗盤石之固而忽今日之患則朕所不敢因今日之安而推求祖宗致治之術則士之所當知也其悉心以陳勿畏勿疑朕將親覽庶幾有補焉

又

朕惟天下之治須才以濟凡吾左右前後之臣皆儒者矣每三歲一舉所取必累數百酒懼草野之中耆舊好學之士有或遺焉而不用者是以親策于廷子大夫幼而習之長而欲行之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凡平昔之所懷而欲效之于上者皆何事乎

宮內廳書陳部

圖書寮文庫藏

朕既不敏不明惟取士之道未得其要今大學之士動以千計四選之士負累數萬而臨事須才或患不足引而進之則官冗於上抑而排之則士壅於下將制厥中其道何由子大夫身處其間而有不知其說者乎蓋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今設官之衆數倍於古蓋尚有可并省者矣古語有之省事不如省官信如斯言則士又何以處之子大夫其推言本統以開釋朕意

殿試武舉

問王者之兵不貴詐謀奇計至於臨敵制勝良將豈可少哉朕以天下爲度懷柔四夷而西戎背誕要領未得凡吾接之以恩信懷之以禮義者固有道矣若夫示之以形禁之以勢使之望而不敢犯犯而無所得者其術何由伐其謀散其黨使之退而不得安妥而不能久者其道何由夫隱兵於民井田之舊法也材官府兵猶行於後世而保甲之復民以爲勞以車即戰兵也



之遺制也武剛鹿角猶見於近事而車牛之役世以為非古者  
兵有奇正旋相為用如環之無端其出入之法今幾絕矣敵有  
陰陽客主異宜易之則敗其先後之節將何施焉淮陰之伐趙  
勝亦幸耳使左車之說行則計將安出仲達之却蜀非其功也  
使孔明而不死則勝將孰在子大夫講於兵家之利而明於當  
世之務審矣其以所聞著之于篇朕將覽焉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



宮內廳書院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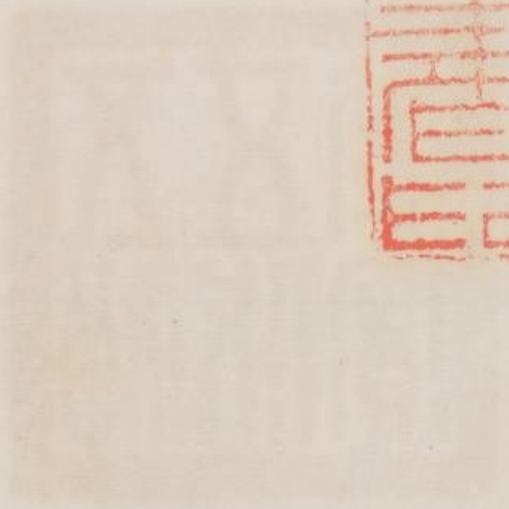
宋板三蘇文粹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二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一

上 仁宗皇帝書

嘉祐三年十二月

老泉先生

臣前月五日蒙本州錄到中書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上翰林學士歐陽脩奏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二篇乞賜甄錄陛下過聽召臣試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田野匹夫名姓不登於州閭今一旦卒然被召實不知其所以自通於朝廷承命悸恐不知所為以 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群公卿之賢與天下士大夫之衆如臣等輩固宜不少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走道路以副 陛下搜揚之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時亦嘗欲僥倖於 陛下之科舉有司以爲不肖輒以擯落蓋退而處者十有餘年矣今雖欲勉強扶病戮力亦自知其疎拙終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詔且 陛下所爲千里而召臣者其意以臣爲能有所發明以庶幾有補於聖政之萬一而





臣之所以自結髮讀書至于今茲犬馬之齒幾已五十而猶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志耳今雖未能奔伏闕下以累有司而猶不忍默默卒無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臣自惟疎賤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淺而易見者謹條爲十通以塞明詔其一曰臣聞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爲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嚮則天下爭先爲之今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何則古者賞一人而天下勸今陛下增秩拜官動以千計其人皆以爲己所自致而不知戮力以報上之恩至於臨事誰當效用此由陛下輕用其爵祿使天下之士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工而受直雖與之千萬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者亦無所施以爲謹守繩墨足以自致高位官吏繁多溢于局外使陛下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不暇擇其賢不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

大司農之錢穀此議者所欲去而未得也臣竊思之蓋今制天下之吏自州縣令錄幕職而改京官者皆未得其術是以若此紛紛也今雖多是舉官而遠其考重其舉官之罪此適足以隔賢者而容不肖且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一旦改官無所不爲彼其舉者曰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爲廉與能也幸而未有敗事則長爲廉與能矣雖重其罪未見有益上下相蒙請託公行海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此誰不能者臣愚以爲舉人者當使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傭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得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爲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不出諸己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爲善也有功而賞有罪而罰其實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奏曰某人有某罪其罪當然然後朝



廷舉而行之今若不著其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貪吏也則朝廷安肯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獨至於改官而聽其空言哉是不思之甚也或以爲如此則天下之吏務爲可稱用意過當生事以爲己功漸不可長臣以爲不然蓋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爲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爲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惰矣宜有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功名以變其俗況乎冗官紛紜如此不知所以節之而又何疑於此乎且陛下與天下之士相期於功名而母苟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宏才大略不樂於小官而無聞焉者使兩制得以非常舉之此天下亦不過幾人而已吏之有過而不得遷者亦使得以功贖如此亦以示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艱之也其二曰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悌忠信脩絜博習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得

之及其後世不然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弟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者嘗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朝廷自近年始有意於裁節然皆知損之而未得其所損此所謂制其末而不窮其源見其粗而未識其精僥倖之風少衰而猶在也夫聖人之舉事不唯曰利而已必將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說故雖盡去而無疑何者恃其說明也夫所謂任子者亦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彼其父兄固學而得之也學者任人不學者任於人此易曉也今之制苟幸而其官至於可任者舉使任之不問其始之何從而得之也且彼任於人不暇又安能任人此猶借資之人而欲從之勾貨不已難乎臣愚以爲父兄之所任而得官



者雖至正郎宜皆不聽任子弟唯其能自脩飾而越錄躡次以  
至于清顯者乃聽如此則天下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後  
皆奮志爲學不待父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任其  
子弟亦當勉強不肯終老自弃於庸人此其爲益豈特一二而  
已其三曰臣聞自設官以來皆有考績之法周室既亡其法廢  
絕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  
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  
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之行  
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  
考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宜其顛倒錯繆而  
不若無之爲便也臣觀自昔行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  
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必人人而課  
之於朝廷則其長爲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而莫爲之長  
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

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謬今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  
丞尉賢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丞尉賢不肖之不辨其  
咎在職司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爲之長  
陛下以無所屬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賢不肖當使誰察之古  
之考績者皆從司會而至於天子古之司會即今之尚書尚書  
既廢唯御史可以揔察中外之官臣愚以爲可使朝臣議定職  
司考課之法而於御史臺別立考課之司中丞舉其大綱而屬  
官之中選強明者一人以專治其事以舉刺多者爲上以舉刺  
少者爲中以無所舉刺者爲下因其罷歸而奏其治要使朝  
廷有以爲之賞罰其非常之功不可掩之罪又當特有以償之  
使職司知有所懲勸則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而其  
所課者又不過數十人足以求得其實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  
多法無便於此者矣今天下號爲太平其實遠方之民窮困已  
甚其咎皆在職司臣不敢盡言陛下試加採訪乃知臣言之



不妄其四曰臣聞古有諸侯臣妾其境內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此無佗其一境之內所以生殺與奪富貴貧賤者皆自我制之此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後諸侯雖廢而自漢至唐猶有相君之勢何者其署置辟舉之權猶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坐於堂上州縣之吏拜於堂下雖奔走頓伏其誰曰不然自太祖受命收天下之尊歸之京師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大司農衣食之自宰相至于州縣吏雖貴賤相去甚遠而其實皆所與比肩而事主耳是以百餘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威而太守刺史猶用漢唐之制使州縣之吏事之如事君之禮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祿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小吏之於大官不憂其有所不從唯恐其從之過耳今天下以貴相高以賤相詔奈何使州縣之吏趨走於太守之庭不啻若僕妾唯唯不給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吏不能正以至於曲隨諂事助以爲虐其能中立而不撓者

固已難矣此不足怪其勢固使然也夫州縣之吏位卑而祿薄去於民最近而易以爲姦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厲其廉隅全其節槩而養其氣使知有所恥也且必有異材焉後將以爲公卿而安可薄哉其尤不可者令以縣令從州縣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負一縣之責與京朝官知縣等耳其吏胥人民習知其官長之拜伏於太守之庭如是之不威也故輕之輕之故易爲姦此縣令之所以爲難也臣愚以爲州縣之吏事太守可恭遜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於通名贊拜趨走其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儆大吏之不法者其五曰臣聞爲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窺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倉卒而取其祿位唯聖人爲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略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兒皆能徒手攫取陛下



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爲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爲可復武舉而爲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疎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強引重市井之麤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隸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得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略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其六曰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濟之以至

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疎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爲國矣臣觀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肯於繩墨之外爲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陛下待之於繩墨之內也臣請得舉其一二以言之夫兩府與兩制宜使日夜交於門以講論當世之務且以習知其爲人臨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相往來意將以杜其告謁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無間以兩府兩制爲可信邪當無所請屬以爲不可信邪彼何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邪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彌謄錄既奏而下御史親往涖之凜凜如鞠大獄使不知誰人之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爲如此之類一切撤去彼稍有知且不忍負若其猶有所欺也則亦天



下之不才無恥者矣。陛下赫然震威誅一二人可以使天下  
姦吏重足而立想聞朝廷之風亦必有倜儻非常之才爲陛  
下用也。其七曰：臣聞爲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  
許人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也久矣。國家以科舉取人四方  
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真知其才之高下大小  
也。特以爲姑收之而已。將試之爲政而觀其悠久則必有大異  
不然者。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爲卿相不及十年  
未有不爲兩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舉而  
歸之。如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材亦或怠而不修其率意  
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爲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  
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高貴貴相承使天下仰視。朝廷之尊  
如太山喬嶽非板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與出群之才則不可  
以輕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覬覦。今五尺童子  
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愧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

一旦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如此則匹夫輕朝廷。臣愚以爲  
三人之中苟優與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舉不  
入。彼果不才者也。其安以入爲彼果才者也。其何患無所舉此  
非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其八曰：臣聞古者敵國相  
觀不觀於其山川之險。士馬之衆。相觀於人而已。高山大江必  
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敵襲夫不必戰勝而後服也。使  
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怯耳。今以中國之  
大使夷狄視之。不畏甚有敢有煩言以瀆亂吾聽。此其心不有所  
窺其安能如此之無畏也。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今  
之所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爲此官也。則以爲此使也。今歲以  
某來歲當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  
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強其專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致也。今  
必使強之彼有倉惶失次爲夷狄笑而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  
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今法令太密使小吏執簡記其旁一



搖足輒隨而書之雖有奇才辯士亦安所效用彼夷狄觀之以爲縛俎談燕之間尚不能辦軍旅之際固宜其無人也如此將何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哉臣愚以爲奉使宜有常人唯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 陛下責之以文學政事不必強之於言語之間以敗吾事而亦稍寬其法使得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奉使爲艱危故必均而後可 陛下平世使人而皆得以辭免後有緩急使之出入死地將皆逃邪此臣又非獨爲出使而言也其九曰臣聞刑之有赦其來遠矣周制八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有以沛然洗濯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越越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爲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糜散帑廩以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大禮費以萬億賦斂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

也以 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爲所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爲少恩而凶豪無賴之兵或因以爲詞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天下之弊者臣愚以爲先郊之歲可因事爲詞特發大號如郊之赦與軍士之賜且告之曰吾於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惟是凶殘之民知吾當赦輒以犯法以賊害吾良民今而後赦不於郊之歲以爲常制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歲而得郊之賞也何暇慮其後其後四五年而行之七八年而行之又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遠矣且此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於今法令明具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爲之計使姦人猾吏養爲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啖驕兵乘之以飢饉鮮不及亂矣當此之時欲爲之計其猶有及乎其十曰臣聞古者所以採庶人之議爲其踈賤而無嫌



也不知爵祿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而未立于陛下之朝無所愛惜顧念於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陛下之諸臣所不敢盡言者臣請得以僭言之陛下擢用俊賢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輒廢功未成而旋去陛下知其所由乎陛下知其所由則今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若猶未也雖得賢臣千萬天下終不可為何者小人之根未去也陛下遇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戲嫚以求親媚於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由至於朝廷者天下之人皆以為陛下不疎遠宦官之過陛下特以為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為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無由至於陛下之前故皆道於宦官珠玉錦繡所以為賂者絡繹於道以間關齟齬賢人之謀陛下縱不聽用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曰小人之根未去也竊聞之道路陛下將有意去而疎之也若如所言則天下之福然臣方以為憂而未

敢賀也古之小人有為君子之所抑而反激為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球為司隸校尉發憤誅王甫等數人磔其尸于道中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陽球而宦官之用事過於王甫之未誅其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惟陛下思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疎之又疎之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幃闥掃洒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絕其權使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謨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陛下無使為臣之所料而後世以臣為知言不勝大願曩臣所著二十二篇略言當世之要陛下雖以此召臣然臣觀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詞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無事臣每每狂言以迂闊為世笑然臣以為必將有時而不迂闊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武之世夫施之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  
臣雖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  
憂國之心效其所見且非陛下召臣臣言無以至於朝廷  
今老矣恐後無由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惟陛下寬之  
臣洵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書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一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二

上神宗皇帝書 熙寧四年二月

東坡先生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  
庶冀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  
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且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  
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  
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  
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  
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  
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  
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  
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  
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  
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



宮內廳書

罪是以願終言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持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臣散則為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追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狂輕易喪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為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

圖書寮文

重載

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使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祈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意而度於朝廷遂以為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變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



顧 陛下與三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當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 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而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駭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 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 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見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

必若立法不由中書熟議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跡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法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鬬獸亦可謂拙謀矣 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 陛下與三三大臣孜孜請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事乎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 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



宮內廳書

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為術甚難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相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為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駭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揚相如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武舉其觀其所行為是為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為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且事少而負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負多則無以為功必須

圖書寮文

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入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言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既且蠶長我禾禾何嘗曰長我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靡帑廩下奪農時堤坊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譬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適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得浪女奴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



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  
否吏卒所過鵠天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格沮  
之罪重而罰與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為側  
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  
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  
產或指人舊業以為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  
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  
之必用桑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  
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  
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粟粟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  
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  
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推擇可知士大夫捐親  
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  
若謂弊太甚尉傳蕭然則似危邦之漏風恐非太平之盛觀

陛下誠慮各必不肯為且今法令最嚴於御軍軍法最嚴於逃竄禁軍三  
犯贖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雇軍何異  
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  
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  
任其責今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  
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  
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  
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外生出科名哉  
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  
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  
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  
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  
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  
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為生去為商



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成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矣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 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僇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是有禁今 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 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 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 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益糧草未嘗不折抄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者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論議已搖或已

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情願入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億萬家之邑上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食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 陛下欲考其實則必然問人人知 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官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



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從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和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原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官賣也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指五百萬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陛下以為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

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為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罷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有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



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郢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豐生宣宗收燕趙復河墜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而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藏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効遂耗納之効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危僵

化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肅天下馴致僥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更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



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効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  
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  
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  
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畜夫  
釋之以為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  
以虛誕無實為能文以矯激不仕為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  
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  
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人自無辭昔  
先主以黃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  
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遷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為言以黃  
忠為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而況其他世嘗謂漢  
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  
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  
受大官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群

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  
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  
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常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  
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  
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  
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  
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  
器爵祿人所奔趣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  
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  
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傳傳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為恨使天  
下常調舉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  
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荐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聲  
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  
至使積勞又久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負多



闕少又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休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日近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以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末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當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祖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臣所能億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

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較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辭而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綱紀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



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大過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稱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美同如濟水故孫實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歛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有

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與見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為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判定任子條式脩字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筭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詞然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以晉武為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為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為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為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言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惟天縱文武不



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  
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 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 朕當熟思  
之臣狂愚非獨今日 陛下容之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  
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  
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 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  
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為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  
日書成復毀至于再三感 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  
惟 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二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二

上 神宗皇帝書 熙寧二年三月

穎濱先生

臣官至疎賤 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惟雖其勢不當進  
言至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昔 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  
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 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羣議使臣得  
不遂棄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報為日久矣今者 陛下以聖  
德臨御天下將大有為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駑下無以自効竊  
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懲創前事不復以聞則其  
思報之誠沒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狂言而不知止臣聞  
善為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為之則其後必舉自  
其所當後者為之則先後並發書曰欲登高必自下欲陟遐必  
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常鄙  
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  
甫田維莠騫騫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以為田甫田而力不給則



田蕪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來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者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強求而不獲也臣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陛下設施之萬一以爲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爲而所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爲信然也特其所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而爲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即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姿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爲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爲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橫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災少繼作歷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

念而不曉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爲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嶮阻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橫山之民厭苦思漢而又乘其荐饑苟加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緣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爲憂以爲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旣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旣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復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致於廢黜謀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昔年之前而罷之於旣發之後豈以爲



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繕其後爾且夫財之不足是爲國之先務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亮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祕府之財徙內郡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沿邊三歲之畜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爲未也何者祕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爲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効其區區而不能自己也蓋善爲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償登坂嶮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完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嶮

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爲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爲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爲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爲守令入以爲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贊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更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



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僞不耻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紆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為窘則漚漚漚漚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徬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闢其隘今也驅市人而納之不勝其多也設嶮於中途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九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爲士爲士者皆其脩潔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爲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群起而趨之九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

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弃則是以官徇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勸而後得之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爲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旣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而已則曷爲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爲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簪紱而守祭



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爲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爲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爲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以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僞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鈎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爲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

豈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臣以爲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而使三司歲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世俗哉然而莫敢死者以爲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義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義其爲怨也不直矣是以善爲國者循理而不卹怨其不卹怨知其無能爲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捐其生業棄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故積勞者久



而不得遷去官者久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約之二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於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職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職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爲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

敢辭矣而況任之以衆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爲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某職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爲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方



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瑤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麓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

者皆富厚有餘其視弃財如弃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効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旣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綵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



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強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情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羌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

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爲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師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疎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而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祖皆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



廟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爲凡今宗室宜以親疏貴賤爲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祿秩之數遷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察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効而其不任爲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爲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廼隘陋戚戚而無以爲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

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夫自王而爲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竊以爲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爲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觀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末大之憂而饋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略其細故斂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強天下承命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漕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弊於



道路月廩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飢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佗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者也臣願更爲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即用舊法官出舡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舡及入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敗失者以今三司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濱江之民以其舡爲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贏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爲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貴其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爲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

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卹者富之端也不足卹者貧之源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卹而弃之無所不弃則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發於百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西流民勞徠之未息官私之困日不暇給而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卹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爲者然苟自今從其可卹而收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爲是三冗之說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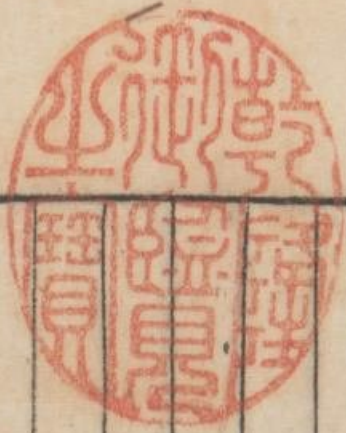


獻伏惟 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矚臣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爲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 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略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於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公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成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見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 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爲此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惡同而好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己小有齟齬不合則群起而噪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

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群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 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入者或者因以耕田爲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 陛下誠以爲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旣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 陛下所爲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爲漢文帝不宥則爲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 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臣輒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書



重廣分門二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三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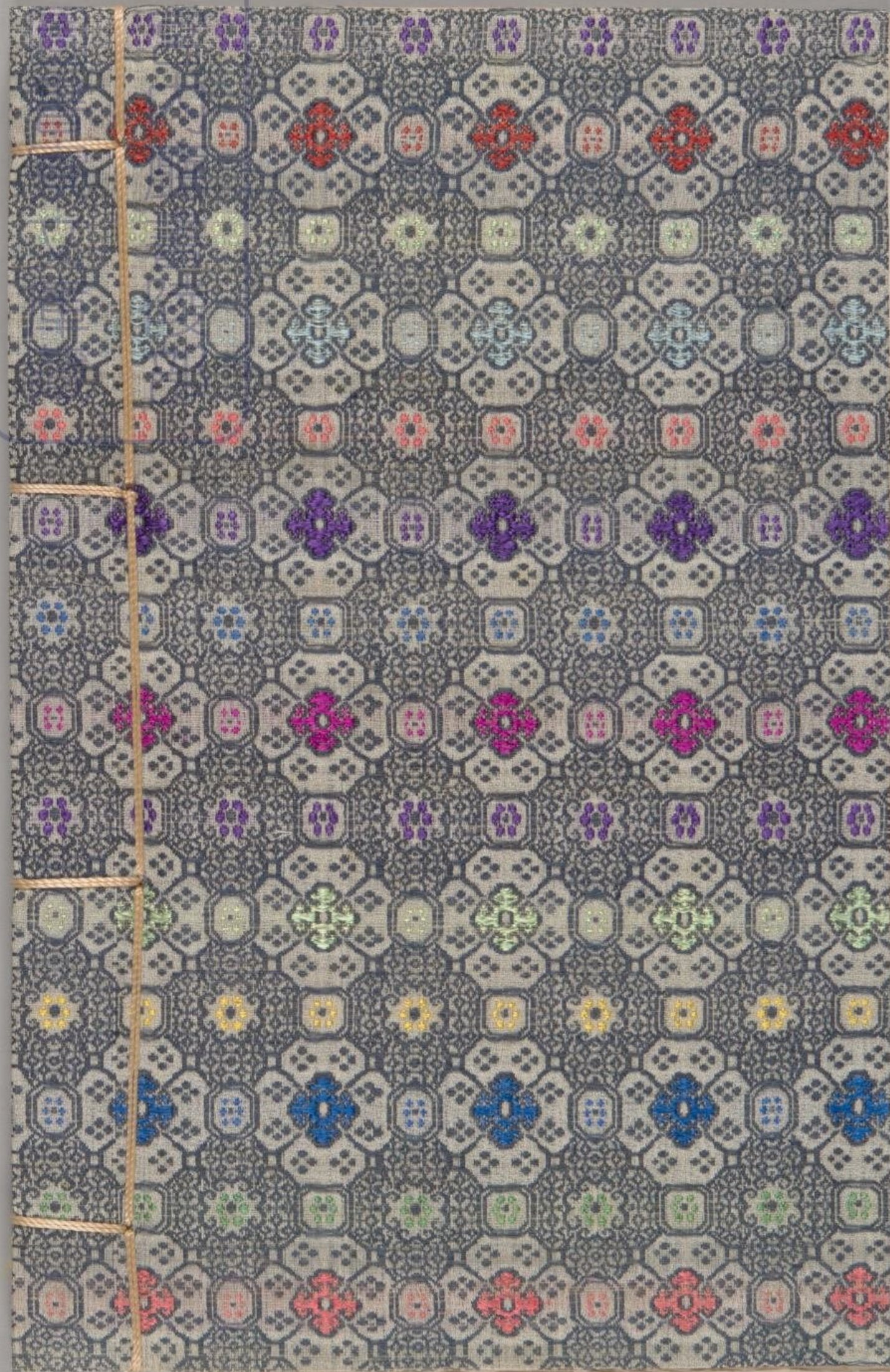




宮内廳書陵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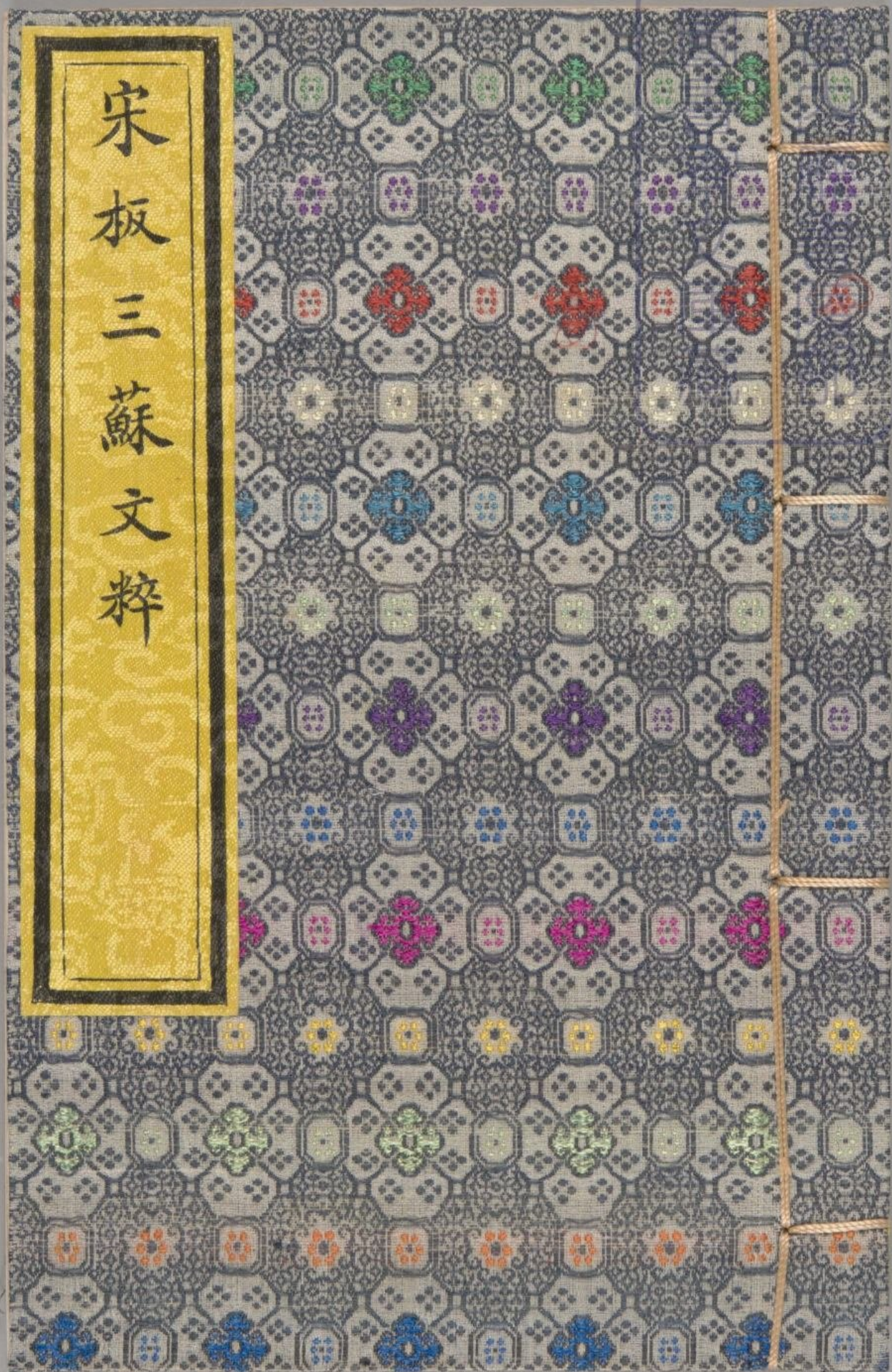
圖書寮文庫藏







宋板三蘇文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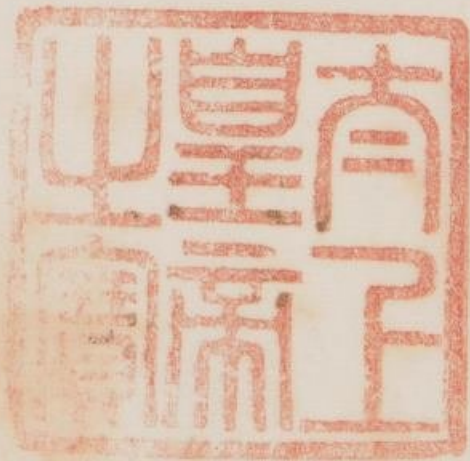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四

奏議一首

議修禮書狀

老泉先生

右海先奉 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為 祖宗所行不能  
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  
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 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  
之耳非曰制為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然則洵等所編者是  
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  
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具  
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  
有所不可者今 朝廷之禮雖為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妥  
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  
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  
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為抵牾齟齬而不可齊一旦議者



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存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相公薨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為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兵甲用田賦丹栢宮楹刻栢宮摘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為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其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為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為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意且使洵等為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申

提舉參政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奏議九首

東坡先生

議學校貢舉狀

熙寧四年正月時判官告院

准 敕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令臣等各具議狀聞奏者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強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為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 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



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于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 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孰為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士與今為孰辯較此四者而短長之議決矣今議者所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致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

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自乎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為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 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 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麗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麗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為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攷之難精以易學之



士付難攷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一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舉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旣已變而爲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騁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踈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 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惣覽衆才經略世務則在 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凌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曆之政至今爲笑故孔子罕言命則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

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弼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磨鈍者廢矣 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 陛下明敕有司試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諫買浙燈狀

熙寧四年正月時權開封府推官

右臣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爲凡在館閣皆當爲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應者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爲道



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疎賤間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有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為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已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為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為悅者哉此不過以孝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民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為民父母唯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

體則甚大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與此小民爭此毫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則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不令過內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歟可不畏歟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推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所決無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刑于民方當責己自求以消讒慝之口而臺官又勸陛下以嚴刑悍吏捕而戮之虧損聖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為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弊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絕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



有司務從儉約頃者 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 陛下至明  
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為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  
陛下惟當痛自刻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況於吾  
徒哉非惟省費亦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  
其名鷹犬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明皇  
遣使江南採鵝鵲汴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為反其使又令益州  
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鑲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  
浙西詔造銀盃子粧具二十事織綾二千疋德裕上疏極論亦  
為罷之使 陛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  
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 陛下  
聰明睿聖追迹堯禹而羣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 陛下竊嘗  
深咎之臣忝備府寮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 陛下若  
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忍不為 陛下盡之  
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論時政書

熙寧四年三月時權開封府推官

臣聞之益戒于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  
人惟已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崤悔痛自誓孔子錄之自古聰  
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為  
秦漢以來百王之冠也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  
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邪所用  
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足正則  
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破之此理甚明猶飢之必食渴  
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  
道罔不與與亂同事罔不亡 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  
不與治世同道立條列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  
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蠢不識  
忌諱迺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術淺陋不足以感動 聖明近  
者故相舊藩鎮侍從雜然爭言不便以至臺諫二三人本其所



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猶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終始膠固不自前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願檢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之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謹言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寶望陛下於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乖僻追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爲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絨而姑勸以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爲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爲此法譬之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試其未効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藥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爲危論以聳動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陛下

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敢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新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悵恨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爲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便不能誦記注義爲明經之學若法令一行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材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焚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它哉亦以失業而亡所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源有大



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旦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爲陛下收板蕩止土崩乎去歲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爲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吏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爲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迺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索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爲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爲旣行青苗使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從義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之又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惟新之化而馮統之徒更相告語曰賈公遠放吾等

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爲難去何則去一而其黨破壞是以爲之計謀遊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觀陛下爲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恩俯伏引領以待誅殛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議富弼配享狀

元祐元年六月時在中書舍人

軾同孫永李常韓忠彥王存鄧溫伯劉摯陸佃傅堯俞趙瞻趙彥若崔台符王克臣謝景溫胡宗愈孫覺范伯祿鮮于侁梁燾顧臨何洵直孔文仲范祖禹辛公祐呂希純周秩顏復江公著狀奏近准敕節文中書省尚書省送到禮部狀本部勘會英宗配享功臣係神主祔廟後降敕以韓琦曾公亮配享所有神宗皇帝神主祔廟所議配享功臣今乞待制以上及秘書省長貳著作與禮部郎官并太常寺博士以上同議奉



聖旨依右臣等謹按商書茲予大亨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官凡有功者名書於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國朝祖宗以來皆以名臣脩食清廟歷選勲德實難其人神宗皇帝以上聖之資恢累聖之業尊禮故老共圖大治輔相之臣有若司徒贈太尉謚文忠富弼秉心直諒操術閑遠歷事三世計安宗社熙寧訪落眷遇特隆匪躬正色進退以道愛君之志雖沒不忘以配享神宗皇帝廟庭實為宜稱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加張方平恩禮劄子

元祐元年十月時知制誥

臣伏見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以高才絕識博學雄文出入中外四十餘年號稱名臣仁宗皇帝眷遇至重特以受性剛簡論高寡合故齟齬於世然趙元昊反西方用兵累歲不解公私疲極方平首建和戎之策仁宗從之民以息肩書之國史又於熙寧之初首論王安石不可用及新法之行方平皆逆陳其

害大節如此其餘政事文學有補於世未易悉數神宗皇帝知人之明擢為執政會丁憂服除為安石等不悅而方平亦不為少屈故不復用今已退老南都以患眼不出灰心槁形與世相忘臣竊以為國之元老歷事四朝耄期稱道為天下所服者獨文彥博與方平范鎮三人而已今彥博在廷鎮亦復用方平雖老杜門難以召致猶當加恩勞問表異其人以示二聖貴老尊賢之義今獨置而不問有識共疑以為闕典願因大禮之後以向者召陪祠不至特出聖意少加恩禮或遣使就問國事觀其所論必有過人臣忝備禁近不敢自外昧冒陳列戰越待罪取進止

辯試館職策問劄子二首

元祐元年十二月時知制誥

臣竊聞諫官言臣近所撰試館職人策問有涉諷議先朝之語臣退伏思念其略曰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嬖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



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臣之所謂媮與刻者專指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於二帝何與焉至於前論周公太公後論文帝宣帝皆是爲文引證之常亦無比擬二帝之意況此策問第一第二首鄧溫伯之詞末篇乃臣所撰三首臣親書進入蒙御筆點用第三首臣之愚意豈逃聖鑒若有毫髮諷議先朝則臣死有餘罪伏願少回天日之照使臣孤忠不爲衆口所鑠臣無任伏地待罪戰恐之至取進止

又元祐二年正月時知制誥

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爲臺諫所言臣初不敢深辨蓋以自辯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竊聞明詔已察其實而臣四上章四不允臣子之義身非已有詞窮理盡不敢求去是以區區復一自言臣所撰策問首引周公太公之治齊魯後世皆不免衰亂者以明子孫不能奉行則雖大聖大賢之法不免於有弊也後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廢核實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

得其理無觀望希合之心則雖文帝宣帝足以無弊也中間又言一聖相受爲治不同同歸於仁其所謂媮與刻者專謂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識朝廷所以師法先帝之本意或至於此也文理甚明察若黑白何嘗有毫髮疑似議及先朝非獨朝廷知臣無罪可放臣亦自知無罪可謝也然臣聞之古人曰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親者母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至於竊斧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而聖斷確然深明其無罪則是過於心目之相信母子之相親聖賢之相知遠矣德音一出天下頌之史冊書之自耳目所聞見明智特達洞照情僞未有如陛下者非獨微臣區區欲以一死上報凡天下之爲臣子者聞之莫不欲碎首糜軀効忠義於陛下也不然者亦非獨臣受曖昧之謗凡天下之爲臣子者聞之莫不以臣爲戒崇尚忌諱畏避形跡觀望雷同以求



宮內廳書

苟免豈朝廷之福哉臣自聞命以來一食三歎一夕九興身口相謀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問以實亦有罪若不盡言是欺陛下也臣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寬猛相資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若上之所可不問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問其曲直下亦否之則是晏子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孔子所謂惟予言而莫予違足以喪邦者也臣昔於仁宗朝舉制科所進策論及所答聖問大抵皆勸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皆勸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納汙屈己以裕人也臣之區區不自度量常欲希慕古賢可否相濟蓋如此也伏觀二聖臨御已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銜戴恩德固無可議者然臣私憂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踰而神宗勵精核實之政漸致墮壞深慮數年之後馭吏之法漸寬理財之政漸疎備邊之計漸弛則意外之憂有不可勝

圖書寮文庫

言者雖

陛下廣聞言路無所諱忌而臺諫所擊不過先朝

之人所非不過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濟水臣竊憂之故輒用

此意撰上件策問實以譏諷今之朝廷及宰相臺諫之流欲

陛下覽之有以感動聖意庶幾兼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

也臺諫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甘如

薺今乃以為譏諷先朝則亦踈而不近矣所以縷陳者非獨

以自明誠見士大夫好同惡異泯然成俗深恐陛下深居法

宮之中不得盡聞天下利害之實也願因臣此言警策在位救

其所偏損所有餘補所不足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識忌諱

雖賜誅戮死且不朽臣無任感恩思報激切戰恐之至取進止

因擒鬼章論西夏事宜劄子元祐二年九月時知制誥兼侍讀

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為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



乞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橫山之地公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既罷和市亦絕虜中疋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飢羸之餘乃始款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疋歸鬻之其民疋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既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爲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細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捨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璁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弑其

君之一妻董璁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乃詐稱嗣子偽書鬼章溫溪心等名以請于朝廷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立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眞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璁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豐自彼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爲安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既往不咎然可以爲方來之鑒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故其爲邊患皆歷年而後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方內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久與



中國敵卒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於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鄙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竊聞朝廷降詔諸路勸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竊以謂開之太易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具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其惜之今欲聞鬼章之捷或漸有款塞之謀必將為恭很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踰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敕諸將若夏人款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敕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其屈服約束未其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

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邪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候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已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為無事者臣竊以為過矣夫為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



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元祐二年九月時知制誥兼侍讀

臣聞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則兵易解而功易成若不  
服其心惟力是恃則戰勝而寇愈深況不勝乎功成而兵不解  
況不成乎頃者西方用兵累年先帝之意本在弔伐而貪功  
生事之臣惟務殺人爭地得尺寸之士不問利害先築城堡置  
州縣使四夷憎畏中國以謂朝廷專欲得地非盡滅我族類  
不止是以併力致死莫有服者今雖朝廷好生惡殺不務遠  
略而此心未信憎畏未衰心既不服惟有關力力屈情見勝負  
未可知也今日新獲鬼章威震戎狄邊臣賈勇爭欲立功以爲  
河南之地指顧可得正使得之不免築城堡屯兵置吏積粟而  
守之則中國何時息肩乎乃者王韶取熙河全師獨克使韶有

遠慮誅其叛者乃以忠順即用其豪酋而已則今復何事其所  
以兵連禍結罷弊中國者以郡縣其地故也往者既不可悔而  
來者又不以爲戒今又欲取講主城曰此要害地不可不取方  
唐盛時安西都護去長安萬里若論要害自此以西無不可取  
者使諸羌知中國有進取不已之意則寇愈深而兵不解其禍  
豈可量哉臣願陛下深詔邊吏叛則討之服則安之自今已  
往無取尺寸之地無焚廬舍無殺老弱如此暮年諸羌可傳檄  
而定然朝廷至意亦自難喻將帥未必從也雖日行文書終  
恐無益宜驛召陝西轉運使一員赴闕面敕戒之使歸以喻將  
帥而察其不如詔者臣又竊聞朝論謂鬼章犯順罪當誅死然  
譬之鳥獸不足深責其子孫部族猶足以陸梁於邊全其首領  
以累其心以爲重質庶獲其用此實當今之良策然臣竊料鬼  
章凶豪素貴老病垂死必不能甘於困辱爲父老之計自知生  
存終不得歸徒使其臣子首鼠顧忌不敢復讎必將不食求死



以發其衆之怨就使不然老病愁憤自非久生之道鬼章若死則其臣子專意復讎必與阿里骨合而北交於夏人此正胡越同舟遇風之勢其交必堅而溫溪心介於阿里骨夏人之間地狹力弱其勢必危若見并而吾不能救使二寇合三面以窺熙河則其患未可以一二數也如臣愚計可詔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討阿里骨而納趙純忠者當放汝生還質之天地示以必信鬼章若從則稍富貴之使其信臣而諭至意焉鬼章既有生還之望不爲求死之計其衆必從以鬼章之衆與溫溪心合而討阿里骨其勢必克既克而納純忠雖放還鬼章可以無患此必然之勢也西羌本與夏人世仇而鬼章本與阿里骨不協若許以生還其衆必相攻縱未能誅阿里骨亦足以使二盜相疑而不合也昔太史慈與孫策戰幾殺策策後得慈釋不誅放還豫章卒立奇功李愬得吳元濟將李祐解縛用之與同起卒擒元濟非豪傑名將不能行止度外事也議者或謂鬼

章之獲兼用近界酋豪力戰而得之仇怨已深若放生還此等必無全理臣以謂不然若鬼章死於中國其衆讎此等必深若其生還其讎之亦淺此等依中國爲援足以自全自古西羌之患惟恐解仇結盟若所在爲讎敵正中國之利無可疑者臣出位言事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 進止

重刊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四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五

奏議十首

東坡先生

論周種擅議配享自効劄子

元祐三年十二月時知制誥兼侍讀

臣先任中書舍人日敕舉學官臣曾舉江寧府右司理叅軍周種蒙朝廷差充鄆州州學教授近者竊聞種上疏言朝廷當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謹按漢律擅議宗廟者棄市自高后至文景武宣皆行此法以尊宗廟重朝廷防微杜漸蓋有深意本朝自祖宗以來推擇元勳重望始終全德之臣以配食列聖蓋自天子所不敢專必命都省集議其人非天下公議所屬不在此選奏議既上詔云恭依冊告宗廟然後敢行其嚴如此豈有既行之後復使疏遠小臣各出私意以議所配若置而不問則宗廟不嚴而朝廷輕矣竊以安石平生所爲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難逃聖鑒先帝蓋亦知之故置之閑散終不復用今已改青苗等法而廢退安石黨人呂惠卿李



定之徒至於學校大舉亦已罷斥佛老禁止字學大議已定行之數年而先帝配享已定用當弼天下翕然以為至當種復何人敢建此議意欲以此嘗試朝廷漸進邪說陰唱羣小此孔子所謂行險僥倖居之不疑者也而臣忝備侍從謬於知人至引此人以汙學校若又隱而不言則罔上黨姦其罪愈大謹自劾以待罪伏望聖慈特敕有司議臣妄舉之罪重賜責降以儆在位取進止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時知制誥兼侍讀

臣近以目昏臂痛堅乞一郡蓋亦自知受性剛褊黑白大明難以處眾伏蒙聖慈降詔不許兩遣使者存問慰安天恩深厚淪入骨髓臣謂此恩當以死報不當更計身之安危故復起就職而職事清閑未知死所每因進讀之間事有切於今日者輒復盡言庶補萬一昨日所讀寶訓有云淳化二年上謂侍臣諸州牧監馬多瘦死蓋養飼失時枉致病斃近令取十數槽

實殿庭下視其芻秣教之養療庶革此弊臣因進言馬所以病蓋將吏不職致圉人盜減芻粟且不卹其飢飽勞逸故也馬不能言無由申訴故太宗至仁深哀憐之實之殿庭親加督視民之於馬輕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雖能言上下隔絕不能自訴無異於馬馬之飢瘦勞苦則有斃踏奔逸之憂民之窮困無聊則有溝壑盜賊之患然而四海之眾非如養馬可以實之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為耳目若忠賢踈遠諂佞在旁則民之疾苦無由上達秦二世時陳勝吳廣已屠三川殺李由而二世不知陳後主時隋兵已渡江而後主不知此皆昏主不足道如唐明皇親致太平可謂明主而張九齡死李林甫楊國忠用事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沒于雲南不奏一人反更告捷明皇不問以至上下相蒙祿山之亂兵已過河而明皇不知也今朝廷雖無此事然臣聞去歲夏賊犯鎮戎所殺掠不可勝數或云至萬餘人而邊將乃奏云野無所掠其後朝廷訪聞委提



刑司體量而提刑孫路止奏十餘人乞朝廷先賜放罪然後體量實數至今遷延二年終未結絕聞奏凡死事之家官所當卹若隱而不奏則生死銜冤何以使人此豈小事而路爲耳目之司既不隨事奏聞朝廷旣行蒙蔽又乞放罪遷延侮玩一至于此臣謂此風漸不可長馴致其患何所不有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衆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取進止

進何去非備論狀

元祐五年十月時知杭州

右臣自揣虛薄叨塵侍從常求勝已以爲報國恭惟先皇帝道配周孔言成典謨雲漢之光藻飾萬物而臣子莫副其意蓋嘗當食不御有才難之歎伏見承奉郎徐州學教授何去非文章議論實有過人筆勢雄健得秦漢間風力元豐五年以累舉免解策廷中極論用兵利害先帝覽而異之特授右班殿直使教授武學不久遂爲博士臣竊揆聖意必將長育成

就以待其用豈特以一博士期去非而已哉而去非立志強毅不苟合於當時公卿故莫爲一言推轂成就之者臣任翰林學士日嘗具以此奏聞乞換文資置之太學雖蒙恩換承奉郎而今者乃出之徐州教授比於博士乃似左遷非獨臣人微言輕不足取信亦恐朝廷不見其文章議論無以較量其人謹繕寫去非所著備論二十八篇附遞進上乞降付三省執政考覽如臣言不繆乞除一館職非獨以收羅逸才風曉士類亦以彰先帝知人之明一經題目決無虛士書之史冊足爲光華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薦宗室令時狀

元祐七年五月時知穎州

右臣聞之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宗室之有人邦家之光社稷之衛也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逮至兩漢間平之德歆向之文天下以爲口實而唐之宗室武略如道宗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



功名至宰相者有九人焉自建隆以來累聖執謙不私其親  
幹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神宗皇帝實  
始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共之故增立教養選舉之法行之  
二十年出入中外漸就器使而未見有卓然顯聞稱先帝意  
者豈無其人蓋朝廷未有以大聳勸之耳臣伏見承議郎簽  
書潁州節度判官廳公事令時事親篤孝內行純備博學經史  
手不釋卷吏事通敏文采俊麗志節端亮議論英發體兼眾器  
無適不宜臣嘗見其所著述筆力雅健博貫子史蓋清廟之瑚  
璉明堂之杞梓也使其生於幽遠猶當擢用而況近託肺腑已  
蒙試用者乎伏望聖慈特賜考察召致館閣養其高才而遂  
其遠業以風動宗室勸于海內成先帝之意不以臣人微言  
輕而廢其請也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  
候勅旨

上圓丘合祭六議劄子元祐八年三月時守禮部尚書

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祠皇地  
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覩陛下近者至日  
親祀郊廟神祇饗蒼實蒙休應然則圓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  
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圓丘祀天而不  
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  
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  
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  
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  
郊議者不以為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圓丘獨以為  
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  
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  
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  
此理哉臣以此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



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泰山河海或曰海岱淮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

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為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採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制郊兆於洛陽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群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于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元量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為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如南交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後



有事于圓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為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饗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饗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德祥符間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天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為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齋祭禮樂為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為常至於後世海內為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已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

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已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已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圓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代獫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為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行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獫狁蓋非得已且吉父為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為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為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還官攝祭祀亦有



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為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為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慢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為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資之外豈可復加若三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

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為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非所以為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為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圓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燿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為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



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圓丘方澤皆親祭之為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行郊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史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為三耳分而為三有三不可復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饗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為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張衡

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策往鑒甚明可為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為無窮不刊之典願 陛下謹守 太祖建隆 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饗以救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即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為當今軍國之患不可但執更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以時定取 進止

乞校陸宣公奏議進 御奏狀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媿莫知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逢於醫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効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平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



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迪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贊諫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為術而贊勸之以讎德宗好用兵而贊以消兵為先德宗以用財而贊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盲使德宗盡用其言則正觀可得而復臣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以陛下聖明必善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大息魏相條昆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則莫若近取之贊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每可觀皆足為治但聖言幽遠未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權擇如贊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反覆熟讀

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元祐八年九月時新知定州

右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明皇不知馴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為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漸至於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陛下為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群臣接然天下不以為非者以謂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



蔽為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為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為首寇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關官迎接人眾為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關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關事迎接人眾不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非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自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況踈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譙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對然

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惟陛下察臣誠心少加採納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碁者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不盡而袖手旁觀者常盡之何則奕者有意於爭而旁觀者無心故也若人主常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即位之初首用鼂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帝即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為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遲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



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群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旣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爲政如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觀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輒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爲惡藥所誤實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冒死進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熙寧十年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

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其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蔡始皇旣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



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死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疆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已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時戢武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徂於功利

慮慮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群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為橫山之謀韓絳効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為之盱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



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  
釁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繫老弱困  
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  
忽於實禍勉彊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  
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賞糧器  
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  
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  
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  
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  
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  
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  
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鬻魚鼈以為膳  
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  
於刀凡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

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  
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在將吏罷軟凡  
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  
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  
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飢役之  
後所在盜賊蜂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  
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  
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  
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  
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  
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  
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  
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  
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



於父母者故臣願 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固社稷長久之計止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群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 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 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 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 陛下且意 陛下佐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

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 陛下哀而察之

代滕甫論西夏書

臣素無學術老不讀書每欲披竭愚忠上補 聖明萬一而肝肺枯涸卒無可言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 陛下財幸臣近患積聚醫云據病當下二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一日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月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宇因悟近日臣僚獻言欲用兵西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愛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 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為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自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此言雖鄙而切於事 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存亡其陷人可畏有甚於井故臣願 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為得也臣竊觀



自古善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有巧思請試為陛下論之袁紹以十倍之衆大敗於官渡僅以身免而操斂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緩紹而亂其國也紹歸國益驕忠賢就戮嫡庶並爭不及八年而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既未可以一舉蕩滅若懼而修政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敗未可知也其後北征烏丸討袁尚袁熙尚熙走遼東或勸操遂平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今急之則合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使公孫康斬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矣滅國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兒之毀齒以漸搖撼之則齒脫而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兒故臣願陛下之取西夏如曹操之取袁氏也方元昊強時謀臣猛將盡其智力十年而不敢近今者主弱臣強其國內亂陛下使偏師一出斬名王虜僞公主築蘭會等州此真千載一時天以賊援陛下之秋也兵法有之同舟而遇風則胡越相救如左右

手今秉常雖為母族所篡以意度之其世家大族亦未肯俯首連臂為此族用也今乃合而為一堅壁清野以抗王師如左右手此同舟遇風之勢也法當緩之今天威已震臣願陛下選用大臣宿將素為賊所畏服者使兼帥五路聚重兵境上號稱百萬蒐粟補卒牛酒日至金鼓之聲聞於數百里間外為必討之勢而實不出境多出金幣遣間使辯士離壞其黨與且下令曰尺土吾不愛一民吾不有也其有能以地與衆降者即以封之有敢攘其地掠其人者皆斬不出一年必有權均力敵內自相疑者人情不遠各欲求全及王師之未出爭為先降以邀重賞陛下因而分裂之即用其酋豪命以爵秩其布錯峙務使相仇如漢封呼韓邪通西域故事不過於要害處築一城屯數千人置一將以護諸部可使數百年面內保境不煩城守餽運豈非萬全之至計哉臣願陛下斷之於中深慮而遠計之夫為人臣計與為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攘地效首虜無以為功為



陛下計惟天下安社稷固耳 陛下神聖冠古動容舉意皆是功德但能措泰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足過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於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竊不取古人有言省功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劉洎諫唐太宗曰皇天以不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子言至道無文且多詆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人臣愛君未有如洎之深切者也臣竊慕之雖謫守在外不當妄言然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惟陛下哀憐其愚而憐其意不勝幸甚

代滕甫辨謗乞郡書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

父更將趨赴於何人伏望 聖慈少加憐察中謝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謂人如己既蒙深知於 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恚愚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快斯言死未塞責竊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臣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 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 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消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儻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 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



其為元臣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為宰相臣與反者義同  
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為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官之士  
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  
不敢交攻況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効力於衆人未遇之  
日而乃毀訾不忌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  
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別有僥求更思  
錄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陛下  
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  
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  
伏田野自稱老臣追叙始終之遭逢以詫鄉鄰之父老區區志  
願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  
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五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庫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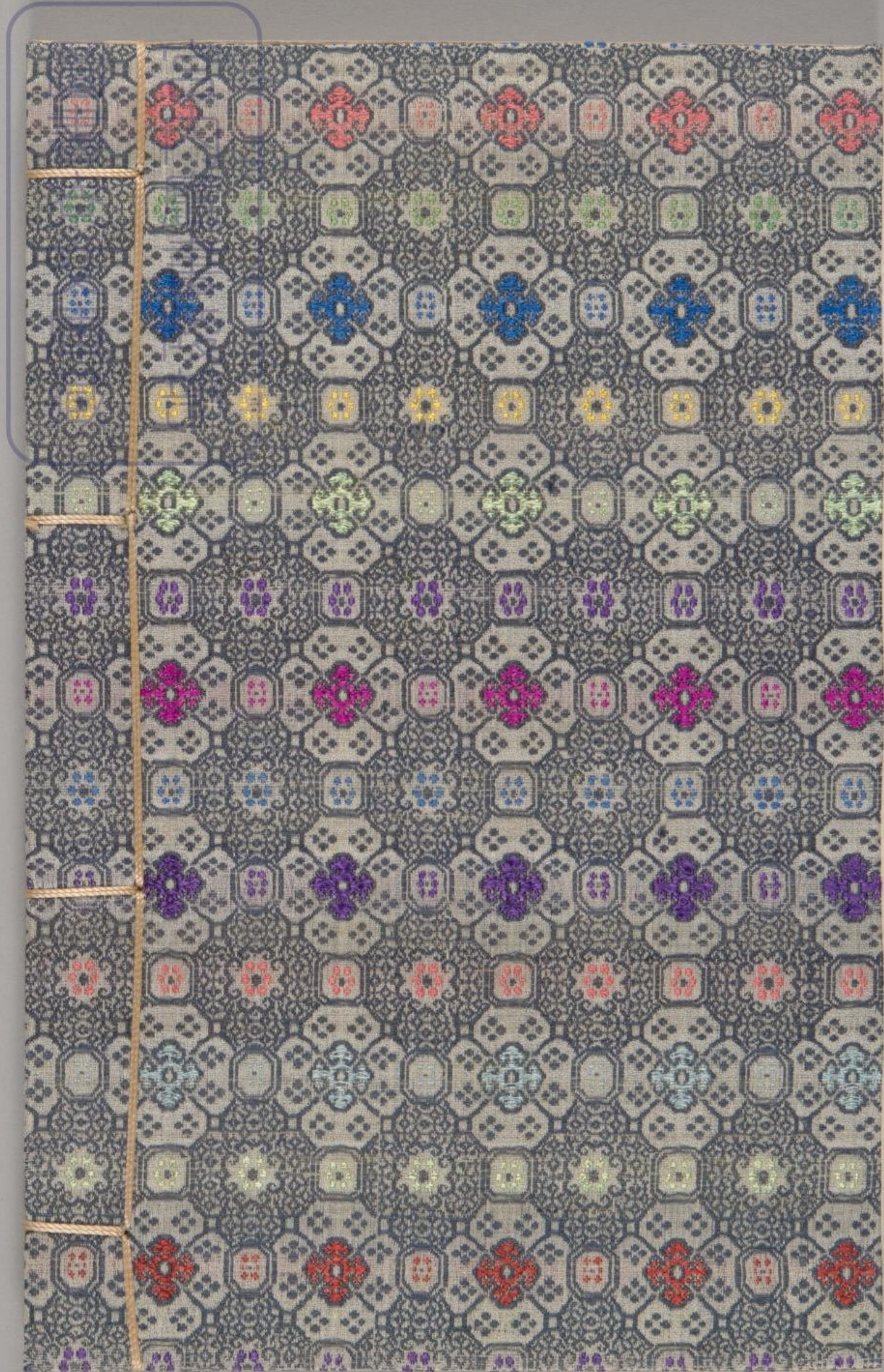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宋板三蘇文粹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六

奏議十首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熙寧八年

頴濱先生

臣自少讀書好言治亂方陛下求治之初上書言事陛下  
不廢狂狷召對便殿親聞德音九品賤官自此始得登對論事  
當此之時陛下好問之聲震動海內愚賤之人篤信寡慮以  
為天下之事可得徐陳遍舉指顧而定矣既而誤蒙恩澤受職  
條例抗論得失與有司不合得請外補於今七年而天下之治  
安終未可見臣竊疑之伏惟陛下天縱聖德聰明睿智不學  
而具其於謀慮措置曾何足云然自頃歲以來每有更張民率  
不服蓋青苗行而農無餘財保甲行而農無餘力免役行而公  
私並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上則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衆  
庶愁歎願其速改凡此四者豈陛下之聖明有所不知耶臣  
以為非也陛下之聖明無所不知何以言之二年以來陛下





下屢發英斷廢置大吏數其罪愆明示臣庶凡天下之所共疾惡者 陛下無一不知由此觀之凡天下之所共怨苦者 陛下何所不察今者皇天悔禍啓道聖意易置輔相中外踴躍思觀寬政而歷日彌月寂寞無聞衆心皇皇如久飢而不得食臣雖愚陋竊獨爲 陛下恨也 陛下自即位以來求治之心常若不及意將以堯舜之隆平易漢唐之淺陋不幸左右不明陵遲以至於此天下之人孰不知之今也既知其不可用而去之又循其舊術而不改將遂代之任咎此臣之所以爲 陛下恨也且今天下之安危智者不再計矣水旱連年死者將半遺民飢困盜賊滿野疆場未寧軍旅在外府庫空竭邊餽寡少事之可憂者何可勝數術之不效斷可見矣然 陛下獨遲遲而不決意者已爲之而已廢之恐天下有以窺其深淺耶臣聞人主之德如天天之於物也熾然而旱赤地千里草木皆死可謂虐矣然至雷雨時作膏澤洋溢百穀奮起民復粒食鼓舞盛德而

忘旱之虐何者度量廣大改過無疑也如使密雲而不雨旣雨而中止遲疑允豫久而不忍則天之生物盡矣傳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 陛下誠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湛乎彼我得失莫能嬰也去惡如弃塵垢遷善如救飢渴與民一新罷此四事青苗之旣散者要之以三歲而不收息保甲之旣團者存其舊籍而不任事復差役以罷免役之條通商賈以廢市易之令行之暮年而觀之苟民不安居水旱復作盜賊復起財用復竭誠有一事以憂 陛下臣請伏罔上之誅以謝左右 陛下誠不信臣數年之後親受其弊矣古人有言曰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惟 陛下爲社稷籌之臣謹列四事之害畫一以獻不勝愚忠憤滿之誠干犯天威伏俟鈇鉞臣輟誠惶誠恐昧死上書

爲兄軾下獄上書 元豐二年

臣聞困急而呼天地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雖草芥



之微而有危迫之懇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臣早失怙恃惟兄  
軾一人相須為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  
不測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  
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  
軾狂狷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頃年通判杭州及  
知密州日每遇物託興作為歌詩語或輕發向者曾經臣僚繳  
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  
為但其舊詩已自傳播臣誠哀軾愚於自信不知文字輕易迹  
涉不遜雖改過自新而已陷於刑辟不可救止軾之將就逮也  
使謂臣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  
有為之志而遇不世出之生雖齟齬於當年終欲効尺寸於晚  
節今遇此禍雖欲改過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無由況立朝  
最孤左右親近必無為言者惟兄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  
已臣竊哀其志不勝手足之情故為冒死一言昔漢淳于公得

罪其女子緹縈請沒為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因之遂罷肉刑今  
臣螻蟻之誠雖萬萬不及緹縈而陛下聰明仁聖過於漢文  
遠甚臣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非敢望末減其罪但得免下  
獄死生為幸臣軾所犯若顯有文字必不敢抗拒不承以重得  
罪若蒙陛下哀憐赦其萬死使得出於牢獄則死而復生宜  
何以報臣願與軾洗心改過粉骨報效惟陛下所使死而後  
已臣不勝孤危迫切無所告訴歸誠陛下惟寬其狂妄特許  
所乞臣無任

論臺諫封事留中不行狀

元祐元年二月十四日時為右司諫

右臣伏見 皇帝陛下以至孝純仁承統踐祚 太皇太后陛下  
下以聰明睿智親攬庶政 二聖協德以幸天下曾未暮歲而  
敝事稍去寬政復行元元之民免於流離之患蒙更生之福海  
內釋然無意外之憂不勝幸甚伏惟 陛下恭勤祗畏發於天  
性猶復選於群臣增廣諫貲求直言以自助天下之士聞風相



慶臣實何人得於今日備位於此然臣聞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爲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弃而爲惡中人自勉於善則人主耳目衆多易與爲治中人自弃於惡則臣下朋黨蕃殖易以爲非蓋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於此者也昔真宗皇帝臨馭群下獎用正人一時賢雋爭自託明主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既以諫諍顯名則忠良之士相繼而起其後耄期厭事丁謂乘間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朝多正士謂雖懷姦慝而無與同惡謀未及發旋即流放仁宗皇帝仁厚淵默不自可否是非之論一付臺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脩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此風既行士恥以緘口失職當時執政大臣豈皆盡賢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隨輒屏去故雖人主寬厚而朝廷之間無大過失及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下至小民皆知其非而卿士大夫從風而靡則風俗之變於此見矣是時惟有呂

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臺諫有以一言及之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俗大敗無一人復正言者天佑皇室啓迪聖德臨政未幾而以言路爲急天下竦然思見祖宗遺俗然臣自至闕廷聞臺諫封事一切留中不出既不施行又無黜責臣不勝憂疑夫朝廷所以待臺諫者不過二事言當則行不當則黜其所上封事除事干幾密人主所當獨聞須至留中外並須降出行遣上所以正朝廷之紀綱使無廢職業下所以全人臣之名節使無負公議若當而不行不當而不黜則上下苟且廉恥道廢風俗衰陋國將從之臣願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修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行遣大者可黜小者可罷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陛下垂拱於上羣臣肅雍於下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選用執政狀

元祐元年二月二十七日時爲右司諫



右臣聞唐柳伉一太常博士耳猶能上疏乞斬程元振郇謨一布衣耳猶能哭市以論元載今臣備位諫省逢時艱危若隱忍不言實負天下謹冒斧鉞之誅以論其大者惟陛下哀憐財幸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太皇太后陛下以女主稱制四夷未服積弊如麻陛下以為此何時也賈誼有言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卧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正今日之謂也自先帝以雄才大略躬攬萬幾而西北二虜交趾瀘蠻常擾邊境以勞王師京東河北福建等路姦猾巨盜常殺官吏以謀不軌今二聖拱默恭己無為責成於執政大臣大臣又皆媮合苟容無足賴者昔淮南王反獨畏衛青及黠至公孫丞相若發蒙耳臣觀今之大臣尚未及公孫丞相相遠甚陛下以謂蠻夷戎狄所服者何事姦猾巨盜所畏者何人萬一有之將何以待謹按左僕射蔡確煥佞刻深以獄吏進右僕射韓縝識闇性暴踈行汙樞密使章惇雖有應務之才而其為人難以獨任門

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左丞呂公著雖有憂國之志而才不逮心至若張璪李清臣安燾皆斗筭之人持祿固位安能為有安能為無陛下必謂此等皆先帝舊臣不欲罷去然不知先帝以絕人之資獨運天下特使此等行文書赴期會而已至於大政事大議論此等何嘗與聞小有罪犯輒罰銅門謝為天下笑先帝若以股肱待之不應如此今陛下深居帷幄之中不自任事而以天下之大付之此等其為禍福未可與先帝同日而語也昔漢武帝以車千秋為丞相至於受遺輔少主則不以屬千秋必得霍光金日磾而後可先帝若自知降年止此豈肯以王珪蔡確之流受顧命之託乎陛下新臨天下人材衰少此數人者未可一朝而去也則願擇其任最重而罪最大者去之臣以為莫如蔡確韓縝者也陛下即位以來罷市易堆塚場及鹽茶鐵法此蔡確之所贊成也放散修城人夫罷保甲保馬等事此韓縝與宋用臣張誠一等所共建也先帝



之所是確等亦是之 陛下之所否確等亦否之隨時翻覆略無愧恥天下傳笑以為口實而朝廷輕矣 先帝時有司屢言績贓罪有狀 先帝隱忍未發不謂陛下即位拔擢至此天下有識所共疑怪近者每發一政三省密院議論紛然至忿爭殿上無所適從皆由大臣才短望輕以至於此所有確績其餘罪惡臣未敢細陳先論其大體伏願 陛下思 祖宗付囑之重深察方今事勢為至艱至危之時早賜罷免確績二人別擇大臣負天下之重望有過人之高才而忠於社稷有死無二者以代之上以肅正羣臣異同之論下以彈壓四海效雄之心然後 陛下高枕而卧天下無事矣臣位卑言深罪當萬死若蒙降黜其甘如薺如其未也則當節次奏請伏閣力爭以使去就非獨臣如此凡在臺諫莫不當然必無備禮一言不行而止者此天不公議非臣私意惟 陛下裁酌早賜施行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乞誅竄呂惠卿狀

元祐元年五月十九日時為右司諫

右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崇長犴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盧杞妬賢嫉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斂使天下相率叛上至於流播德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復存蓋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終必為患臣伏見前叅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辯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心腹安石山野之人強很傲誕其於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擿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 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惶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為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者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為館殿攝行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



肆其偽辯破難琦說仍爲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鷄豚狗彘抄劄殆遍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笞交下紙筆翔貴小民怨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戶流移雖上等富家有驅領車牛懷挾金銀流入襄鄧者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原其害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汙公卿不止如此獨賴先帝天姿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既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爲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糜

費資糧棄捐戈甲以巨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畔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內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爲梗及其移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具堡兩寨生地託以重兵方敢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託收刈所得率皆秕稗雨中收穫即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牒轉運司交害妄言可罷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二雖復肆諸市朝不爲過也若其私行險薄非人所爲雖閭閻下賤有不食其餘者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爲讎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旣以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扼其歸安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庫藏

石覺之被召即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置買田產使舅鄭膺請奪民田使僧文捷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鞠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為姦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肝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斯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挾搥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大彘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曾不愧恥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己必取仁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鉏麇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徇君也而推其忍則至於弑君藥布惟不廢彭越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惟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

二人終事二主俱為名臣何者仁心所有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背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有夫曹桓古之姦雄駕御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惟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譬如薰蕕雜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況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蹇周輔宋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鄧綰李定之徒微細畢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內憚猜忍如蝮蠍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巨愚意寡慮以為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忍辜負朝廷是以不憚死云獻此愚直伏乞陛下斷自聖



意略正典刑縱火以汙鉄鎖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論青苗狀 元祐元年六月十四日時為右司諫

右臣伏以青苗之害民 朝廷之所悉也罷而不盡廢而復講使天下之人疑 朝廷眷眷於求利此臣之所深惜也向者朝廷申明青苗之法使請者必以情願而官無定額議者以為善矣然以臣觀之無知之民急於得錢而忘後患則雖情願之法有不能止也侵漁之吏利在給納而惡無事則雖無定額有不能禁也故自今年春諸縣所散青苗處處不同凡縣令曉事吏民畏伏者例不復散其闇於事情為吏民所制者所散如舊蓋立法不善故使猾吏得依法為姦監司雖知其不便欲禁而不可得天下既已病之矣今 朝廷復修夏料納錢減半出息之法此雖號減息而使天下曉然知今日 朝廷意仍在利雖有良縣令臣恐其不能復如前日自必於不散矣且自熙寧以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庫

來史行青苗皆請重祿而行重法受賕百錢法至刺配然每至給納之際猶通行問遺不能盡禁今吏祿已除重法亦罷而青苗給納不止臣恐民間所請錢物得至其家者無幾矣伏乞追寢近降青苗指揮別下詔旨天下青苗自今後不復支散不勝 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論蘭州等地狀 元祐元年六月二十八日時為右司諫

右臣竊見 先帝因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州於鄜延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議者講求利害久而不決其一曰蘭州五寨所在險遠饋運不便若竭力固守坐困中國羌人得以養勇窺伺間隙要之久遠不得不弃危而從弃不如方今無事舉而與之猶足以示國恩惠其二曰此地皆西邊要害朝廷用兵費財僅而得之聚兵積粟為金湯之固蘭州下臨黃河當西式咽喉之地土多衍沃略置堡障可以招募弓箭手為耕戰之備自開拓以來平治徑路皆通行大兵若舉而弃之熙



河必有晝閉之警所謂借寇兵資盜糧其勢必為後患此二議者臣聞之久矣然以夏戎背畔雖屢有信使而未脩臣職未請侵地則弃守之議朝廷無因自發今聞遣使來賀登極歸未出境而使者復至講和請地必在茲舉雖廟堂議論已得詳熟而小臣憂國不能嘿已輒嘗覈實其事以為前件弃守之議皆非妄言然而朝廷當決從一議欲決此議當論時之可否理之曲直筭之多寡誠使三者得失皆見於前則弃守之議可以一言而決也何謂時之可否方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諒闇不言恭默思道太皇太后陛下覽政簾幃之中舉天下事屬之輔相當此之時安靖則有餘舉動則不足利在綏撫不利征伐今若固守不與西戎必至於爭甲兵一起呼吸生變緩急之際何所咨決況陝西河東兩路比遭用兵之厄民力困匱瘡痍未復一聞兵事無不狼顧若使外患不解內變必相因而起此所謂時可弃而不可守一也何謂理之曲直西戎近歲於朝

廷本無大罪雖梁氏廢放其子而夷狄外臣本不須治以中國之法先朝必欲弔伐但誅其罪人存立孤弱則雖犬羊之群猶將伏以聽命今乃割其土地作為城池以自封殖雖吾中國之人猶知其為利而不知其義也曲直之辨不言可見蓋古之論兵者以直為壯以曲為老昔仁祖之世元昊叛命連年入寇邊臣失律敗亡相繼然而四方士民裹糧奔命唯恐在後雖捐骨中野不以為怨兵民競勸邊守卒固而中國徐亦自定無土崩之勢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兵之禍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頃自出師西討雖一勝一負而計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寶元之多也然而邊人憤怨天下咨嗟土崩之憂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朝廷非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侵地惜而不與負不直之謗而使關右子弟肝腦塗地臣恐邊人自此有怨叛之志此所謂理可弃而不可守二也何謂筭之多寡弃守之議朝廷若舉而行之其勢必有幸有不幸然臣今所論於守則言其



宮內廳書

幸於奔則言其不幸以效利害之實今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塞招置土兵方其未成而西戎不順求助北虜並出為寇屯戍日益飛輓不繼賊兵乘勝師喪國蹙蘭州不守熙河危急此守之不幸者也割奔蘭州專守熙河倉庾有素兵馬有備戎人懷惠不復作過此奔之幸者也二者臣皆不復言何者利害不待言而決也若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塞招置土兵且耕且戰西戎懷怨未能忘爭時出虜略勝負相半耕者不安餽運難繼耗盡中國民不得休息此守之幸者也割奔蘭州專守熙河西戎據蘭州之堅城道熙河之夷路我師不利復以秦鳳為塹脩完廢壘復置烽候人力既勞費亦不小此奔之不幸者也夫守之雖幸然兵難一交仇怨不解屯兵饋糧無有休日熙河因此物價翔貴見今守而不戰歲費已三百餘萬貫矣戰若不止戍兵必倍糧草衣賜隨亦增廣民力不支則土崩之禍或不可測也奔之雖不幸然所奔本界外無用之地秦鳳之間兵民習熟近而易守

圖書寮文

轉輸所至如枕席之上比之熙蘭難易十倍有守邊之勞而無腹心之患與平日無異也夫以守之幸較奔之不幸利害如此而況守未必幸而奔未必不幸乎且朝廷以天地之量赦其罪惡歸其侵疆復其歲賜通其和市雖豺狼野心能不愧恥縱使酋豪內懷不順而國恩深厚無以激怒其民臣料一二年間其勢必未能舉動萬一不然而使中國之士知朝廷奔已得之地舍垢為民西戎背恩彼曲我直人懷此心勇氣自信以攻則取以守則固天地且猶順之而況於人乎故臣願朝廷決計奔此然後慎擇名將以守熙河厚養屬國多置弓箭手於熙蘭往還要路為一大城度可屯二三千人以塞其入寇之道於秦鳳以來多置番休之兵以為熙河緩急救應之備明敕將佐繕完守備常若寇至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至庶幾可以無後患也臣自聞西使復來謹采眾議以三事參較利害反覆詳究理無可疑是以輒獻狂言惟陛下裁擇幸甚



論西邊警備狀

元祐元年七月十九日時為右司諫

右臣近奏乞因夏國遣使入貢歸其侵地竊聞朝廷已降詔開許伏惟包荒之德與天地同量使西邊之人自此得免餽餉之勞脫戰鬪之禍天下不勝幸甚然臣聞兵法受降如受敵夷狄歡心見利忘義雖以恩信深加結納而備豫不虞不可暫弛況朝廷數年以來舉兵攻討深入其地奪其疆土今雖接以恩禮其怨毒之意必未遽忘若因給賜城寨立界至之際乘我無備輒肆猖狂則取笑四夷悔不可及謂宜明加約束所賜城寨須候逐路帥臣處置般運軍甲抽那兵馬凡百了當立定期日然後得令人交割若未了之間不得令一人一騎先期窺覷仍指揮沿邊將吏常加嚴備因夏國新復侵地謹守誓約之際招填士馬充實倉廩綏懷熟戶常若寇至不得為其通和稍有弛廢如此數年朝廷常務懷柔以革其欲報之心邊臣常作預防以折其內侮之志臣謂數年之外必無後患縱使背畔而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庫

邊討已宇士氣已復度其事勢亦不足深憂況背恩犯順彼曲我直雖復羌人亦當知非足使吾民坐而賈勇制勝之道始自今日惟願陛下深詔大臣安不忘危常以戒敕邊吏為心則社稷之福也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因旱乞許群臣面對言事劄子 元年二年時遷戶部侍郎

臣伏見二年以來民氣未和天意未順災沴荐至非水即旱淮南饑饉人至相食河北流移道路不絕京東困弊盜賊群起二聖遇災憂懼傾發倉廩以救其乏絕獨此三路所散已僅二百萬斛矣異時振卹未見此比然而民力已困國用已竭而旱勢未止夏麥失望秋稼未立數月之後公私無繼群盜蜂起勢有必至臣未知朝廷何以待此臣竊見太皇太后陛下清身奉法與物無私皇帝陛下恭默靖慎動由禮義皇天后土照知此心而和氣不應深所未喻不審陛下嘗究其說否臣聞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陰陽和暢雨澤乃至君廣聽以納下臣



宮內廳書

盡言以奉上上下下交泰元氣乃和今二聖居幃箔之中所與朝夕謀議者上止執政大臣下止諫官御史不過數十人耳其餘侍從近臣雖六官之長皆不得進見而況其遠者乎臣以謂群臣識慮深淺不同其心好惡亦異故須兼聽廣覽然後能盡物情而得事實今陛下聽既不廣則所行之事不得不偏聽狹事偏則陰陽亢隔和氣不效必然之理也臣觀祖宗故事百官有司皆得以職事進對從容訪問以盡其情今二聖臨御四方履人主之位而謙恭退託踈遠群臣不行人主之事遂使百官不敢以職事求見臣謂宜因此時明降詔書許百官面奏公事上以盡群情之異同下以閱人才之賢否人心不壅天道必從則久旱之災庶幾可息臣蒙國厚恩比聞詔書引咎自責避正殿損常膳分命臣僚並走群望私心踴躍不敢違寧輒推天意人事影響之應庶幾有補萬一惟陛下恕其愚僭略賜采擇取進止

圖書寮文庫藏

論西事狀

元祐二年八月時為戶部侍郎

右臣伏見西夏頃自秉常之禍人心離二梁氏與人多二族分據東西廂兵馬勢力相敵疑阻日深入寇之謀自此衰息朝廷略加招納隨即伏從使介相尋臣禮甚至只自今年春末夏初以來始有桀心出兵數萬掩襲涇原殺虜弓箭手數千人復歸巢穴朝廷方事安衆難於用武接以君臣之禮加以冊命之恩特遣使人厚賜金幣戎狄獸心敢為侮慢輒以地界為詞不復入謝至於坤成賀使亦遂不遣中外臣子聞者無不憤怒思食其肉臣忝備侍從主憂臣辱義不辭勞況臣擢自小官列於禁近議論幾事既其本職感激思報宜異常入是以冒昧獻言不避罪戾庶幾聖意由此感悟雖被譴逐臣不恨也臣竊惟當今之務以為必先知致寇之端由審行事之得失然後料虜情之所在定制敵之長筭誠使四者畢陳於前則羌戎小醜勢亦無能為也董氈本與西夏世為仇讎元昊之亂仁宗賴



其牽制梁氏之篡 神宗藉其征討世效忠力非諸蕃之比乃者董氈老病其相阿里骨擅其國事與其妻契丹公主殺其二妻心牟氏其大將鬼章及溫溪心等皆心懷不服阿里骨里欺罔朝廷自稱董氈嗣子 朝廷不察情偽不原逆順即以節鉞付之謀之不臧患自此起阿里骨既知失衆虐用威刑衆心日離而鬼章自謂與阿里骨比肩一體顧居其下心常不悅夏人乘此間隙折節下之先與阿里骨解仇結權令轉說鬼章舉兵入寇復誘脅人多保忠令於涇原竊發黨與既立羽翼既成是以敢肆狂言以動 朝聽向若阿里骨里以董氈之死來告立嗣朝廷因其所請遍問鬼章溫溪心等以誰實當立若衆以阿里骨爲可立則既立之後衆必無詞若以爲不可則分董氈之舊秩以三使額授此三人阿里骨無僥倖之命鬼章無怨望之意則夏人無與爲援安能動搖加以數年以來 朝廷本厭兵事

卷中測知此意亦以自安頃者忽命熙河點集人馬大城西關

仍云來年當築龕容聲實既暴虜心不寧舉兵自強疊亦由此此所謂致寇之端由也 先帝昔因梁氏篡逆之禍舉兵誅討侵攘地界爲怨至深羌虜之性重於復讎計其思報之心未嘗一日忘也徒以喪亂相繼兵力凋殘 陛下臨御之初意切懷納是以連年入貢以休息其民雖有恭順之言蓋亦非其本意矣假令犯順固猶有詞今 朝廷因其承襲之後賜之冊命指金錢二十餘萬緡以爲之禮彼既與我有君臣之分然後可責以忠順之節 朝廷此舉於義甚長而羌虜無謀遂肆桀傲內則其國中士民自知不直必不爲用外則中國兵將皆有關志易以立功曲直之幾於此始定雖弃捐金幣以封殖寇讎小人謂之失策而分別曲直以激勵將士智者謂之得計此所謂行事之得失也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頃爲邊患皆歷歲年然而國小力微終以困斃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內自多難而欲外侮中原料其姦謀蓋非元昊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

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澤之深遠近所悉既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廊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以為狂言一聞求無不得今朝廷既已漸為邊備益兵練將則羌虜之心已乖本計不過秋冬寒涼之後小小跳梁以嘗試朝廷而已若朝廷執意不搖守邊無失則款塞請盟本無愧恥若朝廷用心不一惟務求和則求請百端漸不可忍此所謂虜情之所在也凡欲應敵必先正名夏人初起邪謀必有二說其一以為慢詞既達則地界可得無窮之請因以滋彰其二以為雖不得地實亦無損猖狂力屈稍復求和中國厭兵勢無不許方其不遜則張皇事勢夸示諸戎及其柔伏則略為恭順使中國鼯僂而聽今朝廷遣兵積粟地界之請固已不從然而號令未明逆順未著臣恐夏人未知朝廷不單用兵之意無以折其姦心又恐將來蒞窮力屈略修臣禮便與講和要約不堅必難持久昔趙欲與秦為好其謀臣虞卿以

為從趙為好不若從秦為好於是東結齊人而秦人自至區區之趙尚知出此而況堂堂中國畏避畜縮媮於無事不一分別曲直而反聽命於羌人哉臣願陛下明降詔書榜公邊諸郡其大意略曰夏國頃自亮祚喪亡先帝舉兵弔伐既絕歲賜復禁和市羌中窮困一綰之直至十餘千又命公邊將吏迭行攻討橫山一帶皆弃不敢耕窮守沙漠衣食併竭老少窮餓不能自存朕統御四海均覆無外閔此一方窮而無告遂敕諸道帥臣禁止侵掠自是近塞之田始復耕墾既通和市復許入貢使者一至賜予不貲販易而歸獲利無算傳聞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朕猶念孤童幼弱部族隳貳若非本朝賜之策命假以寵靈則何以威伏酋豪保有疆土是時朝士大夫咸謂夷狄反覆心未可知使者將行言猶未已朕有存亡繼絕之志欲修祖宗爵命諸侯之典以為寧人負我斷而不疑故遣使出疆授以禮命金錢幣帛相屬於道邊人父老觀者大息



宮內廳書

以為仁義之厚古所未有而狼子野心飽而背德不遺謝使不  
賀坤成朕以君道拊之而不以臣禮報朕天地所疾將相咸怒  
朕惟狂謀逆節止其一二姦臣國人何辜當被殺戮是以弭兵  
安眾未議攻討然而逆順之理不可不明其令必邊諸將飭勵  
兵馬廣為儲峙敢有犯塞即殺無赦彼既背逆天理不有人禍  
必有鬼誅姑修吾疆以待其變臣料此命一出羌人愧畏雖未  
即款伏而姦計沮屈無以號令其下諸路兵民知彼曲我直人  
思致死勇氣一發邊聲自倍此必然之勢也今 朝廷日夕備  
邊常若寇至而但曲加隱忍不降此命使虜眾一旦犯境終亦  
不免交鋒若聽臣此言要之亦不出兵坐而待敵初無有異而  
使士氣感忿以思戰虜情知難而自屈求和之請其至必速此  
所謂制敵之長筭也臣竊聞 朝廷近已添屯兵將增廣邊儲  
議絕和市使熙河帥臣招來阿里骨鬼章溫溪心人多保忠等  
臣法所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者 陛下若能饒之以金

圖書寮文

錢而寬其繩墨使將帥得盡其心間謀得盡其力則事無不成  
而虜漸可制矣然有一事似非臣所得言者但以蒙 國厚恩  
不敢不盡昔熙寧元豐之間所行政令雖未必便民然 先帝  
操之以法濟之以威是以令無不從而事無不舉頃者 朝廷  
削去苛法施行仁政可謂善矣然而刑政不明多行姑息中外  
觀望靡然有縱弛怠惰之風平居無事姑以媿安可耳今虜方  
不順勝負之變蓋未可知緩急之際威令無素何以使眾臣謂  
宜因事正法以明示天下臣前所言去歲大臣承用阿里骨欺  
罔之奏授以節制致令鬼章懷憤入寇夏人承豐違命此則當  
時宰相樞密使副苟簡無謀之罪也近者涇原賊馬至者數萬  
殺掠數千斤候不明備禦不及熙河賊退經今累月而殺傷焚  
蕩之奏至今未止此則將帥弛慢不畏 朝廷之罪也 陛下  
恬不為怪略無責問政之不修孰大於此中外相視以為疑怪  
朝廷方將使人蹈白刃赴湯火臣有以知其不能矣昔公孫洪



為相諸侯有逆謀請歸侯印以塞責諸葛亮為相任馬謖不當請自貶三等以右將軍領事蓋大臣體國不惜身自降黜為衆行法今陛下何不取去歲冊命阿里骨與議大臣不論去位在位皆奪一官至於兩路將帥雖寄任不改而法不可廢皆使隨罪行罰以此號令四方庶幾知所畏憚政修於朝廷之上而敵人恐懼於千里之外勢之所至不足怪也今陛下未能正群臣而望西羌之畏威不可得矣臣聞范仲淹守慶州因葛懷敏之敗請以任將非人因兩府遜謝損其勳爵而復其位以激厲諸將感慰邊兵時雖不用而仲淹之言至今惜之臣雖不敏究觀往事以為可施於今不敢嘿已小臣狂僭斧鉞之誅無所逃避惟陛下裁察

奏議一十一首

潁濱先生

論陰雪劄子

元祐三年春時為戶部侍郎

臣伏見自去冬至今陰雪繼作罷民凍餒困弊道路聖心憂勞何所不至蓋嘗命有司發內庫之錢出司農之粟竭太府之炭以濟其急矣猶以為未也則釋犴獄罷役夫凡可以惠民之事無不為矣而天意不順雨雪如故臣竊惑之臣嘗觀先儒論五行之說以為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故周之末世舒緩微弱政在臣下則天應之以燠煖秦之末世峻刑暴斂海內重足而立則天應之以寒慄是以周亡無寒歲秦滅無燠年信如此言則朝廷之政今豈失於急歟竊惟二聖臨御以來革敝去煩施惠已責凡所指置雖未盡得而民獲其所欲者多矣苟以為急雖三尺童子不信也然則陰雪之應其咎安在臣聞商高宗雉雉於鼎其臣祖己告之曰惟先格王正厥



事夫所謂正風也惟因其非而正之耳故臣竊推之古事以為天  
大雷電以風而成王應之以逆周公衛國大旱而文公應之以  
伐邢夫親任三公非所以止風而興師伐人非所以致雨彼既  
為之不疑而天亦報之如響者誠得其時當其事耳臣竊惟近  
者天地之變常半歲苦旱半歲苦陰陰陽之氣一有過差浸淫  
爛熳而不能反今雨雪既其久而不止則春夏之際又將復旱  
此其類似有以致之者古之為政德刑並用寬猛相濟使天下  
懷其惠而畏其威民氣充塞而天地從之故陽不過而陰不忒  
自頃以來朝廷之政專以容悅為先務上下觀望化而為一  
監司之臣以不執有罪為賢郡縣之官以寬弛租賦縱釋酒稅  
為優至於省臺寺監亦未聞有正身治事以辦集聞者也何者  
朝廷方兼容是非以不事事為安靜以不別白黑為寬大是以  
至此極也臣竊惟朝廷之意其始蓋欲以寬治民耳而不知  
姦臣猾吏乘其間以侵虐細民其弊不可勝數名雖近寬而其

實則虐也陛下誠欲消復此變宜訓敕大臣使之守法度立  
綱紀信賞必罰使群下凜然知有所畏苟朝廷無偏甚不舉  
之政則陰陽逆差浸淫爛熳往而不反之氣宜可得而止也不  
然雖空府庫竭倉廩以振貧窮破囹圄焚鞭朴以縱罪戾臣恐  
天地之意未易回也臣待罪地官以簿書米鹽為職出位而言  
罪在不赦然陛下頃自踈外擢臣而用之二年之間致位於  
此豈欲責臣齟齬以吏事自效而已哉是以冒萬死獻言惟  
陛下裁擇取進止

論開孫村河劄子

元祐三年時為戶部侍郎

臣為戶部右曹兼領金倉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半適當中外  
匱竭不繼之時日夜憂惶常慮敗事竊見左藏見緡一月出納  
之數大抵皆五十餘萬略無贏餘其它金帛諸物雖小有羨數  
亦不足賴臣之愚怯常恐天災流行水旱作沴西羌旅距邊鄙  
繹騷河議失當賦役橫起三事有一大計不支雖使桑羊劉晏



復生計無從出矣而況於臣之驚下乎今者幸賴二聖慈仁恭儉天地垂貺諸道秋稼稍復成熟雖京西陝西灾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為深憂羌人困窮旋聞款塞惟有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人蓄聚梢椿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困敝之餘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歎勞苦已甚而莫大之役尚在來歲天啓聖意灼知民心特召河北轉運司官吏訪以得失近聞回河大議已寢不行臣平日過憂頓然釋去然尚聞議者固執開河分水之策雖權罷大役而兵工小役音未肯休如此則河北來年之憂亦與今年何異今者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隄防其為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朝廷舉動

義當如此今議河失當知其害人中道而復本何所愧雖使天下知之亦足以明二聖憂民之深為之改過不吝今乃顧惜前議未肯曠然更張果於遂非難於遷善臣實為朝廷惜之然臣聞議者初建開河分水之策其說有三其一曰御河墜減失饋運之利其二曰因冀以北漲水為害公私損耗其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虜界入海邊防失備凡其所以熒惑聖聰沮難公議皆以三說藉口夫河決西流勢如建瓴引之復東勢如登屋雖使三說可信亦莫如之何矣況此三說皆未必然臣請得具言之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既便商賈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墜減失此大利誰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若議者能復澶淵故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如議者之意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墜減已一二百里亦無由復見矣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漲溢浸敗秋田濱河



數十里為之破稅此其害也漲水既去淤厚累尺宿麥之利比之  
作田其收十倍寄居丘冢以避淫潦民習其事不甚告勞此其  
利也今河水在西勢亦如此遠為隄防不與之爭正得漢賈誼  
治河之意比之故道歲省兵夫稍芟其數甚廣而故道已退之  
地桑麻千里賦役寧復為利不貲安用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  
憂為東流之患哉此恩冀以北漲水為害之說不足聽二也河  
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虜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為塘水  
以捍胡馬之衝今河既西行則西山一帶胡馬可行之地已無  
幾矣其為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  
出虜界中造舟為梁便於南牧臣聞虜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  
于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臣雖  
非目見而習北方之事者為臣言之大略如此可以遣使按視  
圖畫而知此河入虜界邊防失備之說不足聽三也臣願以此  
說質之議者則開河分水之說誠不足復為矣又臣訪聞今

歲四月間河上役兵勞苦無告嘗有數百人持版築之械訪  
求都水使者意極不善賴防邏之卒擁拒而散盛夏苦役病死  
相繼使者恐朝廷知之皆於垂死放歸本郡斃於道路者不  
知其數若今冬放凍來歲春暖復調就役則意外之患復當如  
前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不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恥於不效  
而堅持之於上小臣急於利祿不顧可否隨而和之於上下  
膠固以罔朝廷其間正言不避權要纔一二人耳然事非本  
職亦不敢盡言臣以戶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緘默誰當言者  
惟斷自聖心盡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乞裁損浮費劄子元祐三年時為戶部侍郎

臣等竊見本部近編成元祐會計錄大抵一歲天下所收錢穀  
金銀幣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今左藏庫見錢費用已盡  
去年借朝廷封樁米鹽錢一百萬貫以助月給舉此一事則  
其餘可以類推矣臣等聞古者制國之用必量入為出使三年



耕必有一年之食故二十年之間而九年之畜可得而備也今者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景德班行選人胥吏之衆率皆廣增而兩稅征商推酒山澤之利比舊無以大相過也昔祖宗之世所入既廣所出既微則用度饒行理當然爾今時異事變而奉行舊例有加無損今日天下已困弊矣若更數年加之以饑饉因之以師旅其爲憂患必有不可勝言者臣等備位地官與聞朝廷大計而喑默不言異日雖被誅戮何補於事故臣等願及今日明敕本部取見今朝廷政事應干費用錢物者隨事看詳量加裁損使多不至於傷財少不至於害事二聖以身率之大臣以身行之使天下曉然皆知事之當然而非朝廷有所靳惜則誰不信伏昔治平熙寧之間因時立政凡改官者自三歲而爲四歲任子者自一歲一人而爲三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而爲六歲一人宗室自袒免以上漸殺恩禮天下晏然莫以爲言此則今日之成法也臣等伏乞檢會寶

元慶曆嘉祐故事於本部置司選擇近臣共議其事嚴立近限責以實效法度一成數歲之後費用有節府庫漸充傳之無窮久而不弊則其於聖德實非小補也臣等愚拙不能修明職業以廣財賦冒昧獻言罪當萬死取進止  
乞舉御史劄子 元祐五年時爲御史中丞

臣以空疎備位執法當得僚佐以助不逮竊見兩院御史見止三人而兩人詞免未入不獨言者寡少於朝廷得失有所不盡而六察所治事務至煩力有不及則百司怠廢頃者負闕不補動經歲月衆論莫不疑怪臣竊見唐制臺官皆大夫中丞自辟有不由此除授敕命雖行皆拒而不納至本朝雖稍損其舊然亦必令本臺與兩制分舉而人主自擇其可者用之初無執政用人之法也然人才之難非獨今日故自唐太宗以來兼設監察裏行以待資淺之士而祖宗舊制亦許用京朝官知縣以上立法稍寬易於應格近日舉法須得實歷通判一考人



物衰少莫甚於今而獨於言事官重為艱阻實未允當臣頃在  
內外制見每有詔下同列相視患無合格可舉之人所舉既上  
又多不用却於前任臺官中推擇任使雖云舊人不免出自執  
政所可殊失祖宗博舉之意臣今欲乞並詔本臺及兩制依  
放舊制舉升朝官初任通判以上或第三任知縣通判以上及知縣人所舉各半  
從聖意選擇補足見闕仍依舊置監察裏行所貴祖宗選  
任臺官舊法不至墮壞而綱紀之地易於得人亦免遺曠取  
進止

乞分別邪正劄子

元祐五年時為御史中丞

臣竊觀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群枉上有忠厚之政  
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為  
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  
說動搖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  
說遂使忠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處

必至交爭薰蕕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  
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陽內小人外  
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  
之於外每加安存使無失其所不至憤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  
卦之本意也昔東晉桓溫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死謝  
安代之為政以三相分汜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  
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竊謂謝安之於桓氏亦用之於外而  
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實諸朝人懷  
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況安朝廷乎  
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養小人為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主  
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眾及確恕被罪有司懲  
前之失凡在外臣僚例蒙摧沮盧秉尚正臣皆身為待制而明  
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褫職唯  
恐不其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為朝廷斂怨此二者皆過矣故



臣以為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者朝廷用鄧溫伯為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為邪黨以謂小人必由此彙進臣嘗論溫伯之為人粗有文藝無佞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頤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國亦脂韋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遇流便轉緩急不可保誠信不為過也若謂其懷挾姦詐能首為亂階則其矣蓋臺諫之言溫伯則過至為朝廷遠慮則未為過也故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無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為安意為善愈久而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博采公議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敦斯義勿謂不預改更之政輒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朝廷安矣取進止

論執政生事劄子

元祐五年時為御史中丞

臣聞宰相之任所以鎮安中外安靖朝廷使百官皆得任職賞罰各當其實人主垂拱無為以享承平之福此真宰相職也臣竊見近者執政進擬鄧溫伯為翰林學士承旨除命一下而中書舍人不肯撰詞給事中封還詔書御史金臺兩省諫議皆力言其不可議論洶洶經月不定而執政之意確然不回溫伯既仍舊就職而言者並獲美遷質之公議皆不曉其故若謂執政誠是邪則給舍臺諫並係所選豈其皆非若以論者誠非邪則不加黜責並獲優寵進退無據是以公議皆謂朝廷自知其非但重於改作而已今者謗議未息又復進擬禮部侍郎陸佃兵部侍郎趙彥若權本部尚書舍人二人復相次封還陸佃之命臣竊惟此二事本非朝廷急切之務勢須必行者也上既不出於人主下又不起於有司皆由執政出意用人致此紛爭內則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厭於煩言焦勞彌月下



則侍從要司失其舊職網紀廢壞至於賞罰顛倒頃所未聞臣不知為政如此得為鎮安中外安靖朝廷者乎頃者諸曹侍郎闕人朝廷始擢用諸卿監為權侍郎蓋以不權侍郎則本曹公事闕官發遣如禮兵諸部事至簡少雖無侍郎但責郎官亦自可了況侍郎既具而復權尚書此何說也若謂侍郎久次當遷尚書臣不知尚書久次當遂遷執政乎此則為人擇官而非為官擇人之意也臣待罪執法竊慮聖意未經究察但見執政歷詆有司而自伸其意使羣臣無由自明今後更有如此等事無敢守法為陛下明白是非者是以區區獻言不覺煩瀆罪當萬死取進止

論言事不當乞明行黜降劄子

元祐五年時為御史中丞

臣聞孟子有言有官守者不得其官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故祖宗朝凡任臺諫言而見聽則居職言而不用則黜罷理之必至前後悉然惟有去年臺諫論回河不當言既不從

而言者皆獲美遷今年復論鄧溫伯不可任翰林承旨言既不效而言者亦並進職雖人臣迫於朝命黽俛就位而中外觀望不知曲直所在為損不細誠使朝廷偶有過舉聞善而改適足以增開納之光其或言者論事不當據法罷免亦足以示進退之公今者不辨是非一加進擢朝廷則負諱過便私之毀臣下則被苟簡懷祿之非風俗漸成士節陵替載之史冊不為美事臣今待罪執法才力疲輒何能發明然在職思憂不敢不勉若所言中理望陛下力賜主張行之無吝一有不當亦乞明加流竄以懲妄言惟乞勿為隱忍包含之計使臣主俱受其謗不勝幸甚取進旨

論所言不行劄子

元祐五年時為御史中丞

臣七月二十四日今月八日兩次面奏熙河路范育种誼等違背大信貪功生事以速邊患乞移降佗路更選帥臣俾之鎮守臣方奏對間蒙太皇太后再三宣諭以臣言為是然至今多



日但見种朴一人移涇原路句當公事至於育誼並未見移動臣竊伏思念人臣言事不患聖意不回患在聖意已回而大臣固執事輒中止何者聖意不回惟當再三開陳期於必悟若聖意已回而大臣不可事不得行則是君權已移上下倒置雖欲納忠何益於事此臣所以晝夜憂懼欲言而復止者也昔齊桓公遊於郭問郭公之所以亡其父老對曰以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此賢君也而何故亡父老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此其所以亡也今陛下以臣言為是而不用以大臣為非而必聽臣竊惑之且陛下雖處幃幄之中實攬人主之事今依違退託專聽大臣事有未安誰受其弊故臣以為居其位而不任其事任其事而不斷其是非者古今未嘗有也臣以非才誤蒙擢用盡忠獻言上忤大臣下忤邊吏其所以再三論列不為身計者誠以為外可以利民而內可以報國故也今所言不從空結怨怒無補於國臣雖狂愚何苦而

為此哉臣恐忠臣自此結舌不敢復以至言聞於陛下矣去年之冬陛下知回河之失深詔大臣罷東流之役天語惻怛中外具聞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半雖罷回河之名仍有減水之實鋸牙馬頭率皆如故意幸漲水之至河或可回然今日觀之終復何益是以眾議皆謂陛下聖明察物照見千里之外而號令不行未見成效是時臣奉使契丹還奏其事此章具在可覆視也今熙河邊事大略類此若使聖意又為大臣所沮則君權愈奪臣勢愈張養之不已後將益甚及其事極難忍而後制之則傷君臣之恩失朝廷之體不若今制其漸使事無所失而臣亦獲安之為善也臣不勝區區為國遠慮觸冒忌諱甘俟斧鉞取進止

論用臺諫劄子

元祐五年時為御史中丞

臣聞書稱堯舜之德曰明四目達四聰蓋人君居高宅深其勢易與臣下隔絕若不務廣耳目則不聞外事無以預知禍福之



原臣不敢復論前代請陳 本朝故事每當視朝上有丞弼朝  
夕奏事下有臺諫更迭進見內有兩省侍從諸司官長以事奏  
稟外有監司郡守走馬承受辭見入奏凡所以爲上耳目者其  
衆如此然至於事有壅蔽猶或不免今自 太皇太后陛下  
皇帝陛下垂簾以來每事重慎群臣得對於前者惟有執政及  
臺諫官而已然天下之事其是非可否既決於執政 陛下欲  
於執政之外特有所聞者又獨有臺諫數人而已臣觀今日臺  
官三員諫官二員其間非執政私人特出 聖意所用者又不  
過一二人孔子有言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 陛下試  
取此五人言行之實而諦觀之則其邪正向背槩可見也昔漢  
成之世王鳳用事群臣莫敢盡言惟劉向王章力言其惡無所  
顧避皆爲鳳所不喜言卒不用或繼以死而鳳推薦其門人如  
杜欽谷永之流使上封論事欽等所言皆掩蔽鳳短專攻帝失  
由此直言不聞漢以不競今 陛下深處帷幄耳目至少惟有

臺諫數人若又聽執政得自選擇不公選正人而用之臣恐天  
下安危大計無由得達於前而 朝廷之勢殆矣惟 陛下留  
神省察無忽臣言則社稷之福也取 進止

薦王鞏劄子

元祐五年時爲御史中丞

臣伏以方今人才衰少求備實難凡有所長皆當不廢臣伏見  
右承議郎王鞏生於富貴志節甚堅好學力文練達世務昔熙  
寧之初宰臣王安石用事屢欲用鞏鞏自知守正不合拒而不  
從每上書言事多切時病吳充馮京器其爲人嘗與議及國事  
及王珪蔡確執政李定舒亶爲御史將傾充與京故起大獄廣  
加羅織欲以次及二人鞏由此得罪南行萬里三年而歸剛氣  
不衰言事如故時 二聖臨御司馬光當國鞏復預光議論光  
極喜言之 朝廷擢任宗正寺丞方復欲進用而鞏猶介疾  
惡爲衆所忌適會光物故衆人摭其微過因而排之遂至今日  
臣竊悲光平日所薦今皆布列 朝廷而鞏獨連蹇不遇罷官



者再凡輩之所長皆士人之所難能而其所短多暗昧不明或少年之所不免前知揚州謝景溫與輩共事嘗上章明辨其冤則愛憎之言未可偏信臣備位風憲區區之意每欲為陛下掇拾遺材以備任使與輩遊從最舊知其所長伏乞陛下洗濯疵瑕稍加錄用必能上感恩造臨事捐軀以報萬一取進止

陳州為張安道論時事書 熙寧中

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土陳州非有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茲實有罪然臣伏念頃以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地以遂安養將辭之日而奉德音以為大臣之義皆當為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為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到任以來于今一歲心目昏眩有加無瘳故嘗乞旬餘生求還閭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衰至此豈復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哉是以得失

之間久無所與今者竊有所懷上為陛下參之官吏下為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於此自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力雖衰於義不可嘿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逆探未然以惑陛下之聰明也凡皆陛下之所嘗試而臣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始計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卹費用之廣推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惇孝悌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徭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紀是時天下雖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羣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謗讟之聲不聞於里閭陛下優游無為而天下已治矣為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其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觀之非獨陛下無所悔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為失當者也何者政令



簡易而人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嚮使 陛下推行此道始終不變則臣以爲久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延安有橫山之謀保安有招誘之計 陛下饒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發深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士空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秦雍小者身死寇讎西鄙騷然不寧而 陛下始一悔矣然而 陛下天姿英果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少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 陛下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之置條例司而講求天下之遺利己酉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爲常平青苗再出而爲揀兵併營三出而爲出錢雇役四出而爲保甲教閱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怒諫爭者章交於朝誹

謗者聲播於市 陛下不勝其煩爲之當宁太息日昃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而揀兵併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爲怨最深爲患最急 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 陛下既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匆匆不靖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爲惠反謂 陛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筭再生戎患帷幄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之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幣豫書誥勅以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 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爲萬舉而萬全既而出兵無人之培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徼勸受屈已築之城隨即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後下罪己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鄙而 陛下既三悔矣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 陛下亦以爲是邪非邪 陛下犯逆衆心逆行



而不顧其必以為是不以為非也然而其終卒至於此然則方  
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臣聞衆而不可欺  
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險而不可侮者鄰國也今陛下  
既已欺民犯兵而侮鄰國矣夫犯兵侮鄰變速而禍小至於欺  
民則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瓦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  
土崩之患也今瓦解之憂陛下既知悔矣而土崩之患陛下  
下未以為意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事  
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  
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  
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  
也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燠灼耳目嫁母  
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  
而不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以水旱繼之以饑饉積憾之民奮  
為群盜侵淫蔓延滅而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

之衆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  
恐陛下至此雖欲復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即位  
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甚羣  
臣交口爭辯孰與今日之衆陛下聽覽疲勑孰與今日之多  
悔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  
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即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  
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弃即位之本心而徇臣下之過計  
臣竊以為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  
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謀  
於其君苟事之不遂而變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  
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捨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  
也臣竊痛陛下為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怙權固位  
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明睿智廢置自我而獨為此鬱鬱  
也漢宣帝與趙充國議擊匈奴魏相非之以為當與平昌侯樂



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賢於趙充國也然其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與晞望爵賞之意則過於充國遠其充國猶不可聽而況不如充國者哉陛下將安民保國而與喜功伐好權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也臣不勝區區忘身憂國之誠是以勢踈而言切惟陛下察之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七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八

表狀二十八首

東坡先生

密州謝上表

臣軾言昨奉敕差知密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草芥賤微敢干洪造乾坤廣大曲遂私誠受命撫躬已自知於不稱入墻問俗又復過於所期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世至寒性資甚下學雖篤志本先朝進士篆刻之文論不適時皆老生常談陳腐之說分於聖世處以散材一自離去闕庭屢更歲籥塵埃筆硯漸忘舊學之淵源奔走簿書粗識小人之情僞欲自試於民社庶有助於涓埃以為公朝不廢私願攜挈上國預憂桂玉之不充請郡東方實欲弟昆之相近自惟何幸動獲所求雖父兄所以處臣其僥倖不過如此雖云踈外有此遭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建太平之業以為人無賢愚皆有可用故雖如臣等輩猶未盡捐臣敢不仰



認至恩益堅素守推廣中和之政撫綏疲瘵之民要使民之安  
臣則為臣之報國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徐州謝上表

臣軾言分符高密已竊名邦改命東徐復塵督府荷恩深厚撫  
已兢慙臣軾中謝伏念臣奮身農畝託迹書林信道直前曾無  
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為先後之容向者屢獻瞽言仰塵聖  
鑒豈有意於為異蓋篤信其所聞顧慙迂闊之言雖多而無益  
惟有朴忠之素既久而猶堅遠不忘君未忍改其常度言之無  
罪實深恃於至仁知臣者謂臣愛君不知臣者謂臣多事空懷  
此意誰復見明伏惟 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燾察孤危  
之易毀諒拙直之無他安全陋軀畀付善地民淳訟簡殊無施  
設之方食足身閑仰愧生成之賜顧力報之無所懷孤忠而自  
憐臣無任

徐州謝獎諭表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臣軾言伏奉今月四日 敕以臣去歲脩城捍水粗免踈虞特  
賜獎諭者奔走服勤人臣之常事裒稱勞勉學者之至榮自惟  
何人乃辱斯語臣軾中謝伏念臣學無師法才與世踈經術既  
已不深吏事又其所短累忝優寄卒無異稱寬如定遠之言平  
平無取拙比道州之政下下且然乃者河決澶淵毒流淮泗百  
堵皆作蓋僚吏之劬勞三板不沈本 朝廷之威德而臣下掠  
衆美上貪天功獨竊爾書之榮以為私室之寶此蓋伏遇 皇  
帝陛下天覆四海子養萬民哀無辜之遭罹特遣使以存問既  
蠲免其賦調又飲食其飢寒所以錄臣之微勞蓋將責臣之來  
效臣敢不躬親畚築益修今歲之防安集流亡盡復平時之業  
庶殫朽鈍少補絲毫臣無任

徐州賀河平表

臣軾言竊聞黃河決口已遂閉塞者聖謨獨運天眷莫違庶邦  
子來民罔告病萬杵雷動役不逾時遂消東北莫大之憂然後



麥禾可得而食人無後患喜若再生臣軾中謝伏以大河爲災歷世所病禹治兗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防之宮二十餘年而定未有收狂瀾於旣潰復故道於將堙俛仰而成神速若此恭惟 皇帝陛下至仁博施神智無方達四聰以來衆言廣大孝以安宗廟水當潤下河不溢流屬歲久之無虞故患生於所忽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振古所無溥天同慶維豐沛之大澤實汴泗之所鍾伊昔橫流漂孤城之若塊逮茲平定蔚秋稼以如雲害旣廣則利多憂獨深而喜倍雖官守有限不獲趨外庭以稱觴而民意所同亦能抒下情而作頌臣無任

湖州謝上表

臣軾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爲無事山水清遠本 朝廷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臣軾中謝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迹堙微議論闊

疎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荷 先帝之誤恩擢真三館蒙 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固多矣臣猶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許借資而顯授顧惟無狀豈不知恩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旣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 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無任

到黃州謝表

臣軾言去歲十二月二十九日准 敕責授臣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臣已於今月一日到本州訖者狂愚冒犯固有常刑 仁聖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許以自新祇服訓辭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早緣



臣軾言

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准淮南轉運司牒奉聖旨某官

謝失覺察妖賊放罪表

科第誤忝縉紳親逢睿哲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召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日趨於迷賦命衰窮天奪其魄叛違義理辜負恩私茫如醉夢之中不知言語之出雖至仁屢赦而衆議不容按罪責情固宜伏斧鑕於兩觀推恩屈法猶當禦魑魅於三危豈謂尚玷散員更叨善地投畀麀臝之野保全樗櫟之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刑並用善惡兼容欲使法行而知恩是用小懲而大戒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伏惟此恩何以爲報惟當蔬食沒齒杜門思愆深悟積年之非永惟多士之戒貪戀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生未爲弃物若獲盡力鞭箠之下必將捐軀矢石之間指天誓心有死無易臣無任

取勘臣前任知徐州日不覺察百姓李鐸郭進等謀反事臣尋具析在任日曾選差沂州百姓程棐令緝捕兇逆賊人致棐告獲前件妖賊因依乞勘會施行至今年七月二日復准轉運司牒坐准尚書刑部牒奉聖旨蘇軾送尚書刑部更不取勘盜發所臨守臣固當重責罪疑則赦聖主所以廣恩自驚廢逐之餘猶在愍憐之數臣軾中謝伏念臣早蒙殊遇擢領大邦上不能以道化民達忠孝於所部下不能以刑齊物消姦宄於未萌致使妄庸敢圖僭逆原其不識夫豈勝誅況茲溝瀆之中重遇雷霆之譴無官可削撫已知危至於捕斬羣盜之功乃是鄰近一夫之力靖言其始偶出於臣雖爲國督姦常懷此志而因人成事豈足言勞勉自列於涓埃庶少寬於斧鉞豈謂蕩然之澤許以勿推收薦魄於散亡假餘生之畧刻退思所自爲幸何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舞虞舜之干示人不殺祝成湯之網與物求生其間用刑本不得已稍有可赦無不從寬務在考實



而原情何嘗記過而忘善益悟向時之所坐皆是微臣之自貽  
感愧終身論報無地布衣蔬食或未死於飢寒石心木腸誓不  
忘於忠義臣無任

謝量移汝州表

臣軾言伏奉正月二十五日誥命特授臣汝州團練副使本州  
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者稍從內遷示不終弃罪已甘於萬死恩  
實出於再生祇服訓詞惟知感涕臣軾中謝伏念臣向者名過  
其實食浮於人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為盛事旋從冊府  
出領郡符既無片善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雖蒙  
恩貸有愧平生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游縲紲  
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疾病  
連年人皆相傳為已死飢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豈謂草芥  
之賤微尚煩朝廷之記錄開其惘悔許以甄收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廟以安祖考正六官而

修典刑百廢具興多士爰集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掩面向  
隅不忍一夫之泣故推涓滴以及焦枯顧惟效死之無門殺身  
何益更欲呼天而自列尚口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臣無任

乞常州居住表

臣軾言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  
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  
致之死臣漂流弃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  
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臣軾中謝臣昔者常  
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  
既有司皆以為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  
積憂薰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  
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改弃之語豈獨知免於  
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為  
歎更生僥覲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



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怒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  
費用罄竭去汝尚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  
不知所歸飢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忍恥干求於衆人不  
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  
欲望 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輒  
叙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  
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 朝廷降敕獎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  
程某令購捕兇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  
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  
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羈囚得從所便重念臣受  
性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仇交積罪惡橫  
生群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  
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 皇帝陛下聖  
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已全三樂躋斯民於仁壽不

弃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而臣抱百年之永嘆悼一飽之無  
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鳬鴈飛集何足計於江湖而犬馬  
蓋惟猶有求於 君父敢祈 仁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前去  
至南京聽候 朝旨干冒天威臣無任

到常州謝表二首

臣軾言先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乞於常州  
居住奉 聖旨依所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訖者積累  
難磨未經洗滌至仁易感許即便安祗荷寵靈惟知感涕臣軾  
中謝伏念臣所犯罪戾本合誅夷向非 先帝之至明豈有餘  
生於今日銜恩未報有志不從已分沒身寄殘骸於魑魅敢期  
擇地收莫景於桑榆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孝生知聰明天  
縱寅奉上帝之眷命述修累聖之成謀念此管蒯之微庶幾簪  
履之舊俾安田畝稍出縲囚飽食無思但日陶於新化杜門自  
省當益念於往愆臣無任



又

罪大人微自甘永弃食貧口衆未免求安忽奉俞音出於獨斷  
仰銜恩施不覺涕零臣軾中謝伏念臣猥以凡才早塵仕籍生  
逢有作之聖獨抱不移之愚廢棄六年已忘形於田野汧公萬  
里偶脫命於江潭豈謂此生得從所便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  
陛下厚德載物至仁代天春生秋成本無心於草木風行雷動  
自有信於蟲魚致此幽頑亦叨恩宥耕田鑿井得漸齒於平民  
碎首刳肝尚未知其死所臣無任

登州謝上表二首

臣軾言伏奉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已於今月十  
五日到任上訖者登雖小郡地號極邊自驚縲紲之餘忽有民  
社之寄拜恩不次隕涕何言臣軾中謝臣聞臣不密則失身而  
臣無周身之智人不可以無學而臣有不學之愚積此兩愆本  
當萬死坐受六年之謫甘如五鼎之珍擊鼓登聞止求自便買

田陽羨誓畢此生豈期枯朽之中有此遭逢之異收召魂魄復  
爲平人洗濯瑕玼盡還舊物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內行曾閔  
之孝外發禹湯之仁日將旦而四海明天方春而萬物作於其  
黨而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而求長知臣稍習於治郡  
致茲異寵驟及非才恭惟 先帝全臣於衆怒必死之中 陛  
下起臣於散官永弃之地沒身難報碎首爲期臣無任

又

寵命過優訓詞尤厚非臣愚蠢所克承當臣軾中謝臣所領州  
下臨漲海人淳事簡地瘠民貧入墾間農首見父老戴白扶杖  
爭來馬前皆云枯朽之餘死亡無日雖在田野亦有識知恭聞  
聖母至明而慈 嗣皇至仁而孝每下號令入皆流涕願忍垂  
死之年以待惟新之政言雖甚拙意則可知見 朝廷擢臣於久  
廢之中謂臣愚必有以少塞其責或能推廣上意惠康小民而  
臣天資鈍頑學問寡淺心已耗於多難才不周其一身將何以



上荅 聖知下慰民願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以任姒之位行堯舜之仁勤邦儉家永爲百王之令典時使薄斂故得萬國之歡心豈煩燭火之微更助日月之照但知奉法不敢求名臣無任

辭免起居舍人第一狀

右軾准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依前官守起居舍人者臣受材淺薄臨事迂踈起於罪廢之中未有絲毫之效驟陞清職必致煩言願回虛授之恩庶免素餐之愧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

辭免起居舍人第二狀

右臣近奏乞辭免起居舍人恩命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許辭免者天威在顏不違咫尺父命於子惟所東西況茲久廢之餘敢有不回之意伏念臣受性褊狃賦命奇窮既早竊於賢科復濫登於冊府多取天下之公器又處衆人之所爭若此而全從古未有今者出於九死之地始有再生之心危迹粗安驚

魏未返若驟膺非分之寵恐別生意外之憂縱無人災必有鬼

責伏望

聖慈廓天地包函之量推父母愛憐之心知其實出於至誠止欲自處於無過追還新命更選異材使之識分以安身孰與包羞而冒寵再伸微懇伏俟重誅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

辭免中書舍人狀

右臣准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試中書舍人者伏念臣頃自貶所起知登州到州五日而召以省郎到省半月而擢爲右史欲自勉強少酬恩私而才無任長職有常守出入禁闥三月有餘考論事功一毫無取今又冒榮直授躡衆驟遷非次之陞既難以處不試而用尤非所安願回異恩免速官謗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

謝中書舍人表二首

臣軾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右史記言已塵高選西垣視草復玷近班皆儒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所望臣軾中謝竊以詞命之職古今所難非獨取之於文蓋將試之



以事至於機務亦或與聞雖四戶擅權非當時之公議而五花判事亦前代之美談及夫三字之除乃是一切之政但謂內朝之法從安知宰相之屬官既任止於訓詞故權移於胥史恬不知怪習為故常先皇帝道冠百王法垂萬世建六官而修故事闢三省以待異人典章一新名實皆正遂由明於四禁俾分領於六曹遠則追直閣之司近則通檢正之任雖未聞政而聞事蓋須有德而有言如臣之愚無一而可草創潤色既非鄭國之材除書德音又乏唐人之譽忽當此選莫測其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將聖與仁能哲而惠雖在三年不言之際已有十日並照之光而臣日侍通英親聞訪道仰天威之甚近知聖鑒之難逃謂臣嘗受先朝之知實無左右之助弃瑕往昔責效將來臣敢不益勵素心無忘舊學上體周公煩悉之誥助成漢家深厚之文苟無曠官其敢言報臣無任

聖神獨斷出成命於省中衰病增光溢虛名於朝右訓詞之重士論所榮臣軾中謝臣聞有言逆心此古人所以顛沛積毀消骨非聖主莫能保全臣本受知於裕陵亦嘗見待以國士嘉其好直許以能文雖竄謫流離之餘決無可用而哀憐收拾之意終不少衰抱弓劍以長號分簪履之永弃豈期晚遇又過初心矧外制之深嚴極西垣之清要在唐之盛以馬周岑文本為得人近世所傳有揚億歐陽脩之故事不試而用于今幾人遂超同列之先遠繼前修之末夫何頑鈍有此遭逢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憂國忘家愛民如子憂深故任其事者重愛極故為之慮也長敷求哲人以遺嗣聖所以兼收而並用庶幾有得於其間臣敢不盡其所能期於無愧始終自誓故常以道而事君夷嶮不同則必見危而授命臣無任

辭免翰林學士第一狀

右臣准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臣竊謂



自從西掖直遷內制雖祖宗故事而近歲以來少有此比非高才重德雅望不在此選臣自量三者皆不逮人驟當殊擢實不自安伏望聖慈察臣至誠非苟辭避追還異恩以厭公論謹錄奏聞

辭免翰林學士第二狀

右臣近者奏乞辭免翰林學士知制誥恩命伏蒙降詔不允者天地之恩義無所謝父母之訓理不可違而臣至愚尚守所見再傾微懇不避重誅非獨以學問荒唐文詞鄙淺已試無效如前所陳實以勞舊尚多必有積薪之謂兄弟並進豈無連茹之嫌誠不自安非敢矯飾伏望聖慈亮其惓惓特許追還庶免人言俾得自效所有告命臣不敢祇受謹錄奏聞

謝宣召入院表二首

右臣今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詔語春溫再命而僂使華天降一節以

趨在故事以嘗聞豈平生之敢望省循非稱愧汗交深臣軾中謝竊以視草之官自唐為盛雖職親事祕號為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縻兼享大恩之養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既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疎冗散之材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里坐闕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躡處賢豪之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生資文武天胙聖神雖亮陰不言尚隱高宗之德而訪落求助已啓成王之心首擇輔臣次求法從知人材之難得采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心力圖後效才不逮古雖慙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謂臣無任

又

里巷傳呼親臨詔使私庭望拜恭被德音人言稽古之榮臣有素餐之愧懇詞雖至成命莫回臣軾中謝伏以朝論所高禁林為重非徒翰墨之選乃是將相之儲禮絕同僚歎裴李於坐上



功成異域得頗牧於禁中宜有異人來膺此選而臣顓愚自信  
狂直不回先帝憐其孤忠欲召而未果陛下出於獨斷決  
用而無疑曾未周歲而閱三官試以百為而無一可保全已幸  
擢用何名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協天人心存社稷受  
聖子之託天下抱神孫而朝諸侯巍巍其有成功不見治迹斷  
斷而無佞技專用老成推其類以及臣顧何能而在此忠義之  
報死生不移臣無任

謝翰林學士表二首

臣軾言蒙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名微不稱寵至若鷲伏  
念臣經術空疎吏能短淺少年自守無用於作新去國生還適  
逢於求舊初何云補遽辱甄收此若何遇皇帝陛下文武生  
知聰明天縱法乾坤之廣運體日月之照微過採虛名使陳薄  
技敢不激昂晚節砥礪初心雖洪造之難酬盡微生而後已臣  
無任

龍光逾分榮愧交中伏念臣本以疎愚起於遐陋學雖篤志皆  
場屋之空文言不適時豈朝廷之通論老於憂患望絕搢紳  
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總覽政網灼知治體煥復祖宗  
之舊兼收文武之資過錄愚忠以敦薄俗敢不臨寵而懼職思  
其憂非敢有意於功名庶幾少逃於罪悔臣無任

謝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渡銀  
鞍轡馬一疋被三品之服章君子所以昭令德分六閑之駟駿  
朝廷所以旌有功顧惟何人亦與茲寵拜恩俯僂流汗交并臣  
軾中謝伏念臣人微地寒性迂才短襲布韋而自薦偶忝搢紳  
駕款段以言歸終安畎畝豈謂便蕃之錫萃於衰病之軀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揔攬衆工財成大化至誠樂與有緇衣之好  
賢後民用章無白駒於空谷不遺寒陋亦被光華攬佩以思遂



識斷金之義舉鞭自誓敢忘希驥之心臣無任

又

命服出筭榮動搢紳左驂在廷光生徒馭德不稱物愧無所容  
臣軾中謝伏念臣衰朽無功蠢愚不學已分鵜梁之刺敢逃負  
乘之譏再惟此恩何自而至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至神  
廣遠威德兼容躬周公之勤勞而逸於委任寶老氏之慈儉而  
侈於禮賢致此光榮下及微陋慨然攬轡敢有意於澄清東以  
立朝尚可言於賓客臣無任

笏表二首

禁林之選多士所榮非獨文章之工俾專翰墨當屬典刑之老  
以重 朝廷如臣空疎豈宜塵冒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剛健  
純粹緝熙光明曲搜已弃之材將建無窮之業顧慙淺陋將何  
補於盛明惟有朴忠誓死耳於生死臣無任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庫藏

西掖代言已愧一時之高選北門視草又忝諸生之極榮豈伊  
衰朽之餘有此遭逢之異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坤元利  
正天造無私靡求備於一人將曲成於萬物文章小技縱有效  
於涓埃草木微生終難酬於雨露臣無任

重廣分門二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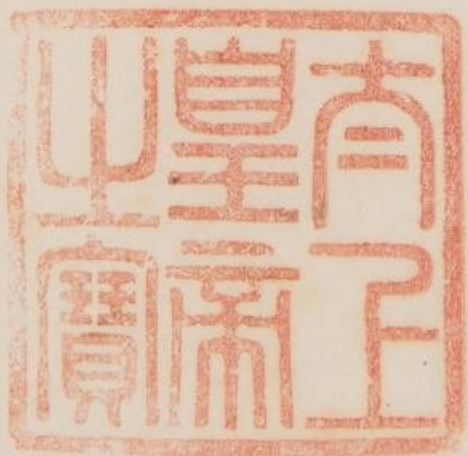
瑞而禱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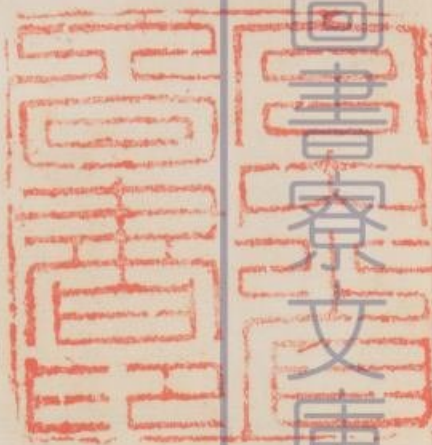
宋板三蘇文粹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九

表狀三十首

辭免侍讀狀

右臣今月二十六日准閣門告報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入侍瀨  
其選至重非獨分擷章句實以仰備顧問臣學術淺陋恐非  
其人况臣待罪禁林初無吏責又加厚賜之厚益負刀素之愛  
伏望 聖慈察其誠心追回新命以授能者謹錄奏 聞伏候

謝除侍讀表

臣軾言今月一日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學術本疎老復加於謬  
訥官聯愈近職專在於討論退省其愚莫知所措臣軾中謝伏  
以天威咫尺顧末技以何施聖朝日躋耄群臣之可望非張禹  
寬中之篤學無量懷素之懿文則何以奉天子五學之游求王  
人多聞之益如百愚暗何與選掄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卓然



生知附以好學方高宗恭默之後正宣帝勵精之初衆論並陳  
悉洞照其情爲陳編一覽已周知於廢興察臣衰病而無求庶  
可親近而寡過故茲拔用驟及疲駑臣敢不溫故知新粗辦有  
司之職見危致命更輸異日之忠臣無任

又

北門視草已叨儒者之極榮西學上賢復玷侍臣之高選省循  
非稱愧汗交懷中謝竊惟講讀之臣止以言語爲職考功課吏  
無殿最之可書陳善閉邪有膏澤之潛潤豈臣愚陋亦所克堪  
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憂思深長德業久大受 先帝授  
艱之託爲神孫經遠之謀故選左右前後之人罔非吉士使知  
興亡治亂之效莫若多聞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  
欺君之實故使朝夕與於討論奉永日之清閑未知所報畢微  
生於盡瘁終致此心臣無任

謝賜 御書詩表

宮內廳書陳部

圖書寮文庫藏

臣軾言今月十五日賜宴東宮伏蒙 聖恩差中使就賜臣御  
書詩一首者玉笋上尊霈若雲天之澤寶章宸翰煥乎奎壁之  
文喜溢心顏光生懷袖臣軾中謝伏念臣猥緣末技獲玷清流  
早歲數奇已老江湖之上餘生何幸得依日月之光入侍燕閒  
與聞講學幸相榮之業因人而成登劉涓之床則臣豈敢夫何  
珍賜亦及微軀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本生知才惟天縱文  
不數於游夏書已逼於鍾王心慕手追陋文皇之曲學筆縱字  
大笑宋武之末工知臣遭遇之難欲以顯榮其老鏤之金石庶  
傳玩於人人付與子孫俾輸忠於世世臣無任

謝三伏早出院表

臣軾言君逸臣勞固上下之分金伏火見亦消長之常乃緣異  
恩而許夙退中謝伏念臣等誤緣末技待罪禁林戴星而朝雖  
粗輸其勤拙窮日之力卒無補於絲毫遽蒙假借之私得遂委  
蛇之樂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嚴於恭己恕以馭臣事既



省於清心日自長於化國朝而不夕前追靜治之風伏當早歸  
下遂踈愚之性臣無任

謝除龍圖閣學士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 聖恩以臣累章請郡特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  
州者中禁寶儲上應奎壁之象 先朝謨訓遠同河洛之符隸  
職其間省躬非據臣軾中謝伏念臣學非有得愚至不移雖叨  
過實之名卒無適用之器少時妄意蓋嘗有志於事功晚歲積  
憂但欲歸安於田畝屬聖神之履運荷識拔之非常猶冀桑榆  
之收遽迫犬馬之疾力求閑散庶免顛躋豈謂 皇帝陛下聖  
度包荒天慈委照察其才有所短不欲強置之禁嚴知其進不  
由人故特保全其終始遂加此職以責其行臣敢不仰緣末光  
益勵素守往何之而不可中無愧之為安但未死亡必期報塞  
臣無任

又

宮內廳書院部

圖書寮文庫藏

此扉清密久愧素餐內閣深嚴復膺殊寵以榮為懼有覲在顏  
臣軾中謝伏念臣賦命數奇與人多忤遭遇 仁祖忝竊賢科  
繼蒙 英廟之深知尤荷 裕陵之見器而流離若此窮薄可  
知晚親日月之光常恐餅壘之溢故求閑散以避災屯豈謂  
大皇太后陛下天高聽卑坤厚載物愛惜臣下固無異於子孫  
委任官師本不分於中外致茲衰病不失清華然臣辭寵而益  
榮求閑而得劇雖云稍遠於爭地尚恐終非其久安敢不磨鈍  
自修履永知戒庶全孤節少荅殊私臣無任

杭州謝上表二首

臣軾言伏奉制書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臣已於今月三日  
到任上訖者始衰而病豈非滿溢之災乞越得杭又過平生之  
望臣軾中謝伏念臣起自廢黜驟登禁嚴畢命驅馳不償萬一  
懷安退縮豈所當然蓋散材不任於斧斤而病馬空縻於芻粟  
故求外補以盡餘年豈期避寵而益榮求閑而得劇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剛健中正緝熙光明無為蓋虞舜之仁篤學有仲尼之智而臣猥以末技日奉講帷凜然威光近在咫尺惟古人責難之意每不自量方陛下好問之初遽以疾去推之理數可謂奇窮荷者遇之不移竊恩榮而愈重雖雨露之施初不擇物而犬馬之報期於殺身臣無任

又

入奉禁嚴出膺方面皆人臣之殊選在儒者以尤榮臣軾中謝伏念臣受寵逾涯積憂成疾既思退就於安養又欲少逃於滿盈仰荷至仁曲從微願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知朝廷輟近侍為太守蓋聖主視天下如一家鞭朴未施爭訟幾絕臣之厚幸豈易名言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地之仁賢愚兼取日月之照邪正自分每包函其意迺錫全其終始兄弟孤立嘗親奉於德音死生不移更誓堅於晚節臣無任

宮內廳書院

圖書寮文庫藏

杭州謝放罪表二首

臣軾言臣近以法外刺配本州百姓顏章顏益二人上章待罪奉聖旨特放罪者職在承宣當遵三尺之約束事關利害輒從一切之便宜曲荷天慈不從吏議臣軾中謝伏念臣早緣剛拙屢致憂虞用之朝廷則逆耳之愆形于言施之郡縣則疾惡之心見于政雖知難每以為戒而臨事不能自回苟非日月之明肝膽必照則臣豈惟獲罪於今日久已見傾於眾言恭惟皇帝陛下濬哲生知清明旁達委任群下退託於不能愛養成材惟恐其有過知臣欲去一方之積弊須除二猾以示民特屈憲章以全器使臣敢不省循過咎祇服簡書者此善良自不犯於漢法時有貸捨用益廣於堯仁臣無任

又

亂群之誅不請而決蓋恩威之無素致姦猾之敢行方俟譴訶豈期寬宥臣軾中謝伏以法吏網密蓋出於近年守臣權輕無



甚於今日觀 祖宗信任之意以州郡責成於人豈有不擇師帥之良但知繩墨之馭若平居僅能守法則緩急何以使民顧臣不才難以議此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寬仁從衆信順得天推一身之至公納萬方於無罪而臣始終被遇中外蒙恩謂專有專而合宜情無佗而可恕故加貸捨以示寵綏 朝廷之明粗以臣爲可信吏民自服當不令而率從臣無任

賀明堂赦書表二首

臣軾言宗祀告成修 累朝之盛典端門肆眚各萬宇之歡心凡有識知舉增抃躍臣軾中謝竊謂 祖宗恩信之所被譬如天地寒暑之不差將推作解之仁必在當郊之歲恭惟 皇帝陛下憲章六聖左右三靈上帝眷而風雨時壬人去而蠻夷服講明大禮對越昊天懷柔百神嚮用五福大河修復奏軌道於東流藩邸顧懷錫鴻名於西府臣備員法從待罪守臣想聞路寢之鼓鍾曾叨奉引嘉與海隅之草木同被恩私臣無任

又

臣軾言嚴配禮成民心知孝好生德洽天下歸仁凡蒙一洗之恩舉有維新之喜臣軾中謝伏以功存廟社而辭其禮德及草木而諱其名此聖人之所難幸微生之親見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勲高任妙道配唐虞顧惟致治於和平孰不歸心於保佑合宮均福畢修累聖之文會慶告成不居先后之位臣職叨禁身遠闕庭既欣渙汗之私溥霑動植更喜謙光之美獨冠古今臣無任

謝賜曆日詔書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 聖恩特賜臣詔書并元祐五年曆日一卷者論道調元雖大臣之職授時賦政亦郡守之常而臣供奉內朝使指一道居則代言而頒令出則勸民以務農沐此恩榮敢忘奉順臣軾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文明憲古睿哲先天歷象教民本堯舜之智水旱罪已蓋禹湯之仁固將推廣其誠心豈特奉



行於故事爰因歲首已宣布於王言孰謂民愚咸識知於帝力  
臣無任

又

竊惟稽古之君必以授時爲急底日不失日官既有常先時不  
及時罰在無赦申以丁寧之詔致其惻怛之誠習見頒行止謂  
有司之故事考其情實則本聖人之用心臣軾中謝恭惟太  
皇太后陛下元功在天盛德冠古順帝之則雖並用於恩威與  
物爲春蓋同歸於仁厚而臣入奉講學出牧農民恭布詔書悉  
傳閭里庶德音之昭格致嗣歲之豐穰臣無任

賀興龍節表

臣軾言天佑民而作君惟德是輔帝生商而立子有開必先納  
富壽於方來實兆基於茲日臣軾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文思  
天縱聖節日躋以若稽古之心上遵王路行不忍人之政下酌  
民言神聽靖共天壽平格臣久塵法從出領郡符奉萬年之觴

宮內廳書陸

圖書寮文庫藏

雖阻陪於下列接千歲之統猶及見於昇平草木之情日月所  
照臣無任

賀坤成節表

臣軾言仁惟天助壽不假於禱祈澤在民心言自成於雅頌恭  
臨誕月仰祝聖期雖凡庶之何知亦君子之常分臣軾中賀恭  
惟太皇太后陛下儲神天地託國祖宗元勳本自於無心  
神智實生於至靜同守大器于茲六年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  
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豈如散廩以活飢民臣躬領郡符  
目覩茲事載瞻象闕阻奉瑤觴嘉與海隅之人同罄華封之祝  
臣無任

詞免翰林學士承旨狀三首

右臣今月二十八日奉 敕已除臣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  
知制誥詔書到日可依條交割公事訖乘遞馬疾速發來赴闕  
臣已於當日依條交割公事訖伏念臣頃以兩目昏暗左臂不



仁堅辭禁林得請便郡庶緣靜退少養衰殘二年于茲一事無補才有限而難強病不減而益增但以東南連被災傷不敢陳乞別求安便敢謂仁聖尚賜恩憐召還故官復加新寵不惟朝廷公議未允實亦衰病勉強不前兼竊覩邸報臣弟轍已除尚書右丞兄居禁林弟為執政在公朝既合回避於私門實懼滿盈計此誤恩必難安處伏望 聖慈除臣一郡以息多言臣見起發前去至宿泗間聽候 指揮謹錄奏 聞伏候 敕旨

第二狀

右臣近蒙 恩除翰林學士承旨臣以衰病不才難居禁近兼以弟轍忝與執政理合回避奏乞除臣一郡今奉詔書未賜開允恩威之重需若雷雨豈臣孱陋所敢固違伏念臣自去闕庭日加衰白故疾不愈舊學已荒更冒寵榮必速顛躓而況清要之地眾所奔趨兄弟迭居勢難安處正使緣力辭而獲譴猶賢於忝冒而致災伏望 聖慈察臣誠懇特賜除臣知揚越陳蔡

一郡臣今已到揚州迤邐前去南京以來聽候 指揮干冒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第三狀

右臣近蒙 恩除翰林學士承旨臣以衰病不才難居禁近兼以弟轍備位執政理合回避尋兩次奏乞除臣一郡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依前降詔書不允者臣之愚慮終以弟轍親嫌於義未安竊見 仁宗朝王洙為學士以其從子堯臣參知政事故罷臣今來欲乞依王洙故事回避仍乞檢會前奏除臣知揚越陳蔡一郡屢犯 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乞候坤成節上壽訖復遂前請狀

右臣近奏乞依王洙故事罷翰林學士承旨仍乞一郡奉 聖旨依累降 指揮不允者銜戴恩慈怵迫威命已經三却其敢固違已於今月二十九日起閣門祇受告命訖然臣衰病日加心力難強親嫌之避愚守不移伏見坤成節在近欲候上壽訖



復遂前請勉強供職庶表見臣子恭順之心逡巡力詞蓋終存典刑分義之守謹錄奏 聞謹奏

謝宣召入學士院表二首

右臣今月十一日翰林待詔梁迪至臣所居奉宣 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者使星下燭生蓬華之光華天澤旁流失桑榆之枯槁國有用儒之盛士知稽古之榮伏以翰墨之林號稱內相文章之外不取作才至於用人可以觀政文武並用或成頌牧之功邪正雜居至有任文之患惟貴且近故難其人而況金鑾玉堂親被絲綸之密北廳東閣獨稱年德之高必有異人以齊衆口而臣本緣衰病出守江湖以一方凋弊之餘當二年水潦之厄戴星而治僅免流離及瓜而還恍如夢寐交親迎勞都邑聚觀驚華髮之半空笑丹心之未折宜投閑散以養衰殘豈期過採於虛名復使榮加於舊物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如乾健明配日中既祖述於堯仁復躬行於舜孝才難之歎人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庫藏

誦斯言緣 先帝之德音收孤臣於散地言雖直而無罪身愈遠而益親委曲保全始終歸用臣敢不更磨朽鈍少補涓埃難得者時未有捐軀之會勿欺而犯誓無患失之心臣無任

又

衰遲無用寵既溢於當年眷待有加恩復隆於晚節使華臨賁天語丁寧贊里巷之驚觀歎 朝廷之用舊伏以禁林分直法本六人 帝語親承舊惟一老不緣名次之先後斷自上心之簡求冠內朝供奉之班極儒者遭逢之盛凡膺此選宜得異材而臣本以愚忠累塵器使初無已試之效但有過實之名千里闕庭二年江海憂深投杼豈惟三至之言詔復賜環不待一人之譽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道無私載公生至明以七年之照臨觀群臣之邪正知臣剛褊自用雖有寬饒之狂察臣招麾不移庶幾長孺之守故還舊物益茂新恩臣敢不蚤夜以思死生不易雖桑榆之景已迫殘年而犬馬之心猶思後效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者漢官三服已分密襲之珍唐監八坊復下權奇之駿拜嘉甚寵省已何功伏念臣受材迂踈賦命寒蹇幼師李路止服緼袍長慕少游欲乘下澤目眩重金之耀神驚四壯之良俛仰自惟周章失次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憂勤黎庶寤寐雋賢故捐廩庫之儲以廣英雄之毅致茲辱陋亦被寵光臣敢不求稱于表益鞭其後薄德盛服當戒維鷄之篇強力安邦庶幾有駉之頌臣無任

又

鏤錫金厄示有馳驅之勞寶帶龍衣豈無約束之義上既循名而責實下當因物以貢誠伏念臣少則賤貧長而困阨仰仲卿龍具追晏子之一裘伯厚雖栖陋景公之千駟無功拜賜服龍汗額顧惟何人膺此異數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躬行慈儉

宮內廳書院

圖書寮文庫

德貫天人約於奉已而侈於養賢嚴於私親而寬於馭衆憐其朽鈍借以光華臣敢不衣被訓詞服勤鞭筆惟德其物永觀不易之言思馬斯徂更厲無邪之志

笏表二首

臣蒙 恩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者出膺闕寄入長禁林皆儒者之極榮豈驚材之所稱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法天凝命稽古象賢揔攬群英兼收小器欲效消塵之報未知糜隕之期臣無任

又

出守無功方期竄逐召還何幸復玷清華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坤載沈潛母慈均一既陶甄於頑鑛復封植於散材誓卒餘生少圖來效臣無任

辭免兼侍讀劄子

臣近准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兼侍讀者臣以迂愚本無學



術出從吏役益復空踈竊位禁林已難久處而況天縱之學已集大成非臣尋微所可仰望伏望 聖慈追寢成命以授能者所有告命未敢祇受取 進止

謝兼侍讀表二首

臣軾言今月四日伏奉 告命除臣兼侍讀者叨承新命祇服訓詞薄技已窮舊恩未替臣軾中謝伏念臣志大而才短論迂而性剛以自用不回之心處衆人必爭之地不早退縮安能保全是以三年翰墨之林屢遭飛語再歲江湖之上粗免煩言豈此身愚智之殊蓋所居閑劇之致臣之自處何者爲宜而況講讀之司帷幄最近分章擷句則何以報非常之知因事獻言則又必貽前日之患雖仰恃天日之照實常負冰淵之虞恭惟皇帝陛下大德庇民小心順帝雖天覆地載以聖不可知爲神而日就月將以學而不厭爲智曲收舊物以廣多聞臣敢不職思其憂本無分於中外欲報之德誓不易於死生臣無任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庫藏

又

用非其分寵至若驚滿溢之憂逡巡莫避臣軾中謝伏念臣與弟轍同登進士並擢賢科內外分掌於制書先後迭居於翰苑今臣以經史入侍司言行于中轍以丞轄立朝督綱條于外恭承明詔不許固辭以爲兄弟之同升自是 朝廷之盛事承明三入僅比古人大雅一門無慙舊史人非木石恩重丘山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明極照臨憂深付託欲爲社稷之衛莫如臣僕之賢以帝堯之哲而甚畏於壬人以孔子之聖而思見於伯者致茲選擢驟及迂愚臣敢不淬礪初心激昂晚歲誓堅必死之節少報不貲之恩臣無任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九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七十

表狀二十五首

東坡先生

謝除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 聖恩以臣累章乞郡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者備員經席幸依日月之光引避親嫌實有簡書之畏恩還舊職寵寄近藩衰朽增華省循知愧臣軾中謝伏念臣生無佗技天與愚忠雖所向之奇窮獨受知於仁聖力求便郡蓋常懷老退之心伏讀訓詞有不為朕留之語殊私難報危涕自零恭惟皇帝陛下緝熙光明剛健篤實方收文王之四友以集孔子之大成而臣苟念餘生之安莫伸一割之用桑榆暮齒恐遂齎志而莫償犬馬微心猶恐蓋棺而後定臣無任

又

引嫌求避顧舊典之甚明易職寵行荷新恩之至厚踈愚自省慙悚交并臣軾中謝伏念臣學陋無聞性迂難合受 四朝之



知遇竊五郡之蕃宣吳會二年但坐縻於廩祿禁林數月曾未補於絲毫敢冀殊私復還舊物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仁涵動植明燭幽微知臣獨受於聖知欲使曲全於晚節憐其無用許以少安凡力請八章而後從使不為一乞而遽去在臣進退可謂光榮雖老病懷歸已功名之無望而衷誠思報尚生死之不移臣無任

潁州謝到任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 聖恩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任訖者支郡責輕未即滿盈於小器豐年事簡非徒飽暖於一家覽几席之溪湖雜簿書於魚鳥平生所樂臨老獲從臣軾中謝伏以汝潁為州邦畿稱首土風備於南北人物推於古今賓主俱賢蓋宗資范孟博之舊治文獻相續有晏殊歐陽脩之遺風顧臣何人亦與茲選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丕承大聖撝攬群英生知仁孝之全學識文武之大謂臣簪履之舊

物嘗忝帷幄之近臣奉事七年崿嶇一節意其忠義許國故暫召還察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置之安地養此散材更少勉於桑榆誓不忘於畎畝臣無任

又

避嫌引疾慙無國士之風識分知難粗守人臣之節曲蒙溫詔遂假名邦已見吏民惟知感作臣軾中謝伏念臣早緣多難無意軒裳晚以虛名偶塵侍從雖云時可每與願違既未決於歸田故力求於治郡慈母愛子但憐其無能明君知臣終護其所短自欣投老漸獲安身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慈儉臨民剛柔布政參天地而有信喜怒不陳體水鏡之無心忠邪自辨致茲愚直亦克保全雖任職居官無過人者而見危授命蓋有志焉臣無任

賀德音表二首

臣軾言伏覩九月二十七日德音以上清儲祥宮成減決四京



及諸道見禁罪人者琳館告成神人交慶綸音下需過故盡除  
臣軾中謝臣聞漢武築通天之臺魏明作凌雲之觀皆厲民而  
私已或秘祝以斬年然猶形於詠歌被之金石而況文孫繼志  
神母考祥追六聖之心本枝百世均萬方之慶因圖一空豈  
惟洗濯於丹書固已光華於青史恭惟皇帝陛下知人堯哲  
克己禹勤積德之官以文章為藻飾庇民之厦以仁義為基局  
眷撲斲之成能亦聖神之餘事臣久參法從夙侍經幃樂石  
銘詩雖幸執太史之筆大圭薦裸不獲踐屬車之塵徒與吏民  
共茲慶澤臣無任

又

靈光下燭慶新宮之落成需澤旁流洗庶獄之多罪散為和氣  
坐致豐年臣軾中謝臣聞舜禹之心以奉先為孝本釋老之道  
以損己為福田永惟坤作之成每舜天下之養卑宮何陋大練  
為安故能捐萬金之資以成二聖之意為國迎祥而國無所

費與民祈福而民不知勞鑿輅親臨神靈昭格觀士女之和會  
既同其休念圉圉之幽囚或非其罪用孚大號以達惠心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恭儉以仁明哲作則愛惜帑廩不供浮費之私  
重慎典刑每存數赦之戒一寬湯網衆識堯心臣以從官出臨近  
甸率吏民而拜慶助父老之歡謠永望闕庭實同咫尺臣無任  
賀駕幸太學表二首

臣軾言恭聞十月十五日皇帝駕幸太學者輦回原廟既崇  
廣孝之風幄次儒宮復示右文之化禮行一日風動四方臣軾  
中謝臣聞五學之臨三代所共蓋天子不敢自聖而盛德必有  
達尊在漢永平始舉是禮雖臨雍拜老有先王之規而正坐自  
講非人主之事豈如允哲退託不能莫爵伏興意默通於先  
聖橫經問難言各盡於諸儒恭惟皇帝陛下文武憲邦聰明  
齊聖大度同符於藝祖至仁追配於昭陵乃舉舊章以興  
盛節臣早塵法從久侍經幃求矣馳誠想聞合語於東序斐然



作頌行觀獻獻於西戎臣無任

又

濟濟多士靈承 上帝之休雍雍在宮服膺 文母之教風傳  
海宇慶溢臣工臣軾中謝臣聞學校太平之文而以得士為實  
經術致治之具而以愛民為心心既立而具乃行實先充而文  
斯應永惟坤載之厚輔成天縱之能惟使文子文孫莫不仁故  
於 先聖先師無所愧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憂深祖構德燕  
孫謀黃裳之文斧藻萬物青衿之政長育群材豈惟鼓舞於士  
夫實亦光華於史冊臣冒榮滋久被遇最深外告成功行喜鵲  
音之華中修潛德孰知麟趾之風臣無任

揚州謝到任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 聖恩除臣知揚州臣已於今月二十六日到任  
訖者一麾出守方愧媮安十國為連復膺寵寄恩榮既溢慙汗  
擢寧臣軾中謝伏念臣本以鯁生冒居禁從頃緣多病力求穎

宮內廳書陸

圖書寮文庫

尾之行曾未半年復有膺陵之請蓋以魚鳥之質老於江湖之  
間習與性成樂居其舊天從民欲許擇所安恭惟 皇帝陛下  
欽明文思剛健純粹天機默運灼知萬化之情人材並收各取  
一長之用如臣衰朽尚未遐遺命至蹇而祿已盈每懷憂懼志  
雖大而才不副莫報恩私臣無任

又

支郡養痾裁能免咎通都移牧自愧何功屢玷恩榮實深慙汗  
臣軾中謝伏念臣早緣竊祿稍習治民在先帝朝已歷三州  
近八年間復忝四郡平生所願滿足無餘志大才疎信天命而  
自遂人微地重恃 聖眷以少安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子惠  
萬民器使多士以謂 朝廷之德澤付於郡縣與監司乃春江  
淮之間久罹水旱之苦鄰封二浙飢疫相薰積欠十年豐凶皆  
病臣敢不上推仁聖之意下盡疲驚之心庶復流云少寬憂軫  
臣無任



謝賜恤刑詔書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 聖恩賜臣欽卹刑獄詔書一道者時今舉行雖云故事天心惻怛本出至誠德既洽於好生民雖死而無憾臣軾中謝伏以刻木畫地志士不居鑠石流金平人猶病宜軫聖神之念實為哀矜之先訓誥丁寧吏民感動恭惟 皇帝陛下禹湯罪已堯舜性仁以不忍人之心行若稽古之政豈止緩獄實期無刑臣敢不推廣上恩厚風俗於無犯申嚴法意消盜賊於未萌少假歲時庶空囹圄臣無任

又

暑雨其咨既軫小民之病交秋已至復虞輕繫之淹祗服訓詞灼知天意臣軾中謝伏以仁聖之德哀矜為先常內恕以及人故深居而念遠齋戒處掩則知暴露之勤紛紜祥延不忘繫繼之苦吏既罔懈民知無冤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事法祖宗德參天地凱風養物散為扇暘之涼靈雨應時同沾執熱之濯臣

敢不盡其哀矜濟以寬明奉漢律之嚴毋令瘦死推慈母之意務在平反庶竭愚忠少行德意臣無任

謝除兵部尚書賜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右臣蒙恩賜衣一對金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者盛服在躬無復曳屣之歎名駒出廐遂忘奔走之勞施重丘山身輕毫末臣軾中謝伏念臣少賤而鄙性推少文衣敝緼袍未嘗有恥乘款段馬自以為安豈意晚年屢膺此寵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紹隆景命揔攬群英無競維人勢已加於九鼎惟德其物恩有重於千金臣敢不上體眷懷勉思報稱贈繞朝之策愧不能謀振屈原之衣期於自繫臣無任

又

伏以在笥之珍本出於民力脫驂之賜以結於士心顧臣何人屢膺此寵臣軾中謝伏念臣學本為己材不適時乘伯厚之車雖云疾惡東公西之帶愧不能言而二年之間三拜是賜此蓋



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心存社稷德協天人以長策駕馭四方以盛德藩飾多士故令衰朽猶玷光華豈曰無衣蓋獨求於安吉慨然攬轡敢有志於澄清臣無任

謝兼侍讀表二首

臣軾言伏奉制書除臣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者重地隆名不擇所付清資厚祿以養不才臣軾中謝伏念臣以草木之微當天地之澤七典名郡再入翰林兩除尚書三忝侍讀雖當世之豪傑猶未易居矧如臣之孤危其何能副恭惟 皇帝陛下聖神格物文武憲邦重難繼明何煩燭火之助大厦既構尚求一木之支而臣白首復來丹心已折望西清之帷幄久立傍徨聞長樂之鼓鍾恍如夢寐莫報丘山之施猶貪頃刻之榮臣無任

又

流汗恩榮再詞莫獲強顏衰朽一節以趨臣軾中謝恭惟 先帝復六卿之名本欲後人識三代之舊而古今殊制閑劇異宜

武選隸於天官兵政揔於樞輔故司馬之職獨省文書而師氏之官職在論說命臣兼領聖意可知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約已裕民忘家憂國知先王之兵必本於道德故以儒臣為七兵知人主之學必通於民情故自郡守為五學而臣迂踈不可強合衰病難以久居終當自効於所長之間或可報恩於未死之日臣無任

任兵部尚書乞外郡劄子

臣向在楊州蒙 恩除臣今任臣於本州及緣路附遞入文字辭免准 聖旨劄子指揮為已差充鹵簿使大禮日迫不許遷延臣以此不敢堅辭尋於南京附遞奏乞候過南郊依前除臣一郡今來已過郊禮伏乞檢會累次奏狀除臣知越州一次取進止

辭兩職并乞郡劄子二首

臣近奏乞越州伏蒙 聖恩降詔不允續准閣門告報已除臣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聞命悸恐不知所措臣本以寵祿過分衰病有加故求外補實欲自便而榮名驟進兩職若加不獨於臣有非據之羞亦恐朝廷無以待有勞之士豈徒內愧必致人言伏望 聖慈特賜追寢仍乞檢會前奏除臣一郡若越州無闕乞自 朝廷除授取 進止

又

臣近奏乞辭免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恩命仍乞檢會前奏除臣一郡蒙降詔不允 聖恩隆厚天旨丁寧顧臣何人敢守微意但本緣請外更蒙陞擢兼帶兩職近歲所無有何勞能被此光寵欲乞追寢新命令臣且依舊供職則臣更不敢請郡若 朝廷必欲臣受此職名即乞除臣一重難邊郡令臣盡力報稱猶可少安臣非敢自謂知兵若 朝廷有開邊伐國之謀求深入敢戰之帥則非臣所能辦若欲保境安民宣布威信使吏士用命無所失亡則承乏之際猶可備數伏

望 朝廷於此二者擇一以處臣非獨在臣分義當然亦朝廷名器不為虛授取 進止

謝除兩職守禮部尚書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 聖恩除臣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者備負西學已愧空疎易職東班尤驚忝冒遂領宗卿之事併為儒者之榮臣軾中謝始臣之學也以適用為本而恥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為心而慙尸祿乃者屢請治郡兼乞守邊欲及殘年少施實效而有志莫遂有愧何言今乃以文字為官常語言為職業下無所見其能否上無所考其幽明循省初心有覩面目故於拜恩之日少陳有益之言孔子曰一言可以興邦而孟子亦曰一正君而天下定昔漢文帝悅張釋之長者之言則以德化民輔成刑措之功而孝景帝入鼂錯數術之語則以智馭物馴致七國之禍乃知為國安危之本祇在聽言得失之間恭惟 皇帝陛下即位以來學如不及問道八年寒暑



不廢講讀之官談王而不談霸言義而不言利八年之間指陳文理何啻千萬雖所論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勤四曰慎五曰誠六曰明慈者謂好生惡殺不喜兵刑儉者謂約已省費不傷民財勤者謂躬親庶政不遜聲色慎者謂畏天法祖不輕人言誠者謂推心待下不用智數明者謂專信君子不雜小人此六者皆先王之陳迹老生之常談言無新奇人所忽易譬之飲膳則為穀米羊豕雖非異味而有益於人譬之藥石則為耆木參苓雖無近效而有益於命若陛下信受此言如御飲膳如服藥石則天人自應福祿難量而臣等所學先王之道亦不為無補於世若陛下聽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聞春禽之聲秋蟲之鳴過耳而已則臣等雖以三尺之喙日誦五車之書反不如醫卜執技之流簿書奔走之吏其為尸素死有餘誅伏願陛下下一覽臣言少留聖意天下幸甚

衰年自引久抱此心異數併加實為非意辭不獲命愧何以堪臣軾中謝竊惟殿命官本緣麟趾之舊因時脩廢近正金華之名歷代所榮於今為甚自元豐之末官制以來若非身兼數器之人未有名冠兩職之重而況秩宗之任邦禮是司豈臣迂愚所當兼領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憂深社稷慮極安危求忠臣於愚直之中論治道於文字之外知臣難進而易退或非患失之鄙夫故授以禮樂清閑之司使專於論說琢磨之事此恩難報願輸歲月之勤度已所宜終遂江湖之請臣無任

定州謝到任表

兵民重寄本禦侮以折衝疆場久安但坐嘯而畫諾才微祿意恩重命輕臣軾中謝伏念臣一去闕庭三換符竹坐席未暖召節已行筋力疲於往來日月逝於道路未經周歲復典兩曹朝廷非不用臣愚意自不安位所宜竄逐更冒寵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離明正中乾健獨運追述東朝之遺意收此散材



眷言西學之舊臣付之善地致此衰朽尚未弃捐臣敢不勤恤民勞密脩邊備苟無大過以及暮年漸還魚鳥之鄉以畢桑榆之景臣無任

到惠州謝表

臣軾言先奉告命落兩職追一官以承議郎知英州軍州事續奉告命責授臣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已於今月二日到惠州公參訖者仁聖曲全本欲畀之民社群言交擊必將致之死亡尚荷寬恩止投荒服臣軾中謝伏念臣性資褊淺學術荒唐但信不移之愚遂成難赦之咎迹其狂妄久合誅夷方尚口乃窮之時蓋擢髮莫數其罪豈謂天幸得存此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大有為之資行不忍人之政湯網開其三而舜干舞于兩階念臣奉事有年少加憐愍知臣老死無日不足計鋤明降德音許全餘息故使厯隴之馬猶獲蓋帷轂觶之牛得違刀几臣敢不服膺嚴訓託命至仁洗心自新沒齒無怨但以瘴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瘴之地魑魅為鄰衰疾交攻無復首丘之望精誠未泯空餘結草之忠臣無任

到昌化軍謝表

臣軾言今年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責授臣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臣尋於當月十九日起離惠州至七月二日已至昌化軍訖者並鬼門而東驚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臣軾中謝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文炳煥湯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壁之蠕動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命而臣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為死別魑魅逢迎於海外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臣無任

提舉玉局觀謝表



臣軾言臣先自昌化軍貶所奉 敕移廉州安置又自廉州奉 敕授臣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居住今行至英州又奉 敕授臣 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在外州軍任便居住者七年遠謫 不自意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驟從縲紲復齒搢紳臣軾中謝 伏念臣才不逮人性多忤物剛褊自用可謂小忠猖狂妄行乃 蹈大難皆臣自取不敢怨尤會真人之勃興與萬物而更始而 臣獨在幽遠最為冥頑逮茲起廢之初倍費生成之力終蒙記 錄不遂弃捐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正位龍飛對時虎變神武 不殺豈非受命之符清淨無為坐獲消兵之福聰明不作邪正 自分使臣得同草木之微共霑雷雨之解臣敢不益堅素守深 念往愆沒齒何求不厭飯蔬之陋蓋棺未已猶懷結草之忠臣 無任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七十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七十一

表狀二十五首

穎濱先生

謝講徹論語賜燕狀二首

志在多聞親講前王之訓功惟日就遽見一經之終深念勤勞 式均燕喜邊豆有焚鍾鼓畢陳勉興好我之心既優以禮將聞 善道之告不絕於時

又

宸心莫測方篤志於詩書坤德無為但勤求於雋彥曾未閱歲 已聞終經式均燕豆之私以榮講席之報始於好學竚觀聖政 之新終克肯堂益助慈心之喜

編 神宗御集乞 御製集叙狀

臣等頃被旨編次 神宗皇帝御製文集檢尋遺放絲歷歲時 於兵政二府得處置之詳於臣寮諸家得訓敕之要相從以類 首以詩頌雜文備載無遺終以邊防秘計今者編錄粗定卷秩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已分臣等恭惟 神宗皇帝天縱彌文神授英略詞章淵妙不學而能籌策縱橫絕人遠其而復勵精庶政親決萬幾故其游幸無益之文見存無幾至於經綸成務之作著錄尤多足以上繼典誥垂世之書豈止追迹漢唐能文之主臣等雖觀章句莫淵源竊見 祖宗御製集聖製叙文已有故事蓋天日之象非常人所能形容而堯舜之言非來聖莫適題品臣等欲乞皇帝陛下依前朝典故親譔 神宗皇帝御製集叙頒付本所以發揮聖作昭示來世

進御集表

臣輟言竊惟 神宗皇帝天縱聖德文章雋偉策略宏遠出於天性不由學致自初即位經營百度有綱紀海內鞭撻四夷之志老臣宿將拱手相視以聽可否至於發姦擿伏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皆發於文詞臣頃被 聖旨編次遺文始於禁中次及三省密院下至文武諸臣之家凡尺牘寸紙無所遺軼或

文采煥發足以形容淵衷或事實明著足以考察時政謹已譔次成書然臣之愚陋不足以測知深淺臣輟中謝伏惟 皇帝陛下居堯舜之位躬曾閔之孝太皇太后表改此二句云以文母之慈修聖子之業補述前志見於為政網羅遺事盡付史官猶恐平生文字久而散亡或致磨滅特置官局經涉歲時臣伏觀歷代帝王如漢武魏文唐德文宣三宗皆工於詩騷雜文與一時文士比長絜大至於經綸當世講論利害以文墨盡天下事則皆不足以仰望 先帝之萬一惟漢光武起布衣治經術提三尺劍以平僭亂得治民馭兵之要每以手述十行細札號令海內竇融在河西詔書至探融等情偽河西皆驚以為不可欺即時款附第五倫為京兆掾每讀詔書曰此聖主也願為盡死力魏太祖更與群醜其用兵雖法孫吳然因事變化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為節度從今者克捷違教者負敗惟此二君近之然 先帝之文其高處自當與典謨訓誥為比非近世所



能髣髴凡著錄九百三十五篇爲九十卷目錄五卷內四十卷皆賜二府及邊臣手札言攻守秘計先被旨錄爲別集不許頒行仍御製集叙一篇以紀盛德發明大訓臣竊見祖宗御集皆於西清建重屋號龍圖天章寶文閣以藏其書爲不朽計又刻板模印遍賜遺近臣今已繕寫分爲五帙隨表上進欲乞降付三省依故事施行所有御集即付本所修寫鏤板臣無任

辭起居郎第一狀

右臣今月十九日准閣門告報已有告命除臣起居郎者伏念臣頃自疎外擢居諫垣表廢之餘才力耗竭龜俛歲月無所建明近因朝廷除張頤爲戶部侍郎杜紘爲右司郎中公議紛然謂非其人臣繼上封章極言其事杜紘雖才性鄙佞黷辱華要而罪惡未著臣亦不敢力言至如張頤爲性峻躁臨事乖方歷任以來罪狀積重以爲事既明白是以前後五次上言不知頤久事要權植根深固一爲左右之所保任遂致聖意確

然不移臣屢獻狂言誠不量力雖聖恩寬貸未賜譴訶豈敢冒昧寵榮復塵要近言不稱職臣猶自知當黜反遷衆必指笑伏乞特回誤恩除臣一外任差遣俾臣得免清議不勝幸甚所有前件告命臣不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第二狀

右臣准今月二十三日尚書省劄子以臣奏乞免起居郎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君父之命所當敬從臣實何人敢有固執特以臣前言張頤除戶部侍郎不當前後五狀不蒙施行頤之罪名著在案牘傳於公議而大臣主之愈力朝廷用之不已疑則是臣謗毀忠賢眩惑天聽狂妄之誅所不當赦臣今不敢復論其事但以言爲職言既不用理當廢黜銜愧冒寵義實不安伏乞檢臣前奏除臣一外任差遣以全臣進退之分所有起居郎告命臣不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辭召試中書舍人第一狀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召試中書舍人者伏念臣頃自  
外官擢任言責雖繼陳在替而報效蔑然遽蒙 聖恩執筆柱  
下復緣之使權掌命書資淺才微寵恩重至自知非稱而況人  
言方欲上書自陳以辭要劇忽聞召命震越非常況今多士盈  
廷計臣間出或久次不用或沉伏未聞豈患無人以備任使顧  
臣才力短拙重以衰殘曾未逾年致身華近必貽公議難以自  
安伏乞追回誤恩少安愚分謹錄奏 聞伏候 敕旨

第二狀

右臣今月日准閣門告報蒙 聖恩除臣試中書舍人者頃蒙  
特旨召試中堂辭遜不從寵俛而就遂忝成命意終不安雖知  
區區寸誠不能仰回天聽而匹夫之志終欲必行蓋人臣事君  
本求知遇有命不受近於不情然臣以義而言有三不可伏念  
臣少從父學稍知為文憂患以來筆硯都廢今雖勉強心志已  
衰此一不可也臣昨自縣道召充諫官旋叨左史仍兼詞命駢

繁寵數併在一年臣猶知非況復公議此二不可也內外兩制  
素號要途兄軾頃已擢在禁林臣今安敢復據西掖非獨畏避  
譏評實亦恐懼盈滿此三不可也臣既無一堪而有三不可冒  
昧寵祿將安用之伏乞 聖慈鑒臣愚誠特寢前命俾臣得安  
閑地少弭人言則臣圖報恩私尚有它日謹具狀奏 聞伏候  
敕旨

謝除中書舍人表二首

臣輟言伏奉告命除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執筆柱下  
已愧空疎起草禁中尤為清切上慙 主眷下愧人言臣輟中  
謝伏以西臺政教之原紫微論思之地緝熙庶政事得稽參進  
退具寮言成訓誥昔趙孟治晉叔向為之謀主則楚無以當國  
僞為鄭子羽掌其詞今則國鮮敗事今臣所領頗近於斯宜得  
博達詳練之人疎通敏捷之士考覈邦典潤飾皇猷如臣樸訥  
少文迂拙自用在 仁祖時始以直言見收下第在 神考時



復以封事獲對清光不能自結於一時旋復寬投於萬里雖謀身之不暇顧受任以何堪泰壇之樽何取溝中之斷清廟之瑟誤收寵下之焦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出震乘龍代天理物默然思道專意於用人穆若守成選衆而求舊憐臣一介之賤偶爲三世之陳遺簪以故而見收老馬以病而復養不求其用聊廣吾仁臣雖力不逮人而誠心未泯學忘其舊而一二猶存敢不靖恭于朝側聽高宗之言政勉強以俟幾見成王之措刑臣無任

又

越從左史擢領西垣口出命書身參法從深念山林之迹本無富貴之心聞命若鷙固辭不獲臣轍中謝伏念臣生本西蜀家世寒儒學以父兄爲師貧無公卿之助私有求於祿養輒自力於文詞慨然東游無以上達際會 仁祖訪求直言策語猖狂恃 聖神之不諱考官怪怒惡情直之非宜孰知悟俗之言時

被愛君之詔感激恩遇遂忘死生莫酬國士之知適有私門之禍未填溝壑重迫飢寒時於道途望見 神考一封朝奏夕聞召對之音衆口交攻終致南遷之患生雖不遇嘗辱顧於二宗時不見容勢殆瀕於九死厄窮自致黽俛何言敢云衰病之餘復被寵光之幸此蓋無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母慈均覆坤德無私欲以任姒之明躬行堯舜之道肆求多士以遺成王者老畢會於 朝廷耕築不遺於林莽遂令拔擢猥及空疎馮唐已衰猶願雲中之往貢禹雖老未忘封事之勤譬如木之在山生則荷恩而死無所怨水之於地行則潤下而止不敢詞臣之事君義亦如此欲報之意非言所殫臣無任

辭戶部侍郎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已降告命除臣依前朝奉郎試戶部侍郎奉聖旨管勾右曹者待罪西掖雖已暮年齷齪文墨之間愧負寵祿之厚豈期過聽特有甄升竊以戶部右曹兼領昔日金君司



農之政侍郎職事專治天下差繇市易之餘奏請紛然法度未  
定方欲酌今昔之中制采吏民之公言宜得強明練達之人立  
成久遠通融之法如臣暗陋何以克當願因誤恩別選能吏俾  
臣愚獲安於微分而國事不失為得人公私兩宜眾議為允懇  
迫之至冒昧以聞取進止

謝除戶部侍郎表二首

臣輒言今月初四日伏奉告命除臣依前朝奉郎試尚書戶部  
侍郎者田野之姿入朝未幾侍從之貴冒寵已多方懷汰去之  
憂敢有超遷之望臣輒中謝伏以右曹之政本專賦役之煩近  
歲以來復益金倉之舊下關民力上計邦儲朝廷議論積年  
於茲吏民封章繼日以上置局未遑於成法付部要責其奏功  
將以適四方之宜為一代之典自非精練吏事通知民情何以  
上副憂勤下寬疲瘵如臣淺陋殆難克堪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  
聖貴乘時孝先述志明於因革之故達於利病之原上覽

祖宗之成規下采今昔之公議昭然獨斷惠此小民謂臣出自  
賤寒或知劬農之意性本愚拙庶無希合之情度越眾賢付以  
要務臣敢不上體 聖慮勉盡鄙心臣無任

又

掖垣清閑奉鈇槩以媿安民部劇煩以金段而為職事非素學  
命不獲辭臣輒中謝伏念臣起於南畝曾未再擢在近班訖  
無少補開口論事適宸心延納之初引筆代言非事命縱橫之  
際竊祿而已功何足云計日以言時亦未幾方自嘆於汰去豈  
復意於超升此蓋伏遇 大皇太后陛下仁聖無為靜深照物  
坐閱工師之眾灼知情偽之端察臣朴愚憐臣孤遠才雖未能  
以應務性則不喜於為邪試之劇曹冀其來效然臣觀當今右  
部之政正治昔日新法之餘乃憂於錢荒差繇患於戶少事  
既難辦法當通方尚賴 聖筭之明稍寬民力之僊臣之踈拙  
徒自勉強苟少緩於瘡痍亦圖報之萬一臣無任



辭吏部侍郎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已降告命除臣試尚書吏部侍郎奉 聖旨令管勾右選者臣待罪民部一暮且半才微事劇智力俱殫方欲干叩 聖明稍求閑地而猥蒙進擢俾佐天官地望逾華職業尤夥見今選集之士五六千人一失銓量人言可畏伏望 聖慈矜臣不逮察臣無它除臣一閑慢差遣上以明 朝廷用人之公下以全愚臣知止之分干冒 天威進退失措取 進止

辭翰林學士劄子

臣今月十四日准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臣頃在民曹頗經歲月不能均調有無仰助邦計日虞曠弛以速刑誅 朝廷曲賜保全已爲至幸復加進擢必至煩言近被除書參掌吏選雖云寵命猶麗諸曹臣自量空疎尋已辭避而況玉堂之清秘號爲詞臣之極選臣兄軾舊以文學見稱流輩猶復畏避不敢久居得清江湖如釋重負在臣微陋實爲叨

宮內廳書院部

圖書寮文庫藏

竊兄出弟處或謂 朝廷私臣一家地近職嚴姑願 朝廷歷選多士雖或未欲置臣於外猶願特許假臣以閑苟未滿盈庶可驅策悃誠迫切進退兢危伏望 聖慈即賜俞允取 進止

謝翰林學士宣召表二首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威倚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成命莫回竊使華之促召一家竦聽望雲闕以馳情實儒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敢望竊以翰墨之任始自有唐供奉至尊講聞前輩北廊奏事有如李絳之忠中禁論兵復數畢誠之智逮我 祖宗之盛最優文學之臣時舉舊章多蒙召對頃自恭默之後稍虛顧問之常方今 聖德日躋群臣屬目蓋將虛前席以博問繼夜燭而疇咨宜得雋良密侍燕語如臣草野微陋章句拙疎十載江湖之間自群魚鳥五遷臺省之要永愧冠裳敢謂乏人遽令至此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心廣大海德并包物無一介之遺意求萬目之舉臨朝訪



道有元老之在前燕處清心援衆正而自助從容盛德循致承平塵露之微海嶽奚補修列聖之故事今將其時因間見以納忠臣亦有志臣無任

又

力辭不免亟承詔旨之溫就職有時復紆使節之重慙負之極俯伏何言臣轍中謝竊以法從之華禁林稱首田漁自奮信遭遇之已艱兄弟迭居況前後之無幾二劉二吳號有唐之盛事二宋二韓稱本朝之得人或同處於一時或相望於累歲今臣與兄軾皆塵西掖繼入北扉曾未三年遍經兩制才不逮於前輩寵遂及於當年聖主何私偏許一門之幸愚臣自料敢齊伯氏之賢莫爲先容獨爾幸會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地之德含氣必生日月之明容光咸照力判忠邪之黨首清侍從之聯察臣兄孤直之無它適具貪偶闕而當補弃遺簪而未忍意同氣之可收致此空踈亦蒙獎擢臣敢不始終一節庶

宮內廳書陸部

圖書寮文庫藏

無隕於家聲勉強百爲或有補於國事臣無任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表二首

右臣伏蒙聖恩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并魚袋金渡銀鞍轡馬一疋者衣配重金光照從官之右旣分上駟出忘徒步之勤齷齪何功便蕃若此臣轍中謝伏念臣生於寒遠仕則塵勞逢掖之衣如牛臂而自約下澤之乘望田舍以懷歸曾是恩私不遺固陋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輯綬多士收攬成功五色彰施旣盡藩飾之美六轡調適復均緩急之宜不聞衰殘特加好賜無衣自請喜七節之吉方爲子永懷悲三賜之及此麋捐之報造次不忘臣無任

又

服章在笥騏驎出閑襲以會朝乘而拜賜周行悚觀陋室增華臣轍中謝伏念臣家本寒儒誤塵法從旣脫衣韋之陋稍從輿馬之安同裘之私本非所望康侯之錫顧亦何堪寵數便蕃省



循愧歎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博求雋乂圖廣治功歷覽  
縉紳之間深照奔走之病曾是迂拙偏被恩私賓客在前或將使  
之束帶大夫之後知遂免於徒行誓以麋捐少圖報稱臣無任

謝 敕設表二首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今月二十六日入院特賜 敕設者初  
踐玉堂亟頒燕俎仰示慈之豐厚增滋職之光華飽食何爲汗  
顏罔措伏惟 皇帝陛下使臣以禮先祿後威四簋既盈豈復  
無餘之歎初筵有秩共成既醉之和荷賜則多論報何所臣無任

又

恩異禁林禮加燕豆頻年不講故事僅存偶追賢雋之游而蒙  
飫賜之舊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惠慈無外典禮畢修鳴鹿呦  
呦喜忠言之來告嘉魚汕汕豈衍樂之徒然祇服異恩敢忘仰  
報臣無任

笏表二首

宮內廳書院部

圖書寮文庫藏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知制誥者職叨非分恩出異常伏念臣此  
自南遷擢居法從功未聞於一二寵遂及於便蕃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急於用人不遺寸善置之翰墨之地忘其兄弟之嫌  
欲報洪私未知死所臣無任

又

有命自天懇詞無地伏念臣歸朝未幾受任過優榮兼伯仲之  
間寵先供奉之列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德施普博恩及  
單匹察狂狷之無作憐孤直之寡助生成之賜草木何知臣無任

謝除龍圖閣學士御史中丞表

臣輟言伏奉告命除臣御史中丞充龍圖閣學士者視草禁中  
既極儒臣之選專席朝右復膺忠告之求兼延閣之寵名增兩  
司之榮觀退循淺拙徒積矜危臣輟中謝伏以 仁聖在有五  
年于今恭儉無爲四方稱治然而矯枉之過苛吏適去而寬弛  
相尋章故之難敝事雖除而條綱尚紊民貧未可經遠吏竄難





於責功是謂守成之難宜有厲精之實幸臺綱之一舉措國是  
 於無疑如臣才力之微勉強何及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  
 德惟主善政貴日新閱風俗之惰媮審詞說之忠佞知逆耳之  
 利行察遜志之多非是以度越雋賢收掇微賤然 臣迂愚之質  
 砥礪莫加顛沛之餘衰罷日甚言之無補昔已效於諫垣文不  
 適時比復陳於翰苑恩深莫塞才短奚為惟有事君之小心每  
 欲終身於直道折而不屈蓋蓬蒿之自然晦而猶鳴亦雞鵠之  
 常性志效捐軀之報未知授命之晨拜伏在廷俯仰增愧臣無  
 任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七十一



宮內廳書院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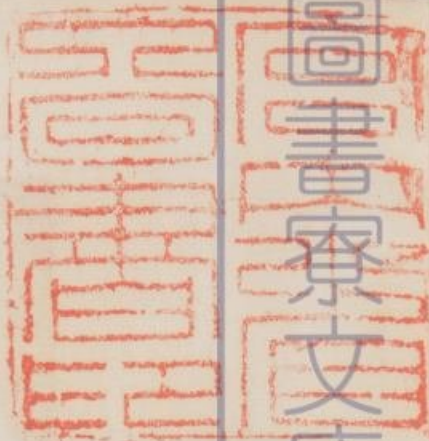
宋板三蘇文粹





宮内廳書陵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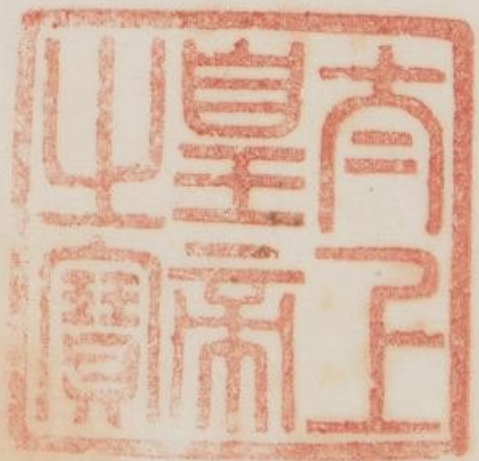
圖書寮文庫藏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七十二

表狀二十五首

辭免尚書右丞劄子四首

穎濱先生

臣今月五日准閣門告報蒙 恩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臣  
備位南臺言事無補上負 朝廷開納之意下辜朋友責望之  
誠徒以厚恩未酬欲去不忍豈謂非常之命猥加無補之臣矧  
復三轄之官萬幾所在苟用人之一失實取輕於四方如臣奮  
自諸生誤叨近侍崎嶇縣道曾未數年出入周行莫聞顯效資  
地淺薄積薪有後來之譏德業空虛在梁有不稱之謂伏乞追  
寢成命少安愚衷上以全 二聖知人之明下以成孤臣審已  
之分臣無任祈天待命激切屏營之至取 進止

第二劄子

臣蒙 恩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今日雖已具劄子詞免然臣  
意有未盡君父之前不敢復隱謹具披露惟 陛下察之伏念



臣幼無它師學於先臣洵而臣兄軾與臣皆學藝業先成每相訓誘其後不幸早孤友愛備至逮此成立皆兄之力也頃者兄弟同列侍從臣已自愧於心今茲超遷丞轄中臺與聞政事而臣兄軾適自外召還爲吏部尚書顧出臣下復以臣故移翰林丞官臣之私意實不遑安況軾之爲人文學政事過臣遠甚此自陛下所悉臣不敢遠慕古人內舉親戚無所回避只乞寢臣新命若得與兄軾同爲從官竭力圖報亦未必無補也如此則公議既允私意獲安其於愚臣實爲至幸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今日伏蒙聖恩賜臣詔書一道不允臣詞免恩命者命降自天輒形懇避恩不加譴猶辱訓詞輒緣獲情之私復伸愚陋之懇蓋陳力事上常自止於不能而量才用人亦當矜其已竭況臣位居執法職在繩愆苟有官非其人爵踰於德法所當治臣敢弗言今者擢實近班實爲虛授若遂寵俛居位臣既自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已知非苟復傳播於人衆必指爲無恥在它人猶爲不可況本職之所當言幸別選於長才冀稍安於私意再殫誠悃非敢飾詞所有告命不敢祇受臣無任震越待罪之至取進止

第四劄子

臣今日日蒙恩差到某官賚降詔書一道以臣再詞恩命不允所請者特遣使車宣布君命里巷改觀親黨生光雖聖聰之未回仰愚言之可聽與其順旨而使聖朝不獲所任曷若違命而使柄臣舉惟其人用此力詞期於得請昔楚有子玉文公爲之仄席衛多君子季札知其未亂若公卿類皆骨鯁則精神足以折衝今雖忠賢在朝股肱協力不宜雜用小器以示乏人臣能知難國之福也苟不度德民何觀焉尚冀察臣危誠追寢前命俾得粗陳薄藝以效一官既獲謀身之宜非無報國之所進退兩得家國俱安其於微臣豈非厚賜無任恐懼懇倒之至取進止



免尚書右丞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告命蒙 恩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臺轄之重國論所存顧惟尺寸之材何與棟梁之選比陳誠懇尚閔俞音臣轍中謝伏念臣家世寒儒僅守父兄之撲學文史末技不通邦國之大猷頃自元祐之初偶緣乏使召自南遷之後遽責使言旋由左史而踐掖垣復從右戶以居翰苑迨茲執法曾未數年言何補於聖明志已殫於憂責以一日遭逢之幸擅諸臣積累之榮方懷滿溢之虞願求閑散之便豈意恩私之橫被復叨丞轄之近班自昔政事之臣非處書生之地既紀不韙其何敢安伏望 皇帝陛下以德愛人量才付位深察斗筭之陋難堪鍾鼎之藏追還誤恩選建明德俾賢愚各安其所則中外無復間言其於微臣受賜多矣臣無任

又

首居言責無補聖時方有黜幽之虞遽聞躡等之命辭而不獲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情實難安臣轍中謝伏念臣家世寒賤兄弟鬻贓冥早坐狂言流落江湖而不返晚逢興運聯翩榮近以偷安恃 聖神之誤知陷峻夷而莫顧前後歷居於臺諫彈擊多召於怨尤每圖自安之宜惟有早退之便徒以受恩未報中夕以興進退皆艱傍徨自失敢有望於殊寵以自速於煩言矧茲丞轄之嚴號居弼諧之貳觀用人之當否知為國之重輕如臣迂闊而寡謀孤直而多怨進用茲始已或紛然眷遇儻隆安能自保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眷求一德以允僉言慎名器之假人念衣裳之在笥亟收前命以保危蹤苟無隕越之憂盡出生成之造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謝除尚書右丞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制命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累具詞免蒙降詔不允仍斷求章者渙汗之恩已行而不反偃僕之志雖勤而莫伸上愧鴻私下慚公議臣轍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接堯舜之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統臨成康之仁體貌先正耆老之臣揀拔後來翹秀之士俛仰  
六載前後幾人坦然公明故不私賢否之實穆然淵默故坐照  
情偽之真臨御久則鑒愈明得失分則下無隱如臣者西南賤  
士章句小儒早歲猖狂偶竊方聞之選中年流落既安縣尹之  
卑遭時乏人致位近侍跌宕文墨之囿囁嚅議論之場舉皆空  
言妄有實效顧惟省轄之重實參國論之餘豈無遺賢遠及微  
品地寒資淺何以望三事之餘光才短力罷安能裁六聯之滯  
論雖復屈俛就職愧歎何言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地之仁  
曲成草木之陋父母之愛不錄子弟之非將建大厦以覆羣生  
故收衆材而無弃物然臣負過其力受非所容惟有絮已無私  
或不孤於託付引類自助幸得免於顛躋不渝始終少答恩造  
臣無任

又

待罪南臺閱時空久承恩右轄量分實逾雖循牆而固辭愧回

天之無力臣輒中謝伏念臣衰遲晚節遭遇 聖時還朝首擢  
於諫垣求言終實於臺長蓋古人事君之難事惟忠言拂意之  
易危迫切至於引裾顛危有或折檻大則死亡之不恤小則投  
竄而莫留雖伏節之心沒而後已而保身之義明者非之臣今  
不然事出至幸蓋上方有道常導之使言故下獲安心知言之  
無罪非徒無益而不譴抑又與進而超遷才不逮於中流幸則  
過於前輩出入數歲參陪大猷昔所罕聞衆或驚歎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奉身有禮體天無心均覆中外無戚疎之殊惠  
養黔黎有恭儉之實德則可紀過寧復聞遂使諫諍之臣不知  
激訐之懼因緣寵遇復享尊榮不貲之恩沒齒何報方今兵革  
既息年穀稍登唯當上體仁心治而弗擾旁求哲士守之愈堅  
庶羣后比義以致功則孤臣因人而成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臣無任

兄除翰林承旨乞外任劄子四首



臣伏見臣兄軾近除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以臣備位執政不敢復居要職比雖受命仍奏乞候過坤成上壽再乞外任伏念臣頃蒙誤恩擢居丞轄才微德薄常有負乘致寇之憂但以遭逢聖明恩德深厚未知所報不敢求去今者乃以忝冒之故復致兄軾逡巡退避不敢安職於臣私情莫寧處況復兄軾才高行備過臣遠甚不唯衆所共知抑亦聖鑒所亮兼臣自蒙擢用今將半年雖日夜勸勵終無所補若使兄軾得安處侍從論思講讀正其所長未必無補於聖德也故臣以謂陛下只可使弟避兄不可使兄避弟只可使不肖避賢不可使賢避不肖區區愚懇竭盡於此伏乞聖慈察臣深心除臣一郡上以全朝廷之公道下以伸兄弟之私義臣不勝至願冒昧自陳取進止

貼黃臣自聞兄軾相次到闕即欲上章避位意謂恐涉援引兄軾之嫌今者竊觀朝廷擢用兄軾首冠禁林經人

眷遇之意可謂至重榮名厚祿亦云極矣雖愚無知豈復更有僥倖無厭之望臣以此不敢復避小嫌令兄軾不安其職伏乞聖慈體察早賜施行

第二劄子

臣竊以君臣之間譬如父子中有所懷不當不盡臣近以兄軾爲臣備位省轄不敢安職援引故事力求補外臣內緣長少之義外量賢愚之分冒瀆聖聰欲求一郡以厭公義今月十二日面被德音以臣與軾既非同官不須回避臣退而思念聖恩隆厚不以兄弟並處要劇爲嫌略去形迹責之實效臣等雖復捐軀何以爲報然而兄弟孤遠愚拙寡援前後進用皆出聖造臣既預聞國政兄復首冠侍從一家寵榮朝臣未見其比若不知退避下則羣言可畏上則陰譴可虞既兄弟未可並退而自知才氣學術皆不如兄是以自求引去意欲使軾稍安於位竭力圖報庶幾有補於國而無害於家耳區區之誠非復



矯飾伏乞指揮檢會前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忝備執政無補萬一而兄軾自外召還以臣故不敢安處要近力求補外臣比以長少之宜能否之分再歷肝膽乞守郡自效以安私義皆面蒙聖訓不允所請雖再三冒已不容誅而區區寸誠終不可已特以坤成在近君子皆得上千萬歲壽況臣遭逢恩寵倍常是以未敢復有所請欲俟過聖節即伸前懇伏乞聖慈特賜鑒察取進止

第四劄子

臣伏以臣兄軾近自杭州召還為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軾以臣備位政府避嫌請外臣亦再上章自陳以謂朝廷若以長幼論之則當使弟避兄若以才否論之則當使臣避軾事理至順意必見從而志淺言輕不蒙聽察兄軾近已蒙恩除知潁州雖聖恩深厚曲遂其請而緣臣忝冒致之外徙不惟私意有

宮內廳書院

圖書寮文庫藏

所未順質之公議尤曰非宜況臣供職以來於今半年雖勉強自將而毫髮無補久妨賢路心自不遑欲乞聖慈諒臣誠心非有矯飾特除臣一郡以安愚衷干冒宸嚴不勝戰汗隕越之至取進止

辭門下侍郎劄子

臣竊觀今日內降聖旨臣轉官除門下侍郎伏以執政近臣預聞國論可用才舉難以次遷苟以先後歲月為倫必致忝冒沉淪之議況臣頃由縣道擢實從官首尾七年歷盡華貫逮居承轄之地訖無絲髮之功竊勉逾年慙負填臆敢期聖眷未已擢任愈隆臣反覆思之始者既以不次度越眾賢今者又因見任遷貳元宰前後僥倖豈可常然苟復冒居出納之司不知進退之分公論不允必致顛躋況臣文以愚拙誤蒙矜閱幸今命出未下勢尚可回伏乞聖恩念臣孤危非有矯飾特寢明命以安微衷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免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

臣輟言伏奉告命蒙 恩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者嗾吻之任密侍於禁中綸綍之行風傳於海內苟用人之失當於累上以非輕臣輟中謝伏念臣西南陋儒墳史樸學非有過人之大節惟守事君之小心無其實不敢居其名非其任不敢竊其祿仕歷三世年逾半生奉以周旋未始失墜今者乃欲以尋尺之材居棟梁之任以斗升之量受鐘鼎之藏雖欲欺君且非本志矧復躡等超累級之上遷秩非舊比之常靖言以思未見其可伏望 皇帝陛下因任庶物照臨百官短長各盡其宜大小無失所養必其力有餘而後用則其任逾久而常新抑將多士皆賴以安豈惟微臣獨被其賜愚衷已竭 天聽尚回臣無任

又

夕塵右轄無補於時進貳東臺有慙在列言莫宣於誠意聽未感於高明臣輟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頃以虛名誤蒙收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錄旋塵近侍非有勞能咀噍文詞本腐儒之事業彈治邪枉犯衆口之憎嫌及夫進貳文昌日侍軒闥隨衆出入得失何補於萬幾奉行文書勉強自慙者期歲此則 聖主之所親見孤臣之所自知豈待人言難逃天鑒敢謂超升累級復進崇階難用負乘行自招於寇盜未嘗狩獵食何取於鷄豕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因功以舉賢選衆以拔士采其譽者必考其實聽其言者皆原其心如臣空疎自難隱伏特追成命以慰公言使 聖朝無失於用人則臣愚若蒙於厚賜臣無任祈天竢命激切屏營之至

謝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

臣輟言伏奉制命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再具詞免蒙降批荅不許仍斷來章者掌轄逾年何補六曹之劇納言置貳仍忝一階之崇雖曰次遷要爲非據臣輟中謝竊以臣之事君理先審已器小受大有滿溢之禍力薄負重有顛覆之虞臣世本



寒微技止文墨向者翔翔翰死才殫於書詔之間總執臺綱力盡於議論之際至於參陪大政實匪其人久爾冒居日深愧畏未能謀遠常恐見譏於匹夫有若發蒙何以折衝於下國方知難而欲退偶進擢之非常貪戀恩榮已乖行意之義顧瞻中外豈無潛德之人徒以天聽甚高異命已發循牆雖切反汗無緣上累朝廷知人之明下愧朋友責善之實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神淵默灼見羣臣之情運智密微陰扶聖母之斷人惟求舊德用日新念臣嘉祐之直言仕亦既久識臣建元之司諫心則無邪忘其鄙凡日加親近身非木石猶有圖報之心恩隆父兄當驗服勤之效臣無任

又

黃闔之崇惟賢是用四品之貴匪功弗加自慙迂拙之餘併荷寵光之及臣輒中謝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政由家出德與性成盡心與民雖萬鐘無愛於國潔身由義雖一毫未嘗取人惟

至清故大臣小吏不察而盡知惟至公故貴戚近習不戒而自飭臣每因雙日獲觀清光嘗恐病竄不中於規模固陋難述於水鑑方欲仰干聰聽少避衆賢敢謂未見瑕玼尚加進擢豈以其拙直無欺罔之過而遲鈍少狂躁之心致此誤恩濫於末品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人非求備志在養賢將欲因鮑以致管生尊隗以招樂子拔十覲五人之用累百求一鶚之精廣而不遺多故致雜臣敢不仰體聖意旁求哲人既以寬寤寐之久勞亦以救空疎之不逮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汝州謝上表

臣輒言伏奉詔命差知汝州軍州事臣已於四月二十一日到任上訖者論事非宜本虞於大譴承命出守猶荷於寬恩臣輒中謝伏念臣性本迂愚學非練達頃值時乘之始偶同彙進之餘由一邑之棲連歷九年之僥倖遍塵侍從未聞毫髮之勞久



處廟堂滋見斗筭之陋踈拙日慙於君父滿盈每謂於友朋貪  
戀寵光不知引避愚而自用言之不疑寡慮直前初獨任其狂  
斐干時妄作信自取於顛躋尚賴深仁黜臨善地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堯舜相受常懷善繼之心父母兼容深照不逮之實  
稍寬憲法特許省循收去幹之塊雖知其幸若喪家之犬私竊  
自憐恐懼未忘寢興何暇有民與社永知愧於明時使過與愚  
異或收於異日臣無任

分司南京到筠州謝表

臣輟言臣前得罪蒙 恩落職知汝州六月十二日再被告降  
三官知袁州即治陸行趨陳留具舟赴任九月十日行至江州  
彭澤縣界復被告降授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尋拜受  
前行於九月二十五日至筠州居住訖者愚守一心漫無趨避  
歲更三黜始悟愆尤臣輟 中謝伏念臣家傳樸學仕偶聖時本  
無意於功名徒自勤於翰墨因時乏使亟塵言事之班竊食無

功復預聞政之列纔經九歲遍歷要途人心忌其超遷天意惡  
其盈滿捫心自省事猶可追任意直前罪無從出惟闇故不明  
利害惟拙故不達幾微以至罪積如山命輕若髮若經彈擊雖  
九死以猶輕黜守幽遐累千里而為近今茲責分留務并置陋  
邦不親吏民許追思其過咎稍霑祿秩俾粗免於飢寒人微固  
無可言恩深繼之以泣自違天日分委塗泥朝無違言恩出獨  
斷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法天廣覆配地兼容雖雷霆之震驚  
與雪霜之嚴冽未始絕物之命要在厚民之生故茲賤微猶得  
陳述如臣自處本復何言顧惟兄弟二人迭相須為性命江嶺  
異域恐遂隔於存亡況復墳墓闊疏父子離散若臣家之憂患  
實今世之孤窮靖言思之誰可告者惟有自投於君父庶幾有  
異於生全泣血書詞叩闕仰訴生有捐軀之日死存結草之誠  
臣無任

明堂賀表



臣轍言伏觀今月十九日赦書明堂禮畢大赦天下者饗帝尊親古今之大典推恩肆眚天地之至仁舉此盛儀併在今日臣轍中謝伏惟 皇帝陛下以仁御世以誠事天乾清坤寧兵戢民阜人悅故神罔不宥物備故禮得以成一享圓丘三謁路寢誠敬之心與日兼茂寬大之澤靡物不蒙能事既修全福自至方將享堯舜之上壽膺成康之令名民願所同天心是若臣頃侍帷幄稍歷歲時譴責之深坐甘沒齒江湖之遠猶冀首丘久蟄泥塗聞震雷而惕若深囚籠檻得清風而自疑臣無任

雷州謝表

臣轍言臣先蒙 恩責降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於今年閏二月內又蒙 恩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已於今月五日至貶所訖者謫居江外已閱三年再斥海濱通行萬里罪名既重威命猶寬臣轍中謝伏念臣性本朴愚老益頑鄙連年驟進不知盈滿之為災臨出妄言未悟顛危之已至命微如髮覺積成山比

者水陸奔馳霧雨承濕血屬星散皮骨僅存身錮陋邦地窮南服夷言莫辨海氣常昏出有踐蛇茹蠱之憂處有陽淫陰伏之病艱虞所迫性命豈常念咎之餘待盡而已伏惟 皇帝陛下仁濟堯舜政述 祖宗日月之明無幽不燭天地之施有生共沾憐臣草木之微念臣犬馬之舊未忍視其殞斃猶復許以生全臣雖弃捐尚識恩造知殺身之何補但沒齒以無言臣無任

移岳州謝狀

得罪南遷於今七歲投竄嶺表又已四年瘴癘所侵僅存皮骨親屬淪喪生意幾盡自分必死荒徼不復歸見中原豈意聖神御歷因貸深廣不遺舊物尚許北還元子赦書重加開宥事出特旨恩實再生臣見具舟前往自尔稍近華風遂脫瘴死 君恩至厚力報無由臣無任

復宮官觀謝表

臣轍言臣昨於虔州准告授臣濠州團練副使岳州居住臣尋



乘舡至鄂州復准告授臣太中大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  
外州軍任便居住臣已望闕祗受訖者謫徙南方自分必死恩  
移近地已若再生復茲舊秩之還仍領真祠之秘居從私欲感  
極涕零臣轍中謝伏念臣稟生甚微處世多難反身自省不欲  
忠孝於君親報國何功粗免愧畏於俯仰徒以冰炭難於同器  
仇怨因而滿前被以惡名指為私黨將杜其生還之路遂立為  
不赦之文前後三遷牛馳萬里瘴癘纏繞骨肉喪亡聞者為巨  
傷心見者為臣隕涕雖百夫所聚公議自明而眾楚相牾有口  
誰訴此者伏遇 皇帝陛下體天地之造坦然無私奮堯舜之  
明斷然有作自初踐阼即聞德音內推 聖母之慈仁外照羣  
臣之情偽存垂恩宥至于再三春雷發聲蟄戶咸震臣得以遲  
暮復覩盛明頃嘗卜居嵩嶺之間粗有伏臘之備杜門可以卒  
歲蔬食可以終身生當擊壤以詠聖功死當結草以效誠節至  
於陰陽之施草木何酬臣無任

南郊賀表

臣轍伏觀今月二十三日 皇帝親饗園丘禮成肆赦者臨御  
再暮初見上帝神人交感德澤旁周臣轍誠歡誠抃頓首頓首  
伏以 本朝六代八聖承平之久曠古所未聞三年一郊極盛  
之儀有唐之成法因四海來祭之廣成百神受職之文推演神  
休肆宥多辟恭惟 皇帝陛下體天地之大德性堯舜之深仁  
受命之符本緣斯致御世之道亦由是隆復因行禮之終益廣  
好生之澤臣頃片居荒服豈意生還今密近邦畿亟聞敷命造  
庭稱慶雖絕望於餘生鼓腹載歌竊有幸於今日臣無任瞻  
天望聖踊躍屏營之至

降授朝請大夫謝表

臣轍言伏奉告降授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差遣勳封食實封  
如故者罪大恩寬言者未厭官高德薄法所不容尚領真祠實  
出寬憲臣轍中謝伏念臣早塵近列無補明時下則拙於身謀



上則闇於國體先朝矜其愚陋有以遐荒前後七年浮沉萬死  
偶真人之御歷敷大號以惟新普復舊官亟叨厚祿然臣年迫  
衰暮知復何爲身利退藏顧未敢請因循於此黽俛自慙雖復  
追削者五官仍且獲安於閑局涵恩至厚爲幸已多此豈伏遇  
皇帝陛下以堯舜之仁行成康之政衷未忘於舊物恩許畢其  
餘生臣謹當杜門躬耕沒齒蔬食知生成之難報姑靜默以待  
終臣無任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七十二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七十三

書八首

上韓樞密書

老泉先生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  
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  
可昨因請見求進未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  
絕俗之談其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  
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  
決之爲溝塍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  
洪波瀾爲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  
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  
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  
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  
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



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為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為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螻蛄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關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父不

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旦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為酒食餽餉之費柝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年京師游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忌諱聞之土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耨畚築列于兩河之壩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千里猶且眈眈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為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惡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



下之兵募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為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友其道而何以為治或者以為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之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准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恤三軍之多言

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憤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上歐陽內翰第一書

洵布衣窮居常竊有歎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為樞密副使執政與余公蔡公為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庸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勿忘仰天歎息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眾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



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觀千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為宰相其勢將復合為一喜且自賀以為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為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為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之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咷援援而聞之以言而飢寒衰老之病又錮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入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

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為洵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不為峻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鼉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踈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辛苦之態此二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能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諂者以其入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為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為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



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牽咫尺之書以自托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年始知讀書從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為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且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之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是也近所為洪範論九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上歐陽內翰第二書

內翰諫議執事士之能以其姓名聞乎天下後世者夫豈偶然哉以今觀之乃可以見生而同鄉學而同道以其問其蓋有曰吾不聞者焉而況乎天下之廣後世之遠雖欲求其髮髯豈易得哉古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愚未嘗敢忽也今夫群群焉而生遂逐焉而死者更千萬人不稱不書也彼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有以過乎千萬人者也自孔子沒百有餘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數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卿子後乃稍闊遠二百餘年而揚雄稱於世揚雄之死不得其繼千有餘年而後屬之韓愈氏韓愈氏沒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將誰與也且夫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不可忽則其多稱而屢書者其為人宜尤可貴重奈何數十年之間四人而無加此其人宜何如也天下病無斯人天下而有斯人也宜何以待之洵一窮布衣於今世最為無用思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而不可得者也況夫四子者之文章誠不敢冀其萬一頃者張益



州見其丈以為似司馬子長洵不悅辭焉夫以布衣而王公大人稱其文似司馬遷不悅而辭無乃為不近人情誠恐天下之不信且懼張公之不能副其言重為世俗笑耳若執事天下所就而折衷者也不知其不肖稱之曰子之六經論荀卿子之文也平生為文求於千萬人中使其姓名髣髴於後世而不可得今也一旦而得齒於四人者之中天下烏有是哉意者其失於斯言也執事於文稱師魯於詩稱子美聖俞未聞其有此言也意者其戲也惟其愚而不顧日書其所為文惟執事之求而致之既而屢請而屢辭焉曰吾未暇讀也退而處不敢復見其慙於朋友曰信矣其戲雖然天下不知其為戲將有以議執事洵亦且得罪執事憐其平生之心苟以為可教亦足以慰其衰老惟無曰荀卿云者耳

與歐陽內翰第三書

洵啓昨出京倉惶遂不得一別去後數日始知悔恨蓋一時間變出不意遂擾亂如此快悵悵不審日來尊履何似二子軾輟竟

不免丁憂今已到家月餘幸且存活洵道塗奔波老病侵陵成一翁矣自思平生羈蹇不遇年近五十始識閣下傾蓋晤語便若平生非徒欲援之於貧賤之中乃與切磨論議共為不朽之計而事未及成輒聞此變孟軻有云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豈信然邪洵離家時無壯子弟守舍歸來屋廬倒壞籬落破漏如逃走人家今且謝絕過從杜門不出亦稍稍取舊書讀之時有所懷輒欲就閣下評議忽驚相去已四千里思欲跣首望見君子之門庭不可得也所示范公碑文議及申公事節最為深厚近試以語人果無有曉者每念及此鬱鬱不樂閣下雖賢俊滿門足以嘯歌俯仰終日不悶然至於不言而心相諭者閣下於誰取之自蜀至秦山行一月自秦至京師又沙行數千里非有名利之所驅與凡事之不得已者孰為來哉洵老矣恐不能復東閣下當時賜音問以慰孤耿病中無聊深愧踈略惟千萬珍重珍重



上歐陽內翰第四書

洵啓夏熟伏惟提舉內翰尊候萬福嚮爲京兆尹天下謂公當由此得政其後復聞有此授或以爲拂世戾俗過在於不肯鹵莽然此豈足爲公損益哉洵久不奉書非敢有懈以爲用公之奏而得召恐有私謝之嫌今者洵旣不行而朝廷又欲必置之恐聽者不察以爲匹夫而要君命苟以爲高而求名亦且得罪於門下是故略陳其一二以曉左右聞之孟軻曰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洵之所爲欲仕者爲貧乎實未至於飢寒而不擇以爲爲行道乎道固不在我且朝廷將何以待之今人之所謂富貴高顯而近於君可以行道者莫若兩制然猶以爲不得爲宰相有所牽制於其上而不得行其志爲宰相者又以爲時不可爲而我將有所待若洵者又可以行道責之邪始公進其文自丙申之秋至戊戌之冬凡七百餘日而得召朝廷之事其節自期限如此之繁且久也使洵今日治行數月而至京師旅食

於都市以待命而數年間得試於所謂舍人院者然後使諸公傳考其文亦一二年幸而以爲不謬可以及等而奏之從中下相府相府相與擬議又須年載間而後可以庶幾有望於官如此洵固已老而不能爲矣人皆曰求仕將以行道若此者果足以行道乎旣不足以行道而又不至於爲貧是二者皆無名焉是故其來遲遲而未其樂也王命且再下洵若固辭必將以爲沽名而有所希望今歲之秋軾輒已服闋亦不可不與之俱東恐內翰怪其久而不來是以略陳其意拜見尚遠唯千萬爲國自重

上歐陽內翰第五書

內翰侍郎執事洵以無用之才久爲天下之棄民行年五十未嘗見役於世執事獨以爲可收而論之於天子天子再召之試而洵亦再辭獨執事之意丁寧而不肯已朝廷雖知其不肯不足以及辱士大夫之列而重違執事之意譬之巫鑿卜祝特捐一官以乞之自願無分毫之功有益於世而王命至門不知辭讓



不畏簡書朋友之譏而苟以為榮此所以深愧於執事久而不知其心而或者之深知之也執事之於洵未識其面也見其丈而知其心既見也聞其言而信其平生洵不以身之進退出處之間有謁於執事而執事亦不以稱譽薦援之故有德於洵再召而辭也執事不以為矯而知其恥於自求一命而受也執事不以為貧而知其不欲為異其去不追而其來不拒其大不榮而其小不辱此洵之所以自信於心者而執事舉知之故凡區區而至門者為是謝也禮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餽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為服也古之君子重以其身臣人者蓋為是也哉子思孟軻之徒至於是國國君使人餽之其詞曰寡君使某有獻於從者布衣之尊而至於此惟不食其祿也今洵已有名於吏部執事其將以道取之邪則洵也猶得以賓客見不然其將與奔走之吏同趨於下風此洵所以深自憐也惟所裁擇

上富丞相書

相公閣下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相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為閣下惟不為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復起起而復為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為而何為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為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眾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不變也皆曰賢人焉或曰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為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天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



出於己而不忘是二者惟善人為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己事不出於己而忘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者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爲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將有所爲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芥蒂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

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強之人也非陳平而致之誰也故賢人者致其不賢者也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今上即位之初寇萊公爲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群小人亦急逐去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歿其身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夫獲見洵西蜀之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上文丞相書

昭文相公執事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是以君子慎始而無後憂救之於其末而其始不爲無謀夫諸其始而邀諸



其終而天下無遺事是故古者之制其始也有百年之前而為之者也蓋周公營乎東周數百年而待乎平王之東遷也然及其收天下之士而責其賢不肖之分則未嘗於其始焉而制其極蓋嘗舉之於諸侯考之于太學引之於射宮而試之以弓矢如此其備矣然而管叔蔡叔文王之子而武王周公之弟也生而與之居處習知其性之所好惡與夫居之於太學而習之於射宮有且愈詳矣然其不肖之實卒不見於此時及其出為諸侯監國臨大事而不克自定然後敗露以見其不肖之才且夫張弓而射之一不失食此不肖者或能焉而聖人豈以為此足以盡人之才蓋將為此名以取天下之士而後觀其臨事而黜其不肖故曰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於此有人求金於砂歛而揚之惟其揚之也精是以責金於揚而歛之則無擇焉不然金與砂礫皆不錄而已矣故欲求盡天下之賢俊莫若略其始欲求責實於天下之官莫若精其終今者天下之官自於相府而至於縣之丞尉其為數實不可勝計然而大數已定餘

吏溢于官籍大臣建議減任子削進士以求便天下竊觀古者之制略於始而精於終使賢者易進而不肖者易犯夫易犯故易退易進故賢者眾眾賢進而而不肖者易退夫何患官冗今也艱之於其始竊恐夫賢者之難進與夫不肖者之無以異也方今進退天下士大夫之權內則御史外則轉運而士大夫之間繁然而無過可任以為吏者其實無幾且相公何不以意推之往年吳中復在鍵為一月而發二吏中復去職而吏之以罪免者曠歲無有也雖然此特洵之所見耳天下之大則又可知矣國家法令甚嚴洵從蜀來見凡吏謫者皆不征非追胥調發皆得役天子之夫是以知天下之吏犯法者甚眾從其犯而黜之十年之後將分職之不給此其權在御史轉運而御史轉運之權實在相公顧其易為也方今四方之士會於京師口語藉藉莫不為此然皆莫肯一言於其上誠以為近於私我也洵西蜀之人方不見用於當世幸又不復以科舉為意是以肆言於其間而可以無嫌伏惟相公慨然有憂



天下之心征伐四國以安天子毅然立朝以威制天下名著功遂  
文武並濟此其享功業之重而居富貴之極於其平生之所望無復  
慊然者惟其獲天下之多士而與之皆樂乎此可以復動其志  
故遂以此風告其左右惟相公亮之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七十三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七十四

書十首

上田樞密書

老泉先生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  
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  
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  
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  
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弃天自卑  
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  
此也其名曰褻天弃天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其名曰逆天  
然則弃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  
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  
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  
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塗而不倦不愠不忤不



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之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之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沉而爲泉流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竊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飢寒窮困之不能自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飢寒窮困邪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爲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不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

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其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乎道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飢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弃與世俗日踈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常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項非凶歲可以無飢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



不忍弃且不敢棄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者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七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上余青州書

洵聞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為令尹而不喜三奪其令尹而不怒其為令尹也楚人為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為之怒已不期為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為之囂囂嗟夫豈亦不足以見已大而人小邪脫然為弃於人而不知弃之為悲紛然為取於人而不知取之為樂人自為弃我取我而吾之所以為我者如一則亦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竊笑

宮內廳書陸

圖書寮文庫藏

矣哉昔者明公之初自奮於南海之濱而為天下之名卿當其盛時激昂慷慨論得失定可否左摩西羌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彈壓強悍不屈之虜其辯如決河流而東注諸海名聲四溢於中原而滂薄於戎狄之國可謂至盛矣及至中廢而為海濱之匹夫蓋其間十有餘年明公無求於人而人亦無求於明公者其後適會南蠻縱橫放肆充斥萬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於民伍之中折尺箠而答之不旋踵而南方又安夫明公豈有求而為之哉適會事變以成大功功成而爵祿至明公之於進退之事蓋亦綽綽乎有餘裕矣悲夫世俗之人紛紛於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達者安於逸樂而習為高岸之節顧視四海飢寒窮困之士莫不嘔蹙嘔蹙而不樂窮者慕富集不飽布褐不暖習為貧賤之所摧折仰望貴人之輝光則為之顛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與語於輕富貴而安貧賤何者彼不知貧富貴賤之正味也夫惟天下之習於富貴榮而狃於貧賤之辱者而



後可與語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於富貴者我知之矣而不敢以告人也富貴之極止於天子之相而天子之相果誰爲之名豈天爲之名邪其無乃亦人之自相名邪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於卿大夫而下至於士此四人者皆人之所自爲也而人亦自貴之天下以爲此四者絕群離類特立於天下而不可幾近則不亦大惑矣哉蓋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四名者其初蓋出於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號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者果出於人之私意所以自相號呼也則夫世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亦何以異此有才者爲賢人而有德者爲君子此二名者夫豈輕也哉而今世之士得爲君子者一爲世之所弃則以爲不若一命士之貴而況以與三公爭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於南海與夫今者之爲東諸侯也君子豈有間於其間而明公亦豈有以自輕而自重哉洵以爲明公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其嘗之也蓋以多矣是以極言至此而無所迂曲洵

西蜀之匹夫嘗有志於當世因循不遇遂至於老然其常所欲見者天下之士蓋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略見矣而獨明公之未嘗見每以爲恨今明公來朝而洵適在此是以不得不見伏惟加察幸甚

上王長安書

判府左丞閣下天下無事天子其尊公卿其貴士其賤從士而逆數之至於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爲變也甚難是故天子之尊至於不可指而士之卑至於可殺嗚呼見其安而不見其危如此而已矣衛懿公之死非其無人也以鶴辭而不與戰也方其未敗也天下之士望爲其鶴而不可得也及其敗也思以千乘之國與匹夫共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卒之至於如此則天子之尊可以慄慄于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於下又焉敢以勢言哉故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天子之存亡其權在士世衰道喪天下之士學之不明持之不堅於是始以天子存亡之權下



而就一匹夫貴賤之勢其矣夫天下之惑也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幾何其不舉而弃諸溝也古之君子其道相為徒其徒相為用故一夫不用乎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去之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之憂而後有失一士之懼今之君子幸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故其始也輕用之而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其亦何便於此也當今之世非有賢公卿不能派其前非有賢士不能奮其後洵從蜀來明日將至長安見明公而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以輕重其禮

上張侍郎書

侍郎執事明公之知洵洵知之明公知之他人亦知之洵之所以獲知於明公明公之所以知洵者雖暴之天下皆可以無愧今也將有所私告於執事念將以屑屑之私壞敗其至公之節欲忍而不言而不能欲言而不果勃然交於胷中心不寧而顏忸怩者累月而後決竊見古之君子知其人也憂其人以至於

其父母昆弟妻子以至於其親族朋友憂之固其責也雖然自我求之則君子譏焉知之而不憂不憂而求人憂則君子交譏之洵之意以為寧在我而無寧在明公故用此決其意而發其言以私告於下執事明公試一聽之洵有二子軾轍齟齬授經不知佗習進趨拜跪儀狀甚野而獨於文字中有可觀者始學聲律既成以為不足盡力於其間讀孟韓文一見以為可作引筆書紙日數千言全然溢出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嘗更變以為天子之爵祿可以攫取聞京師多賢士大夫欲往從之游因以舉進士洵今年幾五十以嬾鈍廢於世誓將絕進取之意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復為湮淪弃置之人今年三月將與之如京師一門之中行者三人而居者尚十數口為行者計則害居者為居者計則不能行恹恹焉無所告訴夫以負販之夫左提妻右挈子奮身而往尚不可禦有明公以為主公焉往而不濟今也望數千里之外茫然如梯天而航海蓄縮而不進洵亦羞見



朋友明公居齊桓晉文之位惟其不知洵惟其知而不憂則又何說不然何求而不克輕之於鴻毛重之於泰山高之於九天遠之於萬里明公一言天下誰議將使軾轍求進於下風明公引而察之有一不如所言願賜誅絕以懲欺罔之罪

再上張侍郎書

省主侍郎執事洵始至京師時平生親舊往往在此不見者蓋十年矣惜其老而無成問所以來者既而皆曰子欲有求無事佗人須張益州來乃濟且云公不惜數千里走表為子求官苟歸立便殿上與天子相唯諾顧不肯邪退自思公之所與我者蓋不為淺所不可知者唯其力不足而勢不便不然公於我無愛也聞之古人日中必慧操刀必割當此時也天子虛席而待公其言宜無不聽用洵也與公有如此之舊適在京師且未其老而猶足以有為也此時而無成亦足以見佗人之無足求而從日之無及也矣昨聞車馬至此有日西出百餘里迎見雪

後苦風晨至鄭州脣黑面裂僮僕無人色從逆旅主人得束薪緼火良久乃能以見出鄭州十里許有導騎從東來驚愕下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從者數百人足聲如雷已過乃敢上馬徐去私自傷至此伏惟明公所謂絜廉而有文可以比漢之司馬子長者蓋窮困如此豈不為之動心而待其多言邪

上韓舍人書

舍人執事方今天下雖號無事而政化未清獄訟未衰息賦斂日重府庫空竭而大者又有二虜之不臣天子震怒大臣憂恐自兩制以上宜皆苦心焦思日夜思念求所以解吾君之憂者洵自惟閑人於國家無絲毫之責得以優游終歲咏歌先王之道以自樂時或作為文章亦不求人知以為天下方事事而王公大人豈暇見我哉是以踰年在京師而其平生所願見如君侯者未嘗一至其門有來告洵以所欲見之之意洵不敢不見然不知君侯見之而何也天子求治如此之急君侯為兩制大



臣豈欲見一閑布衣與之論閑事邪此洵所以不敢遽見也自閑居十年人事荒廢漸不喜承迎將逢拜伏拳跽王公大人苟能無以此求之使得從容坐隅時出其所學或亦有足觀者今君侯辱先求之此其必有所異乎世俗者矣孟子曰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嗚呼吾豈斯人之徒歟欲見我而見之不欲見而徐去之何傷況如君侯平生所願見者又何辭焉不宣洵再拜

上韓丞相書

洵年老無聊家產破壞欲從相公乞一官職非敢望如朝廷所以待賢俊使之志得道行者但差勝於今粗可以養生遺老者耳去歲蒙朝廷授洵試校書郎洵亦非敢少之也使朝廷過聽而洵僥倖不過得一京官終不能如漢唐之際所以待處士者則京官之與試銜又何足分多少於其間而必為彼不為此邪然其所以區區無厭復有求於相公者實以家貧無貲

得六七十錢誠不足以贍養又況忍窮耐老望而未可得邪凡人為官稍可以紓意使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髣髴耳自此已下者皆勞勸苦骨摧折精神為人所役使去僕隸無幾也然天下之士所以求之如不及得之而喜者彼誠少年將有所忍於此以待至於紓意使志者也若洵者計其年豈足以有待邪今且守選數年然後得窺尚書省門又待闕歲餘而到任幸而得免於負犯發放又守選又待闕如此十四五年謹守以滿七八考又幸而有舉主五六人然後敢望於改官當此之時洵蓋七十矣譬如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種也洵父為布衣無官長拘轄自覺筋骨踈強不堪為州縣趨走拜伏小吏相公若別除一官而幸與之願得盡力就使無補亦必不至於恣睢漫漶以傷害王民也今朝廷糊名以取人保任以得官苟應格者雖屠沽不得不與何者雖欲愛惜而無由也今洵幸為諸公所知似不甚淺而相公尤為有意至於一官則反覆遲疑不決者累歲嗟



夫豈天下之官以洵故冗邪洵少時自處不甚卑以為遇時得位當不鹵莽及長知取仕之難遂絕意於功名而自託於學術實亦有得而足恃自去歲以來始復讀易作易傳百餘篇此書若成則自有易以來未始有也今也亦不甚戀戀於一官如必無可推致之理亦幸明告之無使其首鼠不決欲去而遲遲也世人施恩則望報苟有以相博則叩之也易今洵已潦倒有二子又皆抗拙如洵相公豈能施此不報之恩邪相公往時為洵言欲為歐陽公言子者數矣而見輒忘之以為怪洵誠懼其或有意欲收之也而復忘之故忍恥而一言不宣洵再拜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四月二十三日將仕郎守霸州文安縣主簿禮院編纂蘇洵惶恐再拜上書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先帝新弃萬國天子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

目之秋而相公實為社稷柱石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古者天子即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蓋漢昭即位休息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為天子曾未逾月而恩澤下布於海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謂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於左右竊見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遊觀無所增加幃薄器血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為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弃臣下而有司適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費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苑之名而遺之以累其威明故洵以為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既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有威之以刀劔驅之以箠箠為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愛



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沒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爲此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爲之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況夫空虛無有一金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徇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然議者必將以爲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順洵亦以爲不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略也而外是者則略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爲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爲聖明而後世安於泰山故曰莫

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玉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僂俛而從之者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世之禮而遂爲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旣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洵恐世之清議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爲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舊章大臣建議以爲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爲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不宣洵惶恐再拜



太簡足下前月辱書承諭朝廷將有召命且教以東行應詔旋屬郡有符亦以此見遣承命自笑恐不足以當遂以病辭不果行計太簡亦已知之僕已老矣固非求仕者亦非固求不仕者自以閑居田野之中魚稻蔬筍之資足以養生自樂俯仰世俗之間竊觀當世之太平其文章議論亦可以自足於一世何苦乃以衰病之身委曲以就有司之權衡以自取輕笑哉然此可為太簡道不可與流俗人言也嚮者權書衡論幾策皆僕閑居之所為其間雖多言今世之事亦不自求出之於世乃歐陽永叔以為可進而進之苟朝廷以為其言之可信則何所事試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倉卒之言又何足信邪恐復不信祇以為笑久居閑處終歲幸無事昨為州郡所發遣徒益不樂爾楊旻至今未歸未得所惠書歲晚京師寒甚惟多愛

謝趙司諫書

洵啓嚮家居眉陽以病懶不獲問從者常以為閣下之所在聲

之所振德之所加士以千里為近而洵獨不能走二百里一至於門縱不獲罪固以為君子之弃人矣今年秋始見太守竇君京師乃知閣下過聽猥以鄙陋上塞明詔不知閣下何取於洵也洵固無取然私獨嘉以為可辭於世者其不以馳驚得明矣洵不識閣下然仰聞君子之風常以私告於朋友特恨其身之不肖不得交於當世以徧致閣下之美所告者皆飢寒自謀不暇之人雖告而無益然猶以素不相識之故得免於晞勢苟附之嫌是其不識賢於識也今世之所尚相見則以數至門為動不相見則以數致書為忠夫數至門者虛禮無用數致書者虛詞無觀得其無用與其無觀而加喜不得而怒此與嬰兒之好惡無異今閣下舉人而取於不相識之中則其去世俗遠矣寓居雍丘無故不至京師詹望君子日以復日頃者朝廷猥以試校書郎見授洵不能以老身復為州縣之吏然所以受者嫌若有所過望耳以閣下知我故言及此無怪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七十四



宮內廳書陵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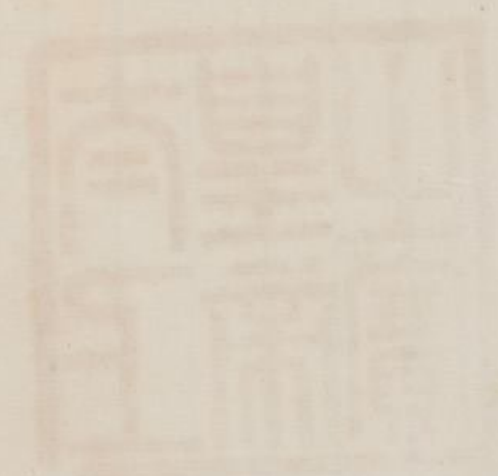
圖書寮文庫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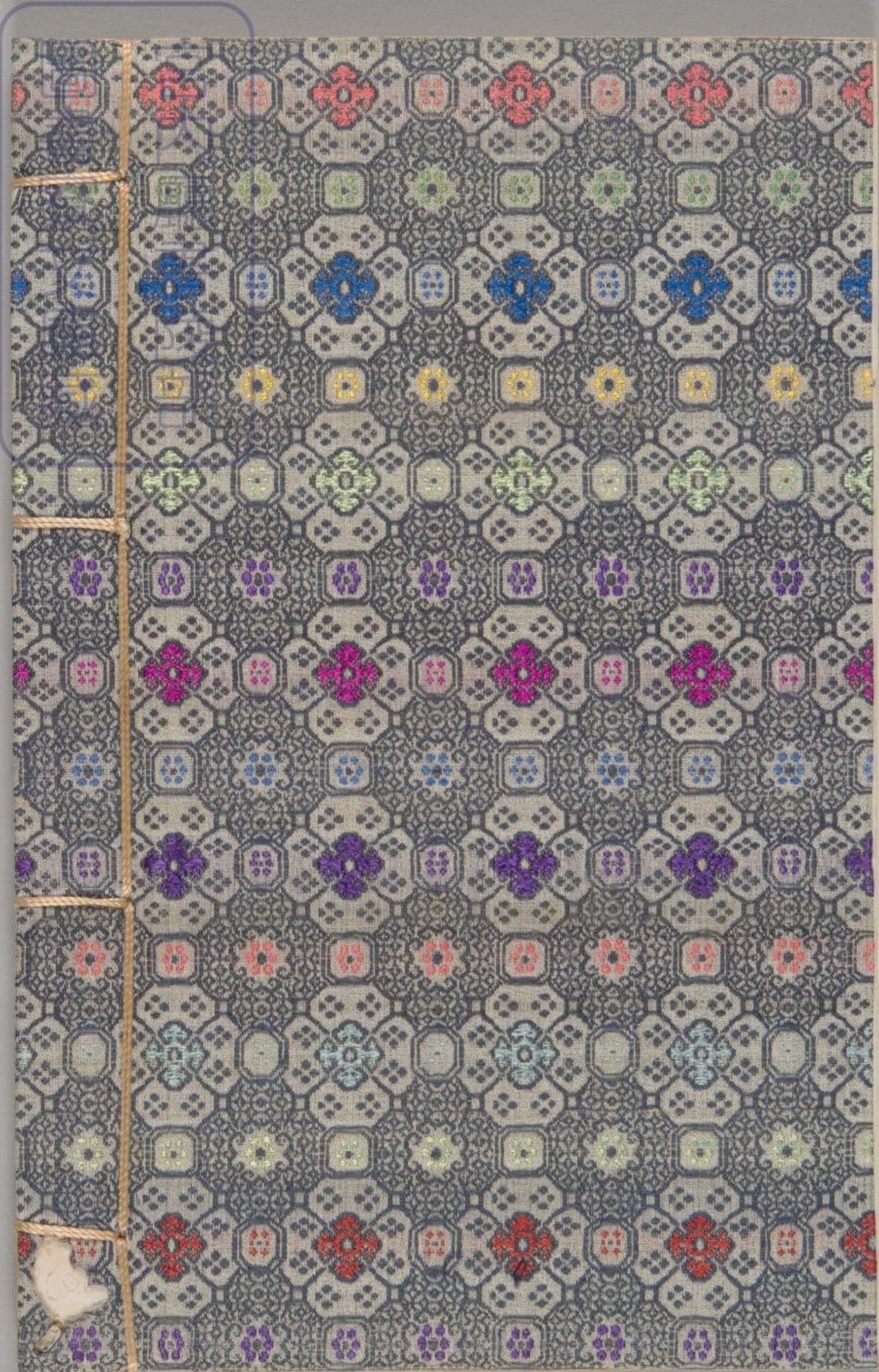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宋板三蘇文粹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七十五

書八首

應制舉上兩制書

東坡先生

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不可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為高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之為差昔者子思孟軻之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此間小吏一呼於其門則攝衣而從之至於齊魯千乘之君操幣執幣因門人以願交於下風則閉門而不納此非苟以為異而已將以明乎聖賢之分而不參於貴賤之際故其攝衣而從之也君子不以為畏而其閉門而拒之也君子不以為傲何則其分定也士之賢不肖固有之矣子思孟軻不可以人人而求之然而貴賤之際聖賢之分二者要以不可不知也世衰道喪不能深明於斯二者而錯行之施之不得其處故其道兩亡今夫軾朝生於草茅塵土之中而夕與於州縣之小吏其官爵勢





力不足較於世亦明矣而諸公之貴至與人主揖讓周旋而無間大車駟馬至於門者逡巡而不敢入軾也非有公事而輒至於庭求以賓客之禮見於下執事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然當世之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與於制舉之末朝廷之上不以其踈賤而使奏其猖狂之論軾亦自忘其不肖而以為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求之親降色辭而問之政者也其才雖不足以庶幾於聖賢之間而學其道治其言則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踴躍然而來仰不知明公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介不待辭讓而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為貴賤之際非所以施於此也軾聞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周之衰也時人莫不苟媮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欲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不柔懦而謹畏故君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

也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故賢不肖不相容以至於亂夫時者豈其所自為邪王公大人實為之軾將論其時之病而以為其權在諸公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諸公之所惡天下莫不惡故軾敢以今之所患二者告於下執事其一曰用法太密而不求情其二曰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此二者時之大患也何謂用法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則人行其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莫不以其意從事而不困於繩墨之間故易以有功而亦易以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於法不敢用其私意而惟法之知故雖賢者所為要以如法而止人為備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今自一命以上至於宰相皆以奉法循令為稱其職拱手而任法曰吾豈得自由哉法既大行故人為備位其成也其敗也其治也其亂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豈不亦甚矣哉昔者漢高之時留侯



爲太子少傅位於叔孫之後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爲諸侯相天下有緩急則功臣左遷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權不以法而相持也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於自疑自疑生於多私惟天下之無私則能於法律之外有以效其智何則其自信明也夫唐永泰之間姦臣執政政以賄成德宗發憤而用常袞袞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然天下否塞賢愚不分君子不以爲能也崔祐甫爲相不至暮年而除更八百多其親舊或者以爲譏祐甫曰不然非親與舊則安得而知之顧其所用如何爾君子以爲善用法今天下之爲莫有深思遠慮者皆任法之過也何謂好名太高而不適實者聖人之爲天下使人各致其能以相濟也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能自堯舜之時而伯夷后夔稷契之倫皆不過名一藝辦一職以盡其能至於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變不敢自與於知禮而契不敢自任於播種至於三代之際亦各輔其才而安其習以不相犯躐几書

傳所載者自非聖人皆止於名一藝辦一職故其藝未嘗不精而其職未嘗不舉後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於漢其君子各務其所長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記武宣之際自公孫魏邴以下皆不過以一能稱於當世夫人各有才才各有小大大者安其大而無忽於小小者樂其小而無慕於大是以各適其用而不喪其所長及至後世上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侈心恥以一藝自名而欲盡天下之能事是故喪其所長而至於無用今之士大夫其實病此也仕者莫不談王道述禮樂皆欲復三代追堯舜終於不可行而世務因以不舉學者莫不論天人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許太高而措意太廣太高則無用太廣則無功是故賢人君子布於天下而事不立聽其言則侈大而可樂責其效則汗漫而無當此皆好名之過深惟古之聖賢建功立業興利捍患至於百工小民之事皆有可觀不若今世之因循鹵莽其故出於此二者歟伏



惟明公才略之宏偉度量之寬厚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煒燁冠於一時而振於百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則天下奔走而趨之則其愍時憂世之心或有取於斯言也軾將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不宣軾再拜

上梅直講書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荅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

宮內廳書陳部

圖書寮文庫藏

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寔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事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上韓太尉書

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能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以爲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而不務大略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子孫各欲樹私恩買田宅爲不可動之計低回畏避以苟歲月而皆依放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爲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訐以爲直而劉歆谷永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也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勞而安於蓼菹之樂終以不悟使其有披股裂登於匹夫之俎豈不悲哉其後相靈之君懲往昔之弊而欲樹人主之威權故頗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容於朝廷故群起於草野相與力爲險怪譎世之行使天下豪傑奔走於其門得爲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卿相之榮於是天下之士囂然皆有無用

宮內廳書院部

圖書寮文庫藏

之虛名而不適於實效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宮室之爲安而號呼奔走以自顛仆昔者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浸微矣漢之事迹誠大類此豈其當時公卿士大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邪古之君子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故其在朝廷則士大夫皆自洗濯磨淬勦力於王事而不敢爲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興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爲阿附苟容之事者則務爲倜儻矯異求如東漢之君子惟恐不及可悲也已軾自幼時聞富公與太尉皆號爲寬厚長者然終不可犯以非義及來京師而二公同時在兩府愚不能知其心竊於道塗望其容貌寬然如有容見惡不怒見善不喜豈古所謂大臣者歟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爲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是以願見太尉得聞一言足矣太尉與大人最厚而又嘗辱問



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見今已後矣不宣軾再拜

上富丞相書

軾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人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易行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於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說於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地方萬里而制於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爲之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西戎之熾也狄人乘間以跨吾北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詞是明公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於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弃其子夫弃其妻而自歸於明公者百餘萬明公人人而食之旦旦而撫之此百萬人者出於溝壑之中而免於鳥獸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母而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庫藏

祭其祖考死得以使其子孫葬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於百世也勇冠於天下而仁及於百世士之生於世如此亦足矣今也處於至足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於天下之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里之遠近山川之險易土物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姦僞險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茫昧懣懣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博學也名爲天下之賢人而貴爲天子之宰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無羨於功名而無畏於博學是其果無間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可以進說也軾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日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官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朝夕以交戒我猶以爲未也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



隅夫衛武公惟居於至足而自以為不足故其沒也謚之曰睿聖武公嗟夫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間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進說者亦何必其間之入哉不然軾將誦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夫天下之小人所為奔走輻湊於大人之門而為之用者何也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而獨制小人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為非偏則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責其偏夫彼若能全將亦為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者夫子廉潔而不為異眾之行勇敢而不為過物之操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原憲廉而至於貧公良孺勇而至於鬪曾子孝而徇其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魏魏也若天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下不以為介直

而天下不以為訐剛健而不為強敦厚而不為弱此明公之所得之於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其誰曰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為卓越之行而世亦貴狡悍之才自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為中道而務循於規矩士之矯飾力行為異者眾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於世狡悍之才非真才也而有用於天下此古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狡悍之才舉不敢至於明公之門懼以其不純而獲罪於門下軾之不肖竊以為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其或由此也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在雖其狂獩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范公亦躬為詭特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為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龍其長以收功於無窮軾也西南之匹夫求斗升之祿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



與於制舉之末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進說於左右以為明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略幸甚

上曾丞相書

軾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矣世之奇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為異眾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為怪詭之詞比物引類以搖撼當世理不可化則欲以勢劫之將以術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為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闊絕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君子所為老死而不遇者無足怪矣今夫扣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詞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今吾以為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此邪昔者漢高朱嘗喜儒而不失為明君衛霍未嘗薦士而不失為賢公卿

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說彼是相拒而不得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其扣之急而其詞夸也鬻千金之璧者不之於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者歎息而主人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達之衢又哶哶焉自以為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而強觀之則其所鬻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下後世者亦安以求為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而有動於其目者彼將褰裳疾行而攫取之故凡皇皇汲汲者舉非吾事也昔者嘗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之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人而自視缺然常若不足安於小官而樂於恬淡方其在太學之中衣繒飯糗若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可掩名高而不可抑貴為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錙銖其度量宏達至於如此此其尤不可以夸詞而急扣者也軾不佞自為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為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



之理故不通乎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可得也已好則好之已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故其言語文章未嘗輒至於公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謬以其名聞竊以為與於此者皆有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亦敢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為之先惟所裁擇幸甚

上劉侍讀書

軾聞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滿於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者也若有鬼神焉而陰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辦能辦其小而不能辦其大則氣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已大而物小於是乎受其至大而不為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為之亂任其至難而不為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為之蕩是氣也受之

於天得之於不可知之間傑然有以蓋天下之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君長之位殺奪施與之權而天下環嚮而歸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敗者世之所謂不幸者也若無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謂天幸者也夫幸與不幸君子之論不施於成敗之間而施於窮達之際故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其才則焉往而不敗世之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矣軾非敢以虛辭而曲說誠有所見焉耳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則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於人則群起而爭之天下有無窮之利自一命以上至於公相其利可愛其塗甚夷設為科條而待天下之擇取然天下之人翹足踴首而群望之逡巡而不敢進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無功而遷一級者則衆指之矣遷者不容於下遷之者不容於上而況其甚者乎明公起於徒步之中執五寸之翰書方尺之簡而列於士大夫之上橫翔捷出冠壓百吏而



為之表猶以為未也而加之師友之職付之全秦之地地方千里則古之方伯連帥所不能有也東障嶺瀘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則古之秦昭王商君白起之徒所以殫身殘民百戰而有之者也奮臂而取兩制不十餘年而天下不以為速非有汗馬之勞米鹽之能以擅富貴之美而天下不以為無功抗顏高議自以無前而天下不以為無讓此其氣固有以大服於天下矣天下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氣之過人者則誰實辦之軾遠方之鄙人遊於京師聞明公之風幸其未至於公相而猶可以誦其才氣之盛美而庶幾於知言惜其將遂西去而不得從也故請間於門下以願望見其風采不宣軾再拜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汨沒晚乃有聞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況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

然者舉世惟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貴辨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嗜其美之諫不論他人獨明公一見以為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世必有秦無人之歎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軾之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黃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為顏子林宗於人材小大畢取所賢非一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惟先人而其心迹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為謝聊發一二

黃州上文潯公書

軾再拜孟夏漸熱恭惟留守太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絕口不言而金滕之



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 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草爛然使破甑敝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佗但顧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為已見絕於聖賢不得復為君子乎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終莫能改輒復強顏忍恥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以卜於左右遽辱還荅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從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洒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之間猶可以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謝子產也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志取燒之比事定重復尋理十二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

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為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閑暇一為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忌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為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遜因以饑饉恐其憂不止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軾而此書本以為故紙糊籠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恍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益於世既不復施行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訖即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既未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以時為國自重不宜軾再拜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七十五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七十六

書八首

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

東坡先生

史館公執事軾到郡二十餘日矣民物樵魯過客稀少真愚拙所宜久處也然災傷之餘民既病矣自入境見民以蒿蔓裹蝗蟲而瘞之道左繫纍相望者二百餘里捕殺之數聞于官者幾三萬斛然吏皆言蝗不為災甚者或言為民除草使蝗果為民除草民將祝而來之豈忍殺乎軾近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聲亂浙江之濤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弥望蕭然此京東餘波及淮浙者耳而京東獨言蝗不為災將以誰欺乎郡已上章詳論之矣願公少信其言特與量蠲秋稅或與倚閣書田錢踈遠小臣腰領不足以薦鈇鉞豈敢以非災之蝗上罔朝廷乎若必不信方且重復檢按則飢羸之民索之於溝壑間矣且民非獨病旱蝗也方田均稅之患行道之人舉知之稅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舊無



所歸怨今乃用一切之法成於其月之間奪甲與乙其不均又甚於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歸矣今又行手實之法雖其條目委曲不一然大抵特告許耳昔之為天下者惡告許之亂俗也故有不干已之法非盜及強姦不得捕告其後稍稍失前人之意漸開告許之門而今之法揭賞以求人過者十常八九夫告許之人未有不凶姦無良者異時州縣所共疾惡多方去之然後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賞招而用之豈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歟凡為此者欲以均出役錢耳免役之法其經久利病賦所不敢言也朝廷必欲推而行之尚可擇其簡易為害深者賦以為定薄便當即用五等古法推第四等五等分上中下昔之定薄者為役役未至雖有不當民不爭也役至而後訴耳故薄不可用今之定薄者為錢民知當出錢也則不容有大繆矣其名次細別未盡詳然至其第蓋已略得其實賦以為如是足矣但當先定役錢所須幾何預為定之數以賦其下五等下五等謂第四等上中下第五等上中

也此五等舊役至輕須令出錢至少乃可第五等下更不當出分文其餘委自令佐度三年以上民力之所任者而分與之夫三等已上錢物之數雖其親戚不能周知至於物力之厚薄則令佐之稍有才者可以意度也借如其縣第一等凡若干戶度其力共可以出錢若干則悉召之庭以其數予之不戶別也令民自相差擇以次分占盡數而已第二等則逐鄉分之凡某鄉之第二等若干戶度其力可以共出錢若干召而分之如第一等第三等亦如之彼其族居相望貧富相采利害相形不容獨有僥倖者也相推相詰不一二日自定矣若折戶則均分役錢典賣則著所割役錢於契要使其子孫與曾者各以其名附舊戶供官至二年造簿則不復用舉從其新如此而朝廷又何求乎所謂得財者決不能知其數凡告者亦意之而已意之而中其實不貲不中杖六十至八十極矣小人何畏而不為乎近者軍器監須牛皮亦用告當農民喪牛其於喪子老弱婦女之家報官稍緩則撻而責之錢數十千以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與浮浪之金歸為牛皮而已何至是乎軾在錢塘每執筆斷犯鹽者未嘗不流涕也自到京東見官不賣鹽獄中無鹽囚道上無遷鄉配流之民私竊喜幸近者復得槽檄令相度所謂王伯瑜者欲變京東河北鹽法置市易鹽務利害不覺慨然太息也密州之鹽歲收稅錢二千八百餘萬為鹽一百九十餘萬秤此時一郡之數耳所謂市易鹽務者度能盡買此乎苟不能盡民肯捨而不煎煎而不私賣乎頃者兩浙之民以鹽得罪者歲萬七千人終不能禁京東之民得於兩浙遠甚恐非獨萬七千人而已縱使官能盡買又須盡賣而後可苟不能盡其存者與鹽壘何異其害又未可以一二言也願公救之於未行若已行其孰能已之軾不敢論事久矣今者守郡民之利病其勢有以見及又聞自京師來者輒言公嘗有拯救斯民為社稷長計遠慮之意故不自揆復發其狂言可則行之否則置之願無聞於人使孤危衰廢之蹤重得罪於世也干冒威重不勝戰慄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軾再拜獻書昭文相公執事軾得從官於西嘗以為當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鹽之其勢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隨歌而拄隨壞而補也然而其事宏闊浩汗非可以倉卒輕言者今之所論特欲救一時之急解朝夕之患耳往者寶元以前秦人之富強可知也中戶不可以畝計而計以頃上戶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耕於野者不願為公侯藏於民家者多於府庫也然而一經元昊之變冰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謂富民者鄉之僕隸也今之所謂蓄聚者鄉之殘弃也然而不知昊賊之遺種其將求世而臣伏邪其亦有時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傷殘之餘而能辨者軾所不識也夫平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裕其民使其氣力渾厚足以勝任縣官權時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納於患難歟外憂全去而內憂乘之也鳳翔京兆此兩郡者陝西之囊橐也今使有變則緣邊被兵之郡知戰守而已戰而無食則北守而無



財則散使戰不封守不散其權固在此兩郡也軾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甕盎金甌以上計之長役及十千鄉戶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謂一分者名為麀錢十千可辨而其實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於上戶然至於不足則遞取其次最下至於家貲及二百千者於法皆可科自近歲以來凡所科者鮮有能大過二百千者也夫為王民自甕盎金甌以上計之而不能滿二百千則何以為民今也及二百千則不免焉民之窮困亦可知矣然而縣官之事歲以二千四百分為計所謂優輕而可以償其勞者不能六百分而捕獲強惡者願入焉摘發賊弊者願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獨任而六百分者未能純被於衙前也民之窮困又可知矣今之最便惟重難日損優輕日增則民尚可以生此軾之所為區區議以官權與民也其詳固已具於前之所錄以聞者從軾之說而盡以予民夫錢之以貫計者軾賞粗較之歲不過二萬

失之於酒課而償之於稅緡是二萬者未得為全失也就使為全失二萬均多補少要以共足此一轉運使之所辦也如使民日益困窮而無告異日無以待倉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歲得千萬無益於敗此賢將帥之所畏也軾以為陛下新御宇內方求所以為千萬年之計者必不肯以一轉運使之所能辦而易賢將帥之所畏況於相公才略冠世不牽於俗人之論乃者變易茶法至今以為不便者十人而九相公尚不顧行之益堅今此事至小一言可決去歲赦書使官自買木關中之民始知有生意嚮非相公果斷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許幸而許必且下本路本路下諸郡或以為可或以為不可然後監司類聚其說而參酌之比復於朝廷固以暮歲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費千金軾乃於此時議以官權與民其為迂闊取笑可知矣然竊以為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寬大閑暇久長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今朝廷自數



十年以來取之無術用之無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貧一旦有大故則政出一切不復有所擇此從來不革之過今日之所宜深懲而永慮也山陵之功不過歲終一切之政當訖事而罷明年之春則陛下逾年即位改元之歲必將首行王道以風天下及今使郡吏議之減定其數當復以聞則言之今其時矣伏惟相公留意千萬幸甚

上文侍中論權鹽書

留守侍中執事當今天下勲德俱高為主上所倚信望實兼隆為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且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況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效其愚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權河北京東鹽朝廷遣使案視召周革入觀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為邊防而河北獨不權鹽此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為陝西之鹽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塩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塩今東北循海皆塩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塩得罪者正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茲民也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為輩特不為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效常申於他路一旦權塩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權河北塩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為誤哉且權塩雖有故事然要以為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既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既病矣右臂何為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不足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戶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塩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



竈戶均為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苦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其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飢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之至於節口并日而况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今將推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鹽課之不虧踈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為本一錢為利自祿吏購賞修築教廨之外所獲無幾矣二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為况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於作始作俑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眾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持以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既已推之矣則他日

國用不足添價賣賣有司以為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衣被天下蠶不可無鹽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為朝廷既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為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万一或者又以為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謂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屈已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為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干瀆威重伏俯待罪而已

上文侍中論強次買錢書

軾再拜軾備員偏州民事甚簡但風俗武悍特好強劫加以比歲



荐饑推剽之姦殆無虛日自軾至此明立購賞隨獲隨給人用  
競勸盜亦歛迹準法獲強盜一人至死者給五十千流以下半之  
近有言災傷之歲皆降等既降等則當復減半自疏以下得十二千  
百而已凡獲三賊告與捕者率常不下四五人不勝則為盜所害  
幸而勝則凡為盜者舉讎之其難如此而使四五人者分十二千  
五百以捐其軀命可乎朝廷所以深惡強盜者為其志不善張  
而不已可以馴致勝廣之資也由此言之五十千豈足道哉夫災  
傷之歲尤宜急於盜賊今歲之民上戶皆闕食冬春之交恐必有  
流亡之憂若入縱盜而不捕則郡縣之憂非不肖所能任也欲具  
以聞上而人微言輕恐不見省向見報明公所言無不立從東武  
之民雖非所部明公以天下為度必不問也故敢以告比來士大  
夫好輕議舊法皆未習事之人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常竊恠司  
農等所行文書措置郡縣多出於本寺官吏一時之意遂與制勅  
並行近者令諸郡守根究倚前重難應緣此毀弃官文書者皆科

違制且不用赦降原免考其前後初不被日謹案律文毀弃官文  
書者重者徒一年今科違制即是增損舊律令也不用赦降原免  
即是衝改新制舊書也豈有增損舊律令衝改新制書而天子不知  
三公不與有司得專之者今監司郡縣皆恬然受而行之莫敢辨  
此軾之所深不識也昔袁紹不肯迎天子以謂若迎天子以自近  
則母事表聞從之則權輕不從則拒命非計之善也夫不請而行  
袁紹之所難也而况守職奉上者乎今聖人在上朝廷清明雖  
萬無比虞司農所行意其出於偶然或已嘗被言而失於開坐皆  
不可知但不請而行其漸不可開耳軾愚蠢無狀孤危之迹日以  
岌岌夙蒙明公獎與過分竊懷憂國之心聊復一發於左右猶  
幸明公密之無重其罪戾也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

軾於門下蹤跡絕疎然私自揆度亦似見知於明公者尋常無因  
緣固不敢造次致書今既有所欲言而又默默拘於流俗人之議



以為迹疎不當干說則是謂明公亦如凡人拘於疎密之分者竊以為不然故輒有所言不顧惟少留聽軾於府中實掌理人自今歲交熟以來日與小民結為嫌恨鞭笞鑠繫與縣官日得千百錢固不敢憚也彼寔侵盜欺官而不以時償雖日撻無愧然其間有其足悲者或管押竹木風水之所漂或主持糧斛歲久之所壞或布帛惡弱佔剝以為虧官或糟滓潰爛細計以為實欠或未輸之貲責於當時王典之吏或敗折之課均於保伍干繫之家官吏上下舉知其非辜而哀其不幸迫於條憲勢不得釋而朝廷亦深知其無告也是以毋赦必及焉凡今之所追呼鞭撻日夜不得休息者皆吏數赦遠者六七赦矣問其所以不得釋之狀則皆曰吾無錢以與三司二曹吏以為不信而考諸舊籍則有事同而先釋者矣曰此有錢者也嗟夫天下之人以為言出而莫敢逆者莫若天子之詔書也今詔書且已許之而三司之曹吏獨不許是猶可忍邪伏惟明公在上必不容此輩故敢以告凡四十六條二百

二十五人錢七萬四百五十九千粟米三千八百三十斛其餘炭鐵器用材木冗雜之物甚衆皆經監司選吏詳定灼然可放者軾已具列聞於本府府當以奏奏且下三司議者皆曰必不報雖報必無決然了絕之命軾以為不然往年韓中丞詳定放欠以為赦書所放必待其家業蕩盡以至於干繫保人亦無子遺可償者又當計赦後月日以為放數如此則所及甚少不稱天子一切寬貸之意自今苟無所隱欺者一切除免不問其他以此知今之所奏者皆可放無疑也伏惟明公獨斷而力行之使此二百二十五家皆得歸安其藜糗養其老幼日晏而起更不至門以歌詠明公之德亦使赦書不為空言而無信者干冒威重退增恐悚

荅黃魯直書

軾頓首再拜魯直教授長官足下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以為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



尚少子可爲稱揚其名軾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爲然觀其文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爲人益詳忘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弃與世闊疎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喜愧之懷殆不可勝然自入夏以來家人輩更卧病忽忽至今裁甚甚緩想未深訝也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爲一笑秋暑不審起居何如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軾頓首

答宋寺丞書

軾自假守彭城即欲爲一書以問左右久苦多事竟爲足下所

先慚悚不可言也來書稱道過當皆非無狀所能髣髴自少小爲學不過以記誦篆刻造世俗之好直所謂寡見淺聞者也年大來雖所謂寡淺者亦復廢忘至於吏道法令民事簿書期會尤非所長素又不喜從事於此以不喜之心強其所不長其荒唐謬悠可知也而彭城自漢以來號爲重地朝廷過采其虛名不知其實無有也輕以畀之自到郡以來夏旱秋潦繼之以橫流之災扎瘥之餘百役毛起公私騷然未已也計其不治之聲聞於左右者多矣仁人君子不指其過敎其所不迨而更譽之何也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自今與足下往來相聞知不徒爲好而已當有以告我者不勝大願適會天役起無頃刻間暇書不能盡意惟深察之

答李端叙書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



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荅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歎羊東來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冊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譏謔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忘論利害撓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目氣壁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

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荅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本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軾頓首再拜



宮內廳書院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七十七

書八首

荅李琮書

東坡先生

軾啓奉別忽然半年思仰無窮近聞公有閨門之戚即欲作書奉慰既罕遇的便又以為書未必能開釋左右往往更益悽悵用是稍緩今辱手教慙負不已竊計高懷遠度必已超然此等情累隨手掃滅猶恐不脫若更反覆尋繹便纏繞人矣望深以明識照之軾凡百如昨愚暗少慮輒復隨緣自娛自適至後杜門不出惡熱不可過所居又向西多勸遷居遷居非月餘不能定而熱向衰矣亦復不果如聞公以職事當須一赴闕不知果然否承問及王天常奉職所言邊事天常父齊雄結髮與西南夷戰夷人信畏之天常幼隨其父入夷中近歲王中正入蜀亦令天常招撫近界諸夷夷人以其齊雄子亦信用其言向嘗與軾言瀘州事所以致用望乞弟作過如此者皆有條理可聽然



皆已往之事雖知之無補又似言人長短故不復錄呈獨論今日事勢揣量失人情偽似有本末天常正月中與軾言播州首領楊貴遷者俗謂之楊通判最近烏蠻而梟武可用又有宋大郎者乞弟之死黨凶猾有謀略若官中見委說楊貴遷令殺宋大郎必可得也數日前有從蜀中來者言貴遷已殺宋大郎納其首級與銀三千兩以此推之天常之言殆不妄也天常言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諸夷世與乞弟為仇向者熊察訪誘殺十二村首領及近歲韓存寶討殺羅狗姓諸夷皆有脣齒之憂貌畏而心貳去年乞弟領兵至羅个牟也殺害官王宣等十二人其地去寧遠安夷寨至近涉歷諸夷族帳不少自來自去殊無留難若諸夷不心與之其勢必不能如此也今欲討乞弟必先有以懷結近界諸夷得其心腹而後可今韓存寶等諸軍既不敢與乞弟戰但翱翔於近界百餘里間多殺不作過屬戶老弱而厚以金帛遺乞弟且遣四人為質然後得乞弟遣人送一

封空降書便與打誓即日班師與運司諸君皆上表稱賀上深照其實已降手詔械存寶獄中遠人無不歡使以謂雖漢光武唐太宗料敵察情於萬里之外不能過也今雖已械存寶而後來者亦未見有新巧必勝之術但言乞弟不過有兵三千而官軍無慮二萬何往而不克此正如千鈞車弩可以洞犀象而不可以併犀耳今糧運止於江安縣自江安至乞弟住坐處猶須十二三程吏士以糗餌行其勢不能過一月乞弟但能深自避匿四五十日則免矣而山谷幽險林木沮洳賊於溪谷間依叢木自蔽以藥箭射人血濡縷立死戰士數萬人知深入未為萬全而將吏不敢復稽留此間事不可不深慮天常言國之用兵正如私家之造屋凡屋若干材石之費穀米之用為錢若干布筭而定無所贏縮矣工徒入門斧斤之聲鏗然而百用毛起不可復計此慮不素定之過也既作而復聚糧既斲而復求材其費必十倍其工必不堅故王者之兵當如富人之造屋其慮周



其規摹素定其取材積糧皆有方故其經營之常遲而其作之常速計日而中不愆于素費半作人而工必倍之今日之策可且罷諸將兵獨精選一轉運使及一瀘州知州許法外行事與二年限令經畫處置作人更不得與多出錢物茶綠於公邊博買夷人糧米其費必減倉卒夫運之半使辯士招說十州五團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羅氏鬼主播州楊貴遷之類作五六頭項更番出兵以蹂踐乞弟族帳使春不得耕秋不得穫又嘉戎瀘渝四州皆有土豪為把截將自來雇一私兵入界用銀七兩每得一番人頭用銀三十兩買之把截將自以為功今可召募此四州人每得二十級即與補一三班差使如不及二十級即每級官與絹三十疋出入山谷耐辛苦瘴毒見利則雲谷敗則鳥獸散此本蠻夷之所長而中原之所無奈何也今若乃募諸夷及四州把截將私兵使迭迭入則蠻夷之所長我反用之

且能積日累月成殺其丁壯且使終年釋耒而操兵不及二年

其族帳必殺乞弟以降如其未也則乞朝廷差三五千入將下選六三路入界西路自江安縣進兵先積糧於寧遠寨以十州五團等諸夷為先鋒以施黔戎瀘四州藥箭弩手繼之中路自納溪寨進兵先積糧於本寨亦以諸夷為先鋒以將下兵馬繼之三路中惟此路稍平可以用官軍東路自合江縣進兵先積糧於安溪寨亦以諸夷為先鋒以嘉戎瀘渝四州召募人繼之可以一舉而蕩滅也天常此策雖若不使以蕞爾小醜二年而後定然王者之兵必出於萬全不可以僥倖淮南王安有言願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今乞弟譬猶蚤蝨也克之未足以威四夷萬一不克豈不為卿大夫之辱也哉趙充國征先零鄧訓征羌及月支胡皆以計磨之數年乃克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奉詔以謂非殺二萬人不可取方唐之盛二萬人豈足道哉而賢將謀國終不肯出此者圖萬全也又漢永和中交趾反議者欲發荆楊充豫四



萬人討之獨李固以謂四州之人遠赴萬里無有期還詔書迫  
我叛亡南州溫瘴死者必多士卒疲勞比至領南不復堪  
關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  
後以兵付刺史張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於寇虜此發將無  
益州郡可仕之明效也今可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  
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之賞因舉祝良爲九真太  
守張喬爲交趾刺史由此嶺外悉平今觀其說乃與天常之言  
若合符節但天常不學言不能起意耳天常又言烏蠻藥箭中  
者不死無脫理然不能及遠非三十步內不發發無不中今與  
烏蠻戰當於百步以下五六十步以上強弓弩射之若稍近則  
短兵徑進於五七步內相格則其長技皆廢今乞弟亦未是正  
烏蠻也諸如此巧便非一不能盡錄略舉一二以見天常之練  
習最可驅使耳又有一圖子雖不甚詳密然大略具是矣按圖  
以考其說善若易了故以奉呈看訖可却付去人見還也此非

公職事然改政尋訪如此以見忠臣體國知無不爲之義也軾  
其可以罪廢不當言而止乎雖然亦不可使不知我者見以爲  
詬病也知荆公見稱經藏文是未離妄語也使蒙印可何哉圓  
覺經紙示及得暇爲寫下卷今人擇寫上卷秦太虛維揚勝士  
固知公喜之無乃亦可令荆公一見之歟子駿初見報奪一官  
耳不知其罷郡能不鬱鬱豈不有一書不知其今安在敢煩左右  
達之江水比去年甚大郡中不爲患見說沙湖鎮頗浸居民亦  
江淮間常事耳臨臯港既開往來蒙利無窮而居民貿易之入  
亦不貲但不少有淤填議者謂歲發少春夫淘之甚易承問  
輒及之未緣展奉惟冀以時自重謹奉手啓起居執甚幸如蒙  
謹軾頓首再拜

荅李廌書

軾頓首先輩守君足下別後遞中得二書皆未果荅專人來又  
辱長牋且審比日孝履無恙慰深矣惠示古賦近詩詞氣卓



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斂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當極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為人至論褚遂良不諧劉洎太子瑛之廢緣張說張巡之敗緣房琯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略皆舊史所不及議論英發暗與人意合者甚多又讀歐陽文忠公志丈司馬君實跋尾益復慨然足下欲僕別書此文入石以爲之翰不朽之託何也之翰所立於世者雖無歐陽公之文可也而况欲託字畫之工以求信於後世不已陋乎足下相待甚厚而見譽過當非所以爲厚也近日士大夫皆有僭侈無涯之心動輒欲人以周孔譽已自孟軻以下者皆撫然不滿也此風殆不可長又僕細思所以得患禍者皆由名過其實造物者所不能堪與無功而受千鍾者其罪均也深不願人造作言語務相粉飾以益其疾足下所與游者元聿讀其詩知其爲超然竒逸

人也緣足下以得元君爲賜大矣唐論文字不少過煩諸君寫錄又以見足下所與游者皆好學喜事甚善其善獨所謂未得名世之士爲志文則未葬者恐於禮未安司徒文子問於子思喪服既除然後葬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昔晉溫嶠以未葬不得調古之君子有故不得已而未葬則服不變又官不調今足下未葬豈有不得已之事乎佗日有名世者既葬而表其墓何患焉辱見厚不敢不盡冬寒惟節哀自重

荅張文潛書

頓首文潛縣丞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不如其爲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爲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



警發憤憤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草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其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學言其論其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輻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此外千萬善愛偶飲外酒醉來人求書不能復覩縷

荅毛滂書

軾啓比日酷暑不審起居何如頃承示長牋及詩文一軸日欲裁謝因循至今悚息悚息今時爲文者至多可喜者亦衆然求

如足下閑暇自得清美可口者實少也敬佩厚賜不敢獨饗當出之知者世間唯名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於世則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蓋付之衆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軾於黃魯直張文潛輩數子特先識之耳始誦其文蓋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翕然稱之軾豈能爲之輕重哉非獨軾如此雖向之前輩亦不過如此也而況外物之進退此在造物者非軾事辱見貺之重不敢不盡承不久出都尚得一見否

荅俞括書

軾頓首資深使君閣下前日辱訪寵示長牋及詩文一編伏讀數日發卷拊掌有起予之歎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與手所謂文者能達是而已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獨陸宜公一人家有公奏議善本頃侍講讀嘗繕寫進御區區之忠自謂庶幾於孟軻之敬



王且欲推此學於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挾此藥以待世之病者豈非仁人君子之至情也哉今觀所示議論自東漢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馭今有意於濟世之實用而不志於耳目之觀美此正平生所望於朋友與凡學道之君子也然去歲在都下見一醫工頗藝而窮慨然謂僕曰人所以服藥端為病耳若欲以適口則莫如芻豢何以藥為今孫氏劉氏皆以藥顯孫氏期於治病不擇甘苦而劉氏專務適口病者宜安所去取而劉氏富倍孫氏此何理也使君斯文未必售於世然售不售豈吾儕所當掛口哉聊以發一笑耳進宜公奏議有一表輒錄呈不須示人也餘俟面謝不宜軾再拜

荅王庠書

軾啓遠蒙差人致書問安否輔以藥物眷意甚厚自二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百三十餘日乃至水陸蓋萬餘里矣罪戾逋黜既為親友憂又使此兩人者跋涉萬里比其還家幾盡

此歲此君夢我之過而重其罪也但喜比來侍奉多暇起居佳勝弑罪太責薄居此固宜無足言者瘴癘之邦僵仆者相屬於前然亦皆有以取之非寒暖失宜則飢飽過度苟不犯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大期至固不可逃二非南北之故矣以此居之泰然不煩深念前後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風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至於能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西漢以來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況其下者文章猶示況所謂道德者乎若所論周勃則恐不然平勃未嘗一日忘漢陸賈為之謀至矣彼視祿產猶几上肉但將相和調則大計自定若如君言先事經營則呂后覺悟誅兩人而漢亡矣軾少時好議論古人既老涉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故樂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而少實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傳於世老病且死獨欲以教子弟豈意姻親中乃有王郎乎三復來貺喜抃不



已應舉者志於得而已今程試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厭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回必不為時所棄也又況得失有命決不可移乎勉首所學以卒遠業相見無期萬望重而巳人還謹奉手啓少謝萬一

荅謝舉廉書

軾啓近奉違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軾受性剛簡學迂朽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搢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孰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係風捕景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

宮內廳書院部

圖書寮文庫藏

用矣揚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調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調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調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眾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方法兩堂字軾本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軾方過臨江當往遊焉或僧欲有所記錄當為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已至峽山寺少留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軾頓首

荅劉元書

軾頓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錄拙詩文二十卷軾平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生以言語文字見知於世亦以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  
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為瘖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  
去亦謂隨手雲散鳥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掇拾編綴略無  
遺者覽之慙汗可為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賦詩文者多矣率真  
偽相半又多為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真  
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為工以軾觀之拙於文  
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略陳所夢之因  
如子虛亡是公相與問答皆賦矣而統謂之叙此與兒童之見  
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  
還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玄獨  
知之范曄作蔡琰傳載其詩亦非是董卓已死琰乃流落方  
卓之亂伯喈尚無恙也而其詩乃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  
真珍語哉其筆勢乃效建安七子者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  
之白樂天詩文皆為庸俗所亂可為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

無一篇偽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雅奧有作者風氣知  
足下致力於斯文久矣其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剝形去智而不  
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無寥過時出一篇見娛  
則為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弃也  
是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有後也故勉作報書忽  
忽不宣某頓首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七十七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宋板三蘇文粹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七十八

書七首

上兩制諸公書

穎濱先生

輟讀書至於諸子百家紛紜同異之辯後世工巧組織鑽研靡  
析之學蓋嘗喟然太息以為聖人之道譬如山海數澤之奧人  
之入於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欲充足飽滿各自以為有餘而  
無慕乎其外今夫班爾并工旦而操斧斤以遊其叢林取其大  
者以爲楹小者以爲桷圓者以爲輪挺者以爲軸長者擡雲霓  
短者蔽牛馬大者權丘陵小者伏秦莽夷蹶取皆自以爲盡  
山林之奇怪矣而獵夫漁師結網聚餌左強弓右毒矢陸攻則  
斃象犀水伐則執蛟鯢熊羆虎豹之皮毛龜鱉犀兕之骨革上  
盡飛鳥下及走獸昆蟲之類紛紛籍籍折翅捩足鱗鬣委頓縱  
橫滿前肉登鼎俎膏潤砧几皮革齒骨披裂四出被於器用求  
珠之工隨侯夜光間以額毗磊落的矐充滿其家求金之工輝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赫是蕩鏗鏘交戛遍為天下冠冕佩帶飲食之飾此數者皆自以為能盡山海之珍然山海之藏終滿而莫見其盡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遊者蓋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從之周旋奔走逐於宋魯飢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去之者是誠有得乎爾也蓋顏淵見於夫子出而告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之下而至於邾巽孔忠公西墮公西蒧此數子者門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之下皆以自得於一世其後田子方段干木之徒講之不詳乃竊以為虛無淡泊之說而吳起禽滑釐之類又以倡狂於戰國蓋夫子之道分散四布後之人得其遺波餘澤者至於如此而揚朱墨翟莊周鄒衍田駢慎到韓非申不害之徒又不見夫子之大道皇皇惑亂譬如陷於大澤之陂荆榛棘茨蹊術滅絕求以自致於通衢而不可得乃妄冒荏弱蹈崖谷峭壑縈繞而不能自止何者彼亦自以為已之得之也輒

嘗怪古之聖人既已知之矣而不遂以明告天下而著之六經六經之說皆微見其端而非所以破天下之疑惑使之一見而寤者是以世之君子紛紛至此而不可執也夫孔子豈不知後世之至此極歟其意以為後之學者無所據依感發以自盡其才是以設為六經而使之求之蓋又欲其深思而得之也是以不為明著其說使天下名以其所長而求之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子貢亦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使仁者效其仁智者效其智賢者推明其大而不遺其小小者樂致其小以自附於大各因其才而盡其力以求其至微至密之地則天下將有終身於其說而無勸者矣至於後世不明其音愚乎異說之多而學者之難明也於是舉聖人之微言而折之以一人之私意而傳疏之學橫放於天下由是學者愈怠而聖人之說益以不明今夫使天下之人因說者之異同得以縱觀博覽而辯其是非論其可否推其精粗而後



至於微密之際則講之當益深守之當益固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昔者轅之始學也得一書伏而讀之不求其傳而惟其書之知求之而莫得則反覆而思之至於終日而莫見而後退而求其傳何者懼其入於心之易而守之不堅也及既長乃觀百官之書縱橫顛倒可喜可愕無所不讀泛然無所適從蓋晚而讀孟子而後徧觀乎百家而不亂也而世之言者曰學者不可以讀天下之雜說不幸而見之則小道異術將乘間而入於其中雖揚雄尚然曰吾不觀非聖之書以為世之賢人所以自養其心者如人之弱子幼弟不當出而置之於紛華雜擾之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古之所謂知道者邪詞入之而不能蕩謖詞犯之而不能詐爵祿不能使之驕貧賤不能使之辱如使深居自閉於閨閤之中兀然頽然而曰知道知道古者此乃所謂腐儒者也古者伯夷

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是君子之所不為也而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而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伯夷柳下惠是君子之所不為而不弃於孔子此孟子所謂孔子集大成者也至於孟子惡鄉原之敗俗而知於陵仲子之不可常也美禹稷之汲汲於天下而知顏氏之自樂之非固也知天下之諸侯其所取之為道而知王者之不必盡誅也知賢者之不可召而知召之役之為義也故士之言學者皆曰孔孟何者以其知道而已今轅山林之匹夫其才術技藝無以大過於中人而何敢自附於孟子然其所以泛觀天下之異說三代以來亂之際而皎然其有以折之者蓋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今年春天子將東直言之士而轅適來調官京師舍人楊公不知其不肖取其鄙野之文五十篇而薦之俾與明詔之末伏惟執事方今之偉人而朝之名卿也其德



業之所服聲華之所耀孰不欲一見以效薄技於左右夫其五十篇之文從中而下則執事亦既見之矣是以不敢復以為獻姑述其所以為學之道而執事試觀焉

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踈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

宮內廳書院部

圖書寮文庫藏

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上昭文富丞相書

轍西蜀之人行年二十有二幸得天子一命之爵飢寒窮困



之憂不至於心其身又無力役勞苦之患其所任職不過簿書米鹽之間而且未獲從事以得自盡方其閑居不勝思慮之多不忍自弃以爲天子寬惠與天下無所忌諱而輒不於其強壯閑暇之時早有所發明以自致其志而復何事恭惟天子設制策之科將以待天下豪俊魁壘之人是以輒不自量而自與於此蓋天下之事上自三王以來以至於今世其所論述亦已略備矣而猶有所不釋於心夫古之帝王豈必多才而自爲之爲之有要而居之有道是故以漢高皇帝之恢廓慢易而足以吞項氏之強漢文皇帝之寬厚長者而足以服天下之姦詐何者任人而人爲之用也是以不勞而功成至於武帝行力有餘聰明睿智過於高文然而施之天下時有所折而不遂何者不委之人而自爲用也由此觀之則夫天子之責亦在任人而已竊惟當今天下之人其所謂有才而可大用者非明公而誰推之公卿之間而最爲有功利之士民之上而最爲有德播之夷

狄之域而最爲有勇是三者亦非明公而誰而明公實爲宰相則夫吾君之所以爲君之事蓋已畢矣古之聖人高拱無爲而望夫百世之後以爲明主賢君者蓋亦如是而可也然而天下之未治則果誰耶下而求之郡縣之吏則曰非我能上而求之而朝廷百官則曰非我責明公之立於此也其又將何辭嗟夫蓋亦嘗有以秦越人之事說明公者歟昔者秦越人以醫聞天下天下之人皆以越人爲命越人不在則有病而死者莫不自以爲吾病之非真病而死之非真死也他日有病者焉遇越人而屬之曰吾捐身以子子子自爲子之才治之而無爲我治之也越人曰嗟夫難哉夫子之病雖不至於死而難以愈急治之則傷子之四肢而緩治之則勞苦而不肯去吾非不能去也而畏是二者夫傷子之四肢而後可以除子之病則天下以我爲不工而病之不去則天下以我爲非醫此二者所以交戰於吾心而不釋也旣而見其人其人曰夫子則知醫之醫而未知非



醫之醫歟今夫非醫之醫者有所冒行而不顧是以能應變於無窮今子守法密微而用意於萬全者則是子猶知醫之醫而已天下之事急之則喪緩之則得而過緩則無及孔子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天下患於不知而又有知而過之者則是道之果難行也昔者世之賢人患夫世之愛其爵祿而不忍以其身嘗試於艱難也故其上之人奮不顧身以搏天下之公利而忘其私在下者亦不敢自愛叫號紛訟以攻訐其上之短是二者可謂賢於天下之士矣而才猶免為不知何者不知自安其身之為安天下之人自重其發之為重君子之勢而輕用之於尋常之事則是猶匹夫之亮耳伏自明公執政於今五年天下不聞慷慨激烈之名而日聞敦厚之聲意者明公其知之矣而猶有越人之病也轍讀三國志嘗見曹公與袁紹相持久而不決以問賈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紹兵百倍於公公畫地而與之相守半年而紹不得戰則公之勝形已可見矣而久不決意者顧萬全之過耳夫事有不同而其意相似今天下之所以仰首而望明公者豈亦此之故歟明公其略思其說當有以解天下之望者不宣轍再拜

上曾參政書

轍聞之士不更變不可與圖遠新勝之家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始若可喜而終不可久昔者轍讀書至秦誓而得之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夫昔之為此言者蓋亦已知之矣孟明眚西乞術白乙丙此三人者秦之豪俊有決之士而百里奚蹇叔子此秦之所謂老耄而不武者也穆公欲襲鄭孟明以為可而蹇叔以為不可則蹇叔之說無乃遠於事情而近於怯哉然而要其成敗得失之終而責其思慮之長短則蹇叔不可謂迂而孟明不可謂是也故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佗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



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嗟夫穆公至此而後知蹇叔之非庸人歟今夫立於百官之上而宰天下之事者亦何以其佗技為哉溫良博愛而能容天下之士斯可矣往者轍之東遊而明公適為京兆當此之時明公之聲上震於朝廷而下懾於閭里行道之人為之不敢妄視盜賊屏息而不作可謂才有餘矣然至於參決大政而日輯其光務為敦厚不欲以才蓋天下上承二公下拊百官周旋揖讓而士大夫莫不雍容和穆以相與也嗟夫明公何以及此哉轍西蜀之匹夫往年偶以進士得與一命之爵今將為吏喑喑之間閑居無事聞天子舉直言之士而世之君子以其山林朴野之人不知朝廷之思諱其中無所隱蔽故以應詔而轍也復不自度量而言當世之事亦不敢為其鹵不詳之說其言語文章雖無以過人而其所論說乃有矯拂切直之過竊獨悲古者深言之人遭時之不祥一

有所觸而其言不復見錄於世方今羣公在朝以君子長者自處而優容天下彥聖有技之士士之有言者可以安意肆志而無患然後知士之生於今者之為幸而轍亦幸者之一人也素所為文家貧不能盡致有歷代論十二篇上自三王而下至於五代治亂興衰之際可以槩見於此觀其略可也

上劉長安書

轍聞之物之所受於天者異則其自處必高自處既高則必耀然有所不合於世俗蓋猛虎處於深山向風長鳴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松栢生於高岡散柯布葉而草木為之不殖非吾則爾拒而爾則不吾抗也故大才不同則無朋而勢遠絕則失眾才高者身之累也勢異者眾之弃也昔者伯夷叔齊已嘗試之矣與其鄉人立以其冠之不正也舍而去之夫以其冠之不正也舍之而去則天下無乃無可與共處者耶舉天下而無可與共處則是其勢豈可以久也苟其勢不可以久則吾無乃亦將



病之與其病而後反也不若其素與之之爲善也伯夷叔齊惟其往而不反是以爲天下之弃人也以伯夷之不吾屑而弃伯夷者是固天下之罪矣而以吾之繫清而不屑天下是伯夷亦有過耳古語有之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何者懼天下之以吾辯而以辯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故以拙養巧以訥養辯此又非獨善保身也亦將以使天下之不吾忌而其道可長久也今夫天下之士轍已略觀之矣於此有所不足則於彼有所長於此有所蔽則於彼有所見其勢然矣及聞執事之風明俊雄辯天下無有敵者而高亮剛果士之進於前者莫不振栗而自失退而仰望才業之輝光莫不逡巡而自愧蓋天下之士已大服矣而轍願執事有以少下之使天下繼進於前而無恐而轍亦得進見左右以聽議論之末幸幸甚甚

荅黃庭堅書

轍之不肯何足以求交於魯直然家兄子瞻與魯直往還甚久

轍與魯直舅氏公擇相知不踈讀君之文誦其詩願一見者久矣性拙且懶終不能奉咫尺之書致慙慙於左右乃使魯直以書先之其爲愧恨可量也自廢棄以來頽然自放頑鄙愈甚見者往往嗤笑而魯直猶有以取之觀魯直之書所以見愛者與轍之愛魯直無異然則書之先後不君則我未足以爲恨也此聞魯直吏事之餘獨居而蔬食陶然自得蓋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遣阮籍以酒嵇康以琴阮無酒嵇無琴則其食草木而友麋鹿有不安者矣獨顏氏子飲水啜菽居於陋巷無假於外而不改其樂此孔子所以嘆其不可及也今魯直目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有過人遠矣而猶以問人何也聞魯直喜與禪僧語蓋聊以是探其有無耶漸寒比日起居甚安作以時自重

荅徐州教授李昭玘書

轍啓女壻王君適自徐還筠承賜以長書伏讀愧歎無以爲喻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自惟愚拙加以罪廢平時學問捐棄不講譬如荒畦敗圃草棘狼藉雖追惟疇昔耘鋤之勤欲從容遊步其間而亦愀然自嫌不欲宣足況夫通都大邑之人遍觀天下之巨麗心欲廣大物難稱愜乃欲遊目縱覽究其有無豈有不嘻笑者哉伏惟君侯壯年篤學才節茂美文章雋發何意過聽如此然聞王君言出入學中逾年稍知旨趣所詣蓋耽悅至道忽忘世味每有超然絕俗之意開轍被罪以來自知鄙陋歸耕之計慮之已熟不啻其故遽以知道許之夫古之所謂知道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夫豈如轍困蹟而謀安者耶若夫收其精以治身而斥其上直以惠天下此君侯之所當學也而亦何取於轍或辱賜之厚不知所報謹奉啓陳謝伏惟照察不宣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七十八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七十九

啓十首

東坡先生

謝秋賦試官啓

伏以聖人設文章之教本以御民君子在田野之間亦學爲政故知禮樂者可與言化通春秋者長於治人蓋三代之所常行於六經可以備見事爲之制曲爲之防使學者皆能明其心則天下可以運諸掌降及近世析爲二塗凡王政皆出於刑書故儒術不通於吏事惟其所以治民者固不本於學而其所以爲學者亦無施於民遊庠校者忘朝廷讀法律者捐詩賦場屋後進挾聲技以相夸王公大人顧雕蟲而自笑舊學無用古風遂忘終始之意曾不相沿貴賤之間亦因遂闊下之士有學古之志而無學古之功上之人有用儒之名而無用儒之實顧茲媮弊常竊懼嗟苟非當世之大賢孰拯先王之墜典伏惟某官才出間世志存生民裹在布衣能通天下之務旋居要職又爲儒



宮內廳書院部

者之宗明習政事而皆有本原守持經術而不為迂闊世之系望上所深知輟自朝聯付之文柄命題其易而不肖者無所兼容用法至寬而犯令者未嘗苟免觀其發問於策足以盡人之材欲聞先聖之心考其詩義深悲古學之廢訊以歷書條任子之便宜訪成均之故事不泥於古不牽於今非有苛碎難知之文將觀磊落不羈之士使天下知文章誠可以制治知聲律不足以入官失之者固因而自新得之者不至於捐舊罕昔所歎於今遂忘軾才無佗長學以自守為文病拙不能當世俗之心奏籍有名大懼辱賢人之舉翻然如昇之羽翼追逸翮以並遊沛然如假之舟航臨長川而獲濟偶緣大庇粗遂一名方將區區於簿書米鹽之間碌碌於塵埃筆楚之地雖識恩之所自顧力報之未由感懼之懷不知所措

謝南省王文啓五首

歐陽內翰

圖書寮文庫藏

右軾啟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為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繡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摸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群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眾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



御試不為有司之所排使得措筭跪起謝恩于門下聞之古人  
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  
不能有所為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其區區之心長有  
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不宣謹啓

王內翰

右軾啓竊以取士之道古難其全欲求個儻超拔之才則懼其  
放蕩而或至於無度欲求規矩尺寸之士則病其齷齪而不能  
有所為進士之科昔稱浮剽本朝更制漸復古風博觀策論以  
開天下豪俊之塗精取詩賦以折天下英雄之氣使齷齪者望  
而不敢進放蕩者退而有所裁此聖人所以罔羅天下之逸民  
追復先王之舊迹元臣大老皆出此塗伏惟內翰執事天材俊  
麗神氣橫溢奇文高論大或出於繩檢比聲協句小亦合於方  
圓蓋天下之為權衡故明主委之黜陟軾之不肖與在下風顧  
雖山野之見聞安識朝廷之忌諱軾亦恃有執事以為小節之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

何拘執事亦將收天下之遺才觀其大綱之所在驟置殊等寔  
聞四方使知大國之選材非顧當時之所悅眇然陋器雖不能  
勝多士之喧言卓爾大賢自足以破萬人之浮議乃將奔走厥  
職厲精乃心苟庶幾無朝夕之愆以辱知己亦萬一有毛髮之  
效少答至仁感懼之懷不知所措

梅龍圖

右軾啓軾聞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則觀之以言言之不足以  
盡也則使之賦詩以觀其志春秋之世士大夫皆用此以卜其  
人之休咎死生之間而其應若影響符節之密夫以終身之事  
而決于一詩豈其誠發於中而不能以自蔽邪傳曰登高能賦  
可以為大夫矣古之所以取人者何其簡且約也後之世風俗  
薄惡漸不可信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知詩賦  
之不足以決其終身也故試之論以觀其所以是非於古之人  
試之策以觀其所以措置於今之世而詩賦者或以窮其所不



能策論者或以掩其所不知差之毫毛輒以擯落後之所以取人者何其詳且難也夫惟簡且約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詳且難故天下之士虛浮而矯激伏惟龍圖執事骨鯁大臣朝之元老憂恤天下慨然有復古之心親較多士存其大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所不能策論將以觀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寬然以盡其心而無有一日之間蒼皇擾亂偶得偶失之歎故君子以為近古軾長於草野不學時文詞語甚朴無所藻飾意者執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寧取此以矯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感荷悚息不知所裁

韓舍人

右軾啓軾聞古者至治之世天子推恩以收天下之望有司執法以繩天下之愆蓋不推恩則無所兼容不執法則有所僥倖有司推恩而求名則侵君之權天子執法而責實則失民之望為君者常病於察為臣者又失之寬古之明天子信其臣而不

惑於多言故有司執法而無所忌古之良有司憂其君而不恤於私計故天下歸怨而不敢辭況欲選材而置官是將教民而圖任唯所利國豈容樹恩今上推不忍之心使賢愚皆遂其所欲而大臣用至明之法使工拙不至於相淆嚮者哀憐老儒故為特奏之令憫惻連坐又開別試之塗此天下所以詠歌至仁鼓舞盛德君臣之體夫豈同條伏惟舍人執事為時求材憂國忘已所圖甚遠將深計於安危自信至明曾不牽於毀譽變苟且依違之俗去浮偽置譁之文罷黜俗儒動以千計講通經術得者九人顧茲小才偶在殊選惟天子推恩如此之厚惟大君執法如此之堅將天下實被其休功豈一夫獨遂其私願感荷激切不能自勝

范舍人

右軾啓聞之古人民無常性雖土地風氣之所稟而其好惡則存乎其上之人文章之風惟漢為盛而貴顯暴著者蜀人為多



蓋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繼其後我冠曳佩大車駟馬徜徉乎鄉閭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絃歌之聲與鄒魯比然而二子者不聞其能有所薦達豈其身之富貴而遂忘其徒邪嘗聞之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傷不暇故數十年間學校衰息天聖中伯父解褐西歸鄉人歎嗟觀者塞塗其後執事與諸公相繼登於朝以文章功業聞於天下於是釋耒耜而執筆硯者十室而九比之西劉又以遠過且蜀之郡數十軾不敢遠引其佗蓋通義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縣去歲舉于禮部者凡四五十人而執事與海公親執權衡而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則其佗可知矣夫君子之用心於天下固無所私愛而於其父母之邦苟有得之者其與之喜樂豈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執事與梅公之於蜀人其始風動誘掖使聞先王之道其終度量裁置使觀天子之光與相如王褒又甚遠矣軾也在十三人者之中謹因閤吏進拜于庭以謝萬一又以賀執事之鄉人

得者之多也

謝制科啓

右軾啓今月某日蒙恩授前件官者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材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與詳刑內自顧於無堪慄不知其所措恭惟至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捨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才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掩之於倉卒所以為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為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為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為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既已得其行己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



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必為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攷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一陷清議輒為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軼才不迨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為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飢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群豪而並遊好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後良之舉不知氣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書疎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而益慙此蓋伏遇某官德為世之望人位為時之顯處聲稱所被四方莫不奔趨議論一加多士以為進退致茲庸末亦與甄收然而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為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為許國之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館職啓

試言無取錫命過優進貽朋友之譏退有簡書之畏醜顏就列撫己若驚國家取士之門至多而制舉號為首冠育才之地非一而冊府處其最高觀其所以待之蓋亦可謂至矣知寶玉璣璠難得而易毀故篋櫝以養其全知榱桷豫章積歲而後成故封殖以待其長施等天地恩均父師恭惟先帝臨御以來四十載所擢賢良方正之士十有五人其志莫不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其言莫不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固大則欲興禮樂以範來世小則欲操數術以馭四夷然而進有後先名有隱顯命有窮達時有重輕或已踐廟堂之崇或已登侍從之列或反流落於遠郡或尚滯流於小官或死生之乖睽已為陳迹或擯斥於罪戾僅夷平民雖曰功名富貴所由之塗亦為毀譽得喪必爭之地名重則於實難副論高則與世常踈故雖絕異之資猶有不任之懼軼之內顧豈不自知性任己以直前學師心而無法



自始操筆知不適時會宗伯之選掄疾時文之靡弊擢居異等以風四方不知蒲溢之憂復玷良能之舉負賢者所難之任事四海欲得之求其為愚可為危懼是以一參賓幕輒蹈危機已嘗名挂於深文不自意全於今日而況大明繼照百度惟新理財訓兵有鞭笞戎狄之志信賞必罰有追述祖宗之風凡用人歷試其能苟敗事必誅無赦此太平可待之日豈不肖兼容之時而乃度越賢豪曲收微賤縱不能力辭而就下亦當知非分以自慙此蓋伏遇某官志在斯民仁為己任欲辦大事務兼尺寸之長將求多聞故引涓埃之助致此忝冒有踰等倫欲報無緣將何望於頑鄙遇寵知懼庶不至於惰媮

密州到任謝執政啓

蒙恩授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三日赴上訖帶山負海號為詩節之邦多病無功久在散材之目授非所稱愧靡自任矧茲願治之辰方以求賢為急宜得敏銳兼人之器以副屬精更化之懷

如軾者天與愚忠家傳朴學議論止於汙俗交遊謂之陳人出佐郡條荐任更歲審備雖僅脫罔羅之患然卒無毫髮之稱豈伊寵榮偶及衰鈍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表萬邦欲隆太平極治之風故開兼收並採之路重使一夫之不獲特捐支郡以見收荷恩至深論報何所謹當鰻磨朽鈍筆策疲駑雖無望於功名庶少逃於罪戾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謹奉狀陳謝

謝監司薦舉啓

右軾啓猥以庸虛過蒙知遇既免尤譴復加薦論自省孤危加之衰病生而賦朴野之性愚不識禍福之機但知任己以直前不復周防而慮後動觸時忌言為身災擠而去之則為有功引而進之亦或招悔自非不以利祿為意而以仁厚為心顧茲鈍頑誰肯收錄伏惟某官時望至重主知已深方將長育於群材專務掩覆於小過憐其謀身之甚拙進絕望而退無歸知其為政之雖迂歲有餘而日不足特矯世俗借之齒牙軾敢不祗畏



簡書益自脩飭豈云報德苟不辱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謹奉  
啓陳謝不宣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七十九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八十

啓十二首

東坡先生

徐州謝兩府啓

移守河中已愧超陞之異改臨泗上仍叨藩鎮之雄既見吏民  
周覽風俗地形襟要當東南水陸之衝民食艱難正春夏旱蝗  
之際宜得一時之循吏以空十里之疲氓如軾者才不逮人學  
非適用早塵策府自知拙直之難安屢乞守符意謂苟全之善  
計然自往來三郡首尾七年足蹈危機僅脫風波之險心存使  
役都忘學術之源既未決於歸耕敢復求於善地伏遇某官權  
衡萬物高下一心頑礦悍堅實費陶鎔之力散材踈惡徒施封植  
之恩謹當筆策疲駑鐫磨朽鈍上酬大造次荅已知

登州謝兩府啓

右軾啓蒙恩授前件官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迂愚之  
守沒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宣之寄忽為枯朽之



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近齊魯之厚迹皆秦漢之陳賓出曰  
於麗譙山川炳煥傳夕烽於海嶠鼓角清閑顧靜樂之難名策  
妄庸之竊據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  
形任重而道愈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仁特借齒  
牙曲成羽翼軾敢不服勤簿領祇畏簡書策蹇磨鉛少荅非  
常之遇息黥補劓漸收無用之身過此以還未知所措謹奉啓

謝中書舍人啓

右軾啓蒙恩授前件官者起於貶所未及暮年擢置周行遽參  
法從省躬無有被寵若驚竊惟人材進退之間實爲風俗隆替  
之漸必欲致治在於積賢雖一薛居州齊言不能移楚而用范  
武子晉盜可使奔秦崔琰進而廉儉成風楊綰用而淫侈改度  
誠國是之先定雖民散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彙而征附馬棧者  
必先其直用舍既見好惡自明人知所趨勢有必至今朝廷  
方講當世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改定法令足以便事而未足

以安民寬弛賦夫足以安民而未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耆老搜  
求雋良將使士知向方民亦有恥如軾者山林下士軒冕弃材  
少而學文本聲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仕有狂狷嬰鱗之愚溝中  
不顧於青黃囊下無心於宮徵誤蒙收拾已出優恩荐覆禁嚴  
殊非夢望此蓋伏遇某官德配前哲望隆本朝名重圭璋上助  
廟堂之用言爲著蔡下同卿士之謀餘論所加虛名增重知丹  
心之尚在憐白首之無歸特借寵光以寬衰病任隆才下恩重  
報輕直道而行恐非所以安愚不肖之分充位而已又不足以  
解卿大夫之憂蚤夜以思進退惟谷恐懼戰越不知所裁謹奉  
啓事陳謝伏惟台慈俯賜照察不宣謹啓

謝翰林學士啓

叨奉寵恩擇居禁近任逾器表憂與愧并內自顧於衰遲宜退  
安於冗散豈期晚節伏與英遊此蓋伏遇某官德配先民望隆  
多士至誠樂與共推人物之評雅量兼容曲借齒牙之末致茲



朽鈍亦踐高華方修問之未皇遽移書之見及其為感佩難盡敷陳

謝賈朝奉啓

右軾啓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携孥去國蓋二十年側聞松楸已中梁柱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酌以隻鷄誰副橋公之約官游歲晚坐念涕流未報不貲之恩敢懷盍歸之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雨露既濡空引太行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孝義篤友朋首隆學校之師儒次訪里閭之耆舊自嗟來暮不聞拔薤之規尚意神交特致生芻之奠父老感歎桑梓光華深衣練冠莫克垂淚於墓道昔襦今袴尚能鼓舞於民謠仰佩之深力占難盡

杭州謝執政啓

右軾啓小器易盈宜處不爭之地大恩難報終為有愧之人到郡浹旬汗顏數四湖山如舊魚鳥亦怪其衰殘爭訟稍稀吏民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習知其遲鈍雖尚嬰於寵劇庶漸即於安閑顧此蠢愚亦蒙徵待此蓋伏遇某官輔世以德事君以仁嘉善而矜不能與人不求其備故令狂直得保始終指步武於夷逾收桑榆之暮景軾敢不欽承令德推奉上心政拙催科自占陽城之考姦容獄市敢師齊和之言庶寡悔尤少償知遇

荅杭州交代啓

右軾啓罷直禁中本緣衰病分符浙右更竊寵榮既尋少壯之奮游復繼老成之前躅養痾卧治之所蒙成坐嘯之餘顧此鈍頑實為忝昧伏惟知府待制宏才緯俗雅望鎮浮神馳方切於望塵心照已先於傾蓋借之餘潤成此虛名滕大夫之才豈堪治劇楚令尹之政或許告新望見有期瞻依愈切謹奉啓陳謝伏惟照察謹啓

潁州謝執政啓

右軾啓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為西湖之長皆



緣天幸豈復人謀雖汝水之名邦乃裕陵之故國人淳事簡地  
壤泉甘豈惟斬足養於不才抑亦此生之可老恭惟某官嘉猷經  
世茂德範時元老廟堂自有權衡之信餘生江海得同品物之  
安感佩之私筆舌難既謹奉啓陳謝

潁州謝運使啓

右軾啓衰病倦遊久懷歸意聖神寬假特乞守符條教閑踈溪  
湖清遠但坐縻於廩祿顧難廁於賢豪所幸仁明曲垂鎮撫特  
先蒙於顧盼使增重於吏民伏惟某官才簡上心名高省戶暫  
屈外臺之寄一蘇右輔之民日望車塵按臨封部少奉誨言之  
末得為衰朽之光

定州謝執政啓

燕南趙北昔稱謀帥之難尺短寸長今以乏人而授幸此四夷  
之守忘其一障之乘坐食何功捫心知愧伏念軾愚忠自信朴  
學無華孔融意廣才疎訖無成效愁康性不傷物頻致怨憎叨

逢聖世之休明未分昔人之憂患故求散地以養衰年終成命  
之莫回悼此心之未亮伏惟某官躬行周孔力致唐虞熈和天  
人方遂萬物之性虛受海宇固容一介之微眷此餘生實與他  
望老如安國既倦北平之遷養比方回終有會稽之請歸依之  
至筆舌奚周

謝監司啓

近審下車輒嘗進記徒欲聞名於將命未皇盡意以占詞不圖  
謙光遽錫褭寵感銘既切愧惕并深恭惟某官以舊德之賢當  
聖朝之選恩足以清法義足以理財先聲所臨公議同慶凡繫  
屬部實有賴於庇休惟是孤蹤更曲蒙於優借此為過幸豈復  
勝言

又

伏念傾蓋若故雖自慰於宿心盡言非書固未紓於誠意即膺  
寵復實佩謙光退屬紛縈遂踈上記遽叨榮問徒益厚顏恭惟



某官造道惟深養氣直理財不愆於義行法不失其恩竊聆  
下風信仰厚德不圖幸會遽隸屬封吏畏民懷既仰安於明哲  
心勞政拙庶粗免於譴呵喜抃至深敷陳莫罄煩煬尚熾叅對  
未期伏異精願別即迅召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八十

宮內廳書院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八十一

啓十首

東坡先生

賀楊龍圖啓

右軾啓伏審新改直職擢司諫垣傳聞邇遐竦動觀聽咸謂國  
家之鉅福乃用諫諍之真才必能深言以補大化方今朝廷之  
上號爲無諱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臺諫之列歲不乏人而衆  
弊之原猶或未去豈聽之者徒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爲名  
而不爲功歷觀古人之效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過直期於  
必行右尹子革因墳典而道祈招之詩左師觸龍語體粥而及  
長安之質徒盡拳拳之意不求赫赫之名此仁人及物之休功  
忠臣愛君之至分伏自頃歲所更幾人席未暖而輒遷踵相躡  
而繼去一身之譏固足以免矣而積歲之病當使誰去之恐習  
慣以爲常遂因循而不振雖在僻陋顧常隱憂以爲必得朴忠  
憂國之人而又加以辯智得君之術言苟獲用國其庶幾伏惟



諫院龍圖才雄於世而常若不勝節過於人而未嘗自異素練邊事深知兵驕頃持銓衡實識官冗必將舉大體而不論小事務實效而不為虛名軾最蒙深知愧無少補方傾耳以聽願續書諫苑之篇若有待而言或能著乎百之論阻以在外無由至門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吳副樞啓

頃聞休命擢領上都曾安坐之未皇已歡聲之布出即欲裁問少通勤奉以為不久當有非常之聞是以未敢輕為率爾之賀逮茲未幾果已如言釋府事之喧繁總兵權於禁密傳聞四遠歡喜一詞伏惟某官機略足以應無方而有朴忠沉厚之量文華足以表當世而有簡素質直之風置之於都會則其為效也速而所及者廉委之於樞機則其成功也遲而所被者廣深惟賢者之處世皆以得時為至難幸而得之或已老矣今以明公之至盛正如大川之方增天下方將以未獲之事盡付於明公

宮內廳書院部

圖書寮文庫藏

明公宜愛此不貲之軀以畢其能事區區之意言不能勝

賀韓丞相啓

右軾啓伏審誕膺榮命首冠輔臣四方聳觀萬口同慶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自古在昔治少亂多夫天將欲措世於大安必有異人之間出使民莫不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方陋漢唐將追堯舜洪惟上聖之后眷求一德之臣謂莫如公遂授以政付八音於師曠孰敢爭能捐六轡於王良坐將致遠引領以望惟日為年恭以昭文相公全德難名巨才不器豐豐申伯之望堂堂漢相之風出入三朝險夷一節叢爾種羌之叛命慨然當宁以請行威聲所加臚穢自屏淮蔡既定而裴度相徐方不回而召虎歸縱復遺種龍荒遊魂沙海譬之解疥豈足爬搔必將訓兵擇帥而授之規摹積穀堅城而磨以歲月破斧之惡四國實願周公之亟還折箠以鞭赤眉無煩鄧禹之久外天下是望豈惟一人即日邊徵苦寒台候何似伏冀為國善調寢興謹



奉啓起居

賀韓丞相再入啓

伏觀詔書登庸舊德傳聞四海歡喜一辭竊以君臣之間古今異道任法而不任人則責輕而憂淺庸人之所安任人而不任法則責重而憂深賢者之所樂凡吾君所以推心忘已一切不問而聽其所爲蓋其後必將責報收功三年有成而底於至治自非量足以容物智足以知人強足以濟艱難勇足以斷取捨則何以首膺民望力報主知恭惟史館相公忠誠在天德望冠世如乾之中正挺然而純粹精如坤之六二賁然而直方大更練三朝之用捨出入四方之險夷疲民系心有識引領必將發其蘊蓄以次施行始緩獄以裕民終措刑而隆禮軾登門最舊荷顧亦深喜抃之懷實倍倫等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流太息

宮內廳書院

圖書寮文庫藏

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慶慰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爲身君臣之恩係縻之於前妻子之計推荷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況廟堂之舊欲使辭福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捨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履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爲時自重少慰輿



情

賀趙大資致仕啓

右軾伏審抗章得謝奉冊言還摺紳聳觀閭里相慶竊謂富貴不為至樂功名非有其難樂莫樂於還故鄉難莫難於全大節歷數當今之卿相或寓他邦究觀自古之忠賢少有完傳錦衣而夜行者多矣狐裘而羔袖者有之至若百行渾圓五福純備當世所羨非公而誰恭惟致政大資少保道心精微德望宏遠無施不可尤高臺諫之風所臨有聲最宜吳蜀之政才不究於大用命乃係於生民與時偕行不可則止見故人而一笑綽有餘歡念平生之百為一無可恨方將深入不二獨遊無何默追璨可之風生致喬松之壽軾荷知有素貪祿忘歸慕鸞鳩之高翔眷樊籠而永歎傾頌之素敷寫莫窮謹奉啓陳賀

賀呂副啓

伏審近膺告命入總樞機中外聳觀朝廷增重伏惟慶慰竊

以古之為國權在用人德厚者輔其才而名益隆望重者無所為而人自服是以淮南叛國先止謀於長孺汾陽元老尚改觀於公權樽俎可以折衝藁藿為之不採哀此風流之莫繼久矣寂寥而無聞天亦厭於凡才上復思於舊德恭惟樞密侍郎性資仁義世濟忠嘉豈惟清節以鎮浮固已直言而中病出領數郡若將終身小人謂之失時君子意其復用迨茲顯拜夫豈偶然然而荷三朝兩世之恩當春秋賢者之責推之不去廼乎其難進伯玉而退子瑕人皆望於門下享榮華而斬樊噲公無愧於古人莫若盡行疇昔之言庶幾大慰天下之望軾登門馬舊稱慶無緣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文太尉啓

右軾伏審孚號楊庭臨軒遣使出節少府授鉞齋壇夷夏聳觀兵民交慶美勛業盛大則極名器而後稱惟德度宏遠故舉富貴而若無蔚為三世之宗臣豈獨一時之盛乎恭惟留守太尉



文吏道本天公德為人師信及三川之豚魚威加兩河之草木  
身任休戚言爲重輕始若留侯弱冠而遇高祖晚同父黃髮  
而亮武王既奉冊書益新民聽方將威懷北虜係頸長纓約束  
河公軌流故道然後入調伊傳之鼎歸躡松喬之游輿論所期  
斯言可必軾謫官有限趨侍無緣踴躍之心宜寫難盡

賀范端明啓

右軾啓恭承明詔追錄舊勲名陞祕殿之嚴實遂安車之養仍  
推餘澤以及後昆聞命以還有識相慶竊謂死生之事聖賢有  
不能了父子之際古今以爲難言方其犯雷霆於一時豈意收  
功名於今日惟天知我絕口不言偉事發之相重非人謀之所  
及恭惟致政端明學士至誠格物隱德在人弼亮四世如畢公  
壽考百年如衛武獨立不懼舍之則藏惟有青蒲之言尚在金  
滕之匱白日一照浮雲自開坐使遺民復觀盛事子孫歸沐下  
萬石之里門君相乞言授三老之几杖更延眉壽永作元龜軾

無任歡喜頌詠激切之至謹奉啓賀伏惟照察

荅范端明啓

右軾伏審參稽古樂追述新書琢石鑄金成之有數立鈞出度  
施及無窮摺紳雲集於奉常端冕天臨於便坐偉茲壯觀自我  
元臣竊以樂之盛衰寄於人之存否秦漢以下鄭衛肆行雖喜  
三雍之成旋遘五胡之亂平陳之後粗獲雅音天寶之中遂雜  
胡部道喪久矣孰能起之獨求三代之遺聲允屬四朝之舊德  
恭惟致政端明文文耄期稱道直亮多聞進不謀安昔既以身  
而徇義退猶憂國今推所學以及人豈惟盡力於考音至復傾  
家而制器蓋事關於治忽必幽贊於神明得商頌十二篇於周  
大師雖賢者之事也獲古磬十六枚於隄爲郡豈偶然而已哉  
軾本非知音之人空荷移書之辱究觀累日喜愧兼懷徒誦詠  
於再三豈發明於萬一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八十一

宮內廳書院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八十二

記三首

蘇氏族譜亭記

老泉先生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為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為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



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  
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為  
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  
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弟之行  
缺自斯人之為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  
以妄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  
處謹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  
為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慙而不容者  
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為之其與焉赫莽婢妾  
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  
詐脩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  
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髣髴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  
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佗人觀之則  
不知其為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

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張益州畫像記

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  
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母養亂母助變眾言朋興朕志自定外  
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人大吏  
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某其人天  
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徹  
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  
如佗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眾寺公不能  
禁眉陽蘇洵言於眾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  
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  
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歌未隊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  
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為天子牧小民不  
倦惟爾張公爾繫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



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礮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弃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其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公南京人為人慷慨有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

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子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來觀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始始閨闈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弃捐禾麻芄芄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不幸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



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為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為好事者所見而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槩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為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為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波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記七首

莊子祠堂記

東坡先生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闢老聃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蹠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



子居蹇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擲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

蓋公堂記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效者問諸醫醫以為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效不已纍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為熱授之以寒藥旦朝吐之莫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鐘乳烏喙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瞢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梟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為主食為輔今子終日藥不釋

口臭味亂于外而百毒戰于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宇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朞月而病良已昔之為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已來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鑄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斷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為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為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為膠西守知公之為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為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黃堂之北易其弊陋達其蔽塞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吏遊息其間而



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爲漢宗臣而蓋公爲之師可謂  
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  
東並海南放于九仙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  
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喜雨亭記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  
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  
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  
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  
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旣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  
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  
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  
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  
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

麥無禾歲且荐飢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  
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邪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  
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  
可忘邪旣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  
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繫誰之力民曰太  
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  
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錢塘六井記

潮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斥鹵化爲桑麻之  
區而久乃爲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惡  
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  
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浚井刻石湖  
上至于今賴之始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爲相國井其  
西爲西井少西而北爲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爲方井爲白龜



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爲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之南絕河而東至美俗坊爲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北有水閘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派別者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爲匿溝湖底無所用閘此六井之大略也熙寧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庳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應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發溝易甃字緝罅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于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爲近於濁惡而遷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年矣疏涌金池爲上中下使漣衣浴馬不及於上池而列二閘於門外其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爲五管以出之

並河而東絕三橋以入于石溝注于南井水之所從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凡爲水閘四皆垣牆高鑄以護之明年春六井畢修而歲適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至以甕缶貯冰相餉如酒醴而錢塘之民有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方是時汲者皆誦佛以祝公余以爲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於井竭非歲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豈獨水哉故詳其語以告後之人使雖至於久遠廢壞而猶有考也

凌虛臺記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爲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



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高出於屋之危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窟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旣已化爲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旣已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餽糟啜醢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鬬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朞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旣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繫其庭宇伐安丘高密



之木以脩補破敗為苟字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  
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  
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  
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相公之遺烈猶有存  
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  
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  
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  
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  
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雩泉記

常山在東武郡治之南二十里不其高大而下臨城中如在山  
下雉堞樓觀髣髴可數自城中望之如在城上起居寢食無往  
而不見山者其神食於斯民固宜也東武濱海多風而溝瀆不  
留故率常苦旱禱於茲山未嘗不應民以其可信而恃蓋有常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德者故謂之常山熙寧八年春夏旱軾再禱焉皆應如響乃新  
其廟廟門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車輪清涼滑甘冬  
夏若一餘流溢去達于山下茲山之所以能常其德出雲為雨  
以信於斯民者意其在此而號稱不立除治不嚴農民易之乃  
琢石為井其深七尺廣三之二作亭於其上而名之曰雩泉古  
者謂吁嗟而求雨曰雩今民吁嗟其所不獲而呻吟其所疾痛  
亦多矣吏有能聞而哀之答其所求如常山雩泉之可信而恃  
者乎軾以是愧於神乃作吁嗟之詩以遺東武之民使歌以祀  
神而勉吏云

吁嗟常山東武之望匪石巖巖惟德之常吁嗟雩泉維山之滋  
維水作聰我民所噫我歌雲漢于泉之側誰其尸之涌溢赴節  
堂堂在位有號不聞我愧于中何以籲神神尸其昧我職其著  
各率爾職神不汝弃酌山之泉言採其蔬跪以薦神神其吐之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八十二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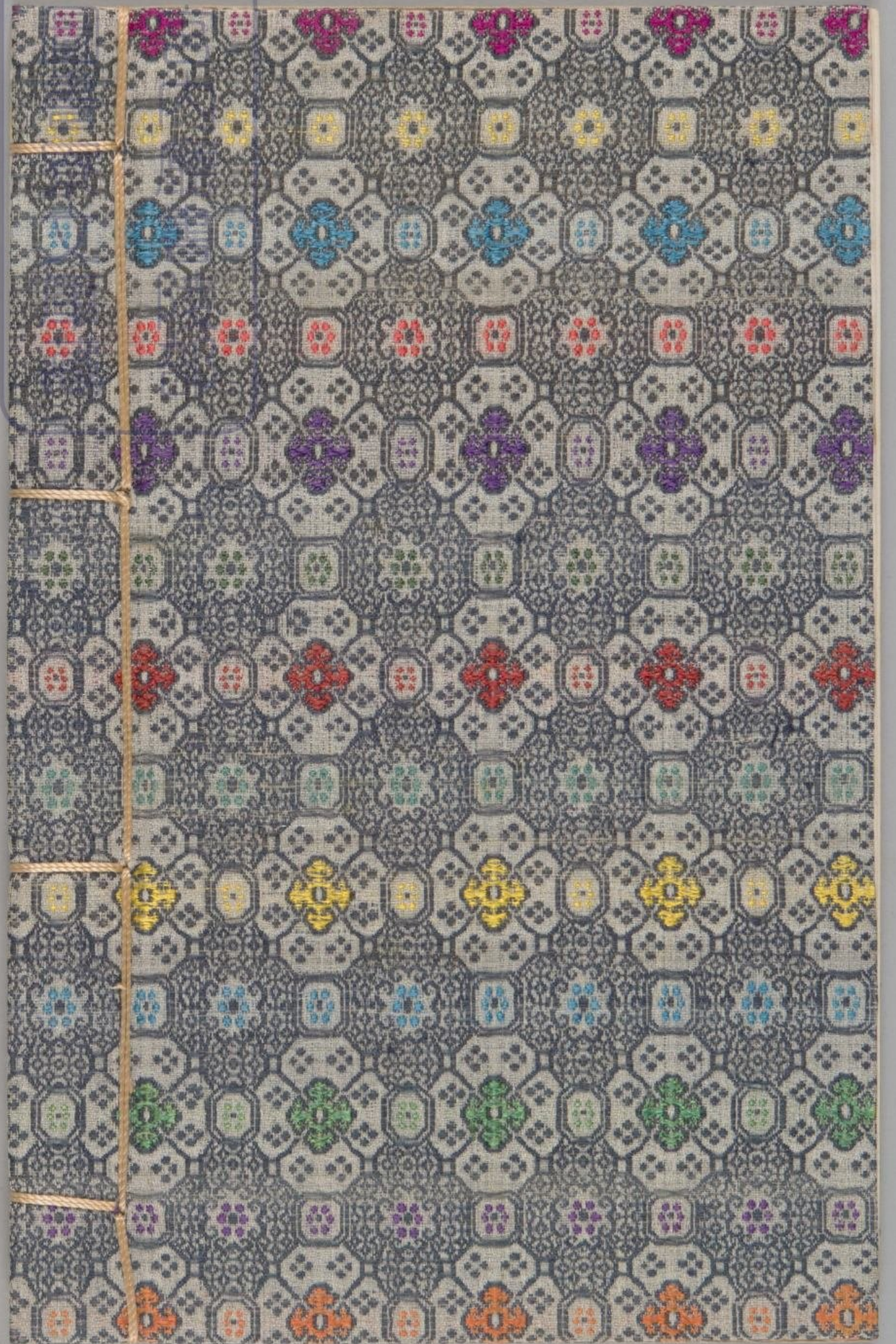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宋板三蘇文粹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八十三

記八首

仁宗皇帝飛白御書記

東坡先生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臣嘗建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雋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朴愷悌靖恭持重矜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驩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祿無窮計遐以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固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贊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廷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為人其流風遺俗可





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為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保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彛彛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歎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所見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為忠厚而耻為浮薄或由此也夫

南安軍學記

古之為國者四井田也南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三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為學者四其大則取士論政其小則弦誦也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諉說若不在特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耻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奉承齊犧庶頑諉說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尚未可弃者故使樂工探其謳謠諷議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不悛者則威之屏之撻之寄之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侯以明之何也曰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序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仁人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論政不取士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嗁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右其取士論政可謂近古



然卒為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自慶曆熙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況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士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聞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費於官者為錢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為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視大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為潮州軾目海南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為詳士既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贏糧而從軾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為鄭子產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而已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四日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眉山蘇軾書

韓魏公醉白堂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美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美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美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美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



乞身於強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効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楊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來文於軾以為記而未果公薨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為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眉州遠景樓記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為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盡像以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富商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為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耔者畢出數十百人為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為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坐作惟二人之聽鼓之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什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相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

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愷悌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立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元豐元年七月十五日記

李君藏書房記

象犀珠玉恠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扎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已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編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探剝其華實而咀唯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閑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

餘弃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張君墨寶堂記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自以爲高而笑之彈琴奕棋其書畫法圖畫客至出而誇觀之自以爲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豪傑之士又相齒笑之以爲士當以功名聞於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爲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知効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呂稷契之所營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未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爲難孔丘知之以爲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有捐軀忘親而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拊心嘔血幾死而僅存至於剖塚斲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樂之也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雖其口不能自言而況他人乎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毗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書所蓄古今人遺跡至多盡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予為記予蜀人也蜀之諺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予觀之君豈久閑者蓄極而通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醫則願以余之所言者為鑒

王君寶繪堂記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不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老子曰五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耳劉補之雄才也而好結髦秣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

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未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相玄之走舸王涯之復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嗜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日記



李太白碑陰記

李太白狂士也。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之士。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鞵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貽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辯。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八十三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八十四

記八首

筠州聖祖殿記

穎濱先生

維周制天下。邑立石稷祠。而唐禮州祀老子。蓋二祖之德光配天地。充塞海隅。凡有社有民。不可以弗饗。既以爲民祈福。俾雨露之施。無有遠邇。亦以一民之望。使知飲食作息。皆上之賜。粵維我聖祖功緒。永遠肇自皇世。超絕周唐。逾千萬年。威神在天。靈德在下。祥符癸丑。實始詔四方萬國。咸建祠宮。立位設像。歲時朝謁。因周唐之故。以教民順筠。故附庸豫章。列爲成國。維近匪遠。吏民朴陋。野不達禮。承命不緇。因仍故宮。即其東廂。以建神位。凡進見之禮。稽首東嚮。更六十有九年。弗革弗新。元豐三年二月。臣維瞻受命作守。始至。伏謁惕然。不寧。既視事。遂以言於朝。度其宮之東。得隙土南北十有二筵。東西九筵。伐木於九峯。逍遙之山。四年八月。始庀工。九月而告成。耽耽其堂。殖殖



其庭神來顧享民以祗肅臣輒適以譴來睹其終始乃拜手稽首爲詩六章章八句刻之祠廷之石詩曰

高安在南分自豫章重山複江魚鳥之鄉俗野不文吏亦怠荒禮失不知習爲舊常於穆聖祖宅神皇極降鑒在下子孫千億羽衣玉佩旗纛旌節巍巍煌煌秩祀萬國如日在天靡國不臨筠雖小邦其有不歆東廡西嚮誰昔營之民昏不知神以不懷深山之間野水之濱禮樂聲明孰見孰聞祖廟之嚴君臣則存失而不圖民以罔觀毛侯始來其則有意匪民之愚禮教實墜章聞于朝帝曰俞哉弗改弗營何以示民九峯之杉道遥之枿易直且脩弗斷而堪新堂有嚴四星在南朝廷之儀萬民所祗

齊州閔子廟記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耆老相

宮內廳書陳部

圖書寮文庫藏

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於是庀工爲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邊且有列儼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爲季氏宰其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即之汙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復風濤而不債觸蛟蜃而不驚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涉海有其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為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為不足為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上高縣學記

古者以學為政擇其鄉閭之俊而納之膠庠示之以詩書禮樂採而孰之既成使歸更相告語以及其父子兄弟故三代之間養老饗賓聽訟受成獻餼無不由學習其耳目而和其志氣是以其政不煩其刑不瀆而民之化之也速然考其行事非獨於學然也郊社祖廟山川五祀凡禮樂之事皆所以為政而教民不犯者也故其稱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蓋古之君子正顏色動容貌出詞氣從容禮樂之間未嘗以力加其民民視而化之以不逆其上其所以藏身之固如此至於後世不然廢禮而任

法以鞭扑刀鋸力勝其下有一不順常以身較之民於是始悍然不服而上之人親受其病而古之所以藏身之術亡矣子游為武城宰以弦歌為政曰吾聞之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使武城之人其君子愛人而不害其小人易使而不違則子游之政豈不綽然有餘裕哉上高筠之小邑介於山林之間民不知學而縣亦無學以詔民縣令李君懷道始至思所以導民乃謀建學宮縣人知其令之將教之也亦相帥出力以繕其事不逾年而學以具奠享有堂講勸有位退習有齋膳浴有舍邑人執經而至者數十百人於是李君之政不苛而民肅賦役獄訟不諉其府李君喜學之成而樂民之不犯知其為學之力也求記其事告後以不廢予亦嘉李君之為邑有古之道其所以得於民者非復世俗之吏也故為書其實且以志上高有學之始元豐五年三月二十日眉山蘇轍記

王氏清虛堂記



王君定國爲堂於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環竒琬琰之觀後有竹林陰森冰雪之植中置圖史百物而名之曰清虛日與其遊賢士大夫相從於其間嘯歌吟咏舉酒相屬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遊於其堂者蕭然如入於山林高僧逸人之居而忘其京都塵土之鄉也或曰此其所以爲清虛者邪客曰不然凡物自其濁者視之則清者爲清自其實者視之則虛者爲虛故清者以濁爲汙而虛者以實爲礙然而皆非物之正也蓋物無不清亦無不虛者雖泥塗之渾而至清存焉雖山石之堅而至虛存焉夫惟清濁一觀而虛實同體然後與物無匹而至清且虛者出矣今夫王君生於世族弃其綺紈膏粱之習而迭蕩於圖書翰墨之圃沉酣縱恣洒然與衆殊好至於鐘王虞褚顏張之逸迹顧陸吳盧王韓之遺墨羅然前陳贖之傾囊而不厭慨乎思見其人而不得則既與世俗遠矣然及其年日益壯學日益篤經涉世故出入患禍顧疇昔之好知其未離乎累也乃始發其

箱篋出其玩好投以與人而不惜將曠焉黜去外累而獨求諸內意其有真清虛者在焉而未見之也王君浮沉京師多世外之交而又娶於梁張公氏張公超達遠驚體乎至道而順乎流俗君嘗試以吾言問之其必有得於是矣熙寧十年正月八日記

吳氏浩然堂記

新喻吳君志學而工詩家有山林之樂隱居不仕名其堂曰浩然曰孟子吾師也其稱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吾竊喜焉而不知其說請爲我言其故余應之曰子居於江亦嘗觀於江乎秋雨時至澍漚盈滿衆水既發合而爲一汪濊潏溢充塞坑谷然後滂洋東流蔑洲渚乘丘陵肆行而前遇木而木折觸石而石墮浩然物莫能支子嘗試考之彼何以若此浩然也哉今夫水無求於深無意於行得高而渟得下而流忘己而因物不爲易勇不爲險怯故其發也浩然放乎四海古之君子平居以養其心足乎內無待乎外其中潢漾與天地相終始止則物莫之測



行則物莫之禦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行乎夷狄患難而不  
屈臨乎生死得失而不懼蓋亦未有不浩然者也故曰其爲氣  
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今余將登子之堂舉  
酒相屬擊檣木而歌徜徉乎萬物之外子信以爲能浩然矣乎  
元豐四年七月九日眉山蘇轍記

黃州快哉亭記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  
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  
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  
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  
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  
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  
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  
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

宮內廳書陵音

圖書寮文庫藏

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騖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  
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  
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  
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王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  
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  
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  
使其中怛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  
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  
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窮耳  
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  
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焉觀  
其爲快哉也哉元豐六年十一月朔日蘇轍記

南康直節堂記

南康太守龐參之東有堂曰直節朝請大夫徐君望聖之所作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也庭有八杉長短鉅細若一直如引繩高三尋而後枝葉附之  
岌然如揭太常之旗如建承露之莖凜然如公卿大夫高冠長  
劔立於王廷有不可犯之色堂始爲軍六曹吏所居杉之陰府  
吏之所蹲伏而簿書之所填委莫知貴也君見而憐之作堂而  
以直節命焉夫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也不幸而風雨撓之巖石  
輒之然後委曲隨物不能自保雖竹箭之良松栢之堅皆不免  
於此惟杉能遂其性不扶而直其生能傲冰雪而死能利棟宇  
者與竹栢同而以直過之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  
耶徐君溫良汎愛所居以循吏稱不爲皦察之政而行不失於  
直觀其所說而其爲人可得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亦似之堂成  
君以客飲於堂上客醉而歌曰吾欲爲曲爲曲必屈曲可爲乎  
吾欲爲直爲直必折直可爲乎有如此杉特立不倚散柯布葉  
安而不危乎清風吹衣飛雪滿庭顏色不變君來燕嬉乎封植  
灌溉剪伐不至杉不自知而人是依乎廬山之民升堂見杉懷

思其大其無已乎歌闕而罷元豐八年正月十四日眉山蘇轍記  
藏書室記

予幼師事先君聽其言觀其行事今老矣猶志其三先君平居  
不治生業有田一廛無衣食之憂有書數千卷手絹而校之以遺  
子孫曰讀是內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遺法也先君之  
遺言今猶在耳其遺書在櫝將復以遺諸子有能受而行之吾世  
其庶矣乎蓋孔氏之所以教人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及其安之  
然後申之以弦歌廣之以讀書曰道在是矣仁者見之斯以爲仁  
智者見之斯以爲智矣顏閔由是以得其德子賜由是以得其言  
求由由是以得其政游夏由是以得其文皆因其才而成之譬如  
農夫墾田以植草木大小長短甘辛鹹苦皆其性也吾無加損焉  
能養而不傷耳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  
好學也如孔子猶養之以學而後成故古之知道者必由學學者  
必由讀書傳說之詔其君亦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念終始典于學



勵德修罔覺而況餘人乎子路之於孔氏有兼人之才而不安於學嘗謂孔子有民人社稷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子非之曰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凡學而不讀書者皆子路也信其所好而不知古人之成敗與所遇之可否未有不為病者雖然孔子嘗語子貢矣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一以貫之非多學之所能致則子路之不讀書未可非耶曰非此之謂也老子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以日益之學求日損之道而後一以貫之者可得而見也孟子論學道之要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心勿忘則莫如學必有事則莫如讀書朝夕從事於詩書待其久而自得則勿正勿助之謂也譬之稼穡以為無益而捨之則不耘苗者也助之長則揠苗者也以孔子之說考之乃得先君之遺意

三蘇文粹卷終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八十五

叙十二首

東坡先生

六一居士集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又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孟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可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固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夫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末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滅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大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是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眾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者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

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入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范文正公文集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切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



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昔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為叙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叙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訪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

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攷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二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執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二十一日

樂全先生文集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都鵠豫書慨然有烈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入之文不見其全



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公盡性知命解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蘄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已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致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又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爲又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

士今三十餘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略以待後世之君子昔曾魯公嘗爲軾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復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尽用然慶曆以來名臣爲入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遊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况其文乎凡爲文若干卷若干首

烏鵲先生詩集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惜人也豈有損益於世者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烈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况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君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



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為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為高枝詞以為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士之為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已鄙陋漢唐而其友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顏氏先師充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錢塘勒上人詩集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入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為口實然余嘗薄其為入以為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為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為天下

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之蓋嘗慨然大息以入之難知為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惟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已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公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己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為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可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盡豈為利也哉余歟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為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



為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送錢塘聰師聞復歸孤山

天以一生水地以一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雖有神禹不能知其孰為一孰為六也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明合而道可見雖有黃帝孔丘不能知其孰為誠孰為明也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慧慧獨不成定乎冷玄有言惠則通通則流是烏知直惠哉醉而狂醒而止惠之生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故夫有目而自行則褰裳疾走常得大道無目而隨人則扶輪曳踵常什坑奔惠之生定速於定之生惠也錢塘僧思聰七歲善彈琴十二捨琴而學書書既工十五捨書而學詩詩有奇語雲煙葱蘢珠球的樂識者以為畫師之流聰又不已遂讀華嚴諸經入法界海惠今年二十有九老師宿儒皆敬愛之秦少游取楞嚴文殊語字之曰聞復使聰日進不止自聞思修以至於道則華嚴法海自為蘊蘊而況詩書與琴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乎雖然古之學道無自虛空入者輪扁斲輪偃僂承蜩苟可以發其巧智物無陋者聰若得道琴與書皆與有力詩其尤也聰能如水鏡以一含萬則書與詩當益奇吾特觀焉以為聰得道深淺之候

王定國詩

太史公論詩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余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觀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為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性止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今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于家定國亦病幾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書相聞而定國歸至江西以其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融藹然有治世之音其言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幽憂憤歎之作蓋亦有



之矣特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然後廢卷而歎自恨期人之淺也又念昔者定國過余於彭城留十日往反作詩幾百餘篇余甚喜其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國與顏復長道游泗水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黃樓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今余老不復作詩又以病止酒閉門不出門外數步即大江經月不至江上眊眊焉真一老農夫也而定國詩益工飲酒不衰所至翱翔徜徉窮山水之勝不以厄窮衰老改其度今而後余之所畏服於定國者不獨其詩也

送章子平

觀進士登科錄自天聖初訖于嘉祐之末凡四千五百一十有七人其貴上賢以名聞於世者蓋不可勝數數其上之三兄三十有九而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可謂盛矣詩曰誕后稷

之穡有相之道我仁祖之於士也亦然較之以聲律取之以糊名而異人出焉是何術哉目之所閱手之所歷口之所及其人未有不碩大光明秀傑者也此豈人力乎天相之也天之相人君莫大於以人遺之其在位之三十五年進士蓋千舉矣而得吾子平以為首子平以文章之美經術之富政事之敏守之以正行之以謙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赦者也雖微舉首其孰能加之然且困躓而不信十年於此矣意者任重道遠必老而後大成歟不然我仁祖之明而天相之遺之人以任其事而豈徒然哉熙寧二年冬子平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鄭州士大夫知其將用也十一月丁未會于觀音之佛舍相與賦詩以餞之余於子平為同年友眾以為宜為此文也故不得辭

邵茂誠詩集

貴賤壽夭天也賢者必貴仁者必壽詩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實難譬如丘慶之山而得成虛豈可常也哉因其適



宮內廳書陵部

相值而責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既難而人又自賊如此雖欲不因得乎茂誠諱迎姓邵氏與余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五年而見之於吳興孫莘老之座上出其詩數百篇余讀之彌月不厭其文清和妙麗如晉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嚼有味雜以江左唐人之風其爲人篤學強記恭儉孝友而貫穿法律敏於吏事其狀若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余固哀其任衆難以瘁其身且疑其將病也踰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余過高郵則其喪在焉入哭之敗幃瓦灯塵埃蕭然爲之出涕太息夫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揚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而入哀之至今而茂誠兼之豈非命也哉余是以錄其文哀而不怨亦茂誠之意也

田表聖奏議

圖書寮文庫藏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由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常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杭州送進士詩

右登彼公堂四章章四句太守陳公述古之詞也蘇子曰士之求仕也志於得也仕而不志於得者偽也苟志於得而不以其道視時上下而變其學曰吾期得而已矣則凡可以得者無不為也而可乎昔者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孔子善之曰招虞人以皮冠天旌與皮冠於義未有損益也然且不可而况使之弃其所學而學非其道歟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於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燕于中和堂公作是詩以勉之曰流而不反者水也不以時遷者松柏也言水而及松柏於其動者欲其難進也萬世不移者山也時飛時止者鴻鴈也言山而及鴻鴈於其靜者欲其及時也公之於士也可謂周矣詩曰無言不驕無德不報二三子何以報公乎

南行前集

夫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山川之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有雲霧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為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為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已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奕飲酒非所以為閨門之歡而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朴陋賢人君子之遺迹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歎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二白篇謂之南行集將以識一時之事為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為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強所為之文也時十二月八日江陵驛書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八十五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八十六

叙六首

穎濱先生

元祐會計錄叙

此本有六篇時與人分撰後又不果用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為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遂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為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觀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



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賅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以畜金幣爲殄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眞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群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集禧景靈之功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旣平而已益之兵遂不復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牣官邸官吏冗積負溢於位財

之不贍爲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群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爲強兵富國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億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



於亂晉武帝崩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羌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爲父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指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卧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計會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爲別有五一日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作書以備觀覽焉臣謹叙

收支叙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九年之畜可改而待也今者一歲之入金以兩計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兩計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

萬錢以千計者四千八百四十八萬

除米鹽錢後得此數

而其出之多者一

百八十二萬

并言未破應在及從支給賜得此數

紬絹以疋計者一百五十一萬而

其出之多者十七萬穀以石計者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其出

之不盡者七十四萬草以束計者七百九十九萬而其出之多

者八百一十一萬然則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矣故凡

國之經費折長補短常患不足小有非常之用有司輒求之

朝廷待內藏米鹽而後足臣身典大計以爲是媮歲月可也數

歲之後將有不勝其憂者矣是以輒嘗推原其故方今禁中奉

養有度金玉錦繡不逾其舊宮室不修犬馬不玩有司循守法

制謹視出入之節未嘗有失也而其弊安在天下久安物盛而

用廣亦理之常也顧所以處之如何耳臣請歷舉其數宗室之

衆皇祐節度使三人今爲九人矣兩使留後一人今爲八人矣

觀察使一人今爲十五人矣防禦使四人今爲四十二人矣百

官之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

景德爲諸曹郎中

今爲二百三十人矣朝



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景德為今為六百九十五人矣承議郎一百二十七人景德為今為三百六十九人矣奉議郎一百四十八人景德為今為四百三十一人矣諸司使二十七人今為二百六十八人矣副使六十三人今為一千一百一十一人矣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今為一千三百二十二人矣侍禁三百一十六人今為二千一百一十七人矣三省之吏六十人今為一百七十二人矣其餘可以類推臣不敢遍舉也昔者郎止前行卿有定貲今之大夫朝議皆無限法尚書侍郎歷改三曹而今之正議銀青合而為一官秩併增不知其義夫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而宗室官吏之衆可以禮法節也 祖宗之世士之始有常秩者俟闕則補否則循資而已不妄授也 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損 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歲 神宗之始宗室祖免之外不復推恩祖免之內以試出仕此四事者

使今世欲為之將以為逆人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況於行之乎雖然 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勢既極不變則敗衆人之所共知也今 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敢議臣實疑之誠自今日而議之因其勢循其理微為之節文使見任者無損而來者有限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間矣賈誼言諸侯之變以謂失今不治必為痼疾今臣亦云苟能裁之天下之幸也

民賦叙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 祖宗以來論事者嘗以為言而為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為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廩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歎息而言也然而配寧之初為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贅子斷壞支體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其父兄擅弓劍之技以暴



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為保馬之法使民計產養馬畜馬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於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監驛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為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直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寧清苗之法凡主客戶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為姦請納之勞民費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年之間民無貧富家產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如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

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為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況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為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晦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按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補矢陷之稅此三者皆為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故臣愚以謂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輸以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強狡之民教之戰陣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



亦何所不可哉富貴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之債官不為理償進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撓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為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為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試而屢敗足以為後世好名者之戒矣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躬饋運小者治燕饗職迎送破家之禍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為生者先帝深究其病鬻坊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雇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苛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取寬剩之積而民始

困躓不堪其生矣今二聖覽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既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於役法舉差雇之中惟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即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有考焉

古今家誠叙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其為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為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為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強也君之於臣也為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否則去子之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弃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



後止詩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饋饁豈第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弃猶父母之無弃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爲子言也必忠且盡而況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脩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爲賢母錄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誠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爲是書者而其文不冗吾病焉是以爲此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歎曰雖有悍子忿鬪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元豐二年四月三日眉陽蘇轍叙

古史叙

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道以無爲爲宗萬物莫能嬰之其於爲

善如水之必寒如火之必熱其於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如竊脂之不殺不學而成不勉而得其積之中者有餘故其推之以治天下者有不可得而知也孔氏之遺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地萬物猶將賴之以以存而況於人乎自三代之衰聖人不作世不知本而馳騁於喜怒哀樂之餘故其發於事業日以鄙陋不足以睎聖人之萬一雖春秋之際王澤未竭士生其間習於禮義而審於利病如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流皆不足以知之至於孔子其知之者至矣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時以告人而天下亦莫能信也陵遲及於秦漢士益以功利爲急言聖人者皆以其所知臆之儒者流於度數而知者溺於權利皆不知其非也太史公始易編年之法爲本紀世家列傳記五帝三王以來後世莫能易之然其爲人淺近而不學踈略而輕信漢景武之間尚書古文



詩毛氏春秋左氏皆不列於學官世能讀之者少故其記堯舜三代之事皆不得聖人之意戰國之際諸子辯士各自著書或增損古事以自信一時之說遷一切信之其者或采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說及秦焚書戰國之史不傳於民間秦惡其議已也焚之略盡幸而野史一二存者遷亦未暇詳也故其記戰國有數年不書一事者余竊悲之故因遷之舊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錄始伏羲神農訖秦始皇帝為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謂之古史追錄聖賢之遺意以明示來世至於得失成敗之際亦備論其故嗚呼由數千歲之後言數千歲之前其詳不可得矣幸其猶有存也而或又失之此古史之所為作也

歷代論叙

予少而力學先君子師也二兄子瞻子師友也父兄之學皆以古今成敗得失為議論之要以為士生於世治氣養心無

惡於身推是以施之人不為苟生也不幸不用猶當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聞焉予既壯而仕仕官之餘未嘗廢書為詩春秋集傳因古之遺文而得聖賢處身臨事之微意喟然太息知先儒昔所未悟也其後復作古史所論益廣以為略備矣元符庚辰蒙恩歸自嶺南卜居潁川身世相忘俛仰六年洗然無所用心復自放圖史之間偶有所感時復論著然已老矣目眩於觀書手戰於執筆心煩於慮事其於平昔之文益以踈矣然心之所嗜不能自已輒存之於紙凡四十有五篇分五卷

三宗 周公 五伯 管仲 知 楚趙武 漢高帝 漢文帝 漢景帝  
漢昭帝 漢哀帝 漢光武 上 漢光武 下 魏 晉 晉宣帝 晉武帝 羊祜  
荀彧 賈詡 上 賈詡 下 劉玄德 孫仲謀 梁武帝 唐高祖 唐太宗  
王衍 王導 祖逖 符堅 宋武帝 宋文帝 梁武帝 唐高祖 唐太宗  
狄仁傑 唐玄宗 憲宗 姚崇 宇文融 陸贄  
牛李 郭崇 郭崇 馮道 兵民 燕 趙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宋板三蘇文粹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八十七

引二首

大樂十二鈞圖引

大樂十二律律各有鈞鈞有七聲更相為用聲協本鈞則其樂調聲非本鈞則其樂悖非獨雅樂之若此至於燕樂亦莫不然也工師之明於聲者則能知之工師知其聲而不能知其本因聲以求本窮本以知變儒者之事也今黃鍾為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應鍾蕤賓七聲相應應之黃鍾之均餘律為宮者倣此禮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漢志曰虎義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曰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夫五音相生而獨宮徵有變聲何也曰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君者法度號令之所出也宮故生徵法度號令所以授臣臣所以奉承者也徵故生商君臣一德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以康熙務則萬物得所萬物得所則民遂其生矣故商生羽羽生角也然臣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不可以遷遷則失其常矣商羽角三聲此其所以無變也君摠萬化不可執以一方事通萬務不可滯於一隅故宮徵二聲必有變也今著大樂十二鈞圖一卷既備載律呂宮調又各取一章附于篇按圖攷聲不可以辨工師之能否窮本知變上可以贊聖明之述作云爾

黃鍾乾安

大呂正安

太簇采英

夾鍾瑞文

姑洗凝安

仲呂大善

蕤賓英安

林鍾寧安

夷則大慶

南呂大安

無射大定

應鍾大仁

右十二律宮調十二樂章皆以宮為始以宮為終示終一於君也斯聖人制作所以為天下萬世之法也

送石昌言使北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群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

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發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游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甚自慙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外疆憚不屈之虜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有感也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為我言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心尚掉不自慙况虜所以夸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



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

字說一首

老泉先生

仲兄字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群元吉曰嗟夫群者聖人之所欲  
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群則是以聖人之  
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侘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  
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  
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  
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  
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  
之今天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  
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細指讓  
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紛紛鬱擾百里若一汨  
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磅礴洶涌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

宮內廳書院部

圖書寮文庫藏

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瀆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  
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燄跳者如鷺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  
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  
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  
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  
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  
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  
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  
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  
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烏乎此不可與侘人  
道之唯吾兄可也

字說三首

東坡先生

文與可字說

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



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足以爲君子乎曰未也孔子爲問者言也以爲賢於所問者而已君子之居鄉也善者以勸不善者以恥夫何惡之有君子不惡人亦不惡於人子夏之於人也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之意豈不曰與其可者而不可者自遠乎使不可者而果遠也則其爲拒也甚矣而子張何惡於拒也曰惡其有意於拒也夫苟有意於拒則天下相率而去之吾誰與居然則孔子之於孺悲也非拒歟曰孔子以不屑教誨者也非拒也夫苟無意於拒則可者與之雖孔子子張皆然吾友文君名同字與可或曰爲子夏者歟曰非也取其與不取其拒爲子張者也與可之爲人也守道而忘勢行義而忘利脩德而忘名與爲不義雖祿之千乘不顧也雖然未嘗有惡於人人亦莫之惡也故曰與可爲子張者也

張厚之忠甫字說

張厚之忠甫樂全先生子也美才而好學信道而篤志先生名之曰恕而其客蘇軾子瞻和仲推先生之意字之曰厚之又曰忠甫且告之曰事有近而用遠言有約而義博者渴必飲飢必食食必五穀飲必水此夫婦之愚所共知而聖人之智所不能易也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恕也仁者得之而後仁智者得之而後智施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無所適而不可是飢渴飲食之道也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孔子亦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夫驕且吝豈非不恕而已乎人而能恕也雖孔子可庶幾人而不能恕雖周公不足觀也先生之所以遺子者至矣吾不能加毫末於此矣然而曾子謂之忠恕詩人謂之忠厚以吾觀之忠與恕與厚是三言者聖人之所謂一道也或謂之穀或謂之米或謂之飯此豈二物也哉然謂穀米謂米飯則不可故吾願子貫三言而并



佩之將有為也將有言也必反而求之曰吾未恕乎未厚乎未忠乎自反而恕矣厚矣忠矣然後從之此孔子曾子詩人之意也先生之意也

趙德麟字說

宋有天下百餘年所與分天工治民事者皆取之疎遠側微而不私其親故宗室之賢未有以動名聞者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材與天下共之增立教養選舉之法所以封植而琢磨之者甚備行之二十年而文武之器彬彬稍見焉元祐六年予自禁林出守汝南始與越王之孫華原公之子簽書君令時游得其為人博學而文篤行而剛信於為道而敏於為政予以為有杞梓之用瑚璉之貴將必顯聞於天下非特佳公子而已昔漢武帝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以薦上帝作白麟之歌而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為言疑之也夫獸而一角固麟矣二子何疑焉豈求之武帝而未見所以致麟者歟漢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庫藏

有一汲黯而武帝不能用乃以白麟赤鴈為祥二子非疑之蓋陋之也今先帝立法以出宗室之賢而主上虛已盡下求人如不及四方之符瑞皆抑而不聞此真獲麟者也麟固不求獲不幸而有是德與是形此麟之所病也今君學道觀妙澹泊自守以富貴為浮雲而文章議論載其令名而馳之既有麟之病矣又可得逃乎苟字君德麟而為之說

雜書十首

東坡先生

書王與所藏太宗御書後

日行于天委照萬物之上光氣所及或流為慶雲結為丹砂初豈有意哉太宗皇帝以武功定禍亂以文德致太平天縱之能溢于筆墨摘藻尺素之上弄翰團扇之中散流人間者幾何矣而三槐王氏得之為多子孫世守遂為希代之寶文正之孫懿敏之子與出以示臣軾勒拜手稽首書且後

書黃子思詩集後



予嘗論書以謂鐘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為宗師而鐘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聞人黃子思慶歷皇祐間號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誦其詩每得佳句妙語反復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既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為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

論獨評其詩如此

書六一居士傳後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捨其所弃者也烏得為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為累而況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為已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為一也不知其有物邪物之有也居士與物均為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為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書鮮于子駿楚詞後

鮮于子駿作楚詞九誦以示軾軾讀之茫然而思喟然而歎曰



嗟乎此聲之不作也久矣雖欲作之而聽者誰乎譬之於樂變亂之極而至於今凡世俗之所用皆夷聲夷哭也求所謂鄭衛者且不可得而況於雅音乎學者方欲陳六代之物弦匏三百五篇黎然如夏金龜撞甕盎未有不坐睡竊笑者也好之而欲學者無其師知之而欲傳者無其徒可不悲哉今子駿獨行吟坐思寤寐於千載之上追古屈原宋玉友其人於冥冥續微學之將墜可謂至矣而覽者不知其貴蓋亦無足怪者彼必嘗從事於此而後知其難且工其不學者以為苟然而已元豐元年四月九日趙郡蘇軾書

書樂毅論後

魏氏春秋云夏侯玄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傳於世然以余觀之燕師之伐齊猶未及栢文之舉也而以為幾湯武豈不過甚矣乎初玄好老莊道德之言與何晏等皆有盛名然卒陷曹爽黨中玄亦不免李豐之禍晏自玄以易之所謂

深者而玄目晏以神及其遇禍深與神皆安在乎群兒妄作名字自相刻畫類皆如此可以發千載之一笑

書篆隸後

蔡陽鄭博方字希道作篆隸六卷字義一篇凡古今字說班揚賈許二李二徐之學其精者皆在間有未盡傳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斷曲說其疑者蓋闕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為人鄭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余嘗論學者之有說文如醫之有本草雖草木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溫補瀉之效隨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皆欲一之雕刻采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孔子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則聞為小人而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則聞為君子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則比為惡而易曰地上有水比以建萬國親諸侯則比為善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



也則所謂和者同而已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此者多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此以八字成文然猶不可一曰言各有當也而況欲以一字一之邪余愛鄭君之學簡而通故私附其後

書唐氏六家書後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申此乃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群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彼觀其書以爲魁梧奇偉人也此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爲人率更貌寒寢敏悟絕人今觀其書勁險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考其實恐劉洎末年褊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宗獨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類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睚眦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爲我略評之而書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余何哉此又未可曉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二日眉山蘇軾書



書韓魏公黃州詩後

黃州山水清遠土風厚善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靜而文朴而不陋雖閭巷小民知尊愛賢者曰吾州雖遠小然王元之韓魏公嘗辱居焉以夸於四方之人元之自黃遷蘄州沒于蘄然世之稱元之者必曰黃州而黃人亦曰吾元之也魏公去黃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為詩夫賢人君子天之所以遺斯民天下之所共有而黃人獨私以為寵豈其尊德樂道獨異於侂邦也歟抑二公與此州之人有宿昔之契不可知也元之為郡守有德於民民懷之不忘也固宜魏公以家艱從其兄居耳民何自知之詩云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錫圭璧之所在瓦石草木被其光澤矣何必施於用奉議郎孫賁公素黃人也而客於公公知之深蓋所謂教授書記者也而軾亦公之門人謫居於黃五年治東坡築雪堂蓋將老焉則亦黃人也於是相與摹公之詩而刻之石以為黃人無窮之思而吾二人者亦庶

幾託此以不忘乎元豐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汝州團練副使蘇軾記

書游湯泉詩後

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今三子之所游與秦君之賦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驪山其二則余之所見鳳翔之駱谷與渝州之陳氏山居也皆弃於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俗麋鹿猿猴之所飲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甃獨為勝絕然坐明皇之累為楊李祿山所汙使口舌之士援筆唾罵以為亡國之餘辱莫大焉今惠濟之泉獨為三子者咏歎如此豈非所寄僻遠不為當塗者所慮而後得為高人逸士與世異趣者之所樂乎或曰明皇之累楊李祿山之汙泉豈知惡之然則幽遠僻陋之歎亦非泉之所病也泉固無知於榮辱特以人意推之可以為抱器適用而不擇所處者之戒

書吳道子畫後



智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余於作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偽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已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書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八十七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八十八

雜說十首

東坡先生

仁說

孟子曰仁者如射發而不中反求諸身吾嘗學射矣始也常志於中目存乎鵠手往從之十發而九失其一中者幸也有善射者教吾反求諸身手持權衡足蹈規矩四肢百體皆有法焉一法不修一疾隨之病盡而法完則心不期中目不存鵠十發十中矣四肢百體一不如法差於此者在毫釐之內而失於彼者在尋丈之外矣故曰孟子之所謂仁者如射則孔子之所謂克己復禮也君子之於仁盡力而求之有不獲焉退而求之身莫若自克自克而反於禮一日足矣何也凡害於仁者盡也害於仁者盡而仁不可勝用故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不如禮在我者其微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非禮之害甚於殺不辜不仁之禍無大於此故也



剛說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于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于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為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荊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為條例司矣公不荅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為鎮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東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為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麟戰死君為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鞠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

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為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為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勸勵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

稼說送張琥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



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銓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少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眾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日喻

生而眇者不識日間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

而得其聲佗日聞鍾以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佗日揣籥以為日也日之與鍾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入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道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鍾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為致也歟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没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



士士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明正 送于伋失官東歸

世俗之患患在悲樂不以其正非不以其正其所取以為正者非也請借子以明其正子之失官有為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為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感於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感於愛也惟不與去於已者則不感亦不悲夫感則悲不感則不悲人宜以感者為正歟抑將以不感者為正歟以不感者為正則不悲者正也然子亦有所樂者曰吾之所以為吾者豈以是哉雖失是其所以為吾者猶存則吾猶可樂焉已而不樂又從而悲之則亦不忍夫天下之凡愛我者之悲而不釋夫天下之凡惡我者之喜也夫愛我而悲惡我而喜是知我之粗也樂其所以為吾者存是自知之深也人不以自知之深為正而以知我之粗者為正是得為正也歟故吾

宮內廳書院

圖書寮文庫

願為子言其正子將終身樂而不悲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太息 送秦少章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游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為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在成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之士不吾棄以為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尔二三子亦自以為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



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  
吾游不及暮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  
忍去嗚呼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  
行使藏于家三年然後出之

罪言

吾聞肉食之憂非藿食者所宜慮也府居之謀非巷居者所宜  
慮也分之所不及義之所弗出也義之所弗出利之所不釋也  
犯義者惑維卒不自克作罪言萬夫之望萬夫所依匪才尚之  
而量包之丘山之憾一笑可散芥蒂之仇千河不收嗚呼寧我  
容汝豈汝不可神之聽之終和而同乎乘人之氣決之易耳解  
攸觸猜是惟難哉水激則悍其傷淫美天激則遠行將安追嗚  
呼佐涉者湍佐闕者呼柴不立其愚乃可以須愛心之偏其辭  
益妍惡心之厚其辭溢醜惟仁人之言愛惡兩捐廣大恬愉上  
通于天嗚呼善言夫升貧客瞰門曷以壽我公侯承之天道好

還莫適後先人事喜復無常倚伏前之所是事定而偷今之所  
是後當焉如嗚呼禍不在先亦不在天還隱其心有萬其全疾  
惡過義美惡易位矯枉過直美惡同則如食宜饕餮食則為度如  
酌孔取劇則荒舞嗚呼乃陰乃陽神理所藏一弛一張人道之常

論文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  
里無難及其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  
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止如昇而已矣其佗雖吾亦不能知也

記講筵

秘書監侍講傅堯俞始召赴資善堂對邇英閣堯俞致謝上遣  
人宣召曰卿以博學參預講筵宜尊所聞以輔不逮堯俞講畢  
曲謝上復遣人宣喻卿講義淵博多所發揮良深嘉歎是日上  
讀三朝寶訓至天禧中有一人犯罪法當死真宗皇帝惻然  
憐之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則無以勵衆乃使人持



去筮而遣之以斬訖奏又祀汾陰日見一羊自擲道左怪問之  
曰今日尚食殺其羔 眞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資政殿  
學士韓維讀畢因奏言此特 眞宗皇帝小善爾然推其心以  
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 眞宗自澶淵之役却狄之後十九  
年不言兵天下富其源蓋出於此昔孟子論齊王不忍殺鰥鰥  
之牛以爲是心足以王今恩足以及禽獸而不及於百姓豈不  
能哉蓋不爲耳外人皆云 皇帝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  
昆蟲螻蟻違而過之且勅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 陛  
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某時爲右史奏曰臣今月十  
五日侍邇英閣竊見資政殿學士韓維因讀三朝寶訓至 眞  
宗皇帝好生惡殺因論 皇帝陛下在宮中不忍踐履蟲蟻其  
言深切可以推明聖德益增福壽臣忝備位右史謹書其事於  
冊又錄一本上 進意望 陛下采覽無忘此心以廣好生之  
德臣不任大願

慎改竄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  
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子  
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蜀本莊子  
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  
同今四方本皆作疑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  
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增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  
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煙波間耳而宋  
敏求謂余云鷗不解沒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便覺一篇神  
氣索然也

邇英進讀八首

東坡先生

漢高祖赦季布唐屈突通不降高祖

軼以謂漢高祖唐高祖皆創業之賢君季布屈突通皆一時之  
烈丈夫故能以身徇主有死無二惟賢君故能推至公之心不



以私怨殺士此可以為萬世之法

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

軾以謂古者賢君用人無內外輕重之異故雖杜延年名卿不免出為邊吏治效不進則詰責之既進則褒賞之所以歷試人材考覈事功若如此孝宣之治優於孝文者以此也馬周諫唐太宗亦以為言治天下者不可不知也

叔孫通不能致二生

軾以謂叔孫通制禮雖不能如三代然亦因時施宜有補於世者魯二生非之其言未必皆當通以謂不知時變亦宜矣然謹按揚子法言昔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或曰如何其大也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聘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由此觀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然後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若與時上下隨人俛仰雖或適用於一時何足謂之大臣為社稷之衛哉

宮內廳書院

圖書寮文庫藏

狄山論匈奴和親

軾謹按漢制博士秩皆六百石耳然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臣尊經術不以小臣而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臣之所甚難而主之所欲聞也溫顏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況如武帝作色憑怒致之於死乎故湯之用事至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幾亂蓋起於狄山之不容也

唐太宗夢虞世南

軾謂古之賢君知直臣之難得忠言之難聞故生盡其用殁思其言相見其人形於夢寐亦可謂樂賢好德之主漢武帝雄材大略不減太宗汲黯之賢過於世南世南已死太宗思之汲黯尚存而武帝厭之故太宗之治幾至刑措而武帝之政盜賊半天下由此也夫

文宗訪鄭公後得魏謩



軾觀唐文宗覽正觀事而思魏鄭公之後亦有意於善治矣雖然唐室陵遲未易興起非高才偉人無足以圖之而信訓注之狂謀幾隕宗社良可歎已至於獎魏暮之極諫願處於無過之地亦賢君之用心也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

軾竊謂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固祿位非獨人臣之私義乃天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節一衰忠信不聞亂亡隨之捷如影響西漢之末敢言者惟王章朱雲二人章死而雲廢則公卿持祿保妻子如張禹孔光之流爾故王莽以斗筭穿窬之才盜取神器如反掌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既已忤旨罷相明皇不復聞其過以致祿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慎哉

顏真卿守平原以抗安祿山

軾以謂古者任人無內外輕重之異故雖漢宣之急賢蕭望之

之得君猶更出治民然後大用非獨以歷試人材亦所以維持四方均內外之勢也唐開元天寶間重內輕外當時公卿名臣非以罪責不出守郡雖藩鎮帥守自以為不如寺監之僚佐故郡縣多不得人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賊獨有一顏真卿而明皇初不識也此重內輕外之弊可以為鑒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八十八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八十九

評史三十四首

歷代世變

東坡先生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鑒其弊必尚寬德察經術之士故  
儒者多雖未知聖人然學宗經師有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  
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廢經術寢尚名節之士故東漢  
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能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苦節之士  
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晉魏之士變而為曠蕩尚浮虛而  
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同故五胡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有  
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天下隋不可謂一天下第能驅除爾  
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  
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孫皆不可  
使玄宗才使肅宗便叛肅宗才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  
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有



綱正因問十世可知遂推此數論

五星聚東井

天上失星崔浩乃云當出東井已而果然所謂億則屢中者耶漢十月五星聚東井金水嘗附日不遠而十月日在箕尾此浩所以疑其妄以余度之十月為正蓋十月乃今之八月爾八月而得七月節則日猶在翼軫間則金水聚於井亦不甚遠方是時沛公未得天下甘石何意諂之浩之說未足信也

秦穆公漢武帝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勤而無取必有悖心且師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遺之曰晉人御師必於殽殽有二陵其南陵

宮內廳書院部

圖書寮文庫藏

夏后皋之墓也其北文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吾收爾骨焉漢武帝違安國而用王恢然卒殺恢是有秦穆公違蹇叔之罪而無用孟明之德也

漢武帝巫蠱事

漢武帝諱巫蠱之事疾如仇讎蓋夫婦君臣父子之間嗷嗷然不聊生矣然史記封禪書云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已且為巫蠱之魁何以責其下此最可笑云

穆生去楚王戊

楚元王敬禮穆生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卧申公與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亡道也亡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



戊稍淫暴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衣之赭衣使杵臼舂於市申公愧之歸魯教授不出門已而趙綰王臧言於武帝復以安車蒲輪召卒坐臧事病死免穆生遠引於未萌之前而申公眷戀於既悔之後謂禍福皆天不可避就者未必然也可書之座右為士君子終身之戒

酈寄幸免

班固有言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先生曰當是時寄不得不賣友也罪在於功臣子而與國賊遊且相厚善也石碯之子厚與州吁遊碯禁之不從卒殺之君子無所譏曰大義滅親酈商之賢不及石碯故寄得免於死古之幸人也而固又為洗賣友之穢固之於義陋矣

司馬相如創開西南夷路以患害父母之邦

司馬長卿始以汚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有

宮內廳書陳部

圖書寮文庫藏

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父子下里門之義乎卓王孫暴富遷虜也故眩而喜耳魯多君子何喜之有

司馬相如之諂死而不已

司馬相如歸臨邛令王吉謬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稱病使者謝吉及卓氏為具相如又稱不往吉自往迎相如觀吉意欲與相如為率錢之會耳而相如遂竊妻以逃大可笑其論蜀父老云以諷天子以今觀之不獨不能諷幾殆於勸矣諂諛之意死而不已猶作封禪書相如真可謂小人也哉

司馬相如諂事漢武開西南夷之隙及病且死猶草封禪書此可謂死而不已者耶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其臞此殆得道人也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賦不過欲以侈言漢武帝意也夫所謂大人者相如孺子何足以知之若賈生鵬賦真知大人者也



庚辰八月二十日

竇嬰田蚡

竇嬰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王臧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欲以興太平會太后不悅綰臧下吏嬰蚡皆罷觀嬰蚡所為其名亦善矣然嬰既沾沾自喜蚡又專為姦利太平豈可以文致力成哉申公始不能用穆生言為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晚乃為嬰蚡起又可以一笑鳳凰翔于千仞鳥鳶彈射不去誠非虛語也

王韓論兵

王恢與韓安國論擊匈奴上前至三乃復安國初持不可擊其堅後乃云意者有佗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可知也安國揣知上意所向故自屈其議以信恢爾不然安國所論殆天下所以存亡者豈計於巧繆哉安國少貶其論兵連禍結至漢幾亡可以為後世君子之戒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霍光疏昌邑王之罪

觀昌邑王與張敞語真風狂不慧者爾烏能為惡廢則已矣何至誅其從官二百餘人以吾觀之其中從官必有謀光者光知之故立廢賀非專以淫亂故也二百人方誅號呼於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其有謀明矣特其事秘密無緣得之著此者亦欲後人微見其意也武王數紂之罪孔子猶且疑之光等疏賀之惡可盡信耶

趙充國用心可重

始予觀充國策先零匈奴情偽曰何其明也又觀遣彫車行羌中告諭阻辛武賢先攻罕开守便宜不出師畫屯田十二利專務以恩信積穀招降以謂此從容以義用兵與夫逞詐誣疲人於一戰者絕矣最末觀其語將校曰諸君皆便文自營爾非為公家忠計也語郎中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爭之語浩星賜曰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老臣不以餘命為



陛下言之卒死誰當復言之卒以其意白上云嗚呼使有位君子皆用其心如充國則古今天下豈有不治者哉嘗觀於內曰公卿士大夫之議曰法當然奈何觀於外將之議曰詔如是不當違詔也凡在我一入一出未有止障也脫有能言一事其言不用則矜語於人曰某事吾嘗言之上不我用也我則無資終不更犯顏色往復論也況於以死守而不欺豈復有哉而以餘命受祿位者併肩立也豈班才不及充國忠又不如可歎也夫充國之用心人臣常道爾然與充國同時在漢廷人未聞皆然而充國獨然故可重也噫今之人不及往時遠矣則充國益可重也予既觀充國而感今之人又觀宣帝與之上下議而格排群疑用之遂無勞兵下羌寇不知其能功名亦遇主然也噫宣帝充國可重也況三代君臣間哉下其肯有欺上上其容有間然乎而觀揚子雲贊不及此區區論功爾功古今豈無大者哉不若原其心以勵事君也班固又不出語山東氣俗故著云爾

直不疑買金償亡

曾子曰自吾母而不用吾情吾安所用其情故不情者君子之所甚惡也雖若孝悌者猶所不與以德報怨行之美者也然孔子不取者以其不情也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辨盜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名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者也太史公窺之故其贊曰塞侯微巧周文處諂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不疑蒙垢以求名周文穢迹求利均以為佞佞之為言知也太史公之論後世莫曉者吾是以疏解之

西漢風俗諂媚

西漢風俗諂媚不為流俗所移惟汲長孺耳司馬遷至仇簡然作衛青傳不名青但謂之大將軍賈誼何等人也而云愛幸於河南太守吳公此等語甚可鄙而遷不知習俗使然也本朝太宗時士大夫亦有此風至今未衰吾嘗發策學士院問兩漢所以亡者難易相反意在此也而荅者不能盡吾亦嘗於上前



論之

兩漢用刑輕重不同

漢仍秦法至重高祖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為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參夷之誅景帝復孥戮鼂錯罪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尚嚴因武之舊至王嘉為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見梁統傳固可謂疎略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景以重法興衰平以輕法衰因上書乞增重律法賴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便謂酒色可以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一出言遂獲罪于天其子松疎皆死非命異卒滅族嗚呼悲夫戒哉疎而不漏可不懼乎

邳彤漢之元臣

王郎反河北獨鉅鹿信都為世祖堅守世祖既得二郡議者以謂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彤不可以為若行此策豈徒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若無復征戰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公既西則邯鄲之兵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感其言而止蘇子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可謂漢之元臣也景德契丹之役群臣皆欲避狄江南西蜀萊公不可武臣中獨高瓊與萊公意同耳公既爭之力上曰卿文臣豈能盡用兵之利萊公曰請召高瓊瓊至乃言避狄為便公大驚以瓊為悔也已而徐言避狄固為安全但恐扈駕之士中路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上乃大驚始決北征瓊之言大略似邳彤皆一代之雄傑也

朱暉非張林均輸

東漢肅宗時穀貴經用不足尚書張林請以布帛為租官自煮鹽且行均輸獨朱暉文季以為不可事既寢而陳事者復以為可行帝頗然之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



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皆非明主所當行帝方以林言為然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繫獄三日詔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也何故自繫暉等因稱病篤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林得譴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指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復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狀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偶讀後漢書朱文季傳感歎不已肅宗號稱長者詔書既已引罪而謝文季矣諸尚書何怖之甚也文季於此時強力不足多貴而諸尚書為可笑也云其禍不細不知以何等為禍蓋以帝不悅後不甚進用為莫大之禍也悲夫

袁曹與云

魏武帝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

宮內廳書院部

圖書寮文庫藏

乃賞諫者曰後勿難言袁紹既敗於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哀惟田別駕不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豐為明主謀而不忠不惟無罪乃有賞為庸主謀而忠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今吾知孟德本初所以興亡者

周瑜雅量

曹公聞周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乃布衣褐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公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隔別遙聞芳烈故來叙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矣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後三日瑜請幹同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燕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東復出猶將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小



生所能移乎幹笑而不言遂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問中州之士以此多之蘇子曰曹孟德所用皆為人役者也以子房待文若然後終不免殺之豈能用公瑾之流度外之士哉

管幼安賢於荀孔

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歸之荀文若威名猶為之經營謀慮一旦小異便為謀殺邢昱程嘉之流不足數也孔文舉奇逸博聞志大而才疎每所論建輒中操意況肯為用然終亦不免相溫謂孟嘉曰人不可以無勢我能駕馭卿夫溫之才百倍於嘉所以云爾者自知其陰賊險狠不為高人勝士所比數爾管幼安懷寶遜世就閑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真穿窬斗筭而已終身不屈既不得而殺余以謂賢於文若文舉遠矣

唐彬

唐彬與吳濬伐吳為先驅所至皆下度孫皓必降未至建業二百里許稱疾不行已而先到者爭財後到者爭功當時有識者

宮內廳書陳部

圖書寮文庫藏

莫不高彬此舉余讀晉書至此未嘗不廢卷太息也然本傳云武帝欲以彬及楊宗為監軍以問文立立云彬多財欲而宗嗜酒帝曰財欲可足酒不可改遂用彬此言進退無據豈有人如唐彬而貪財者使誠貪財乃遠不如嗜酒何可用也文立者獨何人斯安知非蔽賢者耶

衛瓘欲廢太子

晉惠帝為太子衛瓘欲陳啓廢之策而未敢發會燕凌雲臺瓘託醉跪帝前曰臣欲有所啓欲言之而止者三因拊床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曰公具大醉賈后由是怨之此何等語乃於眾中言之豈所謂不密失身者耶以瓘之智不宜暗此殆鄧艾之冤天奪其魄爾

魏武作識

阮籍

世之所謂君子者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



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夫群虱之處禪中乎逃乎深縫匿乎敗絮自以為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襠自以為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虱處於禪中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虱之處禪中乎此阮籍之曾懷本趣也籍未嘗臧否人物口不及世事然禮法之士疾之如仇讎獨賴司馬景王保持之爾其去死無幾以此論之亦虱之出入往來於衣禪中間者也安能笑禪中之藏乎吾故書之為將來君子一笑戊寅冬至日

孟嘉與謝安相若

晉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相溫謂嘉曰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馭卿相溫平生輕妙浩豈妄許人者哉乃知孟嘉差遇當作謝安謝安不遇不過如孟嘉也

庾亮不從孔坦陶回言

庾亮召蘇峻孔坦與陶回共說王導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守以西當我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入有奪人之心導然之亮以為峻若徑來是襲朝廷虛也不從及峻將至回又說亮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若以伏兵邀之可一戰而擒亮又不從事觀峻果由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為向導夜行無部分亮聞之深悔吾以謂石峻固失計然若從二人言猶不至覆國幾於滅亡也晁錯削七國大類此亞夫猶速馳行入梁楚之郊故漢不敗吾嘗謂晁錯能容忍七國待事發而發固上策若不能忍決欲發者自可召王揖入朝仍發大兵隨之吳若不朝便可進討則疾雷不及掩耳吳破則諸侯服矣又嘗獨罪狀吳而不及餘國如李文饒輔車之詔或分遣使者發其兵諸國雖疑亦不能一旦合從俱反也錯知吳必反不先未削為反備既備反而後調兵食此真兒戲也又一旦而削七



國以合諸侯之交此妄庸人也

邾方回邾嘉賓父子事

邾嘉賓既死留其所與相溫密謀之書一篋囑其門生曰若吾君眠食大減即出此書方面見之曰是兒死已晚矣乃不復念子讀而悲之曰士之所甚好者名也而愛莫加於父子今嘉賓以父之故而暴其惡名方面以君之故而不忘其子嘉賓可謂孝子方面可謂忠臣也悲夫或曰嘉賓與相溫謀叛而子以孝子稱之可乎曰採葑採菲無以下體嘉賓之不忠不待誅絕而明者其孝可廢乎王述之子坦之欲以女與相溫述怒排坦之曰汝竟癡耶乃欲以女與兵坦之是以不與相溫之禍使邾父子能如此吾無間然者矣

晉宋君與臣下爭善

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為姑可以君父而姑臣子乎晉宋間人主率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昭多累句王僧

虔用掘筆以避禍非夫一至於此哉漢文帝言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乃不及非獨無損於文帝乃所以為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漢文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豈惟無人君之度正如妬婦不獨禁其夫乃妬人之妾也

齊高帝欲等金土之價

齊高帝云吾當使金土同價意則善矣然物豈有此理者哉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為之哉而孟子亦自忘其言為菽粟如水火之論金之不可使賤如土猶土之不可使貴如金也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誅信此說則堯時諸侯滿天下桀時大辟徧四海也

王景文

宋明帝詔荅王景文其略曰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蹋晉將畢萬七戰皆



獲死於牖下蜀將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從意於處安未必全福此言近於達者然明帝竟殺景文哀哉哀哉景文之死也詔言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詔至景文正與客棊音斂子納奩中徐謂客曰有詔見賜以死酒至未飲門生焦度在側酒祇地曰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為我百口計乃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乃仰飲之蘇子曰死生亦大矣而景文安之豈貪權竊國者乎明帝可謂不知人者矣景文名或

唐太宗借隋吏以殺兄弟

唐高祖起兵汾晉間時子建成元吉楚哀王智雲皆留河東護家高祖起兵乃密召之隋購之急建成元吉能間道赴太原智雲幼不能逃為吏所誅高祖以父子之故不能少緩義師數日以須建成等至乎以此知為秦王所逼高祖逼於裴寂亂宮之事不暇復為三子性命計矣太宗本謀於是時借隋吏以殺兄弟其意甚明新舊史皆曲為太宗潤飾殺兄弟事然難以欺後世矣建成元吉之惡亦孔子所謂下愚之歸也歟

褚遂良以飛雉入宮為祥

唐太宗時飛雉數數集宮中上以問褚遂良良曰昔秦文公時童子化為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童子白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得其雌遂雄諸侯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雌雄並見以告明德上悅曰人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子以謂秦雉陳寶也豈常雉乎今見雉即謂之寶猶得白魚便自比武王此諂佞之甚愚瞽其君者而太宗喜之史不譏焉野鳥無故數入宮中此正災異使魏徵在必以高宗鼎耳之祥諫也遂良非不知此捨鼎耳而取陳寶非忠臣也

李靖李勣為唐腹心之病

昔袁盎論絳侯功臣非社稷臣此固有為而言也然功臣社稷之辨不可不察也漢之稱社稷臣者如周勃汲黯蕭望之之流



三人者非有長才也勃以厚重安劉氏黯以忠義弭淮南之謀望之確然不奪於恭顯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耶僕嘗謂社稷之臣如腹心功臣如手足人有斷一指與一足未及於死也心腹之病則為膏肓不可為也李靖李勣可謂功臣終始為之元勳也然其所為止衛霍韓彭之流爾疆場之事夷狄內海能以少擊衆使敵人望而畏之此固任之有餘矣若社稷之寄存亡之幾此兩人者蓋惜不知焉太宗欲伐高麗靖已老矣而自請將兵以堅太宗贖武之志幾成不戢自焚之禍高宗立武后勣以陛下家事無問外人武氏之禍戮及襁褓唐室不絕如綫則二人者為腹心之病大矣張釋之戒番夫之辯使文帝終身為長者魏元成折封倫之論使太宗不失行仁義孔子所謂有一言而可以興邦一言而喪邦者豈其然乎

白樂天不欲伐淮蔡

吳元濟以蔡叛犯許汝以譙東都此豈可不討者也當時議者

欲置之固為非策然不得武裴二傑士事亦未易辦也白樂天豈庸人哉然其議論亦似欲置之者其詩有海圖屏風者可見其意且注云時方討淮蔡作吾以是知仁人君子之於兵蓋不忍輕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懷况欲弊所恃以勤無用乎悲夫此未易與俗士談也

劉禹錫文過不悛

劉禹錫既敗為書自解言王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所施為人不可為當太上久疾宰相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秘建相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後漢官者傳論云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相之策騰與梁冀比捨清河而立蠡吾此漢之所以亡也與廣陵王監國事豈可同日而語哉禹錫乃敢以為比如小人為姦雖已敗猶不悛也其可復置之要地乎因讀禹錫傳有所感書此



文選去取失當

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為卑弱文選引斯可見矣如李陵書蘇武五言皆偽而不能辨公觀淵明集可喜者其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人忽遺者多矣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

劉子玄辨文選

劉子玄辨文選引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擬作者也吾因悟陵與蘇武贈答五言亦後人所擬今日讀烈女傳蔡琰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頗類世所傳木蘭花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含養圭角不盡發見況伯喈女乎又琰之流離為在父沒之後董卓既誅伯喈乃遇禍今此詩乃云為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其非真也蓋擬作者疏略而范曄荒淺遂載之本傳可以一笑也

宮內廳書院

圖書寮文庫藏

李善注文選

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真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為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詩云苛慝暴三殤此禮所謂上中下殤言暴秦無道戮及孺稚也而乃引苛政猛於暴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於是謂夫與父為殤此豈非俚儒之荒陋者乎諸如此類甚多不足言故不言也

五臣注文選

五臣注文選蓋荒陋愚儒也今日偶讀嵇中散琴賦云間遼故音痺弦長故微鳴所謂痺者猶今俗云微聲也微音餅出兩年之間遠則有敎故曰間遼微鳴云者今之所謂泛聲也弦虛而不接乃可按故云弦長而微鳴也五臣皆不曉妄注又云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鷗雞游弦中散作廣陵散一名止息此特一曲爾而注云八曲其佗淺妄可笑者極多以其不足道故略之聊舉此使後之學者勿憑此愚儒也五臣既陋甚至於



蕭統亦其流爾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王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  
統謂之序大可笑也相如賦首有子虛烏有亡是三人論難豈  
亦序耶其餘繆陋不一亦聊舉其一爾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八十九



宮內廳書院部

圖書寮文庫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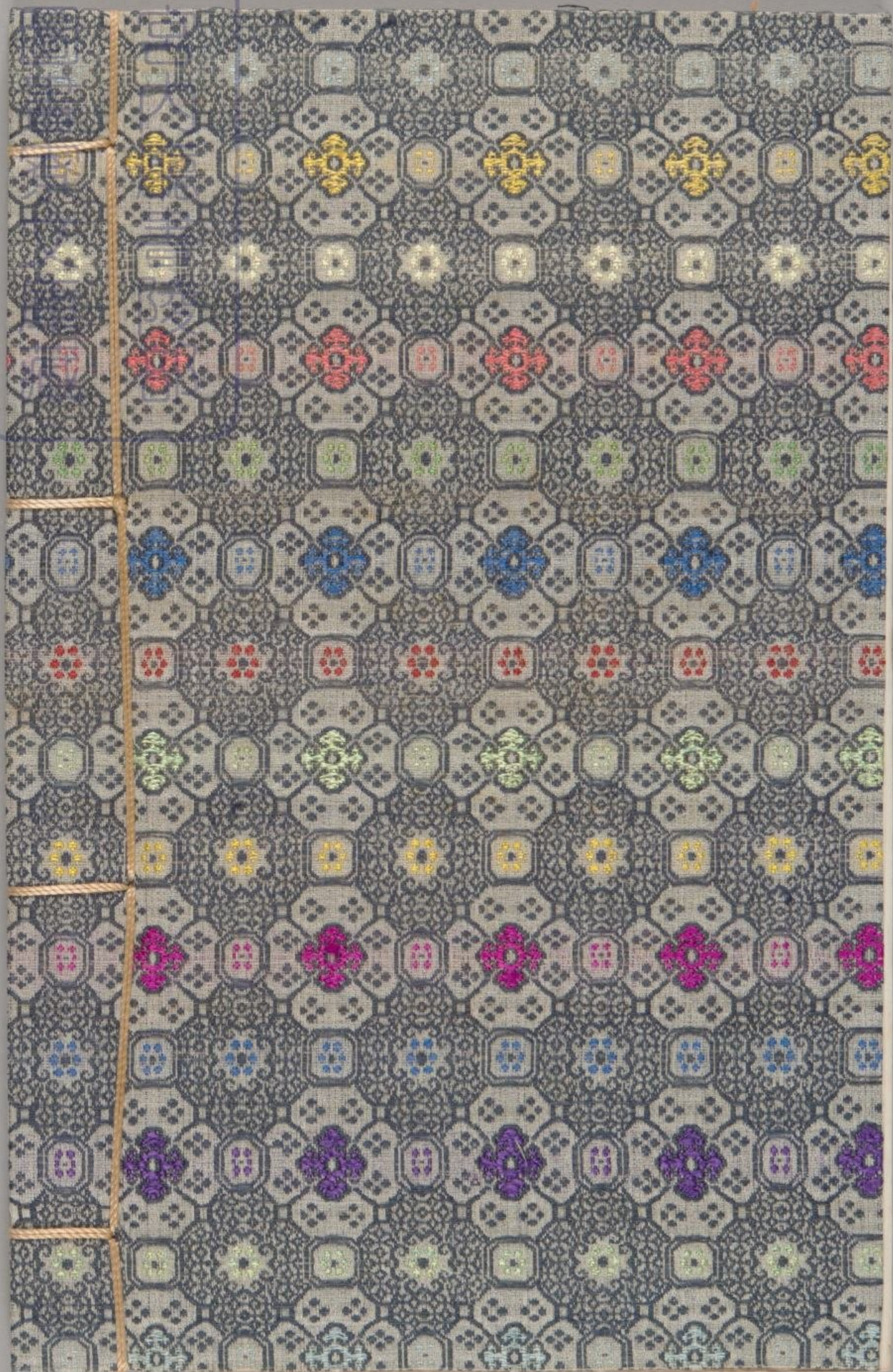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宋板三蘇文粹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九十

頌一首

東坡先生

仁宗皇帝御書頌并叙

天禧中 仁宗皇帝在東宮故太傅鄧國張文懿公諱士遜為太子喻德帝親書十二字以賜之曰寅亮天地弼余一人又曰日新其德公之曾孫假承務郎臣欽臣以屬翰林學士臣蘇軾為之頌二篇其一曰天地不言付之人君明其德刑物自秋春人君無心屬之輔弼信為賞罰身為衡石惟天惟君與相為三孰能俛仰其德不慙於皇 仁宗恭己無為以天為心以民為師其相鄧公履信思順天下頌之以退為進壽考百年以沒元身嗚呼休哉寅亮天地弼余一人其一曰聖人如天時殺時生君子如水因物賦形天不違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新一故不流新故無斁伊尹暨湯咸有一德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孰知此言若出一人小臣稽首敬頌遺墨嗚呼休哉日新其德



贊十四首

東坡先生

延州來季子贊并引

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其少子也以讓國聞於諸侯則非童子矣至哀公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時去壽夢卒蓋七十七矣而能千里將兵季子何其壽而康也然其卒不書於春秋哀公之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句踐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於吳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則吳之亡形成矣季子觀樂於魯知列國之廢興於百年之前方其救陳也去吳之亡十三年耳而謂季子不知可乎闔廬之自立也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是季子德信於吳人而言行於其國也且師師救陳不戰而去之以爲敵國名則季子之於吳蓋亦少專矣救陳之明年而子胥死季子知國之必亡而終無一言於夫差知言之無益也夫子胥以闔廬霸而

宮內廳書院

圖書寮文庫藏

夫差殺之如皂隸豈獨難於季子乎烏乎悲夫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至於使季子不敢言也蘇子曰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也江左諸人好談子房季札之間有以也夫此可與知者論難與俗人言也作延州來季子贊曰

泰伯之德鐘於先生棄國如遺委蛇而行坐閱春秋幾五之二古之真人有化無死

孔北海贊并叙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踈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爲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



姦僞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踈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已為喜天若昨漢公使備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揚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乃作孔北海贊曰

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恥我書春秋與齊豹齒文舉在天雖云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王元之畫像贊并叙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常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身殉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乎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

容於中耿耿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為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筭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余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為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為徐州而公之曾孫汾陽死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為之贊以附其家傳云維若聖賢患其已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時帝欲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為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泚其額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王仲儀直贊并叙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蓋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殖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



殿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麾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爲能余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州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搖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幟精明鼓角譟亮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熙寧四年秋余將往錢塘見公於私第佚老堂飲酒至莫論及當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既去二年而公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眞贊以遺其子鞏詞曰堂堂魏公配命召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百度維正懿敏在外有聞無聲高明廣大宜公宜相如木百圍宜宮宜堂天既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河維安有之彼窶人子既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曷不觀此佩玉劍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

王定國眞贊

溫然而澤者道人之腴也凜然而清者詩人之癯也雍容委蛇者貴介之公子而短小精悍者游俠之徒也人何足以知之此皆其膚也若人者秦不驕困不撓而老不枯也

秦少游眞贊

以君爲將仕也其服野其行方以君爲將隱也其言文其神昌置而不求君不即即而求之君不藏以爲將仕將隱者皆不知君者也蓋將挈所有而乘所遇以游於世而卒反於其鄉者乎

參寥子眞贊

東坡居士曰維參寥子身寒而道富辯於文而訥於口外厯柔而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好刺譏朋友之過枯形灰心而喜爲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此子所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五也

文與可畫墨竹屏風贊

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



為書變而為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悲夫

李伯時畫李端叔真贊

須髮之拳然眉宇之淵然披胃腹之掀然以為可得而見歟則漠乎其無言以為不可得而見歟則已見畫于龍眠矣嗚呼其將為既琢之玉以役其天乎其將為不雨之雲以抱其全乎抑將游戲此世而時出於兩者之間也

顧愷之畫黃初平牧羊圖贊

先生養生如牧羊放之無何有之鄉止者自止行者行先生超然坐其旁挾策讀書羊不亡化而為石起復僵流涎磨牙笑虎狼先生上賓羊服箱號稱雨工行四方莫隨上林三橘郎鯁門舐地尋鹽湯

二疎圖贊

惟天為健而不干時沈潛剛克以燮和之於赫漢高以智力王

宮內廳書陸

圖書寮文庫藏

凜然君臣師友道喪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此意莫陳千載于今我觀畫圖涕下沾襟

偃松屏贊并引

予為中山守始食北獄松膏為天下冠其木理堅密瘠而不瘁信植物之英烈也謫居羅浮山下地暖多松而不識霜雪如高才勝人生綺紵家與孤臣孽子有間矣士踐憂患安知非福幼子過從我南來畫寒松偃蓋為護首小屏為之贊曰

燕南趙北大茂之麓天僵雪峯地裂冰谷凜然孤清不能無生此偉奇北方之精蒼皮玉骨磽磽巖巖齒齒方春不知沍寒秀發孺子介剛從我炎荒霜中之英以洗我瘴

三馬圖贊并引

元祐初上方閉玉門關謝遣諸將太師文彥博宰相呂大防范純仁建遣諸生游師雄行邊敕武備師雄至熙河蕃官包順



請以所部熟戶除邊患師雄許之遂禽猾羌大首領鬼章青宜結以獻百官皆賀且遣使告永裕陵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顙而鳳脰虎脊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驕監振鬣長鳴萬馬皆瘖父老縱觀以為未始見也然上方恭默思道八駿在廷未嘗一顧其後圉人起居不以時馬有斃者上亦不問明年羌溫溪心有良馬不敢進請於邊吏願以餽太師潞國公詔許之蔣之奇為熙河師西蕃有貢駿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其使與馬於邊之奇為請乞不以時入事下禮部軾時為宗伯判其狀云 朝廷方却走馬以養正復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寢于時兵革不用海內小康馬則不遇矣而人少安軾嘗私請於承議郎李公麟畫當時三駿馬之狀而使鬼章青宜結效之藏於家紹聖四年三月十四日軾在惠州謫居無事閱舊書畫追思一時之事而歎三馬之神駿乃為之贊曰

好鬼章世悍驕奔貳師走嫖姚今在廷服虎貂效天驥立內朝

八尺龍神超遙若將西燕西瑤帝念民乃下招籙歸雲逝房妖

石菖蒲贊 并叙

本草菖蒲味辛溫無毒開心補五藏通九竅明目久服輕身不忘延年益心智高志不老注云生石磧上概節者良生下濕地大根者乃是昌陽不可服韓退之進學解云嘗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不知退之即以昌陽為昌蒲耶抑謂其似是而非不可以引年也凡草木之生石上者必須微土以附其根如石韋石斛之類雖不待土然去其本處輒搗死惟石菖蒲并石取之濯去泥土漬以清水置盆中可數十年不枯雖不甚茂而節葉堅瘦根須連絡蒼然於几案間久而益可喜也其輕身延年之功既非昌陽之所能及至於忍寒苦安澹泊與清泉白石為伍不待泥土而生者亦豈昌陽之所能髣髴哉余游慈湖山中得數本以石盆養之置舟中間以文石石英璀璨芬郁意甚愛焉顧恐陸行不能致也乃以遺九江道士胡洞微使善視



之余復過此將問其安否贊曰  
清且泚惟石與水託於一器養非其地瘠而不死夫孰知其理  
不如此何以輔五藏而堅髮齒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九十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九十一

碑三首

潮州韓文公廟碑

東坡先生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  
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矣故申呂自嶽降而  
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  
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  
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  
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有不隨  
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  
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  
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  
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二百年於此矣文  
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



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訓鰐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鏞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暮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身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

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君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雪鄉手披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没到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光驅海若藏約束蛟鰐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操牲雞卜羞我觴於粢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伏波將軍廟碑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也後伏



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稍通置吏旋復為夷  
邛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反嶺南震動  
六十餘城時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況南  
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  
兩伏波廟食於嶺南者均也古今之傳莫能定于一自徐聞渡  
海適朱崖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一髮耳艤舟將濟眩栗喪  
魄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者必卜焉曰某  
日可濟乎必吉而後敢濟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者  
嗚呼非盛德其孰能然自漢以來朱崖儋耳或置或否揚雄有  
言朱崖之弃捐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施於當時  
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蓋  
班班然矣其可復言棄乎四州之人以徐聞為咽喉南北之濟  
者以伏波為指南事神其敢不恭軾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獲  
遷海北往返皆順風念無以荅神貺者乃碑而銘之銘曰

至嶮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公寄命一  
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習撫循民夷必清通自此而北端汝  
躬屈信窮達常正忠生為人英沒愈雄神雖無言意同

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  
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  
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  
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  
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  
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  
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  
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  
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  
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



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前民至於老死不識兵甲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 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疆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 朝廷甚大黃寶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蒼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

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群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日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王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吝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母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銘五首

東坡先生

漢鼎銘并引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為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



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笑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為宗廟之觀美而已。及其衰也，為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為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始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已也。絕周之祀，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實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為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省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予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詞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茲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人，豈有易姓而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拳拳於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烏乎悲夫！

三槐堂銘并叙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



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眞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眞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旣相眞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卑鄙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德威堂銘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仁宗英宗神考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旣老爲辭杖而造朝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旣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蓋復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奠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耄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旣歸洛西羌首領有溫谿心者請於邊



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服天下至于四夷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夷之典用臯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公修德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而人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為河陽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德威而銘之曰

九成臺銘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為之銘曰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二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

不亡者存蓋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乎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天籟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莞磬匏絃嘗試與予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渺莽九疑之聯綿覽觀山川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族之呼吸往來唱和并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凰而舞百獸者既已粲然畢陳于前矣建中靖國元年五月旦日

六一泉銘

并叙

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昔通守錢唐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吾昔為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間於民事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人見其斲寓人間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



以公不一來為恨公麾片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勝莫適為主而奇麗秀絕之氣常為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耳勤語雖幻怪而理有實然者明年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為錢塘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畫公與勤之像事之如生舍下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即其地鑿巖架石為室二仲謂予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有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斯泉也

傳二首

陳公弼傳

公諱希亮字公弼姓陳氏眉之青神人其先京兆人也唐廣明中始遷于眉曾祖延祿祖瓊父顯忠皆不仕公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息錢三十餘萬公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學成乃召其兄之子庸諭使學遂與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雋坊始為長沙縣簿署有海印國師者交通權貴人肆為姦利人莫敢正視公捕實諸法一縣大聳去為雋都老吏曾腆侮法弼獄以公少年易之公視事之日首得其重罪腆扣頭出血願自新公戒而捨之會公築縣學腆以家財助官悉遣子弟入學卒為善吏而子弟有登進士第者巫覡歲歛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公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可皆泣曰公捨我去緋衣老人復出矣以母老乞歸蜀得劍州臨津以母憂去官服除為開封府司錄福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萬公言陝



西方用兵願以此醜軍詔罷之先趙元昊未反青州民趙禹上書論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為狂言徙建州而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下禹開封府獄公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上卒用公言以禹為徐州推官且欲以公為御史會外戚沈氏子以姦盜殺人事下獄未服公一問得其情驚仆立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刻公及諸掾史公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自引罪坐廢暮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丞相薦公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凜欲亡去公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逐盜至竹山甲不能戢士所至為暴或告有大盜入境且及門公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命士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請斬甲以徇公不可獨治為暴者十餘人勞其餘而遣之使甲以捕盜自贖時劇賊党軍子方張轉

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贊捕之德贊既失党軍子則以兵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向氏殺其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也公察其冤下德贊獄未服而党軍子獲於商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贊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為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譏察出入飢寒且死公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為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為賊耳此又皆其疎屬無罪乃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奈何去父母乎至今張氏畫像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為大理少卿公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以為宿州州跨汴為橋水與橋爭率常壞舟公始作飛橋無柱至今汴皆飛橋移滑州奏事殿上仁宗皇帝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懲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河北便糴都轉運使魏瓘劾奏公擅增損物價已而瓘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公乞廷辯既對上直公奪瓘職知越州且欲用公公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為無罪力請還



滑會河溢魚池掃且波公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公堅卧不動水亦漸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句執濮州通判并淵上以爲憂問執政可用者未及對上曰吾得之矣乃以公爲曹州不逾月悉禽其黨淮南飢安撫轉運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公乘傳往代之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飢公至則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正民爲鄂州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而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士方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爲不利者公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爲公懼公益親信之士皆指心誓爲公死提點刑獄江東又移河北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官三司戶部勾院又兼開圻司榮州煮鹽凡十八井歲久澹竭而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公爲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十餘萬

斤三司簿書不治其滯留者自天禧以來未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公日夜課吏凡九月而去其三之二會接伴契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爲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公聞之即日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公不許賊見公輕出意色閑和不能測則相與列訴道周公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今曰汝已自首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徇而流軍校一人其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州叅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歐康及其女幾死吏不敢問博平隸河北公移捕甚急卒流之海島而効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山東群盜爲之屏息徐州守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使使者不敢按公發其事徐人至今德之移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爲憂歲飢公發十二萬石以貸有司憂恐公以身任之是歲大熟以新易陳官民皆便之于閭使



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其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戶晝閉公聞之謂其僚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虜人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則虜不敢動矣況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亦素聞公威名至則羅拜庭下公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諸境無一人譁者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公以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且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享年六十四仕至太常少卿贈工部侍郎娶程氏子四人悅今為度支郎中恪卒於滑州推官恂今為大理寺丞慤未仕公善著書尤長於易有集十卷制器尚象論十二篇辨鉤隱圖五十四篇為人清勁寡欲長不逾中人面瘦黑目光如冰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必極其志而後已所至效民猾吏易心改行

不改者必誅然實出於仁慈故嚴而不殘以教學養士為急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悅同登進士第當蔭補子弟輒先其族人卒不及其子慤公於軾之先君子為文人行而軾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竊嘗以為古之遺直而恨其不甚用無大功名獨當時士大夫能言其所為公沒十有四年故人長老日以衰少恐遂就堙沒欲私記其行事而恨不能詳得范景仁所為公墓誌又以所聞見補之為公傳軾平生不為行狀墓碑而獨為此文後有君子得以考覽焉贊曰聞之諸公長者陳公弼面目嚴冷語言確訥好面折人士大夫相與燕游聞公弼至則語笑寡味飲酒不樂坐人稍稍引去其天資如此然所立有絕人者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淮南王謀反論公孫丞相若發蒙耳所憚獨汲



黠使公弼端委立於朝其威折衝於千里之外矣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間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瘠居蔬食不與世相聞弃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入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荅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旣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

宮內廳書院

圖書寮文庫藏

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弃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九十一



宮內廳書院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九十二

祭文一首

祭史彥輔文

老泉先生

嗚呼彥輔胡爲而然胡負於天誰不壽考而於彥輔獨嗇其年  
誰不富貴使終賤寒誰無子孫說說戢戢滿眼蜚蜚於天何傷  
獨愛一孺使殞其傳憺憺其帷其下惟誰有童未冠彥輔從子  
帶經而哭稽顙來前天高茫茫慟哭不聞誰知此冤輟哭長思  
念初結交康定寶元子以氣豪縱橫放肆隼擊鵬騫奇文怪論  
卓若無敵悚怛旁觀憶子大醉中夜過我狂歌叫譟予不喜酒  
正襟危坐終夕無言佗人竊驚宜若不合胡爲其歡嗟人何知  
吾與彥輔契心忘顏飛騰雲霄無有遠邇我後子先擯排澗谷  
無有險易我溺子援破窻孤燈冷灰凍席與子無眠旅遊王城  
飲食寤寐相恃以安慶曆丁亥詔策告罷予將西轅慨然有懷  
吾親老矣甘旨未完往從南公奔走乞假遂至于虔子時亦來



止于臨江繫馬解鞍愛弟子凝倉卒就獄舉家驚喧及秋八月  
予將北歸亦既具舩有書晨至開視驚叫遂丁大艱故鄉萬里  
泣血行役敢期生還中途逢子握手相慰曰無自殘旅宿魂驚  
中夜起行長江大山前呼後應告我無恐相從入關歸來幾何  
子以病廢手足若攣我嘉子心壯若鐵石益固而堅瞋目大呼  
屋瓦爲落聞者竦肩子疑之喪大臨嘔血傷心破肝我游京師  
強起來餞相顧留連我還自東二子喪母歸懷辛酸子病告革  
奔走往問醫云已難問以後事口不能語悲來塞咽遺文墜藁  
爲子收拾以葺以編我如不朽千載之後子名長存嗚呼彥輔  
天實喪之予哭寢門白髮班班疾病來加卧不能奔哭書此文  
命載往奠以慰斯魂尚饗

祭文十二首

東坡先生

祭歐陽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龜斯文

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  
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  
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茫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  
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與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  
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魍魎而號狐  
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  
位而去也莫不異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  
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  
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  
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  
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  
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  
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尚饗

祭魏國韓令公文



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約而會既生堯舜禹稷自至  
仁宗龍飛公舉進士妙齡秀發秉筆入侍公於是時仲舒賈誼  
方將登庸盜起西夏四方騷然帝用不赦授公銖鉞往督西旅  
公於是時方叔召虎入贊兵政出殿大邦恩威並行春雨秋霜  
兵練民安四夷屈降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  
群后奏功罔底于成召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曹魏邠  
二帝山陵天下悸怛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有兵有戎  
公於是時伊尹周公功成而退三鎮偃息天下噉然曷日而復  
畢公在外心在王室房公且死征遼是卹嗚呼哀哉六月甲寅  
人之無祿喪我宗臣我有黎民誰與教之我有子孫誰與保之  
巍巍堂堂寧復有之公之云亡我無日矣慟哭涕流何嗟及矣  
昔我先子沒于東京公爲二詩以祖其行文追典誥論極皇王  
公言一出孰敢改評施及不肖待以國士非我自知公實見謂  
父子昆弟並出公門公不責報我豈懷恩惟此涕泣實哀斯人

有肉在俎有酒在樽公歸在天寧聞我言嗚呼哀哉向饗

祭韓忠獻公文

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十一月初一日乙亥端明殿學士兼翰  
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知定  
州軍州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昭告于魏國忠獻公之靈嗚呼我生雖晚尚及昔人堂堂魏公  
河嶽之神四十餘年其德日新鐘鼎有盡竹帛莫陳惟其大節  
蔽以一言忠以事君允也上臣我與弟轍來自峨岷公罔羅之  
若獲鳳麟契闊艱難手書見存勿以大匠笑彼汗顏援手拯溺  
期我於仁豈知無用既老益頑意廣才踈將歸丘園上未忍棄  
畀之中山公治此邦沒食其民我獨何幸勘踐後塵公惟人傑  
而不自賢堂名閱古以古律身況我小生罕見寡聞敢不師公  
治民與軍雖無以報不辱其門尚饗

祭張文定公文三首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乙卯朔八日壬戌門生龍圖閣  
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輕車都尉賜紫  
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故太子太保樂全先  
生張公之靈嗚呼道大如天見存乎人小智自私莫識其真公  
生而悟得其全淳久乃妙物凜然凝神初如龍鳳不可擾馴游  
于帝郊尚以其仁可望可見而不可親師心而行自屈自信八  
十五年以沒元身我先大夫古之天民被褐懷寶陸沈峨岷公  
曰惜哉王國之珍此太史公筆回千鈞獨置一榻不延餘賓時  
我兄弟尚未冠紳得交于公先子是因我晚聞道困于垢塵每  
從公談棄故服新頃獨怪公倒屣傾困盡發其祕有懷畢陳曰  
再見子恐無復辰出戶遲遲對馬銜辛穆穆昭陵二三元臣惟  
公終始高節邁倫一慟永已山摧川埋公視富貴如賤與貧公  
視死生如夕與晨老不惰媮疾不嘔呻有化非亡有隱非淪我  
獨何為涕流于巾嗚呼哀哉尚饗

又  
軾於天下未嘗誌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偉歟我公實浮於聲  
知公者天寧俟此銘今公永歸我留淮海寓辭千里濡袂有淮  
尚饗

又  
我游門下三十八年如俯仰中十五年間六過南都而五見公  
升堂入室問道學禮靡求未供有契于心如水傾海如橐鼓風  
風水之合豈特無異將初無同孰云此來慟哭不聞高堂冥空  
斂不拊棺葬不執紼我愧于曾公知我深我豈不知公之所從  
生不求人沒不求天自與天通天不吾欺壽考之餘報施亦豐  
一子四孫鸞鶴在庭以華其終自我先子逮今三世為好無窮  
以我此心與此一觴達于幽宮尚饗

祭文與可文

年月日從表弟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湖州文府



君與可學士兄之靈曰嗚呼哀哉與可能復飲此酒也夫能復賦詩以自樂鼓琴以自侑也夫嗚呼哀哉余尚忍言之氣噓悵而填曾淚疾下而淋衣忽收淚以自問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乎道之不行哀我無徒豈無友朋逝莫告余惟余與可匪亟匪徐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不可得而親其可得而踈之耶嗚呼哀哉孰能博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養民厚俗如與可之寬而明乎孰能爲詩與楚詞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齊寵辱忘得喪如與可之安而輕乎嗚呼哀哉余聞計之三日夜不眠而坐喟夢相從而驚覺蒲茵蓆之濡淚念有生之歸盡雖百年其必至惟有文爲不朽與有子爲不死雖富貴壽考之人未必皆有此二者也然余嘗聞與可之言是身如浮雲無去無來無亡無存則夫所謂不朽與不死者亦何足云乎嗚呼哀哉尚饗

黃州再祭文與可文

年月日從表弟具官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亡友湖州府君與可學士文兄之靈嗚呼哀哉我官于岐實始識君方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氣方剛談詞如雲一別五年君譽日聞道德爲膏以自濯薰藝學之多蔚如秋蕢脫口成章粲莫可耘馳騁百家錯落紛紜使我羞歎筆硯爲焚再見京師默無所去杳兮清深落其華芬昔藝我黍今熟其饋啜溺歌呼得淳而醺天力自然不施膠筋坐了萬事氣回三軍笑我皇皇獨違垢紛俯仰三州眷戀桑粉仁施草木信及麀麀昂然來歸獨立無群俛焉復去初無戚欣大哉死生悽愴蒿君沒談笑大釣徒勤喪之西歸我竄江濱何以薦君採江之芹相彼日月有朝必曛我在茫茫凡幾合分盡此一觴歸安于墳嗚呼哀哉尚饗

祭司馬君實文

左僕射贈太師溫公之靈嗚呼百世一人千載一時惟時與人鮮偶常奇公事仁宗百未一施獨發大議唯天我知厚陵之



初先事而規帝欲得民一尊無私母子之間莫如孝慈人所難言我則易之神宗知公如著龜專談仁義輔以書詩枉尺直尋願公少卑公曰天子舜禹之姿我若言利非天誰欺退居于洛四海是儀化及豚魚名聞乳兒二聖見公曰予得師付以衡石惟公所爲公亦何爲視民所宜有芳則鋤有疾則醫問疾所生師老民疲和戎上策決用無疑此計一定太平可基譬如農夫既闢既苗投種未粒矧穫而炊賓客滿門公以疾辭不見十日入哭其帷天爲雨泣路人垂淚畫像于家飲食必祠矧我衆僚左右疇咨共載一舟喪其楫維終天之訣寧復來思歌此奠章以侑一卮嗚呼哀哉尚饗

祭范蜀公文

嗚呼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畦而種之有得皆賢既歷三世悉爲名臣今如晨星存者幾人孰如我公碩大光明導日而昇燦焉長庚死生契闊公獨壽考天實耆之以殿諸老二聖嗣位仁

義是施公昔所言略行無遺維樂未和公寢不寧樂成而薨公往則暝凡百君子願公無極胡不萬年以重王國責難之忠愛莫助之嗟我後來誰復似之吾先君子秉德不耀與公弟兄一日之少窮達不齊歡則無間豈以閭里忠義則然先君之終公時在陳宵夢告行晨起訃聞先友盡矣我亦白髮聞公之喪方食哽噎堂堂我公豈其云亡望公凜然猶舉我觴尚饗

祭歐陽仲純父文

仲純父之靈曰嗚呼哀哉文忠公之盛德子孫千億與宋無極人惟曰不足仲純父之賢壽考百年一歲九遷人惟曰當然柰何官止於一命壽不登四十誰其尸之百不償一嗚呼哀哉此不足云也仲純父之生也不以進退得喪有望於人豈其死也乃以死生壽夭有責於神人徒知其文章之世其家操行之稱其門而不知其志氣之豪健議論之剛果使之臨大事立大節不難於殺身以成仁則夫造物者之挾其死生之權也豈能病



君也哉雖然往者見君於潁水之上去歲君來見我於國門之東攜被之語達旦不窮凡所以謀道憂世而教我以保身遠禍者凜乎其有似於文忠今也奄兮忽焉而不復見也能不長號而屢慟乎道之難行蓋難其人豈無其人利害易之如仲純父不畏不慕獨立不懼則死及之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子野文

年月日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故子野郎中張丈之靈仕而忘歸人所共蔽有志不果日月其逝惟余子野歸及強銳優游故鄉若復一世遇人坦率真古愷悌庵然老成又敏且藝清詩絕俗其典而麗搜研物情剖發幽翳微詞宛轉蓋詩之裔坐此而窮鹽米不繼歡歌自得酒輒詣我官于杭始獲擁篲歡欣忘年脫略苛細送我北歸屈指默計死生一訣流涕挽袂我來故國實五周歲不我少須一病遽蛻堂有遺像室無留槩人亡琴廢帳空鶴唳酌觴再拜淚溢兩眦尚饗

祭徐君猷文

故黃州太守朝請徐公君猷之靈惟公蚤厭綺紈富以三冬之學晚分符竹藹然兩郡之聲家世名臣始終循吏追繼襄陽之耆舊綽有建安之風流無鬼高談常傾滿坐有功陰德何止一人軾頃以蠢愚自貽放逐妻孥之所竊笑親友幾於絕交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餽中流獲濟實賴一壺之千金曾報德之未皇已興哀於永訣平生髮鬢尚陳中聖之觴厚夜渺茫徒挂初心之劒拊棺一慟嗚呼哀哉尚饗

祭文九首

潁濱先生

祭歐陽太師文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觀文少師贈太師九丈之靈嗚呼嘉祐之初公在翰林維時先君處于西南世所莫知隱居之深作書號公曰是知予公應嗟然我明子心吾於天下交遊如林有如斯文見所未曾先君來東實始識



公傾蓋之歡故舊莫隆遍出所爲歎息改容壁告在位莫此蔽  
蒙報國以士古人之忠公不妄言其重鼎鐘厥聲四施靡然向  
風嗟維此時文律頽毀奇邪譎怪不可告止剝剝珠貝綴飾耳  
鼻調和椒薑毒病唇齒咀嚙荆棘斥弃羹醢號茲古文不自愧  
恥公爲宗伯思復正始狂詞怪論見者投弃踴躍元昆與轍皆  
來皆試於庭羽翼病摧有鑒在上無所事媒馳詞數千適當公  
懷擢之衆中群疑相脞公恬不驚衆惑徐開滔滔狂瀾中道而  
回匪公之明化爲談俳公德日隆歷蹈二府轍方在覲撫視逾  
素納銘幽宅德逮存故終喪而還公以勞去公年未衰屢告遲  
莫自毫徂青迄蔡而許來歸汝陰嘯傲環堵轍官在陳於穎則  
鄰拜公門下笑言歡欣杯酒相屬圖史紛紜辯論不衰志氣益  
振有如斯人而止斯耶書來告衰清懷酸辛報不及至凶計遄  
臻嗚呼公之於文雲漢之光昭回洞達無有采章學者所仰以  
克嚮方知者不惑昧者不狂公之在朝以直自遂排斥姦回罔

有劇易後來相承敢隕故事雖庸無知亦或勉獻此風之行逾  
三十年朝廷尊嚴庶士多賢伊誰云從公道其先自公之歸忽  
焉變遷又誰使然要歸諸天天之生物各維其時朝暘薰風春  
夏是宜東雨急雪匪寒不施時去不返雖彊莫違矧惟斯人而  
不有時時既往矣公亦逝矣老成云亡邦國瘁矣無爲爲善善  
者廢矣時實使然我誰對矣哭公於堂維其悲矣嗚呼哀哉尚  
饗

祭忠獻韓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具官趙君錫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故某官韓公之靈轍等游公之門迹有戚疎長育成材公志不  
殊譬諸草木農夫所區方其播之匪擇瘠腴既苗且實物自亟  
徐究觀厥成功在于初公之事君社稷是爲允有膺力以執大  
器既安且平物賴其賜豈惟吾儕有祿與位自公云亡日月遄  
邁蒼然墓木過者垂涕轍與君錫偕使于遼驅車往來實出其



郊願瞻西山與公俱高使事有期當復于朝觴豆甚微懷相則勞且謁且辭裴回奈何尚饗

祭文與可學士文二首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吳興太守與可學士親家翁之靈嗚呼與君結交自我先人舊好不忘繼以新姻鄉黨之歡親友之恩豈無佗人君則兼之君牧吳興我官南京從君季子長女實行君次于陳往見姑章使者未反而君淪亡于何不淑以至于斯匪人所知神實爲之昔我愛君忠信篤實廉而不剋柔而不屈發爲文章實似其德風雅之深追配古人翰墨之工世無擬倫人得其一足以自珍從橫放肆久而凝神晚歲好道耽悅至理洗濯塵翳湛然不起病革不亂遺書滿帙嗟乎今日見此而已我欲哭君神往身留遣使往奠涕泗橫流絳幡素節歸安故丘嗚呼哀哉尚饗

宮內廳書陳部

圖書寮文庫藏

元祐七年八月日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謹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知潮州與可學士親家翁之靈嗚呼漢蜀太守石室之孫散居梓潼耕稼隱淪是生高人丈如西京雅詩楚詞雲溶泉清心恬手柔隸草從橫毫墨之餘遇物賦形怪石巔列翠竹羅生得於無心見者自驚嗟世知公以是謂賢公心浩然實而不炫有觸不屈始知其堅世在熙寧士銳而翺利誘于旁奔走傾旋公居其間澹乎忘言洋人病茶徐爲一宣抱志不伸委化而遷惟我與公交友忘年以靜喜我申以婚姻子喪父存諸孫在前撫而教之尚侈公門窳窳有時送車盈阡千里寓詞聞乎不聞嗚呼尚饗

祭范蜀公景仁文

具官蘇軾與弟具官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端明殿學士贈金紫光祿大夫忠文范公之靈公之少年初以賦鳴挾榮來東氣和而平微見圭角人人自驚宋氏叔仲典司衆盟見



祭張宮保文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乙卯朔二十日甲戌中大夫守

公所爲屢履以迎自毀其文以致公名士滿太學莫之敢爭公之中歲始以諫遂薨老將傳未有立子群公欲言以目相視公獨發之自詭以死帝知其忠始怒終喜後有繼者實蹈公軌公亦自信卒老言事公之末年終以節聞國有蠱賊當之以身力言不從遂置爲臣開門接士不怨不憤群枉既消衆屈當伸有欲援之同撫我民公笑稱病誓不復振凡世之人有一于是翹然自名足以爲貴公有其三豈不卓偉位雖顯韜有不盡志嵩隗之間潁潁之側有廬可安有田可食顧惟平生篤志鍾律旣成旣上疾亦告革嗚呼昔我先人公早知之白首相歡事往莫追軾方在朝公舉諫官卒以獲罪而無一言轍來自東復館于門曾患之不卹而惟義是敦今其云亡無復斯人嗚呼哀哉尚饗

尚書右丞蘇轍謹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保致仕張公四丈之靈轍之方冠公守西蜀時予先君幅巾田服尺書見公一見而知曰此鴻鵠困于棘茨君亦嘻嗟世莫知我孰謂斯人獨明且果顧我與兄復往從之少未更事見亦弗疑後將有成達于家邦斯言是信不折不扣涉世多艱久而莫伸從公陳宋庠于有仁旣博以文又約以禮示我夷易行不知止南遷而還迎我而笑世將用子要志于道我曰不然將復見公俛仰六年斯志莫從遺章上聞匪私爾傷慶曆之遺今也則亡嗚呼公之少年坦然不羈自放於酒竹林是師及其從宦精深粹密禮家法士莫見其隙公之問學初亦弗勤汎然游心功倍于人有疑而問時罔弗達禮則鄭產樂則吳札公之行己色溫言厲卒然相逢忽若無意其所與交金石弗渝可以託之六尺之孤公之事君道大言深心所不欲富貴莫淫詭詞削草人亦弗知雖罔克用亦罔克疑公老於世事見于外人之知公茲亦其槩



公性靜深灼見安危遇物斯應動獲所宜退而自養湛然淳一與天爲徒惟道非術逮其將亡言若平生寂然委蛻不怛于行道實在天後必有傳謂于可教而亦弗聞公入不出我出不還而使斯道忽乎茫然嗚呼尚饗

再祭張宮保文

元祐七年八月日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眉山蘇轍謹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贈司空張公四丈之靈公志大而才高氣直而慮深世俗之所不悅而君子之所服膺轍從公游實見而知眇視世間若無足爲及其觀會通以行典禮蓋未嘗失時汎觀衆人澹然無心及其結意氣而同憂患蓋堅如斷金故方其出也仕歷三世雖未嘗不用而才莫能既逮其處也與衆雜居雖罔有不伏而中情實疏究觀始終疑其天人或因物以有覺或逢人而益信由是嗇氣養神以終其身中忘我以發照外忘物而遠塵至於委化之日泊然反真嗚

宮內廳書陳部

圖書寮文庫藏

呼我之從公始於父兄師友之交親戚之情而掩棺不哭送葬不行無以寄哀請易公名惟文與定庶幾平生公雖不求朝有典刑嗚呼尚饗

祭亡兄端明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九月己未朔初五日癸亥弟具官轍謹遣男遠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于亡兄端明子瞻之靈嗚呼手足之愛平生一人幼學無師受業先君兄敏我愚賴以有聞寒暑相從逮壯而分涉世多艱竟奚所爲如鴻風飛流落四維渡嶺涉海前後七替瘴氣所風風所吹有來中原人鮮克還義氣外彊道心內全百折不摧如有待然真人龍翔雷雨決天自儋而廉自廉而求道路數千亦未出嶺終止毗陵有田數頃逝將歸休築室鑿井嗚呼天之難忱命不可期秋暑涉江宿瘴妻之上燥下寒氣不能支啓手無言時惟我思念我伯仲我處其季零文盡矣形影無繼嗟乎不淑不見而逝號呼不



聞泣血至地兄之文章今世第一忠言嘉謨古之遺直名冠多  
士義動蠻貊流竄雖久此聲不沒遺文粲然四海所傳易書之  
秘古所未聞時無孔子孰知其賢以俟聖人後則當然喪來自  
東病不克迎卜葬嵩陽既有治命三子孝敬罔留于行陟岡望  
之涕泗雨零尚饗

再祭亡兄端明文

維崇寧元年歲次壬午五月乙卯朔日弟具官轍與新婦德陽  
郡夫人史氏謹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于亡兄子瞻端明尚書  
之靈嗚呼惟我與兄出處昔同幼學無師先君是從遊戲圖書  
寤寐其中曰予二人要如是終後迫寒飢出仕于時鄉舉制策  
並驅而馳猖狂妄行誤為世羈始以是得終以失之兄遷于黃  
我斥于筠流落空山友其野人命不自知還服簪紳俛仰幾何  
寵祿遄臻欲去未遑禍來盈門大庾之東漲海之南黎蠶雜居  
非人所堪瘴起襲帷颶來掀簷卧不得寐食何暇甘如是七年

宮內廳書陸部

圖書寮文庫藏

雷雨一覃兄歸晉陵我還潁川願一見之乃有不然瘴暑相尋  
醫不能痊嗟兄與我再起再顛未嘗不同今乃獨先嗚呼我兄  
而止斯耶昔始宦遊誦韋氏詩夜雨對床後勿有違進不知退  
踐此禍機欲復斯言而天奪之先壟在西老泉之山歸骨其旁  
自昔有言勢不克從夫豈不懷地雖郊郭山曰我眉天實命之  
豈久也哉我寓此邦有田一廛子孫安之殆不復遷兄來自西  
於是磐桓卜告孟秋歸于其阡潁川有蘇肇自兄先嗚呼尚饗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九十二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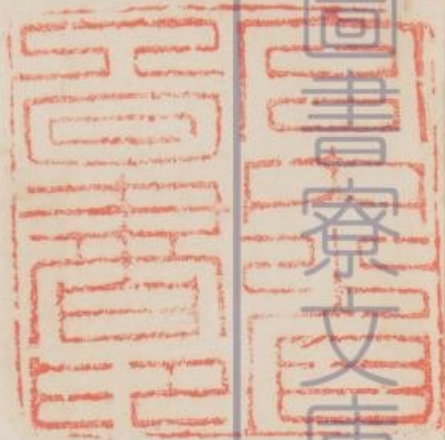
宋板三蘇文粹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二蘇先生文粹卷第九十三

行狀一首

司馬溫公行狀

東坡先生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贈溫國太夫人祖煇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祖母皇甫氏贈溫國太夫人父池尚書吏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母韓氏贈溫國太夫人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平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亂不仕富平府君始舉進士沒於縣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天章公以文學行義事真宗仁宗為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州統觀晉六州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一時名臣公自兒童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天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推與三從兄然後受補郊社齋郎再奏將作監主簿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改奉禮郎以天章公在杭辭所遷官求簽書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未上丁太夫人憂未除丁天章公憂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為國子直講遷太寺丞故相龐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遊見公而奇之及是為樞密副使薦公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中官交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國簿公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繫纓以朝且猶不可允言所言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國簿其為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謚文正公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謚文莊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曆集賢校理龐籍為鄆州徙并州皆辟公通判事公感籍知己為盡力時趙元昊始臣河東貧其官苦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

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虜元得稍蚕食其地俯窺麟州為河東憂籍請公按視公為畫五策且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三千廂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保外三十里虜不敢由則州西六十里無虜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閑田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必衆官雖無所得而糴自賤可以漸紓河東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恩勇且狂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不為戰備遇敵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籍即度使知青州公守關三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自咎籍既沒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賢之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秘閣判吏部南曹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直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為瑞若偽為遠夷笑願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諷遷度支員外郎判勾院權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



不見皆賀臣以為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其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為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舉直言策入第四等而改官以為不當收公言轍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為當黜仁宗不許日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為宗廟社稷自重卻罷宴飲安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上嘉納之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太宗無子則小宗為之後者為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

力及公為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為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言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喻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享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為監祭公從容謂洙曰聞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耳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春秋鼎盛子當千億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明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詞不就職明年遂立為皇子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貸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為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詞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奔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疏言太宗時姚坦為亮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王

年少不知為此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為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為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瑋散遣其家人公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瑋既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禮不衰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詞至允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上疏言經略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陵忽轉運使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吏謹華而逐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姦澤加於舊軍人言三司使而法官以為非犯階級於用法疑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為之變法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推恩者多矣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公言董氏秩本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微妃不當與后同表益引却慎夫人坐正為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況妃乎知嘉祐八年貢舉仁宗崩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章憲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譏諂如羅崇勳者當踈遠之則天下服又上疏英宗言漢宣帝為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

衣得天下自以為元帝後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桓靈皆自旁親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願以為戒時公所得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詞則宜許侍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為諫院公使錢金以遺其舅氏義不藏於家英宗疾既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公極論以為不可當直下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數奏太后以防矯偽曹佾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佾無功而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耳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為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為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構兩君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為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時有詔陝西刺民兵號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康定慶曆間籍陝西民為鄉弓手已而刺為保捷指揮民被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官知其坐食無用汰遣歸農而惰游之人不能復反南畝彌者為盜弱者為之轉徙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勇何以異此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公言廣淵數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為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及即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為三司使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所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為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公獨奮筆立議曰為之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唯先朝封贈期

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即敕吏以公手藁為案至今存焉時中外訥訥御史呂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初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公與呂誨乞加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為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為不材選將代之公言國家當戎狄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傑驚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為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為法而以中祐為戒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場細故徐以文檄往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京師大水公上疏論三事皆盡言無所隱諱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詮改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貢舉神宗即位首擢公為翰林學



士公力詞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詞爲公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誥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閣門彊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遂爲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爲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既繼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既出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欲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陛下欲廣言路屈已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之乃已公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脩且曰臣昔爲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

矣公在英宗時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勾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用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資食其廩給非祖宗大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爲內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嘉邪乞加遠竄章五上上爲盡罷寄資內臣居簡亦補外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諂事中正而鄜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權歸中正謗歸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上手詔問公所從知公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官邸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爲閣門祗候公言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之法也閣門祗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斯役爲之英宗山陵公爲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辭從



之邊吏上言西戎部將鬼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  
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  
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  
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  
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  
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神  
林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更  
疑問即承知州事許遵讞之有司當婦絞而詔貸之  
遵上議准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  
罪婦當減二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  
石是遵議公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爲二  
若謀爲所因與殺爲二則故與殺亦可以爲二耶自宰  
相文彥博以下皆附公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權

知審官院百官上尊號公當答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  
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  
尊號而我獨無以爲深耻於是群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  
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  
爲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  
大悅手詔答公非卿朕不聞此言善爲答詞使中外曉然知  
朕至誠非欺衆數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執政以河朔災傷  
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  
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  
室刺史以上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節  
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衮辭賜饌時議以爲  
衮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  
公曰衮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  
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



頭會筭歛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至其末年盜賊蜂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荅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兼使館修撰上問公可為諫官者公薦呂誨誨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詔公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生堤利害公用都水監丞宋昌言策乞於二股之西置土堤約水東流若東流日深北流自淺薪芻漸備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紓恩冀深瀾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同公於上前反覆論難甚

苦卒從之後皆如公言賜詔將大諭王安石始為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為真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公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為君實也邇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



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為條例司官耳 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象法魏布舊法也何名為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為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 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史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為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荅曰是臣之罪也 上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 上命徒坐戶內左右皆避去 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訕訕何也王珪曰臣疎賤在關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

也 上曰聞則當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況縣官法度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彊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 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 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為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況立法許之乎 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 上以罷之幸甚 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糴米皆病矣侍講吳中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



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 陛下職也 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趨出 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 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日 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 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喻苦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扣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

靡不為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公求補外 上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言撫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邊選諸軍驍勇募勞閭里惡少為奇兵調民為乾糧餼飯雖內郡不被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且遣兵就糧長安河中邠三輔騷然公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舉事而永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乾糧餼飯昔常造後無用腐棄之官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頃之詔移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論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國至熙寧七年 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 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忽得語澀疾自疑當中風乃豫作遺表大略如六事加詳盡感慙親書緘封置卧內且死當以授所善范



純仁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管制行改太中大夫加資政殿學士神宗崩公赴闕庭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命最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問問秋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群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今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一人以懲天下言者皆以非職而言贖銅三千斤公具論

其情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內謁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敕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道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公不敢復辭以覃恩遷補通議大夫初神宗皇帝以英偉絕人之資勵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



宮內廳書陵部

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權酷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為宮市五坊小兒暴橫鹽鐵使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眾議乃定公以為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安論事必以人物為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收給諸軍廢市易法

圖書寮文庫藏

所儲物皆鬻之而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峽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為出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五君之子不能行五君之意時獨免復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山陵畢遷公正議大夫公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詔不許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免舞蹈公疾益其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給以聞為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為使用兵為非時異議者其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彥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



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為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略等為十科以求天下遺才命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又以為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僕射疾稍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觀許以有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公省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母拜公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糴糴法以歲上中下孰為三等糴賤及下等則增價糴貴及上等則減價糴惟中等則否及下等而不糴及上等而不糴皆坐之時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已以聽公公知無不為以身任天下之責數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于西府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其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祔以一品禮服賜

銀三千兩絹四千疋賜龍腦水銀以斂命戶部侍郎趙瞻入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十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為冠婚喪祭法適古人之且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其非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後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粥鬻之家置一奉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



購之京師時書上有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曆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經論二卷集注太元經八卷太學中庸義一卷集注楊子十二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諮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躰為通志八卷以進 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秘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攽劉恕祖禹為屬官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其是非疑似之間皆有辨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而歸之一作考異以志之神宗尤重其書以為賢於荀悅親為製敘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賜穎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

帛甚厚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栢皆承奉郎公歷事四朝皆為人主所敬然 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誦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欽謂吾君不能謂之賊故雖議論違忤而神宗識其意待之愈厚及拜資政殿學士蓋有意復用公也夫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必行其所言公亦識其意故為政之日自信而不疑嗚呼若先帝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報之也大軾從公遊二十年知公平生為詳故錄其大者為行狀其餘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皆不載謹狀

司馬溫公神道碑

上即位之三年 朝廷清明百揆時叙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為忠厚人人自重取言人過中國



無事四夷誓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爲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經闕下夏人數十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

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曩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何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之者莫不歛衽变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擎蹠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擢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教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弔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



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  
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  
哀炷香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  
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  
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  
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  
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  
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  
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  
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  
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况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  
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  
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  
陽始封今陝州夏縣涇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裴

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  
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他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  
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  
耳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  
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為後以安宗廟宰相  
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  
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為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  
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准先朝封贈期親  
尊屬故事天下義之事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  
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為邊  
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為萬世法及王安石為相始  
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自爭之當時士  
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為重帝以公為樞密  
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



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嚮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甚哀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諡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于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為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槩議者徒見

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于卿大夫相與為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伏戚然猶同已則親之異已則疎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二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為左右輔弼之臣至為叙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為難其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為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為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九十三

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興授之其相維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已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鵲不搏羽毛畢朝耀發率服為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恩知公于異識公于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考之功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九十四

神道碑二首

東坡先生

趙康靖公神道碑代張文定公作

宋有天下百二十有五年六聖相師專用一道曰仁不雜他術刑以不殺為能兵以不用為功財以不聚為富人以不作聰明為賢雖有絕人之材而德不至終不大用六聖一心守之不移故自建隆以來至于今卿相大臣號多長者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含垢匿瑕犯而不校以為常德是以四方又安兵革不試民之戴宋有死無二自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者此六聖之德而眾長者之助也易曰師正丈人吉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佞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故太子少師趙公服事三帝四十餘年其德合於易之所謂丈人詩之所謂老成書之所謂一



介臣者公諱繁字叔平其先河朔人也徙於宋之虞城七世矣曾祖著後唐國子毛詩博士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楚國太夫人祖惠宋州楚丘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韓國公妣李氏燕國太夫人父幹尚書駕部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魯國公妣張氏魯國太夫人高氏唐國太夫人公七歲而孤篤學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聞人劉筠戚綸黃宗旦皆稱其文詞必顯於時而其器識宏遠則皆自以為不及當赴禮部試楚守胡令儀醵黃金以贈之公不受天聖五年擢進士第三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海州歸見父老故人幅巾徒步人人至其家召試學士院除著作郎集賢校理出知漣水軍公為進士時鄧餘慶守漣水館公於官舍以教其子餘慶所為多不法公謝去數月餘慶以贓敗及公為守將至或榜其所館曰豹隱堂賦者三十餘人歲飢公勸誘富民得米萬石所活不可勝數漣水有魚池利入公帑歲殺魚十餘萬公始罷之作放生碑池上移守通

州入為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賜五品服且欲以為直集賢院宰相以例不可出知洪州屬吏有鄭陶饒爽者挾持郡事肆為不法前守莫能制州有歸化兵皆故盜賊配流已而選充者爽與郡人胡順之共造飛語以動公曰歸化兵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有變公笑不荅會歸化卒有自容州戍所逃還犯夜者公即斬以徇收陶下獄得其姦賊且奏徙爽歙州一郡股栗城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歲為民患公建為石堤高丈五尺長二百丈用石九千段取之有方民不以為勞明年夏堤成而水大至度與城平恃堤以全至于今賴之遷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寺出知青州改直集賢院賦稅未入中限敕縣不得輒催科是歲夏稅先一月辦坐失舉張誥奪官罷歸起監密州酒徙楚州糧料院以郊赦還官職知滁州山東大賊李小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為青州東人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寇廬壽犬牙不入境召修起居注朝廷欲同修玉牒久之



除歐陽脩起居注朝廷欲驟用脩而難於躡公公聞之乃請郡  
自便以爲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糾察在京刑獄遷兵部員外  
郎遂知制誥句當三班院會郊禮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乞  
以母封郡太君宰相謂公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年八十二  
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爲榮許之後遂以爲例改知審官院判  
秘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不得  
出幾不能生公矍然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公曰旦夕爲學士  
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明年丁母憂服除召入翰林爲學  
士知貢舉館伴契丹泛使遂報聘焉會獵于興雲山之西請公  
賦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盃以勸公且以素扇授其近臣劉六  
符寫公詩置之懷袖使還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書舍人  
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姦人冷清詐稱皇子遷之江南公曰清言  
不妄不可遷若詐亦不可不誅詔公與包拯雜治之得其實乃  
誅清李參爲河北轉運使職事辦治進秩二等且官其一子郭

申錫爲諫官爭之曰參職事所當辦無功不可賞上怒欲罪申  
錫公言陛下始面諭申錫母面從吾過今黜之何以示天下  
乃止以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  
丞中官鄧保吉引剽貧燒銀禁中公力言其不可遂出之又言  
張茂實不宜典兵衛未行會公拜樞密副使復言之乃出茂實  
知曹州拜參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以爲憂仁宗命  
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未足爲重遂與執政建言宜立爲皇太  
子從之英宗即位遷戶部侍郎又遷吏部熙寧初遷左丞公  
年七十矣求去位不許章數上乃以爲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  
知徐州遂請老不已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  
書著文憂國愛君爲事集古今諫爭事爲諫林一百二十卷奏  
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問不至朝廷爲  
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  
當置坐右以時省閱上祠南郊明堂率嘗召公陪祀每辭以老



疾間嘗一至都下亦以足疾詞不入見詔中貴人撫問二府就所館宴勞之累階至特進勳上柱國封天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德翊戴功臣元豐初省功臣號三年官制改解特進六年正月十五日薨于永安坊里第享年八十八輟視朝一日贈太師謚康靖前作遺範以戒子孫纖悉必具以某年月日葬于宋城縣天巡鄉地與日皆公所自卜也娶李氏封汝陰郡夫人先公二十五年卒于鄆州子榮緒殿中丞敷緒將作監主簿皆早亡元緒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女二人長適光祿寺丞王力臣幼適朝奉大夫程嗣恭孫男四人嗣徽通直郎嗣真宣義郎嗣賢試校書郎嗣光未命曾孫男六人韓太廟齋郎餘未名公為人樂易深中恢然偉人也平生與人實無所怨怒非特不形於色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非勉強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寬唐婁師德之徒云始歐陽脩躡公為知制誥人意公不能平及脩坐累對詔獄人莫敢為言公獨抗章言脩無罪

為仇人所中傷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為人報仇上感悟脩以故得全公既老脩亦退居汝南公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蘇舜欽為進奏院以群飲得罪公言與會者皆一時名人若舉而棄之失士大夫望非朝廷福張誥以贓敗竄海上公坐貶累年而憐誥終不衰間使人至海上勞問賜給之代馮浩為鄆州吏舉按浩侵用公使錢三十萬當以浩職田租償官公曰浩吾同年也且知其貧不可以已俸償之公所為大略如此至於數尚契舊葬死養孤蓋不可勝數余於公為里人少相善也退而老於鄉日從公游蓋知之詳矣元緒以墓碑為請義不可以詞銘曰

維古任人仁義是圖仁近於弱義近於迂課其功利歲計有餘在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嗇夫有臣釋之實矢厥謨世謂長者絳侯相如皆訥於言有口若無豈效此子喋喋巧諛帝用感悟老成是親清淨無為鑒于梟秦歷祀四百世載其仁



赫赫我宋以聖繼神於穆 仁宗如歲之春招延朴忠屏遠佞人豈獨左右刑于庶民維時趙公含德不發如圭如璧如金如錫置之不愠用之不憚帝識其心長者之傑遂授以政歷佐三葉濟于艱難不震不跋公在朝廷靖恭寡言不伐不求孰知其賢望其容貌有恥而後薄夫以敦鄙夫以寬今其亡矣吾誰與存作此銘詩以詔後昆

趙清獻公神道碑

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既薨之三年其子岷除喪來告于朝曰先臣既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昭示來世敢以請天子曰嘻茲子先正以惠術擾民如鄭子產以忠言摩上如晉叔向乃以愛直名其碑而又命臣軾為之文臣軾建事 仁宗皇帝蓋嘗竊觀天地之盛德而窺日月之末光矣未嘗行也而萬事莫不畢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善於用人而已惟清獻公擢自御史是時將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

流非學術才行備具為一世所高者不與用之至重故言行計從有不十年而為近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黜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妄而天子穆然無為坐視其成功茲先消亡而忠良全安此則清獻公與其僚之功也公諱抃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德宗世植為嶺南節度使植生隱為中書侍郎隱生光逢光裔並掌內外制皆為唐聞人五代之亂徙家于越公則植之十世從孫也曾祖諱曇深州司戶參軍祖諱湘廬州廬江尉始家于衢遂為西安人考諱亞才廣州南海主簿公既貴贈曾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國太夫人祖司徒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考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人徐氏越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乙科為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閱歲舉監潭



之糧料歲滿改著作佐郎知建州崇安縣徙通判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癰未潰公使醫療之得不瘦死會赦以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為孝弟處士孫處為作孝子傳終喪起知泰州海陵復知蜀州江原還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廩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為變或以告守恐怖日未夕輒閉門不出轉運使徙公治濠公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曾公亮為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公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誣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溫成皇后方葬始命叅知政事劉沆監護其役及沆為相而領事如故公論其當罷以全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十

二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為宣徽使公言拱辰平生所為及奉使不如法事命遂寢復言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是時邵必為開封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自舉遇赦而猶罷監邵武酒稅吳充鞠真卿發禮院吏代書事吏以贖論而充真卿皆出知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適以罷相而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吳充鞠真卿乃約不當以無罪黜而京亦奪修起居注公皆力言其非是必以復職知軍充真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中復皆許補故闕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州奎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脩乞蔡賈黯乞荆南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為之寒心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仁宗晚歲不豫而太子未定中外訥懼及上既康復公請擇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



郡得睦睦歲為杭市羊公為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而無茶地公為奏蠲之民至今稱焉移充梓州路轉運使未幾移益兩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為不法州郡以酒食相饋餉衙前治厨傳破家相屬也公身帥以儉不從者請以違制坐之蜀風為之一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茲吏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鍊出入禁中公言漢文成五利唐普思靜能李訓鄭注多依官官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者也其漸不可啓宋庠為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訴於上前者公陳其不可陳外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強起之乃乞補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冢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為今當自任事勿以事諉郡苟事

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虔事為少獄以屢空改修鹽法踈鑿贛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虔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官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公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事不閱月為度支副使

英宗即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

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曹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奈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即往視之昌朝初不說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公以寬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為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



聚衆爲不法者其首旣死其爲從者宜特黥配及爲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公必盡用法公察其無佗曰是特坐樽酒至此耳刑其爲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榮諲除轉運使陞辭上面諭曰趙某爲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即位召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爲諫官大臣爲言上曰用趙某爲諫官賴其言耳苟欲用之何傷及謝上謂公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耶公知上意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呂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譴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說郭達除簽書樞密院事公議不允公力言之即罷居三月擢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啓聞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公議爲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旣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

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四上章不許熙寧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公素號寬厚杭之無賴子弟以此逆公皆駢聚爲惡公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黥配佗州惡黨相帥遁去未幾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五年成都以戍卒爲憂朝廷擇遣大臣爲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爲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即法也豈顧有例哉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事即日辭去至蜀默爲經略而燕勞閑暇如佗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戢以帥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爲



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爲非者劔州民李孝忠集衆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爲僧或以謀逆告獄具公不畀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鹿明王等遙聚境上肆爲剽掠公亟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驚潰乞降願殺婢以盟公使喻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繫婢引弓將射心取血聞公命謹呼以聽事訖不殺一人居二歲乞守東南爲歸老計得越州吳越大飢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今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飢而不怨復徙治杭杭旱與越等其民尤病旣而朝廷議欲築其城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錢氏納國未及百年而墳廟堙圯杭人哀之公奏因其所在歲度僧道士各一人收其田租爲歲時獻享營繕之費從之且改妙因院爲表忠觀公年未七十告老于朝不

許請之不已元豐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時年七十二矣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朝廷有事郊廟再起公侍祠不至屺通判温州從公游天台鴈蕩吳越間榮之屺代還得見上顧問公甚厚以屺提舉浙東西常平以便其養屺復侍公游杭始公自杭致仕杭人留公不得行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六歲矣杭人德公逆者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二日而公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訃聞天子輟視朝一日贈太子少師十二月乙酉葬于西安蓮華山謚曰清獻公娶徐氏東頭供奉官度之女封東平郡夫人先公十年卒子二人長曰屺終杭州於潛縣令次即屺也今爲尚書考功員外郎公平生不治產業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己女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斂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少育於長兄振振旣沒思報其德將遷侍御史乞不遷以贈振大理評事公爲人和易溫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蹈規



矩與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畜聲伎晚歲習為養氣安心之術  
脩然有高舉意將薨晨起如平時屹侍側公與之談詞色不亂  
安坐而終不知者以為無意於世也然至論朝廷事分別邪正  
慨然不可奪宰相韓琦嘗稱趙公真世人標表蓋以為不可及  
也公為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與之獄有  
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為世所稱道 神宗凡擬二郡守必  
曰昔趙某治此最得其術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  
公所為不可改也要之以惠利為本然至於治杭誅鋤強惡姦  
民屏迹不敢犯蓋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銘曰  
蕭望之為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為馮翊民未有聞黃霸為潁川  
治行第一其為丞相名不逮昔孰如清獻公無適不宜邦之司  
直民之父師其在官守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  
責不專於直為國愛人掩其疵疾蓋東郭順子之清孟獻子之  
賢鄭子產之政晉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卷終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九十五

神道碑一首

東坡先生

富鄭公神道碑

宋興百二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  
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用用不义常使  
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  
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略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  
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 真宗皇帝  
用宰相寇準計決策親征既次澶淵諸道兵大會行在虜既震  
動兵始接射殺其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  
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虜懼求哀於  
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以多殺為遂詔諸將按兵勿伐  
縱契丹歸國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  
元昊叛四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



我爲怯且厭兵遂教其王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三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旣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 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弃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群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即入對便殿叩頭曰 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 上爲動色乃以公爲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蓋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 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旣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 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

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 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臣下而人主任其敝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弃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敝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土馬群臣當之歟抑以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虜王天悟首肯者父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思水東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



伐取關南皆異代事 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 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為

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

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

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

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 朕天地

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

命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 本朝長公主出降齊送

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

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

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

詞與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哺入

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

朝貴我書豈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 南朝既懼我

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 本朝皇帝兼

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哉若不得

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憂

也虜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

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遣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

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

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

書來且求為獻納公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

虜無能為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蓋又四

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欺者以其心曉

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年間兵不

大用者 真宗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弼字彥國

河南人曾大父內黃令諱處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令詢考尚

書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



秦三國公曾祖母劉氏祖母趙氏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即以女妻之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公曰子當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材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用李迪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事丁秦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爭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曾辟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贊庸人也平時猶不當用而况艱難之際可為樞密乎議者以為有宰相氣召還為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且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為不可公曰萬一北虜行之為

朝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公言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士斌延帥范雍鈴轄盧守勲閉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死而雍守勲歸罪於通判計用章都監李康伯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公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勲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異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勲男昭序為御藥公奏乞罷之德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贊為陝西都總管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為都鈴轄公言用守贊卒為天下笑而守忠鈴



宮內廳書院

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必怨懼盧守勲黃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時又用觀察使魏昭昞為同州鄭守忠為殿前都指揮使高化為步軍都指揮使公言昭昞乳臭兒必敗事守忠與化故親事官皆駑才小人不可用詔遣侍御史陳洎往陝西督修城且城潼關公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為弃之耶語皆侵執政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辨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內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同乞砂

圖書寮文庫藏

吹同乞砂各稱偽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荆湖公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奉使契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偽牒為僧者事覺乃堂吏為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曰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為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脩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列事留公不報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政嘗尋慶曆三年三月遂命公為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



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虜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 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耻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 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群臣班紫宸殿門 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得象諭公曰此 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為相范仲淹為叅知政事杜衍為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歷頌群臣皆得其實曰維仲淹弼一變一契天下不以為過公既以社稷自任而 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朞月之間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為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力者使澄汰

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為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 詔冊元昊為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宋兒族於河東為近 上問公曰虜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公曰虜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嶮瘠且虞我出鎮定搗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為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敵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州以備之宋兒屢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為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為備公曰虜雖不來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虜若入寇臣為罔上且誤國 上乃止虜卒不動公謂



契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既上十三策文請守一郡行其事小  
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譏公者上雖不信公懼因  
保州賊平求為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  
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議者不已罷安撫使歲餘議不驗加  
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  
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贍  
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  
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  
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王不得禁官吏皆書  
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  
肉饌飯勞之出於志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冢葬之謂  
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  
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  
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

城郭中煮粥食之飢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  
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  
下傳以為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則據貝州叛  
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握等得劔印于妖師欲以其眾  
叛將屠城以應則握之壻楊俊誥公告之齊非公所部恐事泄  
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即以事付從  
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刎擅遣中使罪  
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懇詞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以  
明堂恩除禮部侍郎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  
陽遷戶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略安撫使至  
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並  
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仁宗密覘知之歐陽脩奏  
事殿上上具以語脩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  
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脩頓首稱賀仁宗



宮內廳書陵部

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彥博與公等直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襁褓為名乞留宿內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公之為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為罷春燕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仁宗待公而為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英宗即位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尚書逾年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祁國公公五上章辭使相且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為地故開此例終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相至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陛下初即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

圖書寮文庫藏

神宗即位改鎮寧軍進封鄭國公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為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召赴闕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汝州且詔入觀以公足疾許有輿至殿門上特為御內東門小殿見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日具賜紹隆五品服再對上欲留公為集禧觀使方辭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皆辭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竅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方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群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群臣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



以為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上親書答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群臣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捨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陛下即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為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復以公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度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政公雖居家而朝

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

詔郭達等討之公言海嶠嶮遠

不可以責其必進願

詔達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

河東地界

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

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封府儀同三司是歲故

參知政事王堯臣子同老上言至和二年

仁宗弗豫其父

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諸嗣

仁宗許之

會翊日有瘳故緩其事入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

之上以問彥博彥博言與同老合

上嘉公等動績如此而

終不自言下詔以公為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為閣門祗候六年

閏六月丙申薨于洛陽私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手封遺表使其

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訃震悼為輟視朝內出祭文

遣使致奠所以賻卹其家者甚厚贈太尉謚曰文忠十一月庚

申葬于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張里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

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紹庭朝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



後公二月卒曰紹隆光祿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北京留守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郡夫人次適承議郎范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三人定方承事郎直清承奉郎育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愠然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廷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水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董猶雜處終必為臭其為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干政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為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為文章辨而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聖應詔集十卷諫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議十三卷表章三十卷

河北安邊策一卷奉使錄四卷青州振濟策三卷平生所薦其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環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張溫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於世世以為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神宗皇帝廟廷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于朝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為親篆其首曰顯忠尚德之碑且命臣軾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堯舜三代以至于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仁宗英宗至于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人光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味其平生則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始者臣觀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蓋可謂至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帝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為朕使虜者皆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畢上帝欲用公公遂巡退避不敢居而向之辭免者自



耻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比而讒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為慶曆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大臣疾公如仇構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而察之盡辨其誣卒以公為相及英宗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動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為中國輕重然一趙濟敢搖之惟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老有大政事必手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勲以告天下寵及其子孫然後小人不敵後議雍容進退卒為宗臣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豈不然哉公既配食清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曰

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為嬉以殺為懷兵交兩河腥聞于天上帝憎之命我祖宗界爾鑪錘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爾小忍無殘我民六聖受命維一其心救其後人帝命是承勿剿別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惟彼北戎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萊公大

筆答之既服既馴則擾綏之堂堂韓公與萊相望再聘于燕北方以寧景德元年始盟契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母秦國寤驚旌旗鶴鴈降充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赦民公啓其衷北至燕然南至于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水潦荐饑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于公公之在內自泉流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惟正相我三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復其室有墳其丘公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留臣賦作頌以配高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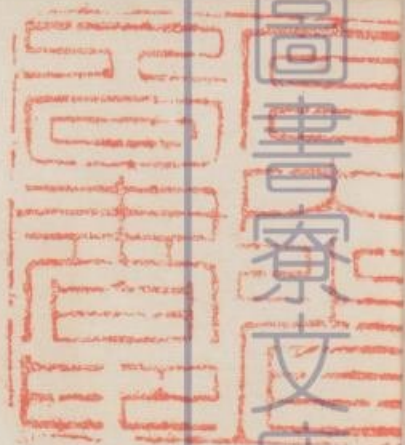
宋板三蘇文粹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九十六

神道碑一首

歐陽文忠公神道碑

頴濱先生

熙寧五年秋七月歐陽文忠公薨于汝陰八年秋九月諸子奉公之喪葬于新鄭旌賢鄉自葬至崇寧五年凡三十有二年矣公子棐以墓隧之碑來請轍方以罪廢于家且病不能執筆辭不獲命乃曰病苟不死當如君志旣而病已謹案歐陽氏自唐率更令之四世孫琮爲吉州刺史後世因家于吉曾祖諱柳南唐武昌令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南唐南京衙院判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考諱觀泰州軍事推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鄭國公妣鄭氏追封韓國太夫人公諱脩字永叔生四歲而孤韓國守節自誓親教公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爲一時偶儷之文已絕出倫輩



翰林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必有名於世館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師魯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賢還朝薦之景祐初召試遷鎮南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公見諫官高若訥若訥詆諂范公以爲當默公爲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明年移乾德令復爲武成節度判官康定初范公起爲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公掌書記公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修崇文總目慶曆初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求補外通判滑州事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約京東西盜賊蜂起國用不給 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進范公及杜正獻公富文忠公韓忠獻公分列二府增諫貲取敢言士公首被

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居注公每勸 上延見諸公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諸公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于前諸公惶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公知其必爲害常爲 上分別邪正勸力行諸公之言初范公之貶饒州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久而益熾公乃爲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其言懇惻詳盡其後諸公卒以黨議不得久留於朝公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避小人視之如仇讎而公愈奮厲不顧上獨深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仍知諫院故事知制誥必試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文公陳文惠公比逮公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公曰如歐陽脩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四年大臣有言



河東芻糧不足請廢麟州徙治合河津或請廢其五寨命公往視利害公曰麟州天險不可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為孤壘今五寨存故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虜巢穴河內州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廢不可耕號為禁地吾雖不耕而虜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為兵量入租粟以耕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他日且盡為虜有議下太原帥臣以為不便持之久之乃從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奏罷者十數事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又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陞辭 上面諭無為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 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為意河北諸軍怙亂驕恣小不如意輒脅持州郡公奏乞優假將帥以鎮壓士心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

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公為宣撫使恐後生變與公相遇於內黃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公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為變不細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綱司以督糧餉邊州賴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一路戎器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諸公相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用事者益怒會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公遂起詔獄窮治張貲產 上使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事居二年徙揚州又徙潁州遷禮部郎中復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遷吏部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至和初服除入見鬚髮盡白 上怪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畏公且大用偽為公奏乞澄汰官官官聞之果怒會選人胡宗堯當改官坐嘗以官舟假人經赦去官法當循資公引對取旨 上特令改官官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公知同



州言者多謂公無罪 上悟留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自  
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 上臨御既久遍閱天下士羣臣未  
有以大稱 上意上思富公韓公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曆舊  
人惟二公與公三人皆在 朝廷士大夫知 上有致治之意  
翕然相慶公以學士判三班院二年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  
宗愿宗熙蕭知足蕭孝友四人押燕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故  
爾嘉祐初判太常寺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  
高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凡以險怪知名  
者黜去殆盡謗出怨謗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  
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  
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  
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  
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四年求罷遷給事中充群牧使  
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公在翰林凡八年知

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魏公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  
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道商胡入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  
公故奉使河北知河決根本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  
起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  
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  
壠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  
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堤坊疏其  
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恭公  
當國主橫壠之議恭公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爲然行之  
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狄武襄公爲樞密使奮自軍伍多  
戰功軍中服其威名 上不豫諸軍訛言籍籍公言武臣掌機  
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鮮不爲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  
終始遂罷知陳州公嘗因水災上言 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  
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群臣請立太子群臣不



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覲陷于大禍後唐遂亂 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公言事不擇劇易類如此五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明年爲參知政事公在兵府與曾魯公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富公久以母憂去位公與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韓公亦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爲得時東宮猶未定臣僚間有言者然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言之中書因將二疏以請幸 上有可意相與力贊之一日奏事垂拱讀二疏未及有言 上曰朕有意久矣顧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公對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出自聖斷 上乃稱 英宗

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歲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議於殿上將退公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即行 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請之崇政 上曰決無疑矣諸公皆曰事當有漸容臣等議所除官時英宗方居濮王憂遂議起復除泰州防禦使判宗正寺來日復對上大嘉諸公奏曰此事既行不可中止乞 陛下斷之於心內批付臣等行之可也 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時六年十月也及命下英宗力辭 上聽候服除七年二月 英宗既免喪稱疾不出至七月韓公議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矣今不若遂正其名使知愈退而愈進示 朝廷不可回之意衆稱善乃以其累表上之 上曰今當如何韓公未對公進曰宗室舊不領職事今有此命天下皆知 陛下意矣然詰勅付閣門得以不受今若以爲皇子詔書一出而事定矣 上以爲然遂下詔及 宮車晏駕 皇子嗣位海內泰然有磐石之固然後天



下皆詠歌 仁宗之聖以及諸公之賢而向之黨議消釋無餘  
至於小人亦磨滅不見矣 英宗即位之初以疾未親政 慈  
聖光獻太后臨朝公與諸公往來 二宮彌縫其間卒復明辟  
樞密使嘗闕人公當次補韓公曾公議將進擬不以告公公覺  
其意謂二公曰今 天子諒陰 母后垂簾而三大臣自相  
位置何以示天下二公大服而止其後張康節公去位 英宗  
復將用公公又力辭不拜公再辭重位諸公不喻其意而服其  
難八年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遷吏部 神宗即位遷尚書左  
丞公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干  
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怨而公  
不卹也 朝廷議加濮王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定議眾欲改  
封大國稱伯父議未下臺官意公主此議遂專以詆公言者既  
以不勝補外而來者持公愈急御史蔣之奇并以飛語汙公公  
杜門求辨其事 神宗察其誣連詔詰問詞窮遂去公亦堅求

退 上知不可奪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事熙寧初遷兵部尚  
書知青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諸路散青苗錢公乞令民  
止納本錢以示不爲利罷提舉管句官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  
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辭  
求知蔡州從之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  
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  
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  
以爲意公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瑯琊山以醉翁名之晚年  
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  
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刻石  
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潁一年而薨享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  
師謚文忠天下學士聞之皆出涕相吊後以諸子贈太師追封  
充國公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  
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可有欲效之不詭則俗不淫則陋



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公於六經長於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撰五代史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凡爲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唐本紀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昔孔子生於衰周而識文武之道其稱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雖一時諸侯不能用功業不見於天下而其文卒不可掩孔子既沒諸弟子如子貢子夏皆以文名於世數傳之後子思孟子孫卿並爲諸侯師秦人雖以塗炭遇之不能廢也及漢祖以干戈定亂紛紜未已而叔孫通陸賈之徒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矣其後賈誼董仲舒相繼而起則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蓋孔氏之遺烈其所及者如此自漢以來更魏晉歷南北文弊極矣雖唐正觀開元之盛

而文氣衰弱燕許之流倔強其間卒不能振惟韓退之一變復古闕其類波東注之海遂復西漢之舊自退之以來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爲文祖宗之治禮文法度追迹漢唐而文章之士楊劉而已及公之文行於天下乃復無愧於古於乎自孔子至今千數百年文章廢而復興惟得二人焉夫豈偶然也哉公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師魯石守道孫明復梅聖俞旣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尤獎進文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惟恐人不知也公前後歷七郡守其政察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安之滁楊之人至於立生祠鄭公嘗有遺訓戒慎用死刑韓國以語公公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蓋鄭公意也公初娶胥氏即翰林學士偃之女再娶楊氏集賢院學士大雅之女後娶薛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奎之女追封岐國太夫人男八人發故承議郎弈故光祿寺丞斐朝奉大夫辯故承議



郎餘早亡孫男六人孫故臨邑縣尉憲通仕郎恕奉議郎慤故  
宣義郎原慤皆將仕郎孫女七人皆適士族公之在翰林也先  
君文安先生以布衣隱居鄉閭聞天子復用正人喜以書遺  
公公一見其文曰此孫卿子之書也及公考試禮部亡兄子瞻  
以進士試稠人中公與梅聖俞得其程文以爲異人是歲輟亦  
中下第公亦以謂不忝其家先君不幸捐館舍亡兄與輟皆流  
落不偶元祐初會於京師公家以公碑諉子瞻子瞻許焉旣又  
至於大故輟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復辭銘曰

於穆 仁宗有臣文忠自嶮而夷保其初終惟古君臣終之實  
難匪不用賢有孽其間公奮自南聲被四方允文且忠有煒其  
光 上寶開之下寶提之三起三償誰實使之償而復全惟  
天子明克明克忠乃卒有成逮歲嘉祐 君臣一德左右天造  
民用飲食舜禹相授不改舊臣白髮蒼顏翼然在廷功成而歸  
維公本心彼亦何知言恐不深潁水之濱甲第木門新鄭之墟

茂木高墳野人指之文忠之遺忠臣不危 仁祖之思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九十六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九十七

張文定公墓誌銘

東坡先生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蒐攬天下豪傑不可勝數既自以為  
股肱心膂勗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遠者又留以為三  
世子孫百年之用至于今賴之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天  
下未嘗一日無士也而仁宗之世獨為多士者以其大也賈  
誼嘆細德之嶮微知鳳鳥之不至閔溝瀆之尋常知吞舟之不  
容傷時無是大者以容已也故嘗論之天下大器也非力兼萬  
人其孰能舉之非仁宗之大其孰能容此萬人之英乎

蓋即位八年而以制策取人一舉而得富弼再舉而得公公  
姓張氏諱方平字安道其先宋人也後徙揚州高祖克唐末為  
亳州刺史曾祖文熙亳州軍事推官贈太師娶蘇氏追封武功  
郡太夫人祖嶠以進士及第太宗嘗召對選知鄆州賜親札  
給全俸終於尚書都官員外郎娶劉氏追封沛國太夫人考堯



卿生而端默寡言有出世間意以父命勉娶非其意也父沒遂獨居一室家人莫得見面者十有七年與祖考皆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皆封魏國公娶穆氏追封譙國太夫人公年十三入應天府學穎悟絕人家貧無書嘗就人借三史旬日輒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吏未嘗起草宋綬蔡齊見之曰天下奇材也與范諷皆以茂才異等薦之以景祐元年中選授校書郎知崑山縣蔣堂為蘇州得公所著勸學論三十篇上之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薦為公射策優等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時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發則為嫚書求大名以怒朝廷規得譴絕以激使其眾公以謂朝廷自景德以來既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蓋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冀間選將厲士堅城銳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

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方是時士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公與吳育同議議者不深察以二人之論為出於姑息遂決計用兵天下騷動公獻平戎十策大略以為邊城千里我分而賊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常以一擊十必敗之道也既敗而圖之則老師費財不可為已宜及民力之完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以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為國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召對賜五品服直集賢院遷太常丞知諫院首論祖宗以來雖分中書樞密院而三聖皆英武獨運斷歸于一今陛下謙德仰成二府不可以不合

仁宗嘉之會富弼亦論此遂命宰相兼樞密使方元昊之叛也禁兵皆西而諸路守兵多疎赴闕郡縣無備乃命調額外弓手



公在睦州條上利害八事及是有旨遣使於陝西河東京東西  
路刺弓箭手為宣毅保捷指揮公連上疏爭之其力不從得宣  
毅十四萬人保捷九萬人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驕其所至為  
寇自是民力大困國用一空識者以不從公言為恨時夏竦并  
護四路劉平石元孫任福之敗皆貶主帥而竦獨不問賊圍麟  
府詔竦出兵牽制竦逗留不出使賊平豐州夷靈遠而去公極  
言之詔罷竦節制自是四路各得專達人人自効邊備修完賊  
至無所得及慶曆元年西方用兵已六年矣上既益厭兵而  
賊亦困弊不得耕牧休息虜中疋布至十餘千元昊欲自通其  
道無由公慨然上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此犬豕豺  
狼較勝負乎願因今歲郊赦引各示信開其自新之路由敕邊  
吏勿絕其善意若猶不悛亦足以怒我而怠彼雖天地鬼神必  
將誅之仁宗喜曰是吾心也命公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  
拱手曰公之及此是社稷之福也是歲赦書開論如公意明年

元昊始請降自元昊叛公謀無遺策雖不盡用然西師解嚴公

有力焉修起居注假起居舍人知制誥使契丹戎主雅聞公名  
與其母后族人微行觀公於范陽門外及燕親詣公前酌玉卮  
以飲公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於公前以其所乘  
馬賜公朝廷知之自是虜使挾事至者輒命公館之尋召試  
知制誥遷右正言賜三品服誥命簡嚴四方誦之兼史館修撰  
章得象監國史以日歷自乾興至慶曆發不修請以屬公於是  
粲然復完權知開封府府事至繁為尹者皆置版以記事公獨  
不用默記數百人以次遺了無遺忘吏民大驚以為神不敢  
復欺拜翰林學士領群牧提舉事久不治公始整齊之元昊遣  
使求通已在界上而契丹與元昊構隙使來約我請拒絕其使  
時議者欲遂納元昊故為答書曰元昊若盡如約束則理難拒  
絕仁宗以書示公與宋祁公上議曰書詞如此是拒契丹而  
納元昊得新附之小差而失久和之強虜也若已封冊元昊而契丹



之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不聽則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若聽而絕之則中國無復信義永斷招懷之理矣是一舉而失二虜也當賜元昊詔曰 朝廷納卿誠款本緣契丹之請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戶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為言卿宜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行矣如此於西北為兩得時人伏其精識拜諫議大夫為御史中丞中外之事知無不言至于宮宴官監恩橫賜皆力爭裁抑之尋知貢舉士方以游詞嶮語為高公上疏以謂文章之變實關盛衰不可長也詔以公言曉諭學者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吳育忿爭 上前公將對昌朝使人約公當以公代育公怒叱遣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既對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罷以高若訥代之時當郊而費用未具中外以為憂宰相欲以是危公復拜翰林學士為三司使公領使未幾以辨聞 仁宗大喜至于今計司先郊告辦蓋自公始前三司使王拱辰請權河北鹽既立法矣而未下公見上問曰河北再

權鹽何也 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公曰周世宗權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錢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權乎且今未權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權之則鹽貴虜虜益售是為我斂怨而虜獲利乎虜鹽滋多非用兵莫能禁也邊隙一開所獲鹽利能補用兵之費乎 仁宗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公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罷不可自有司出也 仁宗大喜命公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為佛老會者七日以報 上恩且刻詔書北京至今父老過其下必執首流涕南京鴻慶宮成奉安 三聖像當遣柄臣特命公為禮儀使鄉人榮之 仁宗遂欲用公而以目疾求去其力乃加端明殿學士歸院判尚書都省兼領銀臺司審刑院太常寺事慶曆中衛士夜逾宮垣為變 仁宗且語二府以貴妃張氏有苞蹕之功樞密使夏竦倡言宜講求所以尊異貴妃之禮宰相陳執中不



知所爲公見執中言漢馮婕妤好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禮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萃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聳然初從公言而罷修宗正寺玉牒補綴失亡爲書數百卷自陝右用兵公私困乏士大夫爭言豐財省費之道然多不得其要公自爲諫官御史中丞三司使皆爲上極言之一日仁宗御資政殿召兩府侍從賜坐手詔問天下事公退直禁林是日有旨鎖院公既草制書又條對所問數千言夜半與制書皆上仁宗驚異又手詔獨策公明日復出數千言大略以謂太祖定天下用兵不過十五萬人今百餘萬而更言不足自祥符以來萬事墮弛務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既壞而任將養兵皆非舊法國用既窘則政出一切大商數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矣此治亂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治公既明習歷代損益又周知祖宗法度悉陳其本末爲虛所以然之狀及當今所宜救治施

行之略而其末乃論古今治亂在上下離合之間比年以來

朝廷頗引輕峻之人布之言路違道干譽利口爲賢內則臺諫外則監司下至吏胥僮奴皆可以構危其上自將相公卿宿貴之人皆爭屈聃以收禮後輩有不然者則謗毀隨之惴惴焉惟恐不免何暇展布心腹爲國立事哉此風不革天下無時而治也上益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月餘御迎陽門召兩制近臣復賜問曰朕之闕失國之政事羣朝之儉諛皆直言狀獨引公近御榻密訪之且有大用語公歎曰暴人之私迫人於嶮而攘之我不爲也終無所言公既剛簡自信不卹毀譽故小入思有以中之會三司判官楊儀以請求得罪公坐與儀厚善遂罷職出知滁州不數月上悟還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加龍圖閣學士遷給事中知杭州公平生學道虛一而靜故所至皆不言而治既去人必思之自杭丁太夫人憂服除以舊職還朝判流內銓建言畿內稅重非所以示天下是歲郊赦減畿內



稅三分遂為定制蔡州叛寇斬古渭潞帥張昇發兵討賊而副  
總管劉渙不受命皆罷之拜公侍讀學士知秦州公力辭不拜  
曰渙與昇有階級今至言而兩罷帥不可為也昇以故得不罷  
以公為禮部侍郎知滑州改戶部侍郎移鎮西蜀始李順以甲  
午歲叛蜀人記之至是方以為憂而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有  
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妄人  
也聞之大驚移兵屯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民築城日夜不得  
休息民大驚擾爭遷居城中男女昏會不復以年賦粥穀帛市  
金銀理之地中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於  
道詔促公行且許以便且從事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  
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為智高寇我哉此必  
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  
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屯邊兵放遣弓手罷築城之  
役會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

譯人始為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西南  
夷大震先是朝廷獲智高母子留不殺欲以招智高至是乃  
伏法復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  
蜀人至今紀之公初主計京師有三年糧而馬粟倍之至是馬  
粟僅足一歲而糧亦減半因建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  
四衝八達之地非如維洛有山河形勢足恃也特依重兵以立  
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汴河控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以前歲發  
民浚之故河行地中有張君平者以疏導京東積水始輟用汴夫  
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費役為功河日以湮塞今仰而望河非  
祖宗之舊也遂畫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公奏上前畫漏  
盡十刻侍衛皆跛倚仁宗太息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  
奏也悉如所啓施行退謂公曰自慶曆已來公論食貨詳矣  
朝廷每有所損益必以公奏為議本凡除主計未嘗敢先公也  
其後某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而遷吏部侍郎復以目疾請郡遷



尚書丞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知秦州時亮祚方驕僭關  
士馬築堡葺華築城之西厭秦境上屬戶皆逃匿山林公即料簡  
將士聲言出塞實按軍不動賊既不至言者因論公無賊而輕  
舉宰相曾公亮昌言於朝曰兵不出塞何名為輕舉張公豈輕  
者哉賊所不至者以有備故也有備而賊不至則以輕舉罪之  
邊臣自是不敢為先事之備矣議者乃服初命公秦州有日再  
任當除宣徽使議者欲以是沮撓之公笑曰吾於死生禍福未  
嘗擇也宣徽使於我何有哉力請解復知南京封清河郡公  
英宗即位遷禮部尚書知陳州過都留判尚書都省請知鄆州陞  
許論天下事英宗歎曰學士其可以去朝廷哉公力請行  
加侍讀學士徙定州乞歸養改徐州英宗屢欲召還而左右  
無助公者一日謂執政曰五只在藩邸時見其劄議論及所對策  
近者代言之臣未嘗副吾意若使居典誥之任亦國華也執政  
乃始奉詔拜翰林學士承旨問治道賅要公以簡易誠明為對

言近而指遠上不覺前席曰吾昔奉朝請望待從大臣以謂  
皆天下選人今乃不然聞學士之言始知有人矣胡宿罷樞密  
副使上欲以公代之而執政請用郭達英宗以語公公曰自  
慶曆以後擢任二府必參之中書臣知事君而已遷刑部尚書  
英宗不豫學士王珪當直不召召公赴福寧殿上憑几不  
言賜公坐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詔立皇太子公抗聲曰必  
賴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上力疾書以付公公既草制尋  
充冊立皇太子禮儀使神宗即位召見側門公曰仁宗崩  
厚葬過禮公私駭然請損之上一曰奉先可損乎公曰遺制固  
云以先志行之天子之孝也上歎曰是吾心也公又奏百官  
遷秩恩已過厚若錫賚復用嘉祐近比恐國力不能支乞追用  
乾興例足矣從之省費十七八遷戶部尚書御史中丞王陶擊  
宰相參知政事吳奎與之辨上欲罷奎公適對上一曰奎罷  
當以卿代公力辭上一曰卿歷三朝無所阿附左右莫為先容



可謂獨立傑出矣。先帝已欲用卿，今復何辭？公曰：韓琦久在告，意保全奎，奎免必不復起。琦動在王室，願陛下復奎位，手詔諭琦以全始終之分。上嗟嘆久之，繅出小紙曰：奎位執政而擊中司謂朕手詔為內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公復論如初。上從之，賜琦詔如公言。久之，琦求去，其堅夜召公議公復申前論。上曰：琦志不可奪也。公遂建議，宜寵以兩鎮節鉞，且虛府以示復用。從之。命公為參知政事，以親疾辭。上曰：受命以慰親意，庶有瘳也。是夕復召知制誥鄭獬、內東門別殿諭以用公意，制詞皆出。上指制出，公以親疾在告，召對押赴中書。御史中丞缺，曾公亮欲用王安石，公極論安石不可用。不數日，魏公捐館。上歎惜不已。命近璫及內司賔存問，日至虛位以待公。尋詔起復。四上章乃免服，除以安石不悅，拜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覲請南京留臺。上欲以為宣徽使，修國史，不

遂知陳州。時方置條例司，行新法，率欲以豐財而強兵。公因陞辭極論其害，皆深言危語。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兵猶火也，不戢當自焚。若行新法不已，其極必有覆舟自焚之憂。上雅敬公，不甚其言，曰：能復少留乎？公曰：退即行矣。上亦愀然。至陳，陝西方用兵，卒叛，慶州聲搖，關輔京西漕檄捕盜，官以兵會所屬州，白刃滿野，民惶駭。公收其檄不行而奏之。上謂執政曰：守臣不當爾耶？臨事乃見人詔京西兵各歸其舊，吏方以苛察為能，小不中意輒置司推治一州，至數獄，追逮數千里，死者甚衆。公聞奏，詔立條約，下諸路。時監司皆新進，趨時興利，長吏初不與聞。公曰：吾衰雅不能事人，歸歟！以全吾志。即力請留臺而歸。未幾復知陳州。暇日坐西軒，聞外板築喧甚，曰：民築嘉應侯張太尉廟。公曰：巢賊亂天下，趙犍以孤城力戰保此州，捍大患者也。此而不祀，張侯何為者哉？命夷其廟，立趙侯祠。佛舍中未幾改南京，且命入覲，不待次對。前殿曰：先帝嘗言卿不



宮內廳書

立交黨退朝權關終日無一客命坐賜茶尋拜宣徽北院使檢校太尉判應天府公曰宣徽使非寄任不除臣求鄉郡自便而得之恐啓僥倖之路上曰朕未之思也改判青州告免延和殿賜坐問祖宗禦戎狄之策孰長公曰太祖不勤遠略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海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密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兵御之戰無不克故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州欲遠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廷諫傳潛等數十戰各亡十千十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暉之族致繼遷之變三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真宗之初趙德明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祖宗之略如此亦可以鑒矣近城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僥

圖書寮文庫藏

傳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上曰慶曆已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為學士誓詔封冊皆臣所草具言本末上驚曰爾時已為學士可謂舊德矣時契丹遣使蕭禧來上問虜意安在公曰虜自與中國通好安於養養吏士驕惰實不欲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仁宗命二府置酒殿廡與語英頗泄其情六符變色目之英歸意以此得罪公禧黜虜願如故事令大臣與議無屈帝尊與虜交口上曰朕自慶曆講和之後中國不復為善後之備故修戎事為應兵耳公曰應兵者兵禍之已成者也清源安於未成善之善者也公每辭去上輒遷延之三易其期遂詔公歸院供職蕭禧至以河東疆事為詳上復以問公公曰嘉祐二年虜使蕭卮嘗言之朝廷討論之詳矣命館伴王洙詰之卮不能對錄其條目付卮以歸因以洙橐上之禧當辭偃蹇外驛中不起執政未知為言公班次二府因



謂為樞密使吳充曰禧不即行使王者曰致餽而勿問且使邊吏以其故激虜中可也充啓用其說禧即日行除中太一宮使進對禮秩凡皆與執政同公在朝雖不任職然多所建明上數欲廢易汴渠公曰此祖宗建國之本不可輕議餉道一梗兵安所仰食則朝廷無措足之地矣非老臣誰敢言此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姦民曰銷錢為器邊關海舶不復護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南北三虜皆山積公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保國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有星字于軫詔求直言公上疏論所以致變之故人皆為恐慄上皆優容之求去愈力上曰卿在朝豈有所好惡者歟何欲去之速也公曰臣平生未嘗與人交惡但欲歸老耳上知不可留乃以為宣徽南院檢校太傅判應天府上曰朕初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又欲除樞密使而卿論兵復異卿受

楚帝末命卒無以副

朕意乎因泫然泣下賜帶如嘗任宰相

者高麗使過南京長吏當送迎公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為倍臣屈詔獨遣少尹使者見公恐慄不敢仰視師征安南公以謂舉西北壯士健馬奔之南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社稷之福則老師費財無功而還因論交趾氣俗與諸夷不類自建隆以來吳昌文丁部黎桓李公緄四易姓矣皆以大校募立有唐末五代藩鎮傾奪之風此可以計破者也遂條上九事時習知蠻事者皆服其精練師還如公言新法既鬻坊場河渡司農又并祠廟鬻之官既得錢聽民為賈區廟中侮慢穢踐無所不至公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閔伯封於商丘以王大火微子為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上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不得鬻公自念將老無以報上論事益切至於論用兵起獄尤為反復深言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上為感慟至永樂之敗頗思其言公請老不已拜東太一宮使使就第章數十上拜太子少師以宣



宮內廳書

徽使致仕官制行罷宣徽院獨命公領使如舊今上即位執政輒罷公使以太子太保致仕元祐六年詔復置宣徽使乃命公復使南院章四上不拜爾書嘉之以其年十二月二日薨享年八十五計聞輟視朝二日特贈司空制服死中官其親屬五人太皇太后對輔臣嗟歎其忠正公遺令不請謚尚書若丞蘇轍為請詔有司議謚曰文定娶馬氏太常少卿絳之女追封永嘉郡夫人四子邦彥大理評事邦直邦傑太常寺太祝皆先公卒恕今為右朝散郎通判應天府信厚敦敏篤學朝廷數欲用之以公老不忍去左右詔聽之二女長適殿中丞蔡天申次適右朝奉郎王翬其季已嫁而復歸孫男四人欽咨欽亮欽弼欽憲孫女二人並幼公晚自謂樂全居士有樂全集四十卷玉堂集二十卷注 仁宗樂書一卷 神宗嘗賜親札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書之典誥無以加焉西漢所不及也所與交者范仲淹吳育宋祁三人皆敬憚之曰不動如山安道有焉

圖書寮文庫藏

晚與軾先大夫游論古今治亂及一時人物皆不謀而同軾與弟轍以是皆得出入門下軾嘗論次其文曰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列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郝鴻豫書慨然有烈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志益彰其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為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容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公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為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問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



夫故悅公者寡不悅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為首世以軾為知言公始為諫官薦劉巖受王質自代皆即日擢用及具州軍叛上欲遣公出征舉明錫自代即以為將而具州平熙寧中軾將往見公於陳宰相曾公亮謂軾曰吾受知張公所以至此者公恩也軾以問公公悵然久之曰吾嘗密薦公亮人無知者豈仁宗以語之乎軾以是知公雖不偶於世而人主信之蓋如此公性與道合得佛老之妙屬續之言凜然如平生有星隕于北牖及薨赤氣自轂而升里人望轎焉以七年八月九日庚申葬于宋城縣永安鄉仁孝里其子恕遣使以王輦之狀來求銘銘曰

大道之行士貴其身維人求我匪我求人秦漢以來士賤君肆區區僕臣以得為喜功利之趨謗毀是逃我觀其身夏畦之勞紛紜叢脞千載一律帝閔下俗異人乃出是生我公龍章鳳姿翔于千仞世挽留之浩然真前有礙則止放為江河匯為沼沚契出其緒餘則已驚世公之所能我不敢知乘雲御風與汗漫期噫天何時復生此傑我作銘詩以詔王國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九十七



宮內廳書院部

圖書寮文庫

重慶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九十八

墓誌銘二首

東坡先生

范景仁墓誌銘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不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為景仁傳其略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軾幸得游二公間知其平生為詳蓋其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君實之沒軾既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誌其墓而軾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



其子孫皆以為君實既沒非子誰當誌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諱鎮字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隆始葬成都之華陽曾祖諱昌祐妣索氏祖諱璵妣張氏累世皆不仕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龐氏贈昌國太夫人開府以文藝節行為蜀守張詠所知有子三人長曰鎡終隴城令次曰錯終衛尉寺丞公其季也四歲而孤從二兄為學薛奎守蜀道遇鎡求士可客者鎡以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奇之曰大范恐不壽其季郎嗣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庠與弟祁名重一時見公稱之祁與為布衣交由是名動場屋舉進士為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為新安主簿宋綬留守西京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諸朝為東監直講用參知政

事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勘充編修唐書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公有異材恬於進取特除直秘閣為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兼管勾國子監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其中為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為經費而儲其二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家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葬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為監護使後為園陵使公言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綉珠玉以紓國用從之時有勅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公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溫成葬除觀察使凡治葬事者皆



遷兩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  
追還全斌等告敕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  
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公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  
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間歲取士皆  
公發之又乙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仁宗曰卿言是也願恐  
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公曰陛下甄別其賢者顯用之不沒其  
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公言仁宗性寬容  
言事者務訐以為名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略細故時陳執  
中為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殺婢御史  
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  
斥執中當任其外閹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仁宗  
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病中外危恐不知所為公  
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  
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

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  
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係天下之心章累上不  
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為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  
倉卒禍不可以前科兵孰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  
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  
以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  
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  
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一死而已哉夫  
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宗大臣使自擇  
而審覈焉聞者為之股慄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  
辭不受執政謂公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間言已入  
為之甚難公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  
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  
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公泣上亦泣曰



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九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  
鬚髮為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內  
銓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嗣事以  
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輒以感動上心及為知制誥正  
謝上殿面論之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  
因給事獻賦以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充  
史館修撰改右諫議大夫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充仁宗山  
陵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林侍讀學士復為翰林學士  
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為宜稱皇伯高官大國  
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  
乃下詔罷議今禮官檢詳典禮以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  
言漢宣帝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則其父庸可以稱皇  
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  
考考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

帝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  
魏明帝詔為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陳饑公至  
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公上書自劾  
詔原之是歲大孰所貸悉還陳人至今思之神宗即位遷禮  
部侍郎召還復為翰林學士兼侍讀群牧使勾當三班院知通  
進銀臺司公言故事門下封駁制敕省審章奏糾舉違滯奏  
所授敕其後刊去故職浸廢請復之使知所守從之糾察在京  
刑獄王安石為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為青苗法公上疏曰常  
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歛以便農本最為近古不  
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  
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貿易又  
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  
所惡乎疏三上不報適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上前因論  
舊法預買細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敝法也若陛下躬



尚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奈何更以為比乎韓琦上疏  
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逆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  
錢安石令常分析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如初司馬光  
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辭免公再封還之  
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田門下公奏由臣不才使  
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軾  
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為賢良  
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  
不報時年六十三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  
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  
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  
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為公懼  
公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  
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女奴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

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入更以為榮焉公既退居專  
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  
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為  
令久之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暮年而後還軾得罪下  
御史臺獄索公與軾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  
朝廷有大事輒言之官制行改正議大夫今上即位遷光祿  
大夫初英宗即位祔仁宗主而遷禧祖不神宗即位復還  
禧祖而遷順祖公上言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  
禧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報及上即位公又言乞遷禧  
祖正太祖東鄉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仁宗  
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先帝追錄其言存沒  
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為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  
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特  
詔長子清平縣令百揆改宣德郎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



宮詔證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車詞四臣入侍為我強起無或憚勤公固辭不起天下益高之改提舉嵩山崇福宮公仲兄之孫祖禹為著作郎謁告省公于許因復賜詔及龍茶一合存問甚厚數月復告老進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援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與公上䟽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為獨得於心元豐三年神宗詔公與劉几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作律尺齋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資者加公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為嫌乃先請致仕既得謝請太府銅為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

已薨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三年閏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計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顯老終於家無所憾者而仕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閱三世皆以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盡及上即位求人如不及厚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哭之皆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駕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為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僦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兄鉉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蔭今為承議郎公少受學於鄉生先龐直溫直溫之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為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端之說其文清麗簡遠



學者以為師法凡三入翰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詔修唐書仁宗實錄玉牒日歷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禄亦使虜虜首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三卷國朝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事十卷刀筆八卷積勳在國系封蜀郡開國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戶實封五百戶娶張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長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燕孫未名而卒次百揆宣德郎監中岳廟次百嘉承務郎先公一年卒次百歲太康主簿先公六年卒次百慮承務郎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詩復歸以卒孫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戶參軍祖村長社主簿祖野祖平假承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祖淳祖舒祖京祖恩皆不仕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

公晚家于許許人愛而敬之其薨窆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八月已未葬于汝州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夫人李氏附公始以詩賦為名進士及為館閣侍從以文學稱雖屢諫事及論儲嗣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頗祕世亦未盡知也其後議濮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寧新法與王安石呂惠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然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為不義必畏公知之公既得謝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以是愧公銘曰

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顧趨之以累為榮神人無名欲知者希人顧慕之以希為悲熙寧以來孰擅茲器嗟嗟先生名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穎昌皆欲忘民民不汝忘君實既來道歸于洛繫而維之莫之勝說為天相君為君牧民道遠年徂卒徇



以身公獨堅卧

三詔不起遂解天刑竟以樂死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  
聖人之清貪夫以廉懦夫以立不尸其功無喪無得君實之用  
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飢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  
出雲相望公維蜀人乃葬于汝子孫不忘尚告來者

故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銘 代張文定公作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初臨海內厲精為治旁求天下以出  
異人得英偉大度之士滕公元發始見知于英祖而未及用書  
其姓名藏于禁中帝以是知之既見公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  
治亂不思而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  
黨亂之也 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公曰君子無黨譬之  
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  
濟不然雖上聖不治 帝太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為右正言  
知制誥諫院開封府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且大用矣而公性

宮內廳書

圖書寮文庫

疎遠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

帝知其誠盡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輒以問公或中夜降 手詔  
使者旁午公隨事解答不自嫌外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訕訕  
恐公有言而 帝信之故相與造事謗公 帝雖不疑然亦出  
公于外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鄆州移定與青留守南都徙齊鄧  
二州用公之意蓋未裴也而公之妻黨有犯法至大不道者小  
人因是出力擠公必欲殺之 帝知其無罪落職知池州徙蔡  
未行改安州既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復貶  
筠州士大夫為公危慄或以為且有後命公談笑自若曰天知  
吾直 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乃上書自明 帝覽之釋然即日  
為湖州方且復用而 帝升遐公讀遺詔僵仆頓絕久之乃蘇曰  
已矣吾無所自盡矣 今上即位徙公為蘇揚二州除公龍圖  
閣直學士復以為鄆州徙直定河東治邊瀕然威行西北號稱  
名將而官官為走馬者誣公病不任職 詔徙許州御史論公



守邊奇偉之狀且言其不病詔復留河東而公已老蓋年七十有一矣即力求淮南上不得已乃以為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而薨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也方公歷事三宗逮與天聖景祐間賢公卿遊公雖為晚進而開濟之資邁往之氣蓋有前人風度以先帝神武英斷知公如此而終不大用每進小人輒譏之公嘗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蒲筮即墨何罪毀言日聞天下聞而悲之嗚呼命也夫公諱甫字元發其後避高魯王諱以字為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也滕氏出周文王之子錯封於滕所謂滕叔繡者十一代祖今琮為唐國子司業令琮生太常博士翼翼生贈戶部侍郎伉生贈禮部侍郎蓋蓋生戶部尚書贈右僕射珣珣生太中大夫睦州刺史邁邁生越州觀察推官綴綴生祠部侍郎文規文規生公之曾祖諱仁俊為温州永嘉令祖諱璠不仕皇考諱高贈中大夫曾祖母祖母皆范氏繼祖母陳氏皇妣王氏追封太原郡君生公之夕夢虎

待月中而墮其室九歲能賦詩敏捷過人范希文皇考舅也見公而奇之教以為文希文為蘇州而安定胡先生瑗居于蘇公往從之門人以千數第其文公常為首嘗舉進士試于廷宋子京奇其文擢為第二人而以聲韻不中法罷之其後八年復中第第三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時孫元規守錢塘一見公曰名臣也後當為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學士院允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除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判官同脩起居注判戶部司院公在館閣未嘗就第見執政故宰相不悅不遷者十年既遇知神宗為諫官知無不言然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為跋扈上以問公公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為跋扈則臣為欺天陷人矣為開封府三獄皆滿公視事之日理出數百人決遣殆盡京師翕然稱之為御史中丞中書樞密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貴其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達修堡柵樞密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矣公言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



今中書欲戰樞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敕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上善之諫官楊繪言宰相不當以其子判鼓院上曰繪不習朝廷事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公曰人有許宰相者使其子傳達之可乎且天下見宰相子在是豈敢復訴事上悟為罷之種諤擅築紱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掠西人復誘殺將官楊定公上疏極言亮祚已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立連民疲必為內憂京師郡國地震公三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公知秦州上面諭公曰秦州非朕意也已留不遣詔館伴契丹使前此館伴非其人使者議神塔子事往復紛然其歲契丹遣蕭林牙楊興公來聘朝廷憂之公見興公開懷與語問其家世興祖事委曲詳盡興公驚且喜不復論去歲事將去與公馬上泣別林牙謂興公曰君與滕公善豈將留此乎上聞之大喜因公奏事殿中歎曰朕欲擢卿執政卿逾月不對而大臣力薦用唐介矣公曰臣恨未有死所報陛下知遇豈愛

官職者唐淑問孫覺言公短上不信悉以其言示公所以慰

勞公者甚厚公頓首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愧足矣河朔地大震涌沙出水壞城池廬舍命公為安撫使官吏皆幄寢居民恐懼棄家而發舍公獨卧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飢者除田稅察恤吏修堤防繕甲兵督盜賊河朔遂安使還大臣將除公并州上復留公開封府民有王穎者為鄰婦隱其金閱數月不能辨穎憤悶至病偃杖而訴於公公呼鄰婦一問得其情取金還穎穎奮身仰謝失偃所在投杖而出一府大駭除翰林學士夏國主秉常被篡公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為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上奇其策然不果用欲以公為三司使力辭已而除公瀛州安撫使公入頓首曰臣知事



陛下而已不能事黨人願陛下少回昔日之眷無使臣為黨人所快則天下皆知事君為得而事黨為無益矣上為改容公以皇考諱辭高陽關乃除鄆州治盜有方不獨用威猛時有所縱捨盜為屏息移知定州許入覲力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為郡守親見其害民者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定州以上已宴郊外有報契丹入寇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起治兵公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吾在此虜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將以是服公韓忠彥使契丹揚興公迎勞問公所在且曰滕公可謂開口見心矣忠彥歸奏上喜進公禮部侍郎使再任詔曰寬嚴有體邊人安焉公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公去國既久而心在王室著書五篇曰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破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其略曰陛下神聖文武自足以幹運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點綴自然清明識者聽其言天下大旱詔求直言

公上疏曰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富彥國之守青州也嘗置教閱馬步軍九指揮彥國既去軍稍缺不補公至青復完之至濫額數千其後朝廷屢發諸路兵或喪失不還惟青州兵至今為盛其謫守池安皆以靜治聞飲酒賦詩未嘗有遷謫意侍郎韓不旅殯于安五十年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既沒十年貧不克葬公皆葬之著作佐郎朱衣居喪以毀卒公既助其葬又為買田賜之敕使謝誣市物于安因緣為姦民被其毒公密疏姦狀上為罷黜諱自安定先生之去公常割俸以贖其子及為湖州祭其墓哭之慟東南之士歸心焉自楊徙鄆歲方饑之淮南米二十萬石為備鄆有劇賊數人公悉知其所舍遣吏掩捕皆獲吏民不知所出郡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公曰學無糧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為學田遂絕其訟學者作新田詩以美之時淮南京東皆大飢



公獨有所乞米為備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為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為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并甕罍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吉視之廬舍道巷引繩綦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難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居五萬人云徙真定乞以便宜除盜許之然訖公之去無一人死法外者秋大熟積飢之民方賴以生而有司爭糴穀貴公奏邊廩有餘請罷糴二年徙之徙知太原府河東兵勞民貧而土豪將吏皆利於有警故喜作邊事民不堪命公始至蕃族來賀令曰謹斥候無開邊隙有寇而失備與無寇而生事者皆斬自軍司馬公邊安撫以下皆勒以軍法西人獵境上河外諸將請益兵公曰寇來則死之吾豈出一兵也河東十二將其四以備北其八以備西八將更休為上下番是歲八月邊郡稱有警請八將皆上謂之防秋公曰賊若并兵

犯我雖八將不敵也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而將吏懼甚扣閤爭之公指其頸曰吾已捨此矣頸可斷兵不可出卒無寇省芻粟十五萬河東之所患者鹽鹵和糴也公稍更其法明着稅額而通鹽商配率糧草視物力高下而不以占田多少為差民以為便陽曲縣舊治城西汾水從城中縣廢為荒田公奏復還之使縣治堤防如黃河民復成市諸將駐列城者長吏或不悅摺誣以事有至死者公奏立法將有罪徙他郡訊驗諸將聞之喜曰公保吾生當報以死西夏請復故地詔賜以四寨而葭蘆隸河東公曰取城易棄城難昔棄羅兀西人龍我備喪金帛不貸且為夷狄笑乃命部將營虎蕭士元以兵護還號令嚴整寇不敢近無一瓦之失將賜寨公請先畫界而後棄不從西人已得地則請凡畫界以綏德城為法從之公曰若法綏德以二十里為界則吳堡去葭蘆百二十里為失百里矣兵家以進退尺寸為強弱今一舉而失百里不可力爭之已而謀者得西



人之謀曰吾將出勁兵於義吳二寨之間劫漢使不得出兵則二寨亦棄矣公遂復申前議章九上至數萬言議者謂近世名將無及公者公為文與詩英發妙麗每出一篇學者爭誦之篤於行義事父母撫諸弟以孝友聞臨大事決大議毅然不計死生至於已私則小心莊慄惟恐有過其事上及與人交馭將吏待妻子奴婢一以至誠仕自大理評事至右光祿大夫職至龍圖閣學士勲至上柱國爵至南陽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六百戶實封至八百戶贈銀青光祿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娶李氏唐御史大夫栖筠之後晉卿之女累封建安郡君先公卒贈永寧郡君子三人祐祁皆承奉郎祐尚幼女五人長通朝請郎知楚州何洵直次適宣德郎秘書省正字王柄早卒次適宣德郎太學博士王渙之次復適王柄季適方平之子朝散郎南京通判趙孫男女六人將以元祐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癸酉葬于蘇州長洲縣彭華鄉陽山之栗塢銘曰

天之降材千夫一入入之逢時千載一君生之既難得之豈易而彼讒人曾不少置昔在帝堯其衷巧言讒說震驚雖堯亦然偉哉滕公節廟之具帝欲用公將起輒仆賴帝之明雖仆復興小試于邊我狄是膺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老成玄吉誰與勉若古有訓無競惟人公之治邊折衝精神猛虎在山藜藿戎遂及其既一樵牧所易公官三品以壽考終我銘之悲夫豈為公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九十八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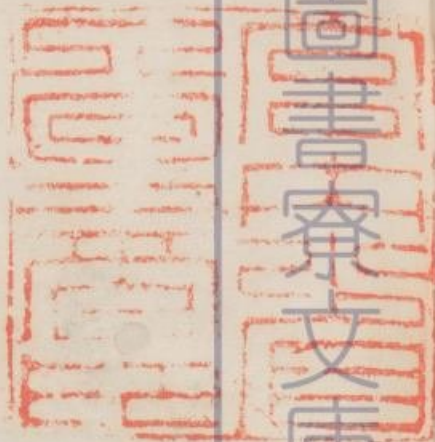
宋板三蘇文粹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九十九

墓志銘一首

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

穎濱先生

予兄子瞻謫居海南四年春正月 今天子即位推恩海內澤  
及鳥獸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歸明年舟至淮浙秋七月被病  
卒於毗陵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吊於家訃聞四方  
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大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林佛舍鳴  
呼斯文墜矣後生安所復仰公始病以書屬轍曰即死葬我嵩  
山下子為我銘轍執書哭曰小子忍銘吾兄公諱軾姓蘇氏字  
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曾大父諱杲贈太子太保妣宋氏追  
封昌國太夫人大父諱序贈太子太傅妣史氏追封嘉國太夫  
人考諱洵贈太子太師妣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公生十年而  
先君官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  
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為滂夫



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邪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實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以書謝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伏丁太夫人憂終喪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文忠以直言薦之祕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義粲然時以為難比荅制策復入三等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判官長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公盡心其職老吏畏伏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筏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前以破產者相繼也公徧問老校曰木筏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漲操筏者以時進止可無重費也患其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公即修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枻行無虞乃言於府使得係籍自是衙前之害減半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英宗在藩聞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欲召試祕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耶宰相猶不可及試二論皆入三等得直史館丁先君憂服除時熙寧二年也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既還朝實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變更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聽受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問益遠會上元有旨市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罷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公為考官退擬荅以進深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中其病自是論事愈方介甫愈恨御史知雜事者爲誣奏公過失窮治無所得公未嘗以一言自辯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公於其間當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監庫乘勢驕橫至與鈐轄亢禮公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悛當奏之押伴者懼爲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爲得禮吏民畏愛及罷去猶謂之學士而不言姓自杭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定戶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害罷之密人私以爲幸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轉運

司馬之遣一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至殺人畏罪驚散欲爲亂民訴之公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匯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蜀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沉者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至今思焉徙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摘其語以爲謗遣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官逮赴御史獄初公既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言者從而媒孽之上初薄其過而浸潤不止至是不得已從其請既付獄吏必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上終憐之促具獄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屨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三年上有意復用而言者沮之上手札徙汝州略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未至上書自言有飢寒之憂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書朝入夕報可士大夫知上之卒喜公也會晏駕不果復用至常以哲宗即位復朝奉郎知登州至登召為禮部郎中公舊善門下侍郎司馬君實及知樞密院章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譴侮困君實君實苦之求助於公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

且不可慢況君實乎子厚以為然君實賴以少安既而朝廷緣先帝意欲用公除起居舍人公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力辭之見宰相蔡持正自言持正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公固辭持正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持正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然希亦由此繼補記注元祐元年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改賜銀緋二月遷中書舍人時君實方議改免役為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為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為入毋多取於民則足矣君實為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始不悅矣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為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補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公意矣會其病卒乃已時臺諫官多君實之人皆希合以求進惡公以直形已爭求公瑕疵既不可得則因緣熙寧謗訕之說以病公公自是不安於朝矣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復除侍讀每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覲上有所覺悟上雖共默不言聞公所論說輒肯首喜之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公寬其禁約使得盡其技而巡鋪內臣伺其坐起過為凌辱公以其傷動士心虧損國體奏之有旨送內侍省撻而逐之士皆悅服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公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揜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寢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公知不見容乞外任四年以龍圖閣學士知杭

州時諫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公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內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公言而不能用公出郊未發遣內侍賜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所以慰勞甚厚及至杭吏民習公舊政不勞而治歲適大旱飢疫並作公請於朝免奉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多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眾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哀羨緡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至于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汎溢害稼公度來歲必飢復請于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糶常平米并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糶朝廷多從之由是吳越之民



復免流散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近歲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潮潮渾濁多淤河行闌閼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蓄泄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公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堙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

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杭僧有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船客交通牟利船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畫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舶來祭祭訖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矣未測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甚薄蓋可見矣若受而不荅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爲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公按舊例使之所至吳越七州實費二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乃令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撓之害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狀激射歲敗公私舡不可勝計公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運



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山爲岸不能  
十里以達于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  
以達于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于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  
嶮人皆以爲便奏聞有惡人成功者會公罷歸使代者盡力排  
之功以不成公復言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  
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嘗欲淤墓江路而江水清  
駛隨輒滌去海口嘗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舡皆  
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  
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  
皆恨之公二十年間再莅此州有德於其人家有畫像飲食必  
祝又作生祠以報六年召入爲翰林承旨復侍邇英當軸者不  
樂風御史攻公公之自汝移常也授命於宋會神考晏駕哭  
於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爲公買田書至公喜作詩有聞好語之  
句言者妄謂公聞諱而喜乞加深譴然詩刻石有時日朝廷

知言者之妄皆逐之公懼請外補乃以龍圖閣學士守潁先是  
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  
勝則陳亦多水至是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注之  
於淮議者多欲從之公適至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  
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浸州境決不可爲朝廷從之  
郡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羣黨驚劫殺變主及捕盜吏兵者非一  
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者噤不敢言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  
曰君能禽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  
矣直方退緝知群盜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遇直  
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手戟刺而獲之然小不應格推  
賞不及公爲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階爲直方賞朝  
廷不從其後吏部以公當遷以符會公考公自謂已許直方卒  
不報七年徙揚州發運司舊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  
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而周舡



夫之乏困故其所載率無虞而速達近歲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許故舟輦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皆病公奏乞復故朝廷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是歲親祀南郊為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貴戚以其車從爭道不避仗衛公於車中劾奏之明日中使傳命申勅有司嚴整仗衛尋遷禮部復兼端明殿翰林侍讀二學士高麗遣使請書於朝廷以故事盡許之公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公臨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隨俗乞守郡自效八年以二學士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惰不教軍校黷亂其廩賜故不敢何問公取其貪汙甚者配隸遠惡然後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眾皆畏伏然諸校多不自安者有卒史復以賊訴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眾乃定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元

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耻之稱疾不出公召書史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北戎久和邊兵不試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公邊弓箭社兵與寇為鄰以戰射日衛猶號精銳故相龐公守邊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為保甲所撓漸不為用公奏為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不報議者惜之時方例廢舊人公坐為中書舍人日草責降官制直書其罪誣以謗訕紹聖元年遂以本官知英州尋復降一官未至復以寧遠軍節度副使安州惠州公以侍從齒嶺南編戶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蜚所侮習中泊然無所帶芥人無賢愚皆得其驩心疾苦者昇之藥殞斃者納之窆又率眾為二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為未足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飲食不具藥石無有初僦官屋以庇風



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甓以助之爲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爲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初徙廉再徙永已乃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居從其便公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勲上輕車都尉封武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將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請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終旬日獨以諸子侍側曰吾生無惡死必不墜慎無哭泣以怛化問以後事不荅湛然而逝實七月丁亥也公娶王氏追封通義郡君繼室以其女弟封同安郡君亦先公而卒子三人長曰邁雄州防禦推官知河間縣事次曰迨次曰過皆承務郎孫男六人簞符箕箒筌筍明年閏六月癸酉葬於汝州郊城縣鈔臺鄉上瑞里公之於文得之於天少與輒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旣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

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嘗謂輒曰吾視今世學者獨子可與我上下耳旣而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輒瞠然不能及矣先君晚歲讀易玩其文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書然後千載之微言煥然可知也復作論語說時發孔氏之祕最後居海南作書傳推明上古之絕學多先儒所未達旣成三書撫之歎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至其遇事所爲詩騷銘記書檄論議率皆過人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凡四卷幼而好書老而不勸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薛顏柳髣髴近之平生篤於孝友輕財好施伯父太白早亡子孫未立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沒有遺言公旣除喪即以禮葬姑及官可蔭補復以奏伯父之曾孫彭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



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爲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爲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銘曰  
蘇自樂城西宅于眉世有潛德而人莫知猗歟先君名施四方公幼師焉其學以光出而從君道直言忠行險如夷不謀其躬英祖擢之神考試之亦既知矣而未克施晚侍哲皇進以詩書誰實間之一斥而疏公心如玉焚而不灰不變生死孰爲去來古有微言衆說所蒙手發其樞恃此以終心之所涵遇物則見聲融金石光溢雲漢耳目同是舉世畢知欲造其淵或眩以疑絕學不繼如已斷弦百世之後豈其無賢我初從公賴以有知撫我則兄誨我則師皆遷于南而不同歸天實爲之莫知我哀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九十九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一百

穎濱遺老傳

穎濱遺老姓蘇氏名轍字子由父曰眉山先生隱居不出老而以文名天下天下所謂老蘇者也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獨步當世見先生而嘆曰予閱文士多矣獨喜尹師魯石守道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見君之文予意足矣先生既不用於世有子軾轍以所學授之曰是庶幾能明吾學者母成國太夫人程氏亦好讀書明識過人志節凜然每語其家人二子必不負吾志轍年十九舉進士釋褐二十三舉直言仁宗親策之於廷時上春秋高始倦於勤轍因所問極言得失曰陛下即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慮不敏竊意陛下有其言耳未有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羌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方解兵 陛下弃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  
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  
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爲憂樂之節易矣臣踈遠  
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十數歌舞  
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  
之季女寵之害 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  
內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  
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宮  
中好賜不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  
執契持救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北狄西戎  
之奉 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 陛下以此得謗  
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見黜然考官司馬君實第以三  
等范景仁難之蔡君謨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  
敢怨惟胡武平以爲不遜力請黜之 上不許曰以直言召人

而以直弃之天下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除商州軍事  
推官知制誥王介甫意其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  
詞宰相韓魏公哂曰此人策語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  
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知制誥沈文通亦考官也知其  
不然故文通當制有愛君之言諫官陽樂道見上曰蘇轍臣所  
薦也 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也乞宣付史館上悅  
從之是時 先君被命修禮書而兄子瞻出簽書鳳翔判官倂  
無侍子轍乃奏乞養親三年子瞻解還轍始求爲大名推官逾  
年 先君捐館舍及除喪 神宗嗣位既二年矣求治甚急轍  
以書言事即日召對延和殿時王介甫新得幸以執政領三司  
條例上以轍爲之屬不敢辭介甫急於財利而不知本呂惠卿  
爲之謀主轍議事多牾一日介甫出一卷書曰此青苗法也諸  
君孰議之有不便以告勿疑他日轍告之曰以錢貸民使出息  
二分本以救民之困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



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筆必用州縣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其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所言則漢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劉晏之功可立竣也介甫曰君言有理當徐議行之後有異論幸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爲奉錢行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介甫意合即請而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遂行於四方初陳陽叔以樞密副使與介甫共事二人操術不同介甫所唱陽叔不深和也既召謝卿材侯叔獻陳知儉王廣廉王子韶程顥盧秉王汝翼等八人欲遣之四方搜訪遺利中外傳笑知所遣必生事迎合然莫敢言者輒求見

陽叔陽叔逆問君獨來見何也對曰有疑欲問公耳近日召八人者欲遣往諸路不審公既知利害所在事有名件而使往案實之邪其亦未知其實漫遣出外網捕諸事也陽叔曰君意謂如何對曰昔嘉祐末遣使寬卹諸路事無所指行者各務生事既還奏例多難行爲天下笑今何以異此陽叔曰吾昔奉 敕看詳寬卹等事如范堯夫輩所請多中理對曰今所遣如堯夫者有幾陽叔曰所遣果賢將不告行君無過憂對曰公誠知遣使之不便而特遣者之不行何如陽叔曰君姑退得徐思之後數日陽叔召屬官於密院言曰上即傳之初命天下監司具本路利害以聞至今未上今當遣使宜得此以議可草一劄子乞催之惠卿覺非其黨中意不樂漫具草無益也輒知力不能救以書抵介甫陽叔指陳其決不可者且請補外介甫大怒將見加以罪陽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會張文定知淮陽以學官見辟從之三年授齊州掌書記復三年改著作佐郎復從文定簽



書南京判官居二年子瞻以詩得罪輒從坐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平生好讀詩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爲之傳老子書與佛法大類而世不知亦欲爲之注司馬遷作史記記五帝三代不務推本詩書春秋而以世俗雜說亂之記戰國事多斷缺不完欲更爲古史功未及究移知歙績溪始至而奉神宗遺制居半年除祕書省校書郎明年至京師除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君實呂晦叔等欲革弊事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中外憂之轍言曰先帝臨御僅二十年厲精政事變更法度將以力致太平追復三代是以擢任臣庶多自小臣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無與比者究觀聖意本欲求賢自助以利安生民爲社稷長久之計豈欲使左右大臣媮合苟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竊取利祿以養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以來民力凋弊海內愁怨先帝晚年寢疾彌留照知前事之失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

而此志不遂奄奔萬國天下聞之知前日弊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聖德繼之以是以皇帝踐祚聖母臨政奉承遺旨罷導洛廢市易損青苗止助役寬保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茶鹽鐵之舊黜吳居厚呂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呂嘉問蹇周輔等命令所至細民鼓舞相賀臣愚不知朝廷以爲凡此誰之罪也上則大臣蔽塞聰明逢君之惡下則小臣貪冒榮利奔競無耻二者內皆有罪則大臣以任重責重小臣以任輕責輕雖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朝廷旣罷黜小臣至於大臣則因而任之將復使燮和陰陽陶冶民物臣竊惑矣竊惟朝廷之意將以體貌大臣待其愧耻自去以全國體今確等自山陵以後猶偃然在職不肯引咎辭位以謝天下謹案確等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據位最尊獲罪最重而有覲面目曾不知愧確等誠以昔之所行爲是邪則今日安得不爭以昔之所行爲非邪則昔日安得不言窮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



蓋以爲是皆 先帝所爲而非吾過也夫爲大臣忘君徇己不  
以身任罪戾而歸咎 先帝不忠不孝寧有過此臣竊不忍千  
載之後書之簡策大臣既自處無過之地則 先帝獨被惡名  
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當食不飽至於涕泗之橫流也 陛下何  
不正其罪名上以爲 先帝分謗下以慰臣子之意今獨以法  
繩治小臣確等大則無以顯揚 聖考之遺意小則無以安反  
側之心故臣竊謂大臣誠退則小臣非建議造事之人可一切  
不治使得革面從君竭力自效以洗前惡伏乞出臣此章宣示  
確等使自處進退之分臣雖萬死不恨也三人竟皆遂去然卒  
不以其前後反覆歸咎 先帝罪之世以爲恨呂惠卿始誣事  
介甫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其後勢鈞力抗則傾陷介甫甚於仇  
讎世尤惡之時惠卿自知罪大乞宮觀自便不預貶竄輒具疏  
其姦請加深譴乃以散官安置建州天下肆之司馬君實既以  
清德雅望任朝政然其爲人不達更事知雇役之害欲復行

差役不知差雇之弊其實相半講之未詳而欲一旦復之民始  
聞而喜徐而疑懼君實不信也王介甫以其私說爲詩書新義  
以考試天下士學者病之君實改爲新格而勢亦難行方議未  
定輒言自罷差役至今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況役法關涉衆  
事根牙盤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詳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恐  
既行之後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寬剩大約足支數  
年若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審議差役趁今冬成  
法來年役使鄉戶但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又言  
進士來年秋賦日月無幾而議不時決傳聞四方不免惶惑詩  
賦雖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治經誦讀講解尤不  
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欲乞先降指揮來年科場一切  
如舊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或出已見不專用王氏學  
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  
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爲晚也衆皆以爲便而君實始



不悅矣是歲上將親饗明堂轍言曰三代常祀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於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及近世歲之常祀皆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親祀之疏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圜丘必兼饗食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圜丘別行侂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圜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爲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爲得禮之變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爲失當蓋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遍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疏也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逾年即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義當並見天地遍禮百神躬薦誠心以

格靈貺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執王鄭偏說以亂本朝大典夫禮公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皇帝陛下始親祠事而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豈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精誠陟降溥及上下時大臣多牽於舊學不達時變奏入不報然轍以爲周禮一歲遍祭於天地皆人主親行故郊丘有南北禮樂有同異自漢唐以來禮文日盛費用日廣事與古異故一歲遍祀不可復行唐明皇天寶初始定三歲一親郊於致齋之日先饗太清宮次饗太廟然後合祭天地從祀百神所以然者蓋謂三年一次大禮若又不遍則於人情有所不安至於遍祭之禮已自差官攝事未嘗少廢此近世變禮非復三代之舊而議者欲以三代遺文參亂其間失之遠矣至七年上將親郊轍備位政府乃與諸公共伸前議合祭天地識者以爲當初神宗以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州於延安路增置安疆米脂等



五寨至此夏國雖屢遣使而未修職貢二年夏始來賀登極使還未出境又遣使入界朝廷知其有請地之意然大臣議弃守未決輒言曰頃者西人雖至而疆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今若又不許使其來使徒手而歸一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予不復爲恩不予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今議者不深究利害妄立堅守之議苟避弃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爲國計其意止欲私已自便非社稷之計也臣又聞議者或謂弃守皆不免用兵弃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之間利害不遠若遂以地予之恐非得計臣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籌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吳王濞內懷不軌稱病不朝積財養兵謀亂天下文帝專務含養置而不問加賜几杖恩禮

日隆濞雖包藏禍心而仁澤浸漬終不能發及景帝用晁錯之謀欲因其有罪削其郡縣以爲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盡反至使景帝發天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者若不計利害之淺深校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決近於柔仁景帝剛斷必行近於強毅然而如文帝之計禍發既遲可以徐爲備禦稍歲經月變故自生以漸制之勢無不可如景帝之計禍發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鋒刃既接勝負難保社稷之命決於一日雖食晁錯之肉何益於事今者欲弃之策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計與景帝類臣乞宣喻執政欲弃者理直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速孰爲利害況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心以此反覆思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別致猖狂奔守之議皆不得其便於是朝廷許還五



寨夏人遂服轍尋遷起居郎爲中書舍人時朝廷起文潞公於旣老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初元豐中河決大吳先帝知故道不可復還因導之北流水性已順惟河道未深堤坊未立歲有決溢之患本非深害也至此諸公皆未究悉河事而路公欲以河爲重事中書侍郎呂微中樞密副使安厚卿從而和之始謂河西北流入泊旋久必淤淺異日或從北界入海則河朔無以禦狄故三人力主回河之計諸公莫能奪呂晦叔時爲中書相轍間見問曰公自視智勇孰與先帝勢力隆重能鼓舞天下孰與先帝晦叔驚曰君何言歟對曰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且河決自元豐導之北流亦自元豐是非得失今日無所預諸公不因其舊而修其未完乃欲取而回之其爲力也難而其爲責也重矣晦叔唯唯曰當與諸公籌之既而回河之議紛紛而起晦叔亦以病沒轍遷戶部侍郎嘗因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

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旣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銜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殊而諸道畜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斂散及時縱捨由己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旣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旣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筭故臣願舉近歲朝廷無名封樁之物歸之轉運司蓋禁軍關額與差出衣糧清汴水脚與外江綱舡之類一經擘畫例皆封樁夫關額禁軍尋當以例物招置而出軍衣糧罷此給彼初無封樁之理至於清汴水脚雖減於舊而洛口費用實倍於前外江綱舡雖不打造而雇舡運糧其費特甚重複刻剥何以能堪故臣謂諸如此比當一切罷去況祖宗故事未嘗有此



但有司固執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斷而與之則轉運司利柄稍復而戶部亦有賴矣朝廷重違近制卒不能改尋又言臣謹以祖宗故事考今日本部所行體例不同利害相遠恐合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昧死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為都水監其二曰分胄案以為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為將作監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佐司須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為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紀為佐司所擅深可惜也祖宗參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領天下事幾至大半權任之重非佐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富其道無由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為明手足賴之以為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況於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

猶口腹也而使佐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群臣不明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舉輒以三司舊職分建佐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佐司以辯事為效則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為功則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才智之臣終亦無益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郡之諸埽埽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不相為用而轉運司不勝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監為戶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隸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曹案所掌今因為軍器監而上隸工部外為都



作院而上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近歲爲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之水過渡無舡然後須之而其爲物稍經歲月必至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職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爲戶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爲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爲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營造歲有科制遂令般運堆積以破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爲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爲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遍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水舉河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皆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

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戶部則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敗事之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出于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矣朝廷以爲然從之惟都水監仍舊轍自爲中書舍人與范子功劉貢父同詳定六曹條例子功領吏部元豐所定吏額主者苟悅群吏比舊額幾數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減已再上再却矣子功奉使轍兼領其事更有白中孚者進曰吏額不難定也昔之流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之煩劇莫過此矣昔銓吏止十數而今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何也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賕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給重祿賕賂比舊爲少則不忌人多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而爲一人今若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轍以其言遍問屬官皆莫應獨李之儀對曰是誠可爲也即與之儀議之曰此群吏身計所係也若



以分數爲人數爲必大有所損將大致紛訴雖 朝廷亦將不能  
守乃具以白宰執請據實立額俟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  
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羨額當盡功雖稍緩而見吏知非身患  
不復怨矣諸公以爲然遂申尚書省取諸司兩月生事諸司吏皆  
疑懼莫肯供再申乞榜諸司使知所立額俟他日見闕不補非法  
行之日即有減損也榜出文字即具至是成書以申三省左僕射  
呂微仲大喜欲攘以爲己功以問三省吏皆莫曉有諸司吏任永  
壽者頗知其意微仲悅之於尚書省創吏額房使永壽與三省吏  
數人典之小人無遠慮而急於功利即背前約以立額日裁損吏  
貲復以好惡改易諸吏局次九近下吏人惡爲上名所壓者即爲  
地者即自寺監撥入省曹之類是也凡奏上行下皆微仲專之不復經三省法出中  
外洵洵微仲既爲御史所攻永壽亦以恣橫贓汙以徒罪刺配久  
之微仲知衆不伏乃使左右司再加詳定略依本議行下時子瞻  
自翰林學士出知餘杭朝廷即命轍代爲學士尋又兼權吏部尚

書未幾奉使契丹虜以其侍讀學士王師儒館伴師儒稍讀書  
能道先君及子瞻所爲文曰恨未見公全集然亦能誦服伏苓  
賦等虜中類相愛敬者還朝爲御史中丞命由中出宰相以下  
多不悅所薦御史率以近格不用自元祐初革新庶政至是五  
年矣一時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  
在位呂微仲與中書侍郎劉莘老二尤畏之皆持兩端爲自  
全計遂建言欲引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亭 宣仁后疑不  
決轍於延和面論其非退復再以劄子論之其一曰臣近面論  
君子小人不可並處 朝廷竊觀 聖意似不以臣言爲非者  
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  
得預聞國事此治亂之幾而 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  
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  
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  
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非



一人之私言也其於周易所論尤詳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  
爲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爲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  
下其卦爲復二陽在下其卦爲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  
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爲姤二陰在下其卦爲遯陰  
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  
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爲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  
可以有爲小人奠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  
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  
人使無失其所則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  
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於反覆故泰之九三曰  
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  
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  
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  
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

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  
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坵牧天下無此理也  
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  
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難去君子繫身重義知道之不行  
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先  
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頽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  
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  
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  
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目知  
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蹢躅若無所措朝廷雖不加斥逐其  
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  
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乃欲招而納之與  
之共事欲以此調亭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  
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



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晞覲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未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爲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爲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佗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捨設施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爲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爲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臯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惟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

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益復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爲善也奏入宣仁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喻之曰蘇轍疑吾君臣之入邪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公相從和之自此參用邪正之說衰矣轍復奏曰聖人之德莫如至誠至誠之功存於不息有能推至誠之心而加之以不息之久則天地可動金石可移況於斯人誰則不服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隨時弛張改革弊事因民所惡屏去小人天下本無異心群黨自作浮議近者德音一發衆心渙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嚮惟二聖不移此意則天下誰敢不然衛多君子而亂不生漢用汲黯而叛者寢苟存至誠不息之意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實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臣以謂昔所柄任其徒實繁布列中外豈免窺伺若朝廷施設必當則此輩覬望自消昔田蚡爲相所爲貪鄙則



竇嬰灌夫睥睨宮禁僥倖有功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則廖立李嚴雖流徙邊郡終身無怨此則保國寧人之要術自古聖賢之所共由者也臣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心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遣官按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覲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疆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

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雇法有所未盡但當隨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復行差法雖存雇法先許得差州縣官吏利在起動人戶以差爲便差法一行即時差足雇法雖在誰復肯行臣頃奉使契丹河北官吏皆爲臣言豈朝廷欲將賣坊場錢別作支費耶不然何故惜此錢而不用竭民力以供官此聲四馳爲損非細又熙寧雇役之法三等入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入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爲其便及元祐罷行雇法上下二等忻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爲害臣請且借畿內爲比則其餘可知矣畿縣中等之家大率歲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法既行諸縣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十餘



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夾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間不以今法為害而熙寧為利乎然朝廷之法官戶等六色役錢只得支雇役人不及三年處州役而不及縣役寬剩役錢只得通融鄰路鄰州而不及鄰縣人戶願出錢雇人充役者只得自雇而官不為雇如此之類條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沉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眾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 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所同豈不休哉然大臣怙權耻過終莫肯改比輟為執政三省又奏除李清臣吏部尚

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 詔書進呈不允祖禹執奏如初左正言姚勔亦言不當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輟謂諸公且候邦直命下然後議此如何皆不應及簾前微仲奏諸部久闕尚書見在人皆資淺未可用又不可闕官須至用前執政 上有黽俛從之之意輟奏前日除李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 宣仁后曰柰闕官何輟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珪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闕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互進黨類氣勢一合非獨臣等耐何不得亦恐 朝廷難耐何矣且 朝廷只貴安靜如此用人臺諫安得不言臣恐自此闕矣 宣仁后曰信然不如且靜諸公遂卷除目持下輟又奏臣去年初作中丞首論此事聖意似以臣言為然今未及一年備位於此若遂不言實恐陛下怪臣前後異同 上曰然乃退六年春詔除尚書右丞輟



上言臣幼與兄軾同受業先臣薄祐早孤凡臣之官學皆兄所成就今臣蒙恩與聞國政而兄適亦召還本除吏部尚書復以臣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尤不遑安況兄軾文學政事皆出臣上臣不敢遠慕古人舉不避親只乞寢臣新命得與兄同備從官竭力圖報亦未必無補也不聽時呂微仲與劉莘老爲左右相微仲直而闇莘老曲意事之大事皆決於微仲惟進退士大夫莘老陰竊其柄微仲不悟也轍居其間迹危甚莘老昔爲中司臺中舊僚多爲之用前後非意見攻宣仁后覺之莘老旣以罪去微仲知轍無佗有相安之意然其爲人則如故天下事卒不能大有所正至今愧之蓋是時所爭議大者有二其一西邊事其二黃河事初夏人來賀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界朝廷許之本約地界已定然後付以歲賜久之議不決明年人多保忠以兵襲涇原殺掠弓箭手數千人而去朝廷隱忍不問即遣使往賜策命夏人受禮倨慢以地界爲詞不復入謝且

再犯涇原四年仍復來賀坤成且議地界朝廷急於招納疆議未定先以歲賜予之尋覺不便乃於疆事多方侵求不守定約而熙河將佐范育种誼等又背約侵築質孤勝如二堡夏人隨即平盪育等又欲以兵納趙醇忠及擅招蕃部千餘人朝廷却而不受西邊騷然輟力言其非乞罷育誼更擇老將以守熙河宣仁后深以爲是而大臣主之輟面奏此輩皆大臣親舊不忍壞其資任雖其同列亦不敢異議陛下獨不見黃河事乎當時德音宣喻至深至切然非大臣意至今不了人君與人臣事體不同人臣雖明見是非而力所不加須至且止人主於事不知則已知而不得行則事權去矣臣今言此蓋欲陛下下收攬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專聽其所爲不以漸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只如韓維專恣太甚范純仁阿私太甚皆不免逐去事至如此豈朝廷美事故臣之意蓋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宣仁后極以爲然而不能用六年六月熙河奏



夏人十萬騎壓通遠軍境上挑掘所爭崖巉殺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軍未能復出急移近裏堡寨於界上修築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諸公會議都堂轍謂微仲今欲議此事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兵耶微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凡欲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則兵決不當用 朝廷須與夏人商量地界欲用慶曆舊例以漢蕃見今任坐處當中爲界此理最爲簡直夏人不從 朝廷遂不固執蓋 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許於非所賜城寨依綏州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爲堡鋪十里爲草地非所賜城寨指謂延州塞門義合石州吳堡蘭州諸城寨通 朝廷又要於兩寨界首相接復係蕃地一抹取直夏人阻俛見從要約朱定 朝廷又要蕃界更留草地十里通前三十里夏人亦又見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者又欲於定西城與隴諾堡相望一抹取直所侵蕃地凡百數十里隴諾 祖宗舊疆豈所謂非所賜城寨耶此則不直致寇之

大者也今雖欲不顧曲直一面用兵不知 二聖謂何莘老曰持不用兵之說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固執轍曰相公必欲用兵須道理十全敵人橫來相加勢不得已然後可耳今吾不直如此兵起之後兵連禍結三五年不得休將奈何諸公乃許不從熙河之計明日面奏之轍曰夏人引兵十萬直壓熙河境上不於佗處作過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巉此意可見此非西人之罪皆 朝廷不直之故微仲曰 朝廷指揮亦不至大段不直轍曰熙河帥臣輒敢生事奏乞不守誠信乘夏人抽兵之際移築堡寨臣以爲方今堡寨雖或可築至秋深馬肥夏人能復引大兵來爭此否諸人皆言今已不許之矣轍曰臣欲詰責帥臣耳若不加詰責或再有陳乞諸人皆曰俟其再乞詰責未晚 宣仁后曰邊防忌生事早與約束諸人乃聽已而蘭州又以遠探爲名深入西界殺十餘人轍曰邊臣貪功生事不足以示威徒足以敗壞疆議理須戒敕不聽既又以防護打草



爲名殺六十七人生擒九人微仲知不便欲送還生口因奏其事  
轍曰邊臣貪冒小勝不顧大計極害事今送還九人甚善可遂  
戒敕邊臣微仲不欲曰近日延安將副李儀等深入陷沒已責  
降一行入足以爲戒轍曰李儀深入以敗事被責蘭州深入得  
功若不戒敕將謂朝廷責其敗事而喜其得功也宣仁后  
曰然乃加戒敕然七年夏人竟大入河東朝廷乃議絕歲賜  
禁和市使沿邊諸路爲淺攻計命熙河進築定遠城夏人不能  
爭未幾復大入環慶復議使熙河進築汝遮中書侍郎范子功  
獨不可轍度其意昔延安帥臣趙高范氏姻家也方議地界以  
綏州二十里爲例議出於高熙河斥其不可議久不决而高死  
故子功持之轍謂之曰綏州舊例施於延安可耳熙河遠者或  
至七八十里其不從宜矣方論國事親舊得失不宜置胷中也  
衆皆稱善而子功悻然不服會西人乞和議遂不成未幾右相  
蘇子容以事去位子功以同省待罪因遂其請實以汝遮故也

轍自爲諫官論黃河東流之害及爲執法最後論三事其一存  
東岸清豐口其二存西岸披灘水口其三除去西岸激水鋸牙  
朝廷以付河北監司惟以鋸牙爲不可去轍於殿廬中與微仲  
論之微仲曰無鋸牙則水不東水不東則北流必有患轍曰然  
北京百萬生靈歲有決溺之憂何以救之且分水東入故道見  
今淤合者多矣分水之利亦自不復能久若淤漲水已過盡力  
修完北流堤坊使足勝漲水之暴然後徹去鋸牙免北京危急  
此實利也莘老曰河北監司不如此言柰何轍曰公豈不知外  
官多所觀望耶微仲曰河事至大難以臆斷轍曰彼此皆非目  
見當以公議參之耳及至上前二相皆以分水爲便轍具奏  
前語且曰必欲重慎候漲水過故道增淤即併力修完北堤然  
後徹去鋸牙庶幾可也退至都堂二相遽批聖語曰依都水監  
所定轍語堂吏適所奏不然莘老失措微仲知不可乃曰明日  
別議卒改批不得添展乃已八年正月都水吳安持乞於北流



作軟堰定河流以免淤填時微仲在告轍奏曰先帝因河決大吳導之北流已得水性惟堤坊未完每歲不免決溢此本黃河常事耳是時北京之南黃河西岸有闕村樊村等三斗門遇河水泛溢即開此三門分水北行於無人之地至北京北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無大危急自數年來大臣創議回河水官王孝先吳安持等即塞此三門貼築西堤又作鋸牙馬頭約水向東直過北京之上故北京連年告急然約水既久東流遂多於往歲蓋分流有利有害秋水泛漲分入兩流暫時且免決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濁緩則生淤既分爲二不得不緩故今日北流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將來漲水之後河流東北蓋未可知臣等昨於都堂問吳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東今年安知河水不自北宣仁后笑曰水官尚作此言況他人乎轍又奏曰臣今但欲徐觀夏秋河勢所向水若東流則北流不塞自當淤塞水若北流則北河如舊自可容納似此處置安多危少

行之無疑若行險徼倖萬一成功如水官之意臣不敢從也乞先令安持等結罪保明河流所向及軟堰既成有無填塞河道致將來之患然後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后復笑曰若令結罪必謂執政脅持之且水官猶不保河之東北況使者暫陛下姑別議之可也二月微仲乃朝轍具以前語喻之微仲口雖不伏而意甚屈曰軟堰且令具功料申上朝廷更行相度轍曰如此終非究竟必欲且爾亦可八日轍方在式假三省得旨批曰依水監所奏下手日具功料取旨轍以非商量本意以劄子論之微仲即日在告十二日轍入對奏曰自去年十一月後來至今百日間耳水官凡四次妄造事端搖撼朝廷第一次安持十一月出行河先乞一面措置河事舊法馬頭不得增損臣知安持意在添進馬頭即指揮除兩河門外許一面措置安持姦意既露第二次乞於東流北添進五七埽緝臣知安持意欲因此多進埽緝約令北流入東即令轉運司同監視不得過所



乞縵數安持姦意復露第三次即乞留河門百五十步臣知安持意在回河改進馬頭之名爲留河門即不許安持計窮第四次即乞作軟堰凡安持四次擘畫皆回河意耳臣昨已令中書工房問水監兩事其一勘會北流元祐二年河門元闊幾里逐年開排直至去年只闊三百二十步有河緣故共二勘會東流河門見闊幾步每年漲水東出水面南北闊幾里南面有無堤岸北京順水堤不沒者幾尺將來北流若果淤斷漲水東行係合併北流多少分數有無包畜不定今兩問猶未荅便即施行實大草草 后嗟嘆久之深以所言爲然二十四日與微仲同進呈微仲曰蘇轍所議河事今軟堰已不可作無可施行轍曰軟堰本自不可作然臣本論吳安持百日之間四次妄造事端動搖朝聽若今依舊供職病根不去河朔被害無已微仲曰水官弄泥弄水別用好人不得所以且用安持轍曰水官職事不輕奈何以小人主之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未聞小人有可

用之地也此後是非終不能決會 宣仁晏駕九年正月安持奏乞塞梁村口縷張包口開清豐口以東雞爪河八日轍以祈穀宿齋三省即令安持與北京留守司相度施行時微仲爲山陵使行有日矣轍見之待漏語及河事微仲直視曰此大事不可不慎轍曰誠然公亦宜慎之時范堯夫爲右相舊不直東流轍告之曰當與微仲議定乃令西去堯夫曰命已下奈何轍乃曰事有理誰敢不從議於皇儀門外再降指揮使都水與本路安撫提轉同議可即施行有異議亟以聞堯夫自外來始意轍與微仲比及此大相信服旣而安撫許冲元乞候過漲水因河所向閉所不行口堯夫奏乞令許將與吳安持同議一面施行轍曰河勢難定恐須令諸司共議乃得其實 上以爲然旣行上特宣諭曰河事不小可遣兩制以上二人按行相度堯夫曰河役已起方議遣官恐稽留役事 上曰但使議論得實雖遲一年何損乃遣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并亮采往視之



二人歸極以北流爲便方施行樞密簽書劉仲馮援舊例乞與河議仲馮本文路公吳冲御門下士也其言紛然呂并之議遂格而轍亦以罪見逐於是河流遂東凡七年而後北流復通微仲之在陵下也堯夫奏乞除執政上即用李邦直爲中書侍郎鄧聖求爲尚書右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怒上意邦直尤力舊法母后之家十年一奏門客時皇太妃之兄朱伯材以門客奏徐州富人竇氏堯夫無以裁之一日中請轍於都堂與邦直議之轍曰上始親政皇太妃閣中事當遍議之車服儀制已付禮部矣皇太后月費尚書省已奏乞依太皇太后矣皇太妃宜付戶部議定至於奏薦亦當議其所予付吏部可也凡事付有司必以法裁處朝廷又酌其可否而後行於體爲便明日奏之上曰月費竇內中批出奏薦皇太后家減二年皇太妃十年議已定邦直獨曰此可爲後法今姑予之可也上從之邦直之附會類如此會廷策進士

邦直撰策題即爲邪說以扇惑群聽轍論之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本無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者也臣竊觀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施設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改者也臣請爲陛下指陳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祖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墮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政之策以制而戎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筭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於其從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



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權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識決事天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愷悌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革號稱太平群臣因其極盛為天書之說及章獻明肅太后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仁宗聽政亦絕口不言天下至今肆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過計創濮廟之議朝廷為之洶洶者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靖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有不可不以廟社為重故也是以子孫既獲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推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嗣則大事去矣奏入不報再劄劄子

面論之上不說李鄧從而媒孽之乃以本官出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人皆會於朝再謫知袁州未至降授朝議大夫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居三年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耒耆年或言方南行兄弟相遇中途至雷賃富民屋以居復移循州今即位大臣猶不悅徙居永州皇子生復徙岳州已乃復官提舉鳳翔上清太平宮有田在潁川乃即居焉居二年朝廷易相復降授朝請大夫罷祠宮凡居筠雷循七年居許六年杜門復理舊學於是詩春秋傳老子解古史四書皆成嘗撫卷而歎自謂得聖賢之遺意繕書而藏之顧謂諸子今世已矣後有述者必有取焉耳家本眉山貧不能歸遂築室於許先君之葬在眉山之東昔嘗約附於其庚雖遠不忍負也以是累諸子矣予居潁川六年歲在丙戌秋九月閱篋中舊書得平生所為惜其久而忘之也乃作潁濱遺老傳凡萬餘言已而自笑曰此世間得失耳何足以語達人哉昔予年四十有二始居高安與一



老衲偕游聽其言知萬法皆空惟有此心不生不滅以此居富貴處貧賤二十餘年而心未嘗動然猶未覩夫實相也及讀楞嚴以六求一以一除六至于一六兼忘雖踐諸相皆無所礙乃油然而笑曰此豈實相也哉夫一猶可忘而況遺老傳乎雖取而焚之可也

書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一百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正統丙寅孟秋重刊于金谷義塾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